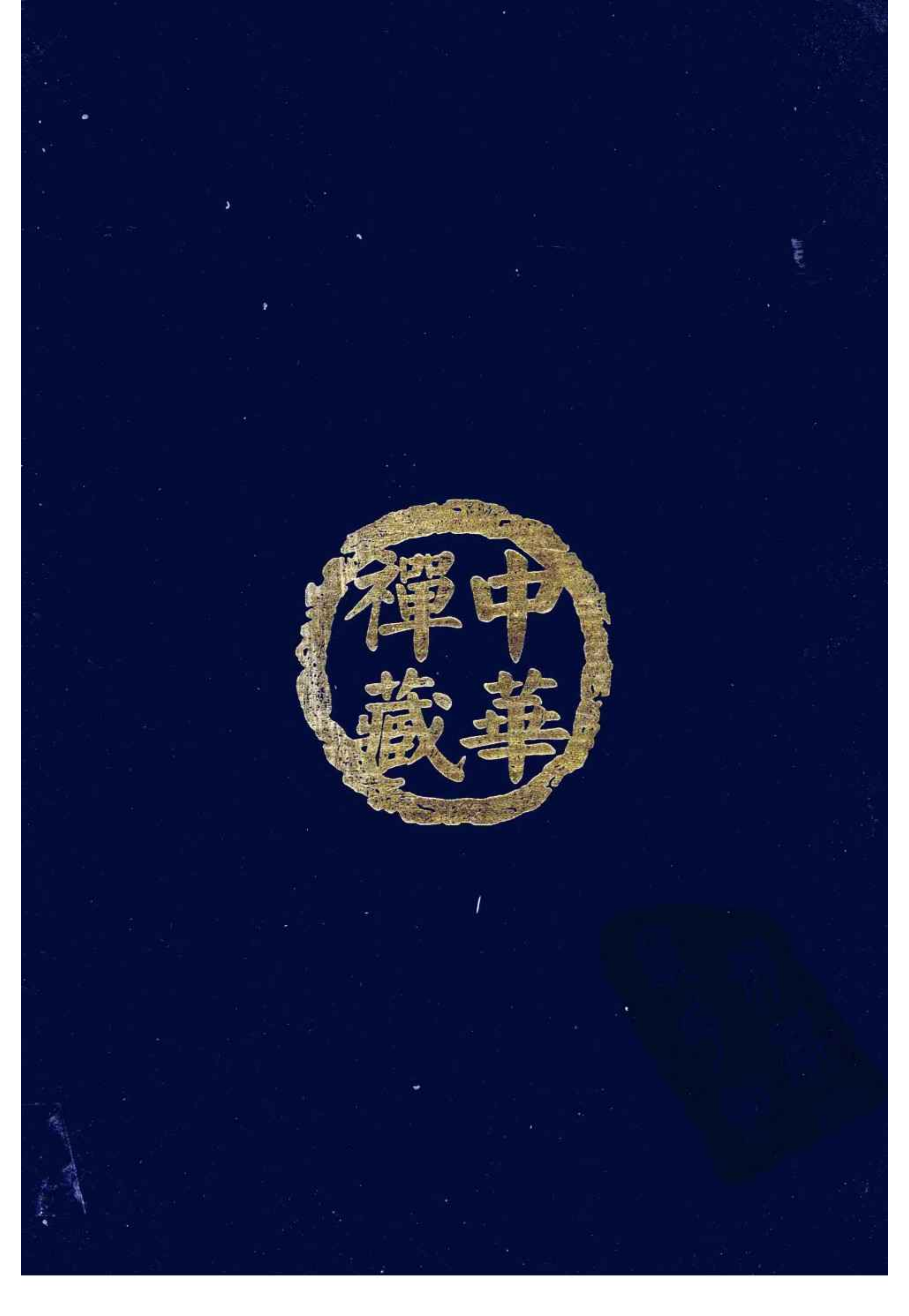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語録部三九

（74）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一、元潔瑩禪師語錄

二、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

三、百愚斯禪師語錄

四、內紹種禪師語錄

目次





元潔瑩禪師語錄

清・元潔淨瑩 撰
智祥 編



元潔堂禪師語錄目錄

元潔堂禪師語錄目錄終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智[illegible]編

上堂

住洪都寧州古洞山阿[illegible]禪寺

順治癸巳仲秋師受州主張公暨闔郡鄉紳法請於本州雲巖禪寺開法

上堂拈香祝　聖畢乃曰威音那畔一句圓該全體現前纖塵不立直得淨躶躶無縫罅赤灑灑絕周遮世尊以此拈花迦葉以此微笑達磨以此西來六祖以此傳衣青原以此聖諦不為石頭以此鈯斧[illegible]藥山以此長嘯千里本寺堂上無住晟祖以此寶鏡弘開乃謂背觸俱非如大火聚迨至八百餘載道遠人荒幸遇州主張公藉此一段奇緣康濟兆民不食餘力今請山僧陞座舉揚使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未信者信未證者證挽古風於既墜回佛日於綠生即此便見伏中寶藏全彰衣裏明珠顯現既然如是因甚又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聾不見此山真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

雲巖七堂洎諸山耆宿請上堂十二年來未出山了無消息到人間相逢盡把拈花旨未委何人解破顏左右顧視曰便恁麼委去猶較些子更若播兩片皮未免鈍置諸公去也便下座

大鑊成請上堂豎拂子曰大眾你看拂子一時現出相好光明威德殊勝不離本際度四十二恒河沙佛土肖眾香國於新豐以諸如來大悲所熏甘露法味所食之餘供養過現未來而作佛事令其食者不樂小乘得弘大道未入正位者得入正位已入正位者得心解脫已發大乘意者得無生忍得無生忍者至一生補處各各隨其根性皆得饒益秖今榮耀鑊開鑊修供又且如何稱揚合掌曰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僧問黃閣簾垂雞鳴子夜庭前走[illegible]羅帳合珍珠暗撒是誰知師曰方外不許論量

結制上堂惺惺的若教懞懂鑑木無龍隱懵懂的若教惺惺枯木有花開更若示機立境舉古驗今正是簸土揚塵拋沙撒糞特達漢一踏踏翻那討許多波吒還有斷得底麼不任舊時無向背外尋知識總非真

冬節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衲僧頂門別有一竅喝一喝曰夜來霜氣重偏發一枝花

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喝一喝曰

會麽落二落三了也便下座

水谷闍黎請上堂一毫頭上覆乾坤百億須彌海岳渾迸出些兒無礙力人間天上獨稱尊玄中不失偏處不逢舉眼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臘八解制上堂釋迦老子未上雪山人人鼻孔撩天剛謂夜覩明星悟道箇箇眼光擺地後代兒孫根性狹劣只管投期短期大似渴鹿逐陽燄結制解制無異癡猿捕水月秖如不涉迷悟生死覿面一機分付阿誰待汝心肯處即是運通時

宋侍御誕辰請上堂空劫威音外塵塵無向背壺天

不夜時刹刹露全機全機露也萬象不能掩其輝向背忘也千靈無以匿其耀直得舉足下足無非本地風光居塵出塵不同萬物流轉一花一香莊嚴實際一禮一懺回向眞如秖如轉功就位一句又作麽生良久曰無限風光大地春

周居士懺罪請上堂照日輝輝爍破千重障翳和風蕩蕩吹開百劫花心直得巖樹庭莎挺無邊妙相泥團土塊發一切智光且道是何人分上事周公眾仲身處名門不染世樂茲因足病謹請陞座舉揚般若以消宿障爰有居士身纏風恙乞二祖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推其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乃對曰覓罪性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山僧亦有箇古方任他宿障業障報障無不靈驗卓拂曰過去業無定相不可得現在業無住相不可得未來業無至相不可得既總不得脫體無依一句又作麽生豎拂曰花街柳巷無相識始見從前絕學人

佛誕上堂呈拄杖曰離言離相明明聲色難該絕聖絕凡歷歷覆藏不可於此會得念念釋迦出世塵塵彌勒下生直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又豈特九龍吐

水沐金軀優曇現作獅子吼秖如因齋慶讚一句又作麽生雲出遠峰山積翠月臨幽澗水懷胎須彌頂上無根樹不待春風已盡開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橫身當宇宙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化外有權衡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聲名淸四海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運用莫知名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天下人瞻仰曰五位王子蒙師指不立功勳又若何師曰石女不梳粧

受拋蒲請上堂拈疏曰一向天不收地不管且道者箇從甚處得來維那試剖露看宣疏訖師乃豎拄杖

曰寬廓非外十方刹海冷沉沉寂寥非內無盡浮幢
光灼灼出也片雲現於太虛任也孤鶴翹於松頂令
乃蒲圻諸護法書幣遠臨旣爾再四推免不下堂可
更飾哀辭且直下承當普應群機一句又如何舉似
卓杖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結制上堂揚眉瞬目設自周遮覿體當陽出衆相見
僧問琉璃殿冷即不問如何是明月簾垂師曰百歲
老人不展眉曰今朝結制還許學人搬柴運水否師
曰頭頭無向背何處覓蹤由乃曰天無四壁地絕長
根以拂丁畫 曰也出者箇不得天地旣出者箇不

得則森羅萬象情與無情亦出不得乃至天人聖凡
無有能出此者非但凡聖即〇者箇亦出〇者箇不
得何也待伊觸破乾坤眼剔起眉毛腦後看
上堂刹塵心數一串穿却離沙無鏤玉之功無量殊
勝一槌打就結草乖道人之意破沙盆七平八滿殘
羹餿飯得人憎三脚驢豎抹橫詼明眼衲僧眞笑具
畢竟如何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冬至上堂適來不見啓請發敎特地陞堂大衆濟濟
鏃鏃殺得一一肚瀰沐佛法了無文義那堪好肉剜瘡
露柱燈籠啾啾唧唧時常接衆泥團土塊應時應節

動地放光頂門重著楔一綫已添長
上堂三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舊拈
拄杖曰三祖大師來也以無緣三昧一行三昧智印
三昧將須彌移置芥子孔見諸人不會化作奮迅三
昧走入露柱裏去也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頭頭解脫本天眞物物威音劫外春法法
誕生王子父塵塵無位好眞人舉拂子曰見說生根
了也且道誕生王子父與無位眞人是一是二於此
明得則釋迦打失眼睛一切有心齊成佛道稍涉見
聞未免郢書燕說去也以拂子擊香臺下座

崇山以默禪德請上堂酷暑炎空人間若飢新豊坐
禪崇山打供無陰陽地放曠逍遙絕思惟處渾忘滲
漏說佛說祖眼裏添沙舉古舉今鉢盂安柄且作麼
生是不涉債緣一句火雲騰碧漢朱夏已方深
大士開光上堂換却舊時面貌特地光新智然今日
輝煌無邊瑞彩耳中見得塵塵皆是正法明眼裏聞
來刹刹無非觀自在圓通門大啓法界絕遮攔善財
參徧面面無私龍女寶珠時時發現旣然如是爲什
麼今日重新特地以拂子點曰從敎心眼洞然開普
應群生機合感

伽藍開光上堂肘後符摧邪輔正也是者段光明頂門眼洞徹十方也是者段光明在靈山親聞正法承記承囑者段光明初不曾增在東土徧鎮叢林爲瑞爲祥者段光明亦不曾減因甚更要山僧於斯開顯以拂子向空點兩點曰雖然本具光明藏往古來今不自彰

結制上堂橫按拄杖曰十方智者皆入此象直得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情與無情無一絲毫漏逗最初威音末後樓至歡喜無量彼我渾融與諸人同行同坐同起同止汝若未委山僧借伊鼻孔出氣去也卓杖

曰參禪力敵大英雄莫坐明明白白中提起金剛般若利好敎血濺梵天紅

上堂僧問不立正偏堂不居獅子位此人還有施設也無師曰髮長不剪曰恁麼則新豐一滴水倒嶽與人看師曰攜不着乃曰風生大野木落空山霜花繡錦水面漆章長連牀上漢念念絕攀緣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古木堦前人心心證寂滅坐臥經行莫非玄路且恁麼時者一着落在甚麼處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上堂紅日堦前冷霜風瀟夜寒凍得烏龜成鼈粉碎

大地泥團拈拄杖曰只有拄杖子天不諳地不曉也不會寒山睡重也不管斷臂安心孳孳波波烏烏律律提起也天魔膽落放下也帝釋魂驚且道具何三昧如是自在齋十二時中不知處遍身都是黑漫漫

解制上堂九旬禁制絕安排優鉢羅花不易栽今日頂門放一綫一塵一刹一花開果能於此見處精明聞處透脫聲方外乾坤於一塵中驭掌中日月於大千界內城市深山逍遙無礙水邊林下長養聖胎秪如不涉結解一句又如何舉揚多謝瀟圻費去士不憚關山送供來

四旬衆請上堂僧問如何是家裏事師曰不許外人知曰如何是日用事師曰觸着磕着曰如何是動中靜師曰無人證明師拈拄杖曰天地未分已前父母未生之先淨躶躶赤灑灑秖是者箇天地已分後父母已生來淨躶躶赤灑灑也是者箇到者裏分即是不分即是卓杖曰向者裏見得人人常光現前箇箇壁立萬仞秖如不居正位一句又作麼生放曠不耕空劫地行於異類且輪迴

先和尚十周上堂昔年把斷要津山不能青水不能綠今日全彰面目假見山如是青水如是綠可憐雖

逐聲色人眼睛鼻孔都打失若欲知恩解報恩必待
日午打三更遂下座至眞前拈香曰昔如甘草石蜜
良似砒霜毒藥雖是土空聊且應箇時節便燒
付玄輔𢾸西堂上堂提持衲僧巴鼻須是克家流還
佛祖淵源貫乎眼正不待呼剎竿預知向上未會入
新豐已經龍蔡且道是誰顧西堂曰你看他答侍先
師於崆峒其切磋一一可法先師過後又經七載指
體投機更非一也先師一箇未了公案只得累及遂
舉云曰多子塔前原不了轉相授受到如今山僧兩
手親分付五葉一花大地春堂乃接衣對衆曰降旗

不竪方隅窄若竪降旗四海非僧問衆兒弟秖如旌
旗大展法令高宣當此之際竪則是不竪則是衆皆
默然堂曰金鏃慣調會百戰鐵戟多力恨無讐不如
折兮解甲太也復問大庾嶺上提不起阿誰持向此
山來師曰闍黎只顧承當曰恁麼則當陽展示大家
看師曰衆生有賴遂搭衣曰九拜端施未審和尚受
否受則於自宗乖不受則師資道隔乞賜一言永爲
定鑑師曰闍黎甚分明曰恁麼則敲開夜合千年秀
奪轉新豐萬古春師曰卻是山僧本意
誕日上堂雨洗長空壓落千峰翠色風流澗壑離披

萬籟幽聲有眼者端的是見有耳者必定是聞秖如
聲色未萌之際六根未兆之先且道諸人本命元辰
與山僧本命元辰是同是別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
直與水相連
誕日請上堂鏡花水月三千界芥子彌盧百億天一
箇本來虛幻面被人喚作四旬年秖如本來面目年
紀多少疑殺黧奴白牯笑倒天下衲僧
付主拂權上座上堂金鍼玉綫話會難通草偃風行
隨機自在到者裏說正說偏說體說用說向上向下
大似撮空花圖風影笑殺旁觀更謂三墮四禁亦何

異止石女莫生兒且父子相傳一句又且如何天曉
木人敲月戶夜深石女繡燈前
住楚蒲圻玉崖山上方禪寺
順治甲午四月八日師受請於五月十三日就蒲城
延壽寺開堂拈疏曰弘闡少林直指言言玉轉珠迴
發明洞上眞宗字字雷轟電激荷向毫端未舉以前
見得畧較些子設或未然仰煩維那宣過指法座曰
盡大地是箇寶華王座無一人不與同行同坐因甚
重新特地顧左右曰密移一步看飛龍拈香祝
聖畢復拈香曰收來劫遠懷抱年深佛祖正眼不敢

覷着天下衲僧瞻仰有分爇向爐中供養前住浙江
湖州弁山龍華寺開山第一代傳達磨正宗第三十
八世先師瑞白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
上首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金椎未
舉徧十方淨躶躶無縫罅森羅萬象一印印該無一
際而不全體顯現寶磬纔敲總淨躶赤灑灑絕回互
草木昆蟲咸資其化無一塵而不獨露真常如春在
花無一花而不春如月在水無一水而非月更說甚
麼一義二義竪拂子曰正當恁麼時直下無私一句
作麼生道釋迦不受朕燈記樓閣門開待阿誰乃舉
神鼎諲和尚開堂示衆曰山僧行腳也無正因只待
向東京城裏聽一兩本經論於古寺閒房只恁過時
不謂行到汝州葉縣被一陣業風吹到首山曲彔床
上見箇老和尚當時把不住禮卻他三拜直至於今
悔之不得後來闍悟勤和尚曰者老漢參到生鐵鑄
就處窮到無絲毫解路時所以向鐵壁銀山斬釘截
鐵若不知有向上宗乘怎解與麼道師曰闍悟只解
把手上高山不惟土曠人稀直使三千大千作箇無
孔鐵鎚山僧於崇禎年間因生死不明用盡伎倆走
穿若干地皮尋到越州峨山遇箇老和尚把斷路頭
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一旦打破漆桶死去十分
甦甦醒來依稀眉橫眼上復被他揭卻腦蓋卸卻角
馱拔得兔入骨髓懷之廿有餘年今被諸公三番四
度逼入者箇行戶不免變作箇披毛戴角沒巴鼻的
大蟲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去也以拂子向空作點
勢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上首結椎師
便下座

六月初九日入院

山門碁師曰無門解脫之門左右顧視曰還有信得
及的麼拋杖便入

佛殿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正當恁麼時新長老
撒開坐具大展三拜也是冬行春令

據室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一人拔關千人萬人
得入遂卓杖一下便起

即日請上堂指法座曰三乘十地只可飲氣吞聲文
殊普賢總教排列下風新長老又如何施設拽拄杖
便歷拈香曰此一瓣香仰之彌高智可不知鑽之彌
堅識不可識城中已曾剖露了也今承衆護法躬送
入山更不重說偶言遂插香敷座維那白椎竟乃曰
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坐斷天下舌頭放開古今綫道

將人人脚跟下一着移至諸佛頂顙上用從教觸着磕着撞破虛空將諸佛頂顙上一機移至諸人脚跟下用總教擧足下足踏穿大地物我雙融通身富貴乾坤一體徹骨清凉正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更說甚貴閣簾垂君臣道合苔生玉殿尊貴渾忘檢點將來猶是途路邊事秖如到家一句又作麽生揮拂子曰峻屼高峰恒積翠淵源秀水遠流長僧問玉殿瓊樓即且置驢胎馬腹裏如何師曰輕打我輕打我曰今日箇主當陽作麽生是上方家欵師曰滿盤傾不出大地沒饑人曰人人知到上方月幾箇能

遊劫外春師曰阿誰兩耳不乖肩復擧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世尊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師曰世尊向平地上樹蘇插籬分疆立界若不是文殊作家登時推倒界墻鋤平坎陷管教在門外立的至今入不得在門内坐的至今出不得爭似上方卻無許多疆界一片淨潔田地出入縱橫優游自在卻有一件奇特處且作麽生是奇特處師良久維那結椎師便下座

上堂僧問黃閣簾垂紫羅帳合如何是退位明君底事師曰深宮寂寂漏更寒曰此時還有功勳可立麽

師曰密室無人侍空堦莫問程乃曰杲日臨空罩古籠今無點跡輕雲映火填溝塞壑絕囊藏處處流金爍石人人汗雨如湯世諦流布底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途中受用底萬機不到脫體清凉陝府鐵牛面孔黑嘉州大象鼻頭長參

上堂明明絕覆藏歷歷無向背法法不思議塵塵泯對待到此非但德山臨濟目瞪口呿即使文殊淨名徒只聽得有分擊拂子曰百千三昧毫端現萬斛珠璣掌上翻

馬邑侯請上堂舒開頂門正眼風行草偃布真機振轉向上牢關水到渠成開自在體盡功忘隨流得妙所以道應以居士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居士宰官身而爲說法今宰官身已現且道畢竟說甚麽法顧視左右曰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上堂苔生玉殿尊貴未忘古路悄然話會猶在縱使拈一機千機萬機頓赴如刺人糞作栴檀香擧一句千句萬句朝宗似持蠡殼量大海水到者裏格外超宗底正好朝三千暮八百若是抵死十分底未堪有棒分在擧如意曰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鞏張弓作者語

上堂夜半烏鷄騰碧漢天明玉兎泛靈槎分明只是目前事又被分明兩眼遮大衆好教你知所以道田地穩密底鉋脚不得大力量人全提不起到者裏還驢脣馬觜得麽胡言漢語得麽旣總不得秪今人天交集又作麽生道信朔風不解揚家醜裂碎龜文大地看

上堂今日隆冬初一四野氷霜歷歷文殊降大吉祥普賢分身百億可憐白象王徧界絕踪蹟旣是徧界因甚又無踪迹驀揮拂子曰轉位就功忽影象迴途復妙始爲奇

元旦上堂僧問新年頭佛法卽不問如何是梅花一點眞消息師曰泉石有情開古意曰臣退位朝君子轉身就父如何是奉重的事師曰室內不知春曰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携手上高臺師曰松鈎何處不新機乃擧僧問鏡淸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淸曰有僧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淸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曰謝師荅話淸曰山僧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教曰無僧曰年年是好年因甚却無教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僧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教曰山僧今日失利師曰二大老將諸佛最上一着子恁麽流布將太浪丢天下衲僧殊無坐斷乾坤氣象今日有問上方新年頭佛法有無但向道蒲城紙貴一狀領過設有箇衲僧出來撫掌呵呵道盡謂春歸無覔處不知流入此中來拄杖子恐後不禁連道三箇屈字何故上方今日失利

上堂十五日已前天不收地不管走殺天下衲僧十五日已後雲不飛鳥不度坐斷死蛇鼻孔正當十五日風蕭蕭雨瑟瑟威音那畔敵體全請今世門頭眼橫身直且道在諸人分上又作麽生於此委得放身物外一任逍遙設或未委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上堂正按傍提是弄猢猻家具一椎百撥徒教露柱心空放風前箭展末後機巧不如拙賊來便打客來須看眼不似肩若論佛法卽使山僧口如懸河舌出廣長能錦上鋪花雪中送炭也不能擧着箇元字脚何故一任鑽龜打瓦從教塞壑填溝

臘八上堂未出皇宮未登雪嶺好箇太平風景坐着則該三十棒何故迸迸墮衆生於無事甲裏及乎出皇宮登雪嶺凍不知寒餓不知餓一旦覩明星開夢眼雖則好事簡點將來亦不免三十棒何故不合惱亂衆生還有三十棒上方長老自喫要且不干大衆

事拄杖便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祖道重興古風高振學人上來請師一接師曰古殿無人侍谷指莫往還曰慈雲遍覆法雨洪施爲甚石女木童乾聯聯地師曰一天幽雨露萬里野風光曰恁麼則雲裏烏雞初破曉松間白鶴已翔空師曰好續鷓鴣詞乃曰擬撥鐵牛眠古井而神龍不鑑止水放教石女玩花燈老僧不在明白裏即饒天雨四花地搖六震現無量神通證無量三昧在曹溪路上只喚作鬼神茶飯秖如三月開爐九旬煅煉又且如何良久曰證龜成鼈雖常事笑煞廬陵米價新復舉南泉示衆曰昨夜三更文殊普賢二八相打各與二十棒趕出院公趙州出衆曰和尚棒敎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便禮拜雲門曰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鉢下得箇安樂師曰者縣賣私鹽漢只圖攙行奪市並不知王令稍嚴驀拈拄杖曰總被山僧一齊束在者裏未審諸人皮下還有血麼復卓一下

上堂鶯囀花芳春正茂子規啼血聲聲喚癡狂遊子不歸家尋本來光一段驀豎拂子召衆曰有眼者必見有耳者必聞既見且聞作麼生是家復擊曰內

離見聞覺知外除聲色香觸又喚甚麼作本來光良久曰莫言世事多荊棘客路由來不可行

縣歸上堂出山剛九日曆本太半截光陰迅速流那事如杲曰殷勤爲照古菱花贏得兩眼黑似漆洞山不許誕生王臨濟未是白拈賊還有證得的麼便下座

金唐專使至上堂達磨不來此土消息杳然已成狼籍不少洞山過到玉崖全無巴鼻因甚被金唐長老覷破夜半木人敲月戶天明石女繡花冠分明雖是目前事〇〇

結制并新嗣上堂僧問疋馬單鎗氣格雄牢關踏碎幾千重今朝再入龍蛇陣權請吾師一句通師曰你何平地喫交曰露柱懷胎石女產兒又且如何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萬重關曰垂鉤四海只釣獰龍假饒眼蓋乾坤的漢到來還堪種草也無師曰三生六十劫曰戴角蟭螟吞白額無毛鐵鷂產金龍師曰閑話會乃曰混之不得類難齊凡聖空爭是與非摩盜乾坤渾不曉懷胎萬物許誰知雪山六載的不與捕風捉月嵩山九年的喚作飲氣吞聲縱使三藏十二部漸說頓說廣說略說只可讚揚得他天下老和尚

正按傍提左敲右唱只可依傍得他後代兒孫知見
狹劣逐骨長期短期縱修證得無量勝身種種三昧
只喚作熏染得他還委悉麼把定乾坤策起眉搜將
北斗面南窺直待懷胎傾落地始信區區得意奇
冬至上堂節届書雲一陽來復向上一機塡溝塞壑
諸佛舌頭短也不說衲僧巴鼻長也不說放行一句
又作麼生不說不說
上堂朔氣漫漫凍雲成鱉霜風歷歷石人淚血前釋
迦後彌勒直得腦門着地柏樹子麻三斤依舊全提
不起畢竟如何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上堂黑白兩忘開佛眼豎拄杖曰聽不繫一法出這
叢卓拄杖曰是蘭薝是荷葉眞空不壞靈智性復卓
曰馨香滿道途妙用恒常無作功以拄杖左右展曰
東抛西擲有甚過遂呈起拄杖曰大衆你看者老萬
回三百六十黃金鎻子胃破木上座一串穿來總在
者裏會得同途受用不會塞壑塡溝復卓一下
上堂仲冬初一霜風壁立刺破面門阿誰委悉設有
道莫壓良爲賤好山僧且欸欸道記打三十
上堂寒風不收東陽色朔氣常芬太古心潑面潑頭
人不委狂歌辜我劫初吟拈拂子打圓相曰還有人

向此迴避得麼可中有箇眼蓋乾坤而不自覺腦騰
日月而不自明與諸人坐卽同坐行卽同行若能檢
點得出卽使長河酥酪大地黃金爲供養亦皆消得
設或未肰莫言開口不干舌剛道無心便有心
谷山金峰和尚訃至上堂師展金峰所寄扇曰憶兒
一聚首積習染成病膏有徑寸璧恨無魚鴈過獨憐
槐發影空嘆魯陽戈末後風流甚巴歌乞一和大衆
此是谷山法兄去年十二月朔四日手澤也抵暮得
槃將復書偈曰莫怪修行不妙病來撒屎撒尿有人
嗅着些兒跳出三界關要跳出後如何老鼠尋金鎚

大蟲戴紙帽你看者箇阿師生平慣把烏豆換人眼
睛及至末梢頭猶將鐵蒺藜橫抛世界只如巴歌又
作麼生和遂舉扇曰今日熱於昨日
上堂舉洞山初禪師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曰查
渡門曰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
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你三頓棒山明日問訊昨蒙
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
湖南便恁麼去山於言下大悟師曰雲門探竿太深
洞山影草甚密可惜不知來路若是箇漢見他道放
你三頓棒便好倒身三拜而出管教他疑殺行脚人

那堪明日更納敗闕致使古今人笑雲門有把關捩
要之鍵而無鞠訊考盤之威雖則不言汗馬功高爭
見重論盜代也只成得太平姦猾所以雪竇拈曰雲
門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未到斷絕雖然如是莫將
鶴唳悞作鶯啼秖今要見雲門麽拍左膝曰者裏是
要見洞山麽拍右膝曰者裏是且道上方畢竟在那
一頭爲人拈拄杖曰者箇喚作棒入地獄如箭射一
齊趂散歸方丈
上堂萬機截斷迴絕羅籠一句全提了無湊泊金鍼
玉綫誰唱雙行織成錦繡鴛鴦主賓互換拔外揮斤

跳踏金毛獅子千錢不買五百便賒驢揀濕處尿還
有知懸底事底麽卓拄杖曰黄河三千年一度清
謝李雕城浦蓮菴請上堂舉如意曰還委悉麽應眼
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會觀何得
自輕而退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
鐘鼓一齊鳴靈光任運常相續到者裏喚作古今得
麽喚作見聞得麽既總不如是秖今覿面無私又作
麽生擧如意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便下座
過黄龍値師誕日覺空老宿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黄
龍第一關師曰日日論當午照不許太陽紅曰如何是

第二關師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曰
如何是第三關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
將歸曰三關已蒙師指示未審三關是若何師打曰
且居門外問飛錫崇恩即不問獨坐黄龍事若何師
曰遍界牟尼無朕迹撲碎當陽照古今曰還有出頭
分麽師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乃曰法運寥寥數百
年且無消息爰流傳金烏玉兎穿梭急大道何嘗有
間斷作麽生是無間斷底大道擧以拄杖向空畫○
曰於此會得則知古之日月長空即今之長空日月
復畫以曰於此會得便知慧南老子所立三關的旨

趣過得三關始知古洞山的本命元辰落處知得山
僧本命元辰即悟得各各當人二六時中折旋俯仰
一動一靜的落處悟得自家落處即識得從上四十
八代祖師的面目在處知得祖師面目便信得古之
日月長空即今之長空日月無間無斷如是將大地
作黄金攪長河爲酥酪而作祝儀山僧只好隨例拔
飡卓拄杖曰還委悉麽不聽虛空閒饒舌那許枯樁
打葛藤
費不二居士請就聽默菴上堂山上重山青翠中是
箇什麽水中復水靈源裏更有何源蛟龍起舞造物

神藏凡聖交遊煙霞出没此中有一句子寒暑迭遷
而莫侵人天交會而靡窮又作麼生體悉拂一拂曰
雲開嶽頂高低岫雨過潭清上下天
上堂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箇中生解會眼上更
安眉諸佛菩薩錯七錯八泥猪癩狗留五添三信則
龍女頓成佛不信善星生陷墜秖如不涉迷悟凡聖
又作麼生瓊樹瓊枝皆是寶栴檀薝蔔一般香
開爐上堂萬世一時古今絕迹人人壁立眞風箇箇
揭開正眼遡來佛法傷殘人心狹陋粘皮着骨底未
免論性論心三搭不回底依舊說理說事墮愛見坑
沉凝蔽網殊不知西天老胡十萬里來秖要自悟自
證各各圓滿爭奈根本不真跉蹡客作數他珍寶未
免輪廻今此尊川百千年來見性圓宗罕有建立幸
蒙諸檀悲願延請山僧興揚正法開鑿人天用報
皇恩萬靈啓悟秖今法會斯隆畢竟功歸何所良久
曰九天雲歛盡紅日照龍樓
黃白峰僧男山旭請上堂天人群生類深心之所欲
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翥拈拄杖曰者是異方便
那箇是第一義良久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復舉龎
公參石頭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頭以手掩
其口公有省復參馬大師亦如是問大師曰待汝一
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公深領玄旨師曰二老宿
話可謂頭正尾正將平當時輕便放過致令天下不
柰伊何若問上方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但向
道此去西天十萬程還有知落處底麼箇年一口吸
西江千古風高美老龎今日尊川濟濟上偶肰一箇
便成雙
冬至上堂冬至一陽生拈拄杖曰且道者箇生多少
聲良久曰春風不道珠簾隔傳得啾聲與客心卓拄
杖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德山用棒臨濟用喝總是撒土撒沙
如何是直截根源的事師曰有人笑儞敗闕曰靈山
話月曹溪指月無非畫影圖形作麼生是眞實爲人
何師曰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乃曰十
方世界渾無物正體堂堂没卻身者裏不許情識計
測不容玄要商量直饒萬里靑天正好喫棒十成底
盌急須吐卻向諸佛行不到處行取一步祖師開口
不得處背轉一機則見燈籠與露柱交參佛殿共山
門鬬額更說甚麼長則短期安禪靜慮遂竪拂子曰
且道在者箇分上成得什麼邊事一滴水成一滴凍

一花開放一枝春

師誕日上堂以拂子向虛空畫○曰只者箇謂之頂王三昧智印三昧不動不變無古無今即山僧在四十四年以前光景自任昔不從今以至昔在今四十四歲以後光景自任今不從昔以至今正當今日凡聖交參箇王叶會與間求同異相了不可得秪如眼眼相覷又且如何通信復畫○曰也不免借渠鼻孔出氣公也擊拂子下座

上堂一句全提千差合轍一機圓現萬法皆如卓拄杖曰者箇是第二句且道那是第一句不見古德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喚作第一句得麼擲拄杖曰鐵樹花開別樣紅

謝紫山護法之任請上堂語默不得觸背皆非蘊六合以無外鏡萬象而有餘且道是箇甚麼遂擊拂子曰此是紫山居士從京師持來藉此與諸人結般若緣山僧豈肯藏於今明明拈出還會麼聽取一偈三根椽下休擬議七尺單前莫放鬆一旦疑團撲碎了呵呵笑倒紫山翁

開顯請上堂眞機不掩千峰巉屼萬緣坐斷廓爾無依說甚劇草堂前雙彰體用所以寸草不生不異體莫布衫全體皆如正是炙脂帽子秖如二俱不涉又如何指示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總非眞

結夏上堂結夏安禪叢林成範護生禁足至聖弘規以大圓覺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直得森羅萬象情與無情向者裏一時總結進一步撞碎釋迦腦門退一步坐斷達磨脊骨不進不退鈍鳥棲蘆秖如行不越戶坐不當堂的人畢竟如何安置良久曰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仲夏上堂農家久困焦勞條然所地甘雨祖師巴鼻掩禁不住直得倒嶽傾湫塡山塞土擔板衲僧收拾不得只好一齊分付田主何故從教萬古漫漫一任郎歌社舞

解夏上堂金風扇野明明空劫已前玉露浮空歷歷威音那畔聞聲見色如石上栽花履逆逢危似風中鼓橐衝爾轉自已爲山河國土草木叢林盡作師子吼放開一線轉山河國土爲自已塵毛芥孔一一現百億身還有恁般人麼撫几曰未曾跨過黃金限且向門前宿草菴

弁山瑞老和尚忌日上堂拈香曰巴陵爲雲門作忌

設三轉語義出豊年洞山爲雲巖作忌半肯半不肯
儉生不叅上方今日設忌任教寒窓塡溝何故更聞
休着錦日午不挑燈
楚城歸上堂舉古德曰否時炎暑侵衣熱歸日秋風
滿面凉彈指聲中便差別百年能得幾何長緣生之
音理合如是秖如山僧每欲轉浙每不果念昨方抵
省又不果行一十五年中忽却來時路從教佛殿對
山門任使僧堂傍廚庫正恁麽時作麽生是滋住法
位一句良久曰刻舟求劍覓瘢痕迢迢不翅河沙數
章九衆護法請登雪峰上堂大象無形大音希聲眞

機滿目耳不可聽到者裏非但未登雪峰毛孔皆竪
卽使親覩霜容膚湊皆明者耳不覩色眼不聽聲總
須泯朕且看他山川聳秀景物呈祥冉冉白雲墜長
天之玉嬌嬌黃菊灑遍地之金直得森羅煥彩萬象
騰輝且六爻初未動一畫已成偏又作麽生話會迢
耶不離方丈室大千國土掌中擎須彌昨夜燃肰說
報道栢毛額下生諸公各各摸取好
襯病請上堂解脫眞如佛乘凡情聖解衆生病痛
退藥除心迹忘塵毛芥孔同圓鏡且道向後如何磔
墩有花開鉢盂不安柄

丁酉六月退院上堂三載玉崖隆祖道疲力竭病 神
魔侵奉遣一衆歸巖穴不厭重雲萬疊深所以道二
儀未兆本絶自他一易纔生難忘彼此未有常行而
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秖如退後又作何行履那邊
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
回古洞山送玄輔首座進方丈上堂佛以一音演說
法衆生隨類各得解且道是那一音遂橫杖作吹勢
曰聞麽諸佛以此一音悲度恒沙盡衆生界不能化
導無緣只成得半音本寺价祖首剏玆山大闡宗風
廣弘萬品而不能使中道不衰也只成得半音山僧

謬忝芳繩繼斯中業重啓此音一十二載被叫業風
吹過玉崖未圓厥盛亦只成得半音今幸衛公首座
行解雙圓四衆咸服山僧委命主席大啓洪規重新
繼起
退正當山衆請上堂春光明媚景初融草木叢林居
笑容除却古今光一道更無他處話玄宗急着眼浸
從容但自橫身當宇宙從教無地不春風還有共相
證明者麽僧問和尚謝事古洞退居匡峰養道深居
一句作麽生指示師曰自古青山不盡眉曰如何是
千尋月照匡廬頂師曰家家門掩蟾蜍窗曰如何是

萬疊雲封彭蠡城師曰處處鶯啼楊柳風僧擬議師
曰請若惟自得不必要如何
師退住匡山凌霄巖受湖州弁山龍華寺請上堂拈
疏曰十字街頭纔已罷釣孤峰頂上始慶安眠因甚
又被者箇牽引不見道鳳林屯之陞座曰犁耙纔脫
入山來又辱飛書遠見催大抵業緣無避處從教與
類且輪迴山僧今日通身是手措置不及通身是口
分疏不下聊將拂子威光放開綫徑去也遂豎拂曰
大衆你看弁嶽峰與五老峰不動本際在拂子頭上
交光相羅各挺無邊妙相太湖與鄱陽湖一鑑無私
圓融無際共轉無盡法輪普令見聞圓成金剛種智
如斯奇特畢竟功歸何所拂拂曰林泉處處添新象
廊廟頭頭識故人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智麟編

住浙江湖州弁山龍華禪寺

順治戊戌五月初八師受請於八月二十八日入院
山門重重無盡樓閣門重重廣博無礙門只此一門
諸人到者裏還識得麼拽杖便入
佛殿黃金殿上光千界白玉堦前祗一僧殷勤大展
施三拜有路還他最上登
伽藍神則明明則靈佛法不怕爛卻四時仰賴殷勤
祖師花開五葉一桂猶昌彼此不了家醜外揚你也
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權且上香
據室此吾開山老人拈兔角杖據別後符斷衲僧命
根碎凡聖窠窟之處今日不肖忝繼芳蹤都道不入
虎穴爭得虎子而不知智與師齊減師半德到者裏
須知別無奇特要且令不虛行縱使戴角擎頭麟麐
威鳳也不免一齊穿卻
師日衆護法請上堂師拈疏曰截斷機先蘊與迴超
量外縱橫諸佛說不到底無量百千三昧盡向此中
漏泄了也還委悉麼設或未然仰煩維那宣過指法
座曰三萬二千師子座此座獨尊百千萬億人天衆

擧衆瞻仰向上一路從無一人踏着新舟山今日踏
轉去也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復懷中拈出香曰此一瓣香越城戒珠寺裏脫
去枝葉天台弁嶽銷鑠皮膚崆峒南雲郤成枯椿洪
都百丈又非枯椿於古洞山埋沒一十三載後至楚
地狠狠藉藉置於匡山之頂棄爲度外不意遍到者
裏只得重新拈出供養本寺開山中興百丈傳邉磨
正宗第三十八世人就先師大和尚用酬法乳欽衣
就座玄素和尚白椎竟師曰若論第一義六代開士
三世聖人無啓口處卽使雷轟棒雨徧喝只是

箇指宗之極叟若海口舌航雲興瓶瀉亦只喚作空
裏攀花水中捉月總不若法兄和尚一椎擊碎直得
如天普蓋如地普擎不資餘力令人人悟知本有箇
箇了證元因鱗甲羽毛各挺無邊妙相土木瓦石咸
融不二眞心到者裏更說甚麼一義二義秪如不涉
化門一句又作麼生良久曰化行宇宙山川外人在
堯天雨露中僧問楚吳豎拂已多秋無限風光當地
酬哮吼一聲雲霧集著肰如益滿皇洲是何境界師
曰太湖波浪三千濶曰斬新條令又作麼生師曰一
棒一條痕曰一何無私誡宇宙頓敎八表盡沾恩師

曰不爲分外玄素和尚結椎師便下座
師到海印破關和尚請上堂僧問獄頂月懸今古逈
庭前秋色紫霞彰正當此際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門
外千峰碧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闍黎自不明曰賓
主歷肰又如何師曰兩眼對兩眼曰恁麼則鹿苑家
聲遠吳興氣象新師曰今日且放過乃曰靈符在握
依倚渾忘寶鏡潛輝迴無攀仰森羅圓顯海印發光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若要向錦上添花文中布彩正
不與荷佈鼓過雷門縱使振轉向上機奔走龍象放
開頂顊敎蹴踏後兒到者裏亦不敢動着何故山僧

自有人與伱拈出
海印和尚至引座把斷要津衲僧無啓口處放開一
綫浪逐天下闍黎山僧入院已將一月不曾改聲易
調別轉機輪開張正眼若欲洞明大法智融三世不
移跬步而歷刹塵香海不動一念而昇彌勒閣門得
大受用得大總持須眞正導師曲垂方便始得
五兩序上堂荷衆推誠全藉英賢作者提綱望饒必
須本分兄弟呼爲朋儕互作主賓鐵蒺藜從教徧地
生苗金剛圈不礙隨時拋擲直得敲唱雙行節拍相
湊同期祖道重光共展無爲大化正恁麼時且道功

歸何所以拄杖向空裏畫㊂㊂曰不須重註破文象
百分明
開爐上堂封郤拄杖頭納須彌於芥子而不爲迫窄
括布袋口促千差於一念亦不爲拘苟能使鐵壁崩
頹銀山透出則見花開枯木不是人間之境果熟祇
林亦非天上之春卓拄杖曰不許鐵牛眠古路爭看
石女夢初回
上堂適纔陞座今又上堂一彩兩賽雪上加霜豎拄
杖曰胡達磨過太了也慈彌勒笑倒了也向上一竅
莫錯商量衲僧頂門垂着楔木遠山高沒處藏擲拄

杖下座
能仁雲松和尚至上堂結制已來三日昨夜診候病
非一端有精進者耽色騎聲懷慚愧者廢眠聲色有
自得者迷於勝妙境界更有一種昏沉裂定排遣不
開散亂交攻卓哉不住因此掉舉轉換閉眉合眼被
識陰區宇幽隱妄想之所汨沒此都病在膏肓難於
療治苟非耆婆妙手不能用其妙藥今幸能仁和尚
在此正好殷勤請施方便
資福伴我和尚至上堂山僧一自家國晏然之後即
使人天獻花無路鬼神窺覷無門夜來偶夢智積菩
薩語拄杖子曰滿堂龍象多有久修梵行久積善根
身心寂靜動默一如者只因住著無爲不入正受是
以不獲如來清淨隨順覺性恰值起七各各人生精
進大發勇猛我觀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非是
菩薩衆捨身命處拄杖子曰不然我觀三千大千世
界觸着磕着無微塵際非是此菩薩衆放身命處正
辯論時被山僧一喝曰總是徐六擔板二人被喝鑽
入諸人眼睛鼻孔裏去也大衆且道是夢耶非夢耶
若非法身大士不能相諳若然資福和尚光明洞徹
山僧爲汝等先容必然另資鞭影別下鉗鎚

長至上堂冬至月前葉落千峯冬至月後芳塵萬裏
正當今日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人人頂門壁立
眞風箇箇眼光爍破天下未審此片田地還有添減
也無良久曰眞淨界中纔一念閻浮早已八千年
朱松崖居士誕辰請上堂天不能蓋地不能載陰陽
不能消長劫數不能成壞故曰有物渾成而不知其
所終你看他文殊在母腹中見十大吉祥善財在母
腹中見無量寶藏須菩提在母腹中見識藏皆空且
道居士在母腹中見箇甚麼靈然還見覺幸不昧前
因

師到佛川請上堂顧視左右曰大衆會麼知音達士卓卓寧彰增一絲毫不得減一絲毫不得而況人人眼碧箇箇睛明即我先兄離言和尚於此大開爐鞴密運鉗鎚接納四來奔盛龍象也只得箇虛而靈寂而妙弁山雖則握寰中正令展格外風規爲以拄杖懸空曰徒使須彌拔谷海水騰波令一切魚龍咸知性命到者裏亦總不必何故以拄杖靠壁曰一齊分付慈姥和尚

立都監上堂佛祖大機統歸掌握人天面目盡屬交參若乃大啓風規廣賓玄唱即釋迦彌勒只好各展化儀文殊普賢都來皆任差使若是破沙盆左提右挈金剛圈竪四橫三須我都寺濟姪始得

解制上堂一向滴水滴凍古佛堂中水清玉潔流通分內截斷舌頭瞥爾一塵乍啓只得氷河發燄枯木生花幽蘭騰百億之芳矣樹布千林之玉人人布袋橫開箇箇芒鞋緊捎到者裏不守方隅豈坐大勲雖然憧憬四海參尋者幾個行來到地頭

祈晴上堂攝境歸空徒布陰雲古道驅魔使佛亦非坐見紅輪逈來陰雨綿連兩月餘日乾城濕卻半邊衲僧憑何節目不被打濕眉毛擊拂子曰收取好傻

下座

開山老和尚忌日上堂夜半一輪紅日杲天明玉兔上青霄萬年靈鶴枯松上不敢依稀取次描既不敢描今日所爲何事良久曰體盡功忘渾至化就中恩怨最難消

章夫人供法衣上堂師舉衣曰多子塔前闢底至今收不得雞足山前捧底至今開不得怎如弁山手裏要開便開要收便收收也古釋迦不前開也新彌勒不後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迦葉親聞底事良久曰璽得又値箇甚麼

曰御法姪請上堂千峰不能掩其機通途絕朕萬有莫能彰其句徧界難藏余峰法兄單提此令二十年道振虔南十餘載重整谷山一旦坡於津梁猶且悲乘不倦以拂子打○曰於此普爲法界人天恒轉無盡法輪還見麼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

至顯聖百愚和尚請上堂寰中正令不屬指呼格外風規寧資餘力而今客聽主裁賓難爲喚鹿成馬而況宗祖覺場聖凡觸發不待正按旁提箇箇預知向上呼三應兩人人各自知時縱使展一輪普應群機如月映千江舉一令叶行化外似春榮萬卉總也不

如我涂兄和尚舌覆三千
至曹山洗水和尚請上堂若論第一義諦適來涂兄已爲諸人入水入泥了也向上十成事已爲諸人徹困了也若要欲弁山放風前箭下臘後鎚撒沙撒土轉見狼藉便下座
至道林鏡愚和尚請上堂孤峰頂上白雲漢底常在十字街頭入壓垂手十字街頭横開布袋底常在孤峰頂上把斷要津所謂餌垂香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求知己今日主令客行難爲話會幸有佛祖行說不到底一機舉來塞責遂舉拄杖曰設有箇仙陀出來道漏逗不少弁山但鼓掌大笑曰將謂無人證明
三祖請至上堂拈請曰破關和尚把斷要津爲諸人徹困太也苟能於此見得即知我涂兄未出母胎能事已畢雖則生緣五十七歲千方垂手來不曾來坐道場一十三處一旦抽身太不伶俐人人知得木有箇箇歸恩有地設或未委擲下請曰同風一段苦心事徒令千古冷光輝
天界浪和尚請至上堂舉請狀召衆曰徐看天界老漢向者裏乘大願輪示現受生具龍樹馬鳴之辨慧無一義而不伏異降魔等文殊觀音之悲智無一刹而不應身說法行道四十餘年障狂瀾於旣倒名喧宇宙坐道場五十三處回古風於漸熄道邁諸方鄉冀永延慧日何期遽爾歸眞大衆還知老漢去處麽以拂子打〇曰於此會得萬丈同光亘古亘今設或未委三界長夜莫堪斯時哀哉哀哉
結制梁拄石潘成吾二護涂請上堂拈一句向父母未生以前天地未分之際與諸人通箇消息不異拈管窺天幸茲二鎭臺以無畏施諸四來敦請山僧擧揚般若令人人證大三昧獲大安隱苟向未開口前一提提去管取三十三天一時退位秖如獨脫逈超不落今時又作麽生重開微笑拈花眼信是靈山一會人
上堂方到涂堂未就座乃曰提持此事二千年前釋迦老子早已先我一着無端被文殊一椎不勝狼藉及後藥山老漢依樣畫猫冷地被院主一搊轉見不堪弁山今日要不雪上堆霜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便轉身歸方丈
雲衲老衲入塔請上堂淨眼不生花三界絕崩遊裂破光明藏塵塵總是家大衆秖如平田不住弁嶽不

來因甚又道塵塵是家聻明人面前不必說夢
上堂今朝臘月五用處超今古打破趙州關擊碎雲
門普驚出南山鱉鼻蛇趂起大蟲咬殺虎當陽不善
箭穿楊笑煞他家并覷蟲便下座
上堂沉沉鳥道孤峰自是無人寂寂玄途氷壺那能
有象正恁麼時直饒古鏡潛輝渾忘影象深宮罷漏
永絕擧濟猶未是到家底事秖如虛玄不犯宛轉偏
圓又且如何夜半木人敲月戸天明石女撞金鐘頭
頭相見不相識背看扶桑那畔紅
上堂鷺鷥明月兩同倫雪色梅花一樣真衲子清貧

十

休入夢等閒落眼便成塵所以道一片清光休教戀
影千峰寒色莫可棲神到者裏轉一步踏翻故國之
秋突出家山之奧則見杲日光生氷河發燄始可在
花石軒中虛白堂裏持論向上底事不肰縱使蓮花
從口艶到頭終是一 凡庸
元旦上堂僧問鏡清道有那裏是新年頭有底佛法
師曰野色惟新霽山光露舊容曰明教道無旣是問
答分明因甚道無師曰月明三十夜不許晧人行曰
鏡清明教未出有無窠窟有問和尚新年頭還有佛
法也無未審如何抵 對師曰莫言無指的側脇已向

君乃曰歲朝初一真風壁立萬象騰輝溪山滿目到
底野老不知其名達磨渾肰不識畢竟如何幾有梅
花便不同
解制上堂衲僧家太任優游總是故鄉深處水牯牛
東西岸畔無非舊閣閒田一任逍遙隨方樂逸前途
忽有人索你納官家苗稅作麼生抵對富珍未解機
先使他後休矜徹骨貧
邵氏五何樂薦夫金處士請上堂僧問彌勒峰頭毫
光燦燦華林堂上瑞氣騰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朝
看東南暮觀西北曰八字眉分五嶽秀如何是人中

十一

境師曰萌芽皆在土何處不春風曰破衲袈裟搭半
肩今朝特出法王前如何是人中意師曰堂堂皆現
事重復與君傳師良久曰恁麼會得則知無陰陽地
上枯木長春八功德池中蓮敷九品設或未委更向
第二頭爲諸人顯示豎拂子會麼靈臺智網金繩界
接引無非淨業人
永遠尼爲師東明八旬請上堂春回大地萬卉爭奇
雖添化母之勞金剛正體不增一絲花秋老園林千
峰歷落雖凋威音之狀金剛正體不減一絲毫要說
甚麼喬松古柏皆悉不老之青白鶴玄猿永共遐齡

之拏豎拂子曰者箇還有數量也無擊一下曰收
顯聖百愚和尚至上堂石傘消息蹈介陽則光吞萬
象青龍行止即寶珠而氣逈諸塵直得天搖地震獅
子巖前枯木回鄂陽之秀象王峰頂芳草騰白玉之
霞若是眼中觀色耳處聆聲不待山僧出方丈一機
全荷若或小兒狐疑滯在見聞終不免坐井窺天拘
墟䝠海苟非郢匠莫可揮斤不遇耆婆終難云妙哲
人既降是汝衆等莫大因緣當整虔誠恭求決擇
王智眼居士請上堂撫禪床曰法音經耳功報彌劫
直得梵音清雅令人樂聞天人以此與供如杲日臨
於氷霜無罪不消凡聖以此交參如春風播於寰宇
無福不增正恁麼時心心不相到又如何通信空生
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
師誕日請上堂僧問華嶽連天秀黃河徹底清較之
無量壽不趐一微塵如何是無量壽師曰除卻喬嶽
蒼松外一任時人着眼看曰弁嶽春高風度古一年
一會慶華辰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乃曰陰陽終兆
之初難忘彼此父母未生已前無法可說剩得閒閒
十六不收那管滄桑與機軸秖如架石莽弓栽多福竹
意在於何六六六依然三十六

浴佛上堂拈杖曰釋迦老子來也有箇漢眼不欲見
耳不耐聞只欲一棒打殺貴圖太平雖則家清顯孝
子殊不知正是人貧義短爭似今日一衆眼見不異
錦上添花耳聞不異風中鼓樂此所謂國富民饒在
衲僧分上畢竟如何靠杖曰枘枘從來一樣長
請前座都寺上堂從上來事達磨老祖盡令提綱只
得箇不識六祖大師盡力舉來只得箇不會古德又
謂有則奇特因緣只是分跡不下者夥漢一箇箇只
解把任勞攘不善隨機應物弁由者裏無機不被無
法不圓設有問楊岐三脚驢日行多少但道問取都
監寺衲僧鼻孔畢竟潤幾許問取堂中第一座
結夏上堂二千年前閉門作活百二十日劃地成牢
古今常笑婆伽婆之爲人致令天下人出他圈繢不
得弁山九十日與大衆遊戲神通大光明藏指鹿爲
馬二六時出息入息三昧正受證龜成鱉且道燈籠
露柱還有爲人處也無遂喝一喝曰參
解夏上堂豎拂子曰箇雖無欠亦無餘拂拂曰究竟
誰能海嶽枯擊拂曰金鎖擊開玄路絕作〇曰大千
何處不毘盧還有會得恁麼一回底麼設或未然切
忌道弁山解夏來

住廣陵平山棲靈禪寺

順治辛丑仲秋師退弁山在焦山受廣陵諸護法洎道弘監院請住平山上堂三生石畔舊話爲今日相看沒柰何舉措莫教開話會大家賡續廣陵歌遂拈疏曰還有向者裏解唱和者麼於此和得則知吾財執手經無量劫樓閣門開見三世因其或未然當陽剖露僧問牟尼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因甚又受平山請師曰此心能有幾人知曰大衆瞻之仰之師搖手曰與汝無分便下座至九月初八日入院

上堂拈疏曰此是山僧同鄉人的三昧謂之大音輪義海維那好與拈出看宣疏畢指法座曰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新平山只得按下雲頭重埀一相去也遂陞座拈香祝

聖畢又拈曰曠劫術塵不覺一旦返本還源四回拈出供養弁山先師上瑞下白和尚遂斂衣就座孤朗和尚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顧左右曰還委悉麼向椎未舉已前見得則知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般涅槃不起樹王而降伽利知此光景亦知山僧五十年前未入胞胎早已唱罷還鄉曲子又那堪說甚麼出家苦行參訪行脚悟道修因大似夢中說夢一場笑具若向椎舉後覓取一義二義總是捫空尋響取笑旁觀即今還有個第三義諦借僧不借僧的句普施諸人爲豎拂曰會麼當陽截斷千差路妙應塵塵亘古今僧問曰富千峰秀朗淸一帶流如何是棲靈境師曰古今觀不盡一任往來看曰一條白棒橫天地敢使聞風盡已降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擊鼓陞堂傳底事相尋未必盡知音曰不假威權力天然位至尊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天上天下曰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化外自權衡曰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如何是未生王子師曰莫言闤闠不相識覿面堆堆鑒者稀曰戎夷蠻貊分諸國盡在吾王化育中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不循諸要道人人仰至勳曰八方歌有道萬姓樂無爲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密室無高下相將不得名曰入境王子蒙師指示後全提事若何師曰入院事繁且記三十孤明和尚結椎師便下座

當晚小參一衆家那三十年滄桑無復問因緣今朝來到平山寺笑看威音那畔遊大衆且道威音那畔是甚麼人主持遂舉如意曰山僧今日初到人事浩繁不閑與諸兄弟客話

青龍百愚和尚請上堂向上有關機前無朕七佛祖
師到者裏未可輕展一綸惟我洽兄和尚乘廣大願
揷莖標建寶刹坐微塵轉法輪多處增少處減丞十
方能象奔八表英賢頓介平山入十方國土統向一
毛孔中一毛孔透入無邊香水海重起占華亭垂絲
波之線復見老性空品鉄笛尚風是則故是費也不
必何故鬻班門前何必弄斧
結制道弘監院請上堂古道寥然不自由氷寒水冷
半峰頭清貧衲子咸相聚北斗南窺笑眼睁伱看諸
方浩浩開爐直天烈燄一箇箇爭前向火烘烘度活
終不免被火爐神看破平山者裏初住百無一有雖
則氷冷水寒滴水滴凍却也有件好處凍得一箇箇
徹骨徹髓冷灰裏滾出一粒豆爆郤也被火爐神笑
着何也莫道陽春有脚人難見須知枯木花開分外
奇
辛丑冬師在廣陵平山受江西衆護法請住雲巖上
堂方到平山解弊袍又承青幣遠相招洞知造物由
懷抱數分深雲怠寂寥拈疏召衆曰此是不忘靈山
付囑的金剛圈栗棘蓬還有吞透得的麽其或未委
猝性拈出雲巖乃洞上老祖家山今秋承闔州護法

諸山本寺衆耆宿等專誠遠招山僧因上先君墓壠
少展孝思不意廣陵諸檀護扳住平山雖則山色溪
聲無可云喻音聲相郎而近塵遠剎有可堪承直得
淺草平坡渾皆祖意孤峰絕巘總一真機且隨緣不
變一句又作麽生彌綸有界融今古妙應無方沐霈
霖僧問放行把住兩悠悠祇道重開不自由古謂未
曾歌塞外獅音早已震洪州秖如朕兆未分已前和
尚如何分付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曰與麽則蘆
花分兩岸雪月不齊明師曰莫將閒話欄引笑路邊
人
長至上堂僧問寒催落木山山迴霜染凋林處處花
一陽始復即不問滴水滴凍事如何師曰冬不寒臘
後看曰蜀魄領與摘星樓覩面相逢公也師曰猶有
二十四橋花夜月在乃曰一陽於子獨回天地之心
節屆書雲昭融萬化之本直得人間天上瑞氣氤氳
劫外今時祥光絡繹更說甚麽三山峰頂靈蹤依然
廿四橋邊煙花錯綜且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麽生湖
風嚴歲律和氣樂雍容
退院上堂夢身已罷水雲津一坐平山十二旬舉世
梅花開笑眼依然密室不知春拈拄杖曰大衆伱看

他為無為而現空花萬行作無作而啓水月大悲要
說甚麼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若是箇打破情關識鎖
的則知既無心於動靜寧有象於去來若是卸卻閒
名剩影的則知去來不以象故無碍而不行動靜不
以心故靡感而不應是知象非我出金石流而不焦
心不我生劫火燄而不爇到者裏說甚麼彼自紜紜
於我何為如何是法住法位的句靠拄杖曰本是深
山人還向深山去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智碎編

住江西寧州雲巖無住禪寺
康熙壬寅三月十八日入院上堂拈香祝
聖畢復拈香曰蘊百劫精華續千生慧焰供養本寺
堂上無住曇晟祖師惟冀燈傳無盡法雨恒滋又拈
曰遂強即弱還緣即宗賤則不低分文貴則傾國不
換第五回拈出供養弁山龍華開山第一代傳達磨
正宗第三十八世瑞白先師大和尚遂斂衣就座白
椎竟師曰重開古鏡宣三昧照出晴巒鳳嶺高今歷

大檀慈護力三翻四復遠相招到者裏一箇渾侖句
子彼此一椎只得分身百億克徧塵沙無一機而不
被無一事而不融於此明得則知皇恩佛恩護法之
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有疑請問僧問古路三千抱
翠雲和風滿載到江城還家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
不出門作麼生是父子機投君臣道合一句師曰阿
誰不見阿誰不聞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郤着破
襤衫是甚麼人行履師曰千峰惟易得一色最難看
曰可謂耶溪一派源流遠華岳千尋德澤高師曰話
得分明意轉非又僧出師曰問話且止縱饒問似雲

與荅如雨注若不知從上來的的相承底事只是廣言詮增露布了沒交涉不見道但形文彩即屬染汚遂豎拂曰委則玄機輪物外德自合坤維設或未委待山僧消停來好向尓道結椎下座

雲巖社衆請上堂適來衆耆德入方丈請山僧提持從上佛祖命脉山僧沉思一上無啓口處忽假寐間拄杖子乃曰和尚豈不見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雲巖古刹自唐無住祖師以寳鏡宗旨開化傳與洞山价祖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道傳天下咸稱曹洞上宗旨從此建立以此爲開法之地至宋晦堂然心湛堂諸大知識於此說法宗風普被文運彌昌自明季以來兵燹而後金碧琳宮翻爲瓦礫坵墟將二十年文風宗風凋喪殆盡儒士興嗟緇流感慨近承當道護法郡紳士庶本寺七堂謀復重興鄉民市豎聞皆欣悅白叟黃童見生歡喜今此一會與緣同志俱當堪任大法宏平快說法要山僧不禁踊躍曰善哉言乎即今尋思起來一客不煩二主仍請拄杖子爲衆舉揚乃卓一卓曰上來講讚無限勝因仰酬德庇莫惟空疎僧問退位朝君子轉身就父如何是君師曰巍巍寳殿無人識曰四衆傾誠人天集慶如何是臣師曰夕陽乾乾絕見聞曰旌陽衍峻泉曰當空如何是君視臣師曰隱隱清光靈六合曰鳳翥騰輝南山起舞如何是臣奉君師曰阿誰不仰此恩波曰大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禁闕無人侍重關絕視聽曰恭惟和尚起居多福師曰重言不當吃

七堂衆耆舊請上堂地迥長林風動而寂常天籟天空四壁雲飛而透露青山可中有一句子劫進不可交横陰陽不能消長衆生日用恒平等開着出來總不知山僧今向第二義門別示方便令人人直下受用瞥爾知歸卓拄杖曰威音不假聞名字一任和光混俗塵

師誕日從善君士請上堂五十餘年不自知青山綠水只如斯被人守節詢初度徒把花枝益面歸大衆委悉麼在昔靈山拈出後幾翻笑殺老闍黎

閬州紳衿護法請上堂僧問古佛堂中無容語會威音那畔迥絕知音今朝四衆臨筵人天交集未審和尚如何舉示師曰花雨巖前過靈禽總不驚曰祇如荆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又作麼生師曰進前三五步別是一風規曰與麼則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曰不待掩耳偷鈴乃曰威音
那畔有妙難窮即此見聞無形可類是以百姓日用
不知祖師全提不起今乃閩州紳衿諸護法靈明不
昧向聲色未萌之際一機全荷形興未兆之時一念
圓成以此因發此智用斯道覺斯民敦請山僧舉揚
此事山僧從維揚虛舟遠棹就路而來歷江南入湘
口總皆岸本不移今日既到者裏如何是應緣的何
千古宗風重此建一朝文運自天開
歸無住祖塔上堂類之弗齊十方三世而莫狀吾祖
笑貌音容混則知處風動水流而不與吾祖廣長舌
相是以寶鏡眞宗塵說刹說熾然無間今日直下第
三十世遠孫淨瑩歸來挽百億須彌盧而作盤食沃
四大海水以爲盃茗不濟得甚麼事遂舉香曰只此
身心奉塵刹敢云傲世羲皇上
臘八請上堂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熊羆叔曰
拈竪拄杖曰拄杖子湧身千丈於普光明殿一乘圓
演可惜他有眼不見有耳不聞擲下拄杖曰瞥轉一
機降皇宮棲雪嶺食麻食麥豁覩明星換却釋迦兩
眼穿却諸人鼻孔還會麼謾貌水月空花澡洗面揩
唇自摸看僧問西風送爲仙鄉遠夜雪藍關客路長

且如何是歸家一句師曰轉身向汝道曰轉身後如
何師曰千峰層叠翠室內不知寒曰恁麼則榔標橫
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師曰看腳下
葉仲御追嚴請上堂拈香曰綜節盤根於空劫之先
理不可分而千光競秀花開果熟於此界他方相不
可覩而萬化不遺本爲葉公居樸人居士用資顯考
還有共相證盟者麼良久乃曰向上眞風壁立萬仞
大辯者開口不得大力者全提不起自唐開山無住
祖師寶鏡騰輝十方普應八百年來道法淪今於
兵燹危傑之餘一廛剖路幸際葉僧台光交映民事
王事之餘能以向上因緣爲礪草木昆虫咸資其化
情與無情悉被其機可謂片雪紅爐花飛叠錦含悲
利物種智圓成曾記華嚴會上善財童子參無厭足
王見諸罪人受種種苦無有休息善財驚怖心中思
惟此王施種種刑法禁制罪人無慈悲愍命之心非
善知識也即欲退還王遙見之喚言善財童子汝且
回來乃執其手引至後宮見重重樓閣皆七寶莊嚴
施諸飲食衣服及種種珍寶十方諸佛諸大菩薩皆
來集會宣說種種妙法救度無量衆生王言善男子
汝以吾作如是惡業因緣何故得此清淨衆會果報

我身語意未曾惱害一切衆生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終不發生一念於一蚊蝱而作苦事況復人耶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諸善法故我於過去無央劫數供養百千萬億諸佛得此如幻三昧解脫法門救度衆生脫離三途地獄生人天中受勝妙樂不可勝數何以故是諸衆生於無量劫中常懷不善起貪嗔癡恣行殺害毁謗三寶貌公積私輕欺良善若非刑法加持豈肯發善提心修行學道善財聞已踊躍歡喜得入無碍解脫法門今日葉尊按蒞分寧還淳風於已熄蘇困仆於久沉不急風基城塹法門請陞

此座舉揚諸佛開口不得祖師全提不起的一段因緣令人人直下信知本有離苦趣脫輪迴成正覺度衆生正恁麼時如何是渾融不二句世出世間通拈得信是從前過量人

二佛殿上梁上堂天開地闢彌亘如斯法振燈傳昭耿靡間重揚古路大竪宗幢選木石選良材要見卓開生面現宰官身者輸誠贊助作比丘形者勁力襄成齊班與皆悉本不相識而同門出入面面相承直得天花散彩地軸搖金正當吉日良時如何贊慶指梁曰位鎭山川爭秀麗祇祈萬物奠皇圖

結制上堂坐斷威音第一機有恁麼人麼卽教直下絶狐疑有恁麼人麼若能拔出虛空髓有恁麼人麼始是男兒得意時若有恁麼人那鎭日東行西行切不得踏着常住磚便下座

天雄殿上梁李司理護法請上堂祖刹恢弘起先宗之垂範眞風丕播肇叔世之嘉猷是以一梁一棟轉無盡法輪多藝多才成彌方造化人天攸賴萬古徽崇正恁麼時畢竟承誰恩力遂下座奠梁曰要教此日舒天眼扶起巍峩寶殿人高聲曰起

結制上堂肩毛貶定口門封痛拔深錐扣巴鼻貫劍未虧光本現月知今日費磨礲遂高聲曰照便下座

爲親上堂竪拂子曰性識明知覺明眞識妙覺湛然徧周法界直得極樂娑婆渾成一境他方此界金碧交輝且道是何境界遂擲拂曰者是鄭公孟章大居士用資顯考玉旬府君深益靈根的時節山僧只好稱揚有分曠劫靈苗道地栽因花無果不懷胎信知果熟因花後百億山河當下灰

玄素和尚計至上堂晨星落落實堪哀那復橋梁日漸摧舉世類求渾未似看伊共類且輪迴遂拈計曰大衆者是我獨園和尚現隱身三昧轉大法輪的本

據還知麼良久撫几曰法雨不滋三草木林間孤我獨徘徊

歲旦上堂龍蟠易穴鳳曆更新東君號令傳十洲芳草以春回梅蕚凝香統百億洪鈞而氣轉人人盡添一歲戶戶拜賀新正惟有鬍張三黑李四不隨四序推遷不逐陰陽消長融古今於此際籠造化於剎塵和光混俗而不自知應物現形而忘所則還有同修同證的麼千年松老茯苓多萬仞峰頭無等匹

上元解制徐州王請上堂僧問火樹銀花現燈明之本瑞爆竹金鼓啓普門之圓通更何方便開示悟入

師曰東風吹不散日看滿林春曰今日幸賴州王護法共相證明師曰眼眼相覷着不是等閑機乃拈拄杖卓一下曰結向者裏結一箇箇把定世界風不鳴水不漸猛若截流攪轉坤維撼翻乾益只是者箇今日展開一線直得氷河發燄透出劫外春風枯木花開露出郢陽春色家家戶戶路透長安在在處處謳歌擊壤也是者箇在退生護法分上爲霖爲雨悴槇萬物也是者箇只如衲僧分中又作麼生復卓曰擊碎千年桃李核相看原是舊時仁

結制上堂結制開爐是緊要關頭能傷提正按是弄猢猻家具正眼看來殊非本分唯有雲巖者裏風流月白響順音和一箇箇肩撐霄宇氣逈者麼也不管世界滄桑不知人情同異各豎一具金剛鐵脊直從向五蘊十八界中與煩惱魔死魔作一結束可謂精進勇猛到者裏必欣因功致賞若能強戰有功助輪王髻珠終不惜

上堂瑚氣漫空秋狀混沌亾知巳霜風刮地兆破邉紋不値錢遂高聲曰河蕭山道士無髭髯呵呵大笑下座

解制上堂一毫頭上的向百億毫頭上顯露更說甚

麼迥出金剛無量相大千何處不風規若更說迷說悟論結論解不異處空拔橛只如不游花下路常見洞中春的是甚麼人良久曰堆堆闠闠不相識鎮日朝南北斗窺

幫馱聖像入山上堂僧問有法從來便有魔降魔須用活幫馱如何是活幫馱師曰高高標不出日爲甚楚城造就護法雲巖師曰一月映千江曰恰遇和尚出關師曰一天杲日無私燭何處陰風向子吹曰可謂三洲能感應無處不全身師曰界較些子乃曰竟真示現刹塵身一一身分徧刹塵帶果行因匡正化

光明赫奕顯威靈輛懸寶鏡洞徹十方手擎寶杵應
感三洲干城佛國以摧邪輔正爲勤慈願弘深以護
法安僧爲恐今者崛修自楚募裝聖像卽日登座有
何祥瑞六震四花聲動地更教何處不氤氳
送夢帆西堂繼席上方上堂向上一路非作者莫可
攀躋至化無爲須賢哲始堪贊緒開闡威音那畔之
機提掇佛祖不犯之令苟非其人道不虛應茲者楚
蒲上方自丁酉老僧退院之後不覺十載幾至法堂
草深衆檀護特岩四明禪德遠至雲巖冀得一枝復
振宗猷惟西堂㑹公衆望所歸仰　煩兩序頭首同減

勸請以洽輿情擲拄杖下座
與愚菴老和尚暨同門鏡愚和尚百愚和尚雲松和
尚上堂僧問生死天關一夢中常光本現去來同形
容儼若今何在舉意還同覿面逢請問和尚旣是覿
面相逢且道有幾箇親見雲門老祖師曰前三三後
三三曰本來實際由人施得到相親任自爲師曰莫
認影子乃曰法道垂秋聖賢隱伏山僧離浙五載愚
菴法叔暨同門鏡兄百兄雲兄相繼而逝叢林之於
老成後學無所矜式法門之變豈勝悼哉幸爾各各
鼻孔盡被山僧拂子一串穿在者裏將一炷香熏着

點一杯茗與着東拋也在我西擲也在我秪今不免
借伊鼻孔爲諸人出氣去也遂擊拂子曰可同到座
前一一爲汝等說破
重修晟祖塔開土師曰霞貴雲蒸溪山不老煙封雨
沒霧鎖難沉欲知祖師面目儼然須是大家出手
封塔磨不磷涅不緇有無今古莫渝其貞混不齊類
不得尋月氷霜難方其潔恭惟雲巖開山無住晟祖
宗傳寶鏡千百年來貞風壁立舍利潛輝八九百歲
道大彌光滄海桑田不計其功石爛松枯渾忘所自
不肖淨瑩濫膺無似上承祖廕忝爲三十世之孫下

紹洞宗譜繩二十九世之子法思殞骨歲月難期茲
乃祈蔓重修窣堵輿工壘石一衆同誠人天四衆歡
欣凡聖星羅踴躍正當今日且掩固一句作麼生道
遂封石曰不禁煙霞生背面從教雨露四時新
圓塔上堂法幢復整獨露今時窣堵重隆全彰舊譜
一蓋摩空迥標天地之先八面玲瓏迥出威音之表
豎窮三際密亘如斯橫徧十方彌綸兆億正恁麼時
直得煙霞散彩日月舒光且合尖垂世又如何指示
祖師面目周沙界何處青山不露眉
壽昌笠菴和尚計至上堂法曰頃沉西衆生困在迷

盧空着一燋大地眼聯撻拈計曰還知者箇消息麽
我壽昌滄兄竺菴和尚於此示生秉金剛王劍驅魔
使佛一際平等於此入滅具無礙三昧此界他方元
無出沒正恁麽時還知來機亦赴麽良久曰面面不
栢識悲乘溢大千
城歸上堂出山五十日歸來不說南天北五台梔白
榴紅無限趣蘇花且道爲誰開於此會得達磨不來
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只是逢人切不得錯舉
結制上堂僧問滄幢高建爐鞴弘開擂鼓陞堂即不
問洞上宗旨請師宣師曰任汝咨來曰如何是轉功
就位師曰通堂寂寂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遍界
光明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一棒一條痕一掌一
握血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不逢知巳士終不爲
君通曰功位巳蒙師指示更將何法利人天師曰阿
誰兩耳不垂肩乃曰結制開爐叢林成式鍬尾煆聖
作者鉗鎚雲巖今日要不起模畫樣何故泥沲不安
眉大塊仍提聚進一步虛空撞破額頭退一步達磨
踏倒脊骨荷是箇漢向銀山鐵壁中撥著通玄一竅
却也笑殺傍觀且道笑個甚麽冷灰裏忽然爆豈
不是奇事

臘八日天王殿上梁上堂竪拂曰這片田地曠劫至
今無一人不大坐其中無一人不脚踏其內蓋由昧
其所自不知不覺惟釋迦老子於此不昧覩星證得
帝釋於此不昧絕聽雨花五方天王於此不昧見隨
色珠賢於長者於此不昧插標建剎無住祖師於此
不昧建立雲巖宗旨究畢將來尚有餘裕本州護法
於此不昧鼎見天王　殿一梁一柱大展欽猷一毛
一椽永標法幟正恁麽時如何是向上一句拂一拂
曰功歸造物乾坤主福慶當今有德人僧問如何是
舊店新開句師曰家家門掩蟒蜍窩曰只如今日皇
基永固屏翰維新又如何慶讚師曰天無私蓋地無
私載曰明堂尾插畫棟雲飛堂奧中事還許商量也
無師曰今日天寒曰無孔笛逢毡拍板何人不助釆
聲來師曰切忌掩耳偷鈴曰只如滄梁高架一句又
作麽生道師曰且念扶起正梁來
送海藏檪山首座住谷山上堂佛祖門墻原無畔岸
人天巴鼻煞有提持竪拂子曰若向者裏覓得則知
星沙即修江不異而海藏與谷山無差茲者法孫德
玄與諸山宿德請老僧向谷山室裏開張舊店幸我
願公首座韜晦有年正可代老僧長伸一臂大振徽

猷正當今日迭行一句作麼生道揮拂曰雨滋三秀
木花茂郢陽春
彌陀佛開光請上堂法身本自周沙界不盡悲願度
有緣感應道交塵刹量無邊接引利人天無量壽如
來放大寶光向山僧拂子頭上應身無半變娑婆爲
極樂無一塵而非淨無一刹而不彰直得林木池沼
皆演梵音水鳥樹林咸宣妙法巨源居士有大因緣
常於夢寐感應道交發心裝塑丈六金身永延慧命
且祈祚應運一句又且如何擧似悲來果海原無際
福慶人天沒盡時

十四

古句關王請上堂僧問將日月爲天眼猶是平常之
談指須彌作壽山未出法界之量未審過量人分中
又作麼生師曰南山多秀色白日少氷霜曰與麼則
越威音以後超象帝之先也師曰却得闍黎證明曰
只如古兒不遠千里特爲蕭檀越祝壽請法和尚如
何慶讚師曰滿堂都是靈山客那箇男兒不丈夫乃
曰父母未生天地未判有一則公案山僧未曾輕意
擧似諸佛不會以正眼覷着祖師不會以智力動着
卽無量壽算亦不曾輕易擬着今乃蕭公孟昉五袠
初度被箇古句一印印破致使盡大地人知有此段

因緣在凡也得在聖也得在儒也得在釋也得正恁
麼時山僧又如何慶祝永固華嵩千載盛長春花木
四時新
解制上堂殘臘已消東君司令煦日臨而氷霜解翠
柏轉化外之幽和風動而柳眼青寒梅噴林間之玉
老禪和擡眸展腦放身捨命衲子擧足動步吐氣
轉身若是囿在見聞沉情溺境切不得道在雲巖解
制來
受澧州藥山請上堂拈疏曰夫子眼睛達磨鼻孔盡
向此中漏洩了也設或未委仰煩表白宣疏畢擧法

十五

衣只自耕幷山院事颺却搕𢶍堆頭入此山來形骸
土木只恁麼過時如今祖禰不了又只得隨群逐隊
去也遂搭衣陞座拈香畢乃曰孤峰獨宿非爲貴垂
手塵寰世愛憐不謂野雲峯老與無端又引出深巷
玆者藥山乃我儼祖家山之主有年若劍請孫與闔
山着循特迎老僧再震法音老僧未許者以雲巖鐘
建未竣不意郡州紳衿護法諸山宿德再四慶請只
好躬展瓣香於祖塔以赴衆望只如不離本際應身
塵刹一句又作麼生月印千江水門門盡有僧僧問
不離本際卽不問月印千江事如何師曰是處是慈

氏曰卽卽是不卽卽是師曰一任兩頭看問師子遊行不假伴侶因甚麽隨群逐隊師曰青山不住靑霄上曰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烜天赫地無人曉曰師子出窟事如何師曰草偃風行得自由曰正是師子窟中師子坐象王林裏象王居師曰切忌話墮

解夏上堂畵地爲牢也曾笑惟諸方結繩自縛依舊雖他作者雲巖放開一線與諸昆仲說話卓拄杖曰若到諸方切忌話墮復擧芭蕉示衆曰儞有拄杖子我與儞拄杖子儞無拄杖子我奪却儞拄杖子又古德曰儞有拄杖子我奪却儞拄杖子儞無拄杖子我與儞拄杖子師曰看他前輩只解競奇較富殊不顧有傍觀者雲巖爲伊斷絶一上道有也好與二十棒道無也好與二十棒若與他也好二十棒若奪他也好二十棒縱若不有不無不與不奪也好與二十棒有個漢出來道雲巖饒山僧曰也好與二十棒何故儞試上度下度看

長至日上堂寒光凜冽渾萬物以潛榮朔氣瀰漫藏眞運於卽化直得金烏飛於海底玉兎奔於山頭正恁麽時要說甚五雲祥瑞一線添長只如小往大來畢竟如何從他臘裏寒氷結自有梅花日日新

解制上堂有脚陽春來上苑無心明月上高岑進狀歷劫閑常事一一横該古到今到者裏進一步觸頭磕額退一步滯水沉泥擊碎摩尼忘影迹大千誰不我儀規

赴藥山請辭衆上堂白雲常愛住靑山依倚靑山日自閑又被閑風吹大野曳來曳去別峰間所謂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山僧本自無心豈可要有來去只如人天交會如何是兩得相見的道理驀竪拂子曰待看松枝頭再轉谿山不動笑顏開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智祥編

住澧州藥山慈雲禪寺

巳酉十月初四日入院拈香祝
聖畢又拈香曰不假雨露栽培寧受雲霞馥郁靈根
永固氣味氤氳供養本寺開山弘道儼祖大和尚惟
冀悲乘不倦應化無方懷中復拈出香曰名之不從
類亦難齊幾擬塞壑塡溝又被業風吹轉第六回拈
出供養浙江湖州府弁山龍華開山第一代傳臨
正宗第三十八世上常下白入就先師雪和尚遂敷
座問話且止問法不知宗趣縱饒問答來徒增戲
論你看六祖在五祖會中腰石碓米夜半傳衣說些
甚麼荷知問在荅處荅在問宗便知石頭遷祖達書
回於青原思祖處得箇鈯斧子住山旨趣知得鈯斧
子旨趣便知儼祖在石頭會下一切不爲千聖不識
的宗猷信知此事不向言中取則亦非句下流通一
踏到底的說甚臨濟三玄七事影草隨身洞宗五位
功勳三種滲漏到者裏不妨八字打開一機吐露恭
也且道祖席重輝開堂祝聖一句又作麼生只憑不
老長程願祝讚當今有道人

到處明請上堂眞風壁立自古不磨祖令當行儼然
有據是以闢蒿萊崇像設翻瓦礫成禪居已有其人
而況岳陽樓畔一尋煙水仙子去來無恙洞庭湖岸
萬井人家雲霞出沒無依若教老漢向這裏拋砂撒
土更是無端便下座

過梁山洞泉掃觀祖墖上堂林巒聳秀古佛家風瀾
壑幽淸道人活計觀祖向這裏踞穩密田地展格外
機輪袈裟角下直釣獰龍拈風前箭筈無相道場羅
籠威鳳世遠人湮淸風冷落幸而鼎公堂頭繼此芳
躅重開生面山僧自雲巖赴藥嶠躬入塔前掃灑瞻
敬正恁麼時有箇金刀劈不開的何子良久曰委麼
設或未委可同到墖前爲汝諸人說破至塔前新豐
一曲至老祖積德弘慈唱彌高千百年來道曠無涯
和彌寡際今重光祖席可謂節拍相奏不負淨瑩上
承祖廕忝爲三十世孫鏤肯銘衷躬展瓣香少傾毫
末悲懷滿眼四顧徬徨更不敢重說偈言遂上香

過德山掃鑑祖墖上堂綠竹蒼松布老祖利齒銀牙
落澗濤聲式老祖海口航舌蔵風打雨寂歷無私夜
暗晝明亘朕靡間是以千百年古碑重現生氣凜然
猶有妄物繫公碑中宗派法系十餘字朕雖修羅嫉

生障瞖而亦不碍日月光華況大藏小藏鏡案炳星
而天道人道昭昭共鑑不昝淨瑩躬詣堦上展一瓣
香奠一杯茗非敢謂雪屈酧恩抑且自傾忱格正恁
麽時如何是老祖不動本際說法無量的事擧香云
只憑古銘元文案僧史無煩叟董狐

結制上堂法運寥然數百年草溪不止法堂前於今
重把新條令直透威音那畔先所以道向上宗乘眞
風壁立縱是雪山苦行六年盧魏歲月嵩山面壁九
載飮氣呑聲卽使二祖神光三拜也是泥裏洗土以
至遞代繁與不過因行掉臂老僧到這裏曲順時宜

開爐設講或有箇銅頭鐵額的出來掀翻法座喝散
大衆拽下老僧驀口壓㚑稍知向往但問伊且作生
是向上宗猷擬議不來朝三千暮八百未有了日

開山儼祖忌上堂召衆云還知麽此我開山老祖全
提正令爲大地含生轉大法輪的時節至今風凄凄
日杲杲豎拂子云幸然鼻孔落在山僧手裏今將老
祖鼻孔穿却大衆鼻孔也在我將大衆鼻孔穿却老
祖鼻孔也在我稍或遲疑可隨到老祖座前酌水獻
花各各驗取便下座

謝義山且拙和尚專使上堂山僧自到桌山瓶得挑

辰擧火一味獨行獨坐風靜雲閒或披雲臺畔遊行
或祖塔衝裡徵步猿吟鳥噪不知南北東西葉落花
開那管冬春秋夏宴眠早起渾忘所自不期義山一
光東射來到此間直得朗山發烏澧水騰波驚動幾
多飛潛走躍不知所措義山和尚以大神通不思議
法力向香積佛國移得諸佛大悲所熏甘露法食來
此堂中作大佛事祇如敎中云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生心受施墮三惡道又作麽生拈起拄杖曰今請衆
下一轉語以謝供養有麽有麽如無拄杖子自道去
也擲拄杖下座

元旦上堂元正啓祚萬象維新祝一人之聖壽地久
天長兆萬法之資始民豊物阜而況彤雲佈彩祥光
亘彌宇宙奇花墜玉瑞氣滿塞乾坤是以披雲臺畔
風規凜凜嘯月峰頭華雨濛濛正恁麽時大地無痕
而孤峰不露一句又作麽生道良久曰至化無爲亾
朕兆崔嵬終不落今時

解制上堂把斷要津百日身心忘內外放開線徑十
州芳草漸蒙茸直是絕情離見須知泮古融今所以
道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了得此兒趣方堪話祖
宗遂拍案云到者裏且得八 打開十方遍暢道箇

結也該三十棒說箇解亦該三十棒何故太平不解
成家計野老相將笑轉親
師至古天皇寺衆請上堂天皇古刹唐代開山自悟
祖建宗立旨而龍潭續燄傳芳磨不磷涅不緇貴餅
餌餅天皇寺巷剪不開截不斷師資道合一段因緣
千百年來真風不掩恒沙界德遍洽無涯有一種移
岳徙登截鳧續鶴者豁王氏之書龜以爲已物憑嶺
南之孔雀而作家爵豈知智眼區別笑彼門居山僧
特因瞻禮祖塔道過古荆導孫領衆居士敦請老僧
舉揚悟祖所建的宗旨還有具眼者麼卓拄杖云珍

重惜惜休妄擬莫將有限趁無窮
到常德樓賢禪寺請上堂作離巖穴出幽山野水平
渠足可踏一箇全機沒巴鼻潑頭潑面絕遮攔驀豎
拂云荷向者裏見得即可不離途中渾是家舍而況
維新法社大道弘揚鬪舊家聲渾輪向上直得阡陌
萬家之煙籠罩播真風濱江一帶之清流爾綸皎月
漁火清燈熾然靡間樵歌牧唱韻出青霄你看者一
坐具地不止填溝塞壑還有威音具眼音外明宗的
麼良久擊拂云剖出無瑕方是玉書成有足即非蛇
佛誕日退院命櫟山首座主席上堂法席寥寥數百

年歸來泉石尚依然幸當折脚鐺無恙提挈維勤在
後賢諸昆仲者箇鐺子含有四生胚胎萬有貴則傾
國不換賤則不値分文比來兵戈亂後土曠人稀山
僧謬繼芳躅叢因初住雲巖未曾交付舜承寧州護
法偉書登至尊不由已今此折鐺家計不可一日無
主頼有顯公首座堪能紹述風規命居吾室登此座
行此令開拓人天不負最初請意雖然從上來有箇
金刀剪不開的句子極力提持不能相似少間待請
新方丈出來爲諸人別通消息
義山且拙和尚至引壓藥山門戶亘古無私儼祖真

宗彌然恫間數百年風規寢僻法堂不止草深剎那
際擬壯舊觀餅盂將堪駢集無奈含識中有一等病
在五蘊鑑覺者聞不出聲見不超色病在素無主宰
者爲物所轉流浪前塵病在勝境限量者背却法身
病在解脫深坑者沉情滯境乃至病顛病狂病增上
慢如是種種莫堪醫治茲我義山且見真大醫王象
駕光臨此是諸人莫大因緣不出戶庭而得參知識
不移跬步而涉歷大方可謂千生一遇萬劫難逢急
整殷勤懇施法藥
庚戌五月師自藥山復回雲巖上堂僧問范燕煌水

始隨芳草去叠叠雲山又逐落花回不動本際一句作麽生師曰只恐無人識曰有一人常在途中因甚不離家舍師曰舌頭短三寸曰有一人常在家舍因甚不離途中師曰眉毛長丈二曰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乃曰去年八月藥山去今朝小暑藥山回來去了朕亾朕迹箇中誰許亂安排所以道心非我生金石流而不焦象非我出八極渾而無礙到者裏若說藥山卽雲巖雲巖卽藥山不得若說藥山自藥山雲巖自雲巖亦不得且作麽生是不傷物義一句漫遊花下路密室不知春

衆護法請上堂向上宗乘十方絶唱機輪轉處作者猶迷到者裡縱使孔聖竭盡家珍致令天地位萬物育亦莫濟其少分山僧放開線道使聞見分明不妨風塵日色各顯闘宗竹籟松濤咸成梵響幸我雲巖一班護法信知的有此事請山僧舉揚以滋物化正恁麽時擊節一句作麽生道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

庚戌六月初六受浙江紹興府諸護法同門請住雲門顯聖寺上堂師拈疏曰天人獻花無路鬼神潛覷無門且道者箇甚處得來卽遞疏宣畢陞座曰歸副雲巖望方朕謝藥山何期石傘月烱烱照人寰雲門顯聖吾祖家山遠承法兄暨諸護法敦延山僧繼席忝雲巖殘局尚未克圓家庭重命義不敢辭只得借拂子威光放開線徑使若耶溪與修江水派派同流金龜峪與秦望峰青青一色正恁麽時如何是隨緣赴感一句赤水玄珠須問象長江明月任東西僧問老祖家山千秋不改鑑湖風月萬古如新只如正中不立偏處不逢的人向甚麽處相見師曰須彌頭倒卓不見太陽紅曰恁麽則同時不相識千里卻同風師曰三千里外知端的曰一句逈超言象外松蘿拄與月輪齊師曰恰好做西堂

氷谷大師請上堂青山不自青綠水不自綠萬化有爲間渾身不覺露殷勤自照古菱花百億分身還可囑豎拂子曰委得麽舉世但知金玉貴等閒落眼便成塵

夢帆大師領闔邑護法製詩讚法被請上堂千機不到處佛眼不能窺萬化不該時言論難聞口到者裡縱是無極無爲猶坐功勛生卽無生仍成變易又怎知刹那三昧壽量無窮大用繁與渾融化育一讚一詠鏗音落落一鍼一線錦縫重重還有向此中着得

一隻眼的麼僧問聖降祥麟兆風和香正蕪碧桃花
爛熳尚祇劫前春如何是劫前一句師曰須彌頂上
不撃金鐘曰南山翠竹棲靈鳳東海清波現巨鰲師
曰猶是一聯詩
玉菴大師請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
在形山幾多人向五蘊根身裏作活計差矣擊拂子
曰這裏見得如貧女獲囊中寶藏取之無竭受用莫
窮稍或躊躇如力士失額上之珠徒增勞悶還有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獲得此寶者麼僧問金鼎大
然供越山篆文八卦體中圓空王拈出栴檀爇兩處

解雲結瑞煙者還是神通供養還是法爾如然師曰
你只管疑着
默也大師請上堂色裏青黃夢裡身了然無物可當
情無端斡鬪成悲智或爲主也或爲賓其爲主也君
撑有界足極風輪縱使大悲千眼莫可覷少分其
爲賓也溪山岌岌雲月重重和爲萬物春風無往而
非者漢放身命處大衆還委麼眨上眉毛休錯過莫
將有限逞無窮
弁山且和尚時使慶誕請上堂雨洗千峰秀色風流
萬壑幽凉煙霞由之從聲水面以致於草且道是何

佳慶者是我弁山且兄和尚一光東射變有個二藏
莫詮千賢罔測的渾侖何子特專來山法姪貴鋤者
裡與大衆結廣大法緣作廣大佛事不期被虛空藏
失手觸向爛泥裏跌得粉碎却化作無量無邊虛空
藏一時遍界分身去也若信得及少間齋堂裏與弁
山和尚相見設或未然再抑我弁山西堂嚴姪僧問
向上宗乘已屬雲巖剩語百千三昧原爲弁嶺糠粃
今日和尚特地陞堂要爲何事師曰遠意難忘曰者
還是花石軒中意還是雲巖寺裡機師曰你不妨伶
俐曰今承弁山法叔詩圖遠致文彩今彰已識二老

人行毛撕結只如壽圖未作時和尚與法叔如何相
見師曰修江月是若溪月曰子期不是別相識流水
高山意盡知師曰惹得虛空笑不休
櫟山大師請上堂威音未兆機輪轉處彌彰這畔無
爲大用繁興絕脉縱是棒如雨點喝似雷鳴也總不
出箇旱地蓮花所以道衲僧家相針閑寶劍須是恁
麼人方知恁麼事若說向上向下及落言詮全提半
提轉拗亦那堪論他鐵掌千齡甲子七白頭然當
陽突出人難辨自有通方暗點頭
恢嵩大師請上堂陽燄翻波六十年空花鏡像兩悠

耿相逢問我循途事中子難論到那邊有一等人不知着落遂管引曹山別父母所生口終不向了道若恁麼喚作按同家驢豈知我祖宗門戶不見道盧鵲不棲無影樹澄潭豈墜於蒼龍還識懷胎賢子的來意麼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退院命衆山鼎首座繼席上堂十載於茲營祖道形骸土木血心枯只緣重累難輕卸作過牛兮又作驢還有同伴相憐的麼漂山姪問退雲巖而赴雲門途中得力句子願欲樂聞師曰只好分付老僧曰盡山一會儼然師曰闍黎也須攜取一半曰莫帶累兒孫好師曰珍重太乃曰老僧前歲自樂山回切因連年土木心血耗枯兼以衰景漸臨世念如淋過灰一般無有一點生氣不知身未入院而雲門祖席書幣遠臨再四躊躇院當孝子慈孫鑽肯損身義不可辭況亦老祖有云不奉非孝不順非輔不敢違也然則極力撐當孝輔兩字只可領得一半那一半分付繼席堂頭少間剖悉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智脩編

住越州雲門顯聖禪寺

康熙庚戌六月初六師任江西寧州雲巖受請於明年五月二十一入院上堂拈香祝

聖畢復懷中拈出香曰江吳楚浙狼藉多年幾擬拋來塵壞怎柰兒家路窄第七回拈出供養本寺中興第二代開建介山入就先師雪老和尚歛衣就座雪林大師白椎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論第一義諸佛祖師不敢動着絲毫縱眼能睛無能窺其少分不期被苦學法姪一槌直得竪窮三際橫亘十虛無一人不滿耳滿眼通身徧身還有迴避得及者麼時衆僧湧出問話師曰住住問話多是馳騁辯鋒徒增戲劇須知問荅處無一毫做作伎倆始見作家你看拂子現大人相能坐斷一切而一切不能動亂故能於耳處作眼處佛事眼處作鼻處佛事以至意處能任一切世出世間作種種不思議廣大佛事如普賢一毛孔能攝三千大千世界而大千世界入毛孔中不覺不窄一際平等還有許多思惟造作麼正當今日入院畢竟功歸何所舉拂子曰只據此道

賚王化願祝堯仁億萬春結椎下座
當晚定職事小叅三千里外遥相鑑十二年中夜到
來幾度白雲穿散依前明月映蒼堦昨者偶於途
間拾得一箇骨董無頭尾無背面幾多別寶波斯分
踈不出恰似普賢大士一見呵呵大笑曰且喜且喜
新長老拾來者箇骨董於顯聖寺裡大作佛事致使
見者聞者獲無量三昧所謂般若叢林三昧光賛祖
庭三昧綱維法令三昧荷負大衆三昧出納取與三
昧迭往迎來三昧乃至執爨負舂服勞任役種種三
昧贊嘆未已忽被鼓聲一椎粉碎須是諸昆仲大家

或據玄
掃開山老祖塔上堂師陞座拈香曰放去無涯拈來
有據波旬聞之膽裂魔外聞之魂飛爇向寶爐常伸
供養本寺重興第一代湛祖大和尚僧問離雲巖之
法苑臨祖席以重光舊店新開即不問正偏五位請
師宣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午夜日當天曰如何是偏
中正師曰打破秦時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馬
嘶風急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泥牛噴雪飛曰如何
是兼中到師曰寶殿無人識空階絕往還乃曰起已
墜之宗綱續懸絲之慧命是吾祖心燈壽命建叢林

立宗旨是吾祖常住法身慈風浩蕩而不泯吾祖以
之梯航三有化雨恒滋於不盡吾祖以之津濟四生
不肖瓣香杯茗敢謂報德酬恩還有箇金刀剪不開
底句子盡力提持只得一半那一半可向到塔前待
老祖爲諸人說破至塔前舉香曰山石溪雲面目全
歸家掃洒分當肰兒孫自是兒孫事不敢重重說偈
言遂上香
松潭大師爲師慶誕請上堂豎拂子曰混千機而不
撓其神和萬境而不干其慮提之者可以拯拔四生
導之者可以津濟三有荷或未肰莫謂空華能翳眼

須知大道亦迷人
升山且拙和尚至引座寄恭法姪出問孔峰壽箭射
南方敵勝還他楊四郎此日旌旗天下豎慶雲更羨
盡遐疆今日家裏人到來敢問老和尚號令又作麼
生施設師曰從來不說客話曰止風塗眸曰箇箇眼
開明畢竟承誰恩力師曰老姪忽却那曰即今主賓
互換迭奏塤篪是何標格師曰與令師猶借一語曰
恁麼則梅花稍上月大地博英華師曰素月分流水
從教晴度春乃曰青山不改千年翠綠水常涵萬古
心大樸不知誰作主年年夏木碧森森可中有一句

子千聖不得其名萬靈不得其用幸我開山湛祖以
廣大智力廣大悲恐向千聖頂額上一機拈出如千
月並照徧界清涼無一人而不被其機無一物而不
承其澤數十年來去聖逾遠人心淡泊懈怠爲甚不
求深進大聰者反聾大明者反瞽總爾病在多端難
以具述山僧謬繼芳繩雖有些參苓附朮巴豆砒霜
總濟不得什麼事幸我弁山且兒和尚運馭光榮此
是諸人莫大因緣所謂法王大寶不求自得汝等殷
勤請陞此座普施妙劑
結夏上堂人生大夢未醒不可因循暴棄大開雙眼

圓明果劫剖在今日直待把定話頭宛如千仞壁立
不可如存若亡不可況容滯寂莫坐一知半解莫以
得少爲足一機把絕要津截斷千差萬別如無手人
行拳如向虛空揣骨直期情境相忘便是因緣時節
所謂絕後再甦始見胸襟流出今日禪宗不好口耳
相傳爲習諸人既到者裏煩謂了無枝葉拍禪床曰
莫學諸方五味禪悞儞平生自虛擲便下座
師過天寧爲則和尚請上堂天上宏張火傘阿誰脊
不流湯惟我隨行拄杖都有的的上張來到天寧勝
槩不覺撞入方丈法兄逼客作主令伊向上提將直

得進退無措直教已絕行藏舉拄杖曰不禁渾身入
阿修羅王隊裡震起琴音耗動三有世界令一切飛
潛蠢躍咸知性命無處逃遁雖肰猶濟不得甚麼事
不若仍借法兄和尚神力以杖卓兩卓曰擊碎塵煩
三界夢鑊湯何處不清涼
解夏上堂還有呈驢脣馬觜的麼出來啐啄看衆無
出乃曰恁麼則老僧爲汝等解夏去也遂擊拂一下
曰擊開古徑門千尺放出溈山水牯牛不信但看初
三與十七明暗都成月一鉤擲下拂子曰好生去
岸創文達月鷺爲師本賢禪病入塔請上堂金風透

體明明空劫以前玉露垂珠歷歷威音之後可中有
一段陰陽不能潛伏天地不能覆載於本賢分上便
見花披日月揑聚山河只今覿面相呈且又作麼生
分付未曾言外超玄象盡屬華胥一夢人
慧芝送師靈骨入塔請上堂僧問拈來無不是的人
因甚猶被露柱隔礙師曰眞好笑曰曹源一派無生
曲今日蒙師親得來師曰莫眼花乃曰籬邊黃菊金
方赤嶺外丹楓火正紅除却古今無異路貍奴白牯
眼方通向者裏委得則知天肰上座出生入死遊戲
神通書偈了念佛去活脫自由不涉離微一句作麼

生道揮拂曰龜毛拂掃那伽定兎角花開別樣春
古洞山上一為玄怖和尚報訃送木主入祖堂請上
堂僧問古洞山前梧桐葉落若耶溪畔松竹爭妍如
何是轉功就位的何師曰秋老梧桐黃葉落曰千峰
岳邊止萬派海上消如何是深入堂奧何師曰月落
潭空影象殊曰既是法王何處不尊因甚要向先覺
堂中列位師曰山重不礙水重重曰恁麽則通身無
影象徧界不曾藏師曰莫將鶴唳作鶯啼乃曰秋老
園林葉見丹楓綴錦月明戶蹄愁聞落木秋聲新豐
曲調高古難得其人廣陵歌拍成今罕能賡續向幸

弼首座繼我新豐一十八載可堪承紹今春躬送老
僧赴雲門比望家聲克振何期冷地抽身擺鼓退院
依古樣畫葫蘆設崖巖齋整理後事不忝為洞山遠
裔雖然如是猶滯今世門頭老僧要教親登祖廟遂
入祖堂安衣主曰兒孫事竣要不出門轉身就位坐
斷乾坤

請撥寧法姪立僧上堂僧問金鱗透網時如何師曰
無用處曰和尚照顧袈裟角師曰涓滴何存曰濕也
濕也師曰爭奈猶在網裏乃曰擴佛祖大機全還作
者開人天正眼須藉同人奇特事還奇特人左敲右

擊拍拍是令啓悟開迷轉凡成聖設有箇漢出來道
驪龍領下寶珠如何摘得猛虎項下金鈴怎生解得
老僧向道好叅扣取堂中第一座

結制請上堂僧問解行相應成底事非同日說義忌
言如何是底事師曰香煙騰碧漢曰紅爐三七點鐵
成金設還不受鉗鎚的衲僧到來未審如何煆煉師
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乃卓拄杖曰諸佛不以眼覷
諸祖不以耳聞天下知識雖則口裏水漉漉底到者
裏秖堪喫飯叵耐黃面老人生下地來便道天下獨
尊獨占在世界裏韶陽冷地裏放不過只要一棒打

殺貴圖天下太平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不免
各與三十何故雲門今日結制便下座

上堂仲冬十五霜風凄楚水冷水寒月圓當戶在迦
葉不貧在釋迦不富無端犇若多神打失自己南山
老虎喫卻大蟲帶累露柱燈籠顛蹶頂頂不啻恒河
沙數報諸人莫莽鹵除卻此見聞莫昧主中主

祈嗣請上堂僧問未芳花木春常在已老松筠更好
看畢竟明甚麼邊事師曰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曰縱聲夜息聞天語爐氣晨飄接御香如何是雲門
風境師曰一任古今看曰石傘峰前龍虎客玉簡宮

下象獅猊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嚙之仰之曰放公出
門三級浪收來平地一聲雷如何是人中意師曰你
不是其人乃曰寒風括地曉日輝霜明明聲色難謾
歷歷覆藏不得繁興大用舉必全眞妙叶投機不存
軌則只如人天交慶奕葉聯芳一句又作麼生道同
槐國知春蚤信有靈根夙種人
薦巖禱上堂僧問城市肅同悲蓮露山林誰共沛水
霜如何是薦拔一句師曰金地遙招手江心暗點頭
曰恁麼則葉君親獲生安養徐女猶聞沁遠香師曰
七通八達遂舉手曰者不是七寶蓮池者不是金繩

界道者不是惟心淨土者不是彌陀授記者不是森
如居士親聞正法契悟無生良久曰不聞有相惜令
古能使忘言洞海叅便下座
天華爲則和尚至引座天華和尚啓中有曰舉揚宗
旨獎示後昆者此子則吾豈敢山僧未出方丈來陞
法座不止七花八裂了也又那堪說甚五位三玄正
偏滲漏將機七事影草隨身一鏃撩空三句可辨乃
至然燈義海九十七箇總別同異成壞六門一一條
章種種緒聒雖然如是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
地軸搖你者一隊茄子瓠子正在南柯十二夏那裡

知得幸我天華法兄和尚來此他有返魂香醒昏石
你諸人好向座前叩取
開山湛祖忌日上堂五乳峰頭無鏃箭直射者裡萬
竹林中寶鏡光全輝那畔巍巍石傘令千峰仰止源
源若耶使萬派朝宗不肯到者裏又作何去就良久
曰有箇道處金烏騰夜半日午不挑燈
住台州天台護國禪寺
上堂僧問控縱隨心韶鈐在手風雲偶會天體不移
如何是不移的消息師曰天台華頂峰曰只如風雲
偶會又作麼生師打曰護國者裏賞罰分明問祖印

全提萬象收歸古鏡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花簇
簇錦簇簇曰堂上翛藏日月峰前虎嘯龍吟如何是
奪境不奪人師曰左三箇右五雙曰靈鋒在握直得
神號鬼哭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打破大唐國不見
一人行曰和尚陞座法雨均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曰大家相聚喫莖齏　恁麼則從今薦得無私何
信手拈來格外叅師曰花從靈根芳叢不艷乃曰十
方洞徹古今同那復容華聚眼中但得腳跟紅絲斷
剎塵何處不難容到得華頂峰好看自家出地過去
石梁橋總是當人境界要說甚麼明星影裡見誵譌

重增話柄只今放行一句又作麼生拂一拂曰大抵出門怠計較十分野色鴃悠懷

上堂僧問古人道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如何是同時師曰南人北相曰未審是眼是用師曰不打你者驢漢乃曰臘月初一霜風凜冽大地冱為一團虛空凍成粉碎惟有雲門須彌山向沒踪蹟處不肯藏身藏身處又沒踪跡有人道得接手句殷勤只與你三十卓拄杖一下

歲朝上堂元旦燒香禮佛老僧偲不重宣一句無私語敬以祝堯年便下座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智柞編

示衆

結制示衆常規十五開爐新式廿一結制只道換古移今依舊眼橫鼻直如何是不變不移的事拈却門前大案山

除夕示衆拈起拂子說兩句話你便作佛法商量不拈起拂子說兩句話你便作世諦流布總不如合取者兩片皮免得其相累及道了以手掩口曰猶自口喃喃

中秋示衆人間八月中秋天上一輪皎潔彌勒布袋解開百億山河漏泄文殊普賢不敢擡眸明眼衲僧一生受屈豎拂子曰者箇也是第二月且那箇是第一月放下拂子曰鄉徐夜合山大家齊證入遂喝一喝僧問中秋明月即不問遊流橋下事如何師曰這得寂寂曰秖如蓋孟峰頂浪滔天又作麼生師曰非汝境界

示衆今朝剛一七那事曾不曾抵暮不知歸回頭曰又出驀拈拄杖曰看看復曰可惜許

示衆碧眼胡十萬里來山遊水遊黃面漢三千年今

地老天荒祖父田園依如白晝迦葉刹竿凜若秋霜眼裏有筋底一撥便轉獅兒哮吼吒沙皮下無血的三搭不回一任跉跰辛苦山僧七八年來住此新豐安眠早起只恁麼過將其餘是什麼盌脫丘

雲歷老宿七旬請示衆年躋七十攬海龜毛長百尺境入從心擎空兎角濶千尋直得月飾麗水之金雨洗南山之碧山僧縱有千手萬眼也不能另布一籌以增其算只好引趙州老人作箇證明遂高聲曰喫茶去

雪日示衆漫天漫地紛紛雪滿耳滿眼尋不得可憐長連床上人剔起眉毛無處說既是滿耳滿眼因甚無處說不見道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喝一喝

示衆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亂想惺惺非大小永嘉好一片叙照雙流綿密工夫只在是非窠臼裏要且出身不得爭似新豐一箇倆如龍似虎任運騰騰汲水搬柴騰騰任運堂外三昧堂內不知堂內三昧堂外不知大衆三昧山僧不知山僧三昧拄杖子不知拄杖子三昧乃至窮有性盡衆生界不知既彼彼不相知秖今眼眼相覷底又作麼生寒山逢拾得撫掌笑欣欣

示衆清泉白石山中有市中有兎角龜毛地下無天上無可惜道人行樂處趙州東壁挂葫蘆試問諸人葫蘆裏盛底是箇什麼不可作佛法商量亦不可作世諦流布參

開普同塔示衆萬物有形終歸磨滅真常獨照何處埋藏斫開荊棘林要顯法身常住且開基展土一句作麼生道以拄杖卓地三下曰金鋤纔一動靈苗徧界生

示衆學者先須識自宗須知揚眉瞬目語言動靜不是自宗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不是自宗有為無為學與無學不是自宗乃至禪道佛法玄妙理性不是自宗還會麼有會得的對衆證據僧問作麼生是自宗師曰禿卻我舌曰莫將真際雜頑空如何是真際師曰甚處去來曰如何是妙明體盡知傷觸師曰一點瞞不得曰如何是力在逢緣不借中師曰兩手贈君無一物曰如何是出語直教燒不着師曰搓不圓欺不碎曰如何是潛行須與古人同師曰我不如你曰如何是無身有事超岐路師曰明星當午照曰如何是無事無身落始終師曰河乾水又枯

示衆衆兒翁洞山種田博飯喫論實不論虛出家兒

圓頂方袍既名佛子必須心期至道以求妙悟慶快
平生始不謂之虛度光陰孤負己靈如其慨慨蹇蹇
源源滔滔空過一生三界茫茫沉淪無際有何所補
不見先价祖問僧曰世界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祖
曰不然向此衣綫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誠哉是言
山僧有偈曰世間萬物最靈人極苦三途未足論
向此袈裟如牀太難將嚐喻較酸辛諸禪德趂色力
強從衣綫下事的的討取箇分曉一朝觸破疑團便
是出三界二十五有底階徑那時方知若佛若祖鼻
孔元只一箇臘月三十夜有自由分雖然猶是爲初

心曲順時空若約衲僧行履敢道未夢見他汗臭氣
在時光奄忽大非容易各自努力珍重
示衆供養三世諸佛不如供養個無心道人喫飯喫
着砂猶路蹋着地作麼生是無心所以道未到無心
須要到到得無心心也休且作麼生是諸人底心良
久曰切忌向長連床牀上撞破露柱底額頭
示衆進道機身三不足新豐脫也無機軸有米喫飯
無米喫粥左右逢源山青水綠不將佛法挂人唇觸
境風光咸矚目且道奇特在甚麼處參
除夕示衆霜虫風巖是處山沉水肅年窮歲盡洞然

雪練氷交眼裏着得須彌山底敢保一絲也着不得
胸中不挂元字脚底不妨洶湧波濤了知法法無多
子觸境逢緣事事周祇如截斷衆流逢緣不借一句
又作麼生收起殘年舊曆日來朝別自有新條
示衆天將欲雪不雪普令大地風寒自是神光斷臂
更無人覓心安設有個漢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又
作麼生山僧向道少壯不努力老大空惆悵
示衆釋迦老子說法開了口至今合不得達磨大師
面壁合了口至今開不得山僧新豐九載有個隨家
豐儉句一向不曾舉似今日特爲拈出盡力作伎倆

只是跳他二老圈繢不出因甚如此雪峰道的
示衆頂門正眼妙逢作者知機肘後靈符貴在英雄
提掇若是擒三放兩俟賺後昆縱去奪來壯他先匠
所謂言前定旨特地乖宗句下承當迷封萬里還有
知恁麼事的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示衆舉先价祖曰向前物物上求通祇爲從前不悟
宗如今悟了渾無事方知萬法本來同長者長法身
短者短法身鴉作鴉鳴鵲作鵲噪作麼生是同底道
理柴要搬水要運米要生舂飯要熟煮作麼生是無
事底道理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夜合山前

石磴幽來來往往的猶是者一道
除歲示衆舉百丈海禪師歲暮示衆云你者一隊後
生經律論固是不知也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
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雲峰悅和尚云灼然諸禪德
去聖時遥人心淡泊看却今之叢林更是說不得也
所在之處或三百五百浩浩地只以飲食豐隆爲舍
穩便爲旺化也其中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個
五雙歪上歪下半青半黃會即總道我會各各自謂
握靈蛇之寶孰肯知非洎乎挨拶搬過將來直是萬
中無一元叟端和尚云兄弟當時早有者個說話在

今諸方豈堪具述據曲条木者智眼既已不明擔鉢
囊行脚者信根又復淺薄爭人爭我以當宗乘行盜
行婬而爲佛事身披獅子皮心行野干行鬧禪鬧道
似鴨聽雷視利視名如蠅見血傷風敗教靡不有之
師曰諸昆仲看卻今之叢林轉更說不得也你看他
靈山會上可有個無行業底佛祖傳燈譜上可有個
不持五戒底祖師至於公然飲酒食辛人間赴應口
說經法潛行貪欲一類魔子剃卻狗頭入我法中秖
圖衣食稗敗如來正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
須知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行解相應名之

日祖諸昆仲今朝是個小年夜秖如諸人大年夜到
來又作麼生支遣且莫饒心好縱饒你才智過馬鳴
龍樹慧辯過滿慈鶖子三藏十二部經註得如瓶瀉
水千七百則公案一串穿卻纖毫識漏未盡敢道輪
迴去在設若是去變大地作黃金供養你非爲分外
如或不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珍重
升山結制示衆打三七明朝二七又起今將佛殿更
作禪堂與諸昆仲結法因緣已證者脫黏內伏未證
者正好精進乃舉衍有比丘厭喧求靜向深山古室
中夜坐偶一小鬼拖一死屍從外而入復一大鬼隨

至小鬼方置死屍欲噉大鬼向前爭食二鬼爭奪不
已便請比丘作証比丘恐懼私自曰若畏大鬼則犯
妄語罪不若從實証明乃曰此實小鬼拖來大鬼興
怒將比丘左臂拔下小鬼拔死屍左臂湊上大鬼又
將比丘右臂拔下小鬼又拔死屍右臂湊上如是大
鬼以左右兩腿拔下小鬼亦如是湊上二鬼將比丘
新肉一齊飽食而去比丘豁然如睡夢覺如病出汗
見身如故獲心清淨證無漏果大衆且道比丘所悟
底是個甚麼已證未證不妨再證取看
因事示衆舉華嚴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

未來事不於現前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又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毎見一類假衣緇食之流不知最初如何出家如臭鴉趣食的相似身在樹上心存糞中眞箇可憐生古聖出家等身世若幻夢視名利如雜毒孜孜業業惟道是崇親近有德勳歷寒暑或十年二十年不動不變成大器播美名今其不然最初出家全無正信猢猻子全然不定一味以聰明伶俐業識之心當爲巳躬實際身在叢林心存朝市或因口腹攀緣或因貨利奔競至於星相醫卜靡所不爲或將東採靜室西採道場甚至於據大位稱宗

師者將錢買院結好貴人苞苴餽饋百種營謀東處坐席未溫西處又安職事南地一汰子北地一當家蒼天蒼天何緣至此人生幻寄大夢有幾不見雲居膺禪師將示寂職事云和尚將後誰繼任持師拈筆大書堂中箇主事五字擲筆而逝職事僧初意第二座不知囑箇也及箇臨事號令皆不從箇祭知拂衣着草履下山忽空中有神作悲哀聲曰和尚去也衆始惴悝至瑞田庄哀懇請回及回空中神忽作歡喜聲曰和尚來也噫此與謀任持底當何如哉又卽菴禪師始登雲居時光久衲瑞田庄夢伽藍神按樂公

曰汝與此山秖有一粥緣明午至寺晚參罷會同袍二僧闘狠鬨於寺司凡新到例遣斥逐師深切疑訝後開法巳老住歸宗蜀士有官達於朝者與師親厚以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欣然承命將復徵往夢境至瑞田庄而寂又前定錄云韓晋公在中書因召一吏不時至公怒將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宥某罪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公以爲不誠怒曰既屬陰司有何所綰吏曰某主三品巳上食料公曰若然我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後爲驗乃如之而

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饍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公食之美又以賜之既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日愈思前夕吏言召之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耶荅曰三品巳上日支五品巳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古德常云一飲一啄皆有數分豈偶然哉正信出家之士作此無慚德可乎速當自勉

示衆舉高峰妙禪師示衆云海底泥牛啣月走崖前

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直命脈斷絕舉此
四句中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
許汝一生參學事畢師曰高峰抖擻屎腸無非爲禪
家抽釘拔楔有一等瞎漢要逐句著一頌此等瞎禿
自己没眼又帶累他後人可謂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雲門今日將法華鼻孔穿來亦有四句諸佛未出世
天傾東南祖師未西來地陷西北佛法徧天下南有
萬斛舟談玄口不開北有千人帳此四句內亦有一
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點得出亦許你一生
參學事畢還有麼衆無出師擊如意孤負山僧

除夕示衆古人烹露地白牛與大衆分歲未免將常
住物當人情今日藥山初住雖百種荒唐却有一些
供養堆得盤滿得盞的是木札羹搓得圓捏得匾的
是鐵酸餡荷有箇漢一咬粉碎藥山功不浪施若或
粘牙搭齒莫道没有事在

小參

上方入院小參永嘉謂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
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所謂有爲
雖僞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眞趣之則聖果難尅
若論建法幢立宗旨華嚴云雖得諸佛平等智而樂
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門而勤集福德雖離三界而
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焰而爲一切衆生起
滅貪瞋癡諸煩惱焰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
如燄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
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
妙行莊嚴佛土如此方是現前大衆請入上方之本
意也且如何是沙門爲法爲生的本意良久曰將此
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弁山入院小參山僧德自辛巳冬月送先老人入塔
後浪迹江楚十有七載幾欲歸來拈一瓣香竟未如

願年來病憊通身拋却兩處院子準擬活埋盧阜以
息殘喘不意逼來到者裏自揣孤陋不敢偷辭適承
諸公請法山僧子細思量說箇甚麼即得若說眞如
佛性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子若說向上向下是諸方
掉下的蔴根藥滓若說乾屎橛蔴三斤柏樹子東山
水上行系猪左膊上總教作今時鑽破卦爻兒多多
是久歷諸方潛牙伏爪的山僧又無印板上打來模
子裏脫出的畢竟說箇什麼即得設謂今日請說些
新鮮佛法但向道今日入院事忙
晚參拈拄杖曰長言短語答公問來不令人墮在見

知解便令墮荊棘林裏無指示無標的不令人墮黑山鬼窟便令人坐在淨白地上今晚倒腹傾腸八字打開待汝諸人立地搆去還有具金剛眼睛底麼有僧方出禮拜師便起身歸方丈

晚參盡虛空徧法界是箇大地獄不審諸仁者如何出脫沉空滯寂者是寒冰鐵栓舉止妄動者是劍樹刀山燋煩爍爍者是火坑油鍋語言學解者是刀劃鋸鑠思而知慮而解是奈河鑊湯有趣向有依倚是碓搗磨磨且學道人有何三昧能出諸獄

晚參師屈指云結制已九日起七已四宵拈起拂子又道穿卻你諸人眼睛放下拄杖又道壓碎你諸人髑髏今也不拈拂子亦不放拄杖平實商量商量看遂憑兩燭倒插爐中復脫一鞵覆香爐上且道者是箇甚麼義一僧纔出師便歸方丈

古洞山晚參若論此事太煞現成因甚卻成難去蓋你無量劫來薰習濃厚情識浪膠膠固固流浪前塵以至如此幸今不昧知有生死可怖妙悟可期入此門來苟能放下孃生面皮掀轉從前鼻孔將生死兩字撮在眉毛尖上提箇本參話頭心心爾念念爾道箭去正向去不得處或聞聲或見色一日豁然本自圓成非從他得雖然如是此正喚作瘋狂子之方診一時之痛祇如本來人還假修證也無良久云大唐天子不肚饑無限陸沉遭渴死

夜參舉黃蘗和尚曰塵勞迥脫事非常緊把繩頭做一場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雲門老祖曰竪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象王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雖則應病施藥可謂巧上妙手若是具百千三昧大總持法門別有一個只是被口唇舌根礙了待拄杖子出來作箇通事舍人以拄杖向空畫乂乚六∞朿牛⌒、、、∴△凵冂∞三二二三八聊抽∞川中井井〇〇於此透得洞山分付你拄杖子

夜參以杖左卓曰昏徹頂底者邊立右卓曰昏散輕底向者邊立眾左右分立師復云左底左立右底右立中間意旨各道一句看眾無出驀竪拄杖曰者一夥瞎驢漢總不伶俐一齊打徹歸方丈

夜參師以石灰畫一圓相於地問眾曰二七將完各各向者裏通箇消息看道光出眾以坐具復鋪師曰是何意旨光曰夜深天寒請和尚歸方丈師把住連打七棒曰者是僧堂裏且只打七棒便回光復呈偈

曰艇釣寒江月一蓑縱橫文彩意偏多花橈傾落千
波隱爭奈魚龍識水何師曰更要棒喫
舟山晚叅衆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向什麼處迴避山
曰何不向無寒暑處迴避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
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〻　青山霞因僧問
熱向什麼處迴避山云向鑊湯爐炭裏迴避曰鑊湯
爐炭裏又作麼生迴避山云衆苦不能到師曰一人
向怱功罷位處垂手一人向古鏡潛輝處出身乃然
穩坐家堂封疆迴絕檢點將來畢竟圓活者僧不得
設問舟山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但向道在你頂
顊上迴避或云因甚在學人頂顊上迴避更向道要
爲你眼裏拔屑腦後抽釘
夜叅舉僧有僧在古德會下住一夜在衆拊掌呵呵
大笑云我大悟也我大悟也凌晨古德上堂云大悟
底僧出來僧出德云你見箇甚麼道理稱大悟僧云
師姑元是女人做德便休去師曰者僧大似貧兒恭
閙未免虛張聲勢古德惜乎無換命奪胎的手段致
令後世往往循途守轍魚魯刁刀者何限舟山者裏
滿堂龍象起七來或聞聲解脫或見色知歸不少其
人只有一種黒漆皮燈籠見色如盲聞聲如聾無可

奈何驀竪拄杖曰還知麼者一條牆壁漢不打更待
何時遂一齊打散歸方丈
結制晚叅諸昆仲還知麼空刦來事只是如今須知
如今底事即是空刦底事如今了去即空刦事了如
今不了則大有事在古人道堂內坐禪堂外禪坐又
曰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又曰一時不在如同死人即
今衆職如此殷勤莫不爲汝諸人助成道業叅學高
流大須仔細
除夕小叅瞬息一過今又盡百年好向此中看塵勞
條條如陽燄識念紛紛似火團碧嶂只聞玄鳥集黃
泉不見去人還殷勤報與諸禪侶莫把光陰作等閒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七

嗣法門人智禪編

普說

洞山告香普說若論此事本自現成不假修爲無容造作擬求轉遠趣向即乖亘古亘今了無向背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者何乃意識偷心耳亦謂之世智辯聰教中尚且最忌況祖師門下故永嘉謂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你看他世間多少好人向閻浮提有佛法世界被箇聰明伶俐心悞都道我知我解瞞過一生只知

出世間人視身世如浮雲棄所重如敝屣心形易俗發足超方訪明師近高德所爲何來莫不皆爲曠大劫來迷頭認影生生死死輪迴不了底公案諸佛諸祖遞相出興開示悟入謂之一大事因緣若欲脫此輪迴生死參須眞參悟須實悟不可認箇昭昭靈靈門頭戶底見聞覺知強作主宰底以爲究竟此或由盜淋上老禿頭不得已要汝直下知有不向外求底初心方便如其執定將爲是了何異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不見楞嚴會上阿難認能推者爲心世尊呵他認賊爲子長沙和尚亦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

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果是眞正道流必欲破此生死結元將平昔所知所解蘊籍得底一拋拋下放教百不知百不會如箇喫得飯的死人一般却教生處熟熟處生瞠開兩眼捏定雙拳將通身一具骨節八萬四千毛竅併作一箇本參話頭頓在面前如遇着歷劫生冤家相似一扣扣定永不放捨亦如獨自秉一柄金剛王寶劍在百萬軍中求出路相似一切利害總莫管他稍若顧著些兒則心弱膽怯不濟事也直把者見聞覺知底偷心揮教淨盡無餘不知喫飯不見穿衣不知行不知坐

便是好時節也此時要知不可坐住就着靜境恐其一切魔境喜樂悲哀隨念而入佛亦難救縱遇佛菩薩境現前也與一揮猛著精彩極力揮到措手不及處奮命一揮直教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死去十分醒轉眼來不妨向見聞覺知裏呵呵一笑無事不了方知佛祖無有瞞人底道理古今善知識無有欺人底心行正所謂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始可與祖師門下解粘去縛敲枷打鎖有喫棒分如其自不努力無決定志無勇猛心似信不信如存若亡要他無量劫來猢猻子死業識心破輪迴念空

到大休大歇大安樂田地不曾身在家庭而欲到帝京口說心不行終無可到底日子亦不可謂空境空心忘我忘物當爲究竟縱空得心若淋過灰一般忘得形似朽株槁木無二有甚用處縱爾一念萬年一劫萬劫至於八萬四千劫大定也不過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於此事上了沒交涉況復亦有求到他死灰槁木田地者無明現行念念不停識火交煎新新不住生大我慢不覺其非此喚作業鬼賊任若不真實體究一番打教徹去是自暴自棄自共自瞞自甘沉淪喚作愚癡狹劣衆生向衣線下錯

過時光錯到眼光落地之時心漏未盡毫釐差忒又不止千生萬劫錯過也待出頭來再欲真參實悟要了者箇生死業識知是幾時可惜可惜

上方普說擊如意曰諸昆仲結制來一月已且道者箇還有許多禪道佛法麼還有許多凡情聖解麼還有許多惡知惡覺麼既總不得還向者裏安得箇名立得箇字麼所以古人道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又須求箇出處始乃安閒不佔地遠磨老祖來我東土爲法求人九載嵩山三拜而起只接得箇斷臂老子此是第一箇不受或底樣子也今

人信根淺薄一向情見識測浪走前塵朝三暮四逐外馳求空增迷悶看他古德一蹴到底的大梅參馬大師問如何是佛大師云卽心是佛便分住山後大師令僧問見箇什麼道理便住此山梅云大師向我道卽心卽佛僧云近日大師佛法又別也梅云作麼生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梅云者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此是第二箇不受惑底樣子也金陵玄則禪師從青峰會下往參法眼眼問甚處來則云青峰來眼云青峰有何言句則云學人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他道丙丁童子來

求火我便會得眼云你作麼生會則云丙丁屬火火來求火如將自己覓自己也眼云恁麼會又爭得則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云你問來與你道則理前問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方始休歇獲大總持此是不自欺枉底第三箇樣子也又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我向汝道恐汝不信僧云和尚誠言焉敢不信宗云卽汝便是進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任眼空花亂墜僧從此悟入你且道者僧悟得箇甚麼又不見水潦禮馬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一蹋潦起來呵呵大笑曰百千法門無量

妙義向一毫頭識得根源去後來上堂每云自從一
喫馬師蹋直至於今笑不休有老衲尚不肯放過道
何不更與一蹋諸昆仲大凡參禪只要掀翻窠窟截
斷命根儻若些些識漏未盡總是倚草附木再或悠
悠洋洋縱有一知半解不過走到三家邨裏覓箇茅
菴破院便恁麼虛度一生了也汝等從今發廣大心
奮決定志參須真參悟須實悟閻羅老子不奈你聰
明久立珍重

打七晉說山棲草構多寡同居莫不皆爲痛念生死
以求決擇以結同志同期妙悟同出生死同至誠同
精進乃爲得也今一七完昏沉散亂尚未清楚便要
放一放參若是真爲生死者那裏分晝分夜分七分
五一日不明便一日過不去如何一期還未動頭便
見一箇箇鬆鬆懈懈如此參禪學道也大難在山僧
向在方外多見此輩初發心本無爲究竟生死之念
不過見禪師名目好聽也入衆參禪打坐先幾日還
有些精彩及至過了一七二七三七便恁麼挨過了
至於一兩期疲疲搭搭日久歲深叢林裏混得熟不
思深進一箇體面心放不下半青半黃將箇強作主
宰底汰汰業識以謂是了便道我是禪師今見衆兄

弟不畏深山清苦動經千百里跋涉來此箇箇都有
些氣息以故山僧監了一七昨僧古人策進偈云學
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如
此明白還亂打之遠也教是參禪底衲僧誠可耻也
古人痛念此事朝不眠夜不睡設出種種計較或不
敷牀凳或不展被單或足不離地或以頭觸柱或引
錐自刺或懸梁柱經行或以禿鍼刺股甚至於食纏
接氣身不求煖脇不至蓆節食卯齋拼一生不學佛
法拼一生做箇癡呆漢畢竟要者著子明白種種磨
鍊種種自勵豈有他哉只期了證了悟慶快平生而
已不是以一機一境一箇歡喜爲自足者所以古云
成辦此事須是生鐵鑄就底漢子始得豈欺人哉況
今箇箇離了師長父母拋了至恩至愛至放不下者
也教放下來此山中莫是爲三餐薄粥兩箇晉梛麼
莫是爲一碟韲半盞冷豆渣麼大家檢點檢點看還
知慚媿麼結制已是半月去了看你們一期完了做
得箇什麼出堂再到他日做得箇什麼出山悠悠洋
洋只恐向後遇著舊知舊識還是舊日底一箇無知
痛癢漢耳可惜可惱天寒珍重

因事晉說夫屬招提者衆僧共有之物也禪堂者衆

僧辨道之處也結制者爲曠劫來生生亼死路頭不明結束身心之所設也既入堂已工夫不能成片故又有結甲打七剋期取證之舉山僧向在林下竊見叢林不體先聖垂範假衆僧結制打七之名以爲取利肥身之務化檀越夜供謂之放參殊不知此是滅滅佛祖慧命之肇也若以暮夜小食豐隆爲得計何不移於日用會心事衆無所匱給得不謂之滿足菩提行耶凡人一切昏憒愚濁莫不皆以飲食過分蔽塞妙明故良家子弟善教導者食必有節睡必以時況出世間人心期至道以無大不大底一件事不得

了悟不能廢寢忘飡而反暮夜取口食豐隆[illegible]意亂神營爲得計古人雪山麻麥支命衣取蔽形穴處巖棲刹情泯智年二歲四動經莫紀律中嘗謂過中食令餓鬼聞盌盞聲咽中火起故飲食之多有妨道業近今時辦夜飡豐饒餖飣煎煑猶盛午齋大衆吃了昏沉瞌睡磨遣不去如跳神舞鬼的一般無[illegible][illegible]一七又是一七不覺一期便了唯得一起無正因底閑神野鬼一箇瞌睡醒來作一首偈念一首詩也道悟了或體而心放不下底如猜謎一般一猜猜着一則公案一箇歡喜便道我無疑了及至日久歲深從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前些須境界一點滋味也無破無面目辣手脚漢一擔擔任却去不得又重新參重新究此還是不肯自欺自瞞底真丈夫只有一種自昧心底瞎禿不求深進胡揮亂霍高譚濶論以謂無敵於天下者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悞賺他無限初心好人墮野狐隊中以故山僧每見真正道流不能透脫又有大志氣不啻倒懸之憂如出諸已每嘗痛切有言凡建叢林立法幢僧堂如意四事無虧不在暮夜豐隆貴在心清神肅猛力話頭自然廢寢忘飡剋期了辦不見古人聞隣壁暮夜盌盞聲乃嘆曰滅佛正法五百年難

道彼亦不成辦道業乎雖然如是肇公有云夫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真違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澹而無味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撫掌而弗顧山僧今此無味之談但可與智者道而弗可與愚夫言恐其未分於存亡而撫掌弗顧者亦多矣珍重

垂語

猛火聚中因甚不藏蚊蚋　既到寶山因甚空手而歸　脚跟點地底因甚不知下落　鼻孔遼天底因甚被人穿却　有口有舌底因甚道不得　離却行在坐臥作麼生行履　啞子話古今是何章句　春

來草自靑因甚朽木不芳　智有窮幽之鑒古哲因
甚不辨劫灰　神有會物之功今人因甚觸境迷然
盡大地是箇無孔鐵槌試問諸人在椎內在椎外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因甚又有三十二相　上無
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底人因甚喚作無慚媿漢
威音已前且道者片田地是什麼人作主
代語
師居匡廬垂問八則衆下語不契嵩旭禪師徵問請
師復答　問五老峰頭曰團團商量何事代曰近日
王令稍嚴徵　商量不無阿那箇側耳親聞答患聾作

九

麼　問聲不是聲卽今水流風動喚作什麼代不可
爲人更下註脚徵　水流風動且從秪如雲徵水流去
寂然天地空又作麼生答吽吽　問無功之功功不
虛棄因甚土木瓦石不成道果代太平無朕兆徵　土
木瓦石不成道果只如塵說刹說又作麼生答許你
親見作家來　問有功之功功皆無常因什又教參
禪學道代若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徵　參禪學道固
屬功勳秪如禪道淨盡又向何處辨伊端倪答三十
棒自領出去　問高高山頂立底人因甚下不得代
不遊花下路徵　坐着卽不堪設若按下雲頭又將何

處措置他答著槽廠去　問深深海底行的人因甚
出不得代豈肯戀芳叢徵　要出也不難設若海枯水
涸又教他向何處蹲身答通途藏不得遍界絕遮攔
問深宮不宿草店不居如何是此人住處代行不
越戶坐不當堂徵　深宮草店固不安棲若也渠無國
土何處逢渠答〇會麼　問有一人千萬人中不背
一人有一人千萬人中不向一人阿那箇堪承磨琢
代斂手無麼碁離文便喪淳徵　離琢一任只如不向
一人不背一人底人還解喫飯也無答適來有人恁
麼問已打趁出了也

建安國王六問上百丈瑞老和尙値已入滅一初禪
師請師代答　問洞山得雲巖寶鏡三昧以此荷濟
郎應以此建立宗旨何又別設五位君臣豈三昧不
足以盡施張耶師答云莫謗洞山好　問百丈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大師既當王位還效古人親躬作務
也無答不將家醜外人揚　問古人插一莖草建梵
刹已竟了心子今豎一指爲百丈湧起重重樓閣大
師還在裏許住也無住則隨人起倒不住則荒郤祖
院孤負來意了也答有勞道用　問人死留名豹死
留皮未審虛空消殞留箇什麼答獨露大雄峰　問

十

人飲水則知冷煖爲甚柳眼垂青桃腮呈笑覿面不
見喚作瞎漢得麼荅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問了心
子有顆無價寶珠出賣又不作貴賤不得語默請師
酬價若道得卽置之雄峰絶頂而作供養道不得收
入無盡藏荅誰敢埋沒
石田上座問鯤化鵬眼在魚化龍鱗在生化死何在
師荅云通途無影象徧界不曾藏　餓者易爲食渴
者易爲飲藥山化主因甚不受甘贄鋌金荅寧知魚
腹劍要斬不平人　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未審
早晩從那邊來荅曰出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髮將

不在卽同死人爲復是已悟人底事未悟人底事荅
大唐天子不肚饑　賊不打貧兒家臨濟因甚見僧
便喝德山見僧便棒荅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請益七問暗中樹影水底魚蹤明眼人因甚不見
師荅衞途亾侶伴密室不挑燈　是法住法位因何
象王之膽不定局荅黃河九曲　離匣寶劍爲斷不
平因何臨濟吹毛揮佛祖荅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
令　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意作燦生
荅鶯翻荷葉雨麥秀捲簾風　古德云心月孤圓光
吞萬象因何被天狗食卻半邊荅法出奸生　惟此

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因甚有三玄五位荅將謂闍黎
兩眼明
明遠庵主參問芭蕉因甚聞雷而長師曰腐草逐流
螢　磁石爲甚見鐵疾上師曰猫兒愛捉鼠　鵠非
洗白烏非染成各有原由爲甚虎生豹子師曰南地
橘北地枳　椒花係是天資物因甚女人摩觸繁敍
如是師曰榮辱不隨無馬客是非偏向有錢家　一
切人造業被閻羅老子賞罰秖如閻羅王還有罪過
也無師曰鄰城紙貴
僧請益鏡淸八問將至草菴無一物爲什卻有盈餘

師曰平蕪盡處碧天寬　盡乾坤不出一刹那今將
人向什麼處辯明師曰錯過也不知　無神通菩薩
爲甚麼蹤蹟難尋師曰家裏無奴婢　辨得親疎底
人爲什卻被親疎不肯師曰猩猩草鞵　明知生是
不生之理爲甚卻被生死之所流轉師曰葫蘆浪裏
顚

機緣

僧問如何是向道覓公師曰長安竟日無人到曰如
何是歸來背父師曰月沈滄海沒西東
僧問如何是救卽雙目不昭師曰動絃別調曰如何

是不救則形影不彰師曰葉落驚秋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百鳥啣花師曰國富自民
殷曰見後爲什麽不啣花師曰人貧兼智短
僧問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曰我家是廣
陵曰秖如純淸絶點時如何師曰我者裏無著閑家
具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客作漢
僧問如何是翻身一句師曰虛空跨跳曰正翻身時
如何師曰粉碎觸髏曰翻身後如何師曰山上雲涸
下水
師拔蘿蔔次有僧問學人誦金剛經不明四相乞師
指示師曰伱那裏人曰湖廣師曰此是我相復指蘿
蔔曰伱那裏有者箇麽曰有師曰此是人相復曰者
箇喚作什麽曰蘿蔔師曰此是衆生相若喚作蘿蔔
入地獄如箭速道速道僧擬議師曰此是壽者相僧
喜躍作禮而退
僧問作麽生是沿流不止問如何師曰倚天長劍逼
人寒如何是眞照無邊說似他師曰大地血淋淋如
何是離相離名人不禀師曰可惜許秖如吹毛用了
急須磨又作麽生師打曰者驢漢打殺千百箇有什
麽罪過直打出方丈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還揀擇是不揀擇是師曰
山僧有口秖堪喫飯
淸侍者請益三種滲漏師曰莫管滲漏不滲漏伱自
已事作麽生曰不守自已師曰此是見滲漏曰受用
活鱍鱍師曰此是情滲漏脫體道一句來曰萬機收
不得一句豈能該師曰此是語滲漏淸擬進語師連
拳打出
僧持穀山中也和尚垂問夜半一天紅日朗爲甚天
明依舊黑漫漫請師代師曰石虎旋戲麾泥牛呑玉
兔
師過新昌洞山已任西堂與衆謙讓不做主人師曰
釋迦老子生下便手指天地道唯我獨尊任曰智度
直下承當又將和尙置甚麽處師曰全得汝力
僧問如何是死句師曰者是拄杖子如何是活句師
曰跌作三千段如何是位師曰泥牛眠古井如何是
機師曰石虎入羊群如何是機不離位師曰弄潮人
在潮中死如何是離位之機師曰一箭過新羅僧拜
起侍立師伸手索曰還有麽僧無語師便打
師一日到省建安王請會方坐定王曰儒書中惟上
智與下愚不移適來兩界俱不暢快請師教之師舉

首笑曰殿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會則上智與不會
則下愚不移王沉吟連點首笑曰妙妙少間齋次王
又曰適早一僧從雨中來不肯問他從什麼處來他
道從雨空裏來不肯曰秖如傾湫倒嶽又作麼生來
其僧無語不肯曰好與三十棒可當也無師云者僧
喫王曰當時公也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雪日問僧雪覆大千還有不白處也無僧曰有師曰
作麼生是不白處僧曰杲日當軒師曰來在僧曰和
尚又作麼生師曰乾坤無朕迹大地沒蹤由
師在天台賦有師與彼閒師廊下論三量師從傍過

賦把住曰正要箇同流論三量師竪起拳曰者是那
一量俱無對師拂袖曰將謂同流
師在崆峒同衆圍爐次一僧問古德曰火爐頭有箇
無賓主話請兄布施師曰到我舉也未僧因措復問
師曰我爲汝眉毛落了幾莖克歸曰燒却了也師曰
道我眉毛在什麼處歸打一掌師曰又道燒卻了連
掌掌出
弁山老和尚舉僧問洞山蛇咬蝦蟆因緣問師師曰爲
甚救卽雙目不瞎師曰瞎山曰不救已是瞎了師曰
今日也不得孤負和尚隨呈頌三首救卽雙目不瞎

頌曰王人夢破一聲鷄古鏡臺前不展眉徹曉任教
紅日冷不將白髮混塵泥不救卽形影不彰頌曰玉
鼎調羹四海寧干戈不動自昇平凌煙傑閣煙籠曉
任運相將不得名　一日堂中打鐘山問衆曰什麼
聲一僧云鐘山曰說得道理好一僧云寂山曰說得
道理好又問師師曰說得道理好山打一竹篦　開
爐次山舉古德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
立地聽問衆畢師從外至山復舉問師曰他等都道
不得你來分析看師躬前問訊曰鎮城紙貴一狀領
過別有顧問再乞垂慈山打一火筯師便出　一日

大雪山問正恁麼時如何師曰迥然無異色山曰日
出後如何師曰那更有蹤由　常住牛死山垂問曰
既是常住底牛因甚死了師曰嬾耕祖翁田地貸拖
今世犂耙復頌曰嬾耕祖翁田地貸拖今世犂耙好
笑黃頭碧眼羊車鹿車牛車　山示寂後師送龕至
弁山回寓濟生巷有小西天數梵僧至謂迎佛法余
中丞與衆居士請師勘過師竪起一指梵僧竪兩指
師畫○相梵僧於中添一點師以手抹卻梵僧以手
點胸曰都說者個心那師謂衆曰只被他說好
師謂天童席和尚與敷起新到人事次童問汝等都

是那裏一僧曰某甲在浮山任靜童曰山也是動底
任僧什麼靜僧無對童顧師師曰動也動也便禮拜
童打一棒次日石車禪師自金粟來覲大童到客樓
相看乃曰汝諸公爲老人來者爲朝海來者師曰也
有爲老人來者也有爲朝海來者車曰且道觀音菩
薩在什麼處師鳴指一下曰只是不許作道理會車
便掌曰誰不知汝是弁山來底師曰識甚好惡 一
日挑萬工池有僧號鹽梅者欲與師說話不得忽在
後高聲喚曰那禪師看脚下師轉頭曰一日到夜不
知蹋殺多少梅便喝師曰還亂叫 師問僧本分事

如何僧曰昨日今朝師曰未在僧曰未在什麼處師
曰昨日今朝又問賓卽不問如何是主師曰今夜不
答話曰不落正偏請師道一句師曰沒者問工夫
僧問新年頭人人都遊山未審妙峰頂作麼生遊師
曰何不問山僧僧擬重舉師劈胸一拳曰古佛過去
久矣僧禮拜師直打出又僧進問善財童子參德雲
比丘七日不見因什在別峰相見師曰古路草漫漫
僧便拜師曰你見箇什麼道理便拜僧擬開口師亦
打出熊百子居士入山師曰侍者因甚不先通知士
曰嘗聞古尊宿有護法檀越入山土地神預報師曰

妖不勝德士沉吟復問如何是非非想處師曰居士
家中有人相喚又問如何是此君軒師曰何待當面
昧卻士曰莫就是主人公麼師曰正是奴兒婢子
僧問文殊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曰昨日
天晴進曰罔明因甚出得師曰今朝下雨
虎巖主拂參問急切相投句請師道一音師曰天曉
無覓處曰恁麼則新豐無絃韻虎巖也解拈師曰歸
家莫問程巖便拜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秖如正
位作麼相見巖側身拱立師便歸方丈巖歸客位明
日師問秖如金鳳不棲無影樹澄潭豈墜於紅輪又

作麼生巖曰丹山生鸑鷟鐵象產麒麐師休去
師過洽昌氷鑒禪師問如何是金針師曰若將耳聽
終難會昌曰如何是玉綫師曰夜半繡鴛鴦天曉無
蹤跡昌曰如何是妙峰孤頂師曰打殺老僧不向你
道昌曰必要道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昌
曰秖如別峰一句又作麼生師曰大家在者裏
僧問古德曰紅塵堆裏卽是山居和尚爲什麼隱山
師曰舉眼盡是兒孫事進曰古德一生不見人時如
何師曰何處孤負汝進曰隱山是不隱山是師曰分
身兩處看

僧問從上公案即且置只如透網金鱗如何下釣師曰無者問工夫進曰恁麼則辜負學人去也師曰可惜不知恩曰誰是知恩者師曰大地沒幾人僧便作禮

黃白峰居士謁師問曰久響和尚及至到來却又不見師曰甚處去也士曰徧界不曾藏師曰又道不見士復曰諸佛未出世鼻孔遼天出世後音信杳然和尚出世後如何師曰滿眼滿耳絕消息士曰如何是洞山無孔笛師良久曰聞麼士曰白峰無孔笛聲高曾若稀幸遇知音者故向洞山吹師曰如何是白峰無孔笛士亦良久師曰少有知音士遂歸客位復至師曰死水不藏龍活水龍不住龍在什麼處士曰和尚見麼師曰念汝新到且坐喫茶隨盤桓數月以偈辭師曰寶鏡堂前面目親眉毛傳得老師心逢人錢蔟鰲相贈說是新豐最上珍師以偈贈曰古殿風高萬象寒海天雲樹雪漫漫雙雙鳥履衡陽歛自是心安境亦安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七終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八

嗣法門人智祥編

拈古

舉僧問長慶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何慶曰怕爛却那僧問睦州有問有荅賓主歷然無問無荅時如何州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師曰二老較儉不較奢洞山但向道心不負人而無慚色

舉黃檗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更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秖如諸方匡徒領衆爲什麼却道無禪檗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師曰黃檗雖則眼蓋乾坤氣吞寰宇要且太煞嘮嚷還有知黃檗落處的麼良久曰險

舉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老人不退丈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狐身丈曰問來乃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事例丈令維那白椎

告衆食後送亾僧衆驚異食後丈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曰叢林盡道不落墮因果不昧脫因果洞山敢道你總不恁麼道亦未嘗脫得他野狐身在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舉梁山觀禪師因僧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曰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麼山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山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山下座把住曰莫教溼却老僧袈裟角師曰家清顯孝子國戰有謀臣當時梁山只少一着且道少那一着良久曰休瞌睡

舉雲居膺禪師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一隻獵犬祇解尋得有蹤蹟的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蹟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居曰六六三十六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僧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師曰一人高高山頂立要下下不得一人深深海底行要出出不得好各與二十拄杖何故一對無孔鐵鎚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床打四藤條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霍山云打鐘著禪便乔公師曰霍山當時待他恁麼道便好捺倒亦只打四下管教者漢疑三十年在

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僧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却無州曰爲伊有業識在若云錯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有僧曰既有因甚又鑽入者皮袋裏州曰爲他知而故犯若云錯師曰浩浩商量者極多錯會者不少洞山要與趙州老人相見下得兩錯未審諸人如何與洞山相見

舉玄沙和尚示衆曰深山懸巖千年萬年人跡不到處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却有不到處師曰恁麼說話可惜很藉

舉趙州問南泉知有的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州曰謝師答話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雲峰曰南泉若無後語泊被打破蔡州徑山

曰雲峰老人失卻一隻眼殊不知只因後語當下打破蔡州師曰雲峰看樓打樓徑山因孔着楔若約衲僧眼目敢保俱未夢見在且道洞山有甚長處良久曰獅子不食彫殘俊鶻不打死兎

舉藥山晚參不點燈乃垂語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其僧抽身入衆師曰藥山要此話行拘直作曲者僧看孔着楔快便難逢仔細看來大家不了洞山亦有一句子待露柱生兒即向你道或有僧出云露柱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但向

道我也情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

舉丹霞訪龐居士值靈炤攜籃洗菜便問居士在否炤放下籃霞又問居士在否炤提籃便行霞便回炤歸舉似居士士曰丹霞聻炤曰當時便去也士曰赤土搽牛嬭師曰丹霞點即不到靈炤到即不點龐公雖則令眼難瞞也只見得一半檢點將來各與二十拄杖何故洞山門下賞罰分明

舉趙州一日遇一婆子問云什麼處去婆曰偷趙州筍去州曰忽遇趙州時如何婆便一掌州休去師曰都道當仁不讓誇他婆子好手誰知正晝隱金須識

趙州老漢

舉僧問智門祚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門曰蓮花僧曰出水後如何門曰荷葉師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

舉僧問淨衆信禪師蓮花未出水時如何衆曰菡萏滿池流僧曰出水後如何衆曰葉落不知秋師曰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舉九峰滿禪師問新到近離什麼處曰閩中峰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峰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峰曰爭得到者裏僧無對峰以拄杖趁下師曰爲人

爲徹殺人見血固是九峰一片熱腸可惜者僧不許爲客勞煩主人若是箇衲僧但道大似不曾行脚皆取者棒別有分付

舉芭蕉徹禪師因僧問云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徹曰不提攜曰爲甚不提攜徹曰山僧[illegible]識好惡天童覺禪師曰若有問長蘆便和聲打爲甚如此我從來不識好惡師曰芭蕉雖識好惡大似醉後添杯要活者僧不得天童不識好惡是則驅耕奪食雖活者僧未免傷鋒犯手若有問新豐但向道利劍不斬死漢若是箇衲僧皆取別有生涯

舉曾祖山寶雲禪師嘗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
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
箇他恁麼地驢年去在玄覺拈云爲復肯和尚不肯
語師曰不可更爲蛇畫足也
舉秀大師偈曰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
拭勿使惹塵埃六祖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
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曰秀師海底揚塵六祖空
中畫彩仔細看來也是徐六擔板何故不見道我王
庫內無如是刀
舉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

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
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途有省
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
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負墮處惟有
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
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
回心向道於是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果師曰開口成雙橛無青落二三還有爲外道相救
者麼維那請師代外道如何免得負墮師代曰待世
尊云你以何爲宗便好向道一釣便上不惟截斷世

尊絡索亦免後來鑽龜打瓦那云世尊是一切智人
也須救取始得師代世尊云你於我佛法中作得一
箇外道
舉潙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
左脅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潙山僧又
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仰山出禮拜而退師曰子承父業幸有仰山若是箇
當仁不讓的但以手作牽鼻勢曰皈依佛皈依法當
教問者見者鼻痛三日
舉百丈謂衆曰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潙山曰

卻請和尚道丈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
峰曰和尚也須併卻丈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問雲巖
巖曰某甲有道處請和尚舉丈便舉巖曰和尚今有
也丈曰喪我兒孫師曰三個老漢恁麼酬對且道還
有優劣也無若道有春色無高下若道無花枝有短
長洞山亦道一句只是不許作道理會若作道理會
喪我兒孫拈拄杖便歸方丈
舉風穴上堂曰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師曰風穴將十方常住一
片田地開兩路門頭與人較奢論富貴則美矣簡點

將來少些大人氣象洞山則不然卓拄杖曰蕩蕩學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舉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居曰居山好僧禮拜居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居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旁僧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居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師曰雲居好片穩密田地等閒道一句子無一點玄妙道理又爭怪者二僧錯會或有問新豐僧家畢竟如何向道居山好待僧禮拜便問伊作麼生會擬開口便棒

打出亦復問旁僧你作麼生會待伊開口亦打出驀召眾云大眾且道是同是別還有定當得出的麼時有僧出禮拜起師便棒曰辜負先聖喪我兒孫

舉弁山久默禪師室中示眾云趙州鬬劣不鬬勝文遠輸卻胡餅一箇弁山今日鬬勝不鬬劣時有僧曰我是獅子山曰我是文殊僧曰我是釋迦山曰猶是山僧七代孫師曰趙州弁山二老雖則眼空宇宙只在輸贏勝劣裏着倒不能坐斷天下人舌頭洞山今日也豎箇義未審諸人如何相委良久曰我害擬西堂率眾禮拜師便起身

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雲云露柱懷胎清云分後如何雲曰如片雲點太清裏清云秖如太清還受點也無雲不對清云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雲亦不對清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雲曰猶是真常流注清云如何是真常流注雲曰似鏡常明清云向上還有事也無雲曰有清云如何是向上事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大童覺和尚云分與未分玉機夜動點與不點金梭暗拋直得一色純清未是十成安穩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相見清秋老兎春光後湛水蒼龍蛻骨時師曰大童古佛大似花裏呈春化工

巧手直饒臨峯得出轉失本真若是打破鏡來相見端的未得在試問諸仁畢竟作麼生是打破鏡來相見的時節良久一齊打徹歸方丈

舉仰山一日有梵僧從空而至山曰近離甚處僧曰西天山曰幾時離彼僧曰今早山曰何太遲生僧曰遊山翫水山曰遊戲神通則不無佛法須還老僧始得僧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卻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山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師曰仰山被梵僧塗汚一上梵僧被仰山當面熱瞞[illegible][illegible]得出許伊具一隻眼

頌古

世尊初生

纔出娘胎露一機風景不似太平時直饒傾盡天河水難洗從前是與非

陞座

遲遲春日麗融和簇簇飛花度薜蘿將謂東風收拾盡不知狼藉幾何多

拈花

家私狼藉不堪珍卻又無端假賣春惟俏頭陀微一笑不知賺殺幾多人

未離兜率已降皇宮

不道太平家業喪誰論弱水羽毛傾日頭只見東邊出知是黃河幾度清

達磨見武帝

瑤琴一曲舊來長逐逐東風鼓書堂夜靜天街人睡穩又隨流水渡瀟湘江波一幕今春光媚野熊耳獨坐今秋色盈腔

僧辭趙州州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僧云恁麼則不去也州云摘楊花摘楊花

有佛處不得住荊棘園林番鐵樹無佛處急走過攔撥泥牛拽水牙恁麼則不去也囉囉哩哩哩哩羅呵呵呵摘楊花解笑還他老作家

盤山上堂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謂鏡生花難足信云牛無角轉為訛誰人解笑盤山老平地無端更喫交

百丈再參

馬師奮迅鎚轟肰塗毒鼓非惟三日聾直下雙眉聳從此門風大展開兒孫箇箇亾規矩咄

百丈野狐

老人不落百丈不昧獅子驚群瞎驢成隊風遞薔薇別院香雨過青山如潑黛

打破醬甕

故園透出一枝紅忪煞隣家滿院蜂可惜枝頭無限意徒教狼藉在東風

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曰獨坐大雄峰僧禮拜丈便打

祖印高提正令威雄峰獨坐鼓風雷堪憐多少風塵客開眼堂堂被活埋

黃檗在百丈開田歸丈云運闍黎開田不易檗云隨衆作務丈云有煩道用檗云爭敢辭勞丈

云開得多少田地欒將鋤欒地三下丈便喝欒
掩耳而出
拈來一枝無孔笛彼此相將無隱匿一曲長歌帶月
歸瀟湘幾度令人憶
夾山參船子
三寸離鉤毒鼓震三橈劈面全機盡雖然瞥爾點頭
歸未免令人成話柄不話柄月滿華亭萬水悠風清
夾嶺千峰靜
僧叟上百丈法堂
就裏藏鋒說面呈雄峰式煞爲人深一時埋卻無回

互千古今人話轉新
百丈普請鋤地一僧聞鼓聲笑歸
叢林好箇慣家流得意濃時俏莫儔不是堂前雙眼
碧看伊何處販楊州
僧問百丈超禪師某甲今日辭去或有人問和
尚說什麽法向他道什麽超云但道大雄山頂
上虎生獅子兒
月挂松蘿影半籠秋波隱隱話難窮一聲漁笛煙霄
裏透出雲山幾萬重
凌行婆見浮杯

春到園林草木菲時人那識箇中機黃鸝上苑歌聲
滑紫燕梁間語更微音落落草葳葳山花無限東風
裏漁笛新腔駐夕暉
雲居膺禪師示衆云如俊獵犬尋得有蹤跡的
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蹟氣息也無僧問羚羊
挂角時如何膺云六六三十六日挂角後如何
膺曰六六三十六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
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
十一日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僧曰請
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

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唐言到彼岸梵語波羅密
翻也翻了譯也譯出叙海禪河没處安還應分付賊
峰頂石橋畔兩箇没巴鼻的白拈老賊咄
龍牙參翠微臨濟
將軍帶甲丞邊營三尺逢人密密擎一帶封疆渾把
任從教得喪競頭爭
興化擯維那
青天雲靄碧潭空匝地轟雷鼓黑風驟雨漫漫沉巨
浸幾人知是看飛龍
永明慧目禪師云意絕思惟照徹十方之際佛

不說法開通無盡之音
摩訶迦葉強猶知不二維摩枉措辭萬水千山窮不徹一鈎新月畫娥眉
石門徹禪師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徹云東邨王老夜燒錢
東村王老夜燒錢閑得眉來便了肰不似石人衫子破挂人齒頰被人嫌
牛頭未見四祖時天人送供百鳥啣花見後沓無消息
春律灰飛管秋颸葉落桐近看花更好不似去年紅
婆子請趙州轉藏
雲飛石壁山增色風落寒潭水畫眉最喜上林清興鳥聲聲啼在綠楊枝
女子出定
文殊伎倆特甚兩明卻也瞞頇可笑瞿曇女子兩兩各不成雙須饒畧謾惆悵霧鎖晴空連嶽秀風拖白練帶烟長
蚗蛔救産
由來彼此盡懷胎恠云聖語兩和諧了事衲僧開舉着好將黃面一坑埋一坑埋謾疑猶昨夜東風來做

畔鳥啼花笑滿山隈
夜半正明
宮漏沉沉玉枕寒禁門深鎖未排班簾垂夜閣香銷永獨露臺前古鏡顏
天曉不露
太陽日午正三更雙眼離婁也合盲鶖子律陀徒有智到來罔象自分明
洞山撥退果卓
拄天拄地黑如漆位轉功該眼似眉謾向太虛分兩岸一毫頭上覆須彌
洞山示衆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
大唐國裏打鼓新羅開市談禪好笑雲門扇子跨跳三十三天
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跡處莫藏身
丹桂不能籠玉兔碧潭豈肯墜蒼龍金烏昨夜懸西嶺焰見扶桑那畔紅
石頭示衆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云我者裏針劄不入山云我者裏如石上栽花

合浦珠含碧藍田玉吐香波斯無着處滿使鋑船裝

僧問雲居僧家畢竟如何居云居山好

僧家畢竟居山好一曲臨風無不了自是柴扉久不
關落花滿地從風掃

僧問雲居六戸不明時如何居曰不涉緣曰向
上事如何居云愼者不護

黃金殿上無人候白玉堦前絕往回幾度春風飛不
到從教門徑冷生苔

僧問青山明月當空時如何山曰猶是堦下漢
僧曰請師接上堦山曰月落後來相見

明月當空故問津青山直指禁庭深直教月落來相
見要接威音那畔人

僧問青山淸銳孤貧乞師拯濟山曰闍黎近前
來銳近前山曰淸源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不
沾唇

黃金沉卻佃官錢故慨孤貧乞見憐最壽青山人面
虎相逢笑臉使瞋拳

立沙見三人新到自打普請鼓三下卻歸方丈
新到具威儀了亦太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
久住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師云打鐘集衆勘
過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
堂卻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汝侍者至
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
師云我與汝勘了也

須彌南畔日頭落北俱盧州正五更最苦好是新羅
客朦朧猶在夢中行

僧問洞山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
道山云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山曰直須足下無
私去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麼山云
闍黎因什麼顚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顚倒山云
若不顚倒因甚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
山云不行鳥道

不行鳥道猶沉轍縱步行來亦轉迂踏斷石橋南岸
柳自然寥廓出通途

僧問同安丕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
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出紫微曰忽遇客來將
何秖待安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
歸

簾垂黃閣烟籠曉鳳入蒼梧夜未闌莫謂客來亾款
待玉花金果滿盤飧

僧問同安志禪師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
來請師直指安云目前不現何後不迷進云如
何是向上事安云迥然不換標的即乖
古洞雲深夜寂寥玉人慵肯坐清霄等閒唱出聲前
韻自別宮商角徵調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山云有
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山云老僧看他有分曰
和尚看他時如何山云老僧看他時則不見有
病
相逢不識夜更闌就位忘功海嶽寒拈卻髑髏三尺
暗碧天雲外不相干
長爪梵志索論義
口縱未開成話墮那堪刺腦入膠盆爭如善便觀舒
衆不動纖塵立赤幡
從漪到西院
陷虎機深不轉眄當陽誰許正眸窺縱饒獨脫羅籠
手未免遭他腦後槌休辨別謾狐疑不動干戈全勝
俠綸巾羽扇任相隨
僧問梁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莫亂道
烈睒叢中標月指電華影裏露光芒未開口縱親拈
得始信梁山舌廣長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 四句
古鏡菱花不照春逦花影裏若爲真自從尚父歸西
伯誰更江頭把直綸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四句
溪西鷄齊啼星北鹿獨宿南泉兩株松多福數莖竹
林靜境猶閙山空雲愈蕭堪笑世上人幾箇忘機軸
圓覺居一切時不起妄念 八句
簾外風輕來燕雀池邊沙暖宿鴛鴦年前幾隊穿花
蝶只見飛來逐晚香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二句
白雲深處不曾居豈肯將身伴草廬審到洛陽花社
裏笑看潘閬倒騎驢
法身
昨夜露柱喫一跌曉來燈籠漏不徹須彌控訴妙高
王直至於今笑不歇
涅槃四生 生生
春林花茂艷陽天李白桃紅在處妍野老昇平無活
計村歌社舞樂堯年
不生生

澄澄虛碧鎖寒空湛湛秋光景忽溶莫謂玉人沉夜永等閒歌舞月明中

生不生

花開花卸本無情雲去雲來孰謂眞大用繁興元穏朕縱橫那復有纖塵

不生不生

木人不打新羅鼓石女停篙捉鐵船折角泥牛吞卻月三更紅日黒漫漫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

懷胎石女不梳頭古鏡塵埋獨倚樓卻笑嬋娟無禁拒年來年去下滄洲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拈起須彌倒卓若是獅子之兒定不落人窠臼

我脚何似驢脚放開頂門一着可憐眼內無筋逆被人穿卻

人人有箇生緣立沙不出飛猿未動脚跟蔦得已遭紅綫抽牵

正偏五位

正中偏古殿光騰未兆前烏雞啄破無明卵焰徹東方萬八千

偏中正法滋頭頭無少剩森羅萬象絶纖塵誰能更把空王令

正中來龜毛兔角謾安排出沒本能該世界豈同諸類混塵埃

兼中至妙用無私靡不備箇中本自絶參商擬議直教髑髏碎

兼中到有無今古不相到泥牛撞倒乳香幢直至而今不得號

功勳五位

金殿蕭蕭玉漏沉何妨御榖展經綸瑤階裊裊香風遞六國陶然總是春　向

一點忠心奉紫宸乾乾終日已忘誠紫微廊下抽身過那見從前染汙人　奉

珊瑚枝上月沉西水底燈花爛熳時霄桂燈籠頻斫額爭看石虎夜生兒　功

風搖遠岸虛含碧雨洗長空煙靄濃莫越相看收不得和雲飄散玉霄峰　共功

擊碎玄關鳥道處寥然風物冷除除鐵牛罷耕空劫地到此休誇罔象圖　功功

曹山三墮　類墮

蹤跡溪山近悠肰曠邈哉任教頭角異泥不帶纖埃

隨墮

山色雲間媚水聲花下肥騰騰遊歷徧何曾得蹤跡

尊貴墮

闤闠不相識天涯絕比隣位焉隆化育端自不知名

汾陽三訣

第一訣衲僧難辨別春風百草頭無端潭漏洩

第二訣吹毛光照雪嘉州大象寒陝府牛喫跌

第三訣萬里關河截泛起生鐵船倒截西江月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九

嗣法門人智祥編

代古

舉昔江南國王問老宿云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　代云今日也不可犯人苗稼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代云盡大地是藥

舉洞山會請次巡寮見一僧不出山曰你何不隨會請僧曰某甲不安山曰你尋常安時又幾曾赴會僧無語　代云和尚也錯怪某甲不得

舉昔有道士在佛殿背佛坐僧曰道士莫背佛坐士曰聞汝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僧無語　代云打草秪要蛇驚

舉王太傅問北院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爲什不到北俱盧洲院曰秪爲徧行所以不到雲門曰如法置將一問來　代云誰不到

舉昔一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的著向那裏無對　代云咄童子者回不可更問人也

擧大隨因僧辭問什麽處去僧曰西山住庵去隨曰我在東山喚汝汝便來得麽僧曰不然隨曰汝住庵未得在　代僧前語云和尚有什麽事

擧翁施主婦人入院行散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曰聖僧年多少僧無語　代便正身叉手云只恐汝不信

擧雲門問僧甚處來僧曰涅槃堂裏來門曰亾僧還喫飯麽僧曰不喫門曰活人還喫飯麽僧無語　代云覓什麽盌

擧古云今時人還假悟也無若假悟爭柰落第二頭若不假悟又有人不肯畢竟如何衆無語　代云今日捉敗者漢

擧報恩明和尚問二禪客上座近離甚處僧曰城都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都少上座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任不會即去二人無對　代云某甲纔說得道理不似和尚好

擧王太傅問僧上座住甚麽處僧曰牛月山傅曰忽遇月頭月尾又作麽生僧無語　代曰謝官人領話

擧雲巖問僧作什麽來僧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　代云多幸和尚證明

擧洞山問藥山曰就師乞眼睛未審還得也無柴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藥曰設有汝向什麽處著山無語　代云幾不問過

擧大宗皇帝問僧什麽處來僧曰臥雲帝曰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　代曰難逃化日

擧裴相國參石霜霜奪笏問曰在一人手裏爲圭在公手裏爲笏在老僧手裏喚作什麽國無對　代曰和尚慣得其便

擧南泉問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欽曰有泉曰是阿誰欽曰良欽泉曰居何國土欽無語　代轉身便行

擧睦州見僧來參便喝曰上座如何倫常住果子僧曰某甲方到因什麽道倫果子州曰贓物見在僧無語　代曰者老賊頭

擧漳江曰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　代曰十萬八千

擧洞山行脚次見一官人曰我要註三祖信心銘得否山曰只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麽生註官人無對　代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法語

諸佛不出世亦無有涅槃盖衆生有八萬四千塵勞而有八萬四千法門鞠其指歸豈其然耶但有言說都無實義此事在當人分上本自現成曾無欠少只被箇四大五蘊一障障了不能直下承當以故有修有證到頭實無迷悟既有心究此一段因緣必須世間情念真真看破一放放下始可相應若能損得一分情念便有一分道力損得十分便有十分不假別有差排而自應貼貼地矣就此便好發三種心一者信心二者廣大心三者不退心何名信心信知自心本來是佛不假他求非從人得何名廣大心此心廣

大無限量無邊表非情思可及非意解可求上同諸佛等一慈力下同含識共一悲仰何名不退心寧可代一切衆生受無量劇苦終不以解會領覽為究竟決欲親證親悟了了無礙復自慚曰惟我此幻質同於泡影造物何私而始便托於歷代名臣世家生無慕天有子有孫螽斯可章而亦功成名遂又得身退誠為待之駿駿不薄矣幸亦不昧夙熏種智信有三界可出有菩提可求今雖以儒行修其身不過入世而已以道教棲其神不過清淨而已以佛法明其心不過熏識而已若曰了明生死透出世間不假三祇

劫修不立語言文字實有見性成佛一着而未證得非惟未證而實別業功幹多了致有為為礙未具信一行持耳苟具信已設不奮然死卻現行求一箇卒地斷暴地折親證親悟不着問人的光景與不信等將何以酬造物之厚恩乎更或不信有悟門仍將心意識求解會向有義路處搜立搜妙古今糟粕中覓佛覓仙不啻向西邊行欲求東邊物轉求轉遠轉急轉迂轉沒交涉也豈不見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呵等妙二覺被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障見佛性如隔羅縠況其他乎古人嘗謂向八識一刀始

能痛快不是假說蓋伊親從恁麼做處來八識者即此捨身受身去後來先之主人公也必須發教透究教明須是真到情盡境卻去不得處捺得身捨得命奮猛一拶直教形山粉碎藏識一破生死頓空親悟本來面目親證本地風光始不被客塵煩惱之所留礙全體顯現獨露十方心華發明照十方剎權而謂之證無生忍入法界性契諸佛心體也如是者自了則可若欲為人師開人眼目更須知有向上一路事在不然只被這些子勝妙境界坐住障正知見動成擔板猶或未曾親悟親證只被箇昭昭靈靈目前鑑

覺一畢畢定何日是了不但不了返致盡未來劫流浪前塵也無一箇契悟的時節今禪家流實爲混濟徃徃爲師爲匠者初始不會有眞實爲生死的心条究多半是聰明要爲人的心不信有工夫悟入一向在知見網中口耳之習學解所得動則藉口謂直下承當進了八刻說箇直指早已曲了問着則眨眨地一掌一喝只圖打得快喝得贏將謂禪道只如此苦哉苦哉所謂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飜成毒藥此輩作儱侗眞如顢頇佛性的一種魔子以是金輸莫辨菽麥不分生大我慢圖得片衣口食怠其大

果每每將西川一文錢三箇的杜漏籃認作綿州附子胡揮亂竄自悞悞人瞞人自瞞及到臘月三十夜來眞境現前從先直下承當強作主宰的一點也用不着前路茫茫甘伏死門依舊闖入驢胎馬腹裏去誠謂苦也又有一種學家只圖說了便會了便不修行以閒徹爲高尚以放逸爲脫灑邪解無忌不可勝言正同近習一種大乘門的外道一般亦各羅祖教種種邪解誑惑閭閻謂燒香換水一切皆空行盜行婬俱無妨礙偏偏又有一種街童市豎愚夫愚婦被其籠絡世間明智之士亦莫如之奈何非不能奈何

六

盡其巴歌易和總不足爲之論也若其眞条實學者必不肰也豈不見阿難尊者啓世尊曰我佛寵弟心愛佛故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益知此事本無樹上生成的木杓必須一番斧鑿工夫始得貴乎不錯用心耳古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豈欺人哉又如一種異家學者總緣絕慮運氣化神將謂養煉留住萬世不知此物風火不停元不受汝差排得的若使可以差排好慕此術者無過秦皇漢武今安在哉亦有出陰神陽神之驗殊不知

全是妄想結聚生死根本所云縱饒修到非非想也則不如歸去來今以近事明之如人夜眠身臥床上有人駡詈毀辱也不知一切色聲影響也不知其於日間好惡取舍所事之心結於情想現於夢寐或夢獲財獲寶或夢得科得第又或加官進爵以至於種種快樂無量歡喜逆緣境現又或夢失家失業或夢損愛損恩或傾身喪命以至種種憂感無量苦惱而其牀上之身了無關涉毫不覺知及至於醒了無所得而其夢境歷肰可狀豈非衆生於本無中成究竟有情想結聚豈非昇沉輪轉之生死根本乎更以明

七

之如人一息不來謂之死一死不能動搖謂之風散風散撦煖觸謂之火散火散筋脉血肉腐化謂之水散其不化者髮毛齒骨歸之於土謂之地散四大各散今此妄身畢竟無有而其平昔所作所爲善不善業隨業受報定矣所以先覺證此藏識窂時謂之大圓鏡智迷悟生死了不可得凡夫迷之藏識不空名阿賴耶識業染熏習什無間然其所謂長生不死者果何謂哉老聃指長生不死者先天一炁也卽儒太極之無極也在我法謂之天然外道若人以逍遙散遙受勝妙樂的一箇妄想結聚謂之修行道果謂之長生不死誠謂錯亂修習迷失菩提若以之爲然至於世界劫壞三災彌綸毘嵐風吹須彌碎如微塵此箇妄想結聚將置何處莫還虛空耶虛空在吾大覺妙心之中如海一漚耳緣何更又着得所以道全體是箇妄想結聚輪迴根本也宗師家要破此妄想結聚不得已示之以死話頭如一柄金剛王寶劍相似心心無間念念無差向今世門頭二六時中殺得淨盡無餘殺到無可殺處不覺不知失手連自己能殺的一刀殺死甦甦復醒謂之冷灰豆爆謂之懸崖撒手又謂之絕後再甦然後可許向古今差別中着力

古人謂旣前後際斷不疑言句是爲大病恐人沉空滯寂坐在法身邊翻轉身來活中活便是死中死的活死中死便是活中活的死全死不妨全活全活不妨全死然後死活不涉始謂之不撥因果本色道流也若以妄想結聚爲長生者是認妄迷眞殊不知佛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山河大地皆吾妙心中所現物而人不悟此廣大靈明心體又烏能知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改禾莖爲粟柄易短壽作長年與慈運悲導利有情出三界苦證涅槃樂若以矯亂修習惑菩提性豈爲明智此不過是貪戀世間益壽延年受勝妙樂的一種希冀妄想又豈知祖師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所以取不得捨不得不取不捨亦不得但向不可得處亾能所泯見知不覺不知或聞聲或見色囫地一得是時始可奴呼菩薩婢視聲聞不爲之分外也更有一句呫緊不可不知但憑生死志必有稱心時到得者般地位自能致君於堯舜之上澤民於康逸之衢斯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也

示衆

示禪者

既疑本來面目不消別叅話頭即此四箇字便是貼緊好話頭只是不可作解會便有得力處如箇鐵橛子相似提得熟看得定須信說食看食終不能飽人直到不提自提不看自看光景自便信得及有工夫可進趣古云只怕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語苟造得到嗏地一破又有何奇特可語哉

雪巖欽禪師徵高峰云日間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曰夢中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欽又徵曰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高峰直得無言可對乃曰此回不作學佛法人捺一生作箇常行粥飯僧必要此着子明白過五年後夜同友宿正疑此事忽撓墮地方始大徹如網羅中跳出如遠客還故鄉云云萬古不磨的真善知識無一箇不從真實有工夫磨的今時一輩魔子多有不從親做處來的悞人自悞正人君子於禪門久留心幸不會遭此般魔手慶幸慶幸

示復源上座

如所云苦叅力學兼以根鈍數十餘年未遇一師點破箇中消息云云此無他盖所操雖極途路不差但不會如夢時覺因地一聲出回汗耳故未免坐在空空蕩蕩靜潔地上被箇無一物可當情的光境一星罩住謂之境空而心不忘所以礙正知見不得解脫受用故六祖謂智常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會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叅禪道流不得透露顯現十箇五雙墮此病中正謂之百尺竿頭坐地而不自知其非也求其知非不自欺瞞實要透此生死關究竟無疑惑者不啻沙裏淘金所謂學道如牛毛發明如兎角也玄沙云工夫如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秋潭月影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豈不謂之死水活計解脫深坑故曰靜地卻迷人故以不得正知如如大用現前之旨最爲極困縱饒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不遇本色鉗鎚終不能轉身吐氣年深日久成箇骨董窠曰謂之法執不忘坐卻法身亦不出雲門三種病二種光也又縱至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亦出不得百尺竿頭耳長沙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猶有智眼未明的錯會認定十方世界是箇全身此盖

不識長沙竿頭進步全提大用的意旨他分明道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是話何也是全提語也若認十方世界是箇所現的全體得不與前坐卻法身同一病耶所云大用現前舉必全眞見解入微不明見道此也若是英靈的漢伱看他古德爲人如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曰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曰老僧不將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又僧問古德如何是佛乾矢橛如何是佛麻三斤猛著精彩只將一則茶裏飯裏眠裏醒裏看是什麽道理三藏十二部大小乘內還有恁等說話也無畢竟落在甚處似無脚手人奮金剛拳相似一拳直欲打破虛空一脚直欲踢翻世界的本領徹頭徹底盡命掀翻直教盡大地森羅萬象塵毛芥孔一一無不盡轉無上妙輪是時始可與祖師門下衲僧隊裏有說話分如其曰不猛利則生死心不破生死心不破則業識不空業識不空則似今之無正因行脚的瞎禿只欲沽名苟利不肯下死志做眞實工夫將無量劫來一件不了的事視作等閒見箴一味以門面心人

我見黠慧依通學解將去求一箇愚鈍的了不可得此事豈是學得的若不以工夫開悟這箇來爲先鋒去爲殿後的業識種子如何消釋何時得休歇自由分古人道假饒學到佛邊事猶是錯用心縱學得口如鶖鷺智邈發子也只是箇茫茫的業識與自家事依舊沒交涉也

佛事

上方挂鐘板綱紀正令融慧日於叢林敞門雙行播眞風於塵刹逗機關世自在縱橫括古該今逆逆受用有時一擊統十虛而絕待縱使文殊普賢亦鋒鋩舌有時一擊和萬物爲春風從教墻壁瓦礫動地放光雖然如是還有放行中把住把住中放行一際大衆欲聞麽遂擊鐘板曰秖憑此段犍椎力頓使人天正眼開

挂雲板當陽覿露月皎風清正令全提渠成水到掌握香積世界妙古通今展轉衲子機輪音和響順因齋慶讚一句作麽生道遂擊版曰菩薩子喫飯來

秉命掃青原七祖墖盧陵米價壽鼓聲闐振宗風而莫墜貫荆倒插枯木爭榮讖懸記以重來是以雲山歷落觸目無私松竹交蘿誰云有間雖然如是今日

不肖遠孫承本師和尚嚴命特特入山謹修淸供耶
設伊蒲代爲瞻禮且道畢竟以何爲極則供養遂舉
香左右顧眎曰靈苗栽有地無處不沾春
過荊州拈天皇道悟祖塔卓天卓地四面絕遮攔亘
古亘今十方無背向恭惟寶墖之內靑原下第三世
天皇悟祖大和尚離諸怖畏定慧亦離巍巍乎德侔
千古自紫陵山坐天皇寺蕩蕩焉道振一時起石頭
純金之鋪接龍潭紹述眞宗是以雲門法眼而興源
遠流長所以遠孫某特自藥山躬詣祖墖耶設薄供
畧展葵誠舉香曰大衆正恁麼時還有見老祖面目
的麼但願分身塵刹量萬別千差一貫通
拈藥山開山弘道惟儼老祖塔坐石栽花格高調古
披雲長笑韻落人間以是道滿寰區雲仍大地不肖
淨瑩叨祖禰三十六世獨愧乏百千億身今日躬承
掃灑更不重叙年深何故黃昏須着鉫白日不挑燈
遂上香
拈龍潭信祖墖那畔無名惠餅安名師資道合威音
有相隱身滅燭心燈猶存恭惟靑原下第四世龍潭
老祖崇信禪師大和尚身等虛空量周法界兩宗法
脉千古彌彰不肖遠孫某特過澧陽展一瓣香聊聲
殿裏更不繁辭
拈雲巖晟祖墖拈香曰此一瓣香摩竭國中只可自
知娑婆世上難方其價信手拈來供養寶墖之內無
住祖師遂插香復曰黃金靈骨貫古通今千淵水潔
千澗合舍利流珠未亡滲漏萬峰雲鎖萬峰寒直得
一毫摩穿眞機滿目十方無背面妙法演塵沙玉鳳
山飛紅日冷金龜石嘯午風長
拈洞山价祖墖巍巍御墖重榮自是兒孫得力曾經
大地掀翻固應衆處難知卽今卓天卓地說似全是
無古無今迥然獨露不肖淨瑩謹懷瓣香自寧州新
豐特地而來非敢爲報德酬恩要且知恩有據
拈雲門散木老和尚墖須彌岌谷海水騰波較我師
翁全提正令大起中衰之廓略未可彷彿端倪森羅
顯煥萬象競華較我師翁讚揚諸方典型後學之音
容未可依俙尚一致使兒孫遍地道滿坤維今日不
肖歸來若欲表顯師翁之德不啻持螢火以麗日光
若欲贊仰師翁之道不啻捧纖塵而培泰嶽只好拈
一瓣香不敢擧個字脚遂上香
拈并山入就老和尚墖咨曰相依幾番岌卻成笑今
日看來致令恩卻成冤痛心徹髓海舌難宣縱使沃

太湖之水以爲供挽蒼弁之雲而作香亦不能傾誠萬一且又具此一卷施設特地何爲上香云父母生口不能訴秖倩松濤竹籟傳

掃古洞山价祖牙塔權開五位法燈傳塋刹分身處處圓舍利光騰龍窣堵熾然說法利人大茲我洞宗鼻祖於唐大中末開剏茲山後於咸通三年盛化高安洞山咸通十年全身歸寂瘞塔於彼明崇禎丁亥重修御墖始獲齒牙舍利百丈石澗法兄請一牙起塔供養不肖亦請其一今於丙申墖竣奉牙供養永隆斯處耶具伊蒲少伸微獻秖如覿面無私古今無間一句又作麽生靈然有物先天地巇岏從教雨露侵

掃慈舟老祖塔以慧命續南方吾祖之道大如天致宗風而廣布吾祖之德深如海不肖孫淨瑩縱使罄泰岳之精華沃東海之碧波知吾老祖决定不顧何以聳兒孫雖得力室內不知春遂上香

掃盂菴三空和尚塔松筠還碧翠澗壑杳幽清一機渾坐斷千聖莫知名願師常轉大法輪重起那伽行正令

掃爾密和尚塔雲山兮寂水月光沉一機不到面貌儼臨喚廻然獨露威音外不識何人洞此心

掃歷然和尚塔肩撐日月舌捺清風星璨花堆履道容何似當年唇舌好

掃黃龍諸祖塔雲收嶽頂高低露月浸澄潭上下天一一祖師眞面目迅流海口莫能宣拈香曰只憑此段眞消息鼻孔都盧一串穿

掃久默和尚墖父作子述獨美老師兄慈高千古兄友弟恭猶仰大師兄義重千秋松杉手植垂垂老未委何將轉少聊胸懷滿眼徒抱悠悠兩水獻花了窮念頭

掃素朴和尚墖晉年行道於皖江之上今日巇岏於弁嶽峰前塋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掃離言和尚墖嚴雪嚴霜吾兄之清操履歷滴水滴凍吾兄之弘整家風坐起先師之道大振洞上之宗是以秋月春花渾然笑貌溪聲山色宛爾音容秖如弁山到此爲箇什麽拈香顧衆曰悠悠一段同心事千古從教活象龍

掃獅吼和尚塔行道西峰壘堵新豐兩彩一賽今古從龍分明一段知心事盡在尋常不語中

掃起元和尚墖白雲朝萬嶺明月夜千江面目依然

處難擔血一腔顧左右曰惟且上香
掃淑安和尚壒松濤竹籟即吾兄廣長舌相地厚淵
深即吾兄慈誓悲輪是以建法幢於樂平犇走龍象
坐報化於期山啓重人天余自江西而楚莫逐觀光
今其自楚而浙始慶瞻依滿眼相思傾懷罔盡惟冀
吾兄念同門之落落晨星悲叔世之離離弱喪再起
那伽重新榜樣
爲母封龕坤道流行信厚哉化元無物不歷胎箇中
誠是無今古誰謂於今有去來其來也漏花影裏現
全身齋戒氷霜堅持佛號其去也石火光中逞自在

須知報謝坐脫委肰所謂一眞元不昧凡聖絶安排
記得昔日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折肉還母肰後現本
身爲父母說法今辰不孝爲母封龕且迥出古今超
肰一句又如何擧以手掩龕云九品蓮臺石筍秀無
生國內藕花香忌日燒香秖爲慈恩無以報塵勞迥
脫著袈裟燒香仍籍娘生手不敢人前亂撒沙
掃壒慈母懷兒十二月兒迎慈母養過年縱肰同證
無生滅未及恩讎罔極天肰不孝非慈母至德不能
育我幻軀慈母非不孝至誠不能啓悟眞源終是者
邊事若是一體無私全身奉重更不敢重說偈言何

以故自信渾侖休鑿破著婆衫子拜婆年
師過洞山奠孤崖和尚龕人天眼滅法河乾三行沒
生失指南同條生不同條死觀音邻好又同參先兄
和尚其爲生也乘悲智願輪現慈誓手眼提新豐令
整舊家風復恢古梵刹故址成禪宮識宗門巨範重
興先价祖遺骨於窣堵寶吾道爲功比望儀流永藏
何期遐隔藏鋒末後一句斷亂人腸將謂功依供隱
依前廢刹晉彰大衆還要識此老漢底音彰臉孔麼
萬一回相曰指出生前開面目從教萬古絶囊藏
崆峒謂斯和尚鳳日本珠和尚討至上供崆峒法探

須折鳳日忠懺俄消波句無損歡喜人天苦痛悲號
同風千里隔生死不同條且作麼生是不同條底意
木人兩眼相思淚桀作梅橙一處燒
西峰獅吼和尚計道遺書至師到西峰開龕已化至
方丈云若道西峰不曾滅度荷盡已無擎雨蓋若道
西峰滅度指覺位云菊殘猶有傲霜枝且道那句是
賓那句是主衆中還有爲西峰著力者麼僧非指出
禮拜云今日和尚遠行師曰還是賓家事主家事進
云請和尚道師便棒進云久慕慈顏未曾覿面今朝
覿面一句請師分付師曰霧鎖蒼巖綠進云先師巳

生卽不問未生面目是如何師曰雲封嶽頂寒復問
曰卽今在什麽處指無語師又打設供云半生行脚
行不到處今被老兄行到一世談玄道不著底今被
老兄道太卽此一句話會難通語言莫擬遂拈香畫
○相召衆曰會麽若也會得洞山特地與麽來睦步
不會移西峰一旦與麽太亦本不會滅其或未然雲
籠鶴樹依依月落星河條淡
爲百丈石淵和尙封龕跋提河畔槨示雙趺老瞿曇
至於不伏燒埋敵雲室中挺身危坐者阿師一生秖
恁倔倔踞獅席十餘年掀翻禪河敎海建法幢八九

處擊碎祖襲玄關俾興慧日高懸何期怳中袖手雖
然智體無邊十方瑩徹其如虛閑宛爾手足情亾今
對人天衆前不可揭露殆盡且一龕藏顧左右曰還
有共相證據者麽遂掩龕曰至功不宰休云窮觸處
無非大法王
爲金仙蕃允和尙封龕天左旋地右轉沉沉鳥道迴
感首月西降日東升歷歷玄途显道貌恭惟寶龕之
內金仙蕃兄大和尙生緣白下袖物外清風剗草成
山懷山間明月歷百城煙水掀翻大地疑團探孤峻
門庭粉碎古今窠窟以是七座道場集鳳招麐廿年

弘法走象奔龍何期一旦繼百丈花梢今徧界含生
失望卽今窣堵告圓作麽生是永垂末世一句遂封
龕云眞風不計百千年特與人天爲榜樣
穀山中也和尙荆紫萬仞和尙討至設供師曰穀山
師兄道偕月在滄浪荆紫法弟道生緣藏黑豆脊底
太脊儉底太儉新豐今也不管麽王生歡法門悲苦
藝一爐香具一杯茗秖將鼻孔一時熏蒼天不在重
言語附示衆偈穀山云世亂兵戈起生靈實可傷我今且歸去時月在滄浪荆紫云無盡生緣藏黑
豆十五日中供淚滿萬里神光今古圓光國生來與去後
爲城山浹水和尙起龕以拂子○相曰吾法兄窣割

化權示現受身於其生也五十九年空花卽影於其
滅也一剎那間充滿實際如今不免豁開三界有坐
斷十方空足下無私路惟兄自在通以拂子作引勢
高聲云起封龕簾垂寢閣雨花低爲與無爲類莫齊
擬轉須彌翻大海了亾明月駛東西恭惟寶龕之內
法兄浹水和尙生自桐鄉願輪智種剗草於丹嶽峰
前受具於華林園內頓悟冲齡廓性天而透頂透底
機思妙密融覺海而徹古徹今五坐道場家聲克振
今日葉落歸根且固封垂世一句又作麽生遂扶掩
石云層巒疊巘摩今古複水重山繞象龍

師在崆峒一日監院湛空設饌請曰是人死後茶毘今請為我生前舉火師乃曰阿箇師兄也大奇生前何故請闍維是伊蹈著冑谿路說向人天作者知作者知豈敢遮拈起貢江波底火燒得虛空赤骨磿設使於今兄不死無端辜我一雙眉

徹崖火師曰徹崖禪人前日請假出堂山僧問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鳥啣花崖曰靈苗瑞草人人皆羡見後因甚杳無消息崖曰靈苗瑞草賢者不顧又問靈苗瑞草在徹崖分中又作麼生崖曰好事不如無昨早山僧到妙應堂相看崖曰弟子要去了山僧徹曰四方無路八面無門向什麼處去崖便低頭山僧問汝年多少崖曰四十一曰叅學幾多年崖曰已做二十年死工夫山僧曰好好修事著崖曰多謝和尚慈悲山僧轉背知事隨報徹崖雙趺而去今時路上可謂乾淨了事衲僧舉火炬召衆曰大衆還知伊去處麼遂打〇相喝一喝便擲炬

元潔堂禪師語錄卷第九終

元潔堂禪師語錄卷第十

嗣法門人智祚編

像贊

出山像

王宮十九年雪山棲六載冷暖自家知饑寒誰與代二死亡煩惱滅四十九年露布葛藤末後拈花一場敗闕鏤骨圖形不放伊是伊結下衆生債

彌勒

肚裏儱儱侗侗胸襟坦坦泰泰等閑一笑不休直到龍華三會

布袋和尚

冷笑熙熙手把布袋背卻兜率陀天十字街頭提攜引他無限癡兒空只隨群逐隊

渡江像

兩眼圓明一機庭逕梁皇不識人天焉證喫一葦江波意悄然脚頭脚底風流俊

面壁像

不識箭鋒機窮歸林下坐賺他可大師積雪渾忽悄直饒斷臂安心師資一場話墮不話墮休錯過不過其人且莫說破

海潮大士像

三十二應秖此一應七難二求我無所求也不垂你四生之父又何悄你苦海爲舟可喜慈悲心一片渡滿恒沙界徧流

普門品經寫觀音大士像

全經是像全像是經心空法徧遍身徧身無一刹不任無一塵不循是之謂普門示現自在觀音

觀音大士

巍巍獨坐寂而不凝耳中觀色眼裏聆聲只有慈悲心一片分身塵刹不知名

準提像

稽首準提佛心印藏以不思議赴群生望如月處空影涵衆像一瞻一禮一燒香感應道交塵刹量

雲門散木和尚像

三江之湖未足喩其機建瓴之瀉難以彷其舌若云此是老師翁何似天邊認二月

口似懸河心若寶鏡浙東身坐雲門浙西足跌雙徑開闢威音那畔之機提掇佛祖不犯之令起已墜之宗綱續懸絲之慧命謂是散木師翁何異盋盂安柄

弁出入就老和尚像

嚴冷如霜威不可犯金鍼玉線不振家風拄杖竹篦鞭龍撻象一味木扎羹千般鐵餕餡九坐道場只者如斯四刹叢林會何兩樣名不可名狀不可狀孰敢謂是崆峒和尚

弁山峰頂衆流截斷佛祖罔測端倪師表堂前把住要津衲僧無出氣分縱饒描得十分眞機前一路誰看聽

謂是師眞孤負先師謂非師眞豈能全晦分明面目全生觀體寧容觸諱喚大地從教絕覆藏可使今古應無墜

自題

三衣何似秋雲古一盋還同曉月明自是傳持無別物道衡嘗媿嶺南能

者漢癡呆性情頗率眼底有珠胸中無物眢新豈不厭幽深住玉嶂不嫌塵俗三界縱埋夷四生恣游戲滿面是僧滿口非佛謂伊若是續傳燈笑煞西天千百億 象先請

行似孤雲野鶴止如鑑水澄潭言出思惟之表道統法界之函謂是睡堂叟重增眼翳謂非睡堂叟失所指南亭有鼎子叟眼親瞻 鼓山請

綠綸已罷漸中潮一葉江波信自饒不憶那關乖把
任更承悲願直鉤抛山廓落水滔滔爭看滾滾魚龍
處變化飛騰徹九霄 類古請
格外有風規可提胸中無剩迹可挂到頭無一法與
人反被人橫描豎畵 冲徽請
者餶没量漢生平絶思算肚裏黑龍洞口裏没涯岸
貶駁似是之非不怕人憎見聞若同之異嬾生讃歎
任山不厭萬千春任教佛法從頭爛 自安請
滿月軒昂一身古朴說法了無文字應機鬼神難度
混物和光數十年今朝卻被人描邈 長沙到石函居士自寫師眞請

面上無麗胸中磊落爲無爲而見有身空花鏡像兩
依依作無作而機靡托石火電光難描邈靈木迢耽
鳳不棲依稀切忌按圖索 靈木山記請
生平一種懶性萬狀千奇不恪文彩未彰已前許爾
當家親證 黃鹿谿居士請
面帶煙霞色心同古鏡妍即僧由妙手難寫箇中玄
縱橫文彩交加處見得分明秖半邊 恒清監院請
開不到身淸不入骨語不澀言默不居訥噴影像昭
然萬化門四生海內爲船筏 蜀山請
面目依俙鼻孔彷彿任性不拘和光混物本非衆生

亦非是佛堂堂語露太分明因底堆堆人不識 李慶雲請
眠雲枕石於古洞山中撈蝦摝蚌於玉崖溪畔空拋
明月釣徒把虛空架收捲絲綸歸去來從教人世重
爭價 蕭首山慈牛請
眼不顧眉心直口快無與物伍有海獨邁描邈將來
翻成對待不對待舌頭元不挂脣邊徒使丹青加彩
繪 聚西珍請
面目依俙神彷彿一回相見一回肅任伊看到古皇
前六六元來三十六 曾子侍者請
者阿師心眼窄佛祖是生寃白已如仇敵一味直儱

侗肚裏卻墨黑碎須彌作一塵不奇剖太虛爲兩片
無忒處世不如爲人極則且道是誰瞎堂老賊 監副寺請
一塵不立萬象無羈華林園等空花示現娑婆盼類
水月含悲啓悟開迷而渾忘滲漏弘規正矩却大冇
提持呵呵呵不自知等閑遇箇潘成老看破從前舊
面皮 潘成吾居士請

元潔瑩禪師語錄卷第十終

行狀

藥山嗣法門人智願謹述

師諱淨瑩字元潔雅慕陳蒲鞵之爲人故別號跂堂弁山瑞白雪禪師之嫡嗣維揚江都莊氏子父繼芳母施氏一夕施夢一老衲至門自謂著過三緉鐵鞋來此寄宿及誕盤坐垂卯隨母遊僧寺回發心持素年十三讀論孟未終失怙便疑父歿何往遂堅志出家必欲超脫輪迴山是不樂世玩終日如愚同里少年輒以獃子呼之甫十七以出家志訴母不許秋染痢疾瀕歿見一老人曰吾今爲汝抽疾從足肚抽出如竹者數十根復扶起曰疾愈當及背前進無滯於此甦背病稍減偶一方士至下一巨鍼流膿數升僅存皮骨而起至廿歲潛往金陵投鍾山師脫白抑以生死事示念佛持咒數息師精進行之不問晝夜明年參弁山瑞和尚於杭州報恩院便問如何是生死大事山曰誰將生死與汝曰某實不知請和尚開導山曰汝一向作何行業曰晝夜念佛山曰念者何人佛是何物師聞語疑甚遂從渡江抵戒珠寺晨參究尋請益不睡眠用工極苦至背腫胸脹如欲絕人不可忍耐如此歷二旬偶舉首見燒燈者豁然猛省恍覺根身器界洞徹無依自是慶快匪常明晨入室通白山曰汝還有疑情否曰求信不可得安所容疑山曰汝過來師便過去山拈竹篦打云還會麼師遂呈偈曰靈明廓本洞徹十方隨機應物體露眞常山曰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曰如何是用山舉竹篦曰者箇喚作什麼師擬開口山便打退一日入室山舉海底泥牛話問衆云畢竟是那一句師當下釋然指旁僧曰此箇師僧紹與人山便打師一喝山曰你者喝落在甚處師又喝山直打出後在嘉禾陸宣公祠閱圓覺經至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於是從前所得如一布袋傾落盡時年廿三明春隨山上天台護國問具山乃命師執侍巾缾未幾旋著弁又隨赴虔之崆峒嘗是昔天童密雲禪師作禪燈之倘翻亂青原南嶽以下統系物議洶洶黃司理端伯余中丞大成旣攷正其繆仍布其說於諸方山在崆峒閱其僞燈乃喟然曰法門亂矣吾當拔劍相助尋命師依龍藏五宗世系而正之又集其機緣語句合弁古頌稱之拈頌爲正譌一卷附於後凡若干卷是爲傳燈世譜中丞余公得其書大異致書譽師爲眞法門能象其後二十年法門中

果有大變之事賴是耆而大正師之力也庚辰春甫
曰建安國王貽書崆峒命山來主百丈剛席師因舟
老請假歸磐山以雲門湛老人相傳源流千卷拄杖
衣付授師不敢辭隨山從磐至百丈辛巳三月山臨示
寂命師繼于方丈師辭曰某不足以辱叢林且二座
在遂命沕公主之師扶龕往塔于山旋負其母入
寧之新豐山以終養踰年沒於塵不飲食者累日心
喪辭於作燒香偈有曰燒香仍假娘生手不敢人前
亂撒沙此衆而見於說法以報其母新豐在寧州南
六十里號爲萬山之間石溪從茅竹山來波瀾湍迅

不可舟渡又無橋梁往來雖隆寒必衣裳厲揭而涉
師門風孤峻不少假顏色饘粥不繼作務自如或有
疲軟不堪者師搜鉏逐之曰諸方五味具足我者裏
鈍鉏頭下無甚快活與汝汝來覓箇什麼由是道譽
聞於吳楚間來者動經千里非辦道清苦自甘者莫
能居熊孝廉廷昌參師曰行者因甚不先通報熊曰
聞古有檀越入山土地神預知今豈無耶師曰妖不
勝德曰如何是寶鏡軒師曰居士何得當面昧卻熊
設拜而去後以書來問法師答曰山谷悟於桂香
龐公吸盡江水此人人具足直與佛祖不隔一絲毫

絲不能窮究到自肯處遂視爲濩固幽遠耳崇禎之
末師聞順天失守憂形于貌者久之或曰一治一亂
自古如此何憂之深哉師曰不然吾輩飲食居處總
賴國王水土祝之猶恐不勤一旦陷於敵焰汝豈木
偶耶時諸郡兵與新吳諸紳以百丈深峻可以備屯
禦沕公主大雄席將欲他往師慨然作書以貽當軸
者歷引古今名士外護以開曉之事遂寢無何沕公
亦逝宋侍御一貞以書延師繼其席師閉戶不納來
使侍御語客曰此老當代高人也固知不可強師不
出山十有餘載而鄂渚諸護法嚮師道化書幣遠迎

敦四諸山碩德皆來排闥勸師行師不獲已勉從之
以順治十一年五月開法于蒲圻之延壽寺遂住玉
崖山上方禪院一時馬沈余諸名進士謝黃鄒任諸
孝廉皆就門人之列尹司馬民興謁師直造榻前師
握拂子曰山野不諳世禮此室卻無賓主尹曰弟子
特爲佛法到此師豎起拂子示之尹曰不知師寓此
語最親切曰莫無聲無臭便是麼師擲下拂子曰會
則便會豈可向水中覓神龍哉蒲邑士大夫秀而
文者喜談公案無叢林接納學者師栖之後求見者
塡門戶往來如川輸久益厭之既而洞山人來迎歸

藉此得脫身公曰今而後何適而不可哉吾聞迭山
東南之積秀吾將營凌霄而老焉遂登凌霄居無何
吳興護法處弁山法席迎師師詢尊使曰先師墓上
之木如拱否曰今拱矣師曰吾當往視之任後貫山
種松數十萬株躬與人夫行者同其事自開山至是
吳越禪風大變師力剗積弊效古風規率以身先提
撕之下枯恒萬指師將增葺舊建或謂山不利于興
與舉前代興舉輒有所損師曰安有此理大平其基
建僧堂數十楹於方丈後舉衆晏然解院事往修葺
父墳于揚州親舊留師于平山禪院日久問道因留

結冬制是年師正五旬康熙初給諫周公體觀出爲
江西巡南副使湖州總鎭沛公與之書曰弁山瑩老
海內名尊宿道德可親吾甚不欲置之開曠江西多
名藍能爲我長伸一臂乎周公欣然因命寧州署州
事林貳守芹以雲巖延師師接書悵然曰吾母骨在
其處亦旦夕思歸安哉遂命雲巖啓于總鎭軍民雜
處其地者廿有年師掩一室若無所與人南昌太守
葉公舟行郡謁師淸譚累日大悅諸紳士久歸嚮者
皆來問所欲爲師曰無佛殿何以莊嚴報化無法堂
何以明其宣揚于是軍民太所慮一旦還其寺之故

地七載之間大建法幢江西祠院此稱最雄大傅金
公之俊顏曰無住名山初瑞老人赴百丈俯而甚聚
僧遺小響鈎部使者雖陽奉建安皆而陰實持之師
往見金公于南昌兵署告以情公曰爲我致辭瑞老
但安坐峰頭由是百丈以寧其後公自太傅府假歸
聞師在揚州特艤舟待師相見叙舊歡甚師請以將
往雲巖公曰吾將視師分寧建無住菴於化城塔側
撰文勒石容與其下今根衰邁師其行也及聞寺宇
峻工遂望題寺額命僧賚來之明年巳酉師赴藥山
澧州守張公聖弘躬詣問道甚敬事又明年寧州剌

史徐公永齡迎歸雲巖又明年延州雲門顯聖虛席
檀越耆舊皆必欲得師以主之書幣交至其年夏周
公以官舫載師至金陵而別師年已六十雖垂老重
受祖庭命不敢以朽病而疲接誘陞堂入室晷無虛
日進院之明年壬子燈節後師次第作書命達源弄
曉峰英上江西湖南領報諸門弟子來越二月掃弁
山瑞老人塔返棹耶谿未逾月赴天台護國請爲師
稟戒之地始終有在初入院上堂謝郡邑當事護法
師曾有命吾到天台不久即歸六月象杖回顯聖不
數日又封書辭遠近諸檀護從容買棹別諸同門至

白巖與位中符公快譚法門細大促膝連床三晝夜風雨不懈復過道林曹山諸和尚塔遂一拜别自恣後回山示微疾趺坐匡床應酬不倦凡問疾者必委曲詳細一一開導諄諄不已至又七月廿三匏雨岸入問和尚尊候何如師曰今非昔比大家好心看守祖庭老僧任此未久勿累當住侯上江人到遊古閣維仍還雲巖吾念畢矣衆再拜曰老和尚還有什麽分付師良久定監寺出衆曰設有人問老和尚百年後事教某甲如何舉似師高聲云聽我說衆環侍稽顙再請師放身款枕吉祥而逝時廿四日丑時也明

年三月衆門弟子扶龕西還供雲巖鳳山塔院又明年三月卜吉洞山阿耨院後辰龍入手作坤山艮向遷四月十八日吉時奉師靈骨并諸道具建塔以祀師發軔於洞山其葉落歸根良有以也師因心刻苦自厲誓不求安逸行脚携一瓦硯老猶不易說法二十餘年門人錄其語積三十餘卷恒晏坐一方牀脇未嘗至席所居叢林皆洞弊化成寶坊去則棄而不顧几上不安無益文字唯華嚴涅槃維摩圓覺法華楞嚴諸經每春夏必細讀一遍卒為恒課嘗訓諸方教人記公按驛機鋒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去在

參得涅槃堂裏禪方是吾家種草師慈仁之氣溢眉宇間士大夫一見無不盡誠皈敬雖遍化楚越而法緣於粵為較深將赴雲門時凡所心經院鉅細未就緒者促工匠辦就之曰吾不復來視矣聞者疑之師蓋有意語也發之日士民送别於城東河頭者數千人皆流涕師見亦淚下不可止避入船中呼長年速放船行自計音到雲巖設供致奠羅拜於影堂者無絕日拜必哭盡哀然後去師生於明萬曆壬子三月十七子時卒于清之康熙壬子又七月廿四日丑時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有奇嗣法門弟子自谷山景

洞山禰而下四十有人景龍前師而殁又十有人奉命開法者十人餘皆山隱以法自重得度稟戒者不計師之生平大畧如此世謂師悟門超軼近代罕見其比唯高峰為似之至於事師事母雖古高僧常超道紀不過也龕未至日樵巷鼎法兄以顧侍師有一日之先謂狀師之行無若顧宜此鼎兄之讓德也然繼老人說法為鳳凰第二代兄也不當讓而顧實慚師之美行將湮其誰狀乃不避僭謬以貽徵明公巨擘銘師塔上片石亦可以為師狀之試焉

塔銘 并叙

古杭白巖尊聖禪寺沙門淨符拜撰

歷觀古尊宿輩所以得聲馳八極美流千載者要皆以道德致非若世之豐功茂烈比豐功茂烈有時而盡而豐功茂烈之聲譽亦隨而盡之矣唯道德之入於人雖千百歲後苟一誦及未有不興歎企慕至於賦詩詠歌追思而不已此其故何也蓋諸佛列祖之所示人者無他唯道德而已而聖聖賢賢之所稱述者亦無他唯道與德而已嗚呼道德之有於人如此可不以一言而述之哉然際此末法稱人大師者徧閭閻求所謂道德之有於身則星中之月實爲罕見乃余於元潔瑩禪師見其一人焉師爲達磨第三十九世孫蓋僧中龍象也今其嗣鼓山鼎公者自寧州雲巖來持櫟山顯公所紀師行狀索塔上銘於余余以法門昆季誼不得辭因擇其生平弘法利人與夫眞履實踐者約而言之用以俾後後之賢有所矜式云按狀師諱淨瑩字元潔號瞎堂揚州江都莊氏子父繼芳母施氏夢老僧託宿有妊及誕盤坐多異徵年十三失怙疑人死不知所往遂決出家志二十投金陵鍾山脫白明年壬申走杭參弁山入就老人於報國問生死大事如何決了山曰誰將生死與汝師曰不知山曰汝向來作何行業師曰念佛山曰念者是誰佛是何物師窘無以對疑甚因從渡江結制戒珠苦參力究至忘寢食一夜偶擧首見燒燈者忽有省覺根身器界洞徹無遺明晨入告山山曰汝還疑否師曰求信不可得安所容疑山默之師呈偈曰靈明廓廓洞徹十方隨機應物體露眞常山曰子只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如何是用山便打又一日入室山擧海底泥牛話問師曰畢竟是那一句師指旁僧曰者僧是紹興人山便打師便喝山曰你者一喝落在甚處師又喝山直打出此師資所以稱水乳契合者其在是乎乙亥從山圓具護國典巾瓶未幾隨之崆峒時有亂禪燈之作偽者山懼師秉命發藏典備考五宗世系以定其譜并集諸傳燈傳法機緣語爲書曰傳燈正譌甲乙間法門統系之變得辨白歸正實籍之也然則師之爲法門苦心在學地時已早具一副爐鞴矣庚辰春山以從上佛祖授受事特爲囑累秋侍山還百丈明年山化去師爲扶龕還弁入塔罷即奉母入寧州新豐山傚陳蒲鞋故事州號瞎堂菴本此新豐去州南六十里當萬山岑寂中雲水流

非眞實爲道者不得而至有至者師唯嚴其規勵其
參不肯少假辭色嘗曰諸方五味具足我者裏枯澹
務重無甚快活汝來此覓個什麽由是道風日遠居
者益衆適百丈虛位侍御一貞宋公邀師繼席使至
師不納貞以爲當代高人不可強益重之洞飲木食
不出山十有餘年已而鄂蒲嚮其化紳衿三致請師
唯峻拒至有排闥而劫者再師始從之以順治甲午
開法蒲圻延壽久醞新開一時抱道衲子驚翔見進
嗣有遷玉崖之上方匡之凌霄已亥遷吳興弁山及
繼揚平山康熙壬寅遷寧州雲巖已酉遷澧州藥山

辛亥遷邋州雲門及台之護國是爲師九坐道場也
夫一粥之緣關乎夙符住持沃遊業有舊草師所坐
道場乃半屬祖席非道德之有於身又豈能乎當住
蒲圻日司馬氏與尹公謁直造榻前師給曰者裏郤
無賓主尹曰弟子原爲佛法來師豎拂子示之尹曰
不知師曰此語最親切尹曰莫無聲無臭便是麼師
擲下拂子曰死水裏覓甚神龍師接人敏捷如此
於是士大夫喜與之遊不從學者川赴矣弁山爲余
猶父入就老人開山以歲儉風規稍弛師承之憾甚
乃爲力行古道百務率以身先買山種松擴構僧堂

一皆與衆偕日同其事而三吳兩浙禪風爲之一新
實師致也雲巖爲嚴祖開宗玄業以廢於兵燹軍民
雜處其中廿有餘年師赴巡南副使體觀胡公請入
院乃獨掩一室若無所事南昌守葉公天木特謁師
師竟日惟清談略不及院事公悅甚頂禮執門弟子
禮有問師何不一開爐鞴使鈍鐵生光師乃曰供佛
無殿何以致敬說法無堂何以成規吾非無意特有
待耳軍民感其德悉去所處還其同有師於是一展
經濟六七年間無論佛殿僧堂凡叢林所宜有者皆
煥肰一新人咸尊爲嚴祖再來豫章博菴黎公學憲

嘗作文紀之若雲門者則又吾大父散木老人開揚
從上宗旨處代繼其席者非有素行協乎輿論則不
得而預師繼之宜也乃不謂遂爲師湖聞名地入院
之明年壬子發所後作書召江西湖南諸門人道石
有所預示焉者護國爲師桑梓處義不得不躬爲經
理斯有安置住持及交納事六月歸雲門遂封書辭
遠近緇素別諸同門念余衛貝舟載過白巖相與快
譚數晝夜法門巨細無不盡言及回遂示微疾肰曰
惟危坐諄諄訓誡不少懈又七月廿三晚附侍人問
和尚尊候如何師特從容諭之曰吾住此不久忽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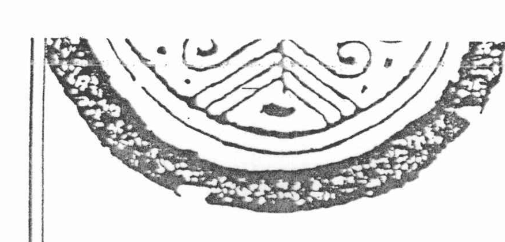
常住遊古刹維仍遷雲巖者念非矣一衆爲之愕然監院乃問和尚百年後事儀有詢及未審如何舉似師高聲曰聽吾說衆瞪目師則放身就枕逝之矣當廿四丑刻癸丑三月門人遵治命扶龕還供雲巖甲寅四月十八奉靈骨建塔於古洞山阿梅院後得與龍坤山艮向益師素願也於戲異哉師方視器界爲浮漚等身心同夢幻乃於六十年間事始則發軔於此終則藏骨於此苴即古所謂葉落歸根者歟師生明神宗萬曆壬子二月十七寂康熙壬子又七月廿四世壽花甲一周有奇僧臘四十餘一嗣法弟子四

十三人得度秉比尼者不盡計受鉗鎚之益去而爲諸方之祝者指不勝屈君常危坐不臥奉重是勤不倚衆不放逸几案不置無益文字不喜滋學者知解嘗曰參得澄黎堂裹禪方有學道分此蓋過來人語夫師乃邗人邗古稱繁華地而師之立身操行乃能克苦勵志其爲人處己清涼十事持身亦莫過是凡以爲乘願再來者宜也法化行楚浙於粵爲尤故計至雲巖日七衆羅拜影堂躃踊流涕者不已去今六七載若緇若白無論飲師之德每一誦及咨嗟感歎不淚下亦不已嗟乎當此倫常滅裂之秋自非道德

之有於身其感人何以能此以是而述之以是而傳之誰不曰可師說法二十年動靜語默唯法門是重語錄若干卷皆自胸襟中流出不假思惟而守内同志者固不乏其人若乃華僞明真提徑暢快含師則余不得而知之矣憶與師自聽論常朔至同侍入就老人於崆峒百丈間實爲有年故知師者莫余若因特爲叙之然僅十之一耳至若箇證密修潛行妙用之極則唯師自知而已余豈能殫述哉僅援筆勉爲之銘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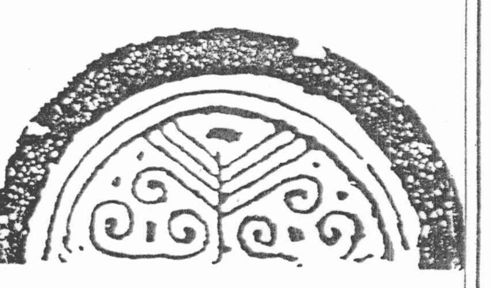
佛祖迭興　示唯道德　道德於人　千古標格

肇自鶴嶺　沿及弁岡　器水傳器　漸見汪洋
一曲新豐　師尤善倡　音律靡闕　超乎浩蕩
道場九坐　法說廿年　鳳翔獅吼　物無不然
補弊救偏　鼎新革故　師所意之　雲奔水赴
還鄉曲奏　聲咽鑑湖　日聽我說　海湧山趨
葉落歸根　洞山最始　院後坤山　窣堵雄峙
修水浩浩　南山巖巖　黄金璀璨　萬象同參
太虛可銷　斯塔無恙　道兮德兮　金湯是仗
攸攸嘉遯　際美新豐　師其永蔭　市地麟蹤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

清・俍亭淨挺　撰
智淙　等編



佷亭大師語錄序

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審此千七百則
何物也益先德之有言因學者之咨扣言既多矣不
無雞聲冒響之徒如是遂立綱宗種種以揀乾慧一
流人不謂此道一行返成狡狐窟宅聰明鑽隙之士
往往麻蛇引蔓人鬼相欺安知向上宗乘貴在一期
徹證作家相見一挨一拶愈出愈奇東擲西抛無非
栗棘蓬金剛圈也癸卯秋八月走古杭禮愚庵老和
尚足賠佷亭法兄語未終日情多神弈將別兄示我
語錄一帙展讀數過如倚天長劍銛鍔騰光直斬從

上葛藤不落時人窠臼至其焚巢擣穴敵在機先奪
鼓攙旗用神言外非臥雪吞氊久經行陣功深汗馬
者能具此手眼哉此刻一出當令倚墻靠壁叱咤之
流藏影無地彼塗粉抹脂娬媚無鹽一類又安敢效
顰西子耶

棲霞法弟竺菴大成題

雲溪語錄序

自天台智者弘放生之因至永明壽禰處余官錢塘
睹子瞻遺事慨然思念遂于西溪河渚置放生池一
區建雲溪精舍延佷亭和尚主之振揚曹洞宗旨佷
和尚本起名儒住華塢匿而不出強之然後可先是
余夢衆羅漢僧與余共坐其最長者身金色頂現圓
光及拜佷和尚宛如夢中所識歲甲辰浴佛之會余
在古法華寺與衆言之衆稱善固知靈山一別儼然
未遠也已而余去錢塘遊京師歷閩粤數年之間佷
和尚鼓鐘式化人天景從由雲溪過資聖得語錄若

干卷外集若干卷又閱經十二種洞宗綱要人天眼
目參智證傳各若干卷僉皆出自胸臆發攄道妙愈
異矣昔弁山忻與大川濟同時其後爲雲溪逸佷和
尚先稱逸亭比復以雲溪顯登同揆者耶又雲溪才
說法好云蘇嚕叢林有才蘇嚕之目雲溪瑛近出晚
年雲溪恭最爲先導古稱雲溪者衆矣今日者絕後
光前超佛越祖感余于夢詎偶然哉佷和尚嗣法新
豐當洞山三十四世余受學金陵劉公當洞山三十
五世淵源會合有繇也是爲序

康熙己酉佛成道日關西慕天顔敬題

雲溪語錄序

余昔從愚庵老人問第一義則輾然色喜令俄頃間已二十餘年矣顧自以西來大意湖南江西發攄已極五家宗派各述旨歸至開寶太平而後奇言妙句亹亹叠興雖理趣紛殊而去古逾遠神明其道蓋戞戞乎難之俍亭和尚禀受超越悟辭于心得愚庵之正傳遡黃梅之家法折衝盡變靡不合宜進退縱橫一從如意吾知長蘆以下式起門庭新豊以來謂為眞子非俍師誰屬耶余賦性質直不喜搖脣弄舌睠睞古人然意有所疑未敢遽以為是每相從問對瓶

瀉雲輿不可方物以為靈山儼然其在此乎挂鉢雲溪著述盈尺語錄凡十八卷弟子就學者從而集之屬余序余思夫冊霞在近而笊籬殊愧于襄陽南泉退人而牡丹長夢于陸亘對此依依益深向往耳燈巖先生自西江來見雲溪與語大悅退謂人曰江南知識所在成林要以雲溪為稱首今語錄出見者益信非吾輩阿私獨狥所好也

康熙丙午冬日　法弟子王益朋拜題

雲溪語錄序

我宗無語句黃面瞿曇在木菩提樹下居其劣不若其勝終恐輸却雲門胡餅至三七思惟往刹子所亦猶風后軍師明排八陣墻展機籌彌綸沙界得未曾有這着子實不在言句上雲門云今時人離却言句則不可達磨西來落落不合于時韓淮陰作背水陣明知新軍不為我用置之死地方有活路轉換旗幟趙軍大衂六傳而開五宗天下英俊無有不為漢用者矣言句離卽何物么魔敢向此中冐隊俍亭挺子始列縫掖徧參知識閱禪典得入孫武共法略知奇

正既從余遊脫去俗服天然子英邁出羣聖僧不敢正坐居數年住河渚雲溪把茅之下比南陽卧龍畧定圖式幾僧數輩巍然高座正如法昌遇一力撾鼓驕他廣衆有小參普說問荅機緣并書疏襍述隨說隨錄薈為上下卷老僧善病數年命侍者朗誦榻前不覺霍然稱快陳琳草檄枚乘七發起人錮疾者此也從來屬文易辭章環錯難詞章易立意迥絕難立意易意外意難意外意易句外句難雲溪為其難者能出人一頭地老僧為汝何逗分明則易易耳俍亭其字俗號逸亭字世臣姓徐氏今出世初住雲溪記

跋記跋

愚庵孟老人題

雲溪很亭挺禪師語錄卷一之一

侍者 智宗 智沈 編錄

上堂元正啟祚品彙咸新斗轉春回百事大吉泰小往大來吉亨天地始交萬物並育梅花開嶺外之春雪屋現林中之色寒巖異草從教賓燃重重古木凝雲會見奇花簇簇庭前鸞鶯共舞文現室內麒麟交綵玉象鶴鳴慕護法要山僧建立曹洞宗猷今日開章第一且畢竟如何是逢時及節一句聻村歌社舞太平春新年人亨太平福

上堂石傘峯前玉一溪逢源那更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此先愚庵老人在雲門入室時證道偈也看他得的人自由自在正所謂五陵公子遊花不比貧兒落䰥當初先老人在眞寂時問一答百問十答千十分快便有僧問高峯四句那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老人云是第五句僧便問第五句老人云小鬼挨磨金剛解鍔逼射光銲勃不可遏却畢不肯自許畢竟泛鏡水上塗山討得四稜蹋地末後一着始到牢關腦後一椎欺君不得古人之言不爲妄也後學初機大好一個龜鑑

上堂不見一色始是半提一色若消方名尊貴昨日底許多瑶階玉宇珠樹瓊花貝闕千尋銀山百叠一時間那裏去也莫不是一色消了麽雖則純清絕點將知雪屋人迷轉一位來別是許多世界看看柳搖金色梅吐琪葩蒲目芳叢爭如不艷夜來金鳳子飛起石烏龜大好眼前消息

上堂摘楊花摘楊花斷拂老人别行一令玫作新荔枝去也雲溪這裏楊花飄落雖有幾個蜜浸荔枝是陳年古董今日人天衆前不免應個時節以拂子指庭下云玫瑰花玫瑰花

上堂古渡迷迷春草萋萋亂雲幾捲五峯齊隨路入松溪錦鱗濯濯青鳥飛飛庭前栢樹幾時移梅影透蹤雖急認取莫遲疑有讀書人來報也以拂子指云楊自西楊自西

上堂百花落盡啼無盡又向亂峯深處啼呀呀啼得血流了也有什麽用處雲溪今日失利

送不疑知客還衡陽小叅南嶽石頭荊州天皇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這裏偏饒佛法不疑信子從牡丹花下識得根苗在寶鏡堂前親從指授逢渠賭影直到幺關巖頭德山事窮的要馬祖病藥山病曹山病奇怪怪非世可醫綿州附子桂州薑不免就路還家問他善財採藥今日適當世尊降誕因齋慶讚為伊勸行指天指地惟我獨尊黃面瞿曇一狀領過了也從來臨濟慣侮黃蘗有其父必生其子老漢未會末後凍儂猶有鄉情非關智過于師也只揄揚家醜若是我洞山門下子順父臣奉君個裏獨彰尊貴唱出還鄉曲調果然枯木生花畢竟還鄉曲調如何唱聲黃鶴樓前鸚鵡洲此去漢陽不遠

小叅窄逢惡賓莫逢故人冤家路窄撞着王崔山居士驀頭驀腦問個如何是須彌山頂浪滔天老僧被

他一問啞子喫黃連幾乎開口不得賴他居士是個十分聰明人將兩句道理話見領會去了然雖如此芥內須彌須彌內芥洪波浩森白浪滔天切莫一切作道理領會好僧問雲蓋如何是須彌山頂浪滔天蓋云文殊正作鬧是何道理大衆還知麽顛倒顛顛倒顛須彌無頂浪滔天旱地過紅蓮驅大象鞴絲牽夜半騎魚過市廛柱杖兩頭穿還自笑絕堪憐咦斯持咎呪舌上覆金錢

上堂門內綠陰深處門外遠峯無數看野樹橫雲水田飛鷺孤筑一夜上天台捨得重來寒山幾度穉迦

貧迦葉窮一搃由他説甚麽鄂渚呈槐部陽抽顧笑伊家邯鄲學唐步

上堂今日不着便下座

上堂魚遊水濁舟行岸移過得雲溪這一關嶄然頭角露也小唐長老魚龍抵角許多熱鬧今日那裏去來千金池上雲噴浪捲蛟龍繞船乘空飛去只可惜燒尾之蟲依舊困魚止深還知道死水不藏龍麽來來以拄杖作舞棹勢

上堂閒閒晝長人靜大好枕書眠胸無一事囊無一錢空懸寶鏡高掛夜明簾溪柳外藕花邊罷釣歸來

不繫船看業風陣陣吹散了閑神野鬼一力撾鼓并贓他十八高賢

上堂古人道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聵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所謂不見不聞無窮也不聞聞不聞莫是絕氣息一句麽馬祖一喝百丈耳聾又作麽生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十分道盡了也大機大用描繪百端怎出得雲竇腔子

小叅三途地獄百千諸佛從玆往來仔細看將起來真個好笑設夜叉幾部列牛頭兩行他閻羅大王也只業在其中得已不已如今事到頭來這地獄也須空盡了雲溪拄杖口中念念有詞條把他十八層子都變作三十三天十類衆生盡往塵沙佛土放光現瑞何況千金池上魚龍蝦蟹螢蚌龜螺無不向空裏翻身一時變換去去去蘭盆會中地搖六震了也且道具何等神通有如此奇特聳前村蔣公大王切忌道破

上堂和尚病有不病者麽有不病者來看和尚麽老僧看他有分老老大大錯下名言若論那不病者直饒佛眼覷之不及説甚看他有分來設有問雲溪病

有不病者麽荅他道無恁麽則和尚全身病也荅他道老僧病入膏肓只覓他起處不得一病十五日不起巴巴的説甚佛法古人説渠説我分明話作兩頭雲溪老漢零零丁丁只這個有病的若存若亡這邊那邊安放不下何況他不病者又去好肉剜瘡他看我却没鼻頭我看他全無眼孔如今將渠將我打作一塊束做一團都送在針鋒眼裏病與不病且自由他逢人切忌錯舉

小叅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舊舉拳云我手何似佛手開拳不落地應物善

知時此事如弄丸相似拏三道五輪手揮空須是其
人始解機先一着若待如何若何思量擬議早落節
了也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奪人奪境俱奪
俱不奪八十公公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戲業就巍
科這裏不當容易然雖如此一般擎拳指掌就中西
園甚奇特俱胝一指頭禪只爲承當不的確如何是
俱胝不的確處聻叅（居士舟次有以狀元拳行茶者因舉遠公圍棋說法事請師小）
叅
上堂尋常道個唱和句也不容易諸方鹵莽禪和只
曉得個掀翻法座推倒禪床以爲是當機不讓那知

雙明雙暗能強能弱放去收來却自有許多宛轉機
絲之妙聻呵呵青原一宗料想無人識得高山流
水千年調白雪陽春萬古心不是巖頭雪峯誰與共
賡此曲蘆汀蓼渚泉流子擔荷吾宗努力努力
晚叅下載清風月滿船遊魚透網樂長川不貪香餌
從今去秋水蘆花自在眠王鶴山居士入山放生趂
此一時要老僧說些佛法早間疾風暴雨將許多魚
龍蝦蟹送在一邊佛法一時收拾過了到晚來悠悠
洋洋水寒夜靜明月滿船却又無從說起抑不得已
舉一節現成公案搪塞了他昔湙明二上座過淮河

見鯉魚躍出湙云俊哉好似個衲僧明云何似當初
不入網來湙云明兄明兄尚欠悟在明行三十里乃
省鶴山居士看語錄做工夫整整忪了四五年這些
去處曾得了當麼明公鈍漢被他一網打來三十里
轉尾回頭一總不得快便鶴山居士若能舉起便知
裂開羅網特地翻身好與古人覿面去也金鉤脫却
當處逍遙說甚麼悟與不悟
上堂適鴻雁一群飛過師云過去了也便下座
接寶壽白巖兩和尚書知荊州有僧造天王寺集衆
小叅達磨不來東土諸祖不住西天痴人自生分別

佛法沒有兩般天皇道悟本出石頭收得一個賣餅
兒童家居近寺因此傳持佛法後來周金剛親到龍
潭殃及兒孫留下雲門法眼兩宗祇明得個回互法
門到底石頭路滑幾般聰漢硬將他龍潭崇信劄去
青原扯入南嶽須知江西湖南總只一宗在彼在此
何勞分別雪峯老漢嘗云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
此秘密本自分明又特舉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
爲言是何意旨當昔洞山德山每每節拍相應巖頭
見德山跨門便喝山便打頭禮拜洞山云不是奯公
大難承當巖頭云我當昔一手擡一手搦雪峯三登

投子九上洞山洞沙洞米枯木糁花約莫有幾分成
就了洞山云投子因緣合在德山指他到德山去欽
山文邃巖頭雪峯生死同條或嗣洞山或嗣德山並
祖洞南旨歸是一從上來血脉井然明眼人前舉起
自薦令人趣尸說德山棒臨濟喝瞎驢趕大隊遠之
遠矣三家村裏土地公公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領
爲栖霞竺菴和尚設供上堂鷓鴣聲裏送離憂零亂
桃花流未休可是五天歸去疾新豐參落使人愁我
竺庵法兄和尚湖濱一別于今五年勝萬斛于西江
飛九重之聖箭左青原右南嶽從大好山下開二年

露門前采石後栖霞在浪杖人前標正法眼藏覺鋏
衛呼爲同伴逢人怒罵不休勤巴子應屬前身室中
歡喜不徹碧巖青嶂是處留題木女石人到來着價
猶憶五年前鳳凰山頂刻羽調宮瑪瑙坡旁吟風弄
月末後有爲君舉揚破沙盆大家扶起皇天降割祖
道凌夷歸雙履于七個蒲團走千山于一條柳標金
棺自舉豈甘落在他人一色全消個裏不留朕迹火
中鋏鍋撲地高飛饑裏寒氷當陽顯出這是我法兄
和尚一生受用不盡的那也不爲分外只可惜唵嚩
匣蒙震旦聊冥花崙倒流惹嶺荒忽今日雲溪末席

酌水獻花要爲我法兄傳下個最後消息但依依楊
柳玉欄干上遍界藏眞灼灼桃花金絡索邊相逢覿
面郎如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莫便是這個麼呀
呀過去了也大衆且向長慶門前作禮三拜
爲明經沈寶先居士對靈小叅秋虫日以悲秋草不
常好惆悵林原凋落梧桐早正兩岸荷花樹林水鳥
說甚神州三島蘭桂飄香芙蓉未老看夜半烏啼月
輪杲杲寶先居士向定光童子漩探淵源就閻里眞
人別開生面今年開夏聚首祇園鬪釀茶三四碗于
佛日夾山敘交遊八九人于子贍山谷未幾分袂遽

遠毘耶掉頭不顧知現影之無常撩起便行但抽身
之太早兩公子特請山僧到來欲借那九歌九辯招
屈原天上之魂更假此一嘯一彈留叔夜雲中之駕
昭昭朗朗遍界難藏巍巍堂堂呼之欲出見麼見麼
以拂子拂一拂云寶先居士向山僧拂子頭上放光
動地去也大衆急須認取
上堂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
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此四句中有一句奪人不
奪境有一句奪境不奪人有一句人境兩俱奪有一
句人境兩不奪若人會得直可提敗克符撤翻普化

若也不會未免向他主賓照用轉了也大衆滿池荷
葉即且置洲上采菱且道是人聲是境聲
上堂橙黃橘綠秋色宛然又是一番時候了也昔閻
王封柑橘各一枚遣使來問雪峯云既是一般顏色
爲甚麼名字不同峯將柑橘依舊封回閻王復遣問
玄沙沙遂將一張紙盒却閻王作家君王特伸一問
雪峯老漢借婆衫子拜婆年已是十分抵對了也閻
王再三撈摝玄沙錦縫重重好一場曲調諸仁者玄
沙荔枝閻王柑橘滋味一般你們曾細細嘗着麼莫
但是念詩章貪景色要柑斗酒聽黃鸝學他名士風

流閻羅王未許你在
晚參揮手云洞山喫菓子這菓子上的佛法從古流
傳我如今再舉一仰昔溈山與仰山磐陀石上坐次
有鳥啣紅柿子墮前仰云當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
汝亦不得無分乃剖食之一個紅柿子無端現前他
溈仰父子借來送茶你奉我一盞我奉你一杯大家
十分酩酊後來臨濟打黃蘗〻〻打臨濟一段宗風改
頭換面你道有多少奇特聻叅禪上客囫圇吞個柿
子却使不得
上堂溪水泠泠溪上秋巖桂香飄香滿樓採芙蓉兮

木末搴杜若兮芳洲黃山谷本是俗漢被他晦堂老
翁將一陣業風把些木樨香氣送在面前當作無隱
之旨後來若不被人點破幾乎錯斷送了一生這也
罷了且道人烟橘柚秋色梧桐石上藤蘿洲前蘆荻
與他木樨香氣還有差別也無這裏無隱之旨且作
麼生會人人盡是悲秋客宋玉情多也大難擊拂子
一下云須是顯亭居士始得
上堂昨夜雨盆傾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大衆拄的
拄撐的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老僧二十
年前被此一則語換却眼睛整整看了五夏于途中

踏着一個蚌殼忽然坐斷玉泉打翻杜順大衆還知
麼聲聞說四諦法緣覺十二因緣法菩薩說六度萬
行法總是可憐生降王宮修苦行睹明星四十九年
說法末後拈花一場敗闕總是可憐生西天四七東
土二三總是可憐生左青原右南嶽斷送舌頭前江
西後湖南揪翻鼻孔總是可憐生說什麼君臣正偏
功勳王子四賓主四料揀三玄三要九十六圓相一
句三句六相義總是可憐生可憐生可憐生過去莊
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百千諸佛前大法身盡
向他玉泉階長老布縧孔裏立地翻身去也可憐生

可憐生荷荷滿架引蔓牽藤逢人不覺絆倒
小參廬山面目任東西五老浮沔事更奇但有高賢傳古昔漫勞蓮漏報支離雲溪道謝東林人慚慧遠稜稜病骨惟知魚鳥相親落落吾徒但許水雲作伴其奈夙緣未了勝友來尋連朝施愚山吳樸齋繼緒同遊明日葉嘿菴諸承齡聯翩入社木樨叢裏依然無隱乎爾之文牡丹庭前薦得萬物一體之旨何必客見高會鑿出蓮池無煩許詢相逢自誇高座蕭疎一徑不種梧桐蕭瑟三秋祇餘蘋末禪耶爭耶一總付之不論不議而已只有一件今夜水晶宮畔風動

蓮開白玉臺前香飄花落南泉玩月次恁般恁般諸公莫向這裏討個消息麼淸光何處無且請十八高賢各各下個註脚
爲滚谷和尚設供上堂祖道于今寞寂寥耶溪風雨轉蕭蕭最嫌隻履西歸急夜駕泥牛渡板橋題聖堂上滚谷法兄和尚行解圓成人天簇擁雙林影現去而未遂俱胝指頭用之不盡孫承祖業遂雲門寺裏花雨續紛子繼父風看石傘巖前洪波浩淼今日銀籠勉脫鶴不停棲靈木迢迢鳳無依倚翻身那畔眞入蓮花萬朵撒手當陽不坐石霜一色還知他臨行

親切一句十分道了麼庾嶺梅花帶雪飛瓶月氷河發寒燄乃合掌云勺水不恭下座去薄陳微供
上堂舉報恩雲溪成禪師上堂云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着一把火我郎不然秋雨且晴汝等諸人青州布衫脫下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不妨少處減些子且道古雲溪是今雲溪是具眼者辯看
上堂菊花紅蓼正芬芳一句明明爲舉揚携手木童歸去晚月船親到水雲鄉天童覺祖趣口提持不傷物義大衆看看恁麼時恁麼處恁麼來恁麼去契到

雲溪不得當面錯過卽今還有傍分借路內紹到家者麼有則近前與你圓成曲調月色練鋪木曲蘆花夜映門頭分明只是個人宛轉歸來舊處諦審諦觀老僧不敢瞞你
上堂鷄冠花矮隔林叢黃菊東籬綻曉風最是一年秋意足少年人老蓼灘紅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竪起拂子或云雞冠花或云貼肉汗衫一般置問爲何答處不同且道鷄冠花與竪拂拈椎是何差別貼肉汗衫爲甚麼再脫不下揔耶別耶同耶異耶成耶壞耶且作麼生收取若向這裏辯得要窺他法眼一宗

正不難也今朝十月初一嚴霜漸落朔風早寒弃得滿園秋色東倒西歪吹去萎花更而新者或者是其昔處分付玄寘別有正令

上堂夜眠侵早起又有不眠人我早候白伊更候黑十月初五日達磨祖師誕辰雲溪長老硬着頭皮先他一日出世妙吉祥海月觀音前兩日應現五百尊羅漢後半月化生還有那西王母逐隊而來溪谷大神同時下降攪作一塊溷作一堂道冠儒履釋袈裟却也難爲分辨且喜雲溪長老隨流放曠野岸爲家生緣與魚鳥相親到處任馬牛呼我今日是他生日

可可的沈震行韓侯兩居士率引善類入山放生鶴飛鷗渡鳥語虫鳴滿前都是生意古人道情與無情皆同一體燈籠露柱下兜率降王宮歸木稍頭變作一個金鯽鯉魚淩空而去須信得遊梁入魏面壁九年折葦西渡踰葱嶺踏流沙一總不是達磨鬍子你諸人曾厮認厮認麼今日現前許多飛者走者動者植者升者沉者靈者蠢者一齊在雲溪眉睫上打個筋斗直走向三十三天高聲唱賛云善哉善哉功德無邊祇愍難及弟子輩挺挺擠擠簇擁上前要覓雲溪長老爲他慶生長老却帶水拖泥直躭到赤虷青螺隊裏隨類現形低低發聲道以我爲鼠肝耶以我爲蟲臂耶三世諸佛彼此輪流大家同在這裏

上堂蕭蕭蘆荻任遨遊偶駕孤蓬泛小舟密雨斜風都不管一心只在釣魚鈎雲溪任運蹉跎隨緣度日三文錢買個黑滂波摸些魚螺蝦蜆生意十分冷淡却被個戴烏紗巾的俗漢閘江覷破惹頭罵來道不謂雲溪不足千古惡口傷人恰恰慶生一句然雖如此黄牛盆盎橘蔹依然白馬香爐酒盞不遠賓主相逢一場話絮周太常論道楊翰林譚禪玉泉道場開將軍打供死官寺裏何次道重來入戶青山白雲且

喜春秋不涉分付着魚螺蝦蜆將來放在一邊有客來到請坐喫茶去

上堂僧問横揮寶劍斬諸見之稠林暗度金針繡冲霄之彩鳳去此二途未審和尚作麼爲人師云花開劫外春僧呈坐具云者個且置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又作麼生師云寒蘆兩岸孤鴈一聲僧禮拜師乃云冬至一陽生花開劫外春慣然無米飯苗理沒絃琴不見道玄酒味淡太音希聲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商旅不行出門便是草直饒不出門也是草漫漫地后不省方金殿巍巍鎖

至尊切忌離宮失位大衆看看一泓晴碧兩岸寒蘆
天地之心宛然遍露了且待他銅儀步晷葭管飛灰
堪作什麽
上堂雪色迷離宮庭路杳霜威肅穆禁苑人寒不萌
枝上飛翻玉鳳千翎無影林中穿過泥龍獨角到這
裏說個春淺雉尾切怪今時夜永螭頭吝疑却外何
況櫻桃宴罷始號題名梧桐影殘別誇拂袖惶恍煞
丁也會麽金殿重重苔蘚生鴛鴦不勞刷毛羽無事
退罷
上堂休休無事且傻遊雲迷野渡溪橋滑風颼颼冷

颼颼
上堂一瞖在眼空花亂墜證龜成鱉喚鐘作甕黃面
老子着甚來由被他一天星斗換却雙眸大驚小怪
道奇哉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
不證得好世尊錯了也一切衆生本來成現擬心作
佛大好羞慚說甚麽智慧德相早是執着早是妄想
不見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麽當初
指天指地全弄虛頭如今說出恁般悟由原來是個
不喞𠺕漢且瞎個什麽星彗星孛星長星太白星
天狗星攙槍星飛廉星惡來星蚩尤星實沈星破軍

星熒惑星晤什麽道見什麽性明什麽心災星難星
妖星惡星切忌切忌
上堂鳳騰霄漢鶴出銀籠撒手無依通身不滯今日
正當解制時候衆中已有奇特受用者木人拍手石
女呵呵虛空爲汝稱嘆了也室內一句漫勞重舉老
僧不敢留滯汝等大踏步出去罷
上堂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祗如
雲門道人人盡有光明在牆壁瓦礫廚庫山門盡大
地是沙門一隻眼何勞點出不見道好手手中呈好
手麽以拂子東點一下云左眼八兩以拂子西點一

下云右眼半觔以拂子中央點一下云個便是頂門
正眼饒你摩醯首羅豎亞一目總不過是天眼所該
爭如我世尊眉横鼻直覿面分明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向雲溪拂子頭上五眼齊彰三身并現大衆看看
青蓮廣目一道寶光普天匝地去也瞿曇瞿曇今日
與你重開生面
上堂歸去來歸去來認取娘生鼻孔
上堂拄杖由來顯妙傳陋巷不騎金色馬戴角披毛
莫不是內生王子麽良久云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也
只止啼黃葉

上堂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然雖如此門前殘雪日輪消屋內紅塵遣誰掃不見道莧有過得此色者麼要且不名尊貴

上堂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提雪團便打雖則快便難逢要且不是青原門下若是雲溪當日便款款向他道一色人迷可惜白雲坐斷待他如何若何只拍手一下云天寒人寒歸堂遲了八刻

上堂丹霞燒木佛畏寒而已豈有他哉院主鬚眉墮落事有偶然不足疑矣今夜六花飛處榾柮重添分付庫司熔食着毛要緊

上堂僧問禮讚三千諸佛有何功德師云一枝梅破臘僧云怎見得是功德師云諸佛放光明僧禮拜云如來證明師乃云元正啟祚品彙維彰雲物呈祥山川吐瑞還見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放大光明照徹你諸人鼻孔麼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得問也須題取一篇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江城玉笛是處梅花這裏何等如好新年舉筆明明歷歷

上堂君向臣元首明臣奉君股肱成君臣道合一德一心朱紫貴本來人金殿巍巍聳至尊

上堂梅花香裏問春晴學士門從鈞旋行無限白雲看不盡隔溪啼鳥兩三聲鳶飛魚躍大好一段機緣山峙水流切莫當面錯過且庵和尚上虞人前身後身莫可端倪世出世間不妨奇特入山持鋤斧打開無量法門把手上烏莖放出許多生命今日到來與渠做學士即得喚渠做桑門即得乃豎起拂子云道道顯亭居士出云和尚道了也師彈指一下

上堂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可堪持贈君雲溪一棹孤風半庭殘雪向無人處撒泥撒沙于絕覆載中自由自在于處河濱長年土窟無端被懷璞法侄逼迫下山走到十字街頭做些買賣碧川青嶂雖不礙于往來荷葉松花恐有間于衣食畢竟去即是住即是聻問取雲中白鳥看

俍亭禪師語錄卷一之一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一

侍者智淙編

小叅新豐一曲和應多湖畔瀾翻鏡水波冷澹目前千古意空凝白雪是巴歌瑪瑙坡前布種桃源徑裏開花擊石鼓而阜亭作響直透威音駕巨艦而耶溪倒流掀開洞水針針相續步步要歸夜明簾外未許朝君寶鏡堂中且來就父還知他處士梅花移植在西谿那畔麼兩岸谿寒水清淺一枝雲影任橫斜以辦香爇爐內云獨許愚庵老人得知此意

誕日小參隔溪雲樹野人家漁父扁舟天一涯無限

風光收不盡半灣烟水宿蘆花好笑者癡呆漢子投入胞胎幽幽莽莽過了半生你還認得自己麼若祇向溪光瀉宕山色叅差追求面目錯過你藁奴白牯隨順生涯若更向紅塵堆裏鬧市頭邊尋覓形骸辜負他翠竹黃花些兒活計眉橫一丈額濶三分空手搖船步行騎馬聖不是聖凡不是凡魔不成魔佛不成佛似這般沒緊要的阿師豈不好笑今日衆弟子爲他慶生生的要說些佛法若論佛法適來鐘聲磬聲盡情的爲諸人說過了也還有些說不盡的又被那撑船的小厮兒截向千金池那畔又那畔去了如何說起抑不得已有幾句現成偈子不免詮釋一上有物先天地東壁葫蘆無形本寂寥壓荐磕著能爲萬象主戴角披毛不逐四時彫一擊粉碎卓拄杖云大衆會記得五十年前與拄杖子在甚處相見來現前認取好

小參橘柚霜寒芙蓉秋老雁落長空小舟楓幾點覷流霞前面碧山圍遶更沿溪一帶白雲迷黃菊東籬蚤百歲饒他底事成潦倒胡餅饅頭且共諸君一飽覷面相逢莫草草下座

小參昨日雨今日晴牡丹花下日午正三更君行東

魯我西秦放行捏聚總一微塵禾山羊角鼓普化馬蹄鈴杜鵑親切句分明悉利悉利部臨部臨

小參道人行徑雲水生涯都忘甲乙丙丁說甚子午卯酉無端被二三知己揭露當陽把個本命元辰走漏消息老老大大一副娘生鼻孔特地與諸人相見了也若道已相見過大衆熱瞞雲溪若道未相見來雲溪熱瞞大衆且道父母未生前畢竟如何是本來面目聻前日曾有人問我向他道靈壁峯前一片雲又有人問向他道雙眼横谷鼻頭向下又有人問向他道月下吼泥牛若人會得莫教辜負平生苟或未

然依舊從頭問起

小參面南朝北斗法身滿地走肘生柳柳生肘我却五十年你却四十九大家同出一隻手明朝十月四日雲溪長老五十歲慎菴戴居士四十九歲他居士特特入山爲我設供也奇怪也奇怪若道是老僧生日又是他居士誕辰若道是居士誕辰又是老僧生日一條紅線兩人牽彼此不得無分向這裏會得移山門向佛殿裏也不爲多把燈籠在露柱邊也不爲少懷州牛喫禾益州　馬腹脹法爾如然非爲分外記得兩年前居士問我曾祖見人來便面壁意旨如

何我向他道年來閒却釣魚竿居士又問達摩面壁九年又是何謂向他道從來阮嗣宗慣留青白眼居士又問這裏還涉功勳也無向他道莫謗古人好今日因齋慶讚舊話重提也要大家與居士一齊相見只因他居士是與長老同一鼻孔出氣的喚長老作居士不妨隨處承當喚居士作老僧一任旁人識取畢竟是一個是兩個擊拂子下座

小參無學菴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到老得爲僧僧問明安偏正君臣是明何事安云父母未生前事僧云如何體會安云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後僧至石門聰處舉前話聰云不道太陽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不盡僧云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聰云糞墼子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云牡丹叢下睡猫兒偏正君臣被他兩個老漢盡情吐露了也雲溪則不然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白月落長汀玄雲披遠岫還當得個正偏句子麼這話且止還有一問丫角女子白頭孫他是幾時生日道取一句來

小參荷花蓮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

何如門云荷花出水後何如門云蓮葉又僧問淨泉蓮花未出水時何如泉云菡萏滿池流出水後何如泉云葉落不知秋古人一般問答就中還有差別也無藥山兒孫雲門家法從上宗猷莫當容易會麼會麼花藥欄一株松庭前栢樹夢裏牡丹黃花翠竹青嶂碧巖常憶江南三月裏重陽九月菊花新一把柳絲收不住馬蹄何處避殘紅總不如一句無風荷葉動也會得則春遊夏賞秋飲冬歌不會則江北江南難免鑚龜打瓦

晩參說時嘿嘿時說潙山仰山有口無舌四十九年

風聏聒老曹溪徒話月古韶陽得一橛棒如雨點喝似雷奔總沒交涉好笑孔仲尼不荅南宮适擊香臺一下云德山晚參不荅話趙州晚參荅話雲溪今日晚參荅話卽是不荅話卽是放行把住都有來由大須仔細如今不惜口業胡亂把古人註解一上德山示衆云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雷聲雨點有僧出便禮拜不是這僧大難來當山便打令行也僧云某甲話也未問也少不得這一棒山云你是甚麼人別施一著僧云新羅人指東話西去也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蒼天蒼天趙州示衆云今夜荅話有

解問者試出來漫天張網有僧便出撫命三郎州云比來抛磚引玉引得個墼子不妨減人聲價後來雪竇拈云德山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的劍這也罷了又云新羅僧不免撞露柱漢莫有爲這僧雪屈者麼又覺鐵嘴云遣將不如激將還明得趙州意也無雪竇亦云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蓋代功且置如何是汗馬無人識聻進前退後三十棒自領出去他時異日莫辜負老僧

小參纍纍櫻桃蕊垂垂荳子香行船採桑葉只爲養蠶怕此事正如看蠶相似須是下得種子纔有發生分銖分量著意看承漫漫餧他切忌違時失候頭眠二眠三眠幾番透脫幾番剝換直至大眠時候絕後再甦死中得活方乃絲頭吐出綿綿密密個裏藏身全沒些兒滲漏末後別開一竅展翅飛空看毛只在眼上還知採桑有個不採桑的時節麼得力須忘倦休糧更不饑幾時上山努力努力

小參金輪避位不面堯顏玉殿苔生全彰尊貴到這裏直得無家可坐無世可與也是臣子之常不爲分外然雖如此新羅國與波斯鬪額祇堪拊手哭蒼天藕絲孔共帝釋爭權切忌迷頭徒認影露柱前古佛

相交日用裏四臣難昧金殿無人空侍立冥王頭戴寶華冠畢竟怎生奉重聻乃望空合掌

小參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饑時吃飯睏來眠看飛鳧泛泛舞燕翩翩休錯認最堪憐無端遊戲青梅一嚼惹得滿牙酸

小參看看五月五船上蛟龍舞保福敲鑼禾山打鼓門掛艾人兒牽著玄沙虎趙州無雲門普渡口相逢莫莽鹵續命絲絲五色迷蒼天蒼天更增冤苦當時忠國師勘大耳三藏第一度在西川看競渡第二度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第三度忽然不見你道國師

曾看競渡也無他外國人却被國師熱瞞有般道國師在三藏鼻孔上有般道國師在三藏眼睛上恁般說話還的當麼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卩白舌盡消除

晩參二月二十九特地揚家醲春雨桃花東風楊柳寒山拾得笑呵呵長竹筒短茗蒂是非只為多開口狗子勝猫兒猫兒勝狗這幾日大雨盆傾多應是東海龍王惡發雲門拄杖子作怪弄得波洄滐遶流水參天覿面是一個雲溪無路可尋無門可入若是他作家舟子隨流得妙順水撑篙直恁地與主人相見苟非其人手忙脚亂不諳水勢不辯波瀾把纜放船作麼生得到這裏卽如巖頭當日在鄂渚撑個渡船小可的做些活計無端撞著一個婆子平白地將個親生孩子丟在水中圖賴他巖頭是個放憨長老却無些子慈悲心你是淹死自已孩子七個八個一總不干他事如今看將起來豈不一場好笑巖頭做買賣不著究家撞著對頭這老媪使心用心屈屈的斷送了一個兒子這也罷了且要問你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只這六個更向誰人索命恁般說話會得的舉起便知若不會的大水茫茫切忌同他淹殺

晩參僧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竹影千波月分後如何師云雲藏萬壑舟又問石霜王子可得聞否師云問將來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黃閣簾垂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鹽梅道合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青宮位重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細柳功高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卽今尚在兜率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禮拜了向汝道僧禮拜師拂一拂云任任十字街頭石敢當適來叉手向前口喃喃的參尋向上求個決擇且要諸人共知他道北高峯觸碎了蜻蜓鼻孔水牯牛踏翻了蟭螟眼睛蜘蛛網打著個黑漆鏌崑崙蚯蚓頭吐出個水晶金彈子幾句沒理會說話不妨有明有暗有正有偏和他雲門三句臨濟三玄一齊收拾在褁許且道是那一句辯道裏見得要會他石霜王子也不難苟或未然石敢當面前笑你

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嘉州大象陝府鐵牛三個獅子輥綉毬臨崖澌眼特地一場愁休休黃鶴樓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擲拂云羞

中元小參救母生天神通第一臺山路上討個點心

俞道婆傾翻油糍浮杯和尚沒處雪屈木菩提樹下
鵞走到忉利天宮且道摩耶夫人仗誰恩力大須彌
山小須彌山跨跳入八寒八熱十八鬲子地獄阿鼻
地獄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象寶馬寶女寶如意寶將
軍寶覷到餓鬼頭邊向有財鬼無財鬼臭毛鬼等唱
一聲摩訶般若波羅蜜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餅
盂蘭盆大齋放下手却是饅頭要吃的儘吃阿修羅
與帝釋天大戰著他目連看堂從針咽裏放出一星
子火來燒得金牛兒叫苦石獅子汗流帶累他無位
真人五百生不聞漿水之名快活快活閻羅大王來

也統領一班獄卒夜叉喝散了中元地官東皇太乙
唵嗶㗚强中强吉中吉
曉參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雞鳴丑茲到日入酉帶
角披毛曹山顛酒連凍打焦磚面南朝北斗佛法無
佛法有天寒人寒狗走抖擻口以拂子招大衆云來
來真獅子兒善獅子吼
晚參好笑真好笑顛倒真顛倒五百尊羅漢偶然向
天台路上閒行惹動寒山拾得和那老趙州爭個青
黃白皂且喜巖頭免至鄂渚石霜未去瀏陽昨日文
殊普賢趕向水牯牛隊中生生的喚做遊食僧道多

虧了大顛首座救取得韓退之只可惜聰明崔浩阿
呵呵絕巧妙忽有個漢大踏步上前掀倒禪床也不
怪你性躁
小參補特伽山路相逢第一關趙州應不遠至者等
閒看到觀音橋出觀音關入觀音院大悲千手眼莫
問他通身遍身三十二應門到這裏磋著磕著船來
陸來隨行逐隊漢祗聽得昨日往徑山度馬度驢舉
足下步時須辨得出門便是草最苦吳兒碧眼要津
把住不容你急處撐篙那知過量大人宿止草菴別
自有出身一格擡頭著眼秦亭山恰在面前要打從

雲溪去的且向這裏問個信兒指與他一條直路住
任住諸人清晨起來吃了粥洗了鉢盂曾見他東壁
葫蘆和那庭前栢樹子拍手呵呵向文遠侍者討果
子喫麼歸堂喫茶
小參新年頭佛法有鐵牛無脚團團走新年頭佛法
無石女聲聲唱鷓鴣歲次丙午月德在寅日加于午
百事大吉山門外枯木開花佛殿裏燈籠作舞文殊
菩薩在粥鍋裏出現金毛獅子滿空飛普賢大士向
蒲葉上相逢大象藕絲牽過海許多奇特這也不爲
分外還見他金鯽赤稍魚向過橋南岸搖頭擺尾直

走上三十三天撞著阿逸多口喃喃地道了幾何仍到雲溪方丈全拄杖子化為龍麼喜神在正南方速禮三拜

小參火樹銀花合劫外陽春星橋鐵鎖開玄關掣盡暗塵隨馬去切忌夜行明月逐人來投明準到十五日以前即不問正當上元十五日村歌社舞家家打鼓鼕鼕魚龍百戲到處許多熱鬧道人眼裏還有恁般事也無十字街頭多少佛法金獅踞地玉兔懷胎枯木龍吟獼猴帶鏡更有一樁奇特的事雪峯老漢在鰲山成道撞著燈明如來借他三萬二千獅子之座向城門口八字打開搬出一栲栳古董田單破樂毅燒了個陝府鐵牛漢祖滅秦皇斬了個南山鱉鼻紀信乘九龍之輦項羽騎千里之騅霍子孟一座假銀城呂洞賓三尺青蛇劍節度使打破蔡州李將軍射翻白額丁公洒淚雍齒封侯韓信臨朝子牙把釣如斯之類不一而足哄動他鬍張三黑李四東村王大姐船上謝三郎捱捱擠擠簇簇擁擁看個不徹還委悉麼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吹滅紙燈道些鎗刀人馬一齊都不動了

小參三千古渡十里寒溪梅花初放竹梢低遠樹正迷離雲漠漠水瀰瀰人在小橋西聽簷前雨歇門外鴉啼道人家閒居無事爭奈耳畔啾啾法門多故泥金剛努目木羅漢攢眉這也不在話下昨夜三更寂音尊者和那古塔主爭個三玄三要牽藤引蔓說不清頭直鬧到老僧方丈裏來要老僧決斷決斷老僧一棒打去兩下掀翻各各奉身而退著甚來由整整為他忙了半餉舉拂子云大眾要會三要三玄麼覿面梅花開嶺上個中一句最分明

晚參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寒月落梅花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杖藜扶我過橋去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這裏沒你話會分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禮拜著進云禮拜了又作麼生師云問取前村土地水深多少乃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知多少從來孝子諱爺名曾參不忍食羊棗

小參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黑裏摸白曲中藏直蟭螟眼裏大鵬翻身枯木上開花如織且道誰是其人看取堂中禪客

小參僧問承聞和尚有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一念萬年去未審向甚麼處去師云以拄杖指云向這裏去

僧打一圓相云秪如向這裏去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打一下云是同是別僧禮拜云恁麼則佛祖位中留不住去也師云且緩緩僧問天龍一指頭禪受用不盡如何是受用不盡處師云作者方知進云爲甚麼一切人視聽言動和尚總云不是師云爭怪得老僧進云恁麼早是好肉上剜瘡也師云偏你不肯麼一僧出禮拜起珍重轉身師云恁麼去恰好僧云大衆証明師云一釣便上僧問和盤托出盡底掀翻請問和尚還有向上事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以拄杖壓僧首云木上座道了也乃云今朝剛剛滿七且喜大事了畢滿前春雨桃花流出曹溪一滴高掛鉢囊橫擔楖栗果然是大丈夫兒切忌向沙裏尋油刀頭上舐蜜我老人家倒行逆施一期來語言衝擊莫怪莫怪拄杖子無意無必

小參春城無處不飛花靈雲見的寒食東風御柳斜玄沙不肯日暮漢宮傳臘燭寂寞恨更長輕烟散入五侯家歡娛嫌夜短且道靈雲見處有多少差池遭他謝三郎十分檢點今日落紅滿地燕語鶯啼他兩個老漢在桃花樹下相罵不休衆中可有個善解紛的向前去勸散了罷乃以左手屈指數云冬至寒食

一百六以右手屈指數云五龍一蛇邈哉介推

小參正中偏呢喃燕子語梁間偏中正翩翩黃鳥傳春信正中來鶻鵃啼處百花開兼中至鷃鵲飛上珊瑚樹兼中到杜鵑歸去西溪道以拂子擊案一下云大衆還委悉麼公冶長能明鳥語

小參未離兜率饒伊較勝爭强纔到伽毘早已和泥合水雲門一棒八兩償他半斤雪竇掀翻一牛還人一馬釋迦老子大驚小怪倚著個神龍蔚水王象翻空高足濶步走向人前開張大口當時面皮一片片跌將下來還有個摩耶老奶奶是他一模子脫出也曾在華嚴會中向善財童子說了許多大話臨末梢頭連那耶輸夫人羅睺羅被他大帽子一罩一齊罩了也惟有白淨飯王略有些兒手段不怕甕中走却鱉好好一家兒父母妻子全證個尊貴法門這也不爲分外今乃四月八日正是世尊降生之日兩個俗人要我說些佛法若是佛法四十九年嘮嘮叨叨說個不歇倒不如纔出母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直截了當了也據雲溪看將起來當時但週行七步目顧四方恁地休去正好令人疑著不合又道個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未免遭人檢點恁般判斷他釋迦老子

還甘也無若也㨾令而行雪竇雲門一齊打趁
晚參六六三十六直中還有曲又好笑又好哭山頭
頂打魚海中間捉鹿長法身截之太多短法身續之
不足趙州笋變了多福一林竹古人道笋畢竟成竹
如今作筏使得麼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說道理儘好
且如這裏是監院房那裏是典座房又作麼生此事
如剝笋相似剝了一層又一層轉剝轉有直得和根
脫落截斷兩頭淨裸裸不帶絲毫纔好受些鹽醬然
雖如此中間卻有個火候若生生的咬嚼便不堪也
住住住山下竹筋鞭且置不論畢竟如何是胡地冬

生聾待石筍抽條更向諸人註破
晚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棲昨日
王鶴山居士問老僧道古人遶座三匝是何道理老
僧云討棒吃聾居士又問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又是
什麼意思老僧云邯鄲學唐步昔漸源到石霜持一
個鍬子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恁麼源云覓先
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淼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源
持鍬子而去當日道吾有個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的
句子石霜漸源播揚家醜將一具黃金鎖子骨撒向
人前我當時若見便奪他鍬子掘個深坑將渠兩人

一同埋卻多少是好這也罷了畢竟古人遶座三匝
意在於何曹孟德橫塑賦詩早是十分道破了也幾
多長老不如一個俗人拂一拂下座
小參荷花開蓼花開水滿池塘香滿臺我葵蓮徑五
色落蕣苔千年桃實仙子棐來不比那道旁苦李鑽
核重栽雲溪這裏滿園花菓無非是金玉搓成團來
猿摘去晚後鳳凰歸倒也不爲奇特還有那曲灣灣
的瓠子直儱侗的東瓜雞術頭出自鎮州茄兒串打
翻拾得樹上攤幾粒芝蔴冷灰爆一顆荳子這裏還
作佛法領會也無他園頭雖則作些癡福不可埋沒

乎他與我覓個無底籃子收拾將來客來也好抵待
小參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住山三十
年不少鹽醬師且置一棒打碎醬瓶你道與斬猫是
何差別還知彭祖百忌日麼丁不剃頭辛不合醬
小參卵有毛雞三足丁子有尾龜長于蛇黑狗白狗
非犬犬可以爲羊黃馬驪牛三孤駒未嘗有母自惠
子之亡也吾無以爲質矣此老一味是野狐涎唾君
到雲溪門下三十棒一棒也不饒他將知尊貴一路
自別
小參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

何說恁般語許畫蛇添足掩耳盜鈴落得過人檢點既是無物比倫說什麽一輪皎潔古人又道光非照境境亦非無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報事不眞喚鐘作甕不見道說似一物即不中麽今日正當八月十五白月現黑月隱是光是境忘與未忘你諸人且作麽生會耶南泉玩月指點分明切莫向第二頭邊瞻星望斗以拂子擊一下云開目中秋坐却恨月無光莫謂老僧不道

小參桂子重飄菊花初放正九日東籬相逢元亮句裏三玄明明萬象珍珠撒向芙蓉帳體露金風錯認

是隨波逐浪白玉樓臺十二迴水晶宮殿三千丈鷹過長空徑聲嘹喨影落寒潭波光蕩漾船子風流未許時人依傍好任運逍遙隨緣放曠說甚麽趙州關雲門棒曹山木蛇乾峯拄杖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明月蘆花沒處尋想伊只在秋江上

小參弄泥團漢有甚了期連幾日農務稍閑人家大船小船搬泥運水古人道泥佛不度水又道入水見長人帶水拖泥也是事不獲已他早晚的撐著一隻渡船過東過西指望撩些魚龍蝦蟹蚌中還有明月蚬子也好充飢淤泥之地慣生蓮華流水灘邊偏藏至寶指空望空遂乃通身泥水這些人只解運入不解運出積聚這許多穢惡有甚麽限直待他雲裏那一點雨東海龍王撒向滿地珠璣通身變換腐臭化爲神奇好時節到也今日雲頭漸近有一陣雨也未可知泥裏水裏祇候著

小參比下有餘將上不足端午烹葵重陽看菊鶴足也不爲長鳧頸也不須續支離疏十束薪三鍾粟欲往城南忘城北墨非儒儒非墨李四張三王五趙六穿靴的喫肉赤脚的趕鹿屈子自沉賈生賦鵩歌不足繼以哭閙卻七間僧房阿誰叫你孤峯獨宿韓康

賣藥司馬李王賣卜陳睦州賣草鞋他古人也未能免俗笑諸方空碌碌不見道無門無壽

小參禪有三玄儒有三玄伏羲六十四卦是玄中玄子雲老不曉事又作太玄洪覺範中孚大過只見一邊不見一邊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支離穿鑿失後忘前顛倒顛顛倒顛旋毛背上總不合播揚家醜說甚麽權黑顓正借白表偏之乎也者夙業寃牽陸士衡王輔嗣鬼門上貼卦周濂溪佛印長老光燒餅做鏡子未免蕪織雲溪這裏只得將錯就錯胡纏厮纏昨日廿九是天地否今朝初一變了天火同人了也同

人于野利涉大川大家同上釣魚船笑笑笑笑你文王周公孔子也太無端説向人家不値錢

小參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既是切忌未生時爲甚又要看未生前消息昨日三茅眞君下降吳山頂上産下個碧綠紫金牛金牛變作石馬石馬變作白琅玕白琅玕變作黃雲黃雲變作紫竹紫竹變作老比丘老比丘變作烏鷄烏鷄變作蜥蜴蜥蜴變作金翅鳥王金翅鳥王變作雲溪手中拄杖子任任任達磨大師來也達磨大師是明日生辰今日爲甚麽先到不見道我早候白伊更候黑

小參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人人各有生緣上座生緣在恁麽處此黃龍三關語也這老漢不合下個註脚説個棹臂便行莫向關吏更問可否如人作賊面上刺了兩行字三十棒先自領去了也還有一問鷺鷥立雪月下琵琶且道是過關語是未過關語我早晨喫了白粥到晚來又復肚飢即如嘉州大象陝府鐵牛西河師子各各有個生緣畢竟生緣在甚麽處道得且過一邊道不得莫向人前漫開大口

小參陰烟丁頭新鮮針氊冰邊木上座慣會說法鉢盂口終日談禪也不消主賓玄要也不用君臣正偏達磨鶻子貶向他方世界老瞿曇閣在半邊開口便敎鈍置無語最忌廉纖眼睜睜的平上去入都忘記了二蕭一先切忌切忌果然果然空勞他一力撾鼓驚動了十八高賢

小參百丈耳聾黃檗吐舌江西宗旨特地留傳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畢竟過在甚麽處一般逐塊漢趂口説個大機之用大用之機將他雪竇無端貶駁且道洪爐大冶是機用不是機用辨劍林法姪春初在雲溪坐禪于洞山撥退果卓下別開生面如今

從福嚴來特地向寒巖白月古岸淸風更敘一番賓主恰遇着旱乾水淺河港不通釣魚船上收起絲綸渡口行舟絕人來往莫是雲溪老漢物外孤高十方坐斷麽古人道不居正位絕御今時一色全消大功不宰這裏總沒有相見處然雖如此夜寒人靜歸堂送茶向火爐喫果子少不得也敘些賓主之情不得一切處盡敎枯淡去也葛藤且止畢竟洞山一喝馬祖一喝是兩樣生涯是一般行市耶劍林法姪於此倘十分明得請爲他雪竇禪師拔刀相助

小參騎驢新婦上高樓三箇獼猴驀地愁脫殼烏龜

緣壁走看看海底鬪泥牛有一句主賓玄要兼帶正
偏一時共足畢竟是那一句
小參拆拆單單單拆鬼谷子先生傳他李淳風袁天
罡一總是個問卦的祖宗將些黑白點見誑騙人家
男女常言道吉凶未卜我已先知休聽他古人說謊
小參孔夫子不識字孫武子不用兵神農不嘗藥草
周公不制禮蕭何不造律李斯不作書好端端的被
道一班人弄得七顛八倒說甚德山臨濟曹洞雲門
一總提出去
小參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正法眼藏向道瞎驢

邊滅卻果然吹毛利劒用了須磨與化是個克家之
子借他克賓維那鼻孔出氣罰饡飦一堂又趂出院
且道克賓當日還甘也麼若也不甘討什麼好克賓
若也甘討什麼好克賓黃蘗老婆心切為汝徹困馬
祖一喝三日耳聾從上以來垂個樣子然雖如此事
無一向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肯諾耶不肯諾耶急請
當人認取
小參古人道傳神妙手全在阿堵中頰上三毛此非
凝議所及有般漢用棒用喝說主說賓總不過是優
孟衣冠如弄死蛇相似豈知他咳嗽掉臂純以神行

轉動施為酷難描繪得心應手自不偶然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如今還有恁般人麼下座問取顧虎頭一
類去
小參諸人被十二時轉趙州能轉十二時自受用分
中著衣喫飯送客迎賓拍拍是令仁風書記自楊州
發脚過顯聖到報恩昔年在靈巖室中聞老僧名字
特特入山願留執侍頃見他十二時歌趂口誇張儘
力賣弄大似一個飽參禪客還有一說泗州大聖揚
州出現昨日有人在平山草堂歌玉樹後庭花驚起
了乾闥婆神和那金色頭陀一同作舞優婆離尊者

從旁插嘴說歌舞唱伎切戒切戒不見道君子愛財
取之有道麼不知亡國恨猶唱後庭花王令稍嚴切
忌饒舌
小參雪壓空山行徑烟浮野渡人家門外一溪流水
菴邊幾樹梅花雲溪數年前曾向荊棘林中覓得兩
株老樹也無萌芽也無枝幹冷湫湫植向庭前太煞
寂寞那知他死中得活枯木生花三年以來舒條吐
蕚不特光分九夏玉蕋承天抑且木秀三冬香雲繞
地曾記得古人說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
香這幾日春冷烟凝雪深霧重亭亭古幹郁郁奇葩

別是一分精彩有者道西溪十里到處羅浮江南一
枝爭先庾嶺雲溪這裏有多少好處也向人前賣弄
瞥癡人癡人莫只作境會好
小參無說卽說昨夜東君輕漏泄說卽無說杜鵑枝
上空啼血須菩提宴坐而天帝釋雨花維摩詰嘿然
而文殊師利饒舌雲溪嘮嘮叨叨今日也說明日也
說人天衆前造了多少口業如今翻轉面皮別施號
令一句兒也不提起了有者道無情說法虛空講經
森森翠竹盡是眞如灼灼黃花無非般若本自具足
本自現成這裏不說的是有者道楞嚴悟道楞伽印

心青華嚴獨見一班言法華別行一路黃卷赤軸與
燈籠露柱廝結眷毛禪板蒲團向孤起長行獨開正
眼這裏說的更是那知他與歌的原是木人起舞的
莫非石女理無一向事逐千差有時說則紅塵堆裏
百草頭邊有時不說則不種梧桐夜明簾捲雲溪今
日向毘耶城畔與大士對譚從摩竭國中全提正令
去也良久云會麼且喜會中不無解人煩勞他拄杖
兎角拂子龜毛通個消息
宗會小參華林講道帝釋雨花誌公解經善慧揮尺
一部金剛經葛藤不少自無著天親夢升兜率錯認

了雞足山頭也是開眼著賊了也何況他長安草堂
拾人唾餘喚鐘作甕雲溪長老無端走入這般件豈
不好笑然雖如此有句無句不離行市曾記得南陽
忠國師問紫璘供奉金剛經首是甚麼字璘云如是
二字國師云恁作麼生璘無對南陽太煞倚勢欺人
紫璘未免受他鈍置當時若問伊是甚麼字祇合向
道和尚一國之師可惜許字也不識若更如何若何
正好驀地便唾豈不爲他牟尼寶毀白鷺池邊洩了
多少冤苦住住住開宗明義章第一適來猶記得許
多般如今一時忘却了也大衆食時已至隨衆人一

例喫飯洗鉢盂歸堂
小參今朝五月初一東海鯉魚奮翼觸著池上蛟龍
雨下盆傾滴滴更兼鑼鼓聲喧賽過青天霹靂就中
還有希奇空際寶華折歷且道是甚麼華薝白旃檀
華五色錦葵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地湧金蓮
華都來只是眼華昔日法華會上放光在前雨華在
後今日雲溪這裏雨華未畢紺瑠璃架上一道寶光
直射到殑伽河畔樂音樹下感動了東方延壽如來
和那日月燈明佛影現而前向琉璃殿上顯作佛事
你諸人可曾見麼住住住蛟龍藏裏天樂開空他瓔

珞寶珠一時成佛去也大衆喦申回向

小參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如何是更相涉聻松是松棘是棘鵲是鵲烏是烏乾三連坤六斷切莫移易他一分毫許如何是依位住聻將山門來佛殿裏移佛殿向山門前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女子身中入定時男子身中從定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震仰盂艮覆碗神通妙用法爾如然以拂子畫一圓相云異不異同同中有異渠不是我我正是渠向下文長留在來日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一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二

侍者智沆編

茶話今年猶是去年人去年人比今年老証得十年前剛剛是我四十歲在愚菴老人前與晴雲盟石嵩也諸兄隨例入室老人垂問云如何是宗會菴得力句我却道個月照千峯白湖開兩岸明老人復云踏著蚌殼時如何我却道個牡丹花下玉麒麟老人顧左右云原來是家裏人我却目旁僧云屈屈當時遂承印可蓋自十五年前曾在宗會堂中討些活計正當入室次獻公元木一機諸兄似虎如龍一個個被老人拿倒我却路見不平為他諸人各各代一轉語時漏下已三鼓闖入方丈裏邊與老人胡亂一上當時哄動叢林謂世臣徐子明得向上事也又翁季祥居士以三玄三要語來問老人我却從旁饒舌翁大驚異又我往年曾踏碎蚌殼打失鼻孔故老人垂問云然如今已過十年鬚眥變易年老衰頹倒比當初不唧溜了說便恁般說五十年以後失却龐公一個笊籬四十年以前欠他淸平一個木杓解修居士與我異世天親他雖在俗我雖出家兩個五百共成一貫今日解修兄為我慶生設齋整整代他忙了一日

將曹溪一滴水煮作金牛飯烹出趙州茶和那雲門
饅頭鎮州蘿蔔一齊供養大衆了也他是我家裏人
未免說些家裏話大衆看看早是夜分時節日輪多
少高了各各吃茶且莫空過

茶話我前日曾有個問頭云東山水上行七十二峯
爲甚麼茗溪不度監院伊人荅語云君子愛財取之
有道他恁般下語却也自能作得主宰但是於古人
話頭猶未十分却好若有人問我古人道東山水上
行七十二峯爲甚麼茗溪不度卻向道昨日有人上
徑山不惟荅在問邊亦且爲他部陽老人通一線地

這個且置畢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莫是瞎史陀天
是諸佛出身處麼莫是迦毘羅國是諸佛出身處麼
莫是椉白象舞神龍金蓮布地玉毫飛空是諸佛出
身處麼且喜沒交涉

茶話昔日洞山與泰首座喫菓子次山云有一物上
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菓
子桌潙山喆云這菓子不但首座不得喫盡大地人
孰敢正眼覷著雲溪則不然待他洞山恁般問衹向
他道某甲衹會喫菓子只管把菓子亂喫管教他洞

山開了口合不得多少是好

茶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當時夾山洛浦截斷舌頭
此話大行致有今日今日溪月盡全雲山不異者橫
鼻直鵠白烏玄從天台來往徑山去一齊走向西溪
自烟水路入樓閣門未免經過河渚鯨吞海水露出
珊瑚直恁他夾山船子南嶽青原從上老古錐一條
繩牽在那邊頗得自由自在這個且留卽如世尊
初生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雲門
雖善抑暴鋤強平高就下也只令行太過未免誅戮
有功我却不然若見他世尊當日恁般說衹向他贊

歎道瞿曇瞿曇太尊貴生管教他釋迦老子面青面
黃上天不得入地不得且道與雲門相去多少將軍
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有甚工夫共伊鬬優鬬劣

茶話澗梅居士問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據智兒看來
雲門多管閒事與他三十棒和尚分中還甘也無師
云雲門若甘卽得士禮拜云只曉檢點他人豈知帶
累自己師云還有問麼進云大衆莫爭閒氣好師不
顧士又問五位王子師乃云臣奉于君子順于父不
順非孝不奉非輔作麼生說個孝的道理但一切處
自然莫教觸犯莫教違逆件件到恰好田地這是于

職之所當盡古人說君說父是明他尊貴一頭說臣說子是明他奉重一頭要識尊貴始解奉重王子灌頂以傳持向上而言內生者內院降胎化生者法化口出誕生者中宮誕育並是王種末生者陟自庶僚朝生者產由嬪御並是臣種分內紹外紹者須是不出階級不歷功勳單明尊貴一路如今人君臣五位不辨來由更說什麼功勳王子直如矮子觀場一總由人他自已從不曾見我往時著有洞宗剩語這些門頭戶腦畧說分明未免婆心太過你諸人曾見麼若也不甚辨得清從上綱宗切忌錯舉

茶話日月坐逝形容就衰猶憶初生之夕我母夢一清奇長老走入門來遂爾誕育後二十八歲我復夢見一老僧示我夙因命我出俗既見其人還履其境鐘磬宛然戶庭不改奈蹉蹉跎跎過了許多時節開甚大口還說如來比肩祖師方駕聾古人道得好不慕諸聖不重巳靈隨緣放曠任運逍遥儘得受用然雖如此山前山後荆棘滿林船往船來陸沉不少尋常切須仔細

茶話男不婚女不嫁為緇為素一總由他頭上紗巾草鞋脚下無端一個破衣籬賣斷天涯無人著價麗公麗婆麗子麗女好生奇特當時還有個甘贄行者在南泉會下弄些手脚便乃隨緣作活本分生涯他一家兒受用不薄巖頭在甘贄家過夏把針次贄向頭面前走頭乃作劄勢贄歸著衣禮謝妻問翁作麼贄云不得說妻云有事大家知贄舉前話妻云三十年後一度飲水一度噎女聞乃云還知盡大地人性命在巖上座針頭上一時劄去也無他三三兩兩酬唱一回卻也十分揑怪如今看將起來畢竟針劄得入針劄不入雲溪不惜口業從頭詮釋一上與你諸人送茶甘贄行者家鬼弄家神未免手忙脚亂這婆

子哈哈冷笑算來不值半文錢女兒矢上加尖也是龜毛長三寸還知他巖上座麼客來無祇待閒撥短琵琶彈拂子一下云是甚麼

茶話春去了春去了綠楊樹樹啼黃鳥東村大姐採茶忙滿路兒童拾香草珊瑚落地無人掃撐渡船的日日起早怎奈他老婆子抱個耍孩兒歪廝纏靈照女一箇菜籃提起放倒討甚七珍八寶琉璃琥珀車渠瑪瑙保福茶趙州茶總來是羊拾草禪和子家到處覓相似語弄聰明求解會穿鑿穿鑿將他古人公案事事要問個出迹句句要討個路頭雲溪這裏窖

不遇風尋常未免的怪我不肯說今日註解一上與諸公送茶何如何如時適猫叫因云卽如這個猫豈不是南泉斬的南泉斬猫當時卻有個緣起偶可的一個猫走到家裏來他兩堂首座一個是修行人說菩薩戒中不許長養猫貍猪狗放他去了罷一個是尖酸鬼說這兩日老鼠多前日一釜羹被鼠糞汚卻昨日兩個老鼠走入牛角去留他這個猫兒努起眼睛照管照管也好兩個一句話爭論不了惹得南泉長老一時惡發將一把殺人刀當堂提起說道得卽不斬道不得卽斬這個老漢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

着甚緊要他兩堂首座且會放憨一總只不理他各自去了這老漢一場掃興無可奈何生生的把個猫兒一刀兩段可憐可憐好個玉面小猫兒七條性命無事無辜斷送在南泉手裏閻羅王上了帳後來南泉現生之間變一隻水牯牛受個花報這殺生罪過不當要的時曹山恰在會下將他個死猫頭着意收藏憐他無故而死後出世時蓋一間房子供養他起來又尋個金毛獅子來配他如今人說金獅子玉猫兒却是這個出迹這話是有根據的南泉道披毛戴角曹山也道披毛戴角兩個商商量量說的正在這

個時節還有一椿奇特的事當時睦州黃草鞋適值黃巢作反睦州人將一隻草鞋掛在城樓上那黃巢疑以為奇一時退了兵趙州是睦州同參向他覓得這草鞋藏在身邊要緊要慢也好用用恰遇南泉惡發那趙州老漢心裏思量道黃巢百萬大兵這一隻草鞋退去了況且這殺猫的老和尚有多少伎倆只將這草鞋去抵對他便了恭恭敬敬將個草鞋頂在頭上且看他如何只這草鞋果有靈驗南泉道子若在救得這猫兒且道一隻破草鞋什麼希奇若不是睦州城上來的怎得這等靈驗你諸人切莫被趙州

瞞這般極奇極怪的新聞最親最切的故事你們一向穿鑿穿鑿曾穿鑿得到麼如今註也為你註了講也為你講了這公案何等明白一春九十日終日講故事話新聞有甚麼限春雨如膏夏雨如饅頭周文王是糊餅莫道雲溪不道雲溪長老從來老實一句不打誑語的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三

侍者 智樞 智信 編

示衆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時時顯道古人不謾語一大藏教是謾語千七百則公案是謾語天下老和尚舌頭是謾語爲甚道古人不謾語須知古人話頭總只應個時節有問有荅葢是尋常一切處成現轉轆轆地不費纖毫氣力自成文彩自有眼目不是尋常湊泊得的祇如芙蓉楷與投子青遊園次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楷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青曰有同行在楷曰那一個不受教青遂

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楷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卽點燈來青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楷曰在左右理合如是青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楷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青曰與麼殷勤楷曰報恩有分看他兩人絲來線去全表尊貴一門問在荅處荅在問邊總不傷鋒犯手這便是個回互正偏的樣子若是臨濟門頭一言半句火急殺人然亦有閑閑說來自饒旨趣的禾山普問黃龍南倒却門前剎竿著意旨何如龍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曰曾到龍曰曾挂搭否普曰一夕便發龍曰智者道場開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嘿然良久理前問龍遂俛首南公幾句話頭一片肝腸和盤托出將他飲光尊者些兒活計盡情漏洩了也可惜許禾山這漢太煞鈍置臨濟下主賓互換各逞宗猷丹霞麗老作偏在前舉師叔到瑯琊描摸欲盡我如今再舉一節樣子法昌遇與英邵武別謂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云這個且置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遇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甚共語處

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劃一劃云宗門且置這個事作麼生遇提掌英約住曰這漢子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他兩人弄一毬子你抑我揚你坐我立何等自由自在分風穴見鏡清慈明見楊大年總只一鼻孔出氣發明賓主宗風古人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主且不是賓照且不是用旣然主不是賓照不是用爲甚一喝中却總具得一不成二不就收得攏放得開說分也得說合也得又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旣然主還是主賓還是賓爲甚却許互換鬧聚與老僧亦能迷却天下人亦能悟却天

下人道些所在須要一一分明不可囫圇吞個棗子賓看主主看賓是臨濟一期說話賓中主主中賓是臨濟當日法門不可扯做一例猶之妙德尊寰宇五則語是曹山一時問荅不似白衣須拜相五偈與五位功勳相配也去聖時遙承虛接響總只一味糊塗參學人大須仔細

示衆古人道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語眞要在此道中覓個去就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莫虛度了日子古人一言半句不爲虛設你只把他古人言句仔細挨求挨來挨去挨到沒把捉處沒尋求處切切不

可放鬆了正當十分去不得的時候理絕情枯冷灰裏爆出一粒荳來不覺通身慶快那時憑你有語也得無語也得尋常吐露一絲毫自蓋天蓋地如今人口裏轉轆轆只管向本子上記來意根上卜取且喜沒交涉還有一般孟八郎漢不管三七廿一硬差排强作主說道我能轉物越發沒交涉尋常見你諸人念詩章求解會咬文嚼字胡說三千若到雲溪門下一些也用不著不是教你空心高腹不看教不讀書大踏步向前逢人稱善知識看他古人周金剛言法華靑華嚴何等樣人未免研窮教典又曹山夾山

鏡淸風穴雪竇皎然文彩詩歌班班可見古人道既得本莫愁末雲居老祖道入此門中不是等閒當時二祖博通三藏歷覽詩書終不自家取則端向達磨老臊胡覓取心安是個什麼道理又云縱然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關自己事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相干又云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皆爲滲漏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直是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恁般說話眞切爲人可是你之乎者也胡說三千讀等韻念詩章了得生死的麼三藏十二分教

諸子百家若會得時都來是個祖師註脚七縱八橫拈起即得若不會時只這泰時轆轢鑽咬嚼不破你試將平日讀的看的記的誦的湊泊湊泊看管取一些也用不著生時用不著死時也用不着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臘月三十日到來這些讀的看的記的誦的可將得去麼趂色力强健豎起脊梁畢竟討個下落果然到得不疑之地打開自己寶藏傾出一栲栳來粗言及細語莫非眞實義且道如何是眞實義聻啊哪啊哪忘記了也

示衆古人爲一大事因緣出見于世抑不得已立個

話頭千七百則公案一了都了達磨西來直指人心開口見喉嚨本無秘藏本無盖覆青原南嶽雖則別露爪牙自唐以前規模整肅宋人務為詭異奇言妙句簇錦簇花或用方語流行或并作詩詞傳布闘湊更番換人耳目波羅揭諦究竟不離他元字法門周吳鄭王未免又添些後來註脚若也豁開正眼驀地撒翻都來是個甚麼道理庭前栢樹子青州布衫鎮州蘿蔔麻三斤乾矢橛你諸人終日商量終日擬議盡四天下走將一遍來如今曾得個透脫也未如已透脫且莫草草承當須將他千七百則差別法門

一一透將過來不得一味依通解會如未透脫直教豎起背脊咬定話頭畢竟要尋他古人落處不得道道是無意味語没可尋思一向丟在無事甲裏他古人一句話頭斷人命根你如今草草放過自瞞瞞人辜負他祖師不少且要問你抱本修行三藏十二部教理究然豈不現成為甚麼要參一句話頭來作祖師門下客如今人稱禪客擬問擬荅論古論今祇辦個架格遮攔說明得祖師門下事却不知祖師門下為明何事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正當不思議時一句話頭蓋覆將來不受他瞞惺惺歷歷這便是當人親

切受用處稱此以往眼不被色瞞耳不被聲瞞鼻不被香瞞舌不被味瞞身不被觸瞞意不被法瞞八萬四千毛孔不被八萬四千塵勞煩惱所瞞灑灑落落豈不是個了事漢子古人于一言半句下了却生平一了則千了百了一齊都了有如許奇特有如許證據實實于脚跟下得個了當不是說了便休的若是說在一邊行在一邊又成得個什麼有一般伶俐學人拈也拈得頌也頌得問他話他也荅得只是未在我如今要覔個不會佛法的你只百不知百不會尋常日用中剎那剎那念念與本分相應莫教走作現

前無法可得無佛可成古人道他本分事尚不取何況其他那時莫管他有佛法沒佛法千七百則公案舉起便會也不用奇言妙句也不用簇錦簇花只老實頭一句語言顛撲不破似這般樣的人便許他擔當佛法也放行把住著著歸宗棒喝語言頭頭見的古人以悟為則語言棒喝是悟後的三昧不是將語言棒喝當得悟的但目前都莫擬議都莫尋思一切處一切時動你不得轉身吐氣不假安排始是現前親切句子一句語下要透生死不是等閒祖師西來不是兒戲

示衆古人道只貴子見處不重子行履他承當處寸分穩密見得徹守得定大段放心不怕爨中走却燃非謂置行履于分外也古人四十年打成一片立枯木堂長坐不臥除二時粥飯外無雜用心終身牧一頭水牯牛放亦不去是行履不是行履隨緣放曠任運逍遙披毛戴角是類墮解向異類中行不斷聲色是隨墮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他知有尚不取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且道是甚麼時節甚麼受用曹山孝滿曹山好喫酒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是一串語無功之功功就之功洞山土地三十年不見洞山雲居歸菴寂坐天神遂絕是行履不是行履祇爲他一輩弄精魂漢終日呆榁榁地守個死屍不知向上爲何等事又三家村裏末學比丘執着小法嘗爲淨名所訶故曰只貴子見處不重子行履非可流連放逸縱恣猖狂藉口老莊托情嵇阮忽繩檢爲不足拘置儀律爲無可語天魔外道是處成形狐狼野干磕頭撞額奈何奈何理須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有修有證古自不誣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見解人多行解人少如今真實具正知正見的尚不多得

何況他行解人古人炊折脚鐺牛糞裏煨芋使者先行後坐脫天子詔之尚不起況肯向十字街頭架大屋養閒漢耶有因緣沒因緣有福報沒福報總不干他佛法事豈起個硬脊梁以佛法爲已任傳古人未及傳之心開當世不敢開之口一言半句流播將來使萬古千秋知有今日也不愧大丈夫漢出世一番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百草頭認他祖師鬧市裏識取帝主這裏還有行履處也無不落因果前百丈也朋不得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後百丈也明不得人修行人大修行人又且如何問取拄杖子

示衆有一種人活了死不得有一種人死了活不得雲漢這裏有一丸藥也能殺人也能活人只要辦個引子且道以何爲引子方丈後與汝說明

示衆無事生事好休不休看看捱到末梢頭筆管裏煨鰍乃拍掌頓足一下云咥若甚來由

示衆豹不舍則不能變鷄不伏則不能鳴蟬不啞則不能蛻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大死一回出來與老僧相見

示衆辨驗綱宗在於今日尤爲喫緊沒頭腦漢好歹胡喝亂喝喚作賓主往來及乎問他從上家風此中

黒漫漫地代洞宗語忌十成機貴回互須知是個甚麼意思不是叫你記些白雲烏鷄逢人便念的如今人問他何者是位何者是功未免目瞪口呆似這般辯魔揀異也太遠在

翅香示衆前世不修做了一個趕脚兒的夫頭跟了一隊瞎驢瞎馬挖得一主生意往北京去走一遭緊趕緊走漫趕漫走整整的苦了許多日子想將起來好不干係就中倘有一兩頭不受羈絆的一鞭子打去猛可的掙斷韁繩一溜風走了連他老人家盾手不及倒也無可奈何如今將次到騾子巷口了且喜平安無事

示衆連日來見你諸人也有自騎馬自喝節洋洋得意的也有空撈撈坐在死水裏的也有咬牙切齒恨剝剝的也有苦苦惱惱趕不上的還有話頭拿不定的還有四大調不來的可憐可憐參禪學道須要識些慚恥趁期場趕熱鬧惶恐殺人這裏甚麼所在不是你合頭一句大話瞌睡當得死的平日語錄上偷得一句半句教典上看得一行兩行和會和會差排差排說前日某和尚指點的某道友商量的硬了面皮走向人前便要喫放參飯却早一顆米𥻘兒裏你力量果然不佳怪你不得恨剝剝地怨着誰來古人大慈大悲開方便門施作佛事一言之下一日之間頓超直入不是你懵懂癡呆成辦得的不是你伶俐聰明做造得的百不知百不會大死一回翻身轉來多少慶快可容你聰明得麼可容你懵懂得麼懵懂的且過一邊聰明的人來來我有一句要問你個落處

示衆我當初宗會庵打七與如如兄在茅棚下兩人對坐不交一言及乎入堂去徹夜不放參旁僧爲我安蒲團整被褥我總不知他是短是長是張是李至今不辨得是甚麼人耳畔裏鐘磬一聲偶可的觸着小時節四句說話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燕子吹笛兒蝦蟆打杖鼓自笑一回而罷當晚衆人入室也去隨喜一班不啣嚁漢個個被老人捉倒我却爲他一十八人每人代一轉語一衆驚異次早老人喚我近前說有一語這裏人多不便說得可隨我到招化寺來我卻隨入招化寺中老人云道取一句看我衝口云香爐八隻脚老人一場痛罵罵得我頭也不敢擡走到家中從新做工夫起整整被他擔閣了五年纔承付囑愚庵老漢恩大難酬我當時若作罵會豈

有今日我當時若不作罵會豈有今日大衆且道香爐八隻脚當時過在甚麼處你諸人試爲我代一轉語看

示衆一句話頭超生脫死多生習氣歷劫無明當下一刀兩段第一要疑情切疑情若切則散亂不除而自除昏沉不遣而自遣眼巴巴地覰看一句話頭不要放他轉款平日悠悠忽忽過了日子走進堂中畢竟要討一個下落得也在此一期失也在此一期捧性命與他作對八十公公入塲屋眞誠不是小兒戲道事不當小可還有已過關的自恃一知半解得少

爲足于日用應緣往往把捉不定趂此期塲正好向脚跟下椎劄椎劄古人道一念萬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尚不許他何況今日去之轉遠你纔向十字街頭打個之遶便不相應也畢竟受病在什麼處所豎起脊梁急自辨取

示衆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正是生死岸頭事爲你將識情擬議言語差排貼肉汗衫正脫不去在古人轉轆轆地全向不思議流出不似你倚墻傍壁從他家模子中脫來的

示衆獅子吼野干鳴總莫趕他行隊孤迥迥峭巍巍一堂冷淡千古分明恰自有一種不可磨滅處你諸人爭勝負論是失到處打囫圇且問有多少利益

示衆參禪要離心意識參不論你初參久參古人言句上定有看不破的日用應緣中定有打不過的只將這看不破打不過的一提提起放在面前不要許他轉款如鷄抱卵如猫捕鼠一不做二不休畢竟要與他討個劄斷眼睛裏耳朶裏齋堂裏佛殿裏行時住時坐時卧時只有這一件事死也不要放他正當打併不開的去處切莫將現成道理來解說囫圇句子去搪塞離心意識絕去來今將一具不伶不俐的

死尸靈好歹交付在這一點兒上天可憐間㘞地一聲日子畢竟有個落處到那時節方信老僧之言爲不欺也千生百劫只在一刹那間努力努力

示衆銅墻鐵壁打不開時切切不可放鬆了這裏急着精彩捧命一囘翻身轉來多少慶快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三 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四

侍者智撰編

普說古人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又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須知他古人說到行到此事不在舌頭上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向一句語言上辨出他是何等樣眼目不屬有言不屬無語句中意意中句全不是識情湊泊得底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曹山設三種滲漏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貪妙失宗機昧終始一肚才泥牛木馬白雪烏雞奇言妙句衝口而來若于轉處留情到底

言成滲漏豈況觸犯所失尤多參禪學道要斷他脚根紅線纔有一毫頭便有一毫頭古人須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又云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要辨他清中濁即易要辨他濁中清即難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木人與歌石女起舞血脉不斷全不是識情湊泊底知是般事便休却又弄些口頭三昧古人原不在舌頭上作活計鐘不撞不響鼓不打不鳴沒奈何少他不得潙山云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他得的人綿綿密密不住這邊不住那邊水上按葫蘆把捉他頭脚不着玉線金針絲絲相續這個相續還是句中相續還是意中相續古人道念念不間斷心心無處所意相續故句相續句相續故意相續所以說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無舌人解語無手人行拳一句話頭直得超生脫死為他得的人出言吐句蓋不尋常言中有響句裏明機這裏不當容易臨濟一句中具三玄雲門一句中具三句舉不互落顧佇擬思量何劫悟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離色離聲絕情絕謂若向言前薦得猶然滯殼迷封直饒句下承當未免觸途狂見擬心即失用意即乖潙仰下宗風兩口

一無舌還容你擬議得麼汾陽立十八問個中仔細同道方知也是畫蛇添足後來獵犬全靠枯樁尋常分辨道這個是呈見解問這個是驗主問更向他荅語上一一搜尋認定個接初機句辯衲僧句正令行句定乾坤句穿鑿穿鑿捏死蛇頭將古人活句子都弄做死句子且問你古人一喝有時金剛王寶劍有時踞地獅子有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他這一喝還能定乾坤也無還能行正令也無還能接初機也無還能辯衲僧也無這裏若不知差別未免顢頇這裏若只管支離全成露布學道不至忘情

處僥你搖唇播古簇錦簇花將他古人一落索貼在
額角頭逢人施設一番總敵不得生死古人以悟爲
則語言三昧從不思議中流出福建人打鄉譚隨口
說來自然合拍鎮州蘿蔔青州布衫可是有什麼格
則把捉得定底麼初參上士勸你一味老實頭且去
咬嚼他一個顛撲不破的現成句子咬嚼來咬嚼去
到那燈籠緣壁碓嘴開花一切老和尚舌頭自然歎
汝不得了也切莫穿鑿僥你穿鑿將來且沒用處坐
曲盝床爲人也須識些利害這裏什麼所在可是記
誦詩章解說方語當得佛法的麼向自己胸中吐出

一言半句眞實可以殺人可以活人見不透語不徹
隔靴抓痒畫餅充饑有甚交涉他悟的人如珠走盤
如盤走珠刀鎗隊裏荆棘林中獨往獨來轉身無礙
眼裏着得須彌山口裏着得四大海是說到行到的
如今學語之流急須識些愧耻始得
晉說入此門來勝心客氣一點也用不着古人遇貴
卽賤逢强卽弱千變萬化出没縱橫没處摸他頭腦
你若作是非得失商量一總錯了也巖頭道德山未
會末後句太原道老凍膿猶有鄉情可容你作是非
得失會麼雪峯道老僧住持事繁又道趙州古佛從
此不答話可容你作是非得失會麼雲居道個不必
興化道個何必欽山在張四郎處從巖頭說細大法
門又定上座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可容你作是
非得失會麼法眼捲簾趙州勘二庵主可容你作是
非得失會麼興化擯克賓保壽開堂可容你作是非
得失會麼如今人大似矮子觀場也不知他古人落
處一味爭門戶逐高低如鄉裏小兒相撲多喫得一
張嘴多打得一手拳自以爲勝還知占便宜處失便
宜麼老子云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青原下諸尊宿如
德山雪峯欽山雲居盡能解放解收自由自在獅子

踞地不露爪牙古人謂之陷虎之機又謂之紅綿軟
套不知兵法不辯來鋒只顧貪前不顧失後趙州與
文遠鬪劣把將胡餅來大好一場笑具黃蘗打百丈
臨濟打黃蘗當仁不讓也不爲强芙蓉楷提鞋挈杖
轉側相隨也不爲弱一個吹毛在手未容眨上稍稍
一個寶鏡當前不免轉身退步用處不同激揚向上
其歸一也有般漢不知好惡謂臨濟下兎起鶻落不
容擬議思維人境俱奪照用同時快便難逢十分好
手曹洞下機思遲鈍直得面青面黃正偏回互背觸
俱非轉盼之間白雲萬里似則似是則未是三玄五

位何異何同紅旗閃鑠五逆聞雷馳書到家何彼何
此昔人以正中偏爲奪人以偏中正爲奪境以正中
來爲俱奪以兼中至爲俱不奪雖不必盡爲扭合亦
何至大體差殊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長年不出
戶清風拂白月四賓主語是同是別洛浦本在臨濟
會得個賓主句濟稱之謂赤梢鯉魚到夾山一喝也
未爲錯及乎被他夾山說甚雲月是同溪山是異截
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爭敎無舌人解語却便去不
得未免向他藥山船子屈首一回可中容你優劣得
麼鳳穴鏡淸一唱一和言詞磊落文采縱橫這也難

爲高下雒浦臨終謂彥從上座言先師道目前無法
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
句是主當時雒浦兩彩一賽旣露他船子鋒鋩復攙
他瞎驢行市彥從道不會實不會且道他皮裏還有
血麼如今人遂謂苦哉苦哉一傳而絕殊不知雒浦
嗣法十有一人首座彥從一總不容埋沒疎山食後
抉之使吐謂應他倒伺三十年一等是個用處矮師
叔用得奇特今人不知都說是非又說受他老古錐
懸記可曾夢見疎山也無疎山欽山龍牙雲居一時
洞宗高弟良禪客見欽山雲門見疎山羅山荅疎山

語至今咬嚼不破且道當時是甚麼樣人他把將世
間是非情見得失根苗絕毫絕釐都不放在眼孔裏
憑他說我會也得說我不會也得說我這裏有佛法
也得說我這裏沒有佛法也得達磨面壁隻履空歸
何不向他凝人前與他一頓痛棒咬人大蟲慣不露
齒你若一味爭先淮陰少年勝他韓王孫有分
普說祖意敎意不同不別佛說四十九年橫說竪說
長說短說盡情露布了也最後拈花別行一路將謂
有多少奇特今人動口說如來禪祖師禪將這些義
學禪和一齊抹殺惹他惡發也要螗臂當車攄拾些

叢林話端逢人吸嗽好笑好笑當時阿難結集迦葉
傳衣本是一門從無彼此南能北秀同出黃梅四七
二三大家許可如今禪自分門敎自立戶宗天台者
謂賢首爲眼目未開祖臨濟者謂雲門爲師承不確
佛沒二千年比丘少慚愧信有之乎永明壽禪師著
宗鏡錄禪淨敎律靡不兼該無同異中何苦强分同
異諸人或叅一句話頭或念一句佛或看一部敎或
持戒修行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也只是尋常事在自
己分中惟恐彀不及有甚工夫檢點別人你只將檢
點別人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待做得到家時看他

禪淨敎律是同是別如今且在門外亂叫喚作麼韶國師本嗣法眼憂天台之失傳疏請新羅傳寫文義在他古人多少公心杜順和尚清涼國師未必全無鼻孔華嚴法華總只佛說管窺蠡測尊已卑人如夜郎王不知漢大又念佛法門也是先佛垂訓廬山遠公在達磨前幾十年若人個個念佛個個往生蓮他老臊胡也省東土來走一遭免得許多狼籍抑不得已一條匾擔兩頭撻說淨說禪大家救取好笑這些欠頭腦漢念佛到没意味處便要叅禪叅禪到没把捉時又要念佛這也罷了却又分青分黃論長論短誑惑人家男女我且問你你曾認得西方麼若認得時西方無許多般不容你說頓說漸說淨說穢將許多道理配合得的豈况許多揀擇許多憎嫌卽今先自不清淨了臨終安得淸淨古人道得好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且莫放倒一邊古人千經萬論塞壑塡溝祖師西來不立文字豈是敎你呆椿椿地一竅不通單只播弄嘴唇獨逞伎倆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不看經論不習威儀自謂徑省三家村裏兩箇筭沙漢記將幾句現成本頭却也角立門風自說自道既稱比丘持戒是本分事忽畧繩趨放蕩規矩取玷法

門自招罪過有等俗士不識大人境界不知隨順因緣飾事繁文或崇枯箇將使西天外道不食麻麥及投灰等反踞如來之上有是理乎語言棒喝都是祖師用的臨濟賓主曹洞君臣何分勝劣自熙寧小人呂惠卿張商英輩逃入佛法純以意見用事中間衲子或彼曹洞放過或被雲門捉敗蠱惑多端搖唇美齒如盲摸象取笑作家直至如今此風不息爲可嘆悼莫管他臨濟曹洞是正傳不是正傳但只了得生死斷得命根自解作活計語言也得棒喝也得當時靑原南嶽同受師承法眼雲門何彼何我若論洞山闢奧十個有五雙不知卽如三玄三要臨濟綱宗古塔主特地區分洪覺範無端證據致使宗徒割裂長老顚頂肋下三拳遭人擬議不知汾陽意旨極是分明且問你諸人嘉州大象陝府鐵牛西河獅子是一個是三個一句三玄一玄三要明明舉似擬將大象說卽是鐵牛鐵牛說卽是獅子也不得擬將獅子說不是鐵牛鐵牛說不是大象也不得謂法界廣無邊爲函蓋乾坤句釋尊問阿難爲隨波逐浪句直出古皇前爲截斷衆流句卽得謂雲門一字不具三句卽不得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昧者不知

猶然逐塊何況功勳王子種種差殊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不足怪矣如人父子相離久遠不識滴血入骨安有差違今者去祖殷遥不知眞僞但將綱宗辨驗於人果能歷歷分明累黍不失豈得不是他家嫡骨兒孫問他家裏話一些也不知平白地走向人前說我是他不是且問你面皮厚多少如上所說盡是近今流弊汝等初學切須辨取

寒食普說只許州官兒放火不許小百姓點燈我便得你便不得自古清明寒食待新火也莊生有云火不傳而薪傳傳也不知其盡也說得何等圓妙歲時記以爲弔介子推生生的不許人家舉火官中傳蠟五侯奉鯖官不容針私通車馬禪和子家食生不化見人說語貴回互莫犯當頭便乃閉眉合眼上前不得又見人說啐啄同時當機不讓便乃一味亂做爭先處强那知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四時改火榆柳生春向道莫將來將來用不着野鴨子飛過去也昨日痛今日又不痛也法身無相法眼無瑕祇道個法身無相法眼無瑕便不是不道個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又不是也趙州庭前柏樹子光孝覺云先師無此語洞山展手鳥道玄路又說是莫行鳥道切忌玄路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我這裏揚眉瞬目却得你那裏揚眉瞬目却不得也從來轉轆轆地清明前一日用的清明時便用不着了這裏如何話會屈屈屈大小是一個人家民間寒食禁苑飛烟也十分不公道不見他西楚霸王火燒咸陽三月不滅那時秦皇帝的號令也還拘管得着麼倚勢欺人未免太殺了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以拂子向前指云老僧共曹山顛酒去也杏花村只在面前大家攃取一醉好

普說參禪須是鐵漢着手胸頭便判如何若何扯長葛藤早是不唧嚠了也今世一種咬文嚼字之流逐字逐句要求解會將他碧巖集請益錄從頭讀了還有許多故事解說不出的見了善知識要求講解如此參禪如此學道總只謂之是雜用心參禪要敵生死的多知多解生死分中濟得甚事饒你一言一句歷歷分明剎那三昧中總不得個實落受用佛法無靈驗不干他祖師事是你自家障礙了泉眼不通是沙障礙道眼不通是知解障礙我如今勸你休息罷放下罷百不知百不會罷你肯麼然又不是硬著肚

腸不求解會說一切語言都無實義的往往見幾個顢頇漢子杜撰禪和硬作主宰遇着古人誵訛公案他也不辨來由却辦得個架格摭攔走到人前大模大樣胡喝亂喝一味要討便宜承當悟道啐啐啐悟與不悟是你自家本分事干他別人怎麼你若眞實是個悟的一了百了也不見有許多般爲何這裏却穿鑿得去那裏却穿鑿不去穿鑿得去處便枝枝葉葉扯上許多葛藤穿鑿不去處便沒解會硬差排糊塗到底古人設立綱宗辨魔揀異耑爲你一流人如軍中密號令相似不是你拍茫茫上門討死喫的軍

中有縱有奪有正有奇有暗裏拖刀有紅綿套索你若一味莽撞硬頭顱向前早是落他圈繢了也我如今不惜口業告報分明以後切忌切忌還有一種下流之輩不思生死事大耑一要鼓是非妙叢林爭執事短長論人情厚薄一總貢高我慢多開口强出頭拚命要撐個架子且問你剃除鬚髮所爲何事背腰包藥囊鉢千里百里所爲何事閻羅老子面前這一肚子勝心客氣是用得着的麼幾曾爲你在叢林會下專僭便宜那些牛頭獄卒銅柱鐵床也讓你不成猛可的思想一回眞是無謂參禪是自家本分事只

應個名倒在沒緊要一邊爭長論短豈不狂悖這等沒志向的人也不必論起還有一種假癡假呆推聾粧啞說我是初參我不會妄語其實一肚子偷心專要在耳朶上舌頭邊探取一言半言以爲奇特道聽塗說有什麼相干還有一種承虛接響囫圇承當也不審話端也不識語脉偶可褁聽得些零碎佛法放在肚皮裏說臨濟曹洞原來是恁般恁般的春雨如膏夏禹如饅頭周文王似餶飩遠之遠矣你還曾夢見他門頭戶腦分毫許光影麼又有一種朝秦暮楚之輩趁熱鬧趂時光一言不合拂袖便行到老無成

以爲是衲僧氣槩這也罷了又有一種神頭鬼面假意親依金玉共外敗絮其中實落不堪雕琢恐他善知識看破遮遮掩掩張打聽李打聽記了些無頭學問自謂可以欺人要走向三家村裏去粧大老或者抄襲拈頌念習詩章將這邊的販到那邊將那邊的販到這邊無非要騙一個拂子是這等欺心漢瞞了別人可瞞得自已麼將來是沒受用的何苦何苦又有一種凡劣之人受不得逼拶喫不得鉗錘好意翻爲惡意語言棒喝一切作是非得失商量異門庭如網罟視知識爲仇讐斷送一生可惜可惜又有一種

村學究家風蠻禪和惡習謂公案是解說得的問着要解說一上若不與他說便道瞞他深生嗔恨只怨他家枯井深不道自已麻繩短古人道當時若為我說破安有今日又道我不重先師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佛法可是講說得的麽唖錯了也許多毛病不知起自何人習以成風往往不覺世間仁義道德還有些師資之誼朋友之情性這一夥人最沒來由今日出門明日便不相認古人三登九上一人處也要到半人處也要到出一叢林進一叢林這也不為奇特但這些沒情沒義專要盜竊佛法的于叢林無

益于法門有損大踏步走向人前不知慚愧為可嘆惜耳夜永話長珍重珍重

普說此事須實有頭腦須親見一回須明明了了如人說家裏事不是倚墻傍壁影響模糊瞌睡當得死的古人設立綱宗是他家裏人不勞問得如今人根器淺薄見地差遲一味探頭探腦書本上舌頭邊拾得封皮當信使見古人說理說事說暗說明說君說臣說黑說白說主說賓說權說實說照說用說玄說要說總說別說成說壞說與說同說頓說鑒說一句說三句說向上說向下說有相說無相說左匝說右匝一總作道理商量便理會道我曉得了我曉得了據其善知識當初指點也只是這個意思據其人偈頌細細剖露也只是這個道理我如今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不怕甕中走却鱉了咂咂咂你可曾夢見他祖師意麽眼睛上額角邊盡覆將來懵懂癡呆一些兒也不辨得私下數得一擔芝蔴當官數不得一擔冬瓜有什麽用處佛法不是這個道理不是你心意識領畧得的不容你心意識湊泊得的一等刻舟求劍漢步步擬議句句刻畫將佛法當作個死規模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逐句逐字從頭解去從頭認去越

發不是了也直教彌勒下生有甚麽限又有一等專執意見慣逞聰明或在法師會下學得幾句真如佛性般若多羅或在禪堂裏面曲盝床邊聽得說道棘栗蓬金剛圈一切語言都無實義初間還畧有些信心依經傍註認定個耳聞目見手持足行的當做自已已是與奴作郎不可藥救到後來肆無忌憚一總不疑語言將古人真語實語都猜做權語藥語天不怕地不怕閻羅王也不怕橫來也一喝豎來也一喝謂我能答得話應得機抵敵得善知識可憐可憐將古人血淋淋地一片苦心埋沒了他却也罷了他遮

異日你却要墮在阿鼻地獄不得畨身他儒書裏面
會說個無忌憚的小人正指此等須知佛法不是亂
統的個裏一絲一線井井分明你粗心浮氣一些見
也用不着的佛法不是死煞的就中轉轆轆地虎跳
龍興纔恁麼便不恁麼千七百則公案是個現成句
子言言見諦着着歸宗如老吏斷獄引經合律一毫
頭也出入不得所以喚作公案這個是臨濟下事這
個是曹洞下事這個是溈仰下事這個是雲門下事
這個是法眼下事綱宗未立以前他江西湖南鼻孔
撩天也不似黃蘗心要六祖壇經一味的說有意路

語及乎五家分立施設非常木有本水有源圓中規
方中矩從苗辯地因語識人一句合頭語萬劫係驢
橛你胸中出出入入模模糊糊不是他李靖三郎那
曉得五花八陣主賓相見譬如兩刃交鋒一往一來
左衝右突直得百萬軍中自有個出身之路方不受
他當面活埋塵勞羈鎖如吹毛劍如牟尼珠入得佛
入得魔了無一物當前二六時中恰恰有恁般受用
所以當陽施設八面玲瓏恁麼却不恁麼不恁麼却
恁麼如淮陰用兵暗與古會不是髑髏樣子揑定死
蛇頭說主賓說玄要說正偏說明暗的古人道只貴

子見地不貴子行履不是不重行履蓋見地行履沒
有兩般見得到行得到行得到說得到他活卓卓地
原是個八角磨盤終日喫飯不曾嚼着一粒米終日
着衣不曾挂着一縷絲終日鼓兩片皮牙齒不開風
舌頭不在口裏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問在荅處
荅在問邊絲絲毫毫不差累黍古人謂之血脉不斷
血脉不斷猶目機銖兩也然目機銖兩函蓋乾坤不
涉眾緣總在一句不是語帶廉纖謂之血脉不斷也
懸崖撒手他是何等家風如萬仞峯頭恰更垂綸千
丈應機接物不得不然個中須有個恰好處夾山遇

船子雲門見雪峯正其人也不知偏正不識倒斜爲
人則禍生儱侗顢頇總沒交涉巴人下里處處稱尊
雪曲陽春知音絕少個中關棙子料得少人知啼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乃嘘一嘘擊拂子下
座

普說寒來徹骨已知歲盡年窮春到人間須信星回
斗轉做工夫的人須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過卻一
日差了十二個時辰過卻一年少了十二個月分趁
年力壯盛單刀直入千七百則公案隨手掀翻一悟
永悟一徹盡徹不是郎郎當當如水浸鵞卵石相似

今日如此明日也只如此今年怎的明年却更怎的
平常間且圖好看逢人見鬼說麻三斤乾矢橛南泉
斬猫德山托鉢女子出定我也拈得我也頌得及乎
問他二六時中安身立命處依舊業識茫茫一些也
受用不着似這等没頭腦人臘月三十日到來端的
是落湯螃蟹管取手忙脚亂你諸公隨我也有三年
五載的也有一年半歲的平日裏說宗說敎口巴巴
地却似一班作家直待同你仔細盤桓將古人差別
去處較勘將來未免面青面黃舌頭打朌牒總因你
蒲團上未曾坐得十年二十年不過在門頭戶腦依

通解會穿鑿穿鑿鹵莽承當謂我于此事已看到十
八九了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轉認轉遠今日恰好除
夕一歲已周請諸人各各打算一回不得自瞞瞞人
賊性亂道果于五家宗旨差別路頭一一透得直至
不疑之地否果于三乘十二分教了了分明如觀掌
中菴摩羅果否果于十二時中把捉得住應用隨緣
直下不走作否果于脚根下事說到行到橫來竪去
不犯絲毫開眼合眼盡在這裏否須具有恁般見地
纔有恁般作略不是你麤心大膽强作主宰逢人打
三十棒算得佛法的不是你鼠竊狗偷弄聰明鬪智

巧算得佛法的不是你模糊影響書本上看來一切
相似語算得佛法的人生好光景不多轉眼二三十
年便成衰老道人聚會共學无爲選佛場開心空及
第八十公公入場屋此事不當兒戲大家相聚喫虀
虀也要知他滋味
昔說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這一絡索切忌提起
提起嘮嘮叨叨說個不歇未免播揚家醜昨日有人
從弁山來得攖寧法姪語錄一卷絮絮千萬言辯剝
到底祇因他數十年前三峰藏禪師曾將我洞宗家
裏事請益雲門先師翁并博山和尚當時兩個老漢

直直截截一總荅他去了只是不曾下得一個註脚
煩他三峰禪師費心費思着了許多言語攖寧禪師
又不合上他釣鉤相罵饒汝接嘴攖寧攖寧總沒來
由一肚皮好佛法說在空裏他好心詢益只合好好
對他說爲甚惡發起來使諸方見了作是非得失商
量是何道理這老宿所問一一是該問的如今還有
許多人疑着雲溪不惜口業爲你諸人解說一上以
息兩家之爭省得後來牽牽纏纏疑個不了寶鏡三
昧是洞山親口披宣說向曹山的雖云從雲巖先師
得來却不曾刻定個時日云某年月日付授若確確

實實是雲巖一五一十說的何不列在雲巖章次却列在洞山章次古人師承有據如雪峰云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法門不敢沒其所自始洞山云從雲巖先師得寶鏡三昧蓋云此旨得自雲巖明師承有據也疑他洞山未悟道先付法好笑好笑洞山老漢今日被人捉敗了也你平日口巴巴地臨末梢頭還要辨個愚癡齊胡亂一上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便得知全是弄鬼眼睛一總沒有來歷却不道果然果然當日洞山辭雲巖問百年後誰邈師眞巖云祇這是山

良久非雲巖良久也傳燈所載甚悉後洞山出世僧問先師道祇這是意旨何如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僧云卽如先師還知有否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你諸人卜度卜度看雲巖果然是不知有麼洞山果然是錯會麼當時洞山良久面目宛然祇因錯會一語後來人以訛傳訛都成錯會只這良久處你諸人曾親見洞山麼過水逢渠是古人末後一着教中有根本智後得智宗門有差別智大慧杲大悟小悟高峯枕子落地始看破主人公雪峰鰲山始是成道洞山蓋天蓋地於良久處

已是覿體承當過水逢渠這裏別開生面渠不是我我正是渠只渠我二字打疊他正偏明暗君臣理事從上徹下許多回互法門不當容易所以寶鏡三昧中有渠我語洞山過水時作渠我語曹山得法後又作渠我語請問諸人渠不是我我正是渠是一個是兩個你諸人終日說偏說正說君說臣還曾夢見他家裏事麼洞山過水時睹個影子猛可的觸着他心上些些將雲巖祇這是一線穿來渠我根苗眼前發露隨口說個頌子建立綱宗非至此時纔是桶底脫也且道渠我有多少希奇洞山說了曹山又說萬古

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分明是差別智也曹山說理說事不爲分外巖頭有理藏鋒事藏鋒法眼有理無礙事無礙浮山有理事兼帶石頭亦云事存函蓋理應箭鋒說理說事不爲分外大慧云討甚好曹山臨濟示人嘗曰佛者心淸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說心說性討甚好臨濟耶有時把住有時放行有時密不通風有時口喃喃說了一上大慧一期撻捺也是偶然可容你作實法會麼洞宗回互當頭表顯尊貴濟宗臨機不讓慣用吹毛臨濟打黃蘗好只甚好然未免熱了手脚古人道逢

強即弱遇賤即貴有賓主有互換能縱能奪同死同生不是一味爭先處強占便宜到底的我洞宗回互法門一總鐵圂圇總沒清頭莫怪後人疑着石頭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此回互所自始也回自回互自互回互卻不回互不回互卻回互說是兩個又是一個說是一個又是兩個有向有奉有暗有明正偏兼帶全在於此今人不解回互為何等動云語須忌諱莫犯當頭借黑明正權白表偏問正荅偏問偏荅正記了許多烏雞白雪泥牛木馬之譚為是洞上極則即何怪他家說從來

出語不過是正中偏偏中正大慧又說四大解散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耶諸仁者從上祖師說明說暗說正說偏創建個回互法門端為你四大解散時這一着子語言道斷思維路絕正不屬正偏不屬偏不落有無誰人和得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眼目定動早不是了也可容你識心湊泊得麼平時不用識心臨終時安用識心洞山云今時人只認得驢前馬後的以為自己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又延壽堂僧已脫去洞山云汝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紙衣道者問曹山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何如山云未是妙者

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者噓一聲而去並回互也洞宗專貴回互然立亡坐脫比比皆然洞山坐脫雲居坐脫延壽堂僧坐脫紙衣道者坐脫即雪軒成禪師初入土窟歷洪永仁宣四朝壽八十七坐脫闍維舍利無算他可知矣然從上來不貴坐脫九峰虔不肯首座雲居不肯送袴道者將知尊貴一路自別耳問者又謂闖入驢胎馬腹中去若果向驢胎馬腹中走一遭亦是不惡溈山水牯牛南泉水牯牛王老師披毛帶角向異類中行是作麼生行履這裏着得一隻眼曹山三墮也不消問得了披毛帶角是類墮不

斷聲色是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寂音智證傳忘卻披毛帶角將不斷聲色并隨墮分而為兩又將正命食割做兩截又遺了不受食一語毋惑乎問者之紛紛也既知類之不齊混則知處是寶鏡語則曹山三墮依然回互法門不勞頻舉道吾荅南泉云切忌動着動着則頭角生這邊了卻方往那邊行履是回互是不回互他尊貴且不居若說是墮尊貴遠之遠矣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昔年貧不是貧今年貧纔是貧昔年貧尚有立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問者不察謂禁之外又作麼生且

道禁之外又作麼生香嚴枯木龍吟髑髏眼睛石霜
云猶帶喜在猶帶識在曹山云血脉不斷乾不盡又
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
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圓悟勤云一人透語滲漏一
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當時三種滲漏是洞山
所立轉授曹山非得之雲巖付授者也分明說末法
時乾慧人多立此揀別教中稱乾慧地正指你一橛
頭禪乾巴巴地捏定死蛇頭不得個轉身一路莫守
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妙機不離位墮在毒海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情存向背見處偏

枯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
語體妙失宗機昧終始皆滲漏也百丈題大機黃蘗
得大用始終賓主終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你道有
箇個發久要能避見解人多行解人箇中無一若識
不盡敢道輪廻去在問者謂且道識的人是見解是
行解即今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錯錯全弄精
魂了也洞山云闍黎顛倒若不顛倒為甚喚奴作郎
清中濁即易辨濁中清即難辨若向曹山喜識盡時
消息盡一語下見得分明這也不消再問了疎山倒
屙別有節目後疎山年老成精每食後挾之使吐是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什麼心行當日疎山自與香嚴偶然弄個花手苦謝
他洞山曹山密付宗傳簇師叔牆中竊聽恁般說話
豈不笑殺旁觀去聖時遙好事者故為邪說兼中至
一位且改作偏中至矣況其餘耶大慧亦云曾見他
洞上老宿室中密付寂音并疑寶鏡三昧為藥山所
作又云由待制朱世英得之自華嚴某一老僧處其
先甚秘世莫得而知也當時洞宗矜慎大法非其人
不傳雖以遠錄公之賢親炙太陽始知洞上宗旨故
寶鏡三昧不輕示人有似乎密付者錯錯密在汝邊
與他陳爛葛藤有甚干涉今日寶鏡三昧家至戶曉

且問你人人鼻孔裏還曾觸着他雲巖一些子氣息
也無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這裏又差多少洞山
設立五位曹山別明君臣石霜九峯復明王子寶鏡
不云乎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君
臣父子本前人語而後來一一明之也人天眼目多
有差訛正中偏是君向臣偏中正是臣奉君正中來
以下總是君臣道合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轉位就功
轉功就位天童長蘆言之頗盡位是經功是緯五位
五功猶五經五緯也兼中至一位頌曰人人盡欲出
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古人云切忌折合又云炭庫

裏藏身是忌語非藥語人天眼目謂明明炭裏藏身今人誤認坐在黑漆漆地莫怪莫怪王子分內紹外紹語本分明朝生末生是外紹是臣種誕生化生內生是內紹是王種外紹全未知有故是臣種內紹則天然貴胤矣余別有說文長不敘問者疑其重出抑知君臣五位以臣奉君言也王子五位以子順父言也君臣者有貴有賤父子者有貴無賤也紹繼也言繼體也九峯虔云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子歸就父又曰推爺向裏頭又曰誕生王有父又曰同時不識祖又曰子若吼時祖父俱盡是法王子受灌

頂位時一國之事盡以相屬所謂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還鄉盡屬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是也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玉殿苔生樞密不得旨是一串語不順非孝不奉非輔良然良然臨濟示衆有賓看賓主看主賓看主主看賓語若立宗旨有賓中賓主中主賓中主主中賓語看者是舉兩為言也中者是舉一為言也詞旨各別洞宗無四賓主語止洞山見龍山有青山覆白雲清風拂白月長江水上波長年不出戶語然非四賓主也常年不出戶答主中主語張無盡誤為主中賓萬松辨之已久問者刻

舟求劍怎的怎的洞山又嘗語僧曰賓中主尚不辯況主中主乎寶鏡三昧云但能相續名主中主故洞山云然非亦會立有四賓主也念念不間斷心心無處所謂之相續故曰血脈不斷非廉廉纖纖謂之相續也正偏明暗於法無所不該說君臣也好說父子也好說主賓也好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異不異於同同中還有異若說同異臨濟四賓主賓看賓主看主賓看主主看賓須知不是賓中主主中賓主中主賓中賓了也何況曹洞古人道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是同是異自曹溪一派分而為兩左

青原右南嶽何異何同何彼何此雲溪不惜眉毛一時為諸人告報了也從上相傳的事且喜不曾動着

雲溪佷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五

侍者智巽編

佛事

母陳孺人大祥設供聚散古今同歸一局覿面相逢析骨析肉湘之南潭之北真不掩僞直不藏曲恭惟我母七十載合水和泥十五年長齋繡佛琅琅梵唄沁我肝脾歷歷婆心感人毛髮及乎臨去正念提持從大悲千手眼發個話端於金剛現在心尋個歇脚彌陀親至把手同行這也不爲奇特又能以出世因緣付囑於某某所以衰衣墨絰換却袈裟得個轉身

句子今日拈來呈似用報生我之恩借婆衫子拜婆年端的娘生舊鼻孔然雖如此室內兒孫畢竟向甚處與老母相見擎乃高提拂子云陳太孺人來也覷無形聽無聲人間天上獨稱尊南無觀世音

爲道安庵主對靈法語白頭孩子放紙鷂沒手老翁撐渡船泥牛背負崑崙走金毛獅子夏蟲牽卻也不爲分外道安庵主向涅槃城裏獨往獨來生死岸邊東涌西沒你諸人還曾見麽若也會得龍女立地成佛南方無垢世界只在萬安橋驀直轉灣縱然不會屍陀林諸姊契悟帝釋雨花過錢塘江西與關直到

鷄足山前不曾休歇當日麗婆十分捏怪全弄虛頭臨行之際變個隱身法兒將人惑亂一上爭似道安庵主來得清楚去得分明從前與甘贊行者把手同參向後共末山了然分賓抗禮今日大歇大休始是他放身命處老僧到這裏借面弔喪也則依例而行佛法不勞頻舉

爲陳母江太夫人對靈法語一踏滄江七十年歸來原在閻門前髑髏大好通消息枯木龍吟只等閒陳母江太夫人現優婆夷相受波羅提木叉佛聲浩浩不難觸處知歸梵響蒙蒙便爾從聞得入今日厭離塵細大顯神通向赤肉團上撩起便行地水火風一回倒斷太夫人太夫人你還知落處麽伸手只在縮手裏乘雁集不爲多解鈴須是繫鈴人雙鳧飛不爲少威音王與樓至如來同日受生實報莊嚴與閻浮提一門出入脊身俊鷂快便難逢恁地去恁地來何等安閑何等自在若更瞻前慮後轉瞬回頭便不是了當日德山老漢是何等樣人一部青龍疏鈔須賴他婆子焚却太夫人誦金剛經來多少年能學他婆子暑露些兒手脚麽處處綠楊堪係馬家家有路透長安欠少個甚麽

大父敬川公諱日設供水澆玻瓈樹風吹薝蔔花室
中飛白鶴池底布金沙西天東土沒有兩般淨域禪
門總歸一致我祖夙植德基崇修佛乘不壞世間法
於火燄得清涼即現長者身以資生爲實相佛聲朗
朗行看實報莊嚴帝網重重坐對香光繚繞今日是
我祖降誕之辰生來九十八年歿去四十二載自娑
婆界向極樂國無二無差歷僧祇劫在一剎那不一
不異百年後祇此爲最後將大千壞須知有不壞者
阿彌陀佛到感通年間放光達磨祖師在一生補處
拳彩古調新翻我祖分中一齊擔荷了也禮拜起云
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恭惟尚饗

大母李太孺人諱日設供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
挂角羚羊沒處尋白雲青山黃花翠竹憶童子時鐘
磬森森與大母相從塔寺當時化去遂經三十六年
今日招來山月松風畧陳微供還記得三十六年前
從這裏去也無左青龍右白虎鸚鵡孔雀向蘆花岸
上孤鶩齊飛南天台北五臺忉利餘摩在摩竭國中
長天一色去去去野馬虛空聚來來來青蓮火裏開
不來不去一句又作麼生金烏夜半嶺頭明玉兔日
中江上出

先大人漢文公諱日設供啐啄同時失從上家風肯
諾不得全當人鼻孔選官選佛何必天然爲素爲緇
任他麗老大人半生齋素廿載修持向天台四教推
倒枯樁從臨濟三玄掀翻巢窟踞虎頭收虎尾句裏
明宗喫官酒臥官街當處脫盡在六通寺裏徹見他
那一通住瑪瑙山前拾得塊紅瑪瑙盡大地是個解
脫道場一剎那證入法華三昧就中峰百眾尋到
梅花正當船子一釣踏翻明月大人大人別來還相
憶麼師子教見迷影法漫將哮吼恐驚人父不出門
子在門內

母陳孺人諱日設供子啐母啄子覺母殼不會則千
生萬生會得則今日昨日我母臨行之際得大解脫
作大施捨母孺人母孺人這裏死這裏生從來不隔
絲毫許如母憶子如子憶母終成兩個母全是子子
全是母與做兩個得麼現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放
曠逍遙去來受用顧左右云見麼見麼嬰兒垂髮白
如絲即今認取

爲汪魏美居士對靈法語雲中白鶴吹來姑射山頭
天外冥鴻飛向威音那畔魏美魏美百千種藏身滅
跡推翻他滄溟塵沙二十年退位朝君踏破了須彌

日月陸修靜把手同行東林寄托陶淵明攢眉歸去漁父徜徉看娑婆界內般般穢濁當處出離見乾闥城裏惘惘可憐裹足不入介推奉母陟蒲鞋高挂睦州王霸挈妻龐道蘊共沉湘水今日千山萬山大休大歇金翅鳥展翼而去俊鷂趕不及追風馬絕塵而走千人喚不回有者道問天天莫應屈靈均竄黑面目三萬六千場辨命命難窮劉孝標伎死形容四十八九歲豈知他東湧西沒向虛空裏轉大洪輪石火電光從無住來立生死本又有道空桑魚鱉未免飄零劫火塵灰終歸敗壞雖則辟支古佛坐斷今時何如遊戲神通暫來塵界可曾夢見他魏美麼六年橡栗雪山成苦行頭陀九載寒空少室見觀音大士得勝堂內阿修羅何處安身毘耶室中魔波旬自然拱手安立世間法還渠父子君臣傳持向上人扶起綱常名教一期生死當不苟然三代禮樂盡在是矣王倪醫鉠蒲衣善卷務光宵明許多俗漢一齊向西子湖畔同魏美翻身毘盧月覺師子阿閦彌陀金剛泉位如來都走在寶石山前從魏美俛首現前大衆向何處見魏美來山蒼蒼水悠悠蛩聲繁亂驀動閒愁正江潮雲涌瀚海空流三潭明月一輪秋直恁去任

遨遊芙蓉兩岸蘆荻汀洲說甚神仙十二樓大千沙界只在一毫頭仔細認簷前鐵馬湖上金牛

爲愚庵先老和尚懸眞祇這是那堪錯會先師意從來遍界不曾藏而今覿面難廻避末後一句尋常有異壁上掛葫蘆打破閒家具明月鷺鷥重來遊戲大人相左之右之向十里梅花留一坐地

爲愚庵先老和尚設供柳棵千峰不顧人即今誰復邀師眞莫愁末後無消息葛嶺橫遮一片雲恭惟本師愚庵先老和尚洞水相逢雲門再世提一句子坐斷天下人舌頭說五千言掀翻從上來鼻孔八十四員善知識誰敢當鋒四十九年攔葛藤直教却席明時嘿暗時說從崑崙影裏拗折蒼龍正不坐偏不居向西子湖邊歌殘漁父今日臨風一笑斷割千山不特室中左右追仰無從抑且大地人天顧瞻不及然雖如此兒孫在近覿面依然這尋常茶飯是老和尚用慣的且教繚繞山雲西溪留一坐地

爲師翁雲門散木老人設供秘魔杈天龍指玄沙白紙不若雲門一字普石傘峰頭曲調成千古四十年中歸去來戴角大蟲老無齒笑兒孫成莽鹵何事同時不識祖祖父從來不出門北嶺嶨越挹鐘南閻浮

提打鼓匾匾寶鏡傳自雲巖宛有頭債有主靈祐水
牯牛溪前起舞
臘八日爲歸徐門傅淑媛對靈法語燕臺渺渺嘆離
魂倩女從來識不眞今夜明星剛露好憑鷲嶺現
全身日昨接得京中一札敬庵儀部將伊傳淑媛靈
輀送飛來峰安厝詞旨懃懃囑老僧爲伊慈悲救取
也奇怪也奇怪六如偶臨歿分明馬郎婦金沙再見
因緣會聚自不偶然恰値釋迦老子夜半正明南看
北斗向靈鷲山頭高聲大叫道奇哉一切衆生皆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淑媛翻身
快便撩起便行三千七百里送將來一個金骨粉佳
人竟往南方無垢世界立地成佛去也且道以何爲
驗聻拂一拂云天香雲外飄桂子月中落
爲寓風化禪師封龕法語大鵬展翅俊鷂不能追艮
驥騰空飛兎莫能及寓風法姪若耶溪上生苗安樂
山前結果平生得力處同鏡淸風穴唱和詩賡未後
一場榮向巖頭雪峰同條生死只可惜芳蘭早萎嫩
桂先彫蒼天多冤苦之聲廣陵有失傳之歎藏身淵
渺朕兆難窺絶影攀躋光景莫度今日伊同門兄弟
就鐵崑崙上垂寫兩行墨煤在無扃鎖中更加一條

封鎖未能免俗要老僧爲渠證明老僧和你有甚冤
讐趂快便把與個捷徑法兒一路轉去罷
舉火目前空劫是如何溪上巢歸路已多放出火中
鐵鷂子鳳梧搖落影婆娑擲火炬云火盡薪傳子歸
就父去也却疑紅柿墮蓮趺坐磐陀
爲歸洪門孫夫人對靈法語顚倒顚媳婦騎驢阿家
牽百歲公公失却父首山一語帶三玄孫夫人臨行
灑落去就分明現優婆夷身得大涅槃樂須信道一
毫頭許一剎那間終始不離自他不隔何乃廉廉纖
纖又墮在河北河南說緇說素罷罷罷一期生死總
只偶然畢竟向何處安身立命聻電光石火爍難追
金沙灘前閑擬議
爲涵素昌老居士對靈法語黃金臺畔路何之迴首
天涯有所思一自策籬歸去後故園臨步欲遲遲涵
素昌老居士博通三乘妙達無生從雲棲堂上傳得
蓮社根苗向憨庵老人問取西來大意日中一食居
然苦行頭陀檀那波羅不數給孤長者阿那律天眼
所見直證圓通維摩詰室中所談莫非法要淨毘尼
者百千指高僧從絶域而來全沙門者億萬人吾道
鮮含昌之厄與童子聚沙爲戲法法全彰使龍女獻

上寶珠頭頭顯露陀羅尼舌端湧出絢爛蓮花修多羅耳畔莊嚴精瑩舍利這是他涵素老居士一生踏破五天糠秕釋梵的多少奇特臨行一路直得淨躶躶赤洒洒相逢把臂萬里神光緇耶素耶這裏一齊畫斷知麼知麼白雲嶽頂正嵯峨半夜鐵船飛水國

爲呆峰法孫開關法語翻空鐵鷂撲地高飛入海泥牛衝天作舞盡十方世界是個道場放曠逍遙一任當人受用不見道坐斷白雲宗不妙麼老僧屈曲垂慈放你一條出路去罷

宗會掛鐘板法語敲空有響擊木無聲世尊不說說

迦葉不聞聞四十九年饒舌還有個七佛不傳的秘密法重煩他金童木女仔細叮嚀大衆切須解聽

寶覺庵燒藏木佛法語無端木佛恁矜誇院主原來是作家多少眉毛飛動處只今羞殺老丹霞金佛不度爐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這尊古佛從侮檀林裏托生向娑婆國中現影可可的灰飛烟起沙重金埋任他昔是今非不妨東涌西沒諸仁者還見他無影光中歷歷明明許多舍利麼携取琉璃瓶子好好收藏待善世天王出來造八萬四千多寶塔重新供養然雖如此真佛家裏坐又作麼生看取露柱相交切忌當面錯過

陳天葰儀部請爲龔正峰居士招魂法語白草迷迷古北邙幾年魂魄怨斜陽歸來江上西風急咫尺平阜是故鄉昔日善財南詢德雲比丘別峰相見偏你恁般古怪特特向正峰而來正峰正峰還記得故鄉田地麼生前落拓沒後羈棲可憐沙土沉埋未是髑髏粉碎今日天葰居士向黃金國裏特地尋求在百草頭邊從旁認取隔江招手就路還家坐看心裏蓮開方知水落石出乃招手云屍陀林畔不是你安身立命之場助汝一道寒光送汝歸去

爲慧先誠禪師起龕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聊人脅人入太廟天寒連底打焦磚到卽不點點卽不到山前山後觸目菩提看烈焰騰騰翩翩紙鷂慧先禪師知儒學佛六十年中做個無事道人臨末稍頭與他林逋處士孤山法師結一番生死交情撒手歸來落在這裏且喜華嚴香水處處圓成平日以不思議力破塵出經彌勒樓閣彈指門開依舊普賢毛孔今日末後一着光前絕後從火燄裏轉大法輪請向瑪瑙坡前客移一步

舉火丙丁童子往來頻火後莖茅着意尋臘月蓮花

開嶺上親看燄裏結寒氷擲火炬云惺惺惜惺惺
爲歸徐門優婆夷舉火十方四面無門個裏那容棲
泊向烈火裏翻身歷劫無明灰滅擲火炬云撒
爲果心行童舉火一路是涅槃門去來從無遷變童
子別展神通臘月氷河發燄擲火炬云薦

信官顧豹文助貲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六

弟子智忼編

問荅

愚庵老人除夜垂問厨庫山門即不問路邊華表柱道將一句來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又問山連碧落月上湖心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丹竈冷千年不逢林處士

又問年窮歲盡枯樁上事如何師云明日是初一

問如何是獅子嚬呻師云野干鳴如何是獅子返擲師云烏龜厮打如何是獅子踞地師云猫兒努眼睛

張用霖居士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云是誰起滅

顧且庵居士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法眼師云西子湖頭一片雲

胡彥遠居士問十智同眞即不問三玄三要事如何師云何不問十智同眞士云如何是同一質師云一粒大還丹如何是同大事師云山河大地闔閙走如何是總同參師云佛來也打魔來也打如何是同眞智師云金博金如何是同普徧師云目前無物阿誰欠少如何是同具足師云騎賊馬趕賊借婆衫子拜婆年如何是同得失師云全身入荒艸如何是同生

殺師云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如何是同音吼師云雷轟旱地如何是同得入師云把手踏空行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漆園逢禦寇與誰同音吼師云木馬撞金牛作麼生同生殺師云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甚麼物同得失師云見怪不怪是精識精阿那個同具足師云今日就窩打劫甚麼同普徧師云兎角杖頭龜毛拂子何人同眞智師云切莫喚奴作郎孰與總同叅師云南北八千東西十萬那個同大事師云陶令攢眉何物同一質師云死猫頭上禮謝師云要識三玄三要麼隨後一喝

林靈修居士問自墮此身已悔失足師云釋迦老子早失足來士云佛有神通在師云居士欠少甚的士云金棺雙足還須讓彼釋迦師云大好一場塗汚

范文白居士問貪嗔癡戒定慧同是梵行果否師云我不說是梵行士云如何是戒師云放火殺人如何是定師云夢醒也未如何是慧師云忒煞懵懂

陳胤倩居士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禹貢青徐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職方幽并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孟津三千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塗山萬國

僧問德山器宇如王爲甚麼不會末後句師呵呵大笑僧云乞和尚不吝慈悲旁通一線師又笑云審放其意了也僧佇視師云何不禮拜僧禮拜云拜則儘拜還要求個親切句子師云當面錯過僧出旁僧問云作麼作麼師云渠問雞冠花爲什麼如許紅

師與南山寶壽白巖崇先諸師皐亭茶次白巖忽舉守廓侍者在華嚴座下問答嚴舉似風穴因緣爲語且曰此話甚奇特諸兄高鑑以爲何如師遽曰守廓侍者見德山拗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道老漢今始嘗地話老兄高鑑以爲何如白巖撫掌云夜眠侵早

起又有不眠人師乃大笑諸師亦笑

師與南山天目兩和尚茶次偶及五位王子語師云會元洞山章次不及王子惟石霜章次有之然本云霜爲洞山五位王子作頌了了分明後人不察竟以王子爲石霜所立失之遠矣南山云王子雖洞山所立然與五位似不相配師云人天眼目以誕生配正中偏以朝生配偏中正故不相合往余作洞宗剩語以朝生配正中偏以末生配偏中正以誕生配正中來則本相合非不相配也天目云往讀洞宗剩語得未曾有乞爲大衆指點一番師云朝生末生是外紹

是臣種故以配正中偏偏中正兩位所謂隱隱猶懐舊日嫌休更迷頭猶認影者是也誕生化生内生是内紹是王種故以配正中來兼中至兼中到三位讀洞山頌及石霜頌并九峯王子語則自分明不必更爲詮釋也功勲王子皆本洞山豈洞山自言之而自相倒置乎後來之謬皆原以曹山妙德尊寰字五叚問答誤列爲五位君臣故將誕生一位移列在前汾陽昭亦將正中來一位移列在前皆非洞山本旨洞山權開五位普接三根分臣種王種之殊有内紹外紹之別歷歷分明不差累黍淺深次第非可誣也天

目云汾陽昭手眼極高忽以正中來一位移置於首巢固疑之乃今知其以誕生王子兩相配合故也誕生是王種配正中來無疑舊本以末生配正中來誠爲不合如兄高鑑可稱覿面古人矣師云五位功勲有向有奉曹山章謂君視臣者向也其謂臣奉君者奉也蓋此僧偶然來問先問君次問臣次問君臣道合曹山一一具對所謂君者單指正言所謂臣者單指偏言所謂君臣道合指正偏兼帶言君視臣是正中偏臣奉君是偏中正曹山就語荅語當面具陳初未嘗與五位爲配後人不辯以此爲君臣五位語故

一差無所不差耳殊不知曹山五位有子時當正位及白衣須拜相偈歷歷明明自與洞山首尾相發臣奉君子順父本寶鏡語互明偏正而曹山再言之因僧來問指點人前具見祖禰不了不可將妙德尊寰字五叚荅語硬配五位錯亂古人也南山云嘗讀洞上古轍中間詮解功勲語未必盡善老兄以爲何如師云余剩語中頗爲註釋一上鼓山尊宿余不敢置辭也天目云有位有功畢竟作何分別師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體向用用向體古人再三發揮有經有緯有位有功五位五功猶五經五緯也今人誤看人

天眼目不知轉位轉功作何等解先宗綱要未免差遲矣天目云王子功勲畢竟是何旨要師云無功之功功就之功親言出自親口大功不宰故歸根墮葉照盡渾空也外紹歷階級涉功勲内紹不歷階級不涉功勲外紹不如内紹然人根利鈍不同故功勲自不可廢王子受灌頂位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居然紹述無疑矣立位立功又立王子洞山多少苦心次第宛然三根普利揀異辨魔不可不察也南山大目乃共稱善

僧入問德山三年話師打一掌云去

陸麗京居士問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大慧
果然否師云大慧錄未嘗有此特見之楊慈湖集中
悟門雖大小不同亦有根本後得之別若云大悟一
十八遍依古以來未之嘗有豈聞桃擊竹一悟俟更
悟耶
祁文載居士問如何是晉鋒八博師云草木皆兵如
何是對機迷師云切莫喚鐘作甕如何是藤林荒師
云刺着你腦子如何是中斜垂師云吽吽如何是笑
我多哂我少師云這漢不打自招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先行不到如何是然燈後師

云末後太過如何是正然燈師云撞着道伴交肩過
西遯居士問雲門一字還具三句也無師云作麼生
不具如何是一字中三句師云呱士乃撫掌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白日依山盡見後
如何師云黃河入海流
講楞嚴次林靈修居士問經中道不歷僧祇獲法身
祖師門下有法身邊法身體法身那邊作何分別師
遂問居士如何是法身士云古今不隔師云未在你
問我士云如何是法身師云人烟寒橘柚士再問如
何是法身體師云秋色老梧桐士云如何是法身那

邊師云且過這邊着士作禮
余石鱗居士問威音以前有世界否師云問取威音
士又問未有世界先有威音彼時威音何所托足師
云東村王大姐家
朱二爲居士問如何是禪師云丹楓黃菊
陳際叔居士問劫灰幾時變滅師云有勞記掛士云
幾時飛起師云從居士這一問起
淨慧居士問汾陽十八問還許辯驗也無師云疑則
任舉士云如何是請益問師云山門八字開如何是
呈解問師云賣寶撞着瞎波斯如何是察辯問師云

前村水深多少如何是投機問師云盲龜值木如何
是偏僻問師云不妨捏怪如何是心行問師云縱火
燒身如何是探拔問師云也許你伶俐如何是不會
問師云我要個不會的如何是擎擔問師云放不下
自領去如何是置問師云不消一捏如何是故問師
云這一句從那裏來如何是借問師云共你打葛藤
如何是實問師云我不瞞你如何是假問師云且莫
詐明頭如何是審問師云吾今不再三如何是徵問
師云鈍置煞人如何是明問師云切忌當頭如何是
默問師云啞却汝口

止一侍者問如何是雲溪一句子師云朱雲流晚照進云其中人還受親近也無師云受進云恁麼則皎皎蘆花月青青楊柳風也師云白羽送輕飈止作禮師云且過一邊着

止一又問位豈不是明體師云是進云功豈不是明用師云是進云卽如兼中到一位作麼生轉師云轉向功上來進云不共是功功又作麼生轉師云轉向位上去進云功位是分不分師云分不分進云位功齊彰却成兩個了也師云一亦不立進云功位齊隱又作麼生師云莫話墮

問如何是妙唱非干舌師云月明初夜作麼生進云如何是死蛇驚出草師云濃粧淨洗作麼生進云如何是解針枯骨吟師云花開劫外作麼生進云如何是鐵鍩舞三臺師云泥牛木馬作麼生進云如何是古今無間師云不落有無作麼生

僧問有一人徧身紅爛在荊棘林中未審是什麼人師云賊進云誰人近得他師云不是賊

柴虎臣居士問如何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師云漆桶不快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師云漆桶不快如何是在妄想境不加了知師云漆桶不快如何是

於無了知不辯眞實師云漆桶不快

吳錦雯居士問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卻是爲何師云莫被這老漢鼓弄

喫飯次居士問盡大地物是我自己如何自喫自己師便奪卻

敬菴居士問神通妙用運水搬柴祇這是還別有師云我當時若見龐公打折他脊骨士云何故如此師云老老大大阿誰教你運水搬柴

趙梓木居士問鵓鴣樹上啼過在甚麼處師云蒼天蒼天士云動容揚古路有甚長處師云龍蛇易混衲子難瞞士云一予一奪却是爲何師云偏你不肯

僧問如何一喝是金剛王寶劒師云頭落也未如何一喝是踞地獅子師云莫犯爪牙如何一喝是探竿影草師云在你肚裏穿過如何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你作麼生商量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共你打葛藤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老僧看毛長多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趂刀快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住持事煩忘前失後

千鶴山居士問五宗同異師云同則儘同異則儘異

士云畢竟如何師云不可喚眼睛作鼻孔不可不喚
眼睛作鼻孔
居士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曹操王莽如何是曹洞
宗師云蘇秦張儀如何是潙仰宗師云白起王翦如
何是雲門宗師云文成五利如何是法眼宗師云趙
高張湯
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電掣雷轟如何是曹洞宗
師云珠廻玉轉如何是潙仰宗師云鳥篆龍文如何
是雲門宗師云風起雲屯如何是法眼宗師云水落
石出

僧問如何是信位師云眼中着屑如何是人位師云
泥塑木雕
問隱身三昧是死法是活法師云雖是死蛇解弄也
活
僧問旣是未容擬議主賓分爲什麼又須一喝師云
賓主歷然你作麼生擬議僧云朱點印開爲什麼不
說三玄只說三要師云不見道一玄具三要麼僧云
闍黎卽是老僧爲什麼分賓列主師云老僧自老僧
闍黎自闍黎僧云賓看賓賓中賓是同是異師云門
外問人不比遊閒公子僧云主看主主中主是異是
同師云法身向上豈徒啐啄同時僧云賓看主賓中
主作何指歸師云客作漢從他奔走須不是百草頭
邊祖師僧云主看賓主中賓作何分別師云堂中人
德地指揮也不是鬧市頭邊帝主僧云三玄分意句
已懼支離爲什麼重申三訣師云換卻學人眼睛僧
云四料揀四照用施設儘多爲甚麼四喝邊別開四
句師云失卻師家鼻孔僧禮拜
葉綿如居士問古人道不是旛動不是風動畢竟是
甚麼動師云葛藤不了
戴愼菴居士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嶺上白雲深如

何是賓中主師云日輪正當午如何是主中賓師云
月落碧潭清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玉殿蒼苔古
問雲門見陳操尚書問非非想天幾人退位操無以
荅當時合得一轉語師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止一侍者問古人道個何必則云不必道個氣急殺
人則云氣喘殺人淆訛在甚麼處師云若不淆訛爭
勞垂問進云祖公風亭此意如何師喝云這猴子不
知進退
問大通智勝爲甚佛道不成師云坐道場故進云菩
提樹下爲甚佛道乃成師云法現前故進云前十小

劫後十小劫爲同爲異師云今年豈異去年昨日不同今日乃云寶鏡三昧中引十劫觀樹爲言百丈云劫者滯也名爲十成取次承當守住躭着九峯謂是染汚是斷絕過十小劫方成回互古人藉敎明宗不妨指註無爲卽是正位敎有明文一味老實頭不知忌諱語多觸犯便乃斷絕便屬染汚明中暗暗中明錦縫重重機絲不斷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尋常覺海義海眞如涅槃一齊丢向垃圾頭邊者着別有出身之路他家謂之通一線道活卓卓地收放自由佛法現前不爲分外然雖如此畢竟是有佛道可成麽戴

角披毛渾底事漫持此語問曹山

解修居士問五家宗派謂法眼雲門並出馬祖何也師云丘符僞碑且不具論卽如兩家說法多引石頭爲言嚴頭與雪峯同師所著綱宗有云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汚大似參同回互之旨夫豈强而合哉玄沙出雪峰下亦云中與石頭之宗未聞馬祖也僧寶傳序謂臨濟潙仰出自南嶽曹洞雲門法眼出自青原覺範向侯延慶親口言之豈得因張商英死活不同一疑更易祖牒吁世多盲人可笑也

陳愼齋居士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門外草青青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塵埃見天子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玉宇覆寒雲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蒼煙埋石虎

僧問如何是鼓唱雙行師云一曲兩曲無人識如何是金鎖玄路師云這邊那邊如何是不墮凡聖師云燈籠緣壁上天台如何是卽物契神師云你喚甚麽作物僧禮拜師云且緩緩

僧問古人道正中偏是奪人不奪境卽主中賓亦云理無礙是否師云荷葉團團團似鏡偏中正是奪境不奪人卽賓中主亦云事無礙是否師云菱角尖尖

尖似錐正中來是人境兩俱奪卽主中主亦云理事無礙是否師云風吹柳絮毛毬走兼中至是人境兩不奪卽賓中賓亦云事事無礙是否師云雨打梨花蛺蝶飛卽如兼中到一位又作麽生師云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口處

有老宿至偶述智證傳至瑜伽師地論云分別曾所更非曾亦分別昔年有個理會處師云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莫作如是解耶宿云是也師云囫圇說道理儘好於本文順釋卽不得宿因請消文師云敎家以分別爲意識曾所更者所謂帶質境

也非會者所謂獨影境也獨頭意識如騎虎入蟻穴會所未更然總之不離意識楞嚴云分別影事蓋無始領納塵質雖銷影藏阿賴故云凡分別者必曾所更雖所未更亦屬分別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分別識亡平等智顯蓋現量時非比量所及也敎理云然宿稱善

寶壽和尚舉大慧格物語云明皇揮劍閬州守頭落昔先寶壽舉問顧菴兄及室內諸兄語未契機某當時一言投合師因詰之壽云明皇若見是畫像即不揮劍了也師云某拈此則語又且不然壽因詰之師

云明皇是殺人刀大慧是活人劍今人只顧說道理當日大慧若唱綿州巴歌時却又作何等道理會耶饒你十二分理會說到蔡順嚙指周暢歸田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鯢死而彗星出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總只是個格物的道理要會他物格也太遠在當時妙喜掉轉船稍劍起頭落世間良馬見鞭影而馳劍去刻舟不是好手不見道子部格物妙喜物格要會一貫兩個五百麼壽撫掌

問隨流得妙不失其宗海門國裏紅輪流而不返還得妙也未師云日日廣陵濤

問瘞鶴銘是王羲之寫有的道陶弘景書眞僞莫辨以訛傳訛何日了師云不妨疑著

問白雲影裏怪石露故迸雷轟流水光中古木新呵誰瞧得只饒瞧得也是弄影漢着實處道將一句來師云勘破了也

問瞭高臺占却雙峰頂可謂得地爲甚麼又東倒西歪只是扶竪不起師云莫眼花

問既是樵山又無柴燒烟火種從此熄矣冷灰裏的荳幾時得爆師云多謝記掛

問洞山謂枯木堂前時時九夏若然則露柱也須汗

出脚朶石因甚沒點煖氣逐日死㱿㱿的還體得從上事麼師云泥牛昨夜吼春風你還見否

問焦公三召不出留得清風鎮海山豈非虛語祇如西馬頭蝦蟇石從不出窟作何品題師云問取東村王老

問海不揚波秋水澄澄映碧這般境界也似可觀爲甚麼喚作生死岸頭事師云不是弄潮人空在磯邊坐

問篆文無口款式不靈博古圖中不收焦山寺裏鼎面上一行字甚不清楚如何定款師云道骨黃且安

放着
問渡生船雖解逐浪隨波往來遭人踐踏載過無數
人寧有幾個知得柁柄從來不着實師云今日却遇
逆風
周敦文居士問如何是荷葉團團團似鏡師云張公
大谷梨如何是菱角尖尖尖似錐師云梁侯烏椑柿
如何是風吹柳絮毛毬走師云周文弱枝棗如何是
雨打梨花蛺蝶飛師云房陵朱仲李又問畢竟如何
師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有一
句子能殺能活有照有用若人辯得許你親見雲溪

澗梅居士問女子出定話大慧頌云文殊與罔明喪
郤窮性命其意云何師云天童拈云還知老瞿曇性
命在我手裏麽你作麽會
東山晴和尚問雪峰鱉鼻蛇玄沙爲甚郤云須是稜
兄始得師云一夥弄蛇漢提他怎的旁僧請益師云
三佛侍五祖當時還有優劣也無法眼捲簾趙州勘
二庵主你尋常作麽生會
僧舉清涼荅彼禮眞妄偈請益師云你作麽會僧云
本淨本不覺由玆妄念起是言本來清淨只因不覺
故妄念起耳師云錯錯僧云奈何師云淨本不覺不

覺本淨眞妄同原一時俱起楞嚴謂覺明爲咎正指
此耳人知去妄存眞不知全眞是妄知見立知卽無
明本膠膠擾擾長此安窮能迷的是我所迷的是物
心由境立境逐心生內獼猴外獼猴展轉相呼呼個
不徹求其相似豈可得耶乃呼僧近前拊僧背一下
云上座你要求相似麽咄莫妄念好
東山和尚譚次偶舉曹山渠我偈山云渠如我是佛
我如渠卽驢分明是三墮面目師云諸方作三無差
別解說了也山云背上毛有者道背上無毛作麽生
師云背上旋毛人孰不曉祇因人認定個借黑權正

以白表偏作死法解如認定背上旋毛便作陰陽太
極解還許他具眼麽當日龍馬負圖以象示意癡人
說夢怎的怎的
陳無逸居士問斬貓公案意旨如何師云當時南泉
不曾斬貓士舉似他僧僧云此是作家人語士復舉
似師師云居士莫被此僧瞞却
楊士虞居士問溈仰宗師云遠寺撞疎鐘問臨濟宗
師云兩陣決雌雄問曹洞宗師云言語擅雕龍問雲
門宗師云夜半日頭紅問法眼宗師云簾外杏花風
僧問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如何是借師云從模脫

出進云力在逢緣不借中如何是不借師云就裏撥翻進云若還借借終不妙如何是借借師云光影未亡進云紙衣道者不借借如何是不借借師云回途得妙進云古人又道全超不借借如何是全超師云這裏沒話會分

僧問臨濟云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時有僧禮拜起便喝濟亦喝僧又喝濟又喝僧禮拜濟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爲伊却解一喝不作一喝用又華嚴陞座亦云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時守廓侍者出衆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又喝

廓禮拜起顧衆曰這老漢一場敗闕臨濟華嚴是同是異師云要見臨濟卽易要見華嚴卽難臨濟面上剜兩行字華嚴暗裏掘個萬丈深坑

僧舉庄上喫油糍話求着語師云賊賊有正賊有旁賊

僧舉國師喚侍者語請益師云我當時若作侍者但作禮云和尚珍重

僧問斬貓話師云趙州爭救得貓兒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我當時若在但哭蒼天而出

止一舉雪峰辭洞山話問云當時雪峰何以無語師云上座作麼生止云某甲若作雪峰待洞山云旣是不識爲甚知他無面目便與道個灼然師云恁麼又爭得止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我當時作雪峰但云和尚見他有分

止一舉曹山到烏石話問云若言我道卽啞却我口若言我不道卽禿却我舌曹山舉似洞山山深肯之當時洞山不肯待作麼生師云子有恁般長處止云我當時若作烏石待曹山再問時便亂棒打出看取一場懡㦬師云若恁麼又爭得

師因閱智證傳問衆云寂音以雲門三句爲解秦時

鍍轢鑽還明得雲門意否止一云錯會不少師云如何是寂音錯會處止云何不向拓開處明取師云果然果然

東山晴和尚舉翠巖眉毛話未竟適龍門懷姪至請問師云晴兄舉翠巖眉毛話當時雲門云關雪竇頌云關字相酬失錢遭罪凡道雲門關字意在于何雪竇失錢遭罪在主家說在賓家說諸人無對師拍案一下起云今日東山和尚失錢遭罪

龍門問婆子燒庵話謂諸方扶起這僧是何眼目東山云這僧也不得無過師云和婆子一齊打趕東山

云當時只作這僧畢竟別有長處師云當時但隨手一掌云勘破了也

龍門問庄上喫油糍話師云西遯道人卻有眼目解說這庄主一撥便動諸方呆睜睜地看了幾多年

龍門問德山托鉢話師云先老人頌云三年活最參商令人錯憶修文郎山僧亦曾拈得且如三年後德山不示寂又作麼生蒼天蒼天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門云末後句何不舉出師云蒼天蒼天時東山和尚在座乃大笑龍門又云昔有老宿頌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獨饒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咄末後句

不在裏許此頌如何師云道即太煞且只道得一半

僧問浮山九帶應具十數如何是那一帶師拈起衣褶云在這裏僧云莫便是麼師云劍去久矣

施食次楊自西居士問鉄口觀門總表一心法界是否師云好端端一個心爲甚見神見鬼士云無心莫便是麼師云也不得同於木石

沈亞斗居士問正偏黑白是陰陽黑白否師云別黑白定一聲是秦皇語是李斯語

王鶴山居士問如何是無住生心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士云畢竟如何師云住了也

僧問五位既有君臣何勞又立王子師云臣奉君子順父語本分明進云君臣明甚麼邊事王子明甚麼邊事師云一邊是建立門頭一邊是紹述分上

鄒叔夏居士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窮相大光錢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獼猴彰古鏡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金殿破蒼苔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木馬嘶風處如何是兼中到師云龜文絕朕兆

孫宇台居士問如何是向師云召問宣室如何是奉師云鵠立逼明如何是功師云帝力何有如何是共功師云涿鹿阪泉如何是功功師云玄珠赤水

汪魏美居士問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鉤弋宮中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滹沱村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建武永平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納麓用圭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循蜚疏仡

問慈明室中橫刀水盆旁置草鞋是何意旨師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踢倒進云冬日榜僧堂將謂別有師云鈍置殺人

侍者止一問忠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是否師云汝作麼生會者云當時南陽太煞師云賴女證明

心周大師問如何是刹竿頭上煎䭔子師云何不問

三個猢猻一
應嗣寅居士問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眞
如何是此一事師彈指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露重花繁見後如何
師云霜寒木落
關六鈐居士問同時一喝如何是賓主歷然師云我
不敢欺于汝等
爾思大師茶次舉洞山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
行不得語爲問師云我有一語要問老兄疎山造壽
塔兄作麽生會思未荅師遽起去次早思向師謝師

乃笑
嚴陶庵居士問三玄三要辯者紛紛未知孰是師云
一句三玄一言三要旣云一句居然可知古塔主分
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浮山遠圓悟勤皆仍其說蓋
汾陽頌法界廣無邊卽謂之體中玄可釋尊問阿難
卽謂之句中玄可直出古皇前卽謂之意中玄可然
嘉州卽是陝府陝府卽是西河大象不是鐵牛鐵牛
不是獅子是三是一句下全該重陽菊花明明標準
未嘗截然三句也宗門中巖頭三句雲門三句玄沙
三句各有頭腦古塔主初未嘗以三玄旨訣硬配玄

沙覺範特地差排也是按牛頭喫草幻寄辯之詳矣
最可笑者以汾陽頌子割裂成文謂三玄三要事難
分句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句頌意中玄一句明
明該萬象句頌句中玄重陽九月菊花新句頌體中
玄他人信之聚頭傳說汾陽意果如是耶又說重陽
一玄九月一玄菊花一玄直堪噴飯覺範又將石頭
參同契前後割裂配體中句中意中尤爲錯悞青原
南嶽各有綱宗不妨分合異同彼此各見賓看賓主
看主賓看主主看賓要且不是賓中主主中賓賓中
賓主中主三玄要且不是五位一句中具三玄一玄

中具三要一位纔彰五位分何嘗不同鼻孔然將五
位扭合三玄只便不得何況參同歷歷首尾成文明
暗正偏自有綱要將他言語割裂支離不惟唐突石
頭抑且埋沒臨濟覺範平常最喜割裂然却有理路
至于割裂參同則理路亦說不去正與割裂汾陽頌
子一例看承徒足取笑益三玄之錯錯在割裂言句
誤解三玄非謂一玄二玄三玄便是錯也若會他古
人旨趣卽謂是體中句中意中亦無不可若死向體
中句中意中下個註脚刻舟求劍已六差遲何況背
理迷文轉失轉遠去聖時遙顢頇穿鑿病有兩般要

會他臨濟三玄須向一句下直捷會去
張旦公居士問五位君臣古人作兼中至智證傳作偏中至近世或仍覺範作兼作偏未知孰是師云覺範謂正中來始解安身偏中至方成唱和只此二語巳矛盾了也蓋五位是圓的不是方的是一位一位轉進去的不是一東一西轉出來的正中偏時猶有正在故稱昔嫌偏中正時猶有偏在依罪認影至正中來一位無中有路巳證理事無礙法門他却從正位中自有一個出身南泉謂解作活計是也此處不得說正不得說偏故曰兼也正偏兼帶義取於此兼中至是兼帶分中的這一邊兼中到是兼帶分中的那一邊從這邊到那邊步步轉卻雲居謂頭頭上彰物物上顯祗喚作了事人不名尊貴須知尊貴一路自別方爲向上方始到家淺深次第自是其然向正中來後反列偏中至一位這裏作麼生轉曹山不云乎偏者臣也事也子不順而非孝臣不奉而非輔偏且作麼生至耶覺範解叠三變五穿鑿易象將正中來偏中至却放在前正中偏偏中正却移在後足顧居上手顧居下有是理耶其不足信明矣
問王子配君臣是否師云君臣王子總是藥山家風

王子有外紹內紹臣種王種則猶君臣也嚴時節不必配配亦儘得但不得錯亂配合如舊刻人天眼目失他從上樞紐惑亂後人耳九峰尚明王子曹山尚明君臣自是祖禰不了蓋石霜九峰曲暢綱宗總歸曹洞如巖頭末後句總歸雪峰也君臣王子有異乎君表正也臣表偏也但言君臣巳具父子此中尊貴不言可知王子單明種紹言臣不言君言子不言父順父奉君同時妙密君臣猶涉功勳父子不涉功勳故君臣言功王子不言功也有君臣又有王子回互之旨卓卓全彰矣
問轉位轉功作何分曉師云位猶經也功猶緯也舉一必雙言經有緯步步轉着着轉這裏不容坐地若道是用又近體邊若道是體又在用邊水上按葫蘆相似直饒着力不得古人云向去的人玉蘊荆山卻來的人紅爐片雪猶是途路邊事待得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這是什麼時節耶也須親到始得（又云轉功就位是正中來一位事轉位就功是兼中至一位事莫錯莫錯）
嚴顥亭居士問天皇出石頭天王出馬祖是否師云丘符二碑全然影響祗因張無盡好奇硬將臨濟德山扭做一塊殺活不同錯認死活不同打地打天劈

空造出殊不知荊州天皇雖嗣石頭兼師馬祖傳燈所載歷歷不誣覺範勸歸馬祖萬松辯之在先所謂無恥小人冒名不是者也德山塔銘備詳世系自青原石頭天皇龍潭彰彰不爽今現在武陵善德山萬曆乙卯歲郡人楊鶴識之蒼苔剝蝕間鍾伯敬賦詩以紀其事可考也且德山是天皇嫡孫雲門是雪峰嫡子欽山問德山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的看雪竇拈古圓悟再許未聞改天皇爲天王也雲門至僧堂中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問作麼生是

不回互門以手指云這個是板頭僧又問作麼生是回互門云喚甚麼作板頭以至巖頭同死同生羅山謂雙明雙暗雪竇拈古亦稱明暗雙雙地藏法眼並表回互法門歷代以來同祖石頭等無有異果如無盡所擬須將他雲門法眼兩支宗眼一齊抹殺德山下一班尊宿還甘麼鳥有先生無是公不足信矣

問洞宗自長蘆了天童覺自得庫以後無大顯者青州萬松而下更有何人師云續畧所載宋元來且不具論即如雪軒成禪師字鷲峰出世萊州之智藏寺萬指圍繞洪武間住持天界賜金襴袈裟高皇作詩賜荅有不荅來詞許嘿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溯望空王殿示座從來數歲年之句永樂中詔往日本御製詩章送之有語錄行世入滅舞鶴翔空烟所及處舍利無算載在世典可考也承前啟後代有其人廩山大覺不爲無本

蘭生居士問曹山是洞山之子何以不稱洞曹却稱曹洞師云曹山志慕曹溪尊曹溪故稱曹洞今人杜撰稱洞曹者非也

僧問如何是法身佛師云離朱目渺如何是報身佛師云帝釋形勞如何是化身佛師云莫隨他哄弄進

云恁麼則三身一身也師垂一足云是甚麼

趙梓木居士問弟子閱楞嚴至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爲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順文難消乞師開示師云如文順釋本自了然譬如阿難不見阿難人縱目明終不自見其面今既十方世界同爲日色反觀空中何更見圓日耶此明照不生於日益可知矣又世界是所照日是能照日與世界能所宛然終不並將世界指名爲日此明照不必盡生於日益可知矣以日輪本空明無自性故也時解翻作一轉謂只應十方世界同爲日色語亦尖新余所不取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可是坐斷白雲宗不
妙麼師云你且道大通智勝有過無過僧云無過師
云既是無過爲甚麼不成佛道僧無語止一至師問
爲甚不成佛止云太尊貴生師休去
師與白巖南山寶壽茶次偶舉雲巖祇這是話白巖
云有作洞山沉吟有作洞山嘿然大須別白師云景
德傳燈錄本云洞山良久非雲巖良久也作沉吟嘿
然者並失南山云畢竟傳訛自何而始師云傳訛自
寂音始寂音作智證傳改良久爲沉吟後來因之莫
從考正也白巖云會元亦作沉吟何也師云會元成

于淳祐以後智證傳成于建炎以前寂音傳訛會元
未能深辨耳寶壽云此話先師曾爲舉出先師室中
嘗語余曰雲巖祇這是洞山嘿然良久也蓋洞山
悟無情說法豈於祇這是一語尚沉吟未徹耶高峰
頌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當時固已十
分至枕子落地時方是末後一着耳洞山過水逢渠
亦猶枕子落地也雲巖云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
細從來肯諾不全個裏莫敎錯會白巖南山乃共稱
歎師云是是
僧問和尚近設十約是否師云是僧云還許學人擬

問麼師云有問則對僧云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
和尚何以不受請師云掩室摩竭僧云宗敎雙通車
輪鳥翼和尚何以不赴講師云經有經師僧云治世
語言深說實相和尚何以不談外典師云吾無隱乎
爾僧云咳嗽掉臂無非佛事和尚何以不爲詩文師
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僧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和
尚何以不募緣師云生怕着賊僧云入鄽垂手具大
慈悲和尚何以不入城師云翫水遊山僧云奴兒婢
子誰家屋裏無和尚何以不畜童行師云老僧無伴
侶僧云凡聖交參權衡有主和尚何以不問諸方是

非師云耳聾僧云塵塵剎剎皆現本來和尚何以不
言塵俗師云口啞僧云覓女人相了不可得和尚何
以不見女人師云卻值老僧不在僧禮謝
誰菴問空豁豁地時如何師與一掌菴不覺伏膺云
古人道青天也須喫棒師又與一掌菴去半月後復
來師云近日菴中作麼生菴云無物祇對和尚師云
汝會耶菴云九上洞山事不獲已師云原來不會
誰菴參師設問云如何是轉功就位誰云須防踏殺
天下人又云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大好一個消息諸
人作麼生鑒誰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闥透長

安又云明中有暗卽不問如何是暗中明誰云十畝
篩金又云賓主曉時全是妄君臣叶處正中邪作麼
生轉身就父誰云崑崙騎象鷺鷥牽又云一馬生三
寅此理如何誰云非驢所堪又云土地公公向鄭十
三娘道個甚麼切須解聽誰云聾又云通身是病直
須痛下針錐誰云灸猪左膊上又云古人道我到這
裏却不會還是會了不會還是不會不會誰云向這
裏滅却又云承當擔荷切須轉却無承當擔荷如何
誰云横挑日月又云世尊不說迦葉不聞三千里外
別行一路誰云臺山婆子不識又云春到寒食四十

五此語還諦當麼誰云面目一般又云五位王子是
明甚邊事誰云莫令太上蒙塵又云桃花風雨是處
殘紅作麼生避得誰云風飄萬點正愁人又云石烏
龜生子撲地高飛過在甚麼處誰云水牯牛解得又
云從來被汝等熱瞞覿面相逢也須一一勘過誰云
北斗面南看又云不得向這裏槃根一棒一喝還我
個親切句誰云與麼與麼又云九年面壁當爲何事
誰云瞎又云老僧持不語戒同道者須知誰云一個
霹靂天下響師云玉石不分金鍮未辨誰云請師荅
師別爲語示之別第一語云白雲飛片片別第二云

似則似是則未是別第三云離朱刮目別第四云朝
來更獻楚王看別第五云大悲院裏有齋別第六云
獼猴入道場別第七云放下着別第八云水牯牛滸
得別第九云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別第十云氣急
殺人別第十一云紙灰飛作白蝴蝶別第十二云看
取五陵公子別第十三云歷紐者且置臨常山裝代
誰是其人別第十四云莫敎帶累老僧別第十五云
不妨仔細別第十六云第二杓惡水便不堪也別第
十七云敗別第十八云不勞久立誰復謝云不因和
尚爭見汾陽師大笑

僧問阿羅漢結習已盡爲甚麼却被火燒一僧云燒
取舍利一僧云劫灰未滿一僧云南嶽遊山三人同
質于師師云各與二十拄杖因請師下語師云我没
閒工夫

問五位君臣自曹山始否師云臣奉君子順父寶鏡
先之洞山立五位王子分內紹外紹僧問九峰承古
有言內紹則王種外紹則臣種王種臣種君臣五位
究然矣固知五位君臣不自曹山始也曹山妙德尊
寰宇五叚就話荅話不配正偏五位今以妙德尊寰
宇五則列爲五位君臣者未深審耳

問無盡謂德山洞山垂手處殺活不同是有見否師
云托鉢公案無盡一生咬嚼不破巖頭一撥信知句
裏藏鋒至德山低頭歸方丈雪峰低頭歸庵恁般垂
手處無盡總未見得徒將德山棒臨濟喝扭做一團
自謂宗門眼正殊不知德山洞山同出石頭總名回
互不是叅公大難承當一個牽犁一個拽耙同耶異
耶無盡見他古人道洞山下則可德山下未肯相許
被他古人熱瞞矣
周子來居士問如來現今成佛否師云不成佛士云
一切衆生成佛否師云成佛士云和尚作麽生師云

老僧不在裏許
僧問人天眼目以人境照用配五位今人謂非明安
語是否師云人境照用是四句五位是五句原不必
配若在過量人分中橫拈豎弄無所不可郢陽格外
提持故雜錄中有此一節特表兼中到一位最尊最
貴不落諸家前四位不妨配四句耳謂古人有定法
耶
吳岱觀居士問如何是君師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又問如何是臣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僧問十方無碍落四面亦無門任運騰騰爲甚麽大

悲般前一片地踏不着師云理合如是
問叅學人貴圖見性然見性後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即今爲甚向奴禮拜師云還我主人公來
問現前一心本具千法如何是一心師云苕菷掘
問眞常獨露徧界難藏試道個眞常看師云今日不
向你道
室中垂問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水無留雁之意雁
無遺影之心是明空一邊事是明色一邊事自代云
兩眼對兩眼
又問樹彫葉落秋滿霜林還有不壞者麽且道承誰

恩力自代云土地公公
又問古人道東山水上行七十二峰爲甚麽苕溪不
渡自代云正好疑着
室中垂問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爲甚那由他劫承
事供養無空過者自云實譬如來當面大衆作麽生
避他
問實蓮香比丘尼現入地獄爲甚七佛偈都說罪福
皆空畢竟順行的是逆行的是自云是則龍女成佛
非則善星墮陷要知此事須問曹山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有作候白候黑有作猴白猴

黑還是侯不是猴不是自云一總不是
問泥牛吼月木馬嘶風為甚石獅子終日呆椿椿不曾見他作舞自云燈籠緣壁上天台撞着劉郎阮郎嫌他不唧嚁哩
問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為甚老僧婆婆和和要做放生會自云生殺總在和尚又云性命在別人手裏
問開化亭邊潮神惡發攪得千金池上魚龍一夜不安土地公公向老僧討個護身符子老僧與他卽是不與他卽是自云雲溪拄杖大沒主張也不合隨他

起倒
問橋流水不流觀音橋順流而去直走到北海岸邊為甚守關人不報自云一人傳虛千人傳實
問黃鶴樓崔顥題詩千佛名經有個節目休文八詠還許作話頭領會也無自云某甲早來拈額却忘了一東二冬
問林處士梅花移植在西溪左側冷澹異常幾時得黃梅菓熟自云杏花村轉灣落北
問虎跑泉最是清涼為甚善飲的人不除口齒之疾莫不是古澗寒泉不從口入麼自云趙州老漢若是到來某甲也只扣齒三下

雲溪㑅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七

弟子 性廣 智育 編

勘辯

潤梅止一侍立次師驀問潤梅云趙州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梅云祖師西來意師云儱侗禪和次問止一云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還明趙州意否止云若不明趙州意爭解恁麼道師云倚墻傍壁

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問衆云這僧問處是同乾峰雲門荅處是異且道二老漢還有差別也無

一僧云兩個老漢也只荅得一半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一喝師云莫亂統

舉乾峰雲門薄伽梵話師云一個解收不解放一個解放不解收語未竟潤梅驀問云和尚道得麼師云放汝三十棒梅禮拜起復云畢竟不收不放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嶺上梅傳春信早溪邊雲染夜光寒你續下句梅禮謝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話問侍者止一云當時你作盧陂待他道却嗟蛙步輾泥沙便作麼生止云向道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云穴便打又作麼生止云和尚慣得其便師云穴又打作麼生止云當時禮拜了便出師云這有頭無尾漢

舉南泉與歸宗麻谷禮忠國師話問止一云不得向圓相中坐不得作女人拜你當時作麼生止云當時抹却圓相便回師云南泉忽來把住又作麼生止云當時好與一掌師云太麤生止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我當時但目同行云好意去禮國師合伴不着

有僧自靈隱至師云飛來峰夜來倒卓撞碎冷泉亭驚殺了金沙灘前馬郎婦上座可曉得麼僧云怕沒有這般事師打云瞎漢僧云也不得草草師云一任

舉似諸方

講師至師云法師爲衆竭力講云和尚何得尊己卑人師云老僧婆婆和和造了多少口業講云也要大家證明師云幾乎錯喚你作法師講云不敢師云作家那

居士參纔登岸師云蘆花飛兩岸秋月滿平陂何不道取一句士云鷺鷥立雪非同色師云咬人矢橛不是好狗士云卻請和尚道師云裏面坐了喫茶

僧自盧山來師云五老峰前好個消息上座在彼幾時僧云水簾洞邊經冬過夏師云東林西林幾人夢

遊不得還念彼中麽僧云和尚去時某甲提鞋挈杖
師云去即要去還有一人不肯行僧云情知和尚不
輕舉足師云你作麽測量老僧
僧禮拜次師云見說上座受人鉢袋子是否僧云覿
面相呈師云我正要覿面的借來看看僧云聻師打
一掌云鉢袋破了也羞也不識僧無語師云恁地可
憐
僧問毛吞巨象即不問如何是芥內須彌師云薔薇
穿蛺蝶進云恁麽則龍袖拂開全體現也師云且莫
詐明頭僧禮拜師喝退

僧問曹溪話月雲門指月如何是眞月師云老僧粗
識好惡僧云即如雲巖豎掃箒意旨如何師云還要
第二杓惡水那僧云作家宗師師云不勞讚歎
僧問塗毒鼓聾人不聞請師別行一路師便打進云
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連打兩棒進云今日也
知令不虛行師云不是患聾祇是患瞎
僧問語嘿涉離微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泥龍踏
破洲前月玉鳥啣將嶺上花僧禮拜師云且去
居士問煉石補天劫火洞然還壞不壞師云問取封
后先生士云太極未分前且道一着從何安立師云
畫蛇添足了也士云有語的顯個無語的何不大家
合取師云你啞即甘爭教他人無口
放生次問僧放却多少了也僧云十萬八千師打一
掌云是你恁般躲閃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取一句師云跛鱉出
頭來僧云情知師云猛虎不食伏肉僧一喝師云好
喝太多生僧拂袖出師不顧
止一問燒木佛話師云當時你作院主待作麽生止
云某甲便同伊向火去師云也合鬚眉墮落少頃伊
人入師問云適來侍者問燒木佛話你當時若作院

主待作麽生伊云再拿兩尊燒也得師云也合鬚眉
墮落澗梅聞舉云二公被丹霞轉了也師云也合鬚
眉墮落
問止一侍者云洛浦道先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
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
汝作麽生會者云到即不點點即不到師云儱侗禪
和如麻似粟者云和尚又作麽生師云我與古人有
甚瞥㬥
澗梅問百丈一哭一笑是同是別師云少賣弄梅隨
呈一偈云哭時也好笑時也好四面觀音一齊放倒

師驀竪拳云這個聻進云也須放倒師云孟八郎漢
室中舉離四句絕百非話伊人着語云自從勘破伊
人後直至如今不見踪師云是誰勘破進云不識師
云死漢三十棒自領去
樹羅呈國師勘大耳三藏頌師云囫圇吞棗子有甚
用處當時大耳三藏不但第三度不見國師前兩度
早被國師瞞卻了也樹踴躍作禮師云上座莫被國
師瞞
僧參禮拜起便喝師云成羣逐隊野狐精僧又喝師
云連喝兩喝待如何僧拂袖出師云敗也敗也

僧參入門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
麽生僧無語師又打
入室次師指一僧云道道僧便喝師云錯僧又喝師
云錯錯僧又喝師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僧禮拜師
便打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臨平來師云臨平湖石鼓在
否僧云在師云容老僧擊鼓作聲麽僧擬議師便打
一掌云問了好打
僧參師云那裏來僧云顯聖來師云在彼中多少時
僧云一年一度師打云好好問你不實說僧云也知

和尚有此一機師不管
入室次僧打一圓相托呈了後禮拜師云那裏來這
虛頭僧退身三步依位立師云還要弄一出僧展具
三拜出去師云打須打會禪漢
僧到師云那裏會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别師攔胸搊
住云速道速道僧無語師云原來是個噇糟酒的
侍者渟泉入室次師云本來面目你作麽生者震聲
一喝師直打出次早復入師方舉棒者有省退呈偈
云本來無欠亦無餘驀地相逢識得渠千里歸來呈
舊面剎竿頭上現全威師不許

侍者渟泉同泛師偶指岸邊枯柳詰之者繞樹一匝
剌舟而去師作色大訶者云恩大難酬師不顧
翫月次侍者渟泉請益三玄三要話師云嘉州大象
作麽生者云玉兎走銀河師云陝府鐵牛作麽生者
云廣寒飛桂魄師云西河師子作麽生者云今夜水
晶盤師作一圓相云怎出不得者個圈子聻者展兩
手作禮三拜師休去
侍者千鎔入室次師云你作麽生者云入地無門上
天無路師云何不休去歇去者禮拜師云要見本來
面目麽者求示師云這驢前馬後漢

師偶對客語黑白未分話侍者千筠點胸作舞師云
汝會耶者搖曳而起師一喝
僧橫趨而過竟出師召闍黎僧亦不顧師云老僧今
日失利雖然如此爭敢作死馬醫至晚僧却具威儀
三禮師云早來公案未圓闍黎何不道取一句僧云
勘破了也師云得恁般穩密麼僧出師云三十年後
此話大行
師揮扇次僧過師問犀牛扇子作麼生僧云今日熱
似昨日師便打
樹羅問雲月是同爲甚溪山各異師云爭怪得老僧

僧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東家
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僧云用曹溪眼作麼師云瞎僧
云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師云老僧罪過僧
云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師云還我曹溪眼來僧一
喝師云一任踍跳僧無語師云且過一邊
僧纔出擬問師云嘴唇缺了半邊還擬問甚麼話僧
一喝師云收僧云會得了也師云雲門拄杖子與龎
居士笊籬鬪額驚動了伐折羅大將正沒解交你作
麼生會僧擬議師打趁出
問大悲千手眼那一個是正眼師云天外孤飛白鶴

來僧擬對師云那一個是正眼速道速道僧無語師
云失卻問頭
僧禮拜起云抱璞投師請師一接師云寒花飛玉淚
古樹晃珠簾爲甚麼却被子規啼徹僧佇思師云過
去久矣
僧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和尚也不得瞞人師
云口無毛聲聱聱尻益高一先二蕭三肴四豪僧云
也知和尚慣得其便師云爭奈老僧何僧禮拜師云
老僧被你熱瞞
僧問如何是意在目前師云應夢大吉僧云作麼生

理會師云又道意在目前僧禮拜師云三千里外莫
問女兒橋
室中問僧云趙州道個無字你作麼生僧云學人不
會師云捏緊話頭
入室次侍者止一纔入師攔胸搊住云生從何來死
從何去者擬對師拓開云何不向這裏去者一跌起
大笑師云道取一句看者云青梅落地師云且去明
日來次早者入禮拜師云生死何被汝勘破了麼者
云某甲不會詐語師云大有人不肯你在者禮拜出
僧入師云牛過窓櫺爲甚麼尾巴過不得僧云某甲

好端端坐在堂裏師云情知你走不脫僧云和尚又
作麽生師揮手作趕牛勢云這畜生快走僧擺首趨
出云去也去也
僧入師云你早辰洗臉摸着鼻頭麽僧云摸着師云
莫便是本來面目麽僧無語師云鈍漢僧云某甲不
敢自瞞師云好好你還老實
僧入師云趙州在你脚底下你畢竟信得及麽僧未
及對師云昨夜禪堂內被我一香板打殺了也僧云
三千里外供養和尚師云還有一頌你且聽着趙州
無趙州無公子停鑣唱鷓鴣桃花二月春風好畫船

日日泛西湖僧禮拜師云去
僧入師云本來面目你還會見也無僧云見師指拄
杖云這個喚做甚麽僧云拄杖子師云原來不會見
僧請示師云錯過了也僧點首出
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失師云去你不會我語僧擬
議師驀面打云鈍漢僧云啐啄了也師云失
師入堂問僧云工夫做到甚麽去處僧云求和尚開
示師云你話頭親切也無僧擬對師云遠在
問僧云你在家裏種得多少菜僧云不知多少師云
還下多少瓜秧僧無語師云囫圇東瓜

問僧云得力處何不道取一句僧云料得少人知師
云不得力僧禮拜師喝退
問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僧云初參師云可悲可涕
問僧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僧禮拜云求和尚慈
悲師打云向這一棒會取
入室次僧禮拜起師云你還疑麽僧云疑師云好好
直恁疑去疑他三十年僧出師召回云要見主人公
麽僧云要見師云看桃花去
僧問啐啄同時是否師云是僧云某甲啐請師啄師
厲聲云羞也不識僧退項復入云我會也我會也師

更與一掌僧作舞出
遶香畢一僧端坐不起師打一下震聲一喝云不唧
嚁漢竟出僧拍掌下禪床
僧請益本來面目師望空一指云何不薦取又僧請
益師云剔起眉毛丈二長又僧請益師彈拂子一下
僧立參次師打僧一下僧云某甲正做工夫郤被和
尚一下師云羞也不識似這等做工夫驢年去在僧
求示師云錯過了也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起來呵
呵大笑云百千玅義無量法門向一毫頭下識取良
馬見鞭影而馳一棒一喝立地發去尚隔津在似你

這般驢漢閉眉合眼當作做工夫有甚了期有甚交涉罷罷你不是這等人也莫怪你

僧坐香師打一下僧云某甲不曾妄想師連打云好個不曾妄想僧求示師云現祇對的是妄想不是妄想僧禮謝

又一僧坐香師打一下僧云某甲不曾昏沉師云正瞌睡裏

問僧云進堂來見個甚麼僧云萬里絕烽烟師云如何領受僧云鐵蛇橫古路師云這是現成句子古人道一念萬年全未夢見你又作麼生僧退身而立師云去

問僧云本來面目你作麼生僧云却請和尚道師一喝遂打一下僧禮拜退師復云畢竟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僧震聲一喝師云死漢

師入堂問僧云洞山掇退菓桌是個甚麼意思僧云洞山和尚慣得其便師打云不是不是且要問你畢竟過在甚麼處僧云萬里無雲天有過師云越發不是了僧云某甲從來不打妄想師連棒打退

問僧云我有一句子分付你你還信麼僧云不信師打云為何不信僧云和尚說話齒不關風師打云這薄福漢僧云打即任打信即不信師又打

問僧云臨濟四喝你昨日向我一喝是那一喝僧禮拜師云這野狐精

問僧云趙州在你脚底下你還信得及麼僧無語師云你昨日頓一足喝一喝是個甚麼意思去你未有棒喫在

又問僧云前日見你五位頌子像有來由及乎問你堂奧中事為甚不清不楚僧云未到雲溪許多七珍八寶及到雲溪未免咽喉塞斷師云果然果然

僧參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聻僧禮拜起歸位師云老僧這一緉鞋五百貫錢估得的

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僧云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聻師一喝

僧參師云堂中事作麼生僧云虛空未免係驢橛師云這是堂外的僧云夜深鴻雁宿蘆花切忌妄通消息師喝出

僧參師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僧云問他怎的師云即今道一句看僧一喝師便打

僧參師云未開口以前早錯了也且別轉一機來僧轉身一下師云錯錯僧禮拜師云我不欺汝

僧禮拜起師云一歸何處嚌僧無語師喝出
僧參師云今日老僧耳聾切忌胡喝亂喝末後一句直捷道來僧云住住師云上座莫不親到牢關了麽僧轉身退出一步師打云這一棒也省不得
僧參師云參禪須是鐵漢着手胸前便判上座曾判麽僧一喝師打云果然未判
僧參師云大唐國裏走一遭原來只是蘆花灘裏僧遽云再請道一句來師打云瞎漢亂做
僧參師云老僧一兩鞋你作麽生會僧云求和尚開示師云爭怪得趙州僧禮拜師云這鶻臭布衫幾時

脫下
僧參師云前日老僧與你一喝曾知這一喝的落處麽僧擬進語師云莫教錯認老僧
僧參師云直饒絕點純淸猶是眞常流注上座到這裏作麽生會僧云百尺枯椿開錦蕚師云莫便是隨流入妙了麽僧云不敢違背一切師云驢胎馬腹中切須仔細
僧禮拜起一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又打僧又喝師又打僧指旁僧云因你帶累于我師大笑
僧禮拜起師云杜口毘耶掩室摩竭這也不須提起

了他時異日何以爲人僧應喏喏師云未免妄通消息了也僧禮三拜
僧入師云轉身一句是處優游若也把纜放船爭解逆風使舵且要問你克賓維那何以被興化擯出僧擬荅師云法戰不勝莫怪老僧
僧入師云出言吐氣須辨來由鹵莽當前頭破腦裂個裏不是兒戲僧無語師云得力處何不道取僧云向和尚拂子頭上一轉了也師云亂統僧禮拜師云努力加餐
僧入師云敗荷衰柳處處逢渠青山白雲時時助喜

爲甚麽再覔不見嚌僧無語師云呀錯過了也
僧入師云虎生三日便已食牛說甚麽老參宿學盡力道不得的句子何不舉似老僧僧無語師云早被那鼻頭捉塞了也去
僧禮拜起云拱甲拜倒太山土地師呵呵大笑云前日老僧被你一喝僧云冒犯尊嚴師云記取三十棒
僧入師云披毛戴角始向異類中行爲甚麽却名尊貴僧禮拜起云恩大難酬師云還知玉殿苔生麽僧云拱甲不離和尚左右師云老僧變驢變馬去也僧再拜珍重而出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八

弟子　元顗　智標　編

開示

示千鈞侍者汝婺州人婺州善慧大士出身處菩薩應現葢是尋常汝昨日向我道曾夢見世尊陞座天龍八部圍圍圍繞這也不為奇特非但是夢即今釋迦老子與百萬人天向汝面前森森而立開眼合眼不曾背他在汝分中還信得及麼須知釋迦老子即是千鈞千鈞即是門外一叢竹文殊普賢是甚麼露

柱刹竿迦葉阿難是甚麼磚頭土塊直下信得及灑灑落落做個無事丈夫若信不及須把本參急急提持尋個下落尋來尋去尋到沒理會處沒商量處癡癡呆呆這裏解交不得你平日疑情不切將一句本參丟在腦後如今竪起脊梁把話頭放在面前如雞抱卵一七不了准備二七二七不了准備三七將他念詩章做學問一副閑肚腸總只撥在話頭上懸崖峭壁直下去不得時翻身一跌纔有許多受用俱胝和尚逢人但伸一指頭喚做一指頭禪後童子也學他伸一指頭遂被這老漢一刀斷卻一樣的伸個

指頭為甚俱胝便是童子便不是這指頭上畢竟還有佛法也無又西園燒浴僧問次西園撫掌曹山云一般擎拳撫掌就中西園甚奇怪俱胝一指頭只為承當處不的且要問你俱胝貧墮在甚麼處初機淺學分付伊綴綴商量雙林大士和那俱胝長老總是你金華人趂口快一時舉起你昨日還說甚麼囈語邋遢曇邋遢曇夢中說夢業識茫茫這不是你本來面目請向父母未生前好生會取去

示渟泉侍者你六七年前見過天界老和尚來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蹉蹉跎跎過了日子古人道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提起一句話頭如熱石頭上蟻子來不得去不得左不是右不是疑情勃發性命交關一不做二不休要與他倒斷一回討個落處不是浮逼逼地糢糊儱侗苟且支吾杜撰解說的如今人見說父母未生便向出胎入胎一生兩生牽枝引蔓早是錯了饒你隔生又隔生直窮到莊嚴劫前總是父母已生事又有的引經引論說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墻壁瓦礫總證真如大地山川本來般若說便恁般說且要問你香臺是一種面目狗子是一種面目古人擊香臺又擊狗子為甚狗子便會走

去香臺不會走去又有一種任慧之徒自巳全不穩當一味隨人脚跟見他古人道你無面目便依稀領會道我悟了我悟了從本以來了無一物可得淨裸裸赤洒洒本是無面目的恁般見解正是落空亡的外道生無想天爲魔眷屬喚作參禪學道得麽你如今緊緊提持一個話頭不得鹵莾承當不得支離解會心問口口問心父母未生前畢竟如何是你本來面目挨來挨去冷灰裏爆出荳來通身一場慶快學道之人以悟爲則一肚皮學問做得好詩寫得好字總是敵不得生死的剔起眉毛去看話頭第一要疑情切

示蓮菴寺主蓮菴寺主住個小院子柴沒一莖米沒一粒平日的孤迥迥峭巍巍氣岸高人憑他釋迦老子到來也只與你平分半座如今硬着脊骨束起肚皮向折脚鐺下煑出個半生半熟的古怪東西舉似諸方咬嚼不破也不枉多年參學一片苦心若也閭門自大唐喪時光水也消不得一口更或脚跟不穩起倒由人耐不得孤貧受不過冷落百鍊剛化爲繞指柔辜負自家不少勉之勉之老僧不敢辜負於汝

示行人你諸人運水搬柴各各努力不是參學在一邊作務又在一邊的但只二六時中尋常照管各各有個本參提一句話頭的是本參念一句阿彌陀佛也是本參雲門老和尚教人參念佛的是誰且念且參且參且念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毋論鈍根利根皆可成就你們不要說我不識字我智慧淺薄成佛是沒我分的六祖大師始初也不曾識字祇聽人誦金剛經於一句子下便得開悟後來許多大善知識如潙山充典座雪峰做飯頭化米化炭無非入道因緣擇菜賃舂總是當人機穀你們一面行苦行一面提着本參瓜熟蔕落水到渠成畢竟有個成佛的

時節不要自家退屈了高沙彌是不曾受比丘戒的甘贄行者是不曾剃頭的還有栽松道者紙衣道者都是一班行人個個名在傳燈人人位齊佛祖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甚麽不如他法華經上常不輕菩薩每對人說汝等皆當作佛我不敢輕于汝等法華經是佛口親說的你們還信不及麽若信不及五千退席盡是增上慢人若信得及時五百弟子授記成佛有分

示崙玉首座教中有後得智宗門有差別智不明差別難以爲人古人道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旣明

如喪考妣且道大事旣明爲甚麽如喪考妣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是教你光景畱連空過日子的首座鐵錚錚一副骨頭冬不爐夏不扇向孤峰頂上壁立千尋且喜道風高秀尋常見首座說佛法弄伽佗扯些木馬泥牛添上之乎者也一期拈弄頗得自由然尚有不愜老僧意處五家旨趣各各不同惟我洞上一宗最爲綿密如今人說着堂奧中事一總不知如何是父子如何是君臣如何是功勳如何是王子如何是功就位如何是位就功如何是明中暗如何是主中賓如何是濁中清如何是同中異自眞歇了祖

宏智覺祖而後五六百年古今多少誵訛無人辯定首座紹述先宗不當容易要明他石霜首座何以不曾夢見先師洛浦首座何以不能劃開賓主洞山首座何以不得菓子喫且洞山撥退菓桌五位中合在那一位收九峰首座仝副石霜那個是外紹那個是內紹洛浦首座和他彥從畢竟會洛浦意不會洛浦意當時洛浦好個赤稍鯉魚在臨濟門頭頗明得個賓主句從入夾山不免被伊捉倒須知藥山宗旨不是等閒從上以來說個石頭路滑如今人見說瞎驢滅却未免驚天動地推他末後全提大用現前不存

軌則保壽開堂興化擯克賓也只是臨邪逐惡德山末後句雪峰鰲山成道嚴頭說細大法門明眼人前不勞頻舉旣稱曹洞兒孫家裏人須要說家裏話看他丹霞投子有拈有頌着着分明也只明得個石頭回互句子且要問你雪竇天童一總出自石頭爲甚麽雪竇用强天童用弱雪竇棒頭有眼扶竪他德山門風丹霞投子竪及天童句裏藏鋒單表得尊貴一路然雖如此理無二向有時拖刀轉勝血淋淋斬落人頭有時掘地深埋暗騰騰掀翻鼻孔風穴維那被伊華嚴和尚熱瞞無位眞人遭他欽山長老播弄如

今人不具眼目生生說定上座勝他欽山廓侍者勝他華嚴首座看看還知他兩家法門各有差別否古人建立宗旨忒煞誵訛千七百則公案信手拈來須有個定盤星輕重還他觔兩不是隨風倒舵人說長我說長人說短我說短的首座十二分力量十二分聰明山居詩三十首清新奧折字字不猶人前空作者據老僧見處以後不須做詩但將做詩的心思做詩的時日一總在差別上逐毫逐釐細細剖判將來多少奇特多少受用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珍重珍重

示碧澗禪者趂色力强徤着些精彩一挨直入不可參黃楊樹禪今日也只如此明日也只如此你尋常說禪說敎口巴巴的到雲溪來把這一擔骨董直沉在那邊更那邊一切都莫思量都莫理會且將生死二字緊挨在胸前咬定一句話頭捨命不肯放必然有個透脫的時節直得七穿八穴觸處現前雲溪與你說老婆禪不爲分外此事不當容易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也只爲自巳放不過尋常向光影門頭倚牆傍壁總沒相干總敵不得生死的須要豎起脊梁扎掙扎掙果然四稜着地覿面承當一切時一切

處便一點兒動你不得到那時節還有向上一路老僧未肯點頭在切記切記

示靈昱沙彌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爲汝今出家便須灑灑落落作一個出三界的脫體丈夫精嚴戒律敬愼威儀站定脚跟豎起脊骨究明此一大事因緣續佛慧命是則名爲眞出家也昔日丹霞和尚一見馬祖便騎聖僧而坐後聞剗草之示朗曉求剃落者便是出家卽悟道的一箇樣子又高沙彌在藥山會中與雲巖道吾打鼓打皮互相唱和者便是沙彌能悟道的一箇樣子看他古人何等奇特

須是有出格的志趣便有出格的展舒出格的受用勉之勉之更聽一偈黃花翠竹古生涯野鶴雲巢別有家可是侍從身十七西天遺得舊袈裟

示朱介眉毗耶離國有一段現成公案流傳下來傳大士龎道玄陳操尚書張拙秀才楊翰林李都尉一夥俗人也與做祖禰不了介眉居士具大聰明發大勇猛將一箇居士法門一千二百觔擔子一肩挑起入雲溪這裏已過一年費了許多鹽醬如今敎也依通得禪也解說得前日我有三箇問頭他下語也頗相似只是未能雙手托開通身慶快我還有句話兒

要同你商量商量卽如維摩會上當初諸大菩薩與他淨名長者說的說嘿的嘿還是說的是嘿的是若到雲溪開口也與他三十棒合口也與他三十棒居士還甘麽師資道遇不是等閒覿面當場切莫錯過直敎横來豎去這邊那邊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天下老和尚一齊奈何不得那時節道冠儒履釋袈裟坐師子座前喫香積飯傳持他淨名法門也不爲分外也雖然雖然雲溪還有一關在

吞吳錦雯縳也由你解也由你熱鬧場裏這好光景也只尋常居士是看得破的隨意自在早早抽身莫

被他擔誤好

荅戴慎菴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問非非想天幾人退位居士日用應緣珠裏走盤盤裏走珠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信得及站得定十二時中同他往來只是不跟他起倒古人喚做作得主人日間浩浩時作得主夜間睡夢中作得主還要問你正睡着時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居士是大聰明人一切處瞞你不得尋常向我道麤重境界一槩是動你不得的又常說夢中閱歷了了分明不似他人昏擾擾地約莫是八九分作得主了居士看

看畢竟爲居士作主者是甚麼人還只這個便是居士本命元辰還離這個另有甚的本來面目古人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這作得主的莫祗是識神麼識神是賊爲甚麼認賊作子若離此作得主的更覓甚的本來面目又是騎牛覓牛迷頭認影離不得卽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居士若取次承當全弄精魂一點不得自在要從他無夢無想高峰枕子落地時討個分曉與古人把手同行百草頭邊吐氣毘盧頂上翻身丘陵坑坎全是釋迦老子眼睛轉動施爲莫非金粟如來鼻孔作主也由你不作主也由你如今養個露地白牛放亦不去是甚麼人境界末後一着始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卽如高峰道百年三萬六千塲反覆原來是這漢已較勘到九分九釐了爲甚麼這一毫頭還去不得這事非同小可不當容易的急着精彩拚命一回要個十分透脫居士居士無夢無想還我主人公來撞着甦州那怕他問個非非想天幾人退位

荅陳天簽尊德性道問學說頓說漸一總不離這個陽明龍溪盡力發揮個無知之知且道無知之知是

這個不是這個尋常說個威音王以前却總不薦若說父母未生前面目便去東卜西卜胡猜亂猜向不落胞胎時會取直饒你走上兜率天宮撞着釋迦老子扭做一塊牽做一團要見他本來面目也太遠在何況驢胎馬腹千生萬生都來是弄精魂認奴作郎有甚限量這裏要薦便薦直下認得也不離先儒道觀未發氣象居士平常作麼生觀莫是優優閒閒滅盡一切見聞覺知是未發氣象麼莫是死灰槁木當下入無想定生無想天是未發氣象麼莫是遏捺遏捺一切處制心不起如隔日瘧是未發氣象麼莫是

一念萬年冷湫湫地一條白練是未發氣象麽且喜沒交涉如今提個話頭與觀未發氣象無二無別且要問你未發時是何等氣象未發氣象作麽生觀觀來觀去直觀到威音以前那時有氣象沒氣象有消息沒消息了了自知不着從人更問本來面目觸着磕着燈籠也是露柱也是牛頭也是馬面也是未發氣象桃花也是李花也是橫來也是竪去也是儒也是佛也是你也是我也是行也是住也是坐也是臥也是居士道裏還信得及麽若信得及不負貧道婆婆和和若信不及老僧不敢相瞞

答周敷文叅禪須知時節病時下手却與平日不同平日須做死工夫病時要得活受用先師翁散木老人每每教人放下着頭目腦髓妻子奴僕放下着山河大地宅舍田園放下着生老病死成住壞空放下着毀譽得失恩怨是非放下着伊周事業李郭聲名班馬文章曹劉詩賦放下着孔顏樂處曾閔念頭放下着楊李門風蘇黃家法放下着禪道佛法悟與不悟會與不會放下着放下着仔細看將起來空滂滂放不下的是甚麽盌脫丘一齊放到東洋大海裏去灑灑落落做一員無事道人憑他病也得好也得迷也得悟也得飽齁齁睡他一覺抹開眼睛原來舌頭只在口裏這便是叅禪捷徑治病良方切切與汝道破

答周敷文此事不甞容易走一步方見一步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古廟裏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古人喚做一色邊事一色是純清絕點初機學道人也不容易到這田地但須知有轉身一路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妙死水不藏龍正謂此耳張拙證道偈謂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說得十分親切須知生而無生不是無生

而說無生若只內守悠閒落在無事甲裏如隔日瘧未爲無病喚作一色且不是他八識田中印成個清淨境界撥置一切以爲高也敷文病中塵勞暫息遂謂一念不生又恐死水淹殺見卵思炙亦太早計古人道百尺竿頭須求進步爲他得入的人急轉一篙不容坐住坐着則墮坑落塹矣敷文試回光返照果得一念萬年冷湫湫地如石霜首座燃起香來脫得去否果得內外純清絕鮮瑕垢秋空片月萬里無雲如雪峰做飯頭時砂米一齊去否誠然如此許你得到半途須知有百尺竿頭進步一着若衹是塵勞暫

息終有起時與他一念不生尚隔遠在古人得手後水邊林下長養聖胎或向異類中行入水入泥自由自在理須頓悟事以漸除譬諸牧牛切忌犯他國王水草四十年打成一片除二時粥飯無雜用心此是何等操持何等行履學道如鑽火逢烟漫罷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勉之而已楊翰林李駙馬後西江逆流寥寥絕響敷文因病得閒直請問到家消息吾助汝喜何日入山豎起脊梁盤桓幾月此中閱歷冷煖自知入佛入魔一總去得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聾古人道如何是活水龍與波不作浪

又道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切莫打濕了老僧袈裟角參

復朱介眉掩關靜息暫避塵勞於此勒定韁繩一年兩年自與世情漸遠身子將息到八九分便可學道了也楞嚴云縱離一切見聞覺知內守悠閒猶是法塵分別影事若謂寂滅現前便千里萬里矣這悠悠閒閒的全是生滅種子來扎云靜中一念不生非有非無非白非黑非定非動正內守悠閒時也然不能久旋即識情流轉須知介眉正當靜時正當一念不生時早只識情流轉豈待流轉然後為流轉耶如隔日瘧發時病擔不發時也病瘧終不謂之無病這識情須是倒斷一回的淨名云識情斷者花不着也他寂滅現前的人覓識情起處了不可得這裏做禪定工夫譬之磨磚作鏡從此做去縱饒打滅得來也只靜沉死水況內獼猴外獼猴自相叫喚彌勒下生且未能打滅耶關中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將一千七百則內揀一則咬嚼不破的猛可參尋也不要管他有無也不要管他黑白也不要管他動定將此一念不生的全身靠倒總只在一句話頭上轉個身來倒斷一回那時不着再問了介眉自謂根性超越於古人

言句一切解會得去不起疑情請問這倏起倏滅的是一箇是兩箇是介眉不是介眉是生死不是生死捉賊見贓萬萬不可放鬆了他正當識情起時攔腰捉住一刀兩斷灑灑落落做個大自在人豈不快活須是十二分力量十二分勇猛十二分快便與他戰勝一回纔有少分相應悠悠閒閒一總不是了也敷文慧根人亦使共知此意因不入城不能過從左右一往搔着痒處不覺話長驀地點頭急走渚中白我

又復朱介眉介眉三年前有個入處雲溪曾助汝喜非敢埋沒介眉謂介眉為門外漢但此事須出一身

白汀大死一回方是識情倒斷方有相應非沾沾滯
滯在模糊影響中討個禪定也雲溪二十年前破家
作活猛力一回約莫與死人相近了仔細檢點有甚
氣息一總不敢自瞞翻轉面皮從頭做起正介眘所
謂揩磨習氣如今老老大大尚未得力五更嘿坐一
時全是他不濟處然介眘靜坐卻有妄想雲溪靜坐
卻不見有妄想個裏畧是不同垂問諄諄故不敢不
以誠實之言相為告語高峰看一歸何處時已十有
八九了及至無夢無想主人公推落枕子方得四稜
蹋地是下手耶是到家耶此事不當容易須是倒斷

了然後揩磨揩磨是保任事初終後末畧有程途所
謂無功用中功用耳少林面壁另有節文幾多人謂
達磨壁觀不免屈陷老胡豈凄凄渡江從新做禪定
工夫蹋海而來所為何事世間有如此祖師耶曾祖
面壁幾被旁人蹋倒不得一倒作三家村土地差排
也一念萬年古人謂為一色邊事坐脫立亡雖則不
名尊貴然石霜首座且喜是家裏人他時異日介眘
與他唱和一番多少是好盛暑調攝四大待炎威稍
輯幸過雲溪重理前話待得西江逆流子靜船一時
翻倒更不向騎牛老子覓甚枯樁也何如何如

送誰庵道人遊天台云五宗相傳千載至我師翁湛
然和尚掘起會稽之雲門唱出新豐一曲嗣法者為
明因寶壽東山弁山及先師愚庵老人後先稱盛誰
庵道人與余幼為兄弟並脫白參愚庵老人余先承
記莂而誰庵亦復投機蓋同受先師法乳也余雖落
後誰庵尚留策籬而先師已化去誰庵復入天都黃
山從雷機長老剃度一時桶底打脫雷機蓋蒼光和
尚嫡子嗣法弁山與愚庵仝師乃知法會因緣繩繩
不爽過河渚問法余與一掌誰庵直下領受及再過
余適垂問十八則誰庵一一具荅機辯縱橫宗猷共

暹太陽直掇自有傳人知誰庵為洞山嫡系矣誰庵
今名德龍本名圻姓陸氏字麗京為錢唐高士初生
之夕宛如成人猶憶往事蓋夙因不昧也別余走天
台赴琮公石梁之約知是歇祖素心偈以送之并為
吾道志喜偈曰

天台之山有寒拾五百羅漢共出入文殊普賢重現
身獨怪豐干為饒舌錢唐誰庵誰氏子問道殷殷過
河渚一棒一掌一條痕須信古人盡如此重來問荅
事宛然問似雲與荅如雨我昔與汝師愚庵愚庵之
先為洞山洞山昔曾問龍山青山白雲常往還君隱

天台非等閒寒山拾得遊此間

示佩如姪佩如汝般若緣深具大根性生婆羅門家敬信三寶墮地以來二十餘年曾不肉食又智慧早發選官選佛一擔擔承近者小小疾病當由無始執情所現易添煩惱煩惱無根種種不實從煩惱生疾病疾病更生煩惱如塵染塵展轉增長當思一個解脫法門勿爲彼轉他方菩薩問訊世尊亦云少病少惱如來金剛不壞之身當有何病如來歡喜無量當有何惱然頻頻說此者明娑婆世界惟此二種最爲患苦示衆生出離法也現前受用如空中花遇不如意事勿生嗔恚遇可意事勿生貪着世間法有多少求不得的貪他作麼世間人有多少不如我的惱他作麼世間境界有多少脫離不去的厭苦他作麼世間情事有多少分疏不得的不耐煩他作麼煩惱到來但冷地思量誰當煩惱誰成煩惱疾病盛時但冷眼覷他誰爲疾病誰受疾病我此佩如圓陀陀活潑潑平平安安灑灑落落在無憂樹下淸涼地中任運逍遥稱性度日一切疾病苦惱所不能及豈不快哉雲溪道者傳得個海上仙方一向不曾與你說得特地寫來服下一服百病消除參苓歸芍所不及也

雲溪佷亭挻禪師語錄卷之九

弟子　智輝　智珵　編

舉古

愚庵老人問曾祖面壁意旨何如師云只爲老婆心切頌云遊絲歷歷事何如萬里寒江獨釣時夜靜月明人不管只今此意有誰知

舉國師三喚侍者話拈云荅在問處機絲宛然趙州道字雖不成文釆已彰還是國師漏洩還是航源漏洩頌云打鼓弄琵琶嫌他不作家說的口快看的眼花

舉黃蘗慧問疎山剎那話拈云疎山嘿然甚好且待這漢疑三十年可惜個多口阿師爲他道破我當時若作矮師叔但喚首座向前一時擯出又着語云剎那便去時如何多少伎倆碍塞虛空作麼生去牽轉頭來碍塞虛空不如不去賺見落節山嘿然疑殺旁觀慧出泊合錯過第一座問汝適來祗對甚是奇特太煞婆心慧請示老老大大一剎那間還容擬議也無恁般惡口慧始悟旨鈍置殺人頌云疎山一嘿意何如釣罷停船晒網時恰遇遊閒貴公子白魚搖尾

走江湖
舉女子出定話云好個七佛之師魔魅了也我當時若見但向他瞿曇咳嗽一聲作舞而出頌云空庭無事燕雙飛客夢深深戀馬蹄多謝主人情意切香烟繚繞鬭芳菲
舉曹山孝滿話云稽中散不廢絲竹阮嗣宗良醞三升似則似是則未是有者道南泉異類中行早是隔林寫照了也還諦當麼頌云劉伶劉伶以酒爲名三斗解渴五斗解酲淳于兒一石亦醉東方朔割肉歸遺細君住住次公醒而狂何必醉也

舉臨濟兩堂首座話云刀刀易辨魚魯難分尋常道照用齊行多被這老漢瞞却了也頌云南山何異北山黑月卽是白月分明闍黎老僧幾乎打作兩橛
舉臨濟會下二人同時設問話云是賊識賊是精識精臨濟終日口巴巴地被兩箇噇酒糟漢一時稗販去也舉向人前面皮厚多少頌云簫管維奏笙歌由庚耀靈則夜繼以華鐙四美具二難并
舉百丈耳聾黃蘗吐舌話云神頭鬼臉習以成風扶起砂盆祖禰不了可惜許三聖興化人人丈夫依樣猫撲到底頌云克用本非李氏朱温更名全忠五代相襲爲帝殺人的是英雄
舉疎山壽塔話云矮師叔使心用心臨末稍頭依舊倒局一上若非羅山儘力相扶未免單絲不線我有一棒要打兩家頌云兎角丈三長龜毛一尺二一文兩文三文錢算來九九八十七
舉洞山過水話云更相陟依位住許多絡索開眼分明今日相逢祇這是也要知他正偏兼帶從上法門向渠我與同邊絲絲認取頌云自覺滄洲遠蓬壺別有天燭柯人不異羞更說神仙
舉殃崛產難話云大慧謂是金矢法諸方儘知只如

女子照影不照其餘是明甚麼邊事當時世尊金丹一粒方便多端可惜許只作個催生引子殃崛殃崛還知盡大地金石草木能救人身命麼頌云華陽道上二枯井勸君不必來照影可憐死人如亂麻堆積井邊骨頭冷
舉庄上喫油糍話云古德且置這庄主爭容得他腦後見腮莫通往來頌云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庄上老狐出現門前五鬼來臨唵齒臨齒臨
舉華嚴廓侍者單刀直入話云月中擒玉兎日裏捉金烏守廓侍者風穴維那雙眼睜睜不免落他老華

嚴園續頌云門前自額正威獰室內着鷹敢越羣爭
似老羆同出入垂垂牙爪不傷人
擧西園燒浴話云槃拳豎指多少差殊曹山以巳方
人個裏獨明尊貴諸人要知向上事麼良久云切忌
道着頌云天然尊貴事何如動定由來不似他直恁
擎拳并豎指殷勤奴婢儘嵬嵬
擧洞山掇退菓桌話云首座箭鋒相拄問個八兩還
他半觔諸人若作有過無過商量入地如箭頌云五
位參尋切要知就中一着占便宜雖然具有冲天志
折合還教失却渠

擧婆子燒庵話云寒巖異草坐斷白雲未免輸他一
着然雖如此於陵子齊之巨擘也婆子放憨末後太
過頌云老婆猶是動春心小玉傳將語十分雖則無
緣空覿面惺惺自古惜惺惺
擧丹霞燒木佛話云畏寒而已事有偶然高峰亦祇
說得一半畢竟院主鬚眉因何墮落聳古者道行人
得牛邑人災也頌云紛紛盡是少叢林羅漢含愁古
佛驚弄得主人沒脚走眷毛脫落兩三莖
擧體露金風話云好一幅白描秋景任意而成雖則
波浪千廻未免奔流業巘且看他霞天雁影四面遠

峰宇宙之間函蓋無盡諸仁者着意臨摹倪雲林王
大癡黃鶴山樵去此未遠頌云木落瀟瀟意自寬金
風露體亦悠然重陽黃菊家家好自古三玄一句全
擧乾峰天台徑山話云古人道天台普請南嶽遊山
又道南天台北五臺莫與他一般話會麼且喜沒交
涉呸呸呸青天白日着甚來由頌云劉郎遇阮郎相
逢但拍手無可持贈君笑指道旁柳
擧趙州佛性有無話云說有說無趙州舌頭不在口
裏知而故犯有業識在輕薄語言也是兩僧自合招
得頌云一重山兩重山漠漠雲飛烟水寒客夢幾時

還一重關兩重關萬里孤征行路難落日照霜殘
擧潙山仰山得體得用話云一條匾擔兩頭擡雖然
父子上山也須各自努力還知他兩人性命都在別
人手裏麼頌云世史龍門舊傳經子政新箕裘千古
共弓冶一時聞咄誰是其人
擧潙山原夢話云夢中作活夢裏相逢一覺瞌睡漢
三十棒各領出去頌云一覺黃粱熟當年丹鼎傳淮
南知此意雞犬共飛仙
擧洞山放子三十棒話云畢竟過在甚麼處有人道
我會也來來這棒有着落了頌云決獄務在擊斷爲

政豈必寬乎武從者名之乳虎嚴酷者號為蒼鷹張
湯趙禹周與來俊臣良久云大慈大悲令我得入
舉趙州勘二庵主話云一雙孤雁撲地高飛一對鴛
鴦池邊獨立老趙州老趙州則不無竊恐旁觀者哂
頌云衆人皆醉誰獨醒衆人皆濁誰獨清黃鍾毀棄
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烏
之雌雄
舉毫釐有差話云得得不得不得你便不得我便得
我卻得你卻不得不見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頌云
有屈沒處叫有理沒處伸只許州官見放火不許小

百姓點燈一粒黑豆一隻眼睛
舉東山水上行話云問得高奇答得平實自古巨靈
擘地水面山浮撼海嶽鎮河源據龍鬚斷鰲足法爾
如然不為分外且要知諸佛出身處麼竹影小窗連
夜雨鶴飛當戶曉來晴逢人切莫錯舉頌云一句團
圞囫圇禪東山水上儘般般遍身踏著長安道旱地
能栽朶朶蓮
舉日面月面話云馬大師因病發心持名念佛無佛
廻向諸方浩浩地作奇特商量未免受他屈陷頌云
娑羅娑羅日面月面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舉雲門顧鑑咦話云紅旗閃鑠也只如斯若遇個焦
尾大蟲未免反遭一口頌云滯鬣尨藤林荒禪子訝
中肴垂妃嘷嘻喝囉哆吽吽
舉藏頭白海頭黑話云說禪說教普願獨超當時顛
倒一上了也畢竟頭白頭黑作何品題我今日牙痛
不能為汝說頌云父子一家同作賊不論青黃并皂
白盡道烏雞帶雪飛早是玉人吞墨汁
舉德山托鉢話云若論末後一句德山父子總不會
得山頭老漢低頭歸方丈時早替存公走入涅槃堂
裏去也豈待三年後耶巖頭巖頭一手搦一手擡多

少伎倆頌云父子之間莫莽鹵兄弟相煎太酷苦同
生同死事如何笑倒堂前瞌睡虎
舉萬象之中獨露身話云子方舉拂當時落節在甚
麼處若向撥與不撥細細分疎千里萬里頌云如盤
走珠如珠走盤佝僂承蜩宜僚弄丸
舉西院四錯話云從漪錯從漪錯千錯萬錯直錯到
樓至如來面前依舊還錯了也有者道貪兒思舊債
任後語言莫別有長處麼頌云八陣縱橫也太奇雷
龍風鳥任施為只今蜀道經過者凜凜猶如諸葛時
舉婆生七子話云夜行船紅娘子耍孩兒淚淘沙大

好一場曲調婆子拖人落水不是好心頌云雲寂寂
兮烟蒼蒼風蕭蕭兮水茫茫有美人兮徘徊從公子
兮徜徉釣船歸去兮滄浪滄浪
舉高峰枕子墮地話云若不是枕子一回墮地未免
全弄精魂當時還有證入處麼此則名爲作得主人
悟即不無要且不是末後一着頌云白日依山盡黃
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云乾峰一畫直畫到
塵沙世界之外攝受他八萬四千天子天女無量須
彌雲門拄杖子呆樁樁地在雞足山前待彌勒出世

他兩人還有優劣也無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
而不正頌云自古薄伽六不糊莫將一畫等閒看無
端禍出韶陽老雨下盆傾那得乾
舉眞園頭念法華話云世間老實頭修行人難得我
如今要將眞園頭供養起來首山這漢顛顛倒倒曾
教人家媳婦騎驢阿姑牽着大壞紀綱不免趕出院
去頌云滿園桃李鬬春光惹得黃鸝話短長似合似
離飛鳥亂桃花不爲李花忙
舉九峰不肯首座話云恁般去恁般來多少奇特有
者道一色未消不名尊貴是則固是未免被他九峰

語脉裏轉了也頌云獅兒能哮吼特地把人嫌生死
渾閒事翻身頃刻間
舉斬貓話云王老師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白刃春風
這貓兒好生受用了也頭戴草鞋未免一時顛倒履
雖鮮不以加冠其父殺人其子必定行劫頌云猝地
干戈起風雲布幾重英雄閒顧盼拍手笑相逢
舉雒浦目前無法話云這赤稍鯉魚生平學得個賓
主句臨末稍頭賣弄一上三聖瞎驢未免攙行奪市
了也彥從彥從得恁般穩容頌云一句分賓主由來
用得全誰人知此意彈劒倚青天

舉玉泉葡萄棚話云可憐生可憐生要知法身向上
麼惺惺着頌云葡萄貪結果枝蔓引來長七佛開名
號條條破裩襠
舉鼓山聖箭話云般輸善攻墨翟善守貪天功以爲
已力發蹤指示者誰耶老凍儂老凍儂也合招得頌
云魯酒薄邯鄲圍麒麟鬬日月食鯨魚死彗星出雪
峰雪峰父作子述
舉深明二上座過淮河話云那裏是明兄欠悟處聻
若人辯得許他做法眼兒孫頌云欠悟果然欠悟暗
裏昏昏趁路一脚蹋着秤錘原來祗是鐵做

舉子韶格物妙喜物格話云閬州頭落將謂是意之所在卽爲物耶墮他語言雲霧不少當日吹毛在手任意縱橫子韶子韶頭落也未頌云壁壘一變衆軍皆驚矣耶横按正令方行

舉龍牙禪板蒲團話云雪竇遏捺古人謗他盧公別有長處非謂西來無意實實地死水不藏龍也當日龍牙順水推舟懷心不善打卽任打兩員尊宿被伊倒拔虎鬚頌云陷虎之機也太奇蒲團禪板假癡呆待他雨點輕輕下面皮翻轉占便宜

舉城東老姆話云瞿曇使盡神通不免被他老妮子看破當時老姆家無白澤之圖

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話對衆云且道世尊過在甚麽處衆下語不契師云當時未免靈龜負圖僧云雲門打世尊如何師云也是巡人犯夜

舉女子出定話云這女子來歷不明當時世尊不合收留在方丈裏致使文殊費盡神力哄動他罔明男子從地底下走來魔魅人家不少老瞿曇老瞿曇三十棒自領出去

禪者舉王太傅入招慶話求師著語師云王太傅入招慶煎茶[illegible]生招箭朗上座與明招把銚事有偶然

朗撥翻茶銚一杓惡水太傅問爐下是甚麽也少不得這一問朗云捧爐神見神見鬼傅云既是捧爐神爲甚麽却傾翻茶銚咄咄逼人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爛泥裏有刺傅拂袖便行見機而作明招云朗上座喫了招慶飯外邊去打野榸恐後不禁朗云和尚又作麽生任伊起倒招云非人得其便肐膊不向外曲賊過後張弓雪竇蹋倒茶爐又作麽生將謂有多少奇特卽如雪竇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一似不許他古人瞎瞎不見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潤梅舉托鉢話求着語師云舉來梅云雪峰作飯頭一日飯遲師云事從根脚起梅云德山托鉢下法堂師云雖然打草也要驚蛇梅云鐘未鳴鼓未響老漢托鉢那裏去師云只顧貪前不覺落後梅云德山低頭歸方丈師云陷馬深坑梅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云扶起破砂盆梅云汝不肯老僧那師云是甚麽心行梅云巖頭密啟說法有別師云龜毛三寸長梅云且喜老漢會得末後句也雖然如此祇得三年師云蒼天蒼天梅云後三年果示寂師云是是

舉離四句絕百非話云馬祖父子被個沒鼻孔阿師

驀頭一問直得去死十分這個且置藏頭白海頭黑
畢竟差別在什麼處聻
舉藥山遣化主甘贄施金話云我當時若作藥山但
將這兩錠金付庫司爲他病夫設齋懺悔且教渠甘
贄老漢病却三十年
舉雲巖掃地話云玄沙只見第二月且不見第一月
如何是第一月聻癡人癡人莫認影好
舉潙山喚院主喚第一座話云潙山有陷虎之機要
且被院主與第一座勘破顧左右云屈屈
舉甘贄入南泉設齋話云黃蘗因齋慶讚事有偶然

勞他甘贄俗漢作佛法商量出出入入打個之遶畢
竟甘贄施財不是好心勸你諸人切莫貪他一粒米
僧舉問對朕者誰話師云當時老胡被他梁皇一撥
直得去死十分僧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云莫錯
答泗洲大聖爲甚揚州出現語云話不投機半句多
代迦葉擯文殊語云和寺主一齊擯却
代道者孃未生語云合取狗口

雲溪很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

弟子 智巽 智湛 編

拈古

世尊初生雲門一棒
拈云我見雲門未免還他一棒良久云險又云千年
田地八百主
女子出定
拈云雙雙瓦雀點點楊花無那東君一期春事當時
曼殊室利身在其中

倒却門前刹竿着
拈云指東話西教壞人家男女從今力耕者半作貧
花人飲光不得無過
產難
拈云可惜這傳語漢當時不消道個善哉善哉持鉢
孟便行好個兒郎一時產下
迦葉踏泥次沙彌問尊者何得自爲洞山云莫要
茶喫麼
拈云洞山小心祇候要奉尊嚴爭奈他飲光當日下
般而走

國師三喚侍者
拈云大小南陽辜負侍者不少何故心不負人面無
慚色
丹霞見忠國師纔展坐具師云不用不用霞退後
三步師云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云不是不是
霞一匝而出
拈云有縱有奪識休識咎不愧一回相見然雖如此
黃石公賴遇子房若是漢高不免遭他熳罵
婆子燒庵
拈云這婆子俗氣不除死擬大人之作當時庵主早

辯來機未免呵呵大笑
南泉斬貓
拈云南泉未免孤危若不是趙州入來這死貓頭誰
人着價要識趙州麽也只是頭戴草鞋漢
南泉問僧夜來好風一得一失
拈云誰得誰失且如兩庵主一般拳頭得失又在甚
處辨識得王老師有其父必生其子
鹽官犀牛扇子
代侍者語云寒暑不時和尚早晚珍重
麻谷到章敬遶禪床三匝振錫而立章敬

道是是次至南泉處亦然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
敬道是和尚爲甚道不是泉云章敬卽是是汝不
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拈云一擡一搦總之不是好心爭奈這漢倒用探竿
弄出王老師一五一十且要問你水牯牛還敗壞麽
智藏普請次云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有僧出
以手托地藏云作什麽僧云相救相救藏云這個
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藏云師子身中虫自
食師子肉
拈云好個師僧前兩度受地商於後一度辭田縣上

藏頭恁般惡口也知鳥盡弓藏
魯祖面壁
拈云不得南泉洎合無人着價有者道少林壁觀從
上巳然作恁般見解羞也不識
鄧隱峰辭馬祖祖云甚處去峰云石頭去祖云石
頭路滑峰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
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云蒼天蒼
天峰無語廻舉似馬祖祖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
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峰又
無語歸舉似馬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拈云隱峰鈍漢待石頭噓兩聲時也道個蒼天蒼天可不是現成句子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定州臼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云不別臼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僧便出臼云屈棒有人喫在僧云杓柄在和尚手裏臼云若要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臼云草草打著個漢僧禮拜臼云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臼云消得滑麼

拈云矮子只解看戲說賓主說互換說始終可曾摸

著他家鼻孔麼

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亦曾坐亦曾臥如今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拈云南泉隨風倒舵雲巖洞山搖艣釘樁累他一片石鐫佛也不得不鐫佛也不得

百丈再參馬祖

拈云百丈木馬嘶風黃檗泥牛吼月當時一喝震動虛空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遭他後人檢點且

道雪竇還有過麼

百丈野狐

拈云前百丈後百丈一一總是野狐精祇合同坑埋卻當時黃檗多少希奇近前一掌有功者賞

溈山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一下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溈云放子三十棒

拈云父不父子不子留將話柄傳播諸方且道三十棒過在甚麼處

仰山與北庵主問訊溈山直官客喫茶次溈因指示官人云同參古佛來主云百年後覓個舉這話也難得溈云即今作麼生主云結舌有分溈云官人現在也道不得主云仰山不甘此對溈云作個庵主也難得

拈云官馬相踏也沒來由累他仰山和那官人大家在草裏輥

仰山于躭源處得九十七圓相建立宗旨

師打一圓相云看看是甚麼一僧出云一相中具三十二相太玄三倍法也不為奇又一僧出云九十六

種外道各具一相連他黃面瞿曇也出這圈子不得

師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且去明日商量

臨濟從大愚歸乃與黃檗一掌檗云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仰山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頭

拈云說甚麽虎鬚虎頭當時也是騎虎之勢黃檗黃檗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臨濟陞堂有僧出濟便喝僧亦喝便拜濟便打或見僧來乃竪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或云謝和尚指示或時僧不顧濟並打或問僧甚處來僧纔荅話濟遂拈棒僧擬議便打

拈云先照先用同時不同時些小家私盡情演出莫有個傍不肯底麽一總喚來喫棒

保壽打胡釘鉸後到趙州舉前話有省

拈云保壽雖則孫承祖業未免依様葫蘆胡釘鉸終是死漢若解知恩報恩打趙州有分在

三聖逢人即出興化逢人即不出

拈云伍胥滅楚包胥存楚兩人功業即不無當時也只爭了一分意氣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

拈云三聖也是一員戰將爭奈這老賊何于此不明

說甚逢强即弱

興化擯克賓

拈云興化徒讀父書羞說將家之子當時克賓眼睜睜地大笑出門

藥山久不陞堂因院主請乃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怎怪得

拈云老漢賣乖頗有後語不然幾被他禪林中商量道藥山是明威音那邊

雲巖擔糞次藥山問作甚麽巖云擔糞山云那個聻巖云在山云汝來去爲誰巖云替他東西山云何不教伊並行巖云和尚莫謗他山云不合與麽道巖云如何道山云還曾擔麽

拈云雙雙燕子作語梁間只莫向佛頭痾屎

藥山晚參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入衆

拈云我當時作藥山從衆中覓這僧來棒了趕出任伊甘與不甘儘教挨牛頭喫草

丹霞燒木佛

拈云木佛放光賴他丹霞一把火院主若解拍手呵

呵那時叅省合自天然墮落

雲巖問百丈每日區區爲阿誰丈云有一人要巖云因甚不教伊自作丈云他無家活

拈云百丈當時也解奉重一路豈獨洞山門下不犯當頭

潙山問雲巖汝在藥山是否巖云是潙云藥山大人相作麽生巖云涅槃後有潙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巖云水灑不著巖卻問潙未審百丈大人相如何潙云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口處

拈云陳長文問陸士衡云陸抗陸遜是君家何如人

陸云亦猶君於陳實陳紀此意何如

道吾遍身是手眼雲巖通身是手眼

拈云暮四朝三不免賦芧之智兩個漢一回起倒難爲旁觀

夾山見船子

拈云波迴浪轉盡底掀翻且道船子臨行是明甚麽邊事人人盡欲出常流曾夢見麽

李翱參藥山

拈云李翱鈍漢總饒向指天指淨瓶處相見已錯過藥山了也待他矢上加尖堪作甚麽若是當時便出

呼喚不回豈不天然貴裔

石霜首座明一色邊事九峰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拈云坐斷白雲爭免遭人撿點雖然如此首座不解轉位九峰不解轉功要且先師意一總未夢見在

僧問石霜萬戶俱閉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麽生僧經半年方始道得云無人接渠霜云道也太煞道衹道得八成雲蓋聞卻禮請石霜爲道霜云無人識渠蓋于言下有醒

拈云金鞭夜靜不覩堯顏必若夷王下堂說甚天威

咫尺雲蓋鈍漢鷂子過新羅

三平陞座有一道士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平云道士卻有見處師僧未在士禮謝便打僧作禮亦打彼謂衆云公案作麽生斷有人斷得麽三問無對乃云既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也擲拄杖歸方丈

拈云雖然弄死蛇漢賴得後邊胡亂一上與趙州兩庵主各自分科且道趙州的是三平的是

韓文公問大顛云弟子軍中事多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床三下

題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
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拈云韓吏部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被侍者進了一服
毒藥也不辯得
洞山請泰首座喫菓子隨後一喝撥退菓桌
拈云過在動用處首座也解火上栽蓮喝一喝撥退
菓桌威音不為再問彌勒
洞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也未消得他衣鉢合下
得一語有僧下九十六轉語不愜山意末後一轉
始契旁一僧不聞末後遂請益其僧三年終不與

舉後疾次僧持刀逼云若不舉殺上座去也僧悚
然為舉乃云直饒將來亦無處著
拈云雪竇道將來底瞎天童道不受的瞎畢竟如何
且道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還免得麼瞎瞎
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洞山山至僧云和尚何不
救取人家男女山云你是甚麼人家男女僧云大
闍提人家男女
拈云圓悟道闍提男女四山相逼時手脚忙亂錯錯
殊不知這僧深解個回互法門臨行遍滿一上粟畬
裏去快便難逢

洞山示衆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
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云某甲參堂
去
別雲居語云和尚莫要見此人麼
僧問洞山如何是鳥道山云不逢一人如何行山
云直須步下無私去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
目否山云因甚認奴作郎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
不行鳥道
拈云寶殿重重鳳無依倚饒你花飛九月木秀三冬
尚隔他三十里在

洞山問雪峰甚處來峰云斫槽來洞云幾斧斫成
峰云一斧斫成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
峰云直得無下手處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
麼生峰休去
拈云洞山飛電閃晴空雪峰擔雲入巖壑雖則作家
這裏還欠一著
雪峰辭洞山山問甚處去峰云歸嶺中去
拈云要開火裏蓮花須向鋒刃邊作些活計雪峰當
日也只解放下钁頭
巖頭一手擡一手搦

拈云一手搦一手擡赤土些些塗他牛嬭可笑龐公
當日被洞山一撥賣弄有家私
南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舉問雲居
居云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禪床振動乃云吾在雲
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一問通身
汗流
拈云大小洞山被雲居一劄果然吐露不得
西園燒浴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拍手拊掌就中
西園奇恠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
拈云俱胝藝亭臨頭無端受屈且道一指一掌畢竟
誵訛在甚處聻又云雲巖竪起掃箒與這撫掌三下
還有同異也無於此不明全被曹山瞞却
香嚴枯木龍吟髑髏眼睛石霜云猶帶喜在猶帶
識在曹山云血脉不斷又云乾不盡圓悟云一人
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
拈云古人不是步步爭高也要明他功位俱轉的頭
腦且三種滲漏如此批判還當他古人意麽圓悟父
子十分聰明按牛頭喫草
僧問曹山承聞洞山道一老一不老如何是一老
山云不扶持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舉似道

遙忠忠云三從六義
拈云我即不然有人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向他道
投子道底投子道甚麽丫角女子白頭絲
僧問曹山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山云不居正位
拈云南泉牽犁曹山拽耙說奉說輔露布去也
曹山法身偈
拈云還是法身還是法身向上聻說我說渠未免陳
年古董
僧問雲居如何是諸佛師居喝云這田庫奴僧禮
拜居云你作麽生會僧喝云這老和尚居云元來
不會僧作舞而出居云沿臺盤乞兒
拈云雲居腦後見腮當門缺齒算來不是好人這僧
作舞而歸果然唱蓮花落也
雲居何必與化不必
拈云二十年前陳倉暗度二十年後棧道明修雲居
雖則使盡機關爭奈與化善能指鹿爲馬
龍牙問德山學人杖鏌鎁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
近前云囫牙云頭落也山呵呵大笑洞山聞擧乃
云德山道甚麽牙云山無語洞云莫道無語且將
德山落的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懺謝後有僧擧

在雙鵰一箭這漢傳言送語渾水裏洗不淸
德山托鉢
拈云低頭歸方丈是他巖頭識破機關轟起靑天霹
靂次早陞堂尋常有別莫是巖頭智過于師麼三年
後德山不示寂又且奈何蒼天蒼天同條生不與他
同條死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
作麼者云勑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休去明日
浴出者過茶與山山撫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
生者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拈云德山瞌睡大蟲咬人慣不露齒廓侍者雖則爭
先處强原來蝦跳不出斗幾多人到此被伊熱瞞
婆生七子
拈云巖頭渡船辛苦草草底打著一箇臭老婆枯楊
生花亦可醜也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扈三娘善
逞風流當時彘公只是船稍把住
欽山去看巖頭住庵人事了問師兄在此住持二
時粥飯作麼生巖云每日受張四郎供養極是難
消山云他日去他家作男作女巖以手作拳安頭
上山云與麼則向頂額上生去也巖便喝山又云

似德山山云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了多少
時救得有甚用處
拈云一箇笑面虎觜打些野食喫被他山神土地點
破奈何奈何雖然如此龍牙且解踞虎頭但不曾收
得虎尾
疎山造墖
拈云不撞啞鐘爭知斷竹將錯就錯儘敎支吾說甚
龜毛數丈臘月蓮花轉是畫蛇添足
洛浦見夾山山云爭敎無舌人解語
拈云雪竇云我當時若作洛浦提坐具便摵雲溪即

不然當時待夾山舉一絡索進云諱而不諱果然奇
特他有後語拍手便行多少是好
華嚴和尚上堂廓侍者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
又喝嚴亦喝廓禮拜曰老漢一場敗缺復喝一喝
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爲維那上去問訊嚴
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把老僧扭揑一上待集
衆打趁穴曰他是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休去穴
舉似廓廓曰着甚來由
拈云守廓侍者慣逞鋒鋩華嚴和尚善施韜畧一期
賓主首尾分明維那汝來也口喃喃地撒泥撒沙意

何如生取文邃去巖又喝云我見你二三十年鼓兩片皮直至如今猶作這個去就便喝出張四郎却共歸宅山乃垂淚云三十年同行有佛法不向文邃道至半夜去敲門巖云這偷兒鬼去山云師兄師兄有佛法不向文邃道且乞師兄慈悲巖便開門爲他說細大法門方得安樂

拈云且道巖頭向欽山說個什麼法門欽山纔得安樂推聾粧啞不是好心當日巖頭雪峰盡力扶起個末後句欽山是他同參也來共出一隻手諸仁者要做巖頭即易要做雪峰欽山即難莫辜負好

德山侍者參欽山纔禮拜欽把住云還甘欽山與麽也無者云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欽放却云一任你祇對者撥開胷云且聽某通氣一上欽云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也用不着者云久委欽山不通人情欽云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拈云畢竟洞山德山是何優劣欽山欽山大類單于虐漢使者畢竟節旄不落奈子卿何

鼓山聖箭

拈云托鉢一回祖禰不了當時雪峰懸羊頭賣狗肉惹他手上座虛空挖縫好肉皴瘡落得鼓山竪子成名一場笑具老凍儂老凍儂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

雪峰參烏石及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拈云大好鳳凰兒當時入不得老觀門也罷了如今莫是還出他的門不得麽這裏作麽生摸索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爲甚麽不覩師顏霜云徧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麽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云這老漢著甚

麽死急洞山云笑殺土地

拈云雪峰雪上加霜石霜日中逃影洞山撫掌笑殺旁觀忽有人問爲甚不覩師顏瞎瞎

雪峰鼈鼻蛇長慶喪身失命玄沙用南山作麽雲門拄杖作怕勢

拈云一夥弄蛇漢總只隨邪逐惡若是個衲子何不向雪峰頭上痾

雪峰望趙州作禮從此不荅話

拈云雪峰不荅話最占便宜趙州古佛被他一杓水潑了也雪竇謂斬釘截鐵就下平高不勞重舉

雪峰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窻櫺外抛入峰便開門
拈云抱薪救火不是好心當時不合放過

貞溪因僧到乃竪拂子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過溪云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胷便出去溪云闍黎參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僧拈起盞云這個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溪撥却盞云闍黎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溪云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溪云特謝闍黎相訪

拈云雖則主賓酬酢不免是個優孟衣冠

僧問曹山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天童云主賓互換萬松云主賓和合
拈云說互換也由你說和合也由你只如道自携瓶去酤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是和合是互換聻諸人若向他兩頭著倒辜負古人

乾峰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是好手須知䆮時更有一竅在雲門出衆云庵內人為甚不見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峰云與麼始得穩坐門應諾諾
拈云曹州人相見自解作活當時淨裸裸一個法身被這些阿師恁般擡恁般搦且問你灸驢左膊還醫得法身病麼

乾峰舉一不得舉二明日不得普請
拈云蒼天蒼天且道節拍在甚麼處

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乾峰拄杖畫一畫雲門扇子踍跳愚庵老人云一箇太簡一箇太奢我則不然乃操吳音作吳歌一拍

拈云乾峰畫地為牢商鞅徙木雲門說玄說妙騶衍譚天愚庵老漢唱綿州巴歌未免誑惑人家男女我則不然如何是涅槃門啞

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門云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這個是長連床上學得的我且問汝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拈云要知北斗南看且待木人起舞可憐螳臂怒以當車

雲門至僧堂中僧爭起迎門立而語曰石頭道回
互不回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互門以手指云
這個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互門云汝喚什麼
作板頭
拈云祖翁一片閒田地四至分明盡行出賣了也天
皇恁麼龍潭恁麼不教辜負來
雲門體露金風
拈云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你
若不信去問巴陵
玄沙三種病人

拈云這老漢自投降款
玄沙白紗
拈云玄沙偶逢空函也是一時詿誤山頭老漢不合
佛法相見惹他口開父子之間未免遭人檢點
保福問羅山有人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
云銅鈔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羅召大師福應諾
羅云獼猴入道場羅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作麼
生招云箭穿紅日影
拈云敲起巖頭銅鑼牽出羅山猴子大似天津橋上
不妨好看一回却被明招一箭射翻大家懡㦬有者

道瓜州賣瓜有者道普州送賊那一語最諦當薺
羅山侍巖頭遊山次忽喚和尚頭云作麼山乃近
前作禮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又不肯
洞山頭云是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
德山頭云是山云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
甚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山便作
禮
拈云巖頭巖頭被他羅山勘破了也洞山古佛只是
無光錯會者不少
瑞巖主人公語僧舉似玄沙沙云而今還喚得應

麼僧無對
代僧語云劄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
主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與麼又爭得主云
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眼云毫釐有差天
地懸隔主便禮拜
拈云畢竟爭差在甚麼處若人辨得攜雲換月有多
少難
法眼因子方上座自長慶來乃舉長慶偈問作麼
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方遂舉拂子眼云恁麼會

又爭得方云和尚尊意如何眼云喚什麽作萬象
方云古人不撥萬象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
撥不撥方豁然有省
拈云金博金水洗水子方恁麽悟去爭免個知解宗
徒
深明二上座到淮河見鯉魚透出
拈云深上座相煎太急也是無端明兄明兄待他道
個欠悟在郤呵呵大笑起來多少是好
智門遊山回首座與衆出接座云和尚遊山不易
門拈拄杖云全得他力座進前奪却拋向一邊門

放身便倒大衆進前扶起門拈拄杖一時趁散回
顧侍者向你道全得這個力
拈云趁散大衆不奈船何侍者若解弄一上但向道
情知情知這老漢一場懡㦬
僧問法燈如何是先師不了的公案燈拈拄杖打
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麽處燈云過
在我殃及你
拈云過在甚麽處再與一棒多少風流郤順口道個
過在我殃及你漏泄了也雖然如此承言者多
宋太宗因僧朝見問卿是甚處僧僧云廬山臥雲

庵帝曰臥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雪竇顯代云
難逃至化
別云一朶紅雲捧玉皇謝陛下降尊相見
雪竇問新到闍黎甚處人僧提起坐具竇云蝦跳
不出斗僧云蹉跳竇便打僧云更蹉跳竇又打僧
便走竇喚回僧作禮云觸忤和尚竇云我要這話
行你又走作甚麽僧云已徧天下了也竇復打五
棒僧云有諸方在竇云你只管喫棒又喚第二位
的近前來問甚處人僧云鼎州人竇云敗也僧云
青天白日竇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竇以拄杖指

云你擬蹉跳僧擬議竇亦打五棒參頭云這僧喫
棒與某甲不同竇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竇隨
後與一拄杖
拈云只待鯨吞海水露出珊瑚說甚火炎崑崗玉石
俱盡驀拈拄杖喝一喝云老僧令行也顯禪師顯禪
師切須迴避
僧問同安丕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鷄抱卵歸
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忽遇客來將何抵待安云
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
拈云忽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住持千嶂月

衣鉢一溪雲客來將何抵待向道鉢裏飯桶裏水奈
正偏回互何瞎漢作恁般語話
僧問雲居簡孤峰獨宿時如何居云開却七間僧
房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拈云莫守寒巖白雲不妙雲居尋常說話的的提綱
等待商量千里萬里
同安丕將示寂上堂云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
前事若何三舉莫有對者同安志出曰夜明簾外
排班立萬里謳謠道太平丕云須是這驢漢始得
拈云退位朝君他人也儘辦得若違時失節又不堪

也直教放馬歸牛正好當依而立
僧問梁山觀家賊難防觀下禪牀把住云莫教濕
卻袈裟角
拈云言中有響句裏藏鋒莫教打濕袈裟西望青牛
關尹不復相見
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云此
是吳處士畫玄擬進語梁急索云這個是有相的
那個是無相的玄於言下領悟作禮却依本位立
梁云何不道取一句來玄云道即不辭恐難上紙
筆

拈云倪雲林山水全是白描好幅吳道子觀音直教
放將搕𢶍堆裏
太陽問僧甚處來云洪山陽云先師在麼曰在陽
曰請渠出來相見僧曰弊陽曰這個猶是侍者僧
無對陽曰喫茶去
拈云陸羽閒情劉伶舊態者僧分上也是醉後添杯
且道太陽喫茶去還是趙州喫茶去還是保福喫茶
去
芙蓉參投子問祖師言句如家常茶飯此外別有
為人處麼子曰寰中天子還假堯舜禹湯也無蓉

擬進語子以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
棒也蓉忽開悟禮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蓉不顧
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蓉掩耳而去
拈云天然貴胤直提承當且來闍黎要與伊轉位相
見掩耳而去被他旁人道莫炭庫裏藏身
興陽因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動覿面相呈事若何
陽曰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
出頭時如何陽曰似鶻提鳩君不信御樓前驗始
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陽曰須彌
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

拈云肯諾不得全與陽一棒到底幻寄云剖公著賊
果然麽
佛日到夾山山曰甚處來曰雲居來即今在甚麽
處曰在夾山頂顙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
身
拈云理應箭鋒還他好手時人不審卻謂絲來線去
全弄精魂
僧問芙蓉師唱誰家曲蓉云金鳳夜棲無影樹峯
巒纔露海雲遮
拈云有人問我師唱誰家曲向道千年丹井仙人箏

一宿風帆處士梅且道與芙蓉是同是別
寶峰上堂舟横江渚棹舉清波擬議之間白雲萬
里
拈云饒你十分成現也是子規聲裏一夜啼痕要說
他金殿清風也太遠在
自得暉入天童室童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
時鬢似霜語詰之暉云其入離其出微
拈云不是孫登難爲阮籍
長蘆歇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的人玉蘊荆山貴
轉位就功是卻來的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

身不滞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
拈云齊彰齊隱只俱轉二字盡之矣畢竟是三句是
四句暫轉功屬第三位轉位屬第四位直至俱轉這
方是第五位那邊更那邊切忌坐著
道吾眞示衆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堦
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鎚子三個胡孫夜簸錢老
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烟戴
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且道誵訛在甚
麽處
拈云上大人收拾起如何若何趙錢孫李

南院陞座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
時用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家不啐
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院云汝
問作麽生僧云失院乃打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
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僧忽然
契悟廻覲院值院遷化乃謁風穴穴云莫是當時
問啐啄話的麽僧云是穴云汝當時作麽生僧云
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云汝會也
拈云風穴若是個漢待這僧來時正好棒了趕出不
見道啐啄同時失麽

僧問風穴語嘿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拈云從來萬象一句明該鷓鴣啼處識取玄門九月菊花不爲分外有者道人境俱不奪詳哉言之孟八郎孟八郎莫趂口快

汾陽十智同眞

拈云汾陽沙裏尋油將一箇料揀門庭弄得花五花六舊舉拳云要辯這一絡索麼向這裏會取

泐潭因僧禮拜起垂下袈裟角僧問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潭云喜得狠烟息弓弰壁上懸僧卻攪袈

裟云重整衣甲時如何潭云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潭云驚殺我僧拍一拍潭云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潭云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販私鹽漢

拈云河曲交綏要且兩無勝負初禮拜終禮拜節制井然末後火攻徒然下策

黃山谷聞桂花香薦得無隱之旨

拈云山谷鬚眉丈夫被晦堂向眼睛鼻頭裏著些搕𢶍若不遇死心點破將祇認個驢前馬後的爲作自巳豈不錯斷送了一生

三佛侍五祖至夜深祖云各下一語鑑云彩鳳舞丹霄眼云鐵蛇橫古路果云看脚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也

拈云五祖眉毛長多少我當時且不然鐵蛇彩鳳明窓下安排勤巴子脚跟不淸放汝三十棒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露胸跣足如何是法祖云大赦不原如何是僧祖云釣魚船上謝三郞

大慧云一轉語下具有主賓玄要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無量妙義

拈云我卽不然如何是佛東土西天只一橛如何是

法三六九尺一丈八如何是僧多年枯木老成精說甚洞山雲門玄要主賓可不羞死

大慧舉竹篦子問德光光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慧云你是第幾個光云今日捉敗這老賊

拈云欺敵者亡

張無盡見玉泉皓舉傳大士空手把鋤頭頌皓云祇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盡云請和尚頌皓乃頌葡萄棚

拈云這沒鼻孔阿師將一箇法身弄得簇花簇錦累他無盡瞎漢向葡萄棚下坐破蒲團坐到彌勒下生

有甚麼限諸仁者惺惺著幸自可憐生
張子韶參大慧論格物義慧云居士只知格物不
知物格士茫然慧大笑士云能開喻乎慧舉小說
唐人有與安祿山叛者曾爲閬州守畫像存焉明
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斬其像其人在陝頭
忽墮地公頓領深旨遂援偈云子韶格物妙喜物
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慧印可
拈云閬州一劍直令子韶頭落妙喜固是好手畢竟
格物物格是甚爭差試緇素看易分雪裏粉難辨墨
中煤乃哈哈大笑

高峯無夢無想主人公
拈云高峯若不向枕子墮地一回幾乎認奴作郎畢
生不了諸仁者還我無夢無想主人公來
朱晦庵問天童滅如何是毋不敬滅叉手示之
拈云紫陽驀道而來未免遭他鈍置我當時若見但
作女人拜看這老漢何等面皮
雪巖上堂寒風凜冽遥空下雪非但紅爐燄上莫
覓踪由逗入蘆花深處猶難辨別到這裏十箇有
五雙盡道明一色邊事殊不知正是空中花眼中
屑天寒人寒巡堂喫茶

拈云一色若消方名尊貴重重指註也太無端天寒
人寒誰耐煩要喫茶
僧問天童珏如何是道珏云十字街頭休斫額
拈云前不巴村後不迭店
天童淨上堂云陸修淨陶淵明文殊普賢一欵具
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拈云千他古人甚事未免喚來應個時節有者道儒
佛一致禪淨全歸打斷你驢脊
天童淨上堂云一個烏梅是本形蜘蛛結網打蜻
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咬鐵釘鹿門覺失

笑曰早知燈是火
拈云此四句語却明個賓主句且道那句是賓那句
是主若人辨得要會他鹿門悟處也不難
鹿門示衆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
一隻眼青州問如何是盡乾坤一隻眼門云汝被
一卷經遮却也州擬對門搖手云不快漆桶州於
是得旨
拈云有僧道我會也我會也和聲便打云這漆桶恁
般會去直須看透牛皮
青州因大明寶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

意州云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明云今日又如何州云你得恁般不識痛痒明禮拜州云可惜許棒折也明直得汗下

拈云青州被大明兩問直得在氷稜上走馬刀尙劍樹裏翻身當時禮拜不是好心棒雖折令行也火爐震動通身汗流令灰裏一粒荳爆

青州問善財童子至妙高峯覓德雲比丘不得後於別峯相見且道是德雲否慈雲荅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拈云別峯相見十劫垂成說正說偏不勞重舉且道慈雲荅話還在他古人分中還在他時人分中聻

王山體云既有尊貴的位當明尊貴的人須知尊貴之人不處尊貴之位

拈云千門宮殿鎖春寒玉漏沉沉夜將半正恁麼時要見他至尊也太遠在咄禮拜了退罷

雪巖滿初參普照照云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滿避席進云和尚而今如何也滿云如生冤家照云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滿手云作家那

拈云普照普照被他雪巖看破了諸方只解說啐啄同時那知宗門一隻眼

雪巖造王山問洞山於睹影處悟雲巖祇這是臨濟於徹困處悟黃檗無多子及乎出世爲人立甚正偏君臣玄要人境無乃反惑亂人乎山笑曰既云徹悟爲人何得自生惑亂古人謂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今子疑則病發矣還知病即藥麼巖一日閱兼到頌曰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契悟曰今日方知病即藥也呈解於山山曰料掉沒交涉巖曰這回瞞我不得也

拈云山堂淳謂平懷常實明明炭裏藏身是病句是藥句若向他雪巖悟處見得分明方信烏焉成馬這裏還容折合麼直饒你正偏玄要纔析條分折合將來不免藏身炭庫沒交涉沒交涉還我轉身句來

圓通問德山是佛祖兒孫爲甚麼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萬松云不敢怠慢通問臨濟是佛祖苗裔爲甚麼佛來也喝祖來也喝萬松云祇爲佛來祖來別前語云血濺梵天別後語云因齋慶讚忽有人出拈起一棒喝散大衆也未許他是德山臨濟兒孫來尙須勘過

萬松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空時纖塵不

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刄相逢如何廻避
拈云須知照膽秦宮未是機絲妙密直得碧油風令
五禱塗蘇神用莫儔始號化生一位也還辨得麽
萬松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
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
拈云文殊普賢趕出水牯牛隊裏去也觀世音菩薩
買得個餵頭盛在碟子裏碗子七塊是麽是麽
萬松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
響僧云不會松云善解龍吟
拈云萬松只圖公案圓成遇着個喤糟酒的阿師把

個大帽子和頭一套且道龍吟枯木畢竟誰人得聞
喚取東村王大來欸欸問取時有僧出云曹山血脈
不斷又作麽生師打一拂云非公境界
萬松因僧問撒手那邊的人爲什麽不居正位松
云大功不宰曰回頭這畔的人爲什麽不墮偏方
松云至化無爲
拈云有人問我撒手那邊爲什麽不居正位向他道
南嶽遊山回頭者畔爲什麽不墮偏方向他道天台
普請爭奈宗旨何這漢逐塊去也
雲庭因僧問如何是尊貴一路庭云漁歌驚起沙

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拈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幾多人會做一色全超
林泉承旨燒道藏僞經以火炬打圓相云只如三
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麽於斯會得家有北
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灰飛烟滅後任
教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
拈云一夥道士被他活埋我當時若在待伊正擧火
炬時仗一把劍噴一口水向道急急如律令勑看此
輩老凍儂向何處安身
靈隱泰上堂云歷劫來事不離這裏河沙妙德總

在心源試敎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
過在甚麽處卓拄杖云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拈云如今要覓個百不知百不會的也最難水牯牛
眼光灼灼照破了三世如來試拈出看
僧問寶應遇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應云風送泉
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窓前
拈云和尚何得以境示人有者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還會夢見他寶應麽
雪軒成上堂白雲萬里卷舒劫外眞機紅葉千峰
燦爛個中妙旨入滅舍利無筭

拈云土窟裏收些榾畫八萬四千舍利也不爲多卷舒劫外燦爛個中還是身裏門門裏身聻當時金鎖玄關曾透却也未

松庭嚴於寶鏡三昧契入常作力田偈曰晝拈塊石驅山鳥曉坐巢庵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窮夜月更消魂

拈云種田喫飯也只尋常且道山鳥野豚秋風夜月與他寶鏡三昧有甚干連你諸人試揀點看

少室改臨沒偈云吾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遂坐脫

拈云自由自在且置你道這老漢恁般去了還恁般來麼

僧問嵩山峻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峻云烏龜向火

拈云畢竟是劫前語劫後語正偏明暗玄要主賓不消這一句子

嵩山峻示衆西來直指九鼎單縣汝等諸人打辦個事直須努力

拈云若有人出衆禮拜了歸位而立也許你親見嵩山

定國從因看天衣寔上座因緣遂悟五位宗旨

拈云一位轉五位轉有者道本無言說不涉程途五位功勳又明恁麼邊事臨睡漢說即盡說行即盡行且道五位功勳是程途是言說

宗鏡書臨沒偈云宗鏡宗鏡鏡破宗正擲筆坐化

拈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莫同一鼻孔麽錯

少室潤參宗鏡鏡舉洞山渠我語詰之潤悟以偈答云若要見此人有個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鏡云子毋勦說須入悟門潤云尚不借緣從何門入鏡云不借一句於意云何潤云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閒

拈云寒松夜籟老鶴移巢若非功位全超說甚今時及盡諸仁者翻飛彩鳳奔吼鐵牛當時是明不借是明不借借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大覺念遊初祖面壁處忽然悟入乃云五乳峯前好個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

拈云脫空謾語當時石頭大的大小的小飛走虛空何曾著地

壽昌上堂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有甚長處僧出云金烹大冶玉出藍田昌云一時趕出山門外

拈云據令而行文殊普賢也須倒退三步當時這僧
甘麼

雲門澄陞座纔立次有老宿出云和尚莫要般門
弄斧門與一掌云速道速道宿無對門云死漢

拈云這漢倒捋虎鬚未免遭他哮吼鎮鋤在手坐斬
癡頑

雲門澄詣雲樓樓舉高峯海底泥牛話詰之門推
出旁僧云大衆證明樓休去

拈云鈞在不疑且置當時旁僧若是個漢左衝右突
鋒乃相交主家賓家一齊樹倒

雲門澄與黃蘗訪學士向火次陶請門云黃蘗師
在阿師得力句乞為舉似門云向火背猶寒

拈云當時黃蘗直得眼睜睜地

雲門澄因雪嶠問如何是殺人刀門云布鼓當軒
誰敢擊如何是活人劍門云雖然後學也堪爲
別前語云難免魏延別後語云且饒孟獲

蘇中丞問雲門澄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
度與人如何是金針門云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
遇著一個人蘇擬進語門云古佛過去久矣

拈云說什麼紅旗閃爍五逆聞雷學語之流須不得
恁般快利

僧問愚庵洞山云吾嘗於此切意肯如何庵云老
僧二十年亦曾疑著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

拈云情知這老漢十分道不得推聾粧啞笑殺旁觀

居士問愚庵青州布衫庵翹一足

拈云快便難逢累他旁人作佛法商量鶻臭布衫鹽
年也脫不下

愚庵過天華請上堂西堂出衆庵云龍生龍子鳳
生鳳兒堂云怕作甚麼庵云話頭安在堂便喝庵
云怕作甚麼

拈云那僧也解布鼓當門爭奈愚庵老人捺著便轉
還有善能回互的麼來來正好喫棒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弟子　智淙　編
智栣

頌古

洞山雲居渡水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雲居何必興化不必

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洞山寒暑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冷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

洞山延壽堂僧

釣罷歸來曬綱羅閒憑小艇弄清波老僧獨解漁人意爛醉高眠發棹歌

興化擯克賓

七月七日長生殿血染遊魂不相見曾聞飛燕托扇車空說班姬泣團扇

青州布衫

爲探桃花古渡頭停驂把手醉高樓青州從事閒相識那復平原問督郵

龍牙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洞水逆流即向汝道牙遂悟厥旨

天外空山影亂浮飛鳶陣陣點雲頭卻疑身在滄洲裏水國相看十二樓

白水聲不自聲色不自色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至湖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

蜆子和尚神前酒臺盤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挂薜蘿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天童戚的的卓卓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雪峯毬子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斷取不平事

庭前柏樹子

昆明池畔柏梁臺五利親祠太乙來果是劫灰飛動處神仙乘夜下蓬萊

麻三觔

羞說河陽一縣花逋逃滿戶走天涯官司有限徵輸急故事須完幾輛麻

僧問太陽如何是大達的人陽云虛空類不得僧云如何是清淨法身陽云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鷄

瞿塘峽口冷烟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一時啼

太陽上堂夜半烏鷄抱鶴卵天明起來生老鶴鶴毛鷹嘴鶖鷟身却共烏鴉爲伴侶高入烟霄低飛

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稀却是雲中雁

雲擁樓臺山樹低輕鷗兩兩弄柔荑可堪月挂秋蘆影歷亂銀河烏夜啼

僧問投子青當今年多少子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蕤路江風暗宮庭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僧問芙蓉如何是曹洞家風蓉云繩床風雨爛方丈草前侵

歲月人間促烟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

國師三喚侍者

風前彼我寄相思歷亂琴心祇自知今夜月明卿有約只愁行露晚來遲

同安孤峯迥秀不挂烟蘿片月横空白雲自異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間

王老師賣身

王孫落魄走天涯西望長安客路賒心事滿腔說不得只今誰是魯朱家

僧問梁山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益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難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僧問梁山如何是正法眼山云南華裏僧云爲甚在南華裏山云爲汝問正法眼

門徑俯青溪茆堂古木齊紅塵飛不到時有水禽啼

僧問梁山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山云渡水胡僧無膝袴背駝梵夾不持經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疎山造洞山値洞早參疎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

洞云不諾無人肯疎云還可功也無洞云你卽今
還功得麽疎云功不得卽無諱處洞他日上堂云
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
𤄶城春靄五侯家渭水朝飛上苑花可是禁烟和野
合只看仙露倚天斜
僧問香嚴不求諸聖不重巳靈時如何嚴云萬機
休罷千聖不携時疎山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
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
如是未審過在甚麽處山云萬機休罷猶有物在
千聖不携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云卻請師叔道
山云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
前問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云肯又肯個甚
麽諾又諾於阿誰山云肯卽肯他千聖諾卽諾於
巳靈嚴云師叔恁麽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
留得桃源好避秦田家父老往來頻洞中鷄犬雲迷
處不許漁郎更問津
僧問白馬如何是密室中人馬云纔生不可得不
貴未生時僧云是個甚麽不貴未生時馬云是汝
阿爺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

處萬壑千峰獨閉門
善權智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眷人凭玉欄干
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晩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
淨慈暉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同途得妙
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
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汀北江南春草獨向
金陵去時
東林理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開不自
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棃放手原是青州
棗
馬嘶白日暮劒鳴秋氣來我心澌無際河上空徘徊
文殊自椎
南國佳人晝裏看霜毫初點曉粧殘莫勞脂粉施顏
色窓外梅花拂影寒
婆生七子
相從織女舞輕梭此日天孫巳渡河最是夜涼秋水
碧支機石上怨聲多
丹霞淳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

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
的事直須颺卻十成的事直須去卻擲地金聲不
須回顧著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還相委悉
麼良久云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

落日五湖遊烟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枯木成上堂燈籠忽爾笑皚皚如何露柱亦懷胎

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遊蕩不歸來這兜家好歸
來黃花共翠竹早晚爲誰栽

危石江中起孤雲嶺上還相逢皆得意何處是鄉關

寶峯照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

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
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

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
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石門易上堂懷胎玉兎曉過西岑抱子金鷄夜棲
東嶺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
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
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酌酒會臨泉水把琴常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

黃粱夜舂

僧問石門如何是西來意門云玉璽不離天子手
金箱豈許外人知

禁苑烟銷玉露清輕陰搖曳曉波明長門飛絮曾無
主牛逐春風入鳳城

報慈上堂云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
亦不道僧問如何是徧大地句慈云無空闕僧云
如何是纔問便道句慈云低聲低聲僧云如何是
問亦不道句慈云便合知時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

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道者娘生袴

傲如禰子才名拙捐似虞翻骨相屯寂寞山河一杯
土當年掛劍有何人

道吾指夾山見船子

朝餐白石累舂糧暮采芳洲杜若香欲寄深心與明
月送君南浦動蘭槳

雪峰鏡清醍醐毒藥

羅刹潮頭敵馬當三江八月似瞿塘翻將葉道巴渝
曲譜入新聲教女郎

淨因覺上堂金鷄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麽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懸流小艇傍雲隈夢逐寒蘆浪裏回夜月乍冇江上雪秋風搖落嶺頭梅

洞山徵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月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僧問慧日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日云狗走抖擻

口意旨如何日云猴愁摟搜頭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僧問天童珏如何是道童云十字街頭休砍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思欲採蘋花不自由

法昌遇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惟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潙山隊伍列五位鎗旗布三玄弓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當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橫山築土擊玄關除微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日啼高樹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凄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邨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招提燈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邪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

武林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荊門望三

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灌木蒼藤翠萬重望中雲水宿諸峰空山夜半驚雷起怒捲寒濤撼蟄龍

德山示衆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雒浦曰你去問他道得爲甚麽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怎麽生浦依教而問山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山便歸方丈

江邊百丈苦風濤灘口青山百八盤無事別時休要別上江容易下江難

真歇問僧瑠璃殿上玉女擡梭明甚麼邊事僧云回互不當機歇云還有斷續也無僧云古今不曾問歇云正當不曾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

藥經深紅薜山窓滿翠微羨君花下醉蝴蝶夢中飛

真歇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邨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

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遶誰家山色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

唐莊宗問華嚴爲甚麼不看經嚴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

僧問九峰滿如何是不遷意峰云東生明月西落金烏僧云非師不委峰云理當則行僧禮拜峰便打僧云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峰云來處不明須行嚴令

青漆船頭畫槳新紅裙盪槳往來頻湖心一夕風波起便是天涯海角人

溈山一日見仰山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

却竪一指仰山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

金尊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趂取月明回

法眼與李國主同觀牡丹花說偈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主頓悟其意

樵李城邊落日新幾家烟火傍星辰郊原父老知誰力白草黃花總一春

僧問洞山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山云禾莖粟幹

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東風第一花

僧問曹山如何是法身主山云謂秦無人僧云這個莫便是否山云斬

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僧問雲居如何是諸佛師居喝云這田庫奴僧禮拜居云你作麼生會僧喝云這老和尚居云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居云沿臺槃乞兒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聞道輞川多勝

事玉壺春酒正堪携

雲居踴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直北廻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臨濟三度被打如拂蒿枝

海棠花下忽經年楊柳風前幸可憐我憶玉人看不見空餘啼鳥畫橋邊

靈雲見桃花

夢裏相逢不偶然章華臺畔楚王前却疑環佩人何往小月峯頭落照偏

夾山猿抱烏啼

長楊廣陌水西東猶有承平京雒風五百禁烟寒食夜千家絃管畫圖中

遊布衲浴佛

鏡裏嵐光削翠巖花前繫馬勒金街潮生正是郎來路莫待潮來便舉帆

韓文公于侍者邊得個入處

湖田甌窶不可居高成沙鹵下成渠昨夜水長三四尺橫截亂流來捕魚

金峰上堂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時有僧出禮拜峯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

玉帛徵賢楚客稀猿啼相送武陵歸潮頭望入桃花去一片春帆帶雨飛

僧問同安丕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安云玉犬夜行不知天曉

氷河曉徹靜無塵二水中空轉月輪砧杵萬家渾是夢飛飛白雁往來頻

僧問同安丕迷頭認影如何止安云告阿誰僧云如何卽是安云從人覓卽轉遠也僧云不從人覓

時如何安云頭在甚麼處

無定河邊暮角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兩開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僧問廣濟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濟云此間無恁麼人

沅水悠悠湘水春臨岐一望一沾巾信陵門下三千客若到長沙見幾人

僧問雲居昌相逢不相識時如何昌云既相逢爲甚麼不相識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

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龐居士見丹霞大笑作舞

美人芳香遍肢體况復朱顏發清謳解衣雜坐淳于髡醉後不知胡所底

投子下禪床

苧蘿村裏儘風流何事春山帶雨愁病起微軀越嬌怯對人無語但含羞

僧問寶蓋不居正位的人如何行履蓋云紅焰叢中駿馬嘶

瑤池阿母綺窓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僧問大死翁如何是正中偏翁云面黑老婆披白練如何是偏中正翁云白頭翁子著皂衫如何是正中來翁云屎裏翻筋斗如何是兼中至翁云雪刃籠身不自傷如何是兼中到翁云崑崙夜裏行向上還有事也無翁云捉得烏龜喚作鱉乞師再垂方便翁云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何得干戈相待翁云三兩錢一觔麻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今春草深

僧問北山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山云滴水一入石

爾向空山坐我向空山臥只愁飛鳥來亂沓青苔破

雪竇宗上堂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

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峯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鷄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

烏臼打玄紹二上座

門外青帘颭水新往來江口祀湖神江南江北風濤起只見潮頭不見人

僧問大同如何是十二時同云子丑寅卯

去年從征新入州今年還鄉乍畏頭田家養子似豚犢菽麥不分還牧牛

天皇示龍潭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花草縈紆水蔚藍陂塘雲木曉相參阿承家有黃頭女徧種柔桑欲養蠶

光孝週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睹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㞢庵上堂云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

僧問雲蓋景國土晏清功歸何處蓋云銀臺門下不展賀僧云轉功無位時如何蓋云王家事宛然

僧云如何是閫外底事蓋云晝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僧問禾山陰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山云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僧云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山云亦有當僧云如何是當山云十方國土盡屬於王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牧馬度陰山

僧問烏牙蟭蟟飲雲根時如何牙云金輪天子下閻浮鑌鐵頭上金花異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牙云當今不坐靈明殿晝鼓休停八佾音

不寐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夾山掘深坑汝不打殺老僧老僧打殺汝

琵琶一曲最銷魂馬上黃花逐戍屯西出涼州千萬里只今猶自恨長門

大顛摭首座

金谷春深日影浮新粧昨夜墮高樓因憐薄命人多少紅葉誰題出御溝

道吾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吾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抵對

垂柳垂楊罨曉烟種來多在六橋邊風流莫被人攀折長送青陰入畫船

楚王城外水東流

芊阜複道冷春沙草長羅裙窣地花脂粉幾經亡國後路人猶共玉鉤斜

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

生長長干小市中龍山漁浦對西東分明咫尺天河路不到填橋不肯通

九峰滿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閩中峰云遠涉不易僧云不難動步便到峰云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峰云爭得到此問僧無對峰以拄杖趂下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秋草
合黑山峰外陣雲開
曹山孝滿曹山顛酒
羽客笙歌此地遊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
憶桐栢山頭去不歸
僧問白雲如何是主中主雲云汝還具眼麼僧云
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雲云剛繫入布袋
門前綠樹無啼鳥亭下蒼松有落花聊與東風論個
事十分春色落誰家
龍冊悟因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冊云誰是

衆生僧云若恁麼則總成佛也冊云還我正位來
僧云如何是正位冊云汝是衆生
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
烟雨濛濛
韶國師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
問如何是絕滲漏的句師云汝口是鼻孔
日照香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南泉異類中行
混跡盧沽變姓名南山頭犢早歸耕三時負耒常勞

苦中夜旋聞韗鐸聲
宏智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
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瑠璃地
江上年年春草津頭日日行人借問山陰遠近但聞
薄暮鐘聲
大洪預上堂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恐有
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治平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
限白雲猶不見夜來明月出蘆花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蕚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圓通眞際上堂長連床上佛陀耶
人閒桂花落夜靜深山空月出驚啼鳥時鳴寒澗中
大愚芝上堂大洋波底排斑立從頭第二鬢毛斑
爲甚麼不道第一鬢毛斑要會麼金莖銀絲成玉
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
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北院參洞山山上堂云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
院出衆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云猶是第二見

院便掀倒禪床山云老兄作麼生院云待某甲舌頭爛卽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云善爲飛猿嶺峻好看院沉吟山召通闍黎院應諾山云何不入嶺去院因有省更不入嶺

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

僧問廣德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德云徧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

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樹上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

僧問石門如何是靈利的物門云古墓毒蛇頭戴

角又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却先知又云垢膩汗衫皂角洗

扶桑出日頭黃河輥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鐵牛

僧問紫陵如何是五逆的人陵云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僧云如何是孝順的人陵云步步手提無米飯歛手堂前不舉頭

泥蛟咬石驚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閙老呵呵笑

僧問羅漢琛如何是沙門正命食琛云喫得麼僧云欲喫此食作何方便琛云塞却你口僧問香嚴如何是正命食嚴以手撮而示之

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

白龍因僧問請師荅無賓主話龍云昔年曾記得僧云卽今如何龍云非但耳聾亦兼眼暗仙宗因僧問請師荅無賓主話宗云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

僧問大洪恩三玄三要卽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洪云非公境界僧云恁麼則木人撫掌石女呵呵洪云杓卜聽虛聲熱瞞饒舌語僧云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洪云放過卽不可隨後便

打

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瑯琊上堂剪除獫狁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淸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云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

面西行向東北斗藏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乾峰扇子雲門拄杖

屈原死在五月五家家門前懸艾虎可憐鑼鼓鬧喧

天逢人盡看蛟龍舞

大梅聞聽鼠聲

雞鐘東應銅山西崩聽鼠噁鼠五技而窮

陳操見資福福畫一圓相後掩門

好個阿師被人促敗閙門打鼓鼓聲在外

前三三後三三

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二一添作九逢五進一七

首山竹篦子

張湯舞文蕭何造律漢帝飾經術泰吏善刀筆撞著一班乳虎蒼鷹從來沒處叫屈

僧問鼎州垂一足州云坐久成勞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鼎州誠實之言將一箇鈯斧子貴買賤賣若信不及少待少待

雲門面南看北斗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沒梯兒扒在天上迭肚子過橋從來天子重英豪

雲巖問藥山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倦

金毛獅子變作狗三脚驢兒弄蹄走這回困倦草裏眠引得曹山好煎酒

龐居士見則川

投我木桃報以瓊瑤旣見君子鼓瑟吹簫吹簫鼓琴燕樂嘉賓之心

僧問雲門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須彌山當面擲金烏玉兎兩旁出雲門一訣未醒醒直待當來問彌勒

護國一場𢷾㦬

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大丈夫轟轟烈烈項羽婦寺之仁印刓㪚而不與七十餘戰未免一跌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覺退卻問旁僧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江湖上也有好漢識得大官人姓柴沒擺布弄癡呆說向人前別賣乖咄羞也不識

趙州放下著擔取去

弄死鬭巧不如承蜩累之丈可以吠堯

臨濟打院主次打典座

咸陽三月火宮殿盡遭焚說起長平事當時愁殺人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清淨本然只恁麼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洞山與密師伯過水拈起木橋

拈起木橋相煎太急一呼便下直恁省力後來者何

不棹頭竟去先行者何不叫喚不回左伯桃羊角哀
豈是閒相識

九峰釋迦慳迦葉富百歲老兒分夜燈

真個富月明海底珊瑚樹果然貧布袋長汀乞一文
也不富也不貧滿山落葉盡黃金百歲老兒分夜燈
不如吹滅了一總暗中行

石柱到洞山四種人語

相逢拍手笑呵呵石馬金牛事若何見說烏龜啣月
走燈籠緣壁渡滹沱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
去去去東方先生烏有先生

僧問金峰四海晏清時如何峰云猶是階下漢

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銷鋒鏑鑄金人
幾年戎馬遍華林良久云得已不已

白馬井底蝦蟇吞卻月

萬里一條鐵從本無枝葉誰家美人吹玉笛梅花謝
裏宮商別死蝦蟇吞卻月杜鵑夜半猶啼血可惜許
公孫子陽井底蛙長安空向夢中說

崇壽凳子周匝有餘雲門凳子天地懸隔

玄者聽其為烏白者聽其為鵠鶴頸也不須截鳧頸
也不須續程不識刁斗自嚴李將軍從無部曲

永嘉參六祖

迴迴折折圖圖圖圖七搭八搭這邊那邊恁般地許
他一宿悟去葛獠子也太廉纖

曹山五位對賓

水晶宮露重此夜靜無聲雲漢千江影家家見月明

仰山雪獅子

大雪紛紛下柴米都長價小釋迦著水賣油一半王
一半霸有的道弄獅子有的道明一色邊一任錯

龜打卦

欽山竪拳開掌

堅白異同是非多窮放開五箇指頭捏聚共成一把
紛紛學士滿蘭陵例說碧雞慕譚黃馬

婆子偷趙州笋

今夕何夕三星在天千里姻緣使線牽風魔了張解
元

保福簽瓜

郢下流風南皮高躅沉李浮瓜云胡不樂仲宣獨步
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

南泉摩尼珠

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得之則有失之則無王老師王

老師買寶遇着瞎波斯去汝不會我語鄭人買匱而還其珠

禾山打鼓

辱鄉辱孤禰衡撾鼓可憐後來遇著黃祖

雲門六不收

六不收一不立強中強吉中吉摩訶般若波羅蜜

巖頭黃巢劒僧舉似雪峰峰打趕

肐胛辮只居裏僧孺姓牛逢吉姓李

藥山久不陞座

掩耳盜鈴偷香塞鼻若解背陰而行到處滅景絕跡

雲門餬餅

食餅食餅餅中有毒專諸刺王刀在魚腹

趙州急水打毬僧問投子

急水打毬夜叉踏碓兎死狐悲物傷其類

藥山與雲巖遊山抽刀驀口一砍

抽刀在手千將商懸從來劒術歐冶相傳

僧問梁山如何是西來意山云莫亂道

秦并天下焚書坑儒切忌偶語於法當誅

首山冬至寒食一百五

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不是你娘墳何須來奠酒

首山念汾陽昭播揚家醜

僧問大隨如何是室中燈隨云三人證龜成鱉

指鹿爲馬證龜成鱉曾參親手殺人阿母也沒得說

室中燈室中燈門前鬼火碧燐燐

僧問瑞巖如何是誕生王子巖云深宮引不出

王殿苔生深宮不出監國者有是有非撫軍者或得或失君不見博望門前車馬多巫蠱事起當奈何

僧問興化軍旗急速時如何化云日料半劑餐

增竈減竈兵法巧妙一日半劑本分草料

夾山戶挂凋林影中辨取

秋水飛孤鶩長天映落霞夕陽衰草野人家好一幅黃鶴山樵筆意看得耶花

臨濟會下同學二人相問濟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主賓相見不犯鋒鋩雙雙乳燕飛落雕梁

雲門顧鑒咦

太行山前白日打劫顧鑒咦慣作賊也能殺也能活

僧問天寧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寧云滿船空載月

漁父宿蘆花

抱卵歸胥漢懷胎到翠微一片月滿船魚漫向離騷

更卜居

鏡淸問僧趙州喫茶話僧便去

人將語試水將石試紅粉賣與佳人寶劒贈與烈士

投子有眼無耳朶六月火裏坐

黃絹幼婦紛紛露布可憐天下人邯鄲學唐步

黃龍三關

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天道好還造物忌盈

玄沙虎

於菟於菟也太糊塗子食其母不順不孝母食其子

何罪何辜住住住看取釣魚船上猛虎口飛出活烏雞

臨濟人境俱奪

羣盜滿山赭衣當路天乎何爲罹斯塗苦

趙州到黃蘗救火救火

相如獻秦璧張儀割商於戰國重策士孰敢言其非

潦倒趙州顚狂黃蘗大家燒了嘴唇皮

鏡淸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以沙代米喚甕作鐘韓幹畫馬鏡淸畫龍知麼知麼

葉公好的不是眞龍

香林臘月火燒山雪竇云翹松鶴冷踢雪人寒

臘月燒山鶴冷人寒有錢的紅爐煖閣沒錢的穿個破布衫難難難一條路九曲三灣

僧問聲聞見性雪峰三下巖頭三掌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兩箇沒鼻孔阿翁可惜出門合轍同條死同條生麄公麄公漫饒舌

南泉令趙州看庵主

墨翟善守公輸善攻挖壁洞回來討賞道老漢太不唧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長慶羚羊挂角

也不用伏龍肝也不用羚羊角牛溲馬浡總不奈何只一味賽貍貓老鼠藥

南院令合是汝行

執鞭箠懸黔首虎狼之國慣得便宜倘疑虛喝逢人輙開大口令合是汝行羞羞播揚家醜

仰山打大禪佛四藤條

好頓烏藤是賞是罰翻身轉來還欠一踏大禪佛大禪佛逢人切忌誇口說

智門蚌含明月兔子懷胎

寒山逢拾得普賢見文殊雲門一句子你知我也知

新來添得好兒子人人道老蚌出雙珠

雲峰前五棒後五棒

殺人刀活人劍山頭放出連珠箭翻思臨濟拂蒿枝

肋下拳救得一半

雲峰三相見

聽瞎子說謊替古人擔憂沒來由沒來由

字上座到雪峯一見便下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
忤和尚

假小心最大膽雪峯令行爭敢爭敢從來一棒不饒
人有罪者赦無罪者斬

興化旻德長老話

不識得的虎鞠豹器識得的斷箇幾編說破那直半
文錢諸葛不生諸葛子一代新鮮一代灑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又云我得汝不得

只許州官見放火不許小百姓點燈天不平地不平
人心不平

愚庵示衆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街前狗尿天剎
竿頭上煎餅了三箇猢猻夜簸錢良久云東且道
是那個東字還是東西的東字還是冬夏的冬字

復云蒼天蒼天

一東二冬你儂我儂雷峯夕照南屏曉鐘開船去湖
心亭上打冬哄

僧問寶壽對賓不對賓壽云不拔客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雒陽親友如相
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愚庵皂角子

紫陌晴光動綺羅別來離恨為君多池臺畫靜無人
見低轉長眉掃綠波

愚庵入室次僧禮拜起庵以草鞋覆桌上云是何
意旨僧一喝庵云是何意旨僧又喝庵直打趕出

橫籬獨山頭有天沒日頭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顏子
渴餓得個腰細肚皮軟柳盜跖殺人不貶眼飲美酒
坐高樓

僧問愚庵二親俱喪時如何庵云好個消息進云
還假保任否庵云一翳在眼

嵇康酷好彈琴執喪那論繩檢王陵身仕漢朝娘死
也都不管不見道曹山孝滿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十二

弟子　智鑒　智郁　編

外述

漆雕開

子使漆雕開仕採竿在手吾斯未信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子說許他一半

乘桴浮海

從我其由紅爐金彈子子路聞之喜鮎魚上釣鈎無所取裁有殺有活

畏匡

吾以女爲死矣青天霹靂子在回何敢死不是這漢大難承當

山梁雌雉

山梁雌雉大好一個消息時哉時哉鷂子過新羅子路共之了即當漢三嗅而作莫眼花

問鬼神問死

問事鬼神築着磕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從來不敢瞞人敢問死太煞紆回未知生焉知死看脚下

如愚不愚

吾與回言終日誑惑不少不違如愚須是這驢漢始得退而省其私作賊人心虛亦足以發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回也不愚大小尼山卻被旁人勘破

顏淵喟然

仰彌高鑽彌堅不妨疑着博以文約以禮撒沙撒泥欲罷不能爭得轉身吐氣如有所立卓爾閉眼食蝸牛欲從末由只恐不是玉

子在川上

子在川上菩提樹忉利天逝者如斯恒河沙香水海不捨晝夜無邊刹海十世古今然雖如此逢人不得

錯舉

有知無知

有知乎哉無知也水上按葫蘆鄙夫空空赤眼撞着火柴頭叩其兩端而竭焉借婆衫子

誰能出不由戶

含元殿裏問長安

朝聞夕死

枯木龍吟髑髏無識

文章性天

文章可聞聞聞聞不聞性天不可聞不聞聞不聞不

開又云無鬚鎖子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

唐棣之華

信手拈來百萬人天一時罔指

齋必變食居必遷坐

饑來喫飯倦來打眠不信許多奇特

原壤

原壤夷俟來這裏將虎鬚也許伊具一隻眼幼而不遜弟鹵莽承當長而無述焉九十六種外道你是那一種老而不死是為賊我也不能勘得你以杖扣其脛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然雖恁般這棒合是宣尼

喫當時何不奪取

互鄉童子

互鄉難與言一類惡鬧提童子見八歲龍女門人惑疑煞五千人且道互鄉鬪黨畢竟那個是曼殊童子

從心不踰

問十五志學是初住位否師云不歷僧祇三十而立是十行位否師云當時信亦不立四十是回向位否師云師姑原是女人做五十是八地以上否師云切莫妄通消息六十耳順圓通是等覺位否師云木人與歌從心不踰逆順並應是妙覺道否師云承誰記

莂

學稼學圃

請學稼探頭太過不如老農一場懡㦬請學圃腈大不肯走不如老圃直待而淋頭

達巷黨人

達巷黨人七歲小厮兒有多少奇特大哉孔子一手擡博學而無所成名一手搦子聞之謂門弟子也要大家知吾何執一住東卜西卜執御乎先行不到執射乎末後太過吾執御矣少賣弄

太宰問子貢

何其多能也二由一有又多能也一亦莫守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青州布衫重七斤牢曰子云鉢盂安柄

宰予晝寢

宰予晝寢疑煞兩堂僧朽木不可雕也罰錢五百糞土之牆不可汚也趁出院子予何誅大家吹滅火一路暗中行

武城絃歌

子之武城老不歇心聞絃歌之聲出乖露醜割鷄焉用牛刀惡水驀頭澆偃也聞諸夫子親口出親言又

云惹他上頭上臉一二三丁喚起維那伹之言是也爭容得他前言戲之耳老僧罪過

見南子

子見南子甜瓜徹蒂甜子路不悅苦瓠和根苦夫子矢之大家證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悉利悉利唵部臨

佛肸召

佛肸召子欲往爭奈老僧何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非公境界不日堅乎磨而不磷移山門向佛殿裏不日白乎涅而不緇將燈籠來露柱邊吾豈

匏瓜也哉枯樁焉能係而不食非枯樁

鳳鳥河圖

鳳鳥不至鶴有九皐須展翼河不出圖馬無千里漫追風吾已矣夫孤掌難鳴單絲不線

孺悲

孺悲欲見見過了也孔子不見被他熱瞞取瑟而歌漫勞拈出使之聞之悲掩耳而去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也須勘過子路率爾而對忍俊不禁夫子哂之放汝三十棒求爾何如從東過西赤爾何如從西過東點爾何如禮拜了依位而立喟然與點滅吾宗者克勤也三子者出釣在不疑曾晳後容啟其意夫子何哂由也是精識精是故哂之爭怪得唯求則非邦也歟謝師證明唯赤則非邦也歟賴子問過

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點卽不到何足以臧到卽不點

升堂入室

由之瑟奚爲于某之門雖然打草也要驚蛇門人不敬子路逐塊漢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他時異日

莫得辜負于我

參乎

參乎儘毅了也一以貫之漫勞指註曾子曰唯撩起便行子出將謂別有麼門人問曰何謂也一人傳虛夫子之道劒去久矣忠恕而已矣切忌刻舟

楚狂

歌而過孔子布鼓雷門孔子下欲與之言捉敗這漢趨而避之賴是走得快不得與之言還要一杓弊

荷蕢

擊磬於衛拋塼引玉荷蕢過門釣得一個擊子有心

哉擊磬乎洎合無人着眼既而曰鄙哉那裏來這一
絡索深則厲淺則揭老僧合招得果哉末之難矣這
漢柳子大一個身子有多少長處

丈人

遇丈人以杖荷蓧不是好人行徑子見夫子乎也須
問過孰爲夫子惡口傷人植其杖而耘露些手脚子
路拱而立畧施伎倆止子路宿把手同行見其二子
焉未免一期賓主明日子路行以告與似向阿師使
子路反見之不信尚須勘過至則行矣夜眠侵早起
又有不眠人子路曰不仕無義雖然說向虛空也要

明個互換手脚

長沮桀溺

沮溺耦耕一般做些活計使子路問津焉勘破臺山
夫執輿者爲誰當頭一問爲仲尼打開葛藤是魯孔
某歟果然果然是知津矣我不暇爲汝說問桀溺轉
過那邊子爲誰恍施一拶爲仲由據款結案是魯孔
某之徒歟問名不如見面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掉轉
船頭耰而不輟且任這漢熱三十年子路行以告大
好傳語夫子憮然此回眞是失利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敎渠親見老僧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放過

一着

三戒

問戒之在色是淫戒否師云婆須蜜女作麽生戒之
在鬪是殺戒否師云勝熱婆羅門作麽生戒之在得
是盜戒否師云無厭足王作麽生

夫婦與知與能聖人不知不能

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

鳶飛魚躍

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二十年只作境
會

無聲無臭不睹不聞

莫向黑山鬼窟裏作活計如何是不睹不聞眼裏須
彌山耳裏四大海如何是無聲無臭你嗅甚麽作聲
又嗅甚麽作臭

在上在左右

問在上在左右莫是鬼神來否師云來來莫是鬼神
不來否師云不來不來又道是體物不遺畢竟如何
測量師云過去了也

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

問如何是君子時中師云爭奈何他如何是小人無

忌憚師云撥無因果

心意知

問心是第八識正心之心是第幾識師云是了別識說是了別即不中問意是第七識誠意之意是第幾識師云是傳送識說是傳送即不中識是第六識致知之知是第幾識師云是含藏識說是含藏即不中

索隱行怪

問索隱行怪莫便是提婆宗否師云是問如何是中庸師云滅佛種性

所以行之者一也

問行之者一且問如何是一師云鎮州蘿蔔

自誠明自明誠

問如何是自誠明師云龐公笊籬如何是自明誠師云清平水杓

其次致曲

問其次致曲如何是曲師云直儱侗

至誠如神

問至誠如神是五通是六通師云青天白日且莫見神見鬼

不二不測

問不二不測莫是一爲無量無量爲一麽師云須彌內芥即且置如何是芥內須彌

三王百世

問考諸三王七佛以前作麽生師云李順王小二問百世以俟聖人樓至如來出世作麽生師云徐六孟八郎

並育並行

問如何是萬物並育師云鷄寒鴨寒如何是道並行師云卯生月戌生日

大經大本

問如何是經綸大經師云嘉州打大象如何是立大本師云陝府灌鐵牛如何是知化育師云西河弄獅子

用極

問無所不用其極是皇極是太極師云打一圓相中書卍字

物格

問物格格物有差別沒差別師云妙喜子韶兩個不唧嚠漢

有所

問有所之所是心所否師云說是也得問有所是質礙不在是落空爲甚麽有所却成不在師云只爲落空翻成質礙隨後喝一喝云聞麽以手招一招云見麽

西子不潔

問西子不潔莫是寶蓮香比丘尼否師云善星殃墮事有偶然又問惡人齋戒莫是廣額屠兒否師云龍女成佛不爲分外

動變化

問六種震動可是明則動否師云切忌回頭轉腦又

問十八變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可是動則變否師云大家在道裏又問千百億化身如幻如化可是變則化否師云還我應身來

天下歸仁

問天下歸仁是明星悟道時見衆生佛性否師云是問爲甚麽衆生界不空師云空則阿誰成佛問正當成佛時如何師云無衆生界

參輿倚衡

問立則見在輿則見是觀心否師云用妄想作麽

艮知

問孩提知愛分明執有愛根爲甚推爲性始師云望烟識火終不離水生氷又問烟且不是火水且不是氷莫非善惡混麽師云不見道五相雖具六識未行又問這裏落七落八了也恐不是第一義師云第一義你又作麽生知

形色天性

問既形色卽是天性爲甚不許色見聲求師云古人道應化非眞佛又問聖人踐形莫是八相成佛否師云金棺雙足是色身是法身

不謂性不謂命

問性也有命遺落形骸是耶師云木鷄芻狗着在這邊問命也有性矜重道德是耶師云玉楫金車倒在那岸又問畢竟如何師云上座何不揀取性命

天地位萬物育

問如何是天地位焉師云頭在上脚在下問如何是萬物育焉師云鵠白烏玄松直棘曲進云太成現生師云欠着恁般這也却憑上座

杞柳湍水

問杞柳豈不是自生師云是又問湍水豈不是他生師云是又問生之謂性豈不是無因生師云是又問

食色性也豈不是共生師云是又問性善畢竟有過
也無師云灼然灼然又問說情說才是轉救否師云
非是得已不已也是抑已而已

盡心知性

問覔心不得莫是盡其心否師云切忌墮空亾又問
存養儼然要說空亾得麽師云不免弄精魂漢又問
殀壽不二修身俟之生死到來這個定然不壞師云
向你道莫弄精魂又問和尚作麽生師云我沒許多
閒工夫和你說心說性

萬物皆備

問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豈不是肇法師語師云是進
云反身而誠許學人得力否師云把纜放船抱橋柱
洗澡進云强恕而行我道太迂遠也師云且恕你道
一遭

惡惡臭好好色

問惡惡臭好好色莫是意識分別否師云是又問分
別不分別是平等性智否師云是又問如何是獨師
云無伴侶又問如何慎獨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

重離

問如何是檀波羅蜜師云焚如死如棄如如何是尸
羅波羅蜜師云王用出征如何是羼提波羅蜜師云
出涕沱若如何是毘黎耶波羅蜜師云大耋之嗟如
何是禪那波羅蜜師云履錯然敬之如何是般若波
羅蜜師云黃離元吉果然重離六爻不枉古人師云
且莫癡人前說夢

羣龍無首

問如何是羣龍無首師云切忌露個尾巴

載鬼一車

問如何是載鬼一車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

天在山中

問天在山中莫是登妙高峰則四天王天反在下否
師云須彌鼻孔幾多長

艮其背

問既是背何故非身師云青衣傳祿仗既行庭何故
無人師云金殿鎖春風

畫前易刪後詩

問如何是畫前有易師云拆拆單單如何是刪後無
詩師云一送二寘

乾爲馬坤爲牛

問如何是乾爲馬師云爲玉爲金如何是坤爲牛師

云爲與爲釜情與無情是同是别師云同則一切總
别别則一切總同
一陰一陽
問既是一陰一陽爲甚麼陽陰不測師伸一指云是
多少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問摩竭掩室毘耶杜口莫是不盡言不盡意否師云
諸大菩薩即且置奈四十九年何
帝出乎震
問帝出乎震是帝釋之帝是郊禘之帝師云觀世音
菩薩將錢來買胡餅爲甚麽却是饅頭
乾元坤元
問乾元坤元是一元是二元師云前劫後劫是一劫
是兩劫
濕有荷華
問清淨寶蓮花爲甚麽風人出之則爲淫麗師云卑
濕淤泥
鶴鳴九皐
問鶴鳴九皐聲聞於天是天耳所聞否師云上座莫
不聞麽

明堂
問郊配天明堂配帝有兩耶師云毘盧即是釋迦釋
迦不是彌勒
奠雁
問雁有夫婦蟻有君臣爲甚麽畜生都爲惡道師云
會得則優樓頻伽共演法音不會則牛馬人羊同遊
苦趣
惠廸從逆
問惠廸吉從逆凶因果分明爲甚麽人都不信師云
不見道闡提有佛性麽
西伯戡黎
問西伯戡黎是殺因是殺果師云帝釋與修羅戰是
有爲是無爲
周公居東
問周公居東風雷告變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
然師云雷從何出風自何來若見則法爾如然不見
則神通妙用
李梅冬實
問九月楊花須是李梅冬實春秋何以紀異師云聞
於未聞

鵶飛石隕

問石隕于宋六鵶退飛莫是一心法界否師云問取左丘明

豕人立而啼

問豕人立而啼是豕哭是鬼哭師云債有主寃有頭

方相氏

問玄戈驅鬼未免傷慈棘矢桃弧爲甚麼古人不廢師云塗車芻靈你還得他用麼問者擬議師云取狐矢來

酒漿醯脯

問酒漿醯脯交于神明爲甚都緣不淨師云伊蘭叢裏討甚栴檀又云莫謗木叉好

堯舜禹湯

問堯舜禹湯還出三界也無師云他不求出爲甚麼不求出師云喚什麼作三界

老莊荀列

問老莊荀列一總是外道否師云釋迦老子是外道奴

躡足附耳

問古人躡足附耳是機用不是機用師云囊沙減竈兵法有之

陸亘裴休

問佛法付與國王大臣陸亘裴休還承當此事否師云毘耶離國打破砂盆

伊川紫陽

問程朱之徒每斥佛老佛還受謗也無師云撥皂染虛空又云與他結一個緣也好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三

弟子智元編

書問

復祁季超居士書

接來教謂天王之誤實始於張商英覺範雖訛然僧寶傳中自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受罰也又謂林間錄出於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後十九年為宣和六年覺範僧寶傳成請侯延慶作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然則林間錄之謬覺範既已自悔其非潛行改正故曰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尊見極是第非敢苛求覺範然林間錄中覺範口供一一是實特須舉出與千古明眼人共決擇之知邪說所由作耳覺範之言曰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只此一語覺範欺心和盤托出矣覺範瞞天造議於馬祖下增一天王不過欲過捺雲門謂同出馬駒周金剛罵雨呼風無甚奇特此正後人牽強謂雪竇顯為大寂九世孫者一般見解雪竇能甘之耶覺範詩僧不尋向上與張無盡輩依通解會自謂臨濟正宗當時雲門哲匠必有大不肯者此輩忍恥憤然異同創

為無影之譚自矜駭俗之論此天王道悟所由立也前此無所謂天王者有之自林間錄始傳燈載天皇道悟初參徑山後造馬祖重印前解最後謁石頭禀受法要乃居荊州天皇寺僧靈鑒所請龍潭本賣餅家兒所居為天皇巷因投出家命名崇信前後章句記載分明淺草易為長蘆此天皇語也僧問玄妙之說亦天皇語臨終拋枕子無別為天王者覺範揑怪緣飾丘玄素碑謂達觀穎論列五家以道悟嗣馬祖達觀何辜受他覺範塗汚節度使拋水中閻羅王來拿我此是白馬曇照禪師與他道悟何涉除淺草長蘆并玄妙之說外更無他語碑文贋作不辯可知入寂之年或云戊子或云戊戌更相矛盾且丘碑已自差違符碑更屬可笑既云東陽張氏住天皇寺得法石頭則其為靈鑒所請龍潭饋餅者無疑矣忽云法嗣三人慧真幽閑文賁故為此以亂之祇益誣妄覺夢堂草又謂悟下得慧真真得幽閑閑得文賁遂絕一世耶三世耶何自相背謬也林間錄謂達觀引玄素碑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疑信相半覺夢堂又謂無盡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據如所論則丘符二碑皆自達觀穎出同時耶異時耶

達觀頴在宋仁宗嘉祐間已自入滅距覺範無盡將六七十年使同時有二碑何林間錄中止述玄素但云正如兩人若大觀元年止有丘碑尚未見符載塔記不知無盡何從又于達觀頴處得有符碑豈達觀已歿從鬼趣中與商英相授受耶躪天造謊更屬可笑矣又覺範既謂閩人歸登撰南嶽碑列法孫數人有道悟名後人因謂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按馬祖本錄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當時天皇道悟親從參請原在其列但非八十四人之比古人門庭廣大不分彼此天皇

雖嗣石頭然未嘗不親稟徑山旁參馬祖傳燈所載幸自井然試取閩人歸登與權德輿全文讀之中必有辨不得槩從附會于馬祖下增一天王也且唐人渾噩何嘗有法孫之稱稱法孫何止數人稱數人何遽及道悟閩人必不然覺範言之妄矣又曰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圭峯章次盡載傳燈相國之言曰達宗趣而不守廢閑防而不據圭峯荅之別說三乘通爲一道又云諸佛有密語無密藏者乃是也且馬祖之嗣何止六人六人之中何先道悟經入藏禪歸海普願獨超都不足

據何乃以江陵爲首耶此處無錄三十兩不打自招洪公此言愈不足信矣又謂佛國白作續燈錄以雪竇爲大寂九世孫佛國從無其語雪竇僧中龍也南嶽下徒欲借之爲重不知從上有言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佛國出雲門下聞之熟矣其肯上他人丘隴耶龍潭參天皇饋餅話佛國嘗爲之頌有云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漫分胡餅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龍潭出天皇天皇出石頭佛國親言出自親口且得以法眼雲門更嗣大寂耶張無盡呂惠卿之徒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覩雲門臨濟

一如元祐熙寧亦欲從中分門裂戶自生障礙覺範誤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衆盲爲可憐憫大川濟禪師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爲天王道悟者後一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爲作小註今指月錄誤入小註列爲正文更補天王章次皆自覺範一人著林間錄實開疑誤之始余故曰商英不足責責在覺範雖侯延慶辯之於卒罪何補哉吾見勿信其晚益也

又

唐文粹載藥山碑記一通云是唐伸之筆謂藥山亦

嗣馬祖可盡信耶今其文已入佛祖通載當亦觀者不之察耳藥山初參石頭後參馬祖猶天皇初參馬祖再參石頭要之同嗣湖南未嘗不入江西之室好事者故爲混亂或由耳食丘符二碑遂有高冠杜子夏小冠杜子夏之誚可發一笑也百丈是馬祖嫡傳當時名不列于碑記淸規序謂混跡儕伍故祖塔無其名使徒按籍而求則石頭不得有其藥山馬祖不得有其百丈矣碑可盡信耶通載成自晚近益不足據恐好事者又滋口食耳奈何奈何

與青原和尚書

三千里外煞有諸訛讀庵莊一書自與天界老人提正家風相爲表裏余近亦有滌園指通正在剞劂當就明眼人請正也僧自楚中携一小刻是楚僧水鑑於荆州城中一土地祠僞立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愚此小說家誤杜拾遺爲杜十姨伍子胥爲伍髭鬚故事可發一笑詢其所由水鑑者盡費和尚孫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鍍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卽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紀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都緣僞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焚嚴統時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尚浪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峯兄笠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諸方正人語特詳盡卽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爲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爲調停早共有廢置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巡行人間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荆州一處唐明皇天寶十二載康居等國圍涼州帝請不空三藏祈天兵往救有神介冑而至康居遁去不空謂是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天王土地當是昔所流遺不足爲怪又傳乂天王顯示方藥提頭賴吒天王請洪昉禪師至天供養杯渡和尚與四天

王游戲水中如是者不一而足地中出鍍誠有天王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粧成神怪謂是渚宮道悟此可謂痴人說夢矣蓋嚴統燒燬在甲午乙未間水鑑楚人以戊戌還楚住鍍佛寺又三年從天王土地祠種種捏怪不過爲他福嚴畫蛇添足殊不知藏典必不可改祖牒必不可移諸方善知識必不可混淆當世名公卿必不可煽惑法門正人已有起而辨之者顧中間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前後且不足論卽詆道原尊宿謂是謊書都不足信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尊宿非他人蓋

部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爲第九世於石頭爲第十世當時歷代親承父子祖孫師師傳授從何處得有差訛他家自有淵源自爲譜牒苟使龍潭崇信不得法於天皇則雪峯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雲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述自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文公大年更加刪訂大年宋代名臣非是張商英可比其書千古爲昭自景德至今入藏七八百年累朝尊信奉爲法寶且西天東土無所差訛而獨于天皇之子石頭之孫雲門玄沙之祖法眼親所自出昧昧相承不深考據有

是理乎謂道原爲謊書是景德傳燈謊也藏典盡謊也一千七百則謊也三藏十二部謊也西天東土盡謊也豈可不爲寒心哉又祖燈籍籍不但道原已也傳法正宗記無異詞聯珠通集無異詞宗門統要無異詞佛祖統記無異詞玄要廣集無異詞僧寶傳石門文字禪無異詞五燈會元無異詞宗鏡錄無異詞以至禪林寶訓古尊宿語錄雪峯廣錄請益錄舉龍潭德山以下諸名宿並系青原從無改易古今拈頌如汾陽昭佛國白無準範橫川珙正覺逸月堂昌白雲端雪竇顯萬松秀楚石琦並以天皇道悟龍潭崇

信得法石頭授受井然言端語的不但道原已也宋濂嘗敘五宗始末亦以雲門法眼二宗係青原下云希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確不可易心燈出于元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僞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辯書盈尺亦既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決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況丘符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喝破海內宗匠目所共見耳所共聞吾祖宗門風壁立萬仞青原石

頭以來哲人代出非可是非增損於其間也老兄聞之當呀然失笑矣荊州去丈室不遠豈能聽其顛倒耶某白

與誰庵道人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爲遭亂以來吾宗如嘯峯兄藥公兄並是君家世好大踏步向前又吾屬故人夢破仁庵一衲速朽澹圭諸公先後共集獨誰庵有老母遲到祇林今遂棄妻孥携杖笠居然老禿翁矣豈獨烏窠吳侍者進號禪流雕龍劉舍人特稱慧地靈山一會事不偶然後來者居上誰庵勇

猛精進涉盧阜過曹溪從黃山白嶽歸浩然有得帶
了許多七珍八寶衝風衝雨走入雲溪猛可的一撞
將森森翠翠的珊瑚樹水晶屏風都來撃得粉碎是
他積代簪纓之子心量最大卻也不荒不忙收拾了
廣南明珠原打從舊路去只是一件既出了家便當
盡情撇下隨侯明月雖也照耀十分你我學道人一
總用他不著不如布施了罷誰庵道三十年好友必
不我欺我如今和衣脫下赤條條一個窮漢做本等
事業背了藥囊向天台去採藥隨分生涯尋着永明
老尊宿在他衣裓下界坐片時待渠文殊普賢向水

牯牛隊裏轉過身來大家同唱蓮花落多少是好雲
溪應聲道善哉善哉汝去我隨後至也鎮錚錚兩箇
好漢咬文嚼字過了一生臨末梢頭你儂我儂唱個
綿州巴歌羞也不識不見他慈氏菩薩從睹史陀天
走向十字街頭討個大光錢逢人作舞他是何等意
思布袋頭打開將過去七佛未來千佛西天東土一
切聖賢盡情安放裏許不許他做聲何況這些驕驕
蹇蹇伊傅周召孔顏一班并那秦漢以來弄毛錐子
的許多不啣嚼生徒在他布縧孔裏探頭探腦再也
轉身不來吐氣不得又有那常不輕菩薩憑伊刀杖

瓦礫劈面相加我只進前贊嘆蟭螟蟲尾子負着蒼
天悲田院乞兒和他金輪大王揖讓周旋相見盡歡
而去誰庵誰庵幾年前披枷帶鎖為着甚來幾年前
東走西竄為着甚來幾年前悲歌慷慨為着甚來幾
年前蹈空逃影為着甚來誰庵誰庵古來孝子作佛
當是曾參第一仁人作佛當是泰伯第一忠臣義士
作佛當是伯夷第一良朋好友作佛當是羊角哀第
一誰庵卓卓自命正恐未必作佛雲溪不孝闍提自
分不得作佛夢裏亦不想佛做況復習氣深重口舌
造業再除不來做長老多少年將一箇黃面老子有

時稱譽他有時毀謗他這豈不是兩舌德山臨濟罵
得他面青面黃這豈不是惡口說飯不是米做說茶
不是水做說世臣不姓徐說麗京不姓陸這豈不是
妄言終日裏舉經舉論拈公案弄伽陀這是不是綺
語誰庵誰庵把從前細細撿點今日也七子明日也
七子一部威鳳堂稿過犯山嶽閻羅王看見不打自
招快快點起火來焚却了好老老大大一把年紀通
身摸索起來再沒有一件將得去抵敵他生死的無
可奈何走上天台做個沿臺槃乞兒五百頭老牸牛
入他伙伴燈籠緣壁跨過石梁劉郎阮郎笑臉相迎

問訊了爲說雲溪道人揹個鉏斧子來暑逼一線不
久上山茶一把茗箒截一個竹筒酸酸楚楚商商量
量不須闍浮提內同走一遭翻臂相期勿泄勿泄臨
行尚有個親切句欲借他葛陂竹杖爲誰庵送行清
風明月十五夜最佳樸齋同來正好兩彩一賽

與嚴陶庵

好兒郎忽然奪去正思作天問一篇爲陶庵居士雪
屈虛空神向前語曰古往今來一座玉樓斷送了多
少有名的才子天殆不可問矣三年前到河渚坐語
依依良是林下風物與阿戎譚使我心神俱遠乃今

何如哉方外道流鼻頭幾回酸楚也老年人宜自愛
實實相念因與伽藍約不入闤闠不及近前慰問撫
胷而已西河老子硬扯陶庵作侶伴也沒奈何正當
悲苦來塡打發不去時但看一句沒意味話頭亦是
救急良法勿謂迂濶不近情來勸勉耳

答嚴陶庵

陶庵根性猛利讀摩詰語便爾點胸會意此番逆境
界正佛祖大慈鍛鍊陶庵討個大休大歇也人生駒
隙雖父子至親前後聚首不過三五十年少不得有
散場日子只是好兒子又散場得早了些未免一時

難割捨耳猛可的豎起脊梁看個父母未生前本來
面目將一切愁煩悲苦且放一邊急向二六時中尋
卻陶庵本命元辰與他討個分曉尋來尋去到水窮
山盡時不但愁煩悲苦了不可得陶庵了不可得生
陶庵者了不可得陶庵所生越發了不可得胸中浩
浩落落吞併太虛將令郎已逝之魄且送在逍遙國
裏與過去七佛隨分度時陶庵坐臥往來都在維摩
丈室中與阿閦佛曼殊童子親證不二法門不獨開
尸南山說個潯陽三逸也何如何如喫跌抓把泥珍
重自愛

與孫宇台

畏足不入城不得向太君靈柩前合掌一回念個摩
訶摩訶此中耿結門人廢蓼莪說孝子哀哀幾至嘔
血在宇台至性過人不爲分外但酷暑天氣爍石流
金積哀積勞甚足爲念半年不見想形容衰老許多
矣二十年來大家在鐵床銅柱裏挨身過日惟宇台
更爲寃苦東跑西竄擿著偷兒鬼子劫取家珍連一
個住居也被他人奪去全沒了安身立命之處寃家
對頭打了幾將窮官司悔氣星不脫別人的官材擡
在自己家裏哭長裸新婦走入黃泉如今本生阿母

徧身紅爛臥在荆棘中不但七零八落窮無立錐抑
且母子恩情這回斷絕人都說宇台才子老天故意
磨折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一多應是宇台口巴巴的
參愚庵禪飲曹溪水十來多年再也不得撇脫佛祖
機權要弄斷他的命根把住他的去路活不得死不
得看他怎生出身怎生吐氣宇台是個大聰明人應
聲喏喏云蒼天蒼天你道有多少伎倆連他佛祖也
沒奈何只好道個罪過罪過然雖如此不得辜負他
一片苦心也須紮掙紮掙誰庵十日前來了十日後
又來原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我雖昔人非昔

人也天空海濶月白風清留幾個不瘋不癲的老白
毛兩兩三三說些無義味語亦是大唐國裏一樁奇
特宇台同在裏許不得無分切莫做一篇頭陀寺碑
文寫幾幅羲之十七帖說我不愧蘇黃無慙楊李受
幾個杜撰長老贊嘆贊嘆便結果了一生也白髮生
鬢時運遷流人命不常可畏可畏得閒過河渚抵掌
一番那時破涕為笑耳何如何如

與柴虎臣

終年不相見一肚皮說話再沒處說同學少年幾多
零落留得幾箇沒下稍的都走到天竺國中懸風避
雨虎臣是毅然不屈的也趕著熱鬧終日地口喃喃
念聲阿彌陀佛好沒來由西天十萬八千何不插翅
飛了去今日也念明日也念絮絮聒聒頗不耐煩當
初劉仲思陶元亮一班扯寬頭巾的值著他義熙之
後一箇箇死尸靈沒處著落有者自謂逸民有者自
稱處士仔細想來總沒意味却悔娑婆世界來這一
遭發個念頭從他遠公上山一齊走向安養城中去
龍虎臣虎臣脚跟立不穩也只從風倒能貪往西方
那知他阿閦國土廣嚴城妙喜世界幾個老比丘和
他無量壽如來扯過東扯過西鬧個不徹雲溪剛在

地獄裏轉身還有許多做牛做馬的業帳不曾了得
只索碩了面皮且去畜生隊中牽犁拽耙過東的也
儘由他過西的也儘由他白眼看伊一上虎臣虎臣
一總是個住處揀擇他怎的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
土丘陵坑坎沙石瓦礫勿謂不淨安樂國中金繩寶
網白鶴孔雀沒有兩般屈屈屈眼面前過不得要去
修行如今原走入三塗惡道中倒說淨穢兩般不容
揀擇雲溪十分顛倒只因他老禿驢偶可的會向葡
萄棚打個瞌睡夢見個佛心天子兩片猪蹄一隻牛
角在空王殿裏蹋徧了劍樹刀山不一時間觀音勢

至文殊普賢都向他毛孔裏出現如今佛來也不驚
魔來也不恐封狐猘狗總是家親蟲臂鼠肝何非一
體取不得捨不得直恁麼過時管什麼梵響唐音華
言胡語有者道眞歇了禪師是曹洞十世祖勸人念
佛雲溪怎勸人不念佛屈屈屈掐數珠的老媽媽念
佛來多少時何不插翅往西天去大勢至菩薩都攝
六根雖只巳證圓通三昧不如念取個無念的誰無
念誰無生冷湫湫地死水裏浸煞更不堪也虎臣但
只管念佛念西方佛念東方佛念四天下塵塵刹刹
無量百千萬億佛都打從虎臣脚踝下頂顊裏脊梁
上鼻頭邊處處相逢時時出現到得佛也不奈我何
一箇帶角老虎吼哮驚人和他東林西林一班老古
錐都來總不厮認始稱奇特大丈夫兒爭肯受人囊
藏被蓋生則必定生去則實不去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有分別沒分別明眼人知之不著雲溪饒舌也湖
光十里四色蓮開覿面相逢正好道句阿彌陀佛

答吳樸齋

今人浮逼逼地好禪好道全沒一點眞實心不過弄
虛頭趂高興體面生涯他長老家亦順口與他胡亂
一上訂個方外之交彼此引重是佛法中做名士禪

和的一個空套子埋沒了多少性靈虛丧了多少歲
月可歎可歎樸齋居士從憨庵先師時發大誓願胝
面前心孔裏時時有一尊未開光明的古佛安放不
開思與雲溪眉毛厮結前在端州時寄書雲溪要於
雲溪左右覓一善地早晚共伊說些無意味語此是
樸齋居士一點實心此中聚散亦自有數正不知何
時得與樸齋鼻梁相對了鄧紅瑪瑙山前一段因果
幾廻憶念不忘於心也陶淵明入廬山李習之到澧
陽巳成僅事自宋及明六七百年楊大年張子韶輩
寥寥數人近代如袁中郎黃海岸諸公共知此意佛
是何等人學佛是何等事豈可三家村裏老學究識
幾個之乎者也以當平生樸齋具大勇猛的人生平
老實不說謊疎狂戇直率意而行此固近道之器參
須眞參悟須實悟是曰是非曰非直做到極頭底打
開寶藏放出自巳光明始信得佛法中有如許受用
有如許安閒有如許神奇有如許廣大世界闊一尺
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廻視他大唐
國裏古往今來許多山川雲樹人物鳥獸都來只得
芥子大在蟻穴中遊行屈宋鄒枚以下一班嘲文弄
墨之徒和幾個吃生猪肉的老道學先生一總束做

若長伸兩脚高坐一龕打幾箇死瞌睡省造多少業此意汝自知之見我輩舊人須一一爲述近狀閒御兩片皮一切禪道佛法且付之大海東北流莫須提起況人間世耶筆硯久焚不復向班馬曹劉討生活計一槩應酬文字方外人實非所堪幸饒放了罷誰庵大師未到天台尚有個親切句要與他說叫他穩定脚跟萬萬不可打入名士禪和隊裏勇猛精進又肯絶人逃世走向石梁舊處誅茗箒竹筒眞吾良友吾敬之愛之他人非所及矣天氣漸涼體中平善不必遣人來

與陳天被

本法師來言天被決意離俗且籌之審矣是果然耶天被少無宦情且久斷肉味曩與道人止宿江上具知此言知不負夙昔然出家事緣化又切怪緣化此事有難與俗人語者聊相爲言之道人初住河渚甫一年與家人絶糗糧無所備及除夕有販夫呼左右索茶鹽錢甚急左右大窘無以應會雪符劉君遣人至送半兩金五斗粟金與販夫粟且支十日明年瓶已空南屏龔公適至坐語移日祇茶湯濕口突固不烟也又一日雪符與顯亭至陸鶴田王雉升及從者

一圍將來丟在一邊豈不快活快活人生百年誠恐易盡得閒須做要緊事隨緣消舊業切勿造新殃趂此時陽不管陰不收空蕩蕩一箇身子自由自在不打起精神究取第一義討個快活膠膠擾擾更待幾時河渚雜錄不必刻但一披閱付汾子若浮若沉聽之荒烟斷草而已急欲把臂此時尚熱俟八九月蘆花開遍同泛小舟作數日夜語發攄胸臆七月十五夜先從湖上訪參寥子敘幾年契濶趂誰庵在可邀與永夕我兩人說話正少誰庵不得一對老禿翁安置個樸齋居士同在裏許可奇怪怪不妨使人疑著天好拍手一回也努力自愛

示汾子

得介眉兩札甚喜竪起脊梁做本分事是耶離城將有厚望不負三年前雲溪嬰珞粥時一番辛苦也麁麁塵俗祇合閉門却客修心讀書是已躬切要事念詩章襲名誉恥之愧之愼勿復爲也年老衰頹長臥土窖屛謝人事去離親朋四方往來槩謝不報前日如王西樵宋荔裳蔡九霞諸公並是向道之切終不欲一見實實懶於應酬不敢逢人稱善知識爇閙虛驕博他幾聲讚歎仔細打算來實是無益不

十人許携一囊粟餉余然巳無藜藿炊飯久不就客大笑刺舟而去須臾魏美來乃相與拾野菜煑食如是者以爲常是年冬余乞食江上與天䄂俱僧徒巳散去嗚呼乞士可爲而不可爲也天䄂固廉儉無所復需于世然矯矯自愛不慣行乞設負販子坐門而呼天䄂情有不忍當行乞耶當不行乞耶雲溪頑鈍就食郵落間取飯一盂殘僧數輩雜坐而食巳不復緣化家人間送米知交過偶一餽遺中閒淨裸裸赤灑灑十字街頭一文錢毋爲憨布袋所笑道人行徑大率此類天䄂知之否耶君家鳳山和尚更自不同日危坐一榻事枯木禪然四大欲離依參木爲命弟子五六人環擁榻前顧左則左應顧右則右應進止抑搔靡勿如意陶然不自知其貧且病也頗不事緣化弟子刀耕火種栽瓜菓擷茶薪供鳳山飲食醫藥雲溪口漉漉好說老婆禪鳳山乾巴巴未嘗輕說一字然兩人總窮到十分硬著脊背拴緊肚皮不肯向人緣化嗚呼乞士可爲而不可爲也天䄂自審頑鈍孰如雲溪孤高孰如鳳山巳離俗爲僧不得用世間法受妻子供養不得使措大習氣扯門生故舊倚勢欺人緣化不緣化天䄂必有以內守其高衲外全其

耿介者何如何如秉閒說沒緊要話天䄂聞之謂雲溪老漢以巳方人雲溪合掌向前道個老僧罪過

答陳際叔

一病十五日不起正病劇時誰庵㒒齋來看便思拱手一别獨不得與際叔數言終懷繾綣呼汾子持筆硯至榻前擬作一書巳而復罷誰庵强余更生余默坐移時冉冉而佳今起居食息如平常矣生死到來你我做主不得儘自由他死不異生寐不異覺夜不異晝不著這邊不著那邊便時時安樂處處平常去也去得住也住得待到便行不荒了手脚也儒門澹泊剛剛留得際叔一人撐住一間大房子昌黎不佞佛昌黎學佛學佛須是有力量人昌黎十二分力量十二分膽識此膝不肯輕屈於人見大顛時於侍者得個入處李習之見藥山兩兩符契昌黎習之總是一般面目而昌黎較難余謂古今來毅然不屈者昌黎任道之真也際叔半生强項文章行誼卓卓是第一流不肯隨人起倒余與誰庵巳棄儒從佛際叔欲挽之歸儒際叔意中眞實信得儒佛一原無二無别人人從佛不若人人從儒艮是艮是但余與誰庵爲其易際叔爲其難際叔知儒際叔學佛眞實於生死

海中得大涅槃眞實於閻浮提中得淨佛土昔雲來
老人臨命終時爲際叔諄諄說法謂此爲凡聖同居
此爲有餘方便際叔欣然受持得未曾有於今近二
十年種子成熟想際叔夢時覺時晝時夜時生時死
時與雲來老人不隔一分毫許此名眞佛此名眞儒
當世幅巾方領之徒莫不拜其下風趣其末席竝庸
庸泛泛依常苟且之流望黃金寶地輒念西方見樂
音樹頭更思東國所在隨人癡無證據者哉余道力
微薄空過一生與誰庵爲十條之約勉自訓誡今死
而復活已是隔生隔生雲溪草庵卽爲他方世界俍

亭長老卽爲土木偶人吾屬故交唯際叔與一二道
流寤寐相從形骸不隔中懷縷縷握手未期勉之勉
之努力努力

東盟石道人

乘舟入剡拍手空歸此回難得相見從行數輩直上
塗山清水白米飯喫得飽齁齁地只可惜細大法門
不與痛說一上謂山主藏頭露尾不是好人還有一
問中孚大過都向裏許承當老兄何故拈一放一

與陸麗京

廣南有徑寸明珠曾收得否大庾嶺頭衣鉢留待傳
人莫學韶陽老古錐但得一橛

與顯聖爲和尚

鏡水塗山別開生面祖翁田地飛出一道寶光直到
瑪瑙坡前嚇得烏窠老古錐回頭轉腦也甚奇怪西
邏渡江恨不一見若到雲門擱住個烏紗巾莫要放
他出出入入

荅東山晴和尚

和尚病有不病者綿州附子漢州薑生生的拿到背
邊也是自作自受藥方付去文殊自有眼目終不被
他善財熱瞞思兄竟返西山甚妙爭之不足讓之

有餘

荅白崖和尚

古調重翻拍拍是令南陽黨子谷應屬前身也文燈
老當念海岸家風鼓吹此事江西湖南大家都在裏
許教渠一口吸盡何如

荅棲霞和尚

不得許州信也是尋常老實頭人從來不敢妄通消
息梅花吟頗好高樓吹笛留取南枝只恐清凉老翁
猶作境會廬陵之蓿何日耶由錢塘從玉山行儘可
有個末後句要與兄商量商量

東南山和尚

蚖蛇戀窟未免遭人檢點別峯相見快便難逢如此作略好只甚好但是高高山頂掘了一箇萬丈深坑將他鹵莽禪和通身埋却老兄是何心行

東崇先和尚

擬剌小舟從太元問路卒恐桃花笑人鼻亭河渚沒有兩般劉郎阮郎任渠去

荅陸麗京

秦時轅轢鑽在居士身中多少年何不放他一箇出路雲溪山月應與故人共之也瑞五自是第一流速來速來要與他成褫箇主賓句子

與江道信

托鉢公案只管向大慧舌頭上討滋味驢年也未會在當初速朽兄與兄將東山水上行穿鑿穿鑿試度箇消息來大家證據看

與柴虎臣

中峯道五乳峯前開白蓮禪門淨土是一是二心淨土淨且莫作文字商量秖將趙州一椀茶洗滌肺腑待得肘腋風生那時安養如來在十字街頭與居士鬬額

與應嗣寅

晦菴問毋不敬也曾走上他家門戶來游定夫云扯儒破佛皆佛自以爲不然者也居士引接後學須拈此語示之還有一問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莫須有恁般事否

荅嚴顥亭

一莖草建梵剎須是賢于長者竭力擔承天台來徑山去且總由他這裏沒站脚處梅萼漸壯天氣晴好三兩日盡開也

與孫宇台

西泠橋畔公案未圓得閒進山也須了却清風明月獨讓野人野人如何消受幾時到吳門一箇鍬子要寄到朱明去

荅百愚和尚

華亭鶴唳船子風高禪者從善權來云洞水逆流打濕他十八代先靈鼻孔果否聞說泗州大聖今年出墻想是老兄道力所感

與月涵道人

蜆子和尚在洞庭山裏與古廟香爐眉毛廝結拄杖子昨夜經過特到虎丘邀他相會定有一場鏖戰老

兄從旁喝采何如

荅陳際叔

脊尊者長坐不臥愧未能也枯木朽株無所復用惟退自簡束不失尺寸而已羅近溪臨行大似紙衣道者勿謂儒佛有二途耳

與誰庵道人

跨虎而出何必龍湖在道人分中不爲奇特也一月不見道人送米冷灰裏一粒豆子正自不全耳

荅藺阜姪

一行作吏愁苦萬端纔到潼關未爲撒手郭功甫獨

匪人哉勉之而已吾出家法衣壞色衣取彼狐貍爲公子裘非所好也

與樹羅書記

司病走日中不大憊否日面佛月面佛此旨如何

與止一侍者

一月十五日不通問吾爲無望子耶夜來好風門前松定吹折矣一夏想不空過知有以慰老僧意也

與友崖道人

石頭城畔坐斷千差古人所謂難得不相見也入春風雨淒其嶺上梅花都成碎玉言念亡友傷如之何

何日舞棹南來塗場作戲在老兄分中依然不起于座耳

與天目和尚

雪覆千山惟有孤峯不白老兄强項似之也天寒人寒太覺冷淡雪消後相見何如

荅白雲和尚

塗山一別鴟鳥東西浩淼洪波莫尋靈骨言念夙昔爲可嘆悼接讀法言肅然改聽石霜末後乃傳九峯巖頭同條獨許雪嶠愚庵門風庶不寂寂矣西溪風雨迷離寒梅冷落土窟久封水深莫渡行將以此自

老不敢說向人前也

荅平陽和尚

千巖萬壑應接不暇登鳥道入玄路乃知塗山之高也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惠施之亡莊生無以爲質矣先師末後句賴和尚筆尖點出金剛眼睛猶在耶當敬率同門泥首以謝耳

荅王鶴山

陞亘大夫裴休丞相並是一班俗漢禪板蒲團豈獨長連床下哉含元殿裏觸處知歸親到長安更自一番受用也去使匆遽語不能多

答楊士虞

四十九年不說一字阿難結集未免老昏矣貧道何人敢以語錄行世耶頌居士付之祖龍侍者竊比香林三十棒自領出去

答陸梯霞

陸修靜陶淵明同上廬山切莫攢眉歸去白毫領到大衆爲黨奴白牯讚般若波羅去也

答姚生公

南湖一片凝殺靈雲雖則兩眼睜睜頗爲釣魚郎所笑老僧坐此須到餘杭也天台僧直上徑山不知所

爲何事唔寶壽乞問一聲

與張仲嘉

孝子哭曰哀哀大好一場公案老兄到禹航時路由河渚可得一過草庵盤桓永夕耶楊無爲之與芙蓉非閒相識也

與王鶴山

庵中坐禪近得一箇北方學者遣與居士相見此中有譎詭處大可盤桓陳操尚書日以此事放在額角尖上當必詗山中野人搔著痒處也別緒侍者口悉之

答誰庵道人

丹霞薙草彥和飛錫今得誰庵卓卓千古西溪茅屋半榼寒雲十里頗堪共之當分座以待也大偈直追永嘉不徒張拙但子規夜啼鵓鴿春囀楊柳聲中不知是一是二晤時尚需親切一句耳遂延天上再來可奪元度一席相見在近翹首俟之

答周岱峯

數日以來生吞活剝棒喝交馳別是一番精彩恨不得老龎入座捉敗主人使西江水一時流徧天下耳昨被一鹵莽禪和向鐵圍城中挖縫而出禪床遂爾

掀倒矣飽餐香積待太常再來也

復曾道扶

鹽梅本自生知白衣須當拜相勉之而已資聖一坐具龜毛拂子兎角杖頭先師影堂至今不遠所賴唱和一室扶起砂盆土窟餘生敢不趣命鶺鴒啼微當在春深釅茶一椀流水一灣與居士作開懷出世之譚煞强似子瞻玉帶也

與誰庵道人

主人公和贓捉敗不妨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攝息待之也青原米馬祖鹽普任教咬嚼忽嫌其苛細耳

示學者

余性本不能容物殊强之耳與其强而損己不若孤而自全

老冉冉其旣及復何之耶毋勞爾神毋蕩爾精去矣生徒非吾事也余德不逮古人願世世常居學地

嘗見已過故與人無辯嘗覺途廣故與物不爭

土階已足勿事更治塚間樹下安所得庇屋哉

少不喜華侈顚頂白矣布衣草履吾分也

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對露體塗足者每爲汗下

常恐言爲垢穢行爲瘡疣

習俗移人雖上智者不免目力漸昏不能夜坐然凌晨必起朝來爽氣足可怡人

人無愚賤故吾等夷也必翹翹然下之亦自使彼難近

昨日事今日已知悤卻

久居澤畔魚鳥自來親人

乞食不足恥憎嫌粗惡或飽飯無所事事乃更可愧耳

宴坐移時更覺心開神曠

多閱梵夾則名理開豁情貌雅遠

鄙吝不可有也然侈則易驕逸則易怠

見異類紙願其同遇薄俗惟恐不厚

去智與故遂爾中外夷粹入物不驚

難捨者捨之難忍者忍之久久自然服習

報報者常相反也勿謂英雄可以欺人

澤於書卷者畧遠塵俗

皇皇財利庶人恥之已墮僧數爲商賈耶

道無常形德無常名愛名迹者俗累未遣

一粒一盂盛德久不報不自黽勉何以堪之

天下之大未有窮矣足不履四海敢自謂已勝耶

現業就消小罪知懼

若不識奇字讀書率未了了年踰五十但以不了了之

土木形骸正使愓惜百年終歸朽壞何苦不作勞耶

玩物喪志惟作書鼓琴賢者不廢余於二事都無所能未嘗不欲人學之也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他人不知謂爲苟且荒忽

資性有限未能涉道之藩

不樂以氣岸加人故寧爲雌伏

言語爭勝謦諸 口舌得官
盡日遣放不知古之非今我之非物
口不涉事則事與化俱足不近人則人與境遠
寐不興覺故死不興生所恬然者寐也
後世誰能知余亦正使不知為佚
處巳卽得奈羣衆何在衆不失其寡
道絕人荒正恐石頭路斷但合掌謝之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四

弟子 智淙 智沇 編

序記

鄴木和尚白雲語錄序

白雲和尚向化鹿山前拾得個肘後靈符二十年中青嶂碧巖拈來便用昔牛頭百鳥啣花雲居天神送供無端醜拙貽笑方來阿兄年十六七便巳眼睜睜地將他神頭鬼面一手掀翻及至上天童入東山踏著鋨蛇窟條古路末後愚庵出世髑髏粉碎公驗分明果然菩慧重來這裹別開生面尋常有語自雲橫谷口歸鳥盡迷巢分付時人好生著眼

東山晴雲和尚法華拈頌小序

刹竿倒却慶喜得個轉身四十九年不妨染著饋著韓盧逐塊打做兩橛錯會不少晴雲和尚將他優鉢羅華芬陀利華麻三斤栢樹子一線穿成信口頌出信手拈來乃知燉煌菩薩特地翻經為他金色頭陀微笑因緣出一鼻孔當時五百弟子人人丈夫無端受彼塗汚壓良為賤這也罷了可可的他方此土許多羅剎夜叉從地獄縫裏劈空走來都與黃面瞿曇

緝毛厮結弄得耆闍崛山不乾不淨八歲女子粧妖作癡多寶塔內何物老古錐一往攙行奪市仔細檢點將來放光雨華已自多少狼藉更復如何若何釋迦老子三十棒先自領去了也晴雲和尚漫逞風流個裏橫吹玉笛

寶壽夢庵和尚語錄序

余任河渚夢庵任禹航刺舟往來可三四十里兩人輒相見夢庵襟期超逸中懷坦粹髮長不剪落落殊有致每一過往且歌且笑竟日忘疲山林中語不足為外人道也我宗自荷玉以還白雪高踪難為擬和

投子丹霞鼎呂雜陳玄黃竝設殊方異國邁往開來然語錄不多有夢庵和尚過慈嶺而知歸望乳峰而投契波浮湶木盡樞秘恩花落碧巖並參高鑒入壓寄跡而妙音散於機杼掩室絕倫而不言司其符契語錄若干卷誠向上之玄津後來之寶筏矣先宗沉寂如璞未彫世之學者昧所適從謬白為黑今得此錄啟昭曠之修途發尊巖之深扃況彼章言實所希覯傳之其人宜善保護也

天愚和尚紫雲語錄序

黃閣簾垂若生玉殿尊貴一路千聖不傳天愚法兄弘燮理之功勳秉樞密之深旨衣缽十載積代簪纓紫雲錄成君臣道合矣或曰雲無定體龍匪常儀不露崔嵬恒籠嶽頂昔人所以表尊貴也洞山不云乎有時鬧市到處文明紫雲白雲是同是別

天目古平禪師語錄序

古平為石老人侍者得法於夢庵和尚住天目未幾化去語言具在也新豐一曲和者還希白雪巴歌誰知清濁斯拂老人驅寶馬以凌空鞭鐵牛而駕海誕生秀實篤產靈苗惜乎劍沓悲亡蘭摧玉折然而巴陵三語既足生平石霜一色乃矜末後學者覽卷知

歸聞言輿感始識龍門巨浸逆翻天目一堂千古火盡薪傳矣在昔風驚白月漫憶龍山露冷華亭空悲船子余于古平亦云

古龍和尚語錄序

鹽官扇子冷地生風烏窠布毛乘時吐燄先愚庵老人門庭高峻往往肯諾不全得大機顯大用如師子兒全身歸父古龍有之古龍十載巾瓶盡窺堂奧飛鳶嶺上擇木堂前公驗分明重重拈出語錄具在鮒林雪子謀以壽世問敘於余余曰龍潭信龍牙遁皆龍也古龍何擇雪子曰龍牙無眼幾乎埋沒古人靚

到龍潭當時未免太煞同條生同條死惟命之耳余曰如是哉誕生有父也悔悔雪子曰悔作麼生余曰悔不獲同時識祖

天寧道和穆禪師語錄序

子期死矣高山流水至今在也道和禪師爲龍唐高弟獨朗性靈志行卓絕思有以振起祖道者奄然長逝語句不多昔孫登獨嘯終日無言李耳出關未聞餘響在彼且然況尊貴耶讀遺錄者於楮墨間親見道和雲門一字臨濟三玄並於是遇矣

淨性紫仙和尚語錄序

斷拂老人秉佛祖威權開人天正眼有個未了公案留與兒孫紫仙陽禪師向夜明簾外獨運神符寶鏡堂前重穿玉線能使洞水逆流須彌倒卓贓物具在不可誣也懷清海公挈杖提鞋有日矣向故紙頭邊搜出明珠千斛室中真子海公有之昔報恩秀和尚法語偈頌盈十萬言爲法嗣隆公所收歿不復見侍者佛國乃獨振起于時使新豐一宗傳久不滅功在授受非淺耳

好木和尚西江頌古序

丹霞投子語錄失傳獨頌古尚在自悟空智宏而下分葱嶺之餘脉繼曹溪之絕響有敲有唱蓋未嘗不以歌詠相高矣言在乎此意形乎彼或追琢於玄中或逍行於象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予奪抑揚無非佛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當世之人多有未可告語者亦傳之頌古而已矣此西江主人意也是爲序

恒修拾禪師源流頌序

新豐一曲拍拍古今自鹿門青州後道出燕雲曾不得與高峰斷崖並驅吳越非佛法有差殊阻于時格

於地耳以報恩秀之賢辨驗古今圓悟碧巖直當望而窘步當時門下得一耶律楚材尊重法門焚燒道藏蓋至今爲烈矣雪軒起土窟爲帝師洪永兩朝倜儻問道高皇有不荅來詞西歸隻履之句一時重之及闍維舍利無算方至正以來天魔作舞佛法若存若亡西來一綫懸於九鼎天如楚石至于久彌著者雪軒之力未可誣也今人不辨來源徒以耳食謂少室一宗掃地都盡抑何不深考哉讀拾禪師源流頌班班可見拾禪師爲寶壽嫡子初從斷拂老人剃落已事夢庵石頭本出六祖祖謂曰尋思去因往青原

得鈯斧拾任山亦云

題泥金法華經後

法華會上如來放光迄今二千餘年徧滿虛空渾然未散我友愼庵居士承佛慈力驀地相逢一字一句皆放無量寶光如佛說法時多寶塔前百千化佛一時併現先是倪文正公得此本於秘府殊獲神應嘗如長者一子有大家業悉以畀之不特普門示現不可意計云爾也大通智勝十劫不成龍女獻珠證等正覺愼庵以不思議力佛法現前固知無垢世界寸步不移黃金色相大白毫光輒與衣裏明珠影形法

射善哉善哉吾助汝喜矣

題而化居士西方畫像後

西方在近乎迢迢過此十萬八千長安可到西方不可到也西方在遠乎舉足駐足開眼合眼在在是處處是西方不復遠也西方是有乎癡人前不得說夢矣想極樂厭離此間情存向背淨穢兩岐卽此揀擇是生煩惱西方未必有乎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往昔劫中曾與釋迦老子一爲國王一爲大臣發願度生一生娑婆一生西土阿鞞跋致補處稱尊非影響也而化三兄常修淨業往與十八高賢同毛厮結幾斯

食斯覺斯夢斯語斯默斯動斯定斯念之所結發而爲形墻壁瓦礫白鶴孔雀鸚鵡舍利時時出現乃至四色蓮花大如車輪常接心目好事者因而圖之傳諸後來當與龍舒淨土同一觀仰客曰火輪垂髮乾達婆城盡幻也施諸繪事不已幻乎余曰幻可眞眞可幻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眞耶幻耶西方可眞東方可幻東方可眞西方可幻生可眞死可幻死可眞生可幻悟可眞迷可幻迷可眞悟可幻淨可眞穢可幻穢可眞淨可幻去可眞來可幻來可眞去可幻吾兄而化直出入于死生淨穢去來迷悟之中不知眞

不知幻孰是眞孰是幻謂西方爲圖畫可謂圖畫爲西方可接引大士文殊普賢與一幅巾布袍無知老翁呼之欲出是遠耶是近耶是有耶是不有耶請以質之觀者

題活埋歌

三間茅屋一道神光此龍山住庵語也自洞山見龍山渦洩個賓主句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天悲和尚携鈯斧子住山向活埋庵自舞自歌傳語他人莫把是非來辨好然雖如此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向天目山東畔西畔摸索面門臨濟道的諸方

火葬這裏活埋屈屈

漆園指逼自序

古今註南華者無慮數十百家畧備矣道人何心復取而稱述之不已贅耶曰吾取其說之近禪而爲之解也禪不可說不可解也清涼判老莊爲外道卽何取外道之言而呶呶曰是如來意是祖師意耶曰百家皆禪也豈獨猶龍豈獨漆吏大權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道家之言曰老聃之師爲釋迦是皷著者矣又東土聖賢不如西天外道良馬見鞭影不特殃堀產難五通仙人并迦毘鶴勒諸公傳持正

法也善言禪者卽倩女離魂明皇斬閬州守百家小說無往不是況漆園吏耶漆園文章妙天下屈原莊周司馬子長劉安固當與五千言共垂不朽白馬灘經少林面壁可於有字句求之卽可於無字句求之是作者意也郭象註莊不免莊生註郭此書亦云

雲溪問易序

易之爲書也有言象者有言數者有言理者有言事者余論易屢矣言之重辭之複孳進而愈詳焉雜而無章往而不可極大約輒任胸臆不徇耳目之尚者也雲溪者余瓢笠所遊也一二三道侶箕踞科頭揮麈之餘偶游問易或畢詞而未終或一言而遂了或據傳或引經或三代以前或秦漢以後意之所至率爾爲言不古不今不儒不墨非有當於聖人之書也好事者從而述之過矣客曰子毀形容棄逢掖非聖人之徒也而竊竊然周孔自擬楊雄作法言不已僭耶余曰余非敢爲僭也余之不能奉聖人也久矣昔遠公居廬山結蓮社與逸民道士相往來暇則講老莊誦周易各從所好余願托遠公以沒世耳非敢僞爲聖人也客曰老莊周孔言人人殊從乾竺學者往往謬其指歸曰爲外道子顧何見而左招柱史右引漆

園且抵掌龜龍稱說堯禹也余曰人尊師說家定一尊儒以佛爲異端佛以儒爲外道是燕人責越人之舟越人誚胡人以毳也伏羲黃帝卽何敢斥之曰外道哉孔孟老莊奉羲軒以爲歸終身守其師說者也余何厭之有耶客曰子譚老莊則扶掖恒河北儼必室固已徹其藩籬合其樞軫絕兩家之異同矣子登高座說第一義間引百家偶及周孔援儒入佛往往有之今問易數千言六合之內六合之外靡不兼及而獨關葱嶺於不言置迦文於勿道豈亦有指耶規規焉奉一先生之言不敢意爲出入耶余曰余意亦

各有指也儒者好爲異同峻爲之防而未敢浸淫其說也且羲文周孔言無不備矣以經解經卽何所不足者豈必取信於迦文更端於葱嶺耶語之至者不能筆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道也客曰知儒學佛聞之稔矣羲文周孔豈無合於佛乘者子顧闕而不言未可以爲信也余曰羲文周孔皆佛也余嘗以不言言之顧悉數之未盡也客曰何也余曰伏羲畫卦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也太極圖相也太極以前不容說父母未生也黑白正偏也河圖洛書以字不成八字不就也中五丶丶三點也摩醯首羅亞一目也一而二

二而四四而八五時說教列五位具三玄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千七百則也一--ロメ四料揀一四二三四賓主也參伍錯綜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也天地水火卽地水火風也法象猶法界也牛馬龍魚龜蛇鱉蚌十二類衆生也藏往知過去也知來知未來也天神人鬼四禪六欲餓鬼畜生也原始要終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也精氣遊魂前陰絕後陰生示輪轉也變化者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也羣龍無首玉象騰空也萬物化光飛光三界也天地之心覓心了不可得也不

耕穫不菑畬禾稻自生不由稼穡也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二祖鄴都師子白乳也載鬼一車是獨影境非帶質境也乘龍御天文殊普賢大人境界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也艮其背不獲其身無眼耳鼻舌身意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齋戒神明波羅提木叉也神武不殺不殺生也通晝夜知幽明故夢覺一也父乾母坤多生父母也易知簡能無邊剎海不隔毫端十世古今不離當念也天在山中火在天上十法界無不兼也吉凶悔吝報應彰也明得失之報果報不可思議也遏惡

揚善衆善奉行諸惡莫作也嘿而成之不言而信棒喝交馳左匝右匝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空手鋤頭步行水牛也八卦象告爻象情言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八萬四千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說不可說也悉數之何能盡哉客曰如是乎如是乎儒者讀其說而不察其理禪者信其道而不審其言故儒佛病也微子之言無以發吾覆也子言辯矣二篇之辭何有及有不及耶余曰有問則荅無問則卷舌而退問所及者及之問所不及余故未暇及也且前此有言矣播之篇章形之楮墨者余

未暇多舉也客曰施孟梁丘以來言易者多有或言象或言數或言事或言理子胡所安余曰余非古人余不敢有比於古人也余學佛者也其言或近于佛或不近于佛余亦不得而知也請以問之天下後世之人有志于聖人之學者可也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五

弟子 智巽 智兌 編

愚庵先老和尚行實

老人諱明盂字三宜結室西湖號愚庵適與古會因稱焉本錢塘丁氏子生而魯鈍八歲不能句讀獨媚梵唄即與羣兒戲喃喃佛事遇塔廟必前作禮年十四斷肉味志離俗詣雲棲禮蓮大師爲說優婆塞戒歸持佛號四五日佛聲纍纍從唇吻間自出見樹林水鳥如所謂西方者移時不去云見時禮普門十二

願壯盛乃益虔飲淚含悲達旦不瞑學那伽定炷香輙彌晷禪者叱之謂久視無益縱歷塵劫何由悟乃令看高峯主人公閱三載因聞龐居士語有省作偈云鐵牛善吼木人會走心境如如打個觔斗會眞寂聞大師入東城師往謁求示復令參趙州無字師受命私念曰禪有二耶愍大師至徑山師亦往叩問荅次與之語左右曰初生犢子不畏虎此其人也未幾入眞寂求度時年二十投一善監院爲近事男一布中單充囤頭備極勤苦及冬無被旁僧以衣進不受頗用餘閒爲他人訓詁或引經論娓娓不輟第一座

見輙呼棊甲及進前無事輙曰去師被抑挫愈憤發
一善監院既早歿聞大師爲師剃落巳二十三歲于
是博聞强記本參外多讀儒書頗爲聞大師所斥師
歛念兢慄中夜獨行觸桌角大徹急詣方丈丈逆而
問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即不悟且喜捉破趙州丈曰
趙州轉藏如何是那半藏師曰不值一文錢丈曰勘
二庵主節目在甚麽處師擬對丈與一掌師作舞而
出隨有僧問香嚴上樹意旨如何師拍手三下又僧
問高峰四句中一句是那一句師曰是第五句僧曰
如何是第五句師曰小鬼挨磨金剛解鋸聞大師適

有金陵之行師入越詣雲門參湛老和尚先是老和
尚遊省會師往見請益尚深加督誨詞旨並厲師心
儀之故再往入堂約不語戒歷七日值老和尚開示
次大聲云放下著師出衆一笑尚問懷州牛喫禾爲
甚益州馬腹脹師云笑煞露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
何處師云長江翻白浪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
云小月落孤峰尚復命作偈師口占云石傘峰前玉
一溪逢源那識動舟迷尚揶揄師拂袖出復云落花
無限春山暮兢路還家聽鳥啼後入室尚問一口道
不盡句分付阿誰師云問與座去更命作狗子無佛

性頌遂承記莂爲曹洞三十三世時座下千人多諸
方耆舊師僅二十五歲受杖拂一衆驚異臘八日始
進比丘戒明年爲黎頭西堂恭以師年少頗易之師
坐即不下單歷五六時几香七八炷始出定即立次
亦香三四炷不歇衆愈驚嘆明年爾密師同遊住梅
花庵師每向巖林宴坐竟忘返或攀樹而寂或坐茶
竈下不起密師益厭搖撼者久之巳而去明年歸真
寂禮聞大師且怒且罵不許見謂黃口小兒何等敢
裨販老僧耶師進前一拜竟出携瓢笠遍參與石雨
師約入楚會於黃由吳淞[illegible]乞食村落夜宿古

冢問人不能測路旁茆屋有老僧可八九十師入問
茶僧目視茶爐師指樹上瓜云是得食否僧云留種
師云先種何來僧西指云那畔那畔師云是種穢雜
僧云請佳種看師拱手謝茶僧亢聲云魔子廻入寢
處不復見迹其人蓋獨居三十載矣抵黃州謁無念
師值其怒詈師曰南泉斬貓意旨何如念揮尺云我
殺不得汝耶師曰殺即任殺斬貓事畢竟如何念趣
揮數下師拍掌出歷半年石師始至兩人者更相丐
食或寒則藉艸倚背而坐以爲常於黃得淡然師指
一隙地度夏鑿土運薪且忘倦一夕賦詩遣別去詩

曰白茆之屋鷄𡺫之麓幻跡天涯胡爲碌碌師時方
病痁單衣獨行數百里度追者不及乃宿晨復就道
歷少林至初祖面壁處經黑龍廟有龍王入夢事頗
幽怪不錄病起祇餘白骨更號白骨道者止路旁施
水或施茶明年達京師寓栢林有以法華請者師不
辭及登壇多說老莊鴻烈諸外書幷講楞嚴聽衆愈
集留京師五年所居爲東城傳白骨講遊西山有樹
留春去鳥雲壓曉開花之句士林慕之僧自會稽來
者傳雲門和尚且辭世師於是南返留詩別曰雲辭
雙鳳闕麥秀五陵秋盍識異也歸雲門始哭衆請小

參舉石霜箇界不會藏語因云大衆不會藏東風搖
拽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蝶度危牆燕子雙雙遶
畫梁遂作彈琵琶勢云漫剔銀釭夜深獨自理宮商
喝一喝下座問荅次往往驚愕莫敢攖鋒入天童跨
門便喝童嘿然師云停機佇思鬼家活計卽出旁僧
云錯過了也師隨喝云陣後興兵復整衣進人事童
乃命茶師請圓戒童諸師隨問云如何是無相戒童
便打師云久知有這一棒拂袖出時惟一師在側進
前扭住云如何是這棒落處師與一掌一亦掌師云
瞎漢亂做復與一拳各休去是冬受具足戒明年衆

請入顯聖講華嚴論明年葛屺瞻太常請住龍門龍
門居翠微之巔一嶺九曲民俗稍遠師至芒鞋短袂
負薪而爨學徒競集上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龍
門阬裏三條橋鸚鵡峰前九曲嶺猢猻慣上樹蝦蟆
跳入井還知一法麼兩段不同收歸上科未幾辭去
太常留者三四至師已渡錢塘還會稽矣明年閩石
梁國博祁世培中丞等請赴樊江上堂無縫塔蓋覆
官家喫油糍難晡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沈下寮蓋
奴白牯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
露柱燈籠善於和會卓拄杖云此是無諍三昧未幾

復赴化鹿化鹿本葛洪舊處祁季超明經讀書其中
從師問道輒契入至是請師住山畜一白驢往來師
躬執勞勩驅牛負芻雜儕人中不可辨禪者至擬問
師策牛而返禪者惝怳遂去師居山既久因取古今
語錄畧爲删定名法炬錄若干卷時顯聖久虛山陰
士大夫咸詣化山請主席師受請入雲門拈香上堂
西風一夜好雨古佛過去久矣獨有文殊普賢特地
較量彼此禪和子禪和子爲甚東倒西起顧左右云
老僧罪巳上堂八十婆婆舊話頭買些胭粉賣風流
招人譁笑惹人羞只得無言下翠樓以被掩面歸身

下座入室次舉趙州栢樹子覺鐵觜話一僧纔出師便打僧擬翻香案師直趂出一僧云趙州狗子被某甲打死了也師云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是甚麽意僧擬議師云打死狗子還我骨頭來僧無語師打趂出僧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我清早割菜晚上撞水那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云菩提薩婆訶一僧禮拜師云還委悉麽僧云香烟與和尚道甚麽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還有話會也無僧擬議師便打一僧禮拜師云錯僧一喝師以杖作呈勢云此今合

上座行僧以坐具打圓相師搊住云何不道將一句來僧云恐成很藉師連打云一箇紙老虎一僧纔入師轉身背立僧亦背立師趂出方是時衆可萬指雲門鑪鞴爲吳越稱首師每食必隨衆身先操作寺無廢舉自癸未迄丁亥五年度僧累千百人秉戒者數千人請益者萬人開悟者數十百人得法者十餘人建新方丈立祖堂爲西方殿藥師殿玄路堂集雲堂及西樓西法雲房采沒寮矩度悉備中間雖一至徑山掩關安衆僅半年卒返是時兵燹侵擾法社荒蕪師道力所加人天擁護禪誦之隆無與比也丁亥謝

顯聖歸化山明年過佛日小參陶淵明飲酒蘇子瞻臉紅櫻鞋竹杖自西自東籃輿最愛秋光好歷編桃花楊柳風冬結制宗會小參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涉唇吻巳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孔忘却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誤顧大衆云露明年入真寂說梵網經上下卷夏寓西湖瑪瑙求孤山圓法師塔得舍利更新之闢瀕湖地爲瑪瑙前埠因廢址築室一區自號愚庵奉母時母章夫人巳七十志出俗師度母爲尼置小力奉左右師住愚庵自此始明年請再住顯聖師自庚寅至嘉禾王梵受梵

受古資聖遺寺師至力新之小參雨後遠山風致美窓前紅樹看花萎樓頭清夜洞簫聲月下相將步烟水委不委切莫蹉過棚頭傀儡及是復有顯聖之請明年赴普明小參桃花人面柳垂青幾春暖暘暘終日打眠無厭又被衆居士催逼到這裏來要我說甚麽金牛飯趙州茶雲門一箭其奈學疎才淺老人家久弛筆硯怕與諸人相見高聲云侍者行童捲起簾來放進那一雙孤雁明年還梵受小參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墨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滿荒丘舍利弗沒來由劒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

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明年主梅墅結制度夏寓山會稽之勝爲吼山山陰之勝爲梅墅師嘗一過吼山再住梅墅復留寓山蘭亭九里龜山偶一托跡備道法之隆矣明年詣博山返常山入西寺著擷古頌節梓錄并淨土詩方是時福巖費隱師改傳燈錄爲嚴統師著明宗正譌錄載祖牒甚悉諸方韙之能仁南澗靈巖頗往覆相折衷共知嚴統之悞也明年遊五洩還山陰抵湖上吳中士大夫請主珠明珠明舊本佛刹改公府廢爲瓦礫師至巋然寶坊金碧輝映緇素駢集左右常一二萬人小參諸佛出身處蘇臺

水上行朔風自北來殿角生微冷清除荆棘林幻出祇園境口射風窓鸞鳳鳴月高霜瓦鴛鴦影彌勒道場鬧市藏中梵王宮殿福城烟井鐘磬笙歌黃粱喚醒向十字街頭出賣雲門胡餠良久云領小參朝朝日出朝朝雨細草沈沈杏花如許反舌新鶯啼在深林裏好一似織錦天孫絲絲縷縷遍乾坤總屬朱明院宇慚愧殺達磨鬍子師說法無虛日暇則與諸方老宿及吳中名士往來賦詩遊洞庭諸山別有記明年由梵受歸錢塘隱集福半載入雲棲掃塔冬結制萬松小參豎拂子云向這裏搆得撩起便行顧左右

良久笑云恁麽則老僧誑謼你去也新羅國裏譚禪濟濟英賢車馬駢塡拄杖子飛上三十三天癩蝦蟆做了月裏嬋娟碧海清光萬古懸一似水銀潑地大也圓圓小也圓圓鳳凰山下好因緣步步襯青蓮阿呵呵說向人前不直錢明年赴福臻示衆乾坤之內宇宙之交中有一寶隨處逍遥華嶽山崩壓斷了天台石橋寒山拾得有命難逃普化木鐸誌公剪刀歸愚庵小參遠山如黛野水碧波清漾家橋隱隱聽鷄鳴郵舍草籬門巷鷺鷥刷羽蘆汀征雁數聲嘹嚦風中簫笛短長聲夜來月自凋桐上政黃牛橋皮湯止

渴傾殘師芋香無恙髮長薜草坐南薰白眼睬公侯卿相愚庵老僧船子和尚堪笑個不喞𠺕漢擯出院又罰饡飯小參山悠悠水悠悠得休休且休休何必重參舊話頭煑新茗對滄洲你一盞我一甌消却胸中萬斛愁桃花日暖春光好明月東風十二樓君不見禹王脫衣而入裸國孔子微服以過商丘君子素其位時哉不自由僧邪俗邪儒邪佛邪胡邪漢邪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喝一喝師天性峻爽英邁不羈無引端師子政黃牛泉大道以自托雖屢踞獅座高建道場往往負泉石之志歲甲申乙酉師說法不

上堂住湖上十五年罕至城市携小舟危坐終日或自爲櫓棹放之中流竟夜忘返客至見鮮衣怒馬輙避去孤兒乞士相往還甚善也師童幼卽摽至行年二十持律如老頭陀及今已六十餘不習人間諸嗜欲事小時奉安德遺誡安德不知何許人其言頗近黃老以靜退爲宗篠眞任虛不與俗競故終其身泊如也獨喜放生臨湖築小池且晚携錢米就漁人買魚或蛇鳥蚌鱉至者輙買卽窘迫以他物償全活無筭士大夫樂與之遊皈嚮者愈衆母比丘尼旣老年八十餘一夕合掌化去師孺慕不衰號呼累日夜目

盡瞖明年亢旱走烈日中禱雨雨隨至已而病損明師坐臥小樓嬉笑自若嘗自製年譜并遺誡水葬醫者至卻之卽餌藥勿受靜坐或彌月年六十七無疾而逝三日前召諸弟子至床下與語曰吾某日某時當去語畢不及他或請末後偈師危坐嘿然期至弟子曰師今日無異安得逝耶師曰看老僧登塲一笑遂瞑師生于己亥八月十三日未時歿于乙巳十月十一日巳時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四弟子傳法者三十人傳衣者二十人居士傳法者數人奉全身塔雲門顯聖之陽語錄十二卷雜著二十卷先後行世

師嘗曰吾耻近世禪者高心空腹不明一經故勞勞講席實不得已他人以語言目我失之矣應機接物有古雲門之風卽動止諧譃無非容義及左右私請固甚秘不以示人也內本嚴重外示優容喜怒常不可測卽所親一事偶失終身不之齒矜愼大法不輕畀人豪貴者請乞不可得志在隱遯莊莊曲盎與逢掖者俱雖華要非其好矣法席遍江左老並棄去獨以愚庵終其身學者稱愚庵愚庵方古尊宿傳於世

雲溪很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六

弟子 性廣 智凝 編

誌銘

玅覺準禪師塔誌

李君自銘得法於玅覺準禪師師歿十年而李君循思之爲師狀介晴雲和尚向余乞誌余與玅覺同師爲法門兄弟顧先後相去不謀面讀李君所爲狀乃今知玅覺不敢以固陋辭矣師諱淨覺字三立宛陵劉氏子投東山薙髮年十八南遊多所參請因讀楞嚴知見立知卽無明本㬉曰古人作破句讀且受用不盡我何爲滯此耶遂詣徑山見雪老人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又造磬山入雪關于高峰百年三萬六千朝語打失鼻孔進天童受具過育王隨至龍潭機境相扣有黃鳥數聲陽生寒谷之句育王以衣授之時愚庵老人闡法三江師往謁因說法華次問云昝未放光巳先入定法華作麼生說老人云昨日方丈道個甚麼師云月來雲去處翠幙不遮燈老人云這一棒也少不得進云透出清波宮商別調老人云試彈看師一喝老人云見了進云幾度霜天明月夜坐

來覺得五更寒老人說偈囑曰鏡打破也却好相見東涌西沒日面月面遂付以大法是爲洞山三十四世師得法後愈益弢晦遠隱桐川爲水邊林下計而是時李君自銘適于狹路相逢覩遝楚踏且鼓且唱道出非常留桐川東山者數年玅覺寶坊巍然而起王人夢金甲神執盾循行若有所區畫者又老僧携杖入門須臾不見室中懸讖多近神奇益非意所測也未幾示疾化去語錄一卷弟子得度者若干人師嚴毅莫敢犯獨慈於應物言論娓娓不倦白刃迫之不爲動羣盜革心胥吏皆知嚮義歿旣久而人惓念之如一日也

銘曰馬駒有言日面月面打破鏡來與汝相見水上東山雲門鐵扇麗老重來拈起玉線臺山會齋犉牛應現石女彈棊木人說劒兩個五百合成一貫

溪巢瞬禪師塔誌

尊貴一路千聖不傳寶鏡重開溪山現影惜乃泥牛入海倚斷白雲蒂葉泼江追翻隻履同條旣死有恨何如溪巢和尚諱淨瞬字一機桐鄉沈氏子童年卽念生死事大嘿自思惟投覺王寺薙落秉具謁月巖師請益示以三不是語尋叩東塔參石雨大師有省

越日呈偈石云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一任
做驢做馬石連棒打出自此疑情愈逼七日後正問
極時偶觸他語不覺失笑遂依龍門留佛日更謁愚
庵老人老人垂語云有問有荅盡是鬼家活計未開
口前道一句來師云要頭截取去頌新猫話云我有
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會別喚沙彌獨美趙州老賜
春和得齊老人深肯之隨至雲門命爲第二座一日
偶他出歸垂問云我昨日不在爾輩因甚竹院裏開
行師遽應云和尚到處某甲亦到遂付以衣拂小叅
云風送魚舟趂落霞阿誰携手步平沙斷續樵歌蒼

調裏咿唔牧笛隔籬笆一對鴛鴦虛空獨立一雙孤
雁清影交加遠山潑翠連雲碧霜葉紅于二月花猛
回首暗咨嗟途中多少未歸客流落在天涯又云門
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將西湖水注入
耶溪耶溪不知把石笋峰移置孤山孤山不覺東長
庚西啟明南斗七北斗六祖師趂出牛欄瞎驢闖入
佛殿舌嗅鼻嘗眼聞耳見不爾依位住萃峰卓卓雲
漢無聲萬竹珊珊清光有韻春蘭秋菊不失其時岸
柳江梅各得其所鐘中無鼓鼓中無鐘諸昆仲會麼
良久云青莎白鷺如綿破曉烏鴉似炭金牛鏡角堅

梟火銀蹄燭癸巳賀壽首衆乙未普明首衆師應機
迅捷慧辯弘通電掣星馳了無凝滯四方學者擬息
趨風然雅抱冲和膩志謙退卜樗里踪迹未幾入河
渚開藏卓錫溪巢破衲僅完粗食不飽如是數年緇
素式化累石庀材俄成精舍暇則蔭嘉木疏清泉憑
弔古人歌咏自若問道者屨滿戶外雲與旎瀉晷不
停思住溪巢掩關三載壬寅冬啟關說法畢忽云大
衆看看船子和尚來也湧身以杖作搖櫓勢高聲唱
云山蒼蒼水茫茫飄飄一葉泛滄浪白蘋風送蓼花
香漁歌聲漸長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明月空載過

橫塘倚杖良久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聞者知
其遊戲虛空不久塵迹矣已而示疾化去弟子智化
等請余爲誌

銘曰重泉吐潤皎月舒光湘潭塔影傳彼南陽坐安
樂國到白雲鄉面門出入若存若亡鶺鴒翠栢依依
綠楊三更旭日九夏玄霜烏雞嘹爆白牯顛狂金牛
起舞木馬成行人琴未泯古徑廻塘廣陵曲調漁父
滄浪君行且迫有語勿遑末後句子仔細商量

林峰鏡愚慧禪師塔誌

師諱淨慧字鏡愚與其兄離愚並得法於弁山瑞和

尚父母兄弟志出俗蕭山樓氏子也蕭山去越州稍
近自雲門道法傳五六十年人知嚮往師童丱慕道
謁客舟師參本來面目已謁瑞和尚求示尚便打師
忽悟去遂投出家侍丈室進止肅穆執勞役靡怠由
顯聖迄弁山多所翊贊弁山老人極嚴峻不與俗偶
師久侍老人怒詈或不堪甚加楚毒師一無所迕也
從之十年益增進法門曲折無不畢曉乃授大法爲
曹洞三十四世老人既遊崆峒師歸越結茅道林頗
悠幽討又父母春秋高雖出俗非子不養師性純孝
二時几杖必躬親無倦未幾主弁山說法如雲爲道

俗所重論者至比之雲居膺禪師不虛矣三年竟去
歸道林道林已成寶坊邑士大夫請師揚化師芒鞋
短布與衆庶同操作牯牛一頭且耕且牧不敢以知
識加人年六十餘逾勵嘗語衆曰地藏種田博飯與
百丈開田說大義我抑何能但鑁頭邊不忍廢却聊
畢吾事耳卽沾體塗足披袈裟上座問者雲與答者
瓶瀉並古人法要得未曾有緇素乃益歸謂東越四
五十年自雲門以來誠所罕見故暨陽蕭然之間奔
走輻輳言道席者莫不以林峰爲首稱也師天懷朗
易內外無不可窺執節素醇謹與人言惟恐不及慈

以青物恕以及人勤以迪躬儉以表德無智愚賢不
肖遠近男女咸奉師爲古佛云居無何示微疾化去
師歿一年弟子智湘等奉全身塔於林峰兜率寺之
左丙余爲誌得法弟子十人語錄十卷行于世生年
卒葬具如別傳系以銘

銘曰睦州織屨道任天懷種田博飯本分生涯自古
在昔道重鹽梅奉君順父王殿蒼苔踞座說法如雷
如雷一旦化去辦愚癡齋但恁麼去更恁麼來我瞻
林峰於焉徘徊

檇里保寧端實嚴禪師塔誌

師諱淨嚴字端實崑山孫氏子幼不茹葷志出俗父
母不聽年二十逃去父母追及之度不可脫取路旁
石投水中父母已疑其死竟得度依廬山西竺師剃
落參顓愚求示愚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却
是爲何師云某甲未出廬山早知有此一問愚震聲
喝師有省詣化山受具過越州禮爾密和尚舉女子
出定話師酬對頗愜入愚庵老人室老人垂示舉帶
月荷鋤歸處處花痕藉語師云和尚花痕藉某甲靚
收得老人頷之一日上堂師出衆遶一匝老人云者
是山僧二十年操履用不盡的師云恁麼則隨緣消

蒼業也老人休去後承記荊師謙讓老人云只向钁
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畢汝事矣隱樗里誅茅及二載
麥興人指建梵剎已而果符寶坊成稱保寧禪院師
不立文字惟勤操作聚徒十餘人參究本分執勞役
供衆僅食殘剩偶鳥鼠爭食師分飼之每食輒並至
以爲常緣畢化去先是一年治普同墖於保寧之右
謂衆云來年是日吾當歸骨於此及期無疾忽對衆
一笑而逝門徒入墖正去年此日也弟子智起乞余
誌
銘曰投石入山鳥鼠分粒相從徹殘志在伏匿樗里

塊然一花猥藉化緣告終發齒而別

天寧休山炬禪師墖銘

嗚呼已矣湘南潭北誰問航源臘月蓮花空傳師叔
同條生同條死能不爲之一言耶師諱淨炬字休山
別號錖庵得法于愚庵先老和尚屬曹洞正宗三十
四葉出世住秀州天寧造毘盧寶閣垂成而歿歿有
偈偈曰玉肌勞破影團圞石女憨歌舞翠嵐千古無
人知此意好將消息問南泉嗣法弟子智斌等五人
語錄四卷傳于世奉舍利入墖墖有誌禮也師錢塘
華氏子幼秉戒出俗依寶壽石雨和尚入室者久之

雨歿依愚庵老人遂得法住天寧上堂有云對一說
烟雨樓頭好風月倒一說無限秋光齊漏洩銀塘影
裏桂花飄天香閣上風流客顧左右云呵呵呵識不
識處處擡頭并磕額卓拄杖下座又端午上堂有云
一二三四五達磨不識數處處競龍舟家家懸艾虎
堂上貼靈符與作五月五白米蕎頭包青箬通身裹
皮着不知恩從頭皆錯過惟有葵花向日傾笑看蒲
葉當風舞良久云若又結制上堂有云擬結通身白
汗流直須撥轉一絲頭一絲頭上通消息大地山河
鏡裏收大衆天寧一往一來無解無結任諸君周行

濶步自由自在更不著撒沙在諸君眼裏逗到今日
沒奈何只得循例打開開個現成爐鞴向冷竈裏著
把火驀竪拳云乾三連放拳云坤六斷一拂云震仰
盂置拂云艮覆椀連拂兩拂云錯亂陰陽憑誰打筭
凡應機接物來往縱橫不可執度住天寧十六年跏趺
而逝先是結庵湖畔一丘一壑聊以自娛與高人道
士游泳嘯歌備極方外之致佐先老人住朱明嘗爲
秉拂老人付法偈有云掉臂過三關踢碎鐵門限隨
處念伽陀朱明一枝箭益深許之也師天懷俊爽英
辯不羣又復巖淨毘尼動止有法自兒時習爲跏趺

師喜梵唄盖夙習也系以銘
銘曰燃燈影裏翻身毘盧頂上結舌不妨放去收來
贏得雲門一橛歸去也笑不徹獨角蒼龍常時拗折
留取個空潭落月

眞歇祖師祭文

嗚呼兩枝嫩桂祖道綿延青原嗣起石頭並傳荷玉
在後新豐在先芙蓉投子哲人出焉昔在中葉篤生
長蘆乘吹毛劍懸肘後符奉君就父百諾千呼我方
爲主人方爲奴時並茂者有天童覺自具語言何必
棒喝五位三玄獨覩大畧惟大慧杲與兩人合高宗

御宇太后北歸祟光顯孝金殿巍巍帝師眞歇自長
蘆回錫犇始建如霆如雷轉位轉功于玆始說玉蘊
荊山紅鑪片雪畢竟如何老僧齒缺照盡潭空歸根
墮葉湘南潭北黃金一國踈山倒扇蓮花簇簇宗風
邈矣獅絃不續卒堵僅存彷彿阿育劫灰飛起塔戶
重開赤肉團上六祖再來衆庶稽首哑哑喋喋波斯
赤脚此焉徘徊光啓後人種苗去莠爲青州辯爲萬
松秀洪永之間雪軒振袖鐘鼓空王在帝左右壽昌
雲門我宗嶪爽大地星馳中天日朗夜月松風瀏陽
昱晃五百年中開來繼往聽言祖德此山之巔進一

鉢飯奉一勺泉春花灼灼春草芊芊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尚饗

祭東山唯岑和尚文

嗚呼玉龍雲需金鳳塵霾寒光炯灼夜月徘徊伊岑
和尚實惟楚材東山西嶺共大根荄一擡一搦一拶
一挨庭前位正簾外班排入枯木堂就古鏡臺六路
獅座門扇兩開巍巍堂堂踽踽喈喈三種絕迹一句
全該右傘峰下雲木新栽若耶溪畔鏡水滐洄爲芙
蓉楷爲天衣懷夫何寂寂古殿蒼苔慧花未萎金風
早催洞上家法留愚癡齋旣當處死就當處埋直恁

麽去直恁麽來脚下撩起臨行俊哉彥從不會推哑
粧呆雲居順世祖業生涯石霜首座冷廟寒灰瞎驢
滅卻吹毛弄回生死古岸往來堆堆隻履歸去殆莫
可追大庾衣鉢傳自黃梅老成凋謝云何不悲西乾
紐解東震道衰琉璃明月猶在空堦黃金一國爭受
塵埃日輪夜靜流照埏垓末後句子岸柳庭槐嗚呼
尚饗

雲溪俍亭挻禪師語錄卷之十七

弟子 智湛 智曙 編

疏引

萬壽修水陸道場募疏

梁武修水陸於金山商受諸臣僉得度素莊襄王范睢穰侯白起王翦皆乘善力出離苦趣見於世典者可考也或者謂放光彈指他獄都空何必獻花酌水始名懺摩繙經吹貝乃稱薦拔嗚呼噫嘻非通論矣刹那刹那在鐵圍中間來往朝出則暮巳入此出則彼巳入是以陸盡七金水由輪際遊滞之類轉多波叱之音未絕譬彼聲靈悽愴不可不存於心壇墠郊廟不可不設其祀如來盡彼慈力衆生同與悲仰甘露無窮烏容巳哉禾中萬壽寺者修法海之儀文以水陸爲佛事針咽鼓腹承寶炬則知歸銅柱鐵床聞鐘聲則息苦出無明殼度生死流於是乎在若乃華林之馬脫其哀鳴長平之魂輟其愁嘆區區所聞不但此也

崇先募大鐘疏 代

眞歇了禪師當洞宗第十世由長蘆遷皐亭皐亭卽今皐亭也宋高宗紹興慈寧太后自北歸建崇先顯孝寺延師主之太后過崇先垂簾聽法一時嘆爲希有師歿賜謚悟空造塔桐華塢奉安舍利後二百年或有啟其塔者爪髮再生衆驚異羅拜而去自了禪師至于今蓋五百歲矣新豐荷玉法道繩繩了禪師之力居勝天界浪和尚其遠孫也住徑山歷鳳林虎跑淨慈晚主崇先歸天界長蘆家法得天界而益振今堂搆再新幸有室中眞子晨鐘夕磬萬象莊嚴了心上人者謀更爲大鐘鑄佛其上因以音聲說法意志誠善百千諸佛無量法門向一敲一擊時畢宣妙義鐘中鼓響鼓中鐘鳴西來一宗至崇先別開生面將所謂敲唱雙舉者於是乎在楞嚴會上阿難耳聾未免隨人起倒矣聞鐘息苦豈爲是區區者哉

雲岫建塔疏

雲岫主人將設窣堵界爲四區凡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之闍維者舉而畀此其上爲四大名山奉四菩薩又其上爲寶閣奉毘盧佛期有日矣丐余言以疏之佛制浮屠各有定級非四衆所宜且佛菩薩法界莊嚴豈得與髑髏近而上人者比地同規寧有說乎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菩薩運大悲智發大行願

與衆生頭出頭沒同應現於生死海中四大名山原
在當人一毛孔間不隔秉葉然則髑髏粉碎直可向
毘盧頂上按指飛光莫往莫來無別無二衆生沉淪
苦趣政沒話端驀然撞入四衆騣隊被一把火燒斷
命根大好向佛菩薩邊討個棲泊何得分素分緇壓
良爲賤雲岫主人若肯向髑髏那邊逼一線道直得
徧英靈死漢高揖釋迦不受你火葬活埋重重覆蓋
然雖如此一場善事也要大家隨喜贊揚莫相辜負
好

爲龍門化米疏

龍門當横山之巔一嶺九曲所謂石頭路滑者也自
貞觀以來代有作者永明壽尤著石雨老人建叢席
三十餘年矣今懷璞和尚由龍唐入龍門一點水墨
兩處成龍禪板蒲團於焉再振但食輪先轉化米爲
難山頭香飯雲蒸有時但食餅餌種田地藏雖已邁
於諸方設粥南泉端有期于甘贄廬陵米價驀制相
逢金粟如來現身說法其爲福德顧可量哉

雲溪募柴小引

變生爲熟大好一箇鑪錘赤眼柴頭彼彼自相鈍置
且喜雲溪四畔寸土都無不用斧柯莫尋枝葉今日

同參居士忽然向枯木上糝花冷地一星剛待仰山
拈起漫猥品字取焰寒灰却也萬難消受然雖如此
終恐指盡薪窮南山刈茅大家著力

雲溪運泥小引

雲溪拖泥帶水無端使墻壁瓦礫逼塞虛空也只沒
緊要事大衆舊開田地一度慮來不妨他水長船高
泥多佛大兩頭挑著撩起便行直到岸邊一齊放下
切須努力

雲溪化梅花小引

一番寒徹噴鼻梅花遠岸孤邨恰成寄托向百花叢

裏移取一株兩株爲雲溪作個標榜直使江南春信
庾嶺全收玉笛横吹莫只作境會好

爲某比丘募靜室小引

竹林精舍應現多方娑羅樹林演說無際若也脚跟
未免黏地終須林下長養聖胎插草爲標開門作活
直至貧窮骨立全沒卓錐方知大地平沉了無寸土
布金長者福不唐捐隱山比丘功歸有主

化米散靜室小引

得力忘飽休糧不饑恁般人終日喫飯何曾嚼着一
粒米苟或未然渴飲饑餐覓個飽齁齁地某禪人者

欲向衆香國裏覓走一回雙手擎來把與十方賢聖施者受者須是其人金牛飯南泉粥切莫當面錯過

寓山托鉢小引

化米化炭眉毛厮結多少苦心終不許清水白飯讓鏡清喫盟石道人將三條篾束起肚皮甘向折脚鐺邊尋生活計爭奈十方聚會鉢盂向天窮手一雙逼迫盧陵米價諸方浩浩說佛法地藏種田博飯喫位置已高寓山無田可種無米可炊饅頭胡餅一切都莫將來且道作麼生好

爲別峰禪人化衣單小引

十年勤苦衣綀全無學道人須是一絲不挂别峰禪客赤條條淨裸裸窮相現前大好一個消息有者道衣線下事是他本分生涯切勿以孃生袴子一句搪塞且任渠緣化去得一領直裰做一領布衫走向人前也好隨行逐隊然雖如此挖襟補衲須遇其人遣鶻臭汗衫且請脫下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八

弟子 智宗 智橒 編

侍者智宗輩請說行脚

師云余年四十六始出俗其先溷塵埃中遭亂去爲賈年三十舉明經求死不得絕意仕進以白衣從愚庵老人遊四十受大法遲遲剃染父母在未嘗以身離左右也余錢塘人姓徐氏初號逸亭居士字世臣有逸亭十集及年譜留人間耻不復道父漢文居士母陳氏以歲乙卯十月四日生母夢老僧頎然扶杖

至覺而誕三四歲即能爲胡跪矣年二十讀書佛寺聞風旛語慕之然不能解二十八就省試方寐夢老僧扶杖至詰余云汝來此二十八年猶相憶否余熟視如舊識頗憶往事老僧云恐入世漸深宜隨我去余曰未可便捨父母需後命何如已寤汗浹背頗益自疑然未肯向空王頫首也三十一乃焚筆硯廢詩書棄此身如涕唾已更不飲酒不食肉習苦行從方外遊同學江子道闇張子秀初去爲緇錢子雍明胡子彥遠留爲素余遨遊諸子間因與洞濟兩宗博參同異一日偕錢子過宗會謁石雨老和尚舉家賊難

防及洞山病有不病者話恍然得入因向前作禮求剃度尚曰汝未可且奉父母終天年俟時至耳因教余看心方動處余受命歸家夜輒不寐看逹旦即日應賓客如土木偶人客至不爲禮客去仍坐如是者累月觸風旛語失笑謂尚欺我耶詣佛日請見尚一見即問看心方動處近日怎的余曰不敢動勞和尚尚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汝作麼生余曰此是不思議分中事尚急掩余口余不能荅尚曰汝大聰明人有理路處儘解得沒理路處奈何歸家去切不得看教典看語錄只將個硬剝剝放不過的置在面

前要討個下落便有卻好若一切解說去卻不是矣余受命逡巡而退時戊子正月三日也偶舉洞山出門俱是草并他公案命余作頌余隨例亦頌數首然非意所期耳未幾雨和尚化去余再過佛日遇愚庵先老人一見投契即述前話求決擇老人曰你試道一句看余曰何處鉅鍾不應來老人曰汝全說道理在從今以後不得說道理千七百則公案不是道理時大慧錄在側老人命余翻一頁有鐵牛無脚也須行句老人曰此是什麼道理不得作不思議會不得作沒道理會不得作有道理會你只去參尋此句待

他無脚鐵牛果然翻身走轆轆地方許來見我此事不當小可的余從此將前朝後代西天東土盡大地許多放不開的事體一齊收歸在無脚鐵牛上朝也尋暮也尋一總不敢解說一總不敢看一句文書一總不敢放一條線縫乾逼逼的疑了一年及冬到宗會庵坐禪與如如兄在茅棚下打了一七後入堂徹夜不放單鐘聲入耳鐵牛驀地翻身記得小時節四句話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燕子吹笛兒蝦蟆打杖鼓自己笑了一回恰值老和尚入室一十八箇不喞嚁漢被一條斷貫索一齊絆倒余時是個俗漢從

旁隨喜卻也忍俊不禁代他一十八人人人下個轉身句子哄動叢林謂徐子世臣參得禪也次早老和尚喚余近前謂曰我有一句話兒要與你講這裏人多說不得可隨我到昭化寺來余隨入昭化寺老和尚卻云得力處何不道取一句時擡頭見香爐余衝口云香爐八隻脚老和尚作色厲聲指余大罵曰你侍著讀書人一肚子聰明胡說亂道將個般若門頭看得十分容易他古人三登九上坐破七個蒲團尚不奈何似你這般輕薄少年逞些狂慧在我這裏弄虛頭也太遠哩若是祖師門下夢也未夢見哩去去

你不是參禪根器回去把些楞嚴法華下老實看看講些道理去罷余時被老人一場痛罵罵得頭也不敢擡臉紅紫脹心悶口口問心這是那裏說起昏昏悶悶正沒解交御值家中母病先大人著人來請只得回去這裏一個疑團閣在胸中越發放不下以後見老和尚總不敢提一個字老和尚也再不提起一句半句一日同樵風和尚在老人坐次偶舉斬猫公案余曰令行也老人又復痛罵風曰老和尚作麼生老人并罵風拍身竟去余亦不敢詰嗣後遇愚菴凡有所請老人總只不肯余總不悟不得已仍將五燈

會元及指月錄諸書從頭看起徹見古人用處獨於玉泉皓葡萄棚語討個法身向上未有著落一日偶街市中行踢著蚌殼遍身毛解云可憐生可憐生這回老和尚罵不得我也因掩關閱華嚴一日數千言如瓶瀉水皆余意中所應說者歡喜踴躍若逢舊知身心器界打成一片如琉璃瓶內外瑩徹不虛語矣偶頌出定話有云楊柳含春絲桃花帶曉紅漫勞雙蛺蝶憔悴舞東風頌產難話有云竇玉傳千里相看但碔砆最憐青鳥在空作穆王奴頌烏臼打玄紹話有云羣盜山東起紛紛盡赤眉蒼天何酷苦千載令

人悲頌長沙黃鶴樓話有云楚國風華改詞人日夜勞空教拾香草曾說讀離騷共四五十則禪者攜去爲老人所見輒加欣賞因偵余踏碎蚌殼事甲午秋命余入室問余曰如何是宗會堂中事余曰月照千峯白湖開兩岸明老人復曰踏碎蚌殼又是如何余曰牡丹花下玉麒麟老人曰是我家裏人余曰屈屈因承記莂是夜又命余作五位頌余因作頌曰正中偏乳燕舞簷前雜陽花似錦休認習家園偏中正古道斜陽徑雲物望中迷舉頭天路近正中來桃源古洞開琪花當路發何必傍蓬萊兼中至電擊風馳處

怒揮白玉鞭笑指珊瑚樹兼中到望斷長安道金殿白雲封何處千門曉老人稱善時余已四十歲矣歲庚寅余父早歿後庚子余母又歿余已葬父母至辛丑十二月始剃落受具足戒遵初志也先父母並長齋二十年善乾竺學先大人且歿謂余曰我去矣我去矣余曰大人向那裏去先子曰向不生不滅處去余曰不生不滅豈有去耶先子乃撫几一下余曰大人臨行尊重先子遂脫去先母臨歿執余手謂余曰汝久志出俗以我在不果我歿汝任意爲之不必久留闤闠也余應唯唯先是余夢入一處小屋三楹鐘

鼓具設憶前身具在然不知爲何所甲午忽登其地
宛如夢中所見自信乃益力然恐近誕妄不以示人
也自白衣時往來問荅多機語玆不復憶偶述一二
示爾等知吾不虛耳東山和尚至謂余曰誰喚兒是
俗人余曰兒亦不得喚做長老山曰喚老兒作一頭
驢得麼余曰須讓老兄作佛山乃笑余曰寧逢惡賓
莫逢故人過六通見顧庵和尚余問曰水邊林下長
養聖胎忽遇盤根錯節如何庵曰正是水邊林下余
曰我則不然庵曰居士又且如何余曰有甚工夫坐
在水邊林下余過烏鎭見伴我和尚謂曰聞說老兄

耳聾不敢借問伴曰啞却汝口余曰多年張拙得人
憎伴曰原來徐俯尚在余曰弁山門下應有此人伴
曰雲門兒孫自不寂寞乃握手進方丈與雍明居士
見浪杖人杖人曰天寒早起夜來如何余曰承和尚
記掛杖人曰好好借問余引雍明手摑一摑云和尚
問你雍明未對杖人曰一箭穿却余曰謂秦無人一
日過皐亭看桃花次杖人曰如何是靈雲未徹處余
曰謝三郞不是好人杖人曰汝悞也余曰情知情知
杖人曰桃源洞口漁父迷津這裏也須仔細余拍手
一下杖人乃笑送杖人至吳門舟中別次杖人云難

得不相見此回別去却是如何余曰石頭城去此不
遠杖人曰你來我來余曰和尚且請尊重杖人曰恁
麼則居士常來看我也余曰只恐和尚常在裏頭杖
人休去常與愚庵先老人遊湖老人云今日黑月余
曰脪坐者多老人云偏你說道理余云某甲罪過老
人云以後看月不許你來余云老和尚獨行踽踽一
日老人舉四錯話謂天平錯西院錯余云錯錯老人
云果然錯了也余云錯老人云你錯我錯余云和尚
分上卽且放過三十棒要打西院一棒也較不得老
人云天平往後如何余云這漢且未有棒喫老人舉

庄上喫油糍話余云古德且置這庄主鷹頭鶻腦大
是不良之徒老人云料想沒交涉時同參多疑之余
撫掌一笑因別有頌與老人行次一僧前禮拜老人
云你道這僧是好人不是好人余云低聲低聲老人
云蒼天蒼天余乃笑一日余指殿前木羅漢問老人
曰姓什麼老人云姓李的老張余云謝和尚安名立
號老人打門扇一下云打碎你頭余云和尚手痛麼
老人休去浪杖人與老人坐次余禮拜起問五位王
子杖人顧老人云須是你嫡骨兒孫老人云從來不
出門禍事禍事余因呈五王子頌朝生曰鷹揚尚父

豈非釣夫能罷入夢載以後車末生日風獻蓋代常室以興昔隱華岳白衣山人誕生日撫軍監國心前一星上皇恭默有聞無聲化生日晉陽寶馭冑出滹沱車書玉帛在朕躬何内生日中有一子獨坐思維是名月蓋得陀羅尼二老人閣畢各稱善余曰人天眼目先後錯誤從上何無一言老人云難瞞明眼杖人云居士纔有功勳余日爭敢受賞一拜出過南澗澗曰山花澗水一路可觀居士遠來不易余曰碧巘青嶂道人受用果不尋常澗云今日難得主賓相見余云有勞降尊只恐贍之不及澗云恐庵老漢神用

何如余云年老不能出門遣某甲代看左右澗命侍者看茶余竟仗行童而出少頃復入余云呼猿洞裏幾個猿啼夜深難爲聽者澗云山僧尋常也不管他余云昨日有人從南高峰趕了一羣鹿去澗云要且不得塵中主余云獨坐不稱尊澗云且喜居士親到因更笑過幻庵庵云我無柱杖子你怎麽奪却我拄杖子余呼和尚庵應諾余云莫嫌奪却更奪却了也庵云拄杖子聻余打侍者一下云且留取二十九棒庵命侍者作禮胡彥遠居士舉托鉢話問余云大慧頌身在其中那得知卻是何謂余云要見他德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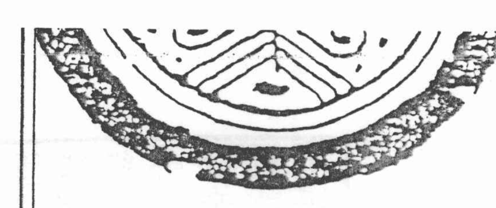
太遠在胡云巖頭一撥語如雷卻甚顯白余云羊便濕處臥胡云末後句畢竟如何余打一掌翁季祥居士問余云三玄三要兄作麽生余遽與一掌翁云也莫草草匆匆余云還要第二杓那翁云辜他好意余云情知汝向野狐邊接取殘唾翁云兄畢竟作麽生余更作掌勢翁乃謝仁庵師乞食次謂余云兄也不得放過余云討甚殘羹餿飯來仁云老兄是我同參余云莫帶累伊仁云有甚饅頭餡子快下將來余云今日且免敎一頓仁云只恐不免余云自領去蝶庵師病次余往詢之余云尊候如何庵云苦痛余云你

往常不如此庵瞠目視余一上余云爭奈何爭奈何庵噓噓余亦噓噓庵側身向裏臥余拍掌二下遂出冰溪師過余問婆子燒庵這僧有過無過余打一摑云不唧嚁漢冰云恁麽則過在阿婆也余又打一摑云老兄生受去冰擬掌余云不得無禮冰云也要老兄知余云且放你去一機師掩關余一日過問云終日的呆樁樁死卻了也一作破關勢云頭顱切須好看余云蝦跳不出斗一日亂走作麽余云勘破這老師僧一日倒退八百余擊關門一下云限汝三日乃趨出郝季超居士舉陸亘牡丹話聞余日如夢相似

南泉意在於何余云老兄不得作寐語超大笑乃云
當時陸亘被他換卻眼睛余云南泉眼睛却被肇公
換却超更笑又余訪季超居士超纔見哀哀大哭余
云休休超云老兄作麼生余乃呵呵大笑超云休休
余云這老漢今日一場敗闕超云且望慈悲余云念
公年老超引余入內坐定余云鑑湖水潤波浪騰翻
偏有人向死水裏浸殺超云葛嶺山高梅花千嶂風
顛漢奈何不肯知休余云笊籬輸却俗人若論當機
須讓天然剗草超云趙州祇知唱讚當時法施還伊
行者爭先余云主賓相見須有言辭何不當場拈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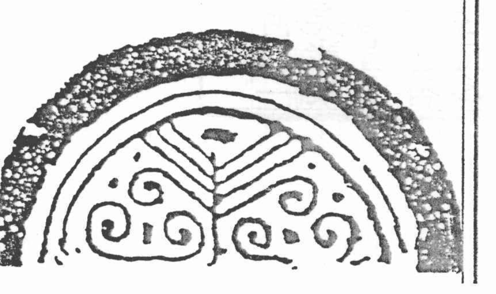
超云兄弟一家自知好惡但當隨分過時余云十年
不見恐君不似昔時人切勿推聾粧啞超云今日相
逢大家明取家裏事正須倚杖看山余云君臣父子
不是偶然何得抑已而已超云明暗正偏幾翻話墮
切忌雖休勿休余云石頭一宗埋沒向老兄手裏超
云新豐一曲扶起在沔師分中余云也莫惡口傷人
我不慣這般蟲豸超云何必偷香掩鼻只此問贓証
分明余向超拈起布冠云這老賊爭容得他超向余
安放拄杖云勸老兄向這裏坐時左右方進飯兩人
各大笑乃已過天童和尚尚曰天寒遠來不易余云

伏惟萬福尚曰船來陸來余云不行鳥道尚休去余
起謝茶余嘗講易至睽卦蔗菴和尚問如何是載鬼
一車余云捉敗雲門不爲分外蔗云石鞏三平莫不
是遇雨則吉麼余云我不要半個我要一個蔗舉拳
余云澤上有火此是我往時節許多出乖弄醜今日
舉向人前面皮片片落了也還說他怎的好爲老僧
藏拙



百愚斯禪師語錄

清・百愚淨斯 撰
智操 等編





師諱淨斯號百愚南陽桐柏谷氏子生萬曆庚戌廿一脫白明年圓具參瑞白雪老人聞鐘聲大悟記莂旹年已四八矣後五載開法嘐之昭慶壬寅主善權陞維揚之善慶乙巳中秋盡散衣鉢越旬二日上堂辭衆翌晨書偈擲筆而逝頂煖徹日夜壽元七八臘終五七嗣法四十有二遺命塔造善權荼毘獲大小舍利不可勝數鎖子靈骨五色斕斑齒牙目睛全如故辛亥建塔寺東北萬松嶺後坤艮向銘爲方學士拱乾所撰乙卯築禮菴守護塔左八坐名藍九會說法語錄廿卷梓送楞嚴隨藏流通門人智操拜記

百愚斯禪師語錄序

一千七百則之先有公案否前此矣前此則何以一千七百則獨傳發端焉耳發端則有廣之者矣諸家語錄是也語錄者語言文字之屬也前此舉語言文字而掃之矣以爲佛法之障也繼此可得而掃之否曰存之則語言文字爲佛法之障掃之則佛法又爲語言文字之障矣然而掃與存果何居則貴乎其人焉爾其人存則其政舉語言文字皆神奇也其人亡則其政熄語言文字皆臭腐也以臭腐之語而出於佛祖之口則佛祖之矣以神奇之句而出於野狐之口則野狐之矣吾故曰貴乎其人也然而其人則難言之矣求其人於佛法之季則益難之矣吾則以仰百愚大師足以當之大師開悟最早操履至醇譬之帷燈匣劍其光鍔以韜斂爲奇及其苦心爲人而寶珠肆應全體大用有不可得而掩者其嗣存畧睿公以語錄見示余曰吾將求大師之人則大師之語言文字舉此矣夫大師之人諸方所共仰或以爲泰山喬岳或以爲威鳳祥麟或以爲光風霽月或以爲烈日秋霜而要其感人以誠遇物以恕律己以孤峻處事以平等不離眞實者近是經云惟此一眞實餘二

則非眞以大師之實求大師之人以云傳也以大師
之人存大師之語言文字以云救也
山陰雲隱弟子祁熊佳頓首拜題

百愚斯禪師語錄序

禪師俗姓谷氏河南南陽桐柏縣人自出世後以向
上鉗錘學者凡八主道場始暢於昭慶圓寂於善慶
建塔於浮椎善權者吾邑溪山最勝處歷代祖師傳
靈窟宅也先是邑中將晦齋先生以宰官爲釋氏護
法念茲山自滄更兵燹來榛莽之所叢生獾豕之所
嗥嘯法席非得人不可於是不徇名不儺勢特迎師
主是山師至則攘幽剔叢復故拓新寺大治繼師者
卽師法嗣寒松公公神明警秀威音肅然其語錄尙
文亦久爲世重師没後寒公手輯其語錄爲二十餘
卷藏寺中寒公嘗爲余言師爲人淸冲簡佁足支道
林竺法深一流人及讀龍眠先生所爲師塔銘條分
縷析寒公之言益信旣又讀師語錄龍駒歷蹴天馬
脫羈嘗而說法熾然嘗而拈花微笑竊歎自一花五
葉以還靑原南嶽而下提唱兼行然未有颯爽森張
單提直入如禪師之跳蹕者也則吾於寒公之言益
大信噫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
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擣撦嚼蠟捕風輒揚揚然
詡於人曰我某宗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慧子弟專
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綴權勢憑藉貴游援人
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爲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
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嘔噦之聞禪師之風亦
庶幾自媿矣余涉秋行國山道中憩善權寺門松巷
屈指疇昔則禪師旣寂晦齋繼殁卽寒公亦席不暇
暖他徙問其寺則已爲豪有力者主之矣鷩颷所及
林無靜柯俛仰之間能無慨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
汲澗水一盂而飲之風霜刻轢泉香而石瘦則猶能
想見師之爲人
荆溪法弟子陳維崧頓首謹拜撰

百愚斯禪師語錄目次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一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洪編次

住蘇州嘉定昭慶寺語錄

順治丙戌冬在雲間青龍隆福寺受請入院

三門者箇大解脫門今爲諸人八字打開了也且作麼生入喝一喝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彌勒殿盡道當來下生緣何却在者裏使好奪却布袋趁出山門顧左右云今且放過一著遂禮三拜方丈玄關把斷搜空罔象之珠寶鏡高懸照破野狐之膽直饒釋迦維摩到來也要按過何故卓拄杖云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

開堂拈疏字字鐵酸餡句句木札羹還委悉麼其或未委仰煩宣過

法座此是寶華王座未審須彌登王在甚麼處且看斯上座指模画樣去也陞座拈香此一瓣香明如舜日曠若堯天祝延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金輪永鎮玉燭常調壽踰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此一瓣香經天緯地貫古通今奉爲滿朝文武闔國公卿府縣尊官遠近檀

百愚禪師語錄

護州郡永作生民怙恃恒爲佛法金湯此一瓣香非
正非偏非玄非要穿却諸佛鼻孔換却衲僧眼睛供
養前住越州雲門顯聖堂上傳曹洞正宗二十八世
瑞白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維那白椎云法
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者箇第一義黃面
瞿曇拈棠無分碧眼胡僧退身有地縱饒德山有棒
只堪打猪打狗臨濟有口只好喝驢喝馬雖然威音
那畔休話如何曲爲今旹緣人施設擧拂子云者裏
會去不妨竿木隨身逢場作戲饑餐無米飯渴飲不
涇羮打鞦韆於猛虎頷下翻筋斗於毒蛇口中傍礴

虛空紛紜宇宙橫抽寶劍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
剪異端之穿鑿世諦道諦隨處周圓佛恩皇恩一皆
酬足正眼看來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
行履處隱身不必須幽谷闤闠堆堆覩者稀維那結
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元旦上堂柳眼垂青窺破江心紅日冷梅腮發笑驚
回塔畔曉風高冰河發焰以膽輝枯木生花而散彩
遷喬黃鳥弄格外之眞機出谷白雲呈現前之妙用
煙光溢目淑氣盈空可謂應旹納佑處無不宜正恁
麼旹父子團圓君臣會合又且如何良久云干戈偃

處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
至南翔白鶴寺請上堂世尊拈花老不識羞迦葉微
笑承虛接響致使後代兒孫向曲彔牀上指東話西
正法眼藏未曾有一人動著山僧路見不平傍爲剗
削卓拄杖云正法眼藏被胳慶百雜碎了也一旹化
作無量無邊淸淨摩尼寶珠凡在會者不論僧俗男
女貧富貴賤賢愚老幼一齊布施直下承知此珠在
凡不減在聖不增人人具足箇箇圓成濟人施物應
用無虧敢問諸人卽今珠在甚麼處喝一喝云罔象
到旹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問接物利生卽不問

如何是第一句師云當空杲日人皆見如何是第二
句師云白雲片片過前川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鴛鴦
飛過洞庭湖進云日暖風和鶯語細天空雲淡水聲
淸師云休來者裏念篇章
上堂昨夜三更澍大雨今朝靚面爲相擧依依柳色
吐黃金片片梅花流玉乳大地羣萌盡獲恩森羅萬
象皆歡舞莫沉吟急薦取若能於此絕狐疑直下翻
身超佛祖
上堂喝一喝云大衆還識者金剛寶劍麼擬則傷鋒
犯手觸則喪身失命三世諸佛不敢正眼覷著歷代

祖師那容佇足傍觀若是箇漢信手拈來纖毫不犯直下劃開情塵見網當陽擊碎金鎖玄關予奪縱橫殺活自在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正好掀翻風於末運捧佛日於天心世出世間一大丈夫然猶是建化門中事且不落功勳一句作麽生道手指空背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

結制上堂十五日已前卒風暴雨十五日已後朗月晴空所以道把住則黃金失色放行則瓦礫作光放行把住即不問汝諸人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話會○於此洞徹不妨做箇灑灑落落衲僧去否則凡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萬仞內脫身心外遺世界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不以程途爲限直須以悟爲期誠能如是上不負於諸聖下不辜於己靈然後於祖師門下扶豎宗乘接待往來未爲分外雖然若到昭慶門前打折脚脛何故不見道淸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說戒上堂祖印高懸凡聖絕跡樓閣門開別峯相見若是恁麽事須是者般人昔法眼問禾明潛云古人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現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且道是破戒不是破戒潛云好箇入處眼云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乃云即今香花羅列鐘鼓交參海衆雲臻人天普集衆中有得箇入處者不妨攢眉便去掩耳即行花街柳巷任意逍遙歌管樓臺隨緣放曠擲大千於界外納劫火於腹中若到者箇田地名眞持戒苟或遲疑應須諦聽

弁山先老和尚忌日上堂維那未白椎已前先師向諸人眉毛尖上轉大根本法輪說甚深修多羅使未信者信未解者解未安者安未悟者悟未得涅槃者得涅槃一音演唱隨類各解所謂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然後又向諸人眉毛尖上復入寂光三昧大衆見麽縱饒見得更有末後句子未曾道在昭慶今日要與諸人道破去也良久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上堂雲門餅趙州茶打發問神野鬼秘魔叉石鞏箭驚駭泥豬癩狗五位三玄是甚破艸鞵六義四相是甚紫驢橛止眼看來總是一場笑具昭慶曾無一法與人無禪道可參無佛法可學亦不教你明心見性亦不教你超佛越祖只要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熱向乘凉寒向火者裏會得人人鼻孔撩天設或未然箇箇脚跟點地

誕日上堂舉韓文公參大顛因緣乃云大顛老漢雖
有撥亂之謀且無定安之策有問昭慶春秋多少但
道庚戌生的待他曰不會更道今年三十八當昔大
顛若下得者兩語不惟免得首座受屈亦不教者俗
漢看破山僧如此舉揚與古人是同是別良久云青
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
解制上堂雨霽雲收處處青山呈簿面涼生暑退紛
紛黃葉墜新機秋水澂玻璃之色銀蟾吐寶鏡之輝
物物全彰頭頭獨露會得前是結制不會今又解制
其結也魚躍鳶飛星馳電卷疾談過風奔流度刃臨

濟德山到來只得吞聲飲氣其解也龍吟霧起虎嘯
風生凡聖交參人天普會情與無情同圓種智雖然
有結有解猶是今世門頭事只如無解無結又作麼
生嘐城壘壘超今古綠水滔滔絕去來問百二十期
今已解臨筵望日事如何師云海闊從魚躍進云一
輪撲落須彌倒透出虛空甚麼人師云天空任鳥飛
進云闕缺缺闕空界月再三吞吐始應知師云只恐
不是玉進云得力須忘飽休糧更不饑師云是玉也
大奇
至青浦縣衆縉紳請上堂秋風拂拂送輕舟帆泛青

溪浪裏遊撒箇漫天無縫網魚龍蝦蟹一齊收顧左
右云還有獅銜彩鳳透網金鱗麼有則今日收不浪
施無則不免撥轉船頭別行一路去也拈拄杖云只
如教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者箇拄杖是物作麼
生轉得同如來去者箇是如來作麼生轉得同物去
如能轉得不妨於拄杖頭上現百億須彌百億日月
百億四天下百億釋迦若轉不得卓拄杖云城市不
堪留錫久恐驚鶯囀畫樓前問世尊分衛化導衆生
和尚入城化箇甚麼師云蘆花兩岸雪進云還有祇
當得的麼師云江水一天秋進云當家紅日照崑崙

師云莫向言中覓須從句外求一僧纔禮拜師云好
个問話僧一喝師便打僧又喝師亦打僧豎起拳云
長安大道向者裏去也師云教休不肯休進云悄然
黃葉落不獨一天秋師又打云直待雨淋頭
至上海縣龍華寺請上堂黃浦波浪浴日滔天浮堵
孫牙聳雲攪霧轉輪殿覿面全提藏經樓橫吞獨攬
會得者一任轉大關振地軸施一機地震山搖行一
令神驚鬼慄非惟報佛恩德亦不辜負方丈主人打
鳳羅龍一片婆心忽有人曰和尚者般說話亦是擔
水河頭賣昭慶向他道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問

十五已前缺了圓十五已後圓了缺正當十五是圓
是缺師云一任鑽龜打瓦進云萬吉碧潭空撈摝未
曾驚覺莫能知師云且喜沒交涉問正偏回互卽不
問賓主交參事若何師云昨日雨今日風進云如是
則寒山逢拾得鼓掌笑欣欣師云也不辜負問黎
至周浦鎭永定寺請上堂永定寺中考鐘伐鼓周浦
市上賣狗懸羊歌管樓臺總是衲僧境界花街柳巷
無非慈氏家風盤山覩割肉而明心樓子聞唱歌而
悟道普化搖鈴鐸全提向上機關善慧販魚羹直指
當陽妙用所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到者裏誰分城

市山林那管魔宮佛國任運逍遙隨緣放曠舒卷不
落功勲去來了無變易雖然如是須知更有轉身一
路始得還知轉身一路麼良久云知音不用頻頻舉
進者須知暗裏驚問大行普賢超格外凝然苦行事
如何師云古井含新月進云樹凋葉落金風露衲破
衣穿作麼生師云殘枝帶晚霞進云擧頭林下為閑
客跣足人間作野僧師云再道一句看進云石人頭
上插金花師云相隨來也
結制上堂拈拄杖云把住六門關撥開大火聚聖凡
無處逃佛祖豈能避直得大地不沉千差路絕海水

逆流須彌倒卓髑髏眼龍睛不敢覷著銅頭鐵額那容
近前正恁麼時便乃點鐵成金轉凡為聖變娑婆為
極樂翻荆棘為栴檀驢乳牛乳盡為無上醍醐有情
無情共證不二眞覺箇箇如獅子兒哮吼一聲驚天
動地縱饒到此正好喫棒復卓一卓云權威黑帝令
允切那許東風弄柳狂問一雨均施三根普潤如何
是類墮師云何處不稱尊如何是隨墮師云步步不
沾塵如何是尊貴墮師云覿面無相識進云恁麼則
迴迴峯山千古秀滔滔澗水萬年流師云三階外更
道一句看僧禮拜師便打

冬至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君
王得一以治天下拈拄杖云只如木上座能殺能活
能縱能奪或旹現大充滿法界或旹現小在一微塵
縱横自在變化無拘且道他得箇甚麼卻能如是千
尋海底泥牛舞萬仞峯頭玉鳳鳴問琉璃界外不知
蹤娑婆國內無名姓且道此人具甚麼手眼師云步
步冰花結進云還許他參學也無師云言言徹骨寒
進云仲冬嚴寒伏惟和尚珍重師云放你三十棒
上堂第一義為君決面亦不如語直巧言不如實說
秤錘軟似綿團燈心硬似鐵礙石女歌木童拍萬象

叒羅笑不歇彌勒惺惺總不知釋迦依然猶未曾洞
山五位那能該臨濟三玄收不得若信得及師恩親
恩一肯酬畢如信不及雨過曉風清月明秋水白
上堂凜凜朔風徧界寒千林葉落水成斑透肌徹骨
誰能委惟有梅花笑破顏明舉似莫瞞肝剔起眉毛
仔細看豎拂子云大衆見麼凍鷄啼處家園曉隱隱
行人過雪山
佛成道日上堂世尊臘八於正覺山前夜覩明星悟
道喟然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喝一喝云是何言歟大小世

尊眼空四海傍若無人者等說話只好欺壓流俗誑
惑愚人二千年後難免簡點只如離兜率降王宮豈
不是妄想執著耶入胎降生大驚小怪指天指地豈
不是妄想執著耶棄金輪之位舍萬乘之國豈不是
妄想執著耶詣雪山餐麻麥覩星悟道豈不是妄想
執著耶乃至說頓說漸說偏說圓說空說有靈山會
上拈一枝花謂之教外別傳豈不是妄想執著耶正
眼看來何異好肉空瘡總不如昭慶肚饑喫飯身冷
加衣任運騰騰灑灑落落亦無明星可覩亦無禪道
可悟復何妄想執著之有哉山僧如是告報大衆直

下無疑不妨與釋迦老子同證同悟同時成道更或
擬議滄江波動因風起死灰無薪火不然
祈嗣請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
山阜拄杖云形山粉碎了也若能見得世出世間靡
有過於此者輪王得之以御天下龍女獻之而獲授
記以此懺罪無罪不滅以此祈福無福不臻隨心所
欲無不具足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更有承紹家
業又如何道庭前玉樹花開早世世芬芳亘古今
薦嚴慈請上堂豎拂云只者箇圓陀陀光爍爍淨躶
躶赤灑灑虛含包不住大地載不起無去無來寔誦

三際亘古亘今體徧十方二聽莫聞其響五目安覩
其容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舉心即錯動念即乖
還有承當領畧者麼若能如是處生死流若驪珠獨
耀於滄海踞涅槃岸似桂輪孤朗於碧天三代祖禰
以此而超生累世親緣仗此而度脫可懺不懺之咎
以報不報之恩苟非其人未免重說偈言遂合掌云
惟願無限勝良因回向法界真實際一念無私證無
生直入如來不退地八德池中任遨遊九蓮臺上恣
嬉戲如此了知三世法於諸如來無有與無去無來
亙古今不生不滅無淪墜一塵齊現一切剎一切剎

在一塵內種種方便度衆生盡未來際作佛事過去菩薩如是學現在菩薩得授記未來菩薩亦復然共證如來平等智回向法界諸有情是則名爲不思議

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臘月藕花鮮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殘雲籠古徑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泥牛嘯月臺如何是兼中至師云鍼來與綫去如何是兼中到師云虛空開口笑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昭慶如是衆揚大衆作麼商量謂是佛法却是顏子道底謂是儒書又在山僧口裏說出於此分析明白不妨

奇特有者便謂儒教不殊於禪教世法無異於佛法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凡聖一體三界一心彼此一致恁麼解會料掉沒交涉若是大丈夫直下截斷葛藤掀翻情識孤迥迥露堂堂高超三界獨步大方無可不可無在不在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還有恁麼人麼山僧不妨下箇註脚仰之彌高不隔纖毫大鵬展翅廓爾冲霄鑽之彌堅亘古如然白雲片片皓月娟娟瞻之在前迥脫言詮揚眉瞬目如隔天淵忽焉在後衹煞漏逗臘月梅花馨香依舊

元旦上堂翡翠簾前九夏霜花滿地琉璃殿上三更

旭日盈門木雞啼而千林曉玉犬吠而萬戶春藏香象於不萌草裏盛活蛇於無底籃中燕尾船兒日鼓清風羊頭車子夜推明月不容那畔寧落今時所以道靈苗瑞草野父愁耘露地白牛道人懶牧太平豈有象何妨麐集鳳翔造化本無私一任龍吟虎嘯正恁麼時且道承誰恩力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鞭聲

至弁山藩光和尚請上堂雲封弁嶽人天景仰無門月照華林龍象參尋有路花石澗恒演長舌之音彌勒峯獨現大人之相塵塵祖意盈眸刹刹真風覿面

豎拂子云大衆者裏會得一任胷藏武庫肘佩靈符運融正偏造爲賓主驗龍蛇於杖頭分玉石於言下掀翻日月别立乾坤十地聞之竟驚三賢見之膽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雖則如是若在衲僧分中未爲奇特須知我洞山門下别有尊貴一路始得作麼生是尊貴一路良久云不須此外尋堂奧請向華林問主人

問昨日設供報師恩今朝說法利羣生說法利生則且置報恩一句請師宣師云青龍岡上雲靄靄進云和尚設供先老人還來受供也無師云象王峯畔霧騰騰進云與麼則和尚未離昭慶先

老人早已受供了也師云切忌妄通消息
上堂舉實性大師因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
拄杖倚左邊良久曰此事若非芙蓉師兄也大難委
悉便下座乃云實大師雖則人情佛法一時周備檢
點將來大似向福建人前賣荔枝未免傍觀者哂
至玉峯請上堂玉峯峽屼獨露萬象之中寶塔玲瓏
勢出層霄之外彌勒閣無殊兜率曇華亭迥異人間
梵宇參差影沉碧水松杉錯落韻奏笙簧處處車馬
駢闐時時朱紫合雜雲封雉堞偏正何分月照閭閻
主賓莫辨於斯會得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於

斯不會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舉拂子云分明
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至雲間貝多菴請上堂只者第一義以太虛爲紙大
地爲硯九峯爲毫三泖爲墨直教朱石門趙文度董
玄宰陳眉公竭其心力殫其精巧寫到彌勒下生以
至盡未來際不能加一毫於其間須知語言文字之
所未及世智辨聰之所未窮故曰口欲譚而辭喪心
欲緣而慮亡貴在言前領荷格外翻身四五百條花
柳巷正好調心二三千處管絃樓一任放浪乃吾人
之固有非性分之強爲不然明朝五月端陽節看取

龍舟奪錦標
誕日上堂年年此日此日年年見有流動物無遂遷
天外白雲兮年來年去江心明月兮或缺或圓松自
直棘自曲鵠自白烏自黑彌勒釋迦誰後誰先豎拂
子云只者箇三世諸佛不敢譚著歷代祖師不敢覷
著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大衆會麼一種風
流人不識新婦騎驢阿家牽
上堂今朝六月十九普門大士垂手盡謂降伏羣魔
也是拏棒喚狗邵慶却不然拈拄杖云不見道見怪
不怪其怪自壞

上堂牀頭蟋蟀舉古驗今檻外芭蕉敲風弄月所以
道眞機無隱大道全該不待覩影逢渠纔見無情說
法雖然還有究竟者麼秋色滿園人不薦哀哀孤鴈
又南飛
上堂嘐城磊落磨今古綠水潺湲絕往還薦得目前
無別法迥然直透祖師關
至化城菴請上堂化城雖設策進駑駘寶所非遙翻
騰龍象到者裏言方便而了無方便立程途而迥絕
程途直欲人人同登毘盧樓閣共入如來覺場畢是
知有的人時時奉重畢竟如何是奉重的事夜半庭

前紅日冷不萌花下舞春風
至湛塘西資菴請上堂法無定相道絕方隅赴感隨
機由人施設大衆還委悉麼落木蕭蕭綠水寒扁舟
隨處且垂竿楊柳岸蓼花灘得盤桓處且盤桓等閒
唱箇漁家樂釣盡滄浪月一灣
薦亡請上堂欲識無生旨分明在目前芙蓉含露笑
楓葉醉霜眠刹刹光明藏頭頭極樂天不須向外覓
喝一喝云擬議隔三千
至獅子林請上堂鬱密獅林深可藏橫溪一室儼如
航梳風細柳千條碧瀧雪殘梅幾片香東閣觀潮知

水信西林坐月覺天凉卽心卽佛誰相委鸂鶒波中
蕩夕陽
上堂舉歸宗因僧問如何是佛宗曰欲向汝道恐汝
不信僧曰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僧曰
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乃云赤眼歸宗
雖則機辨縱橫卷舒自在仔細較量猶涉脣吻當時
若問昭慶如何是佛卽向他道你是抱贓叫屈漢再
問如何保任和聲便打非唯使者僧別有機關亦不
教他闖閣中作活計大衆畢竟歸宗道的是昭慶道
的是儻若辨得君向瀟湘我向秦

薦亡請上堂滿林秋色正芬芳帶醉芙蓉笑夕陽識
得嚴親眞面目分明格外好風光好風光端的別彌
陀不在安養國旣不在安養國卽今在甚麼處畫〇
云長空雲散家家月
上堂佛法本來無可說何須特地更饒舌今朝恰遇
小陽春也要山僧應時節擊拂云大衆者是甚麼時
節香嚴擊竹也不離者時節靈雲見桃花也不離者
時節洞山覩影也不離者時節玄沙壓指也不離者
時節乃至見色明心聞聲悟道觸著磕著一念相應
心華發現總不離者時節只如不落因緣時節又作

麼生擊拂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卽知君不可見
至蘆莽請上堂法離見聞覺知若求見聞覺知是見
聞覺知非求法也直饒過去古佛猶不免抱橋柱洗
脚山僧則不然豎拂云大衆看看只者箇不落見聞
覺知迥超情識意想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以及一切
衆生莫不承此恩光作諸佛事大衆還見麼見與不
見拈過一邊只如昨夜陝府鐵牛與嘉州大象廝撲
嚇得無邊身菩薩走向三千里外躲入藕絲孔中且
道是箇甚麼意旨良久云識法者懼
至寶福嶺請上堂紛紛細雨偏麗乳酪於長空冽冽

霜風窗布寒風於大地水流雲與共演不二之法門
猿啼鶴唳競談一乘之玅旨到者裏人人是佛箇箇
是祖本來現成阿誰無分又那管城市山林鄉村野
店正好拖泥帶水隨處爲人雖然當知我衲僧家有
超佛越祖一大奇特事在如何是奇特事顧左右云
因甚鍼眼魚吞却占波國

至江灣保寧寺請上堂古殿崔嵬昔日之眞風不墜
層樓突兀今時之氣象彌新路接雲衢而車馬絡繹
門連江浦而歌棹頻聞左之右之無殊玅莊嚴海擧
足下足何異菩提覺場到者裏正好全身擔荷竭力

提持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將山河大地轉歸自己自
己與山河大地無別無二大衆還委悉麼知音不必
輕彈指千里同風始是奇復擧昔世尊一日因食時
命阿難入城持鉢復云當依七佛儀式阿難云如何
是七佛儀式世尊遂喚阿難阿難仰應諾世尊云持
鉢去乃云大小瞿曇也是無風起浪慶喜尊者無端
被人點破面門正眼看來二俱很籍山僧與他撥欵
結案揮拂子云輕舸箬笠曉風寒淺淺何妨便下竿
一曲滄浪人不薦且隨白鷺過江灣

至南翔彌陀殿請上堂當陽一句迴絕遮欄格外眞
機了無背向到者裏通身是口談之不及渾身是眼
見之不到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
須菩提無說而顯道釋梵王絕聽而散花若是箇超
羣拔萃漢不妨掩耳即行有甚麼事有麼有麼若無
更向葛藤裏薦取擧昔王荊公謂同僚曰我得雪峯
和尚一句子直至而今爲宰相同僚請益公竪起拳
云者箇是甚麼同僚罔測乃云荊公之器小哉若論
者一句子輝天鑑地括古囊今諸佛得之而成正覺
菩薩得之而行六度聲聞得之而證四諦君得之而
爲堯舜禹湯臣得之而爲皐陶伊尹父得之而慈子

得之而孝朋友得之而信世出世間之事無有不從
者一句而得登止爲宰相而已大衆且道畢竟是那
一句子顧左右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至淸風巷上堂卓拄杖云只者箇有眼不可覩覩之
如盲有耳不可聞聞之如聾乃至不可躱不可談不
可觸不可思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
相離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
相非一相非異相非一異俱相可謂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雖然只如泥牛銜月木馬嘶風露柱駡燈籠山
門騎佛殿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復卓拄杖云孤舟棹

出婁江月下載滿風付與誰

至蘇巡福林庵上堂薰風至而殿閣凉牛柳陰濃而池塘綠暗茜水舒諸佛之長舌福林彰衲僧之巴鼻明明獨露卓卓全該迥絕言詮安容穿鑿直得生佛一體愚智一如無高無下無古無今正好於祖師門下各出隻手扶豎正教共挽頹風光我法幢且道誰是其人若真獅子兒哮吼也驚羣

重九上堂蕭蕭落木逐風飛鴻鴈銜蘆塞外歸借問而今何節居東籬黃菊逗新機大衆若道今是重陽不免隨境逐物若道不是重陽亦是違時失候直須坐斷兩途出人一頭地始得不隨時變不逐境遷處富貴而不爲樂居患難而不爲憂坐臥聲色差排古今於一切法而得自在然後可以爲明爲導爲綱爲領於此門中共出隻手建大法幢互與佛事豈不謂世出世間第一勝事於中還有其人麼大風吹落石人帽拾得寒山笑不休

安樂院智安備貲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一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一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二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洪 編次

住雲間青龍隆福寺語錄

順治戊子春在古昭慶寺受請入院

上堂拈疏云大衆見麼字字達磨眼珠言言孔聖心髓一時抖擻了也其或未見更須諦聽指法座云者箇所在高而無上廣而無際且道如何攀躋卓拄杖云等閑蹋著無回互鐵額聞風也皺眉登座拈香祝聖畢此一瓣香一味毒氣薰成鉗鎚煆就次第二句供養浙江紹興延慶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瑞白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白椎竟師云潑天門戶迥絕遮攔箇假風光阿誰不具纔饒遍身是眼覷之不見渾身是口說之不及到此須是有力大人一肩擔荷所以現前檀護夙植德本久種善根嚴飾浮屠恢復梵宇更請山僧舉揚箇事開鑿人天眼目闡揚佛祖門庭若非乘大願力現身再來決不能也山僧不敢瞞盱只得兩手分付且道分付箇甚麼普願大家齊著力闢開古路任縱橫問青龍古刹中興洞上宗風廣播如何是向師云海潮滔百川如何

是奉師云殷勤千里來如何是功師云杏芳紅不豔
如何是共功師云玉花金蝶兩翻飛如何是功功師
云泥牛石虎同相吼進云五位功勳蒙指示利生一
句又如何師云一片菜花黃似金進云杲日當空照
恩光何處無師云切莫亂卜度居士同昔日性空今
朝和尚是一是二師云仙人臺畔水長流如何是祖
師關師云眉毛上薦取如何是透關底事師云待你
到者箇時節著
誕日上堂彝拄杖良久云者裏會得可煞現成儻或
脚蹋勿怪青龍指鹿爲馬卓拄杖云還知者木上座

落處麼直饒妙德空生不敢談著黃頭碧眼不敢覷
著覷著眼睛瞎談著口皮穿何故數量拘他不得春
秋攝他不得因果收他不得生死進他不得是非聖
凡名他不得青黃赤白描邈他不得不可以智知不
可以識識三際平等一道清虛本自不生亦無寂滅
若承當理會得始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在於九囮而不爲下彭祖非壽
殤子非夭法界非大微塵非小且道他有甚長處便
能如是莫怪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問法王
出世天花應瑞大聖示現麟鳳降生如何是誕生王

子師云禁苑無相識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從容步
玉堂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舌上起風雷如何是化
生王子師云一箭破天山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金
殿不知尊進云王子已蒙師指示今逢誕日事如何
師云南山竹北地木進云恁麼則不同於諸聖師云
青者青兮綠者綠進云恩從上古法演彌綸師云認
著依然還不是僧喝師打云休要弄虛頭
上堂昨夜青龍塔怒發與昇仙臺廝撲不覺撞破東
海娑伽老龍腦殼忍痛不禁只得揚聲大吽山僧喚
來各與六十拄杖於是天明各各住於本位儻或不

見不聞莫怪搕𪮷堆頭更添搕𪮷召衆云青龍家法
異諸方到者方知別有長折脚繩牀麻布帳短簷茅
屋土垣精霜花滿地如銀砌丹葉盈溪似錦裝一二
爲君頻舉似逢人切忌亂商量
結制上堂青龍今日以天地爲爐鞴須彌作鉗鎚扇
三昧火燒二乘炭不論是佛是祖是凡是聖森羅萬
象蠛蠓蟭蟟人我是非貪嗔癡愛無始住地無明一
弁拈向大爐鞴中只教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東西不
辨南北不分識不能識智不能知鍊成一塊打作一
團直待虛空粉碎大地平沉冰河發燄枯木糝花方

是箇好消息雖然猶未是到家時節如何是到家曉節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求嗣請上堂一陽初動萬物含萌岸柳依依漸放黃金之幹汀梅郁郁久懷白玉之胎者裏會得頭頭獨露法法圓成覿體無私無勞別覓可以撫育羣生提攜萬有紹隆佛祖弘基克振人天勝業雖然人天勝業如何承當舉如意云堂前露柱夜懷胎生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超直取狀元來

上堂見色明心聞聲悟道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元來却是僾頭繼饒雲門與麽道未免打作兩

橛背龍者裏心不用明道不須悟僾頭亦不用買今日於上設齋現成油煎荳腐白麵點心只要諸人喫得飽齁齁地挑水底挑水淨菜底淨菜運土掘地底運土掘地搬磚弄瓦底搬磚弄瓦一動一靜一欠一伸折旋俯仰任意施爲不敢與諸人添箇元字脚何故聲本自無瘡勿傷之也

上堂霜花散彩照日舒光萬木彫寒千山體露佛祖眞機覿面衲僧巴鼻儼然本無蓋覆奚有覆藏到此須是過量大人出格漢子始得信心堅若須彌行願深如滄海八風撼之不動塵魔攪之不渾猶如寶劍

精金愈淬愈鍛愈煉愈新如來禪祖師禪蹈虛凹成今時事那畔事當時了辦且如何是山格特牢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仲尼曰吾道一以貫之老聃云抱一而爲天下式瞿曇道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大衆者三箇老漢與麽道且道是三耶是一耶若道是一却又分門列戶若謂是三奈何同道是一到者裏作麽生會拈拄杖云仲尼老聃瞿曇總被山僧拄杖子穿却鼻孔了也且道拄杖子憑何節目却能如是卓一卓云磊磊落落煒煒煌煌豎窮三際橫徧十方神通叵測妙

用難量纔涉擬議打出腦漿僧纔出師云獅子咬人韓盧逐塊便下座

上堂陣陣朔風揭戶開紛紛凍雨打窗破滿堂禪客暗嗟吁衲破蒙頭牀上坐牀上坐休錯過金毛獅子解翻身癩狗泥豬草裏臥莫有金毛獅子出來抖擻爪牙看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百鳥銜花師云時來易借金千兩見後因甚不銜花師云運退難賒酒半壺進云千峯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切忌隨語生解

上堂本無奇特亦無巧妙古之乾坤卽今之乾坤古

之日月卽今之日月古之山河卽今之山河古之人物卽今之人物乃至松直棘曲鶴白鴉烏風動塵起雲騰鳥飛塵塵爾刹刹爾莫不全彰者箇消息所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卽神擧拂子云縱饒會處分明見處淸楚猶是如來禪若是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又作麽生江上泥牛頻鼓舞雲間石虎正咆哮問如何是正位一色師云午夜黑漫漫如何是大功一色師云白牛露地眠如何是今時一色師云眉毛八字分

元旦上堂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年新月新日新時亦新如是可作三十六旬之始七十二候之初拈拄杖云者箇無大無小無新無舊無始無終歷萬古而不磨超百劫而恒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三世諸佛得之說法利生歷代祖師得之傳佛心印天下老和尚得之全提正令今日正在山僧手裏堪作何用點開日月爲天眼指出須彌作詩山

上堂雷鼓初鳴徹群生之曚瞶珠璣徧撒催萬卉之萌芽柳垂綠野橋邊風鼓遍波塘上祖師意處處全彰古佛機塵塵獨露大衆正恁麽時如何承當靑龍塔畔泥牛舞白鶴江中木馬嘶

解制上堂擧拂云只者箇無處不具無刹不彰巍巍乎總法界以爲體蕩蕩乎等太虛而爲量本無生佛之名豈有自他之相無修無證絕是絕非者裏會得說甚長期短期結制解制一任諸人緊捎草鞋橫擔楖栗或向孤峯頂上嘯月眠雲或向十字街頭呵佛罵祖有時恁麽電捲星馳山崩海竭有時不恁麽龍吟虎嘯玉轉珠回却恁麽中不恁麽拈頭作尾擧兩道三不恁麽中却恁麽氷河發燄枯木生花恁麽不恁麽且置祇如夜明簾外轉身一句作麽生道有道得相應者出來道看一僧纔出師便下座

上堂乍雨乍晴三二月桃花欲放柳含煙現前佛法如能委始信壺中別有天擧拂云若也會得不求神通而神通自至不求妙用而妙用現前可以酬罔極之深恩可以增無邊之壽考百千三昧恒沙解脫無量妙義總在裏許自利利他無不具足復擧拂云大衆還見麽雲外九峯靑更靑

誕前一日請上堂擧拂子云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直透威音那畔橫超象帝之先迥絕言論不拘數量大衆明日是者龜毛拂子四衮初度衆請山僧爲他祝壽到者裏將過去壽現前壽未來壽拈向一邊

畢竟與他祝倒甚麼壽若能道得不妨延一剎那爲無量阿僧祇劫促無量阿僧祇劫爲一剎那乃至無量爲一一爲無量小中現大大中現小含容國土吐納十虛雖然且道鴻濛未判世界未成者一著子落在甚麼處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吳淞總戎沈清介請上堂橫拄杖云若要承當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漢子始得威威凜凜卓卓犖犖向劍刃上走馬虛空裏行船拏雲攫霧拔山蹈海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兩頭把斷不通凡聖正恁麼時風行草偃海晏河清釋迦不前彌勒不後便好同生同

殺同放同收可謂不犯鋒鋩坐致太平卓拄杖云還有其人麼當年嘗憶李將軍萬里天邊射一鵰

上堂一番起一番倒休怪重重打之遠現前公案有誰知祇要諸人當下了且道作麼生了喝一喝云也是按牛頭喫草

結制上堂震法雷擊法鼓牢關把定誰能覩撮來大地作紅爐直要活烹佛與祖卓拄杖云還有臨危不變者麼僧纔出師打云速道速道僧喝師又打進云粉骨碎身實難酬師云拖出去乃云山僧適來明明向汝道尚且不會那堪葢覆將來若是箇漢纔見青龍搭尖掉臂而去猶較些子何必蹋步向前刺腦入膠盆又有般漢聞山僧恁麼道便向白鶴江頭死堆堆的坐著那見青龍者裏浮圖錯落紺宇玲瓏九峯拱翠三泖環碧綠野橋畔常露格外風光杏花村中別有一般春色雕欄璇璣堂奧之事大衆要會堂奧中事麼梅花雖有先春意且待寒崖臘後看

雲板至上堂若論此事如半癡禪德募鑄雲板相似務要匠手精緻模範端正向大冶爐中化其渣滓鎔其鈍頑煅煉得乾乾淨淨一點夾雜也無一火鑄成方爲大器懸於青龍香積梁上使見者聳觀聞者駭

異大地俱震一一聽莫分直教人人證耳根圓通箇箇獲現前三昧且如何是現前三昧作擊板勢云善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參既善知時節何勞我再三

上堂心外無法而法可明法外無心而心可通可通可明心法全宗全其宗而法法皆宗全其心而心心無心心既無心直造其源喝一喝云古人者般見解正是夜半放烏雞有甚交涉青龍者裏無心教你明無法教你通有箇沒皮惡辣拄杖子大有逕庭不近人情你欲行奇體妙即截斷行奇體妙的脚跟你欲逐氣尋香即穿却逐氣尋香的鼻孔要與一切人解

其黏去其縛直教各各做箇灑灑落落的閒道人去
且道拄杖子有何長處撐門拄戶全憑渠力

上堂山僧連日疲憊非但佛法氣力也無一星雖然
猶記得馬大師一日不安院主問和尚尊候如何曰
日面佛月面佛師云馬師病裏竭力提持全身為人
叵耐不遇知音當時待他與麼道但云也知大師善
病管教那賣簸箕漢滿面慚惶無地容身儻有僧曰
青龍者般說話也是同病相憐祇向他道金烏急玉
兔速擬思一箭過天竺咄咄咄三十年來弄馬騎等
閒那怕驢兒撲

愛愚宗居士八句請上堂有物先天地是箇甚麼物
無形本寂寥齒○云者箇聻能為萬象主溢目昭然
那箇是主不逐四時凋因甚春至花開秋回葉落古
人者樣說話好似杭州人撐船卓拄杖云青龍只有
者箇攀躋莫及鑽仰彌堅放之周徧法界斂之在一
毫端夫子不識達磨茫然說甚鍾離洞賓鬼谷神仙
畢竟如何從來不假壺公術袖裏乾坤別有天

上堂潺潺流水時奏素琴於耳根矗矗青螺常懸古
畫於天際片雲共野鶴以投巢明月隨輕舟而到岸
離披竹影頻篩十畝之金燦爛霜花徧布千林之彩

正恁麼時若作佛法商量知是山僧孤負闍黎若作
尋常境會則是闍黎孤負山僧一總不與麼又如何
委悉良久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問世尊拈花飲光微笑未審笑箇甚麼師云
青酒紅人面進云和尚不惜慈悲還許轉一語麼師
云有甚長處進云犬吠三更枝上月烏啼夜半嶺頭
春師云不是者箇消息

至日上堂以拄杖画⊖陰退陽生⊜否極泰現○窮
則通⊖通則變⦶聊為諸人通一綫且道是那一綫
擲拄杖云薦便下座

上堂今朝十五日有箇好消息說面為宣揚大家共
委悉卓拄杖云適來蝦蟆背大象蚯蚓拔須彌從諸
人鼻孔裏過因甚不知喝一喝云若知打破你頭

飯僧請上堂經中道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
無心道人青龍者裏供養百千無心道人不如供養
一箇了事衲僧且道無心道人與了事衲僧優劣在
甚麼處檢點得出任你一時盡四天下供養不為
分外其或未委勿怪饒舌三冬天氣暖如春溢目風
光越樣新寄語遊人休外覓隴頭梅月正精神

上堂卓拄杖云拄杖子化作轉輪聖王七寶隨身千

子圓鏡一時遊徧三千大千世界然後還復本形依舊是箇拄杖子若喚他作拄杖子又是轉輪聖王若喚他作轉輪聖王却又是拄杖子諸禪德果然分析得出許你幾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為酥酪移古易今轉凡成聖有甚麼難如無大家喫箇飽鼓腹樂其中搬磚弄瓦各自顯神通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了不了直須識取衣中寶畢竟將甚麼喚作衣中寶昨日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然後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云七廣人稀相逢者少

報本請上堂神光不昧亘古徹今蕩蕩乎為萬物之帡幪巍巍乎作羣生之怙恃不落三賢階級豈容諸聖安排豎拂子云以此毫毛拂恒轉無上輪普徧微塵剎一一剎亦然能以一音說隨類各得聞俱成無上覺過超三乘法昊天罔極恩是恩無不報究親恐平等存亡蒙利益同[illegible]界共人[illegible]

上堂今有三件奇特事第一昨夜泥牛產箇木馬生駒第二青龍塔善談實相昇仙臺親為證明第三堂前露柱不覺手舞足蹈云也大奇也大奇財法二施不思議是男是女盡成佛大地山河笑展眉大衆還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信者三件奇特事麼若信不及且待當來問彌勒

上堂舉洞山云近時人多乾慧若要明辨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二曰情滲漏三曰語滲漏喝一喝云大衆若喚作一喝正是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即見滲漏也若不喚作一喝正是智常向背見處偏枯即情滲漏也若總不恁麼正是體妙失宗機昧始終即語滲漏也復喝一喝云且道者一喝還是見滲漏耶情滲漏耶語滲漏耶若明辨得出洞山只在闍黎腳跟下若明辨不出闍黎却在洞山腳跟下舉手云洞山與闍黎總在山僧者裏不消一捏直得粉碎問

當陽一喝即且止三種滲漏請師宣師云逐一問將來如何是見滲漏師云去時不躡來時路滿月青山絕點埃如何是情滲漏師云千年松下無人到挂角羚羊不可尋如何是語滲漏師云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那辨往來機進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云如何是不涉滲漏一句進云滿目青山絕點埃師打云也是旋蒸熱賣漢

薦親請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箇光明藏盡大地是箇莊嚴海盡大地是箇蓮花國於此會得非但今生父母縱是多生父母累劫冤親以及草

木叢林情與無情都在其中可謂四恩總報三有均
資雖然更有不涉迷悟迥超凡聖又作麼生泥牛耕
破無生國木馬銜開劫外天
圓滿華嚴經請上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
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拈拄杖云
適來拄杖子於阿蘭若法菩提場成最正覺現千丈
盧舍那佛放阿僧祇佛刹微塵數光明具阿僧祇佛
刹微塵數莊嚴出阿僧祇佛刹微塵數樓閣統阿僧
祇佛刹微塵數菩薩說阿僧祇佛刹微塵數教海有
阿僧祇佛刹微塵數衆生皆入毘盧境界大衆若見

得聞得始知咳唾掉臂折旋俯仰時時與盧舍那如
來磕頭撞額步步不離華藏莊嚴世界海可謂世界
無盡主伴重重圓融行布因果交徹乃至成相壞相
同相異相總相別相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
事事無礙法界都在者拄杖頭上所以道刹塵心念
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
說佛功德復卓拄杖云大衆者是拄杖子且道盧舍
那如來即今在甚麼處擲拄杖下座
上堂月皎霜清鶴夢癡一溪寒碧鎖煙絲分明都是
拈花旨兩手而今付阿誰須領畧莫狐疑溯風劈面

急如箭喝一喝云穿過髑髏幾箇知
佛八解制上堂黃龍有三關青龍只一關拈拂子畫
一於此透得許諸人與釋迦老子同行同坐同修同
證同成正覺任你烈烈轟轟吒吒沙沙鍼鋒上走馬
芥子內藏山然者些伎倆到衲僧門下大似糞艸堆
頭一歛屣耳須知更有向上一著子在且道是那一
著揮拂云殷勤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誕日請上堂慚愧今朝母難日多年祖道無成立街
頭拾得一明珠接物利生用不訖無隱匿天上人間
稱第一

上堂雨過垂楊淡鎖煙流水夕陽邊生涯豈儉且隨
緣饑餐與倦眠佛懶做說甚仙風光滿目前鐵笛橫
吹雲外天明月下晴川
上堂俯仰折旋不離菩提覺場語默施爲總是般若
妙用翠竹恒露法身黃花全彰祖意絡緯離遊夜織
無絲之絹蟾蜍天際常轉不退之輪石女挑蜀錦不
藉功勳木童唱吳歌渾超音律非見聞之可到豈意
解之能通天然尊貴迥出常情大衆還會麼禮之用
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
至獅子林請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

非耳目之所到夾山大似拈一放一怎如青龍渡練州涉羅溪昨在臥石菴中今到獅子林裏沿途而來只見白雲澹泞秋水澂渟蘆花與明月交輝丹楓共落霞爭錦木樨香透山谷鼻孔芙蓉笑破迦葉容顏若是箇漢正好騎聲蓋色罩古籠今傾湫倒嶽雨施雲興直下似箇獅子兒吒沙哮吼一聲野獸潛蹤飛禽亂墜正恁麼時直饒佛祖不敢近傍更有何物而能當情且道誰是其人書○昨夜三更月到窻

至萬善菴請上堂向上一著千聖茫然貴乎當人眼疾手快掠得便行乃可斥雷逐電撼蕩乾坤驅耕夫

之牛奪饑人之食始稱丈夫意氣若是畏刀避箭之流成得箇甚麼事遂召衆云還會麼只要人人脚跟點地箇箇鼻孔撩天壁立萬仞氣宇如王孰不丈夫何必自生退屈若論山僧者般說話也好與三十棒何故大似與蛇添足

至月浦淨信寺請上堂明明百艸頭明明祖師意竪拂子云於此見得無邊華藏世界無邊浮幢王刹無邊莊嚴無邊佛土總向拂子頭上一時顯現不勞旋踵而徧歷無量世界不須彈指而圓成無量法門不拈一花而莊嚴無量佛土不動一塵而教化無量衆

生是以終日行而無所行終朝作而無所作到者殿田地方知淨信寺始也殿閣玲瓏金碧燦爛如是觀之未足爲盛今也瓦礫盈虛荒榛滿目如是觀之未足爲衰何故良由者片田地無始以來無盛無衰無增無減一切人於其中間行住坐臥折旋俯仰咳唾屈伸只是未曾有人蹋著在大衆畢竟將甚麼喚作者片田地雨過嵺城山色瞑潮回月浦浪花新

上堂古人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形是佛形適來驢鳴馬嘶水流風動且道是佛聲形耶非佛聲形耶縱饒見得聞得則不免隨境飄流若也不見不聞亦不

免被形聲埋却若是箇丈夫兒直下透過正好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紛紜萬象磅礴大千將彼妙喜世界掇置於此娑婆世界其妙喜世界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不驚不怖將此娑婆世界掇置於彼妙喜世界其娑婆世界中一切衆生亦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不是神通所使豈因法爾如然正眼觀來此猶是塵垢粃糠雕蟲末技須知更有迥超功勳一著子在顧左右云駕鐵船泛峻嶺倒騎佛殿穿市井波中玉兎嚼寒冰舜若多神毛骨冷

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笑煞明州憨布袋曾見一切

羣生前張顛騎馬似乘船隨緣赴感靡不周夕陽西
去水東流而恒處此菩提座南海波斯鼻孔大若到
者箇境界自然七通八達千了百當藏身炭裏混跡
塵中或於佛國魔宮撒沙播土或於市井巷陌打鳳
羅龍大衆且道此人具何手眼翻著袈裟離寶所倒
携拄杖出長安
觀察趙公請上堂空散木碧淡幽煙風捲蘆花眼雪
天露滴芙蓉秋夢醒數聲漁笛過長川山僧自來衝
風冒雨擲釣抛鉤欲圖幾箇赤尾曝顋以了不了之
債柰何鰕蟹也無一箇只得收綸罷釣別行一路

拈拄杖云大衆看看適來者木上座化作無邊身菩
薩於一無邊身復化百千萬億無邊身一一無邊身
各有無量無邊眷屬圍繞放無量光明現無邊神通
卓無邊妙用演入無邊三昧成就無邊解脫復令無
量無邊國土衆生乃至山河大地艸木叢林有情無
情各各獲無生法忍證金剛不壞之身且道卽今無
邊身菩薩在甚麼處卓拄杖云在天非高在地非厚
居目前而非今處壁劫而非舊迥超威音之前那落
釋迦之後離形離相無聲無臭惱煞那顧虎頭李龍
眠王摩詰吳道子直至而今畵不就

趙夫人請上堂經中云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方便門
開也作麼生說箇眞實相底道理畫○於斯會得無
三界可出無羣生可度無涅槃可證無解脫可悟人
與非人性相平等然猶是二乘之見羊鹿等機頂門
具眼者直須掀翻化城踢倒寶所截斷威音古佛脚
歷拈却釋迦老子舌頭入廛垂手隨類現身隨類現
身卽不問汝且如何是轉功就位底事揮拂云向堂
翠竹搖風處鳳產麒麟天外來
薦亡請上堂曉雨飄飄鶯囀作開千樹錦和風拂拂
漁歌遠徹五湖煙無一物不開遮那之相無一名不

布如來之號會得者遍身受用不會者龍禮全身來
拂云會麼踢翻九品無高下盡是蓮花國裏人
上堂若論此事譬如杲日當空有眼皆見亦如迅雷
震地有耳悉聞而盲者不見非日光之咎聾者不聞
非雷聲之咎見與不見雖逃日光之外聞與不聞都
在雷聲之中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也儻有箇
漢出來道今日開導緇素普利人天恁麼說話達磨
一宗掃地而盡山僧向他道闍黎若信得及撒手便
行歸家穩坐如信不及更有一偈應須諦聽憶得三
月三又逢九月九籬邊黃菊兮半合半開隴頭白雲

兮乍無乍有雨過九峯兮山色如藍風生三泖兮濤聲如吼良久云翻憶陶淵明攢眉便回首

上堂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在天堂不爲樂在地獄不爲苦日月不能聲其明江海無以喻其深輝天鑑地耀古騰今本自圓成不假造作者裏會去無聖無凡無僧無俗無貴無賤人與非人同入平等無礙法門只如無礙法門作麼生入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役鄭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何姓曰姓張名拙霜云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才豁然大悟述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乃云此偈可謂調高和寡千載無人酬唱山僧不與他關富要與他關貧也有一偈舉似大衆有願逢人不撒沙隨緣到處是吾家饑來托鉢入鄽市裝去裁雲補衲遮截斷玄途無異轍擊空實鑑隱犁邪聖凡總是沒交涉石上閒栽菡萏花

德賢法孫恭備貲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二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二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三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湛　編次

住湖州弁山龍華寺語錄

順治己丑秋在青龍隆福寺受請入院

三門門牆岸岸關鎖重重當陽一路誰敢逼風以拄杖畫一畫云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

佛殿黃閣簾啓紫羅帳開正恁麼時如何相見撒手歸來無一物借婆衫子拜婆年遂禮三拜

祖堂先覺後覺以心印心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如何

是不了的事幽閑共坐忘尊貴遞代相傳無盡燈方丈先老人在此大開爐鞴密運鉗鎚敲骨打髓烹煅佛祖抽釘拔楔陶鑄聖凡於是家聲遠播慧命永繼不肖到來又如何施設卓拄杖云看取令行昔

上堂拈疏云見麼魔外以之肅清正法以之久住其或未見仰煩宣出指法座云坐斷毘盧頂不與釋迦文且如何行履拈拄杖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去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包羅今古充塞乾坤祝延聖躬堯日與佛日增輝金輪共法輪常轉此一瓣香爲雲爲蓋爲翰爲屏專爲文武尊官護法居士同證

現前般若共明向上眞宗此一瓣香味似伊蘭惡如
鴆毒賤則分文不値貴則傾國難酬今第三回供養
前住弁山白雀本寺開山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
瑞白雪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鏡大師白椎竟
乃云青松夾道全彰本地風光翠竹搖空獨露當人
境界象王峯鼻孔撩天獅子崖爪牙踞地向者裏會
得說甚向上向下第一第二一任擊雷掣電棒月呵
雲叱斥釋迦彌勒指揮文殊普賢或峕塵中混跡或
片刻裏藏身坐微威音那畔澂澂滿目煙光默照空
劫已前湛湛一壺風月自然皇風浩蕩佛日騰輝端

拱無爲垂衣自治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
毛同現色身三昧雖然只如開堂祝聖一句作麼生
道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結椎下座
薦師請上堂青蘿貧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
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惟人自鬧大衆既爾萬法本
閑只如太虛上人去世一周甚處安身立命者裏會
得無凡無聖無來無去從佛界而入魔界轉穢邦而
入淨邦了生死於不相干之地明佛祖於覷不破之
機無德不酬無恩不報更有超羣越格如何舉似夢
破玉人天乍曉芙蓉江上笑秋風

上堂今朝九月九端的從頭剖桂蕊聯飄香菊花笑
破口萬象悉騰歡森羅咸稽首玉鳳嶺頭鳴泥牛浪
裏走擬欲問如何翻身藏北斗
上堂秋風冷落葉寒江上漁翁把釣竿金鱗不現空
垂餌且唱別腔菩薩蠻昔有尼問趙州如何是密密
意州於腕上一捏尼云和尚猶有者箇在州云却是
你有者箇在乃云趙州古佛不免被者尼僧勘破尼
雖具眼又被趙州將箇屎屛子換却檢點將來二俱
龍頭蛇尾總不如東明花主到山也不問密密意也
不作者箇會特爲設齋供衆却有些好處且道好在

甚麼處大家喫得彭脝飽運水搬柴絶是非
至樂平寺請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同生弁岳共產
苕溪金錘擊之無痕玉斧劈之不破供養圓寂樂平
堂上淑安法兄大和尚伏願甘露垂滋於大地弘音
再震於羣蒙就座白椎竟乃云談道談禪大似白日
說夢論偏論正亦是開眼屎牀勿容展事投機那許
承言滯句所以弁山到者裏不敢加箇元字脚何故
屋裏人只好說屋裏事不可向外打野榸去也大衆
且道如何是屋裏事良久云夜明簾外家風古寶鏡
堂前瑞氣新

結制上堂掀翻彌勒樓三際平等折却威音殿一道
清虛了無那畔今昔誰立凡名聖號盡大地是箇解
脫門徧虛空是箇光明藏經行掉臂不離其中謦欬
屈伸總在裏許說箇三月安居九旬禁足大似無繩
自縛若也未到恁麼田地不如歇却驢脚合取狗口
拗折拄杖放下蒲團且向弁山堂中三七日內大死
一番然後甦醒過來始知不汝欺也若是詐明頭掠
虛漢今日決不放過莫有格外英靈不入者箇保社
者麼出來木上座爲汝證據問高懸鉢袋宴坐華林
如何是眞機獨露師云彌勒峯高千萬丈進云爲甚

星分溪澗白露灑竹松明師云獅岳哮吼驚天地進
云只爲權衡密運佛祖罔窺作麼生是正令當行句
師云石女胸中拔楔進云一言包括乾坤外佛祖齊
教立下風師云木人眼裏抽筋
上堂今朝仲冬初一現前好箇消息漫空凍雨霏霏
徧野松煙羃羃突出無翼蟭螟撞倒千層鐵壁嚇得
帝釋宮中日月無光惹得空生嵒畔天花狼藉大衆
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出來試說看問濟下宗風師已
露洞上眞機又若何師云雪裏梅花徧界香進云恁
麼則洞宗密旨當陽舉古路還家得意多師云大蟲

看水磨進云看破龍華親切句如知彌勒共幽溪師
云夜半放烏鷄又僧問師云且住大凡問答皆如舞
劍相似劍劍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無出身之路畢
竟喪於劍下若是具眼作家句句之中須有超脫之
機如無超脫之機決定死於句中所以道機不離位
墮在毒海情存背向見有偏枯到者裏直須機絕廉
纖語無滲漏自然金聲玉振電捲星馳示一機千峯
落色吐一語萬派朝宗可爲佛祖爪牙人天標幟克
紹眞乘提持向上大衆還會向上事麼卓拄杖云佛
祖未生空劫外正偏不落有無機

上堂諸佛心內衆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
證眞豎拂云昨夜無舌人廝罵無手人交拳劈面一
揮把舜若多神鼻孔打落半邊彌勒峯呵呵大笑且
道笑箇甚麼座中亦有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
上堂舉拂云龜毛上座爲諸人說了也何必弁山沸
脣鼓舌說黃論黑堪作甚麼是以風柯月渚咸提妙
旨煙鳥雲林共演眞常牆壁瓦礫悉皆發機蚯蚓蝦
蟆猶可助道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若也未委更
聽伽陀今朝有信士特請爲敷宣山僧舌頭短唯憑
拂子力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界轉無上法輪說甚

淡般若音令見聞者悉發菩提心人人分本有箇箇
悟眞常艸木及昆虫無不獲利益欲說斯因緣窮劫
莫能盡喝一喝云若無者一喝幾乎葛藤徧地
元旦上堂旭日初晴雲霞散彩曉風乍暖梅柳生輝
直得野老謳歌樵人舞蹈寶珠池畔臣退位以朝君
花石潤邊子轉身而就父蜎飛蠉動咸承化育之恩
卉木叢林均賴帡幪之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且道
是那一人昨從鬧市頭邊過處處文明賀聖朝
上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堯舜
令人聞之而皆喜桀紂令人聞之而皆怒此揀擇也

釋迦布髮掩泥而供然燈調達推山擊象而害瞿曇
此憎愛也如何得不揀擇不憎愛去今吳與潘居士
飯僧擬菜每人一盌䞋錢每人一分可謂財法二施
等無差別旣無差別於中還有揀擇憎愛也無更聽
一偈梅蕚嫩柳芽長昨夜東風度短牆回耐枝頭老
百舌辯辯漏洩好春光打噴嚏云今日有人說我
上堂舉拂云者一句子甚是爽快甚是直捷儻或回
頭轉腦莫怪弁山牽枝引蔓去也舉仰山夢入兜率
內院居第二座衆請第二座說法山自白椎云摩訶
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昨夜山僧亦作一夢

夢見向耨達池龍王請我赴齋齋畢復問威音王的
父名甚麼者箇問頭甚是奇特山僧不敢孤負他遂
震威一喝龍王作禮而退忽然覺來只見徧地好雪
大衆且道山僧夢的與仰山夢的是同是別
解制上堂橫按杖云恁麼昔象王嚬眉獅子結舌黃
頭碧眼兀堆堆膽慴竟驚卓杖云恁麼昔盲龜踊躍
跛鼈騰歡狸奴白牯一箇箇放光動地正謂把住也
在我放行也在我放行把住且置山門外正中亭子
要與諸人索九十日飯錢若酬對得一任虎穴龍宮
橫行直撞如酬對不得弁山爲你別通一路卓拄杖

云牢關擊碎坦然平祖道何曾涉戰爭風月擔頭新
活計不妨城市玩花燈擲拄杖云看脚下
上堂天命之謂性淸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
身也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乃云抄喜者般說
話大似截鶴續鳧夷山盈谿僧點將來猶未盡善弁
山又不然揮拂云風娜娜兮柳展修眉雨濛濛兮花
開笑口常把瑤琴月下彈子期不是我眞友
上堂弁山無作造一味信口道曾不論正偏那復玄
玄要毀之而不瞋譽之而不笑倦則放身眠與來唱
箇調生平行爲人好心無好報舉拂云大衆看箇與

作甚麼果是楊修見幼婦方能一覽便知妙
刺史姚公請上堂大象隱於無形故不見而見大音
匿於希聲故不聞而聞拈拄杖云者箇是形象作麼
生見卓拄杖云者箇是音聲作麼生聞縱饒騎聲蓋
色括古囊今猶是光影門頭事直須捩轉機關別通
消息復高聲云大衆看看拄杖子化作無量壽如來
具無量相好統領無量眷屬充滿無量國土宜說無
量法門教化無量衆生一一皆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喝一喝云且道無量壽如來又向甚處去也今
日護法請山僧及大衆齋

保病上堂連日雨何多今朝晴且好風回柳岸兮綠
綫輕飛春入桃源兮紅霞亂墜黃鳥綿蠻兮山色空
濛白雲縹緲兮谿光豔麗奇語遊人歸去來莫教狼
籍祖師意旣曰狼籍祖師意在何處拈香云揭諦揭
諦波羅揭諦普願災障悉消除現前施主增福慧
比丘尼優婆夷請上堂徽江清淺皆白鷺和煙島良
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艸豎拂云觀世音菩薩出荒艸
來也應以比丘尼身得度者卽現比丘尼身而爲說
法應以優婆夷身得度者卽現優婆夷身而爲說法
揮拂云觀世音菩薩又入荒艸去也來去且置只如

觀音大士有三十二應普利羣機今日獨現兩身者
何也擲案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逢春
佛川克歸和尚請上堂喜鵲簷前噪知有好吉兆特
地啓雙扉佛川法姪到頭角勢稜稜英風聲浩浩殷
勤請敷宣教我如何道胡亂說些兒任憑明眼笑大
衆且道笑箇甚麼咄好似大蟲戴紙帽
東禪憨石和尚請上堂判義分科座主見解拈椎豎
拂衲子常情花言巧語乞丐生涯掩室杜口鬼家活
計雖則國有憲章叵耐家無常禮今是東禪法姪特
請弁山爲衆說法大似逼石女生兒教雄雞下蛋不

免杜撰一偈聊塞衆聽無孔笛中吹折柳離腔曲裏
落梅花箇般音韻阿誰曉儱態風流出當家
祈壽請上堂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
目之所到今天氣晴明鳥聲和暢羣芳鬭麗萬卉爭
奇是目前法不是目前法道是目前法埋沒夾山道
不是目前法孤負弁山如體悉得出管教變頑石作
眞金轉關煞爲吉曜不祈福而百福駢臻不迎祥而
千祥并集自然響和聲順老懷少安更有子承父業
作麼生道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
上堂踢翻琉璃缾阿誰實惜擊碎珊瑚樹徧地光生

撒珍珠於紫羅帳裏砌瑪瑙於碧玉階前不守功勳渾忘尊貴所以道夜明簾外快便翻身荆棘林中那容住足直須作而無作為而無為世法佛法并做一團者邊那邊混融一致豎拂云正與麼時且道是阿誰分上事玉兎月中生彩鳳金雞架上產祥麟

圓攝五七請上堂諸佛諸祖遞代出與授受相承○也也只為者箇天下老凍儂與慈運悲接物利生○也只為者箇山僧今於人天衆前花擘一上○也只為者箇以及我圓攝徧公全身放下不動聲色入寂光三昧唱無腔曲調○也只為者箇若是眼內有筋皮

百愚禪師語錄卷三　十

下有血的兩頭截斷中間不立左之右之頭頭合轍生也死也處處逢緣萬機并赴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此猶是階級邊事作麼生得不落階級去鐵牛撞倒無生國透出虛空外面行

清明上堂古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既是解脫門或佛或祖或凡或聖或士農工商總是一家既是一家經行坐臥喫飯穿衣迎賓待客總在裏許既在裏許豈有緇素之分既無緇素之分正好挺身竭力各出手眼撐持門戶大衆門在[illegible]處畫一畫云年年最喜春三月嫩綠新紅看不足只知社舞與郊歌那管堯

仁與舜德昨日煙分寒食昔今朝雨洗清明節知不知曾不曾血淚染成紅杜鵑紙灰飛作白蝴蝶

送法衣請上堂提起袈裟角云者箇不是大庾嶺頭得的亦非雞足山中捧的顧左右云還知來處麼放下袈裟角云玉尺量就金剪裁成明明結角難尋密密鍼鋒不露展則包羅法界蓋覆乾坤百千萬億人天咸皆稽首收則須彌倒卓日月潛輝九十六種外道悉不知名只如不收不展又如何復提起袈裟角云寶印當空妙重重錦縫開

上堂桃紅李白山青水綠總是遮那境界樵歌牧唱

百愚禪師語錄卷三　十一

燕語鶯啼無非真實圓通處處堆山積嶽箇箇塞壑填溝會得者途中受用不會者世諦流布諸公儘更運疑并山更有奇特句子達磨不會仲尼罔聞今日人天衆前一齊布施未審有甚奇特以衣袖掩口云且待明日來今朝牙齒痛

上堂舉拂云者箇不從天降不屬地生不因人與若是箇[illegible]底舉起便知拈起便曉南贍部洲打鼓北俱盧洲上堂東勝神洲持鉢西牛貨洲應供須彌頂上打眠金剛際下洗脚二聽莫聞五目安覩土山焦金石流而不熱疾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諸禪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德畢竟者箇拂子修何功德獲何三昧有如是機變
如是神通拂一拂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
保童男請上堂梅子生香新篁解籜燕正兜喃薰風
滿閣弁山與麼舉揚還有爲人處麼若有道是那一
句若無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於實相不相違背如
撿點不出山僧曾記得箇希有句子切須諦聽白馬
紫金鞍騎出萬人看問道誰家子讀書人做官
佛誕日上堂卓拄杖云黃面瞿曇向山僧拄杖頭上
降生放大光明照十方界地涌金蓮自然捧足作獅
子吼稱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山僧向他道住住少賣

弄即今我龍華寺裏現前緇素壁立萬仞氣宇如王
以及鱗甲羽毛艸木纖芥莫不皆具者段光明彌綸
宇宙烜赫古今無始無終無有欠少黃面瞿曇聞如
是說只得滿面慙惶藏竄無地喝一喝云且道黃面
瞿曇向甚麼處去也擲拄杖下座
結夏上堂結夏安居叢林舊制護生禁足古佛恒規
勿容動念生心那許靜沉死水縱是釋迦彌勒只好
打扇焚香文殊普賢也須負薪掃地不是壓良爲賤
本來法爾如然且道華林主人還有事作也無堪對
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問把作乾坤失色放

行海晏河清正與麼時還是放行還是把住師云石
筍曉抽千丈碧進云只如兩頭不立中間不住又向
甚處行藏師云泥牛夜產一雙寅進云恁麼則夜半
涼風梳竹戶天明曉日麗中堂師云且莫錯舉似
至雲門顯聖掃塔請上堂若論第一義如石傘峰相
似可仰而不可攀亦如鑑湖水可見而不可測三世
諸佛歷代祖師直得口挂壁上豎拂拈椎詎可得哉
今衆勤舊再三屈逼陞座弁山不免與冤安屑去也
豎拂云釋迦得之說法四十九年末後拈花迦葉微
笑喚作正法眼藏達磨得之至我東土分皮分髓喚

作無上心印青原得之喚作廬陵米價雲巖得之喚
作寶鏡三昧洞山得之權設五位普利三根我雲門
師翁得之廣播少室之風中興洞山之旨以至先師
瑞老和尚得之十處說法九坐道場丕振佛祖真風
揭示人天正眼今朝正委在斯上座手裏又作麼生
提持揮拂云擊碎須彌揮界外掀翻大海納毫端
上堂舉百丈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爾等爲我開田
我爲爾等說大義衆開田了却請說大義丈展兩手
示之白雲端曰百丈說大義只止於此當初再參馬
祖的向甚麼處去也若言更有未免與蛇畫足師云

幾乎錯舉又云作麼生見得百丈老人立地處師云路上說話艸裏有人乃良久云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師云只恐遭人檢點天童華云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的麼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師云果然果然又云作麼生見得百丈老人立地處也與笑三十年師云慣得其便又云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也與笑三十年三笑而九十年師云說甚麼九十年直至而今笑未休且道還是笑白雲批判未當爲復別有道理諸人若檢點得出山僧拄杖子兩手分付荷或未然幾度醉歸明月夜歌聲引出画堂前師云明眼宗師天然猶在乃云白雲端公大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童華老正是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仔細較量將來總是家醜外揚未免傍觀者哂弁山則不然白雲要見百丈再參馬祖的麼搖手云低聲低聲又云作麼生見得百丈老人立地處搖手云低聲低聲客來無茶點蒿湯當禮儀搖手云低聲低聲大衆會麼弁山搖手與古人笑的且道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與你二兩粉檢點不出也與你二兩粉一總不恁麼也與你二兩粉因甚如此而今宇宙清如鏡等閑莫把路爲讐

上堂舉匡化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貧兒抱子渡恩愛逐波流乃云古人吐一言半句如金剛屑栗棘蓬嚼之則口破吞之則喉碎只要機前領畧言外知歸那許逐境飄流隨語生解似者僧與麼問匡化與麼荅者裏端的得出不惟親見匡化亦不辜負山僧若也遲疑更爲點破貧兒抱子爲君酬一句當陽截衆流若向句中求解會白雲萬里望庄州

解制上堂江楓亂落清秋老體露金風凉月皎滿堂衲子促行裝頂笠腰包過別島者山又望那山高路債區區何日了若是金毛獅子兒焉肯隨羣入荒艸快翻身舒牙爪一聲哮吼震乾坤野干狐狼蹤跡杳喝一喝云還有不隨羣逐隊者出來道看問昨日車馬橫行爲甚今朝水洩不通師云生鐵鑄成金毛吼進云忽然振轉天關掀翻地軸又作麼生師云泥生變作玉波斯進云氣吞宇宙非臣種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謾謂青山行欲盡面前更有一重關

上堂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卓拄杖云三千大千世界一旹震動所謂動徧動等徧動起徧起等徧起涌徧涌等徧涌震徧震等徧震吼徧吼等徧吼擊徧擊等徧擊乃至娑婆世界一切山陵溪澗

溝壑坑坎堆阜礓礫荆棘悉皆變作金銀琉璃硨磲瑪瑙黃金布地金繩界道水鳥樹林皆演無生蠢動含靈入不退地大衆正恁麼時且道是誰行履卓一卓云許多境界何來去萬里天邊一雁飛

上堂山僧連日傷風咳嗽抖擻得肚裏要箇元字脚也無今是袍袖設齋俵嚫兼請爲衆說法弁山到者裏直得措手不及雖然如是也有少許大衆顧問麼良久咳嗽云沒氣力下座

結制送法衣請上堂劫前關捩五眼難窺格外真機六通那曉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覷著覷著則空

花亂墜言之則語路參差纔饒智過鶖子辯勝滿慈有超佛越祖之機具掀天揭地之用未至正中亭好與三十棒更到華林園堪作甚麼雖然山僧今日只得將死馬醫豎拂云會麼大爐鞴中須親煉始識真金價不同舉阿難問迦葉尊者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復傳何物尊者召阿難阿難應諾尊者云倒却門前刹竿著乃云迦葉尊者雖則隨機應變看來猶未盡善有問弁山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復傳何物向道者件僧伽黎是湖城盧居士供養山僧的大衆且道者一語是扶起刹竿耶是倒却刹竿耶具眼者辯看

問虛空懸彩平地興波奇特相逢如何開導師云杲日正當空進云陷虎之機須毒手活人眼目貴藏鋒如何是藏鋒句師云白雲籠弁嶽進云花石軒中意靈枝劫外春師云紫氣帶朝曛進云謝和尚答話師云此地無金三十兩進云和尚也須放過一著師打云放過卽不可

上堂今有三種好事天氣晴明家家刈禾登場堂中七滿箇箇眉橫鼻直碧如禪人設供大衆有齋喫第一薦得位超諸聖第二薦得福備恒沙第三薦得拕犂拽杷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

猶有傲霜枝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卓拄杖云拄杖子化作賓頭盧尊者一時應徧四天下供然後結跏趺坐而說偈言昨日晴兮今日陰殷勤舉似莫沉吟修篁雨洗竿竿玉落葉風吹片片金月映碧落諸佛印雲籠蒼弁祖師心機前一句誰能委彌勒峯高亙古今弁山震威一喝云也是閒言語尊者被喝走向諸人鼻孔裏去也若能見得行脚事畢儻或未然各自歸單摸取鼻孔看

圓戲受戒請上堂金刀舉起削盡無明之艸緇服披

曹便登解脫之門本來離相離名到此孰修孰證直
得五眼頓開一心朗徹彈指項點鐵成金剎那間轉
凡爲聖所以道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児虛
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大衆還信得及
麼顧左右喝一喝云莫教壞人家男女
上堂香閣沉沉冷繡幃佳人倚戶淚沾衣堪憐異國
蛉螃子歲暮如何不見歸歸不歸莫懊惱庭前綫雪
日輪消室內紅塵教誰掃
冬至値雪上堂羣陰剝盡一陽復生弱綫工添於繡
紋密室灰飛於律管柳眼舒而冰河發鐵梅尊笑而

枯木回春直得物物含新人人納泰千家樓閣氣騰
珂貝之輝萬疊林巒光爍瓊瑤之色普賢境界塞壑
盈渠少室眞機普天帀地召衆云惟有華林拄杖子
風光不藉四旹催
化主至上堂舉黃龍南禪師上堂云世間有五種不
易第一化者不易第二施者不易第三變生爲熟者
不易第四端坐受供者不易且道第五種不易是甚
麼人聻便下座乃云弁山不似黃龍小膽子今日要
與諸人覿面拈出顧左右云且道第五種不易是甚
麼人聻良久云舌短三寸鼻長二尺

臘八上堂舉世尊曰我初成正覺旹普見身中一切
衆生成正覺喝云者般說話大似推人落水癩兒牽
伴狼籍不少以致後代兒孫箇箇依艸附木當甘若
遇殺人不眨眼的漢子管教者老瞿曇瓦解冰消何
故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不丈夫
祈晴上堂凍雨霏霏連夜墜千峰霧鎖波濤沸盧陵
米價勢撩天投子油錢騰踊貴聖僧堂內皺雙眉默
坐無言常噓氣休噓氣弁山有箇解愁方說與諸人
仔細記揮拂云撥出雲中日一輪依然宇宙光風霽
上堂舉拂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

在四旹爲寒爲暑今在弁山手裏成箇甚麼五位君
臣耶三要賓主耶三句關鍵耶六義圓相耶者裏剖
析得出不妨背負須彌胸納滄海倒樹刀山喝使摧
鑊湯爐炭吹教滅若能如是始稱衲僧意氣還有麼
良久云且莫鑽龜打瓦
上堂侵早分明剖露而今特又重宣莫怪婆婆嘮碎
多因媳婦耳頑大衆還識弁山眞實爲人處麼卓拄
杖下座
元旦上堂昨日舊年尾家家換鬱壘弄獅子裝小鬼
不用世尊拈花笑破許多人黨今朝新歲頭各各賣

風流撒散子跋氣毬一一眞常獨露何須斷嘗別求
祇如拈却頭尾不涉新舊又作麼生話會舉拂云皇
圖鞏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輝法輪常轉伏惟大衆各
各萬福不勞久立

湖州府楊都督請上堂震威一喝云大衆會麼果能
會得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以及五家門庭百千公案
無不了了正好明展龍韜暗藏虎畧倒戟囊中高提
祖印弓矢弦上妙運靈機直得釋迦彌勒倒退三千
波旬魔黨伏屍萬里正恁麼肯撥亂爲治移俗易風
使堯風與祖風而並扇俾佛日共舜日以常明且道
向上還有事也無復喝一喝云同途復妙持金印正
令曾無一字傳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十五大施門開無阻人人眼巻
乾坤箇箇氣吞佛祖肩頭拄杖如龍腳下草鞋似虎
雖然只如古人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
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作麼生商量若商量不出月
石者木上座爲諸人展演去也拈拄杖一齊打散

清溪老人鐸匯倡資敬刻
百老禪師語錄第三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四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編次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洪

住湖州弁山龍華寺語錄

開山瑞和尚十周上堂（）先師來也皆爲現前大衆
示此滿月輪相令入無礙解脫法門爲慳貪衆生說
檀波羅蜜爲犯戒衆生說毘黎耶波羅蜜爲瞋恚衆
生說羼提波羅蜜爲懈怠衆生說精進波羅蜜爲散
亂衆生說禪定波羅蜜爲愚癡衆生說智慧波羅蜜
爲著邪解者說正見爲狂妄者說修證爲執語句者
掃除語句爲謬認棒喝者呵斥棒喝或有格外人來
不立根機直提向上使瞽者明聾者聽跛者行凡者
聖悉究竟於一切智地大衆果能見得聞得則知先
師雖去世十周而未曾去今日來而未曾來淨法界
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衆中還有知恩報
恩者麼良久云鏤骨銘肌未足酬

上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有不承言滯句者出來
試道看問善信設齋請師陞座有何利益師云孟春
猶寒進云一言透出青霄外石牛掉尾說無生師云
泥裏洗土塊乃云春雨滿壑峯添嫩翠春風游漾[illegible]

夾新煙花石合長春之色賣珠爍不夜之光鳥奏無
生竹鳴般若歷歷見聞不昧明明聲色難該大衆正
恁麼旹且道是阿誰分上事〇分明一樣檐前月幾
到梅花便不同
上堂弁岳峯頭浪滔天太湖波底大火發烏鴉變作
白鷺鷥雞吞却黃毛獺碓觜笑哈哈秤錘鬧聒聒
嚇得湖州城裏十字街頭石敢當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云阿喇喇阿喇喇便下座
埭谿石盞大師請上堂月擊道存猶爲鈍置指掌意
喻已涉廉纖去此二途還有相見者麼問師登猊座

法戰當陽敵勝驚羣請師衆唱師云雨過靑山翠花
開流水香進云庭前柏樹枝枝秀續葉聯芳事若何
師云水晶甕裏浸波斯進云靚破慈顏歸故里兩林
丹桂永昌昌師云閒言語乃云空裏掛擂鎚肩端懸
寶劍其把斷也海岳昏迷其放開也春光爍爛敲唱
雙行主賓互換擬思鷂子過新羅禪客徒勞著眼看
卓拄杖下座
上堂昔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道向上一
路千聖不然乃云二尊宿大似假借豪門虛彰聲勢
若是向上一路依舊拈掇不出弁山今日要與諸人

覿面拈出擲下拄杖云看看便下座
佛川克歸和尚請上堂野山光射弁山頭花石同春
香氣浮可笑昔年宣老語至今平地兩條溝大衆今
是佛川法姪率衆光臨兼請說法到者裏說甚麼郎
得豎拂云靑草渡頭開正眼紫羅帳裏合知音
上堂雲山前劣處處展畫圖於蒼翠谿澗潺湲旹旹
奏簫韶於耳畔對花發頭陀之笑幽禽浪少室之機
亙古亙今彌綸不墜徹頭徹尾迥絕遮攔諸禪德還
會麼自古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
東禪慈石和尚請上堂皐蛤溪相見洛浦浦問曰自

從桀溪別後今得幾載溪曰和尚猶記得昔旹事浦
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溪曰和尚住持事繁且
容仔細浦曰打則打會禪漢溪曰某甲消得浦曰道
者任山事繁乃云二老可謂有賓有主有放有收檢
點將來總是互揚家醜弁山今日將條龜毛索子縛
作一團拋向山門外賣珠池浸殺了也還有相救者
麼如無且請東禪法姪爲伊解交
上堂弁山一句子端的要人委香爐一張口桌子四
隻腿搖手云低聲低聲因甚如此若在明眼人前管
教笑破驢叢

上堂一番晴一番雨連日重重爲伊擧莫教億劫受
呤嶙剔起雙肩急鷹取急鷹取燕子喃喃梁上語大
衆昔歸宗會下一僧夜半忽大叫云我悟也我悟也
一衆駭然天明歸宗上堂云昨夜大悟的僧出來
僧出宗云你昨夜見箇甚麽道理便云大悟僧曰尼
姑元是女人做宗休去乃云歸宗老漢雖有封侯之
功而無奪符之作者僧大似貧兒得傻飯論量將來
俱是鳳頭雞尾弁山若見者僧與麽道痛與三十拄
杖趕出山門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悉檀大師請上堂柴林一隻箭久隱同安院無敢攖

其鋒狐狼聞膽戰昨日親到來也須仔細看諸禪德
見麽顧左右云遠則隔三千近之在覿面

龍泉玄素大師請上堂擧拂子云無偏無正無主無
賓門外剎竿一任踢倒扶起匣中寶劍何妨豎弄橫
拈葉續花聯於不萌枝上鳳舞鸞翔於無影林中不
涉功勳得大自在大衆且道是甚麽人良久云手握
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階行

道林鏡懸大師請上堂春滿華林月滿溪子規枝上
向人啼新豐一曲誰同調幸喜今朝和得齊作撫掌
勢云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夕陽西

貧福什我和尚請上堂寶珠池外象怒逆臨花石軒
中風雲際會直得枯桐發響怪石騰輝聞所未聞覩
所未覩會得公案圓成若也躊躇不妨舉似昔道吾
禪師遷化後石霜爲住持一日漸源持鍬上法堂從
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甚麽源云覓先師靈骨霜
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麽先師靈骨源云正好
著力霜云者裏鍼劄不入著什麽力源持鍬肩上便
出乃云石霜漸源可謂同條共貫收放臨時仔細看
來猶未勦絕要得勦絕麽先師靈骨謾勞尋溢目煙
光亙古今堪笑持鍬徒著力何如撫掌共披襟

上堂拈拄杖左卓云者裏會得山僧性命在諸人手
裏右卓云者裏會得諸人性命在山僧手裏橫按膝
云截斷衆流不通凡聖又如何話會以拄杖指云山
門騎佛殿燈籠挼露柱從諸人面前過還見麽儻或
未見且聽山僧自歌去也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
柳過前川旹人不識予心樂維那纔出師云將謂偷
閑學少年

上堂夜明簾外木馬嘶風古鏡臺前泥牛吼月穿開
碧落不涉途程踢碎澂潭那留朕跡思量莫測情識
安通果能委悉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

心源永息馳求復有何事雖然祇如轉功就位又如
何歸家月冷琴聲靜画閣騰騰寶篆斜問古鏡未前
卽不問泥牛吼月昔如何師云豪家偏覺貴進云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云黃屋不知尊進云新羅國裏打
鼓南贍部洲說法未審甚麽人境界師云非闍黎境
界僧一喝師便打
上堂溢目好風光不須更別討檻外鳥關關峯頭雲
緲緲諸禪德曉不曉人皆愛月夜眠遲我獨惜花春
起早拈拄杖云會得也與三十拄杖不會得也與三
十拄杖何故不見道負恩者多知恩者少

佛誕日祈嗣請上堂金雞生彩鳳玉兎產麒麟透出
威音外風光徧界新豎拂云悉達太子來也於斯見
得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於斯不見未出母胎度人已
畢見與不見且拈放一邊祇如露柱懷胎燈籠發笑
明箇甚麽事好大哥三箇孩兒抱花鼓莫來攔我毬
門路擲拂子下座
披鬀請上堂天何言哉四昔行焉百物生焉良久云
昨夜太湖波底火發燎却帝釋天主眉毛嚇得陜府
鐵牛走向新羅國裏去也果能見得不越戶庭而山
家事畢喝一喝云大似趙婆酤酢

上堂舉拂云大衆者拂子也甚奇怪適來妙用神通
大作佛事現觀音三十二應說維摩不二法門然後
還復本形却被山僧按下了也如信不及更有一偈
不妨諦聽松陵有信士登山請說法山僧口門窄拂
子爲吩咀萬象森羅側耳聽寒山拾得活笑殺唯有
彌勒暗點頭云恰恰恰胡餅無汁不勞呷
上堂拈拄杖云雲騰致雨露結爲霜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大衆只如不舍不用又如何卓一卓云石女獻
殘明月冷木童笑指野雲忙
至湖州永豐菴請上堂江城二月柳煙新幽鳥枝頭

笑語頻好箇圓通門大啓知音不必更叮嚀到者裏
不許思量那容計較若是頂門眼開脚下綫斷自然
翻身北斗轉步南辰眉毛掛劍銀漢乘槎處處與無
緣之慈時時作不請之友奇特中現大奇特殊勝裏
爲大殊勝直教佛祖無處摸索凡情豈能測度雖然
更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不離家舍常在途中
且道誰是其人顧左右喝一喝下座
至晟溪利濟寺請上堂大道懸曠體絕修證性海湛
寂不立纖塵那畔承當守株待兎言前領荷緣木求
魚直須掀翻烏道迴絕階梯截斷要津不通凡聖正

謂別人行處我不行別人住處我不住到與麼田地
一任奪猛虎食挟驪龍珠黑暗獄中破枷打鎖餓鬼
隊裏放火傾漿正眼看來總非分外衆中還有其人
麼晟溪浪暖春雷動無限魚龍透禹門
至烏鎮法眼菴請上堂大衆還會第一義麼適來寔
松大師為諸人一椎粉碎了也具眼作家向者裏一
見不須再見一聞勿勞再聞不唯大家幸甚亦免遮
相鈍置儻或猶豫有箇補闕真言為衆拈出木童拍
手忺歌舞石女徘徊笑不休正眼看來成底事無端
尿裏販揚州

至密印寺上堂門迎綠水翻性海之波牖闢聳青霄
朗義天之氣象性空鐵笛響遏白雲高峯泥牛夜銜
明月果能言外知歸何勞分明剖析雖然也要據款
結案豎拂云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至雨新菴請上堂初興蘭若地花雨滿新林屋後幽
禽語門前流水音頭頭正法眼物物涅槃心端的如
親鷲風光貫古今
至喜宥寺請上堂昔日世尊在楞嚴會上語阿難言
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相為身
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

決定惑為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
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喝一喝云大小世尊好似扶鴨
上壁牽驢過橋不唯傍觀掩鼻亦乃徒廢精神今徹
上人請揚佛法如何施展豎拂云黃金自有黃金價
終不和沙賣與人
立監院上堂股肱社稷唯憑赤膽忠心黼黻叢林務
要銅頭鐵額能如是也直得風行艸偃玉轉珠回賓
主交參君臣會合肅肅雍雍熙熙穆穆自然陰陽燮
而鼎鼐調祖道興而宗風振若是恁麼事方得恁麼
人若是恁麼人方得恁麼事豎拂云見麼三脚驢兒

今又出華林園裏弄蹄行
結夏上堂今朝四月半千差都一貫坐斷主人公不
落第二見果能脫體無依何須蠟人為驗縱有箇口
似血盆牙如劍樹用若轟雷機猶掣電的到者裏華
林主人脚汗氣還未夢見在且道諦訛在甚麼處良
久云且待秋風起為伊通一綫
上堂鷲嶺拈花淨地撒沙少室面壁忒煞狼藉負石
舂碓失錢遭罪磨磚作鏡平地掘井廬陵米價一場
話欄雪峯輥毬附贅懸疣道吾舞笏刻舟覓劍洞山
五位白璧增纇臨濟三玄掘地覓天從頭檢點將來

都該喫山僧手中棒忽有長老出衆高聲曰和尚者
般爲人也不得無過山僧向他道行人更在青山外
問動則徧界生光寂則乾坤失色除此二途如何是
尊貴一路師云幽鳥林端語好風池上來進云當堂
嬾坐桐陰翠階下慵行草色深師云舉日猶錯過進
云錯師云擡頭萬八千
誕日上堂若是父母未生已前以至那畔更那畔一
著子縱是雲興百問缾瀉千酬到者裏秖教目瞪口
啞分疏不下除非是格外英靈開得隻眼一覷覷透
從本以來無凡無聖無修無證參天地育萬物體包

法界數越河沙從古迄今靈然不昧豎拂云秖如者
箇又作麼生慶讃火中開菡萏香不藉薰風
立監院上堂拈拄杖云綱紀以此而振祖道以此而
彰直得上下交參內外和睦揚岐燈盞重明於室內
性空鐵笛再響於雲門觸目荒榛化作千重寶樹徧
地瓦礫翻爲百尺瓊樓不是神通所使亦非法爾如
然到者裏畢竟如何承當卓一卓云從前汗馬無人
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上堂一念無爲千差坐斷大地平沉魔佛一貫流水
滔滔白雲片片無去無來非遷非變本無老幼奚云

貴賤肚饑加餐熱時打扇一種平懷觀體成現如斯
告報決不相賺喝一喝云任從俊鶻突青霄莫學渴
鹿奔陽燄
結制送法衣請上堂舉衣云金鍼密密錦縫層層映
日月之光華奪山川之秀麗大衆見麼昔日嶺頭提
不起今朝檀越送將來搭衣陞座白椎竟乃云封却
拄杖頭牢結布袋口宇宙不通風山河顛倒走千眼
大悲秖好傍觀八臂那吒安敢措手縱是陜府鐵牛
嘉州石象也秖得魂散魄飛毛骨抖擻衆中還有不
在裏許者麼卓拄杖云蝦跳不出斗

上堂經中道或有世界以光明爲佛事或有世界以
音聲爲佛事或有世界以莊嚴爲佛事或有世界以
飲食爲佛事或有世界以衣服臥具爲佛事且道弁
山者裏以何爲佛事揮拂云山上松門前竹青者青
分綠者綠昨宵驀地起狂風七長八短各彎曲咄明
眼衲僧莫輕忽
冬至上堂雲凝大野明暗奚分雪覆層巒正偏莫辯
當此時也直得地凍天寒鱗潛羽隱行人絕跡於道
路漁翁罷釣於江干雖然也不得一向滴水滴凍冷
冰冰地去今日放開一綫只教寒谷陽回冷灰發燄

全彰佛性玅義不落昔節因緣正恁麽時是甚麽人受用仰勞大衆同到殿前普禮三拜

本空禪德請上堂一心本空萬物奚有不有而有是爲玅有不空而空是爲真空豎拂云諸昆仲且道者箇是有耶是空耶若謂之有不同有見常見之有若謂之空不共邪見斷見之空若謂之不有不空此又殊矯亂相違之說若謂之亦有亦空而逈異顚倒戲論之謗到者裏縱饒四句齊斃百非並遣此猶是知解宗徒若到弁山門下正好喫棒衆中還有道得出類拔萃的句麽喝一喝云青林有雀安知鵠碧海非

鯤不化鵬

爲親請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揮拂云昨夜三更凍得南泉水牯牛變作雲岳獅子驀地哮吼一聲直得地獄天堂魔宮佛國一時瓦解冰消了也正恁麽時向甚處著眼一輪明月家家有九品蓮花處處開

上堂峯巒秀麗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正恁麽時如何湊泊衆中莫有湊泊者麽問法戰當陽即不問安邦定國事如何師便打進云恁麽則一人有慶箇箇沾恩去也師云日下孤燈切忌失照進云今朝若不蒙師指焉知化外有春風師云更須喫棒始得乃云一撥一挨一揚一播諸佛頂顮寬波斯鼻孔大分明不覆藏軒肩猶錯過不錯過左轉右轉隨後來子湖要打劉鐵磨

德豐披剃請上堂白衣脫却換緇衣一念無爲入聖時自利利他絶等匹是名出世丈夫兒果能如是便乃了生脫死超佛越祖轉塵勞以成正覺化熱惱而作清凉以及四恩三有無不酬畢雖然又古人道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且道出家有何奇特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臘八上堂釋迦老子於臘月八日夜覩明星而悟道拈拄杖云山僧拄杖子昨夜亦覩明星而見道不料釋迦老子於二千年後幸獲同參忽有衲僧出衆高聲云釋迦老子三祇果滿六度行圓所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且道拄杖子有甚長處敢與釋迦老子認爲同參山僧但向他道你要見拄杖子長處麽等閒拈出無回互千聖齊敬立下風

上堂臘盡春回萬里湖山呈舊面雪消日暖幾郁梅柳洩真機明明聲色難該歷歷見聞不昧果能會得可以同塵異類遊刃萬機隨緣瀟灑放浪無拘雖然

更有格外一關又作麽生透撣拂云夜半金烏穿海
底天明玉兎上松梢
元旦上堂自有佛祖以來其說法者鼓長舌海口之
談縱雲輿餅瀉之辯橫說竪說而不勝枚舉唯有新
年頭佛法未曾有人說著山僧今日直得倒腹傾腸
徹底掀翻總教諸人直下搆去撣拂云勝日尋芳泗
水濱無邊光景一旹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
總是春顧左右云一任諸人貶剝
元宵解制上堂柳陌花街該徹威音那畔星橋燈市
全明迦葉門頭拈拄杖云今日揭却封皮打開欄圈

放出水牯牛一任溪東溪西橫攛木上座從教江南
江北或嘯傲於沒陰樹下或徘徊於無影峯頭擧足
下足莫非玄路左之右之無殊烏道是則是又古云
淸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且道利害在甚
麽處卓拄杖云莫守寒嵒異草青闘結制已前則不
問今朝解制事如何師云州羮脂咬脚進云人人猶
角虎箇箇若飛龍師云拄杖慣磨肩進云弁嶽一枝
光燦爛直教千古永流芳師云劍峽放木鴦
上堂圓同太虛明若杲日金剛無以喻其固劫石無
以譬其堅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獨立而不改逈超

象外恒露機先大衆會麽今日是東明菴主七袠之
辰請山野爲衆敷揚第一義只如第一義作麽生敷
揚擲拂子云堂前抛出大家看
密聞禪師請上堂春風何太惡吹拆百花萼幽蕙吐
新芳夭桃紅灼灼喜氣動眉梢華林不寂寞報爾諸
禪人於中須領畧急領畧莫把右軍書認作支道鶴
大衆會麽今是密聞法姪不憚跋涉遠抵弁峯爲衆
請法若道有法可說埋沒先聖若道無法可說孤負
諸昆畢竟如何道得恰好去○看取梅山山上月剛
以常照萬家春

鷲親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
拈拄杖云山河國土明暗色空適被拄杖子攪作一
團混成一塊無淨穢可分無凡聖可辯正恁麽旹總
教鱗甲羽毛蠢雜蜎蠓艸木叢林沙礫瓦礫一箇箇
放大光明作大佛事獲大自在證大解脫以此盡孝
無孝不盡以此酬恩無恩不酬雖則如是大衆還見
顧君先慈行藏處麽卓一卓云花開碧岫山裝面月
印寒潭水画眉
啓建大悲懺期上堂相逢不拈出擧意便知有且道
知有箇甚麽試說看問德山棒臨濟喝總是門庭施

設祇如棒喝不到處和尚如何垂示師云分明看取
進云一片湖光封素練珊瑚撐破滄江月師云臘月
扇子乃舉拂云大衆見麼觀音大士來也從聞思修
入三摩地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三十
二應十四無畏於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
十一首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爍迦羅
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
至二十四臂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
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
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現一一形誦一一呪其形其

呪能以無畏施諸衆生大衆若見大士來處則知先
兄久和尚去處若知久和尚去處亦知丁公蒼舒姚
公大雅落處若知他二人落處便知三界九有十二
類生莫不一一皆具如幻聞薰聞修金剛三昧共入
無礙圓滿大陀羅尼門大衆還信得及麼如信不及
觀音大士入隱身三昧去也喝一喝下座
上堂肇論云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
萬物以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弁山不然有旹恁麼
將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有旹不恁麼將丈六金身
作一莖艸用竪拂云大衆者是一莖艸丈六金身在

甚麼處門外碧桃千樹錦分明畫出武陵溪
披剃請上堂薙却無明草體挂福田衣彈指離塵俗
嚮然入聖基本自絕修證那復涉階梯頭頭恂不昧
念念莫相虧明珠含蚌腹菡萏生淤泥世間於出世
有爲及無爲拈來俱截斷撒手了無依然此猶是衣
綫下事更有向上一機大衆要會向上一機麼由來
佛法無多子松柏經霜始見奇
久默和尚十周請上堂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
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獼猴夜籔錢者裏著
得隻眼不唯覷透古人落處亦知我先兄出世六年

獨踞猊牀高懸寶鏡舒長舌瀉懸河而未曾說著一
字示寂十載不動脣吻匪現威儀坐斷十方不留朕
跡而未曾離一字非但十載爲然乃至過去現在未
來無量劫亦如是去來坐立常演斯事而無懈倦所
謂說時默默時說直欲人人披迦葉上行之衣箇箇
坐如來法空之座同登彌勒之閣共入普賢之境正
恁麼旹直得功成而不處名遂而身退及盡今旹寧
居那畔呼回石女打鞦韆於牡丹花下喚轉木童歌
雪曲於明月堂前且道知恩報恩者是甚麼人華林
園裏爲靈瑞破暗室中第一燈

上堂運斤去堊徒誇技能煉石補天轉見縫罅若是英烈丈夫直須向劫前轉步那畔搖頭一任吐霧騰雲興波作浪其道有也纖塵不立其道無也萬象縱橫是以毘目仙人執善財童子手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方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或經百千億劫或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即時善財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果到者般田地不展脣睫而洞察秋毫不假音聲而談超四辯雖然若到舟山猶在正中亭外未見華林堂奧在要見華林堂奧麼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佛誕日德麒披鬚請上堂今朝四月八咄哉小悉達纔出孃肚皮便爾口叨叨豎拂云雲門老漢來也嚇得黃面瞿曇戰戰競競竦身不及走向諸人眼睛裏大衆若摸索得他著不除鬚髮而出家事畢不搭袈裟而尸羅圓滿儻或機思遲鈍山僧與諸人摸索看以兩手掩面良久放手云猫

上堂釋迦老子云我於三七日思惟如是事諸上座進堂已三七日且道釋迦老子思惟甚麼事若眞緇素得出可謂峻峭可謂英特若緇素不出前面是山

門後頭是佛殿身冷卽加衣肚饑便喫飯不用細思量胡爲更打算自家咬著舌尖頭大事方知已了辦見不見嘉州石象喫生菹陝府鐵牛出白汗參

上堂隴上木童吹觱篥閨中石女繡花冠韓盧咬殺子湖狗舜若多神笑破顏此四句倘有一句是正中偏有一句是偏中正有一句是正偏兼帶有一句是正偏不立餘卽不問汝諸人且道那一句是正偏不立者眞個儻分明三七日內亦不虛棄許上座頂門具眼可謂選佛場中一狀元也有麼有麼一僧便出師云禹門浪急難棲泊幾許魚龍點額歸

上堂欲識當陽句分明覿面提白雲隨出沒流水任高低鐵馬追風遠泥猿傍月啼目前如薦得無物可堪齊雖然此正是閫閾中鍼綫工夫須知有大丈夫出格之事還知大丈夫出格之事麼喝一喝云向者裏薦取

長與世珍魏封翁爲子公錫會試闈捷音至請上堂祖師門下不涉功勳選佛場中高標聖境高標聖境且置只如心空及第者是甚麼人試出說看問龍驤雨驟虎嘯風生正與麼時請師接待師云扶搖浪激三千丈進云幽鳥一聲朝雨霽猿啼高樹晚風淸師

云看取鵬騰萬里雲進云只喜今朝有慶師云有賴
證明乃云離匣寶劍紫氣騰霄出袖金鎚寒光炫目
其把住也風雲變色其放行也宇宙回春所以道大
機必得大用生大人必具大智到者裏正好入鄽垂
手隨類現身經緯天地紛紜古今發一機而頓落羣
峯露一境而横吞萬派可作三寶之屏翰爲大川之
舟楫大衆只如出類拔萃一句又作麼生卓拄杖云
桃花已透三層浪月桂還攀第一枝
弁山退院上堂卓拄杖云有昔雷鞫電激雲行雨施
但知進而忘其退有昔月霽空澂風恬浪靜但知退

而忘其進是以機貴回互妙在轉功不得一向死堆
堆的住在者裏雖不住在者裏亦未曾離却者裏從
上諸聖不敢獨居此位昔曹山辭洞山洞問汝向甚
處去曰不變易處去洞曰不變易處豈有去也曰去
亦不變易所謂舒卷不落功勳去來了無背向此是
洞山父子行藏處只如今日退院一句又如何卓拄
杖云紫燕鶵成辭舊壘午鷄啼罷啄陰階

無塵貞道人會資鋟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四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四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五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掞編次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湛

載住青龍隆福禪寺語錄

順治壬辰夏在弁山龍華寺受請上堂曹家女子受
風流惹得東鄰西舍求悔不當初不嫁好一場未了
一場羞豎拂云者是曹家女且道他丈夫是甚麼人
良久云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結制上堂拈香白椎竟乃云運鉗鎚開爐鞴把定牢
關無內外虛空擊出髓常流大地山河成一塊好大

哥且休恠直饒鐵額與銅頭擬議不來百雜碎衆中
還有不假鉗鎚者麼問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如
何是第一義師便打進云棒下分身原不隔刹塵隨
處共悠悠師云且過一邊乃云青龍今日正是棒打
石人頭曝曝論實事也不與你論人境說賓主也不
與你分正偏明滲漏只要卒地折爆地斷息凡情離
聖解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到者
田地一任烹佛祖作羹湯拈鴆毒爲乳酪殺活無礙
擒縱自由豈不暢快生平雖然直饒及盡今昔三世
諸佛口挂壁上更有一人猶不肯在大衆還識此人

麼喝一喝下座
舉寒松操首座立僧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
落在第二盤山老漢忒煞勞攘拈拄杖云青龍則不
然舉也在我放也在我不舉不放也在我所謂我爲
法王於法自在到者境界一任符懸肘後劍挂眉間
爲綱爲紀爲準爲繩與一切人分憂解難舉直錯枉
爲法門之梁棟作僧衆之鹽梅眼目人天鉗鎚佛祖
且道誰是其人卓拄杖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
見丈夫心
上堂浹旬陰雨飛今日晴方好倚檻頁暄霜寒枝上

頻啼鳥錦霞似散未散楊柳欲青不青野水涵天表
春信梅花知此情復誰曉趙老茶雲門餅青州棗信
手拈來滋味非關舌上討堪憐逐氣尋香客蹉跎好
光陰笑煞西鄰王大嫂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艸
上堂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
俱忘復是何物盤山老漢恰似囫圇吞箇棗青龍今
日不免翻案去也拈拄杖云拄杖子昨夜惡發踊於
虛空現十八變卽時將百億須彌盧百億日月宮百
億四天下攪作一塊混作一團於其中間了無生佛
之名復有何物可得正恁麼時諸昆仲向甚處迴避

若迴避不及各人照顧自己鉢盂好
鍾道人誕日請上堂野老家風與不孤茅簷竹徑曉
霜鋪等閒懶話朝堂事醉裏何妨笑語癡仙懶做佛
奚圖得喪個中一物無彭祖奇年高八百怎如壁上
挂葫蘆
上堂舉水潦和尚問馬祖曰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
被祖攔胷一蹋豁然有悟遂起大笑云也大奇也大
奇無量法門百千玅義總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
也豎拂云者是一毫頭上大衆還識麼喝一喝云猛
虎不餐几上肉紅爐豈煉橐中錐

岫雲持募請上堂卓拄杖云者僧在天而天在人而
人在僧而僧在俗而俗復卓一下云在天而非天在
人而非人在僧而非僧在俗而非俗若果如是不窺
戶牖而徧見天下不越庭際而出家事畢然猶未是
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金剛寶劍驀頭揮截斷紅塵
透祖機應物還如雲出岫金烏夜半煥光輝
重建大殿上堂虛空結彩平地興雲拈須彌於蝸牛
角上援世界於醯雞眼中是何三昧所致具眼者辨
看寒松首座問梁升寶殿彩結虛空鼎新句子如何
酬唱師云市地紅輪照進云市地紅輪正是升梁鼎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竟何爲鼎新師云虛空紫氣騰進云與麼則蝸牛角
上堆山嶽藍鑱眼裏納須彌師云一任讚嘆進云是
何言歟師便休去乃云玄黃未判偏正未分早已有
者大寶王刹非狹非廣無成無壞本自莊嚴不假造
作過去諸佛於此中間究竟圓滿入般涅槃未來諸
佛於此中間成等正覺遞相出興現在諸佛於此中
間舒廣長舌轉大法輪東西列祖於此中間互相授
受提持正印天下老凍儂於此中間建宗立旨豎大
法幢後來性空禪師於此中間別展家風泛木盆於
浩渺吹鐵笛於雲間迨宋及今六百餘年音容猶在

山僧數載以來於此中間開疆闢土架木鋤雲雖不
敢媲美先哲聊爾追步後賢只要大衆親證親悟到
大寶王刹若是有力大人於此纔往開來起墜興廢
搬磚弄瓦各顯神通運水挑泥無非佛事一任豎者
爲柱橫者爲梁巨者爲棟細者爲椽一多無礙小大
相容犬牙參差遮欄九峯之翠棲角錯落橫吞三泖
之波龍江旋繞鶴渚瀠洄說甚人間兜率洞府仙宮
只教偏大地是圓覺伽藍盡虛空是普光明殿五湖
衲子杖笠雲奔十方檀那輪蹄輻輳人人倍般若真
宗各各助無爲之化且道如何是古路重揚一句

皇風浩蕩乾坤闊佛日增輝宇宙新
上堂昨夜雨何來乒乓打熄紙窗開柳眼青滴破梅
花紫溼却身若肩法身冷如水天曉開門看浪花橋
畔起若是恁麼人拈頭便知尾還有恁麼人麼昔甘
贄行者至南泉設齋昔黃檗爲首座行者請黃檗散
襯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者云若恁麼如何消得
遂將去少頃復請黃檗散襯檗云財法二施等無差
別者便散襯乃云黃檗大似停囚長智行者亦是貧
兒賣富雖然二俱作家檢點將來不無滲漏若是青
龍作黃檗待行者請施財信手拈來劈面便擲行者

雖通身是眼管教措手不及
薦新請上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
次此是黃面老子將差珍異寶一肯撒向諸人面前
了也設或機思遲鈍勿怪重宣偈言卓拄杖云唯有
者箇力超出一切法不落於無漏安屬於有爲這離
三乘道迥超聖凡位罔極劬勞恩一念皆酬畢有情
與無情皆令登彼岸喝一喝云者些絡索從甚處得
來不因梅放早怎見隔年春
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心水無留影
之意古人與麼道也是鬼窟裏作活計青龍從來不

會揑怪顧左右云昨夜三更文殊與普賢相毆一人
云根本智內勿容纖塵一人云萬行門中不捨一法
遞相爭論不已却被山僧拄杖子聽見云你者一對
擔扳漢來者裏鬻羣動衆卽便趁出了也大衆曾要
見者消息麼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喫驚
西源禪德七表請上堂騎駿馬驟高樓萬里銀河輥
玉毬百歲翁翁著五彩不風流處也風流唯有衲僧
家不敎而能不言而喻說甚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壺
中日月袖裏乾坤正好與無量壽如來剃毛斷結把
臂偕行作箇同參○無量壽如來於中出現人衆看

看拂拂云黃鶴樓前鸚鵡洲
元旦上堂一年好景今爲最莫當等閒空自兼梅嫩
雪香月影肥雲晴日暖鶯聲細白頭婆子把花簪丫
角老兒騎竹戲衆兄弟會也未不會但看東鄰王大
伯燒錢稽首祝堯天一曲昇平徧大地
上堂今日是元宵佳節正値燈明如來出現於世一
燈然百千燈燈燈相續徵徵無窮盡未來際無有休
息直得天花繚繞繽彩繽紛江鄰煙火光騰紫陌城
市笙歌響徹雲衢水流般若之音鳥弄無生之曲拈
拄杖云諸昆仲還見燈明如來麼若也未見拄杖子

聊作箇還事舍人雲鬟紺碧崔嵬滿目風光絕點埃
柳放三千金世界梅開十二玉樓臺
解制上堂石門嶮巇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角
鐵牛衝得破毘盧海內鼓波濤乃云潮潭英老可謂
門風峻峭住處孤危仔細較量只會把住不解放行
總不如青龍者裏前無嶮巇之鐵關後無壁立之萬
仞唯有茅檐竹椽紙幔繩林門開八字路徑坦平來
者任來去者任去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任運騰騰了
無羈絆於此薦得行脚事畢顧左右云衆兄弟今日
因甚向平地喫交拈拄杖一晝打散

上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揮拂云龍
江浪暖鶴渚春香柳飄金縷梅吐紅霞流水光中大
吠明月白雲影裏鳥銜落花於斯會得日消黃金萬
兩若也躕躇切忌假裏有砂
觀音聖誕上堂豎拂云今日觀音大士於此拂子頭
上誕生者裏著得隻眼正好與無緣之慈起同體之
悲和泥合水散影分形處處爲明爲道普普爲瑞爲
祥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只如
大士有三十二應且道者箇是那一應春到上林多
意氣庭前玉樹長新枝

上堂三月春光富貴天子規叫煞有誰憐好花無限成狠藉片片隨流過碧川一法若有毘盧墮於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竪拂云者箇有不得無不得親不得疎不得揮拂云不如一齊劃斷葛藤直使僧俗男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教成佛去正與麼時阿誰證明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先生

祈嗣請上堂擧僧問投子云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投云急水灘頭打毬子僧不薦又問趙州急水灘頭打毬子意旨如何州云念念不停流乃云一人有雕冰鏤玉之巧一人具斲彫析髒之能雖則各逞妙

手互相激揚怎奈鷸蚌相持漁翁得利如同青龍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但道好箇消息者裏見得一任參天地育萬物紹宗祇承祖業可謂室內真子不同門外遊人有麼揮拂云春未去夏又同參差綠影漸成堆庭前不種梧桐樹也有丸苞天外來

上堂山僧昔日得一句子至今受用不盡擬欲拈出只是罕遇其人卷而懷之二十餘年大衆且道是那一句子良久云金生麗水玉出崑岡

元旦上堂天無私蓋地無私載日月任流遷春風無向背有者道衲僧家一味饑餐渴飲目視雲霄倦則向折脚繩牀曲肱打眠總饒乾坤覆墜而不驚洪波滔天而非覺說甚月之大小年之新舊看來猶是徐六擔板那知青龍者裏有三種好事一則元旦祝延聖壽二則大衆各各萬福三則同勝禰德年居古稀更有一種好事大衆還知麼逢人但與麼擧

結制送法被請上堂華簇簇錦簇簇揺不成分畫不足幕地展開覆大千燦然五彩耀人目拈拄杖云還有不被蓋覆者麼出來道看問昔日世尊拈花示衆今日和尚將何指南師云當空杲日照人寒進云擧閣風生來法席一灣溪水遶青龍師云閑言語乃云

今日青龍不圖諸人高標勝境別竪慧幢但能一念無爲萬機寢削坐斷報化佛頭不落聖凡等見若如是也一任横身那畔獨步丹霄提扁虛空搓圓世界掀翻滄海喝碎白雲不爲分外苟非其人饒是生成釋迦長就彌勒稍有遲疑管教觸髏粉碎何故當軒秦鏡分明甚野干無繇匿本形

禮千佛懺上堂昔有一秀才看千佛名經問長沙云經中只見諸佛名號未審諸佛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還有人題也未才云未曾沙云秀才若暇還取一篇好乃云長沙諸方號爲岑大虫被者

揩大一闊不免指東簷西推出一座黃鶴樓來唐塞青龍則不然竪拂云千佛國土在拂子頭上小大相容一多無礙主伴重重作大佛事了也放下拂子復召衆云且道諸佛國土又向何處去也趯飛直透三千界瑞靄朱門十二樓

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同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大衆要識凡夫法麼拍右膝云者裏薦取要識聖人法麼拍左膝云者裏薦取者裏且置只如凡之與聖相去幾何良久云桃花紅李花白年年何曾有異色舉似諸人

尚不知問取東鄰王大伯尋常肝膽向人傾惱亂春風猶未歇

上堂第一義好生觀倚天長劍逼人寒卓拄杖云髑髏擊碎阿誰曉南贍部洲北鬱單便下座

上堂氣稜層光峽帆異中來也是何物竪拂子云覿面施爲不見形擊香几云分明打破精靈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莫輕忽咄拋拂云銜霄須看撩天鶻

上堂麥浪千層碧菜花一片金可憐枝上鳥啼破祖師心將甚麼喚作祖師心莫是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喚作祖師心麼莫是黃梅付衣曹溪竪拂喚作祖師心麼莫是升堂入室鳴鼓白椎喚作祖師心麼乃至雨落地溼日出天晴星馳電卷魚躍鳶飛水流風動鴉鳴鵲噪喚作祖師心麼若與麼會大似向驢鞍橋上覓阿爺下頷破木杓邊認祖宗腦蓋料掉沒交涉旣都不是畢竟如何卓拄杖云塡溝塞壑無人會石爛松枯幾箇知

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唯有眞佛屋裏坐趙州老漢與麼說話大似將心肝五臟兩手捧出只要人親見叵耐漆桶不快反底很藉青龍

今日要與他拾遺補缺去也金佛不度爐十八女兒滿面羞木佛不度火金毛獅子紙包裹泥佛不度水笙歌滿載瀟湘裏唯有眞佛屋裏坐喝一喝云堪笑牽牛去拽磨

上堂青草池塘蛙鳴夜月芳園花樹鳥喚香風白鶴江頭東漁歌而西牧唱青龍寺裏晨擊鼓而暮敲鐘昨夜驀地裏風吹動寶塔上鈴鐸兒鏧鏧丁丁丁鏧鏧直到大天曉驚出東方一輪紅大衆且道是何意旨以拂擊香几云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

上堂龐公道難難十擔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下

得牀來脚著地靈昭云也不難也不易百艸頭邊祖師意當時山僧若在與來各與三十拄杖何也大小龐公只解岸裏販揚州祖師意猶未夢見在諸昆仲畢竟如何是祖師意喝一喝云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佛誕上堂○大衆看看今月釋迦老子特爲諸人示滿月輪說佛性義卽昔大地震動天雨寶花直得厠坑頭乾矢橛現大人之相糞堆上破草鞵作獅子吼塵塵獨露刹刹斯彰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又豈待毘嵐園裏無憂樹下指天指地復畫○云誰把玉環敲兩段半沉滄海半浮空

上堂詩龍家風濟薄接待不似諸方差脫老椽破屋排殘折脚柴牀箇箇俗襟那落人人鼻孔昂藏一味種田博飯有甚佛法商量既不商量只如楊岐三脚驢子跨跳上三十三天善法堂裏打箇轉身將帝釋頭上寶華冠一踢粉碎且道是箇甚麼道理擊拂子云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

上堂今朝四月十五一言迴出今古昨夜犬吠韓盧天曉大虫趂虎驚起露柱搖頭嚇得燈籠作舞會得

者掉臂卽行不會者更聽重舉下座

解制上堂泥牛拽斷黃金索彩鳳衝開碧玉關蝴蝶撲翻花底月波斯倒捲水晶簾此四句有一句接上根人有一句接中根人有一句接下根人有一句格外提持不立根器諸禪德且道那是格外提持不立根器的句若檢點得出一任七縱八橫東拋西擲活吞佛祖倒卓乾坤向萬里無寸艸處去亦得赤黯黯處去亦得三處度夏亦得一處安居亦得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若也未到者般田地刀尖有蜜君休舔蠱毒之家水莫嘗

誕日上堂舉法眼因僧問云承教有言從無住本建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眼云形興未質名起無名雪竇拈拄杖云拄杖是形名雙舉形卽無形名卽無名有等無見識瞎漢只認得箇無形段無名姓的便爲極則不唯孤負法眼抑且違背古人乃云法眼敎人向無形名上薦取有形名底雪竇敎人向有形名上領略無形名的二老好似杭州人撐船靑龍卽不然豎拂云者箇是名不可呼者箇是形不可覩不立階級迴超今古慣向毒蛇頭邊揩痒偏去太歲頭上掘土惹得共工氏怒發將頭觸碎不周山女媧氏煉

五色石以補大衆會麼五九元來四十五
上堂秋雨瀰漫灑醍醐於大地丹楓錯落布錦繡於千江芙蓉呈笑面月桂吐真機步步無非寶藏頭頭總是家珍怎奈懷寶迷邦不解轉身就父若是具眼豪傑全身擔荷覿體承當所謂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正好駕無底船撒漫天網釣吞舟之巨鰲打冲霄之彩鳳雖然更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之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且道此人具何面目卓拄杖云長憶明州憨布袋逢人乞我一文錢
結制上堂卓拄杖云青龍者裏無法可說無禪可參

無金剛圈教諸人透無栗棘蓬教諸人吞無玄要賓主句教諸人會一味要你搜尋業識窮盡偷心向威音那畔更那畔打箇無底筋斗却來者裏方堪湊泊肩毛罅裏藏海水拄杖頭上著須彌總不分外苟或未然饒有暴虎馮河之勇驅山塞海之能運斤成風煉石補天具百千神通無量妙用若到青龍一點也用不著且道青龍有甚麼過人處擲拄杖云慣將折筋攪禹門只要魚龍知性命
滬和侍者爲業師周忌請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豎拂云者裏見得盡法界是金剛正體徧虛空是自己光明生本無生彩鳳那棲寒木滅亦無滅蛟龍安臥澄淵來無所來猶孤月耀乎滄海去無所去若浮雲散乎太虛所謂生滅去來本如來藏雖然只如從素凝公去世一周畢竟向甚處行履以拂子指空中雲云一片與兩片儼然無不徧九峯玉鏤成三瀨銀砌岸白鶴隱無形鳥藤正出現楊柳眼裏文殊大士賣風光梅花影中普賢菩薩逞神變塞壑塡溝無不是普天帀地休分辨休分辨急須薦莫待明朝紅日昇依然露出本來面大衆如何是本來面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九二九三四九相逢盡道難出手夜潑玉兔嚼寒冰凍得金烏藏北斗寒山拾得笑欣欣露柱燈籠忪點首豎拂云高著眼見也否白雲天外變蒼狗
復舉末山尼因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尼曰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尼云非男女相溪喝云何不變去尼云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麼乃云灌溪竿木隨身末山符懸肘後雖則賓主互換各露風規猶不免山僧拂子將他二人鼻孔一齊穿却且道者箇拂子有甚奇特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
臘八上堂風寒月冷鳥驚棲雪裏梅花香滿溪夢破

玉人消息斷鄰家半夜一聲雞昔世尊在雪山六年
苦行於臘月八夜覩明星悟道惹得箇箇撐眉努目
承虛接響青龍與他掀翻窠臼免得後來兒孫上鬼
窟裏作活計直教一切人向諸佛見不到處見行不
到處行說不到處說豎拂云者是諸佛見不到的還
見得麼擊拂云者是諸佛行不到的還行得麼揮拂
云者是諸佛說不到的還說得麼良久云始作翕如
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擲拂云以成
上堂鉢裏飯桶裏水好箇塵塵三昧德山歌禾山鼓
亦非小小神通破草鞋放光動地乾矢橛輝古騰今

論正論偏何異掉棒打月說玄說妙好似掘地覓天
所以道通人猶寡局士偏多縱饒趯葉門前掉臂威
音那畔搖頭以佛祖作冤家將魔王爲眷屬亦未是
衲僧活計且如何是衲僧活計以拂召衆云了了
與君指出形山寶玄玄玄打破乾坤別有天般勤舉
似參玄客剔起雙眉千嶂隔豎拂云隔不隔眼中童
子慣吹簫井底蝦蟆吞却月良久云皆
元旦湖州府尊張公請上堂律入青陽寅回斗柄正
顓頊禪位之初幸勾芒交印之始人人腦後豁開鎖
鑰乾坤箇箇眉尖迸出斬新氣象木馬蹋翻波底月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不假當節因緣泥牛耕轉隴頭春說甚佛性妙義正
恁麼皆直得寶印高懸金鞭遠震國運與佛運齊興
皇風共祖風并扇雖然只如垂衣端拱一句又作麼
生鄰歌社舞人皆委舜德堯仁孰可知
監院獨朗五旬請上堂楊岐三脚驢子昨夜跨跳上
妙喜世界將不動智如來嚇了一驚却被張果老倒
跨回來撥赴西王母瑤池大會行至趙州橋不覺打
箇顛蹶連果老仙人一齊掀翻在地然後掉轉尾直
走到青龍寺裏山僧不免將他收下了也雖然隨高
就下出入得力只有些習氣未除大衆且道畢竟如

何除得吸乾滄海紅輪現獨朗乾坤耀太虛
解制日衆嗣請上堂左卓拄杖云十五日已前天寒
地凍水冷艸枯飛鳥息影於深林遊魚潛蹤於大壑
直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也不得動著右卓拄杖云
十五日已後東風解凍萬卉萌芽梅花孕白玉之胎
蘭房吐熊羆之兆於一毛頭現百億毛頭獅子亦不
爲分外正當十五又作麼生湊泊連卓拄杖云打開
趙州關拈却雲門普拍手唱陽春倒跨豐干虎或西
秦或東魯天上人間無所阻呵呵呵休莽鹵歸家得
力是兒孫祖父從來不出戶

誕日上堂滚倒行年四十九罪滚如海膽如斗何須更說昔年非鞭起須彌顛倒走寒山拾得笑呵呵釋迦彌勒忙搖手諸昆仲知也否不知問取當年老趙州進人便道蘇州有常州有大衆且道有箇甚麼不是白拈便是剪綹

至法界寺請上堂月華孕彩仓彰滿目風光桂蕊噴香別是一般氣象歷祖之真機宛爾衲僧之巴鼻分明不落言詮迥超數量諸佛從此而出生羣靈從此而養育為天地之根作萬物之本豎拂云者箇又向甚麼處得來不假官公術誰知別有天

上堂今朝三月十六一句明明叮囑不須向外馳求浩浩春光滿目一溪流水鳴琴兩岸垂楊作線不羨靈雲見桃謾誇香嚴擊竹若能一念無為猶勝百倍天福天福終是不常無為畢竟成佛河沙妙德圓圓百千三昧具足以拂作圓相云且道是那一三昧復放開拂云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上堂大衆今是崇明縣衆檀越捨得爾來懸陞此座舉揚佛法若是佛法孔子不敢措辭瞿曇默然有分雖然事無一向不免別通消息豎拂云看看昨宵露柱與燈籠廝撲不覺撞倒山門外石幢子嚇得昇仙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臺上王可交躲向天台去也大衆見麼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誕日上堂拈拄杖云者箇木上座通身無面目到處撥風顛超然離背觸不居偏正位不受人天福放去徧剎塵收來在一粟數量莫能該春秋安可局象帝不知名空王作眷屬卓拄杖云戴角披毛混衆流夜滚不向蘆灣宿

結制友松居士請上堂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親證親悟親到者田地始得今選佛場開雲水畢聚務要人人收攝心猿牢拴意馬勦絕凡情除却聖解更要痛出一身白汗始知不欺汝也苟或未能饒你眼飛閃電舌捲風雷揮霍成雲咳唾如雨毛孔藏百千香海胷中有萬億機籌乃至身上出火身下出水現十八變具無量神通若到者裏向你道箇未在何也些些伎倆休開口行到須彌始見高

冬至上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畫一畫云者是一若辨得出則知箇箇脚下有一片無陰陽地寒暑不能到造化不能移折旋俯仰欬唾屈伸掉臂經行常在其中諸人還曾踢著也無喝一喝云寒槁園林看變態春風吹動律筒灰

元旦上堂東日初開萬里溪山呈舊面曉雲乍起一
腔風月展新機化母施無作之功東君行不言之令
當此旹也直得珠簾倒捲而六戶靈通寶鏡高懸而
萬象不昧江河淮濟旹旹激濁揚清日月星辰處處
聯珠合璧又豈待河出圖洛出書甘露降鳳來儀然
後爲祥瑞者哉雖然在衲僧分上將何酬答攜節獨
立千峯外願把南山祝帝堯
上堂衆昔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
曰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曰洗鉢去其僧有省
乃云大衆會麽喫粥了洗鉢去一飽能忘千載虛至

今大地沒饑人笑看兒童捉柳絮
解制上堂敲開金鎖絕囊藏拄杖腰包各自忪護謂
長安風月好脚頭煙水正茫茫青龍今日解制別無
佛法可說只有三件事分付諸人第一淨地上不得
著脚第二熱鬧處切忌稱尊第三古廟裏休去挂搭
若透得此三件事過不妨眼空四海背負須彌一任
天下橫行召衆云有麽喚來好與三十拄杖

無相修道人備貲敬刻
[illegible]老和尚語錄第五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五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六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湛[illegible]

住青龍隆福寺語錄

己亥夏師五袠初度樹法幢處咸思法乳各爭迎錫
預祝大年師念青龍始誅茅地先期允請從雲門歸
結制上堂擊碎塗毒鼓猶是莽鹵徑見撒翻向上關
依然鈍置熱人衆中有不犯鋒鋩而坐進此道者麽
問歲歲元宵布袋解開今朝十五羅頭把住還是舊
店新開爲復別展家風師云金剛際下翻筋斗進云

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和尚年當知命說法五會
還有優劣也無師云閻浮提畔笑呵呵進云昔日世
尊今朝和尚師云他不入者隊裏進云誕生本是無
修證歷劫能爲主法王師云更須翻身北斗藏乃云
佛法不是細事無際天雲濤難容吞舟之魚有九萬
里風乃負垂天之翼更須識休咎知進退方有說話
分所謂一處明千處萬處一旹明一機透千機萬機
一旹透還來有般兄弟將衣綫下事置之高閣只管
問賓主問玄要饒你智超鶖子辯逾滿慈問到彌勒
下生至樓至佛旹有甚交涉不見藥山云十成的事

也須颺却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顧著閨閤中物捨
不得終成滲漏若要此事相應直須敲開識鎖截斷
情關拈却衲僧巴鼻搜空佛祖窠臼淨躶躶赤灑灑
無可把一任包含萬有吞吐十虛不是神通亦非法
爾大衆會麽設或猶豫更饒葛藤一上爐鞴弘開鉗
鎚密設八面牢關六門杜塞不管你鐵額銅頭釋迦
彌勒到者裏鉢囊也要高懸拄杖直須拗折勦除聖
見凡情頓教心行處滅大地俄爾平沉虛空忽然迸
裂更待那𡎺地一聲噁始知甕裏原來不走鱉
弁山玄素和尚至引座竹影掃苔徑幽禽傍柳啼香

風來滿閣畢竟有蹺蹊召衆云今是弁山和尚金錫
遙臨華幢遠降直得雲霞散彩泉石騰輝毘盧樓閣
不勞彈指而開慈氏家風勿容斂念而證儻或漆桶
不快更爲打鼓普請看卓拄杖云玅舞還應誇徧拍
三臺須是大家催
誕期寒松首座請上堂舉太原孚問鼓山晏曰父母
未生前鼻孔在甚麽處晏曰即今生也在甚麽處孚
不肯遂云你問我答晏云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麽
處孚以手中扇子搖兩搖乃云若據父母未生前鼻
孔非但孚上座晏國師不知落處直饒八臂那吒千

眼大悲也摸索他不著豎拂子云大衆且道者箇還
是已生耶還是未生耶設或狐疑不妨別通一綫青
溪春入水溶溶柳吐金兮花吐容更有一般高著眼
三更煦日上寒松下座
江西虔州谷山和尚至引座卓拄杖云適來青龍踊
躍白鶴翱翔艸木叢林咸皆作舞山河大地俱爲琴
聲說甚伯雪見孔子寒山逢拾得正好全賓即主全
主即賓明暗交參敲唱雙舉雖然更有佛祖不能明
鬼神不能測格外全提一著子在大衆少選請金峯
和尚爲衆說破

請上堂昨夜雨何急和風撼竹篩法身雖不著混沌
溼變肖幻人忪拊掌彌勒笑嘻嘻大衆且道彌勒笑
箇甚麽等閑莫負東君意歲歲花開却爲誰
大休靜主請上堂古云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
非屈指云青龍今當半百尋常但只寒則圍爐熱則
搖扇或旹綠野橋邊招雲弄柳或旹青溪岸畔嘯月
吟風孳孳波波恁麽過日并不知老之將至又誰覺
今是而昨非直饒過去古佛猶是我兒孫在且道山
僧有何長處而今世事多華藻且染髭鬚學後生
請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九峯混飛三淛火發赫

得青龍拄杖子走向忉利天宮將憍尸迦鼻面一摑
惟有那明州憨布袋撫掌大笑云快活不煞快活不
煞大衆且道他快活箇甚麼梵志當年反著襪
弁山元潔和尚至引座月照荒林雲封古殿足音罕
至鳥道猶迷只緣土曠人稀所以相逢者少而今有
般兄弟家只認得前是山門後是佛殿右是客堂左
是廚庫椀子大小杓柄短長便爲了事正是醯雞井
蛙見解唯我弁山和尚胷函寶鏡肘佩靈符有鍼砭
佛祖膏肓之妙術具刷刮人天翳膜之金鎞幸爾象
駕遙臨光我泉石更冀大衆殷勤啓請甚勿錯過何

也法王法力超羣生能以法財施一切
聖源禪德請上堂至聖無知眞源莫測以其莫測非
情識之可通以其無知豈言思之所及故曰是法非
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拈拄杖云者箇年多少若道是
五十則觸若道非五十則背離却背觸離別得出三
際平等一道淸虛迥超機先不墮諸數畢竟因何所
致卓拄杖云離相離名毋必毋固行則同行住則同
住或度水穿雲或撐門拄戶顧左右云一生參學事
無成殷勤抱得梅檀樹
維新請上堂今朝正月廿六紛紛好景盈目不須更

問如何試看新紅嫩綠若據父母未生前一著子從
本以來無成無壞無修無證長短方圓形容他不得
青黃赤白塗汚他不得可謂萬物之祖諸佛之師大
衆還會麼會與不會且置只如因齋慶讚一句作麼
生道卓拄杖云菩薩子喫飯來
巨浪靜主請上堂竪拂云黑白未分此箇先有世界
未成此箇已具劫火互天而不壞旋嵐偃嶽而常寧
迥超釋迦之先不落彌勒之後大衆只如者箇還涉
春秋數量也無放蕩天涯五十年而今贏得一雙拳
半空雲裏興樓閣萬仞峯頭泛鐵船戴角披毛混異

類和泥合水且同躍愧海福又無緣慈悲多是惹冤
愆風流獨羨曹家女愛捉楊花不是顚
請上堂久雨不晴春風作亂楊柳寒而履偃梅花瘦
而鬼散毘盧頂顙渾打溼衲僧鼻孔都浸濁竈裏柴
也無倉中米又斷普賢菩薩帶水拖泥文殊大士默
然嗟怨今日禮越設齋何似雪裏送炭堂中聖僧喜
之不勝山野只得合掌讚嘆讚嘆且置未審今辰齋
主得福幾何碧眼胡僧也不知留得明朝重打算
請上堂煙光明媚鳥弄笙簧景物殊佳花鋪錦繡九
峯露長春之色三邠騰無盡之波不是人間氣象迥

迥格外家風迥唯有者箇虛空無以包其體須彌無
以弃其高居於上古而不爲老在於九淵而不爲下
正當此際諸昆仲又作麼生慶讃堪笑老彭壽八百
値甚麗公破笊籬
請上堂佛法原無多子分明只在目前數點青山画
裏懸一溪寒碧淸淺堪笑安心斷臂何如掘地尋天
怪殺枝頭老杜鵑啼落殘紅滿院
朗如不緇請上堂古德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
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爲何二十年前有老婆心
日問凡答凡問聖答聖爲何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曰
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乃云靑龍道二十五年前
無老婆心二十五年後有老婆心或問爲何二十五
年前無老婆心但云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二十五年
後爲何有老婆心但云提攜赤子撫養嬰兒大衆只
如山僧年當五十且道有老婆心卽是無老婆心卽
是良久云今當年五十前後一皆休不打禾山鼓安
輥雪峯毬任瀟灑且優游鐵馬倒騎入鳳樓有意氣
昔添意氣喝一喝云不風流處且風流
玄符知客請上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
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竪拂云且道者箇是昔物耶
今物耶謂是昔物現在靑龍手中衆目所覩決非昔
物謂是今物本自圓成非新造作決非今物除此兩
途向甚麼處著眼縱饒倜儻分明正是猢猻喫餒了
若到祖師門下又不啻萬里望鄕關揮拂云適來者
箇蹲跳上非非想天撞落舜若多神鼻孔惹得驢唇
先生忍俊不禁揚聲大叫云痛哉快哉諸禪德且道
是箇甚麼意旨良久云今日大衆喫飯不得嚼著一
粒米
北冥西堂請上堂釋迦老子道我實成佛已來甚大
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以拂左擊云恁
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又道
如來以是方便敎化衆生以拂右擊云恁麼也得不
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復畫一畫云恁麼不恁
麼且拈向一邊擧拂子云大衆還知者箇生緣出處
麼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
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
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
者天池也喝一喝云今日爲諸人錯下註脚
請上堂烏飛兔走急如箭彈指春光二月半燕來燕
去却爲誰花開花落眞堪羨眞堪羨薦不薦只須珍

量好兒郎陌上紅塵正撲面○眞如佛性菩提涅槃
三賢十地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
中出大衆見麼喝一喝便下座
德成薙髮請上堂金刀動處塵緣斷緇服纔披入聖
昔一念頓超無量劫何勞修證立階梯
道心德馨請上堂有道青龍今年是五旬名爲之謗
有道青龍今年非五旬名爲之誑纔饒不涉是非兩
關到來更須喫棒何故如是敲斷兎頭角一雙剖來
龜背毛千丈
請上堂山僧連日捜索得肚腸裏乾乾淨淨要箇元

字脚也無記得現成公案勿怪唐突昔僧問少室倶
空斌祖云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斌云烏龜向火大
衆只者一轉語是明空劫已前事是明今昔事古人
一句子如金剛圏栗棘蓬你纔擬議塞斷你咽喉還
有轉身吐氣者麼烏龜向火甚希奇也是虛空強畫
眉怎似山總無事客春來閒聽鷓鴣啼
請上堂拈拄杖云不可以眼見眼見如盲卓拄杖云
不可以耳聞耳聞若聾乃至不可齅不可談不可觸
不可思虛空不能包其形大地莫能載其質有人提
掇得起青龍今日兩手分付脫或眼目定動試看幻

直爲曲去也楊岐驢子三隻脚踢折趙州石畧彴露
柱堂前喫一驚愳昨夜三更一箇白烏飛天曉起來
生得一雙黑老鶴顧左右云會卽便會切忌卜度
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既
不存知解還有道得入門句子麼問耀地光天卽不
問逸格風規請舉揚師云三㴑風回波蕩漾九峯雲
散碧嵯峨進云有一人高厚不能覆載未審此人還
有壽也無師云泥牛耕月渾忘倦木馬遊春俊不羈
進云開天別展拏雲手指出須彌第一山師云非公
境界乃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

他不隔於毫端說甚五十而知天命拈拄杖云大衆
且道此箇上座甲子有多少良久云百年三萬六千
朝翻覆元來是者漢
鹵菴知藏請上堂連日出隊未暇陞座與諸昆仲說
些佛法茲乃鹵菴知藏不遠千里而來特爲山僧上
壽兼請爲衆舉揚父母未生前一句子今日到者裏
只得一彩兩賽去也卓拄杖云萬綠叢中紅一點動
人春色不須多
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旹節因緣大衆且道是甚
麼旹節擧香案云昔日瞿曇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正

是者昔節西乾二十八代遞相授受傳佛心印亦是者昔節天下老東儂建宗立旨接物利生也是者昔節今日青浦泉居士特請陞座說法山野無法可說大衆無法可聞現前一衆若僧若俗若老若少鼻孔相觸眉毛厮結各各皆獲寶覺真心亦不出者箇昔節昔節且置將甚麼與作佛性義一番風又一番雨隔樹人家啼杜宇滿地殘紅蹋作泥還有續得末後句者麼顧左右云可惜許

巨霖書記請上堂秋老江邨楊柳衰更殘月瘦影蕭索又只見風吹荷葉破似袈裟籬邊黃菊露冷香落

一對鷺鷥曉入蘆花倏爾變成烏老鴉活疑煞黃面瞿曇雲門餬餅好兄弟快領略莫向言中去覓嚼巨霖書記河南來送我一綳鞵一雙襪蘄州簟金壇葛爲請從頭安註脚豎拂云諸禪德且道是甚麼註脚擲拂云好一似鸞鳳銜霄羚羊挂角

請上堂南泉道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艸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艸而今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乃云王老師雖則收放隨宜和光混俗較量將來猶是昔人功幹山僧自幼養得一隻犬夜則防賊晝則守門不假呼喚出入自由直至而今變作一箇金毛獅子等閒髭沙哮吼一聲飛禽亂墜羣狐腦裂大衆且道與王老師相去幾何喝一喝云行人更在青山外

杲目靜主請上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豎拂云者是萬象主見得徹去則知天下莫大乎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爲一正如杲日當空醯目亞豎無遮無障非縱非橫佛祖猶不敢正眼覷著⦾只如生佛未有二儀未分已前還有者消息也無良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

請上堂舉龐居士問馬祖曰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祖直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祖直上覷士便禮拜祖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乃云一人偷天換日一人鏤雪雕冰雖則各呈好手大似羅公照鏡昨日居士到來只是拼貧設供他也不問本來人今昔人靑龍亦沒甚閒工夫上覷下覷且道還有佛法也無有女三更吹玉管木童天曉弄琵琶一般音韻從來別六月江城放雪花

監院請上堂金烏急玉兔速牛頭出馬頭沒卓拄杖云獨有者箇在國而國治在家而家齊楊岐得之而

燈明千古實壽得之而壹萬年用舍有皆退藏合
慶以至世出世間皆由此而成立今是監院謝職兼
為山僧慶誕秖如一舉兩全又作麼生且喜移花兼
蝶至那知買石得雲饒

請上堂履淵履眞二禪德特與山僧慶半百實掌不
是我同流彌勒亦非吾眷屬尋常兀兀復癡癡逐日
波波弄挈挈阿呵呵借未借好笑當年老趙州逢人
慣指庭前柏

請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拈拄杖云昨夜三
更靑龍塔與昇仙臺論義一日生而無生是無生義

一日無生而生是無生義如是翻覆爭論不已山僧
喚來向他道兩箇頁門漢說道理卽得若是無生義
都未夢見在各與二十烏藤不覺天曉靑龍塔依舊
是靑龍塔昇仙臺依舊是昇仙臺汝等還知者箇消
息麼如不知卻是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

衆請上堂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
豎拂云惟有者箇不被生死所變不受寒暑所侵旋
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
日月歷天而不周過去未來現在無量劫亦如是乃
至不可數不可算不可稱不可量百千萬億那由他

劫亦如是復舉拂云世出世間還有超過此物者麼
松風吹江月照陽來唱箇無腔調驚起灘邊白鷺鷥
刷然飛過煙霞嶼阿呵呵也好笑擊香案云毘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解制上堂今朝三月十五集衆撞鐘擂鼓欄圈一旹
打開放出溈山水牯不讓雪峯鱉鼻說甚長沙老虎
一任河北河南何妨西秦東魯雖然又古人道此事
如牛過牕櫺頭角四蹄俱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衆
中還有過得者麼如無山僧有箇與古極靈乃卓拄
杖云急急如律令便下座

上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
無生豎拂云唯有者箇亦能自生則不同有見常見
之增益亦能他生而迥超無見斷見之相違亦能共
生宛殊非有非無之矯亂亦無因生遠離亦有亦無
之戲論乃至不可以識識不可以智知言語道斷心
行處滅大衆到者裏又作麼生委悉揮拂云暗中樹
影誰能見水底魚蹤我慣尋

薙髮請上堂經中道一人發眞歸原十方虛空悉皆
消殞大衆只如目前山河大地森羅萬象樓臺殿閣
鳥獸人物又從甚麼處得來若向頂門開得隻眼可

謂不凡戒而梵行具足不薙髮而出家事畢因甚如
此不見道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王化裏
結制上堂卓拄杖云者裏搆得一任掉臂而行說甚
開爐結制入室升堂所以青龍門下一向淡薄素無
佛法與人啄啖只敎你休去歇去一念純眞去澂清
絕點去直待冰河發燄枯木糝花始與此事合苟不
如斯縱饒辨似懸河智若流水功滿僧祇之數位越
調御之尊正好喚來喫棒且道利害在甚麼處鹽梅
本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
上堂若欲求佛卽心是佛若欲求道無心是道古人

者樣說話甚是迂闊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化作百
千萬億無邊身菩薩一旹雲集於蝸牛角上異口同
音而作是言彼旣丈夫我亦爾勿得自輕而退屈喝
一喝云適來一喝嚇得無邊身菩薩走向綠野橋邊
柳眼裏去也若也見得來年更有新條在苟或未然
惱亂春風卒未休
彌陀佛開光請上堂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卽不
問汝諸人且道佛放甚麼光良久云青色青光黃色
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玻璃色光瑪瑙色光琥珀
色光珍珠色光紫磨金色光摩尼寶色光一切寶莊

嚴具色光復有無量光明而爲眷屬一一光中各有
諸佛如來出興於世轉大法輪現大神變示敎利喜
一切衆生〇大衆見麼唯有者箇非青非黃非赤非
白非種種色若也薦得不惟今日裝佛禮越獲無量
福乃至人人皆獲無量神通無量玅用無量辨才無
量解脫無量三昧無量最上莊嚴其或佇思停機復
以拂子空中點一點云紺目豁開千日幷光明燦爛
徧河沙
釋迦佛開光請上堂百寶光中功德聚玅蓮臺上紫
金容重重映徹恒無盡萬象森羅影現中豎拂云適

來玅音性空禪師於拂子頭上一旹出現顯神通吹
鐵笛一切天龍八部人與非人凡聞其聲者靡不畢
集異口同音而作是言善哉善哉果爾見得一莖艸
可作丈六金身苟或未信請問華亭船子和尚
藥師佛開光請上堂昔長髭到石頭頭問甚處來曰
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否曰成就久
矣只欠點眼頭云子莫要點眼麼曰便請頭卽垂一
足髭便作禮乃云石頭長髭父子二人只會點眼不
解放光今辰青龍亦不垂足更不別有指點祇欲指
出人人頂門上一尊古佛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以及無量恒沙功德常在六根門頭
輝天鑒地豎拂云見麽容顏甚奇玅光明照十方
上堂元正啓祚大簇告辰人物呈祥風雲集慶恭逢
天子稱至極之尊大臣頌無疆之壽直得龍吟虎嘯
麟趾鸞翔肅肅雍雍熙熙穆穆含靈抱識共沐恩波
履地載天均叨至化雖然且道衲僧門下將何報答
揩筇獨立千峯外更把南山祝帝堯
解制上堂煙籠綠樹月映晴霞風送客船而到岸鳥
喚遊子以歸家千峯吐翠百卉萌芽有佛處不得住
鐵鎚無孔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澂潭那許蒼龍臥

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一陣風兮一陣雨與麽則
不去也勿勞鐵䡄并打丸摘楊花摘楊花喝一喝云
休向風前亂撒沙
上堂卽心卽佛賣刀買犢非心非佛宋人獻璞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鳧頸短鶴頸長蚯蚓曲阿呵呵會
也麽豐干騎虎唱巴歌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
昧門云鉢裏飯桶裏水乃云者跛脚阿師尋常氣宇
如王眼蓋諸方被者僧一拶只得鉢裏桶裏很藉不
少當肯問青龍如何是塵塵三昧但道鉢裏飯桶裏
水猶較些子忽有禪客云和尚恁麽答却與古人相

同了也山僧分付與座與他一雙大饅頭
結制上堂鐘鳴鼓響凡聖交參州偃風行人天際會
直得青龍現瑞三湘騰萬頃之波瀾白鶴呈祥九峯
擁千層之秀色數百年真風再振尋指真古路重揚
而今有般杜撰長老只解道長期四箇月短期九十
日麥裏定有麵麻裏豈無油鳥倦飛而知還雲無心
而出岫者等說話大似赤土塗牛奶他日見閻老子
鐵棒有分在畢竟如何免得良久云只待子規啼夜
後桃花浪裏看飛龍
圓攝忌日請上堂敲開金鎖放還劫外春風劈碎牢

關捩出寰中日月珠回玉轉不涉偏圓聲順響和隨
緣自在此是圓攝長老親到境界所以三年前不來
相而來三年後不見相而見不見相而見羚羊挂角
於松梢不來相而來彩鳳翶翔於碧漢南辰跨步何
妨借位明功北斗藏身豈礙轉功就位只如功位不
立又如何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上堂適來問文殊爲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
青山影裏如藍潑罔明乃初地菩薩爲甚出得女子
定寶塔高吟撼曉風大衆青龍還是答他文殊出定
耶罔明出定耶檢點得出則備河沙機超調御可以

高懸寶鏡肘佩靈符敲唱雙行殺活自在於一塵中
互興無邊之佛事於一念頃圓證無量之法門法隨
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顧左右云有麼巨靈擡手無多
子劈破華山千萬重
上堂淨智玅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與世求召衆
曰適來綠野橋邊柳眼裏走出一位驢脣仙人手舞
足蹈云也大奇也大奇財法二施不思議庭前柏子
解成佛萬象森羅展笑眉驢脣仙人且置只如柏樹
子成佛大衆還見麼儻或未見少選持鉢入齋堂切
忌露柱磕著鼻孔珍重

元旦上堂鳳曆初頒蟄戶乍啓珍珠簾外揭開滿目
煙光寶鏡堂前別露一腔風月不屬陰陽造化迥超
昔節因緣大衆頃來殿儺神一昔遊徧一四天下南
閻浮提然後歸身虛空高聲叫云即今海晏河清民
康物阜正熙穆承平之際亦豐稔大有之年野老聞
得欣然鼓腹而歌曰風雨皆蠶麥熟倉廩盈兮衣食
足帝力於我何有哉琴琴打鼓還神福會麼經有經
師論有論師若是佛法不干山僧事
解制上堂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大用現前那存軌則
所以道衲僧行處如火消冰箭既離絃無返回勢有

昔高高山頂行却在深深海底立在深深海底立却
向高高山頂行佛祖覓之無蹤鬼神覷之不破正恁
麼昔青黯黯處樵子不借路以還家綿密密昔機婦
罷金梭而夜織香銷西閣月照琴堂寫寶筏於銀河
東西不犯泛玉艇於陸地明暗何分又古人云荆棘
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豎拂云出門三里路別是一家風
爲亡上堂孤明湛寂亙古真常靈然不昧覿體全彰
一念相契即此蓮邦五障八難如雪沃湯金繩界道
寶樹芬芳珍禽演法天樂鏗鏘逍遙快樂母子情志

金鍼不露巧繡鴛鴦言語道斷不可思量○曹氏亡
者汝還會麼夜靜梅梢明月冷風吹影動亂飄香
上堂柳爆黃金梅飛白玉前溪冰解岩岩奏管絃之
音碧嶂雲開處處懸水墨之畫清風鼓般若翠竹弄
真如所謂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新年頭佛法也
如是舊年頭佛法也如是會得者進修得玅不會者
隨境飄流莫有不隨境飄流者麼數僧競出拈拄杖
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輾泥沙
爲親請上堂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
佛者裏若也委悉古今一致凡聖同源虛空無以爲

其量日月無以幷其明其來也來無來相其去也去
無去相其生也而無生相其滅也而無滅相始知生
滅去來如水中月空裏花了無形跡可得說甚天上
人間只教盡虛空徧大地是一箇大寂光土八德池
中隨緣放曠九蓮臺畔任意逍遙雖然只如迥脫根
塵不留覩聽且道陸氏雙親又向甚麼處行履鳥啼
花笑曾無間步步恒遊華藏天
退院兼謝兩序上堂動若行雲止若谷神隨機赴感
靡所不周到者境界不妨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來如
月映千江去若風鼓萬竅既無心於彼此豈繫情於

動靜所以山僧忝住青龍雖經多載囙耐出入不常
始念鐵笛音絕勝蹟蓁埋欲圖恢復自愧凉德於中
多賴兩序交爲肘臂互作主賓共相戮力而成勝舉
雖然未備聊爾粗觀幸今叢林有托大衆有依山僧
鄙願至此畢矣今更有箇末後句子直得對衆分付
去去來來十六年葛藤今喜斷無牽青山許我堪藏
拙放棹隨流過碧川

圓通菴德龍德雲備資繡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六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六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七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湛　編次

住越州大能仁禪寺語錄

順治壬辰秋在青龍隆福寺受請入院
三門彌勒樓閣彈指方開大解脫門亙古如斯顧左
右云霧涌霞蒸無窒礙龍驤鳳翥一齊來
佛殿碧玉階前黃金殿上覿面相逢當仁不讓喝一
喝作禮三拜
伽藍內護外護互相佐助更有一言聊爲露布若要

佛法興隆四事先須完具
祖師西乾一花震旦現瑞惹得兒孫鼓粥飯氣畢竟
以何爲驗爇香云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方丈據斯室也權衡佛祖陶誘人天行斯令也活捉
獰龍生擒虎兕直饒分金鍮於言下辨邪正於棒頭
較量將來猶是尋常事且如何是格外提持橫按拄
杖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開堂拈疏云大衆見麼五車莫能載三藏安可收百
千三昧無量玅義總向者一毫頭上漏洩了也
法座者箇所在三世諸佛不敢正坐歷代祖師只可

傍居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喝一喝便陞座拈香祝
聖畢懷中出香云此一瓣香類不齊混不得齅著則
鼻穿觸之則腦裂第五回供養本府戢山戒珠堂上
瑞白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白椎竟師云架
養由箭垂任氏鉤中則穿楊破的得則修鯨巨鰲拈
拄杖云新能仁無此閑家具唯有木上座要與諸人
相見問弁嶽峯移秦望前鐵輪一綫碧雲牽未審兩
峯相見說甚麼師云鑑湖波底火雲飛進云萬仞峯
前句不與白雲齊師云你道甚麼進云一言迴出青
霄外直得崑崙顛倒走師打云情知不是弄潮人乃

云峩峩寶殿八面玲瓏晃晃珠簾千光掩映鐘聲徹
闤闠之夢佛火騰斗牛之墟頭頭共闡宗乘物物全
彰祖令門風廣大迴絕遮攔苟能直下承當正好全
身擔荷鬧市叢中不礙安禪嵯峩峯頂何妨鼓櫂拈
莖艸涌出瓊樓玉殿施滴水化作乳酪醍醐直教螻
蟻醯雞共現遮那之玅相艸木纖芥同轉不退之法
輪速證無為敷揚聖化良久云會麼掀翻玅解求知
己撥轉機關見太平復舉僧問投子如何是諸佛出
世一大事因緣投云今日尹司空請老僧開堂乃云
諸方號投子有逸羣之辯被者僧一撥直得七花八

裂了也今日有問能仁如何是諸佛出世一大事因
緣但道石女三更挑蜀錦木童日午剔金燈大衆且
道與古人是同是別結椎下座
結制上堂秦望峯撐天拄地清涼塔摩古盪今白雲
弁而莫齊明月照而無影不落功勳渾超向背說甚
身心安居平等性智便可高揖釋迦不拜彌勒一任
長連牀上舒脚橫眠作箇灑灑落落閑道人去儻或
半信半疑能仁別開一副新爐鞴只教諸人按下雲
頭通身煆煉一番始得何故不見道世念一毫鎔不
盡功名捷徑在煙霞

啓建水陸道場請上堂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分灑
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卓拄杖云
法雷已震法鼓已擊諸人還徹也未果能徹去華藏
界中不妨遊戲毘盧頂上一任縱橫拈一花而供養
無盡如來施一塵而包含無量世界作空華之佛事
興水月之道場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普令在會男女緇素諸天魔梵水陸空行毛羣
羽族共悟眞常同臻覺岸靈山一會今日猶在雖然
唯有能仁拄杖子不在裏許因甚如此卓一卓云他
家自有通霄路

上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乃至藏天下於天下卓拄杖云適來拄杖子變作娑竭大龍一肯攪動三千大千世界上至有頂下及水際其中所有山河國土諸佛衆生一口吞盡了也諸禪德還覺也未若也不覺不知不如歸堂去莫被雨打溼眉毛好

水陸道場圓滿上堂實際理地不立纖塵功德林中那舍一法那舍一法處而千機俱寢不立纖塵甞而六度齊彰苟能如是朝往西天暮歸東土終日行而無所行喝碎虛空踢翻大海終日作而無所作以法界爲伽藍盡虛空作實所公開大施之門共建無遮之會擇火拈香總在裏許獻花酌水不離其中步步無非玅用頭頭獨露神通攝刹海於毫端融聖凡於一念直得河沙含識共悟無生法界有情同圓種智雖然只如功德圓滿佛事周隆又如何道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

至顯聖請上堂王令稍嚴誰敢犯禁祖師門下密不通風適承方丈和尚慈命固不獲辭晉爲諸兄聊露一綫有激揚者不妨請出問進強即弱遇柔即剛未是好手忽遇作家不犯鋒鋩又作麼生師云你像似箇作家進云知心有幾人師云又恁麼去進云若不

百愚禪師語錄卷七　四

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師云看老和尚分上乃云栴檀林裏鬱密森森獅子窟中爪牙凜凜耶水千尋而莫測爐峯萬仞而奚攀不唯門風高峻抑且殊特非常躑躅影響不勞向前異目超宗方堪承紹若如是也一任橫拈寶劍倒提金錘縱橫逆順鬼神莫知其蹤瀟灑風流佛祖罔測其源可以作尊中之尊主中之主發一言而千峯落色露一機而萬派朝宗四衆聞之魂飛諸方見之膽喪正恁麼時如何委悉揮拂云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至蜀阜啓明和尚請上堂垂浸月釣慣釣鯨鯢張帆天網羅籠鳳鸞琢磨良玉煆煉精金曲成萬物而不爲其巧化溢天地而不伐其功更與一切人挫其銳解其紛虛而往實而歸此是蜀阜和尚土苴緒餘能仁到來作何去就所謂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拈拄杖云幸有箇木上座在且道木上座說箇甚麼卽得卓一卓云不會作客難爲主人

冬至上堂密室灰飛寒江解凍岸柳回青隴梅破蕚此是小往大來否極泰與陰陽消長自然之理唯有衲僧家見處不然鵠不自白烏不自黑松不自直棘不自曲熱則各自熱寒則各自寒昨夜冷灰裏一粒

百愚禪師語錄卷七　五

豆爆驚得堂中聖僧浹背汗流鼻孔裏飛出箇蝍蛉子鼓翼徘徊似我似我然後變作箇衝天俊鶻飛過新羅國去了也爾等孟八郎還見麼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

顯聖三老和尚至引座卓拄杖云大衆還知者消息麼今日地搖六震天雨四花所謂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復有樓閣雲寶蓋雲幢幡雲帝青雲光明雲大光明雲卽皆無量國土爲一國土無量光明爲一光明無量莊嚴爲一莊嚴如寶絲網交光相羅直得蕺山亭踴躍歡喜不覺踍

跳上兜率內院擒著彌勒菩薩鼻孔彌勒問曰仁者有何因緣而來至此蕺山亭荅曰今日是顯聖老和尚枉顧能仁非獨人天獲慶亦乃緇素沾恩彌勒合掌曰善哉善哉大衆如信不及卽今老人現在方丈特爲請出說西來大意

蜀阜啓明和尚至引座倒捋猛虎鬚謾誇好手活截驪龍角猶乃傷鋒指石爲玉亦涉功能驅佛使魔不名奇特須知別有尊貴一路始得而今兄弟家將二箇乾蘿蔔頭禪以爲奇貨逢人賣弄到處矜誇此乃病在膏肓不堪醫治非但山僧無如之何縱饒盧醫扁鵲只得拱手而退今日幸有蜀阜法兄不吝玉趾光降蓬門却是諸人莫大造化何也藥逢善見方爲妙病遇耆婆始是奇

臘八上堂經中道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能仁道身口意清淨名爲佛滅度三業不清淨名爲佛出世且道經中道的是能仁道的是者裏分析得出可與釋迦老子同行同住同坐同臥同成正覺分析不出莫怪能仁換却諸人眼睛大衆風冽冽霧漫漫隆冬滴水便成團柬得烏龜爬上樹變爲白鶴舞林端忽逢鐵拐李倒跨入長安

曲滄浪猶未能不知已過汨羅灣喝一喝下座

上堂梅開臘盡寒谷氣暖化主進山廚庫生色此乃叢林第一幸事也又經中道供養汝者不名福田生心受施墮三惡道衆兄弟畢竟作麼生合煞揮拂云令人堪憶老金牛飯桶堂前舞不休無著眼設回頭錦鱗釣盡不須鉤顧左右擊拂子云收

立都寺監院上堂世出世間唯有力者擔荷爲衆爲己乃過量人承當所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滄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只要挺身向前那堪逡巡退後向無措足處正好行履於無下手處不妨提

持說甚楊岐燈燄寶壽生葅便乃同豎法幢共揚祖
道翻蒺藜為甘露之園化伊蘭作栴檀之樹因甚如
此兩人共一心黃土也成金
上堂昨夜枕子上作得一偈不惟尖新抑且絕妙山
僧不敢秘藏今日拈出要使一切人見者聞者成佛
無疑揮拂云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
蜓摘了兩片翼却笑烏梅咬鐵釘儻有箇漢出衆云
者是前三十年街頭巷尾兒童口裏掉下的何得寶
華座上拈來唐塞能仁道咄飯袋子句到重吟始見
工問如來禪與祖師禪是同是別師云今日天氣寒

凍得龜成鼈進云雲門寺裏無剩言和尚今日說甚
麼師云你見山僧說甚麼僧一喝師便打
元旦上堂左拂云雲從龍右拂云風從虎舉拂云聖
人作而萬物覩於此見得夜明簾垂君臣穆穆紫羅
帳合賓主雍雍四海樂無虞人人安羲皇之枕八方
欣有道處處聞擊壤之歌直得物阜民豐雨暘皆若
石女吹笙木童作舞正恁麼時且道功歸何所刹塵
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
能盡說佛功德罔拈椎豎拂盡落今昔格外真機請
師直指師云越王城畔越山多進云秦望峯前禽弄

舌卧龍山上石低頭師云你那裏得者箇消息來進
云綠柳機生齊著眼紅桃微笑盡開容師打云拄杖
今日也要發市
新嗣請上堂舉拂云大哉拂子萬物資始乃統天揮
拂云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諸禪德還委
悉麼懷中至寶從來不迷掌上明珠今古猶在堪作
人天之苗裔亦為佛祖之胚胎自是箕裘遠紹瓜瓞
緜延堂前露柱拊掌大笑又是箇甚麼消息咦昨夜
梅花食結子令人錯恨五更風
解制上堂未有常行而不住卓拄杖云不得動著動

著則埋根千丈未有常住而不行卓拄杖云不得住
著住著即當處生苗橫按拄杖云你要去又去不得
你要住又住不得諸禪德正恁麼時且如何商量於
中縱有箇轉得身吐得氣與不轉呼不回的能仁更
要問你錢塘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不假舟楫你作
麼生過若也過得一任進虎跑入雲棲隨喜靈隱遊
翫徑山不妨自由自在如過不得脚跟下大有誵訛
在莫言不道復卓拄杖一下問九旬期滿聖制間成
布袋開口笑放去事如何師云脚跟下紅綫斷也未
進云收來事如何師云舌頭上十字穿也未進云脊

收齊放事如何師打云正好喫棒進云碧潭處處浮明月綠樹山山翠影濃師云也是弄影漢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云白雲片片入幽谷如何是轉位就功師云幽谷白雲片片飛如何是功位齊彰師云幽谷與白雲從來無背向如何是功位齊隱師云雲飛幽谷靜徒勞著眼看進云家家露出元宵月木童拍掌笑呵呵師云放汝三十棒

上堂山僧自能仁至青龍一往不覺三箇月餘未曾與衆兄弟商量箇事雖然山僧前到青龍皆能仁不少一人青龍亦不多一人山僧昨到能仁青龍亦不

少一人能仁亦不多一人所謂法無動轉法無定相者裏著得一隻眼一任言滿天下無口過行徧天下無轍跡豈有彼此之念往來之情衆兄弟且道山僧卯今還在青龍耶還在能仁耶月舟不犯東西岸須信箇人用意艮

誕日請上堂今朝五月廿一恰值能仁生日拈拄杖云唯有者箇得力行則同行立則同立世界殞而獨存滄海枯而不息有甚恁麼皎月晴空有甚不恁麼青天霹靂妙用無拘神通罔測召衆云只如者箇甲子有多少復卓拄杖云透出威音不假修風光徧界有何極

上堂昔黃龍道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鉤不曾遇著一箇錦鱗紅尾可惜黃龍勞而無功能仁今夏亦向八百里鑑湖之上撒箇漫天網子痒麟鸑鷟無所不有豈但錦鱗紅尾而已諸昆仲且道用鉤的是用網的是豎拂云且喜秋風雲外至螃宮桂子帶香飄寒松上座問黃龍擲釣於澂潭水底和尚張網於鑑湖波上忽遇透網金鱗如何相待師云三更紅日朗進云多載垂鉤知老手因齋慶讚事如何師云照破漆燈籠進云日篩竹影山添翠風過庭

花香滿林師云蟬聲不在綠楊裏分付行人仔細聽進云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云也是葛藤裏翻觔斗松一喝師下座

結制上堂聞聲悟道何異臺盤乞兒見色明心大似屎牀鬼子著是條出丈夫不受囊藏被蓋便乃掀翻世界別立乾坤擊塗毒鼓於毘盧頂上舞太阿劍於摩醯眼中直饒德山臨濟聞風則倒退三千其餘之流安足訝會諸禪德還承當得麼能仁今日結制莫怪拄杖令嚴珍重問弘開爐韝烏藤點鐵成金選佛場開白拂轉凡爲聖此是和尚本分鉗錘如何是直

指向上一路師云拔楔抽釘猶不信洗腸換骨始方知進云一句明明該萬象出羣消息幾人知師云闍黎還知麼進云若不透龍門焉知滄海闊師打云向者裏透過始得

上堂失其旨也徒修因於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卓拄杖云者裏搆去無得無失無修無證直教蜣蜋蛆蟲同現三十二相沙磧荆棘共放百千毫光是凡是聖一體無差情與無情混融不二正恁麼旹又不妨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旹增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雖然脚跟下好與三十

棒何故只知雲月是同那識溪山各異一僧驀出一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打云一箭落雙鵰進云恩大難酬師云沒交涉

上堂拈拄杖云金鎚影動寶鏡光寒急須薦取勿勞眼看諸公果能會去說甚目擊道存指掌意喻便乃聲色堆頭妙運神機熱鬧場中大興佛事處處為雨為霖旹旹作舟作楫不離世間而常作出世間事不捨有為而常行無為法正謂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且如何是非常之人卓一卓云禹門浪急非爲急泰嶽峯高始是高

冬至上堂黑帝權威黃鍾氣轉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當此際也夜明簾外瀲瀲滿目煙光寶鏡堂前湛湛一壺風月玉犬吠而枯幹花開木雞啼而冰河燄發未審諸人脚下有輝天鑑地耀古騰今莫大之事且道還假因緣旹節也無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旹凋

上堂風蕭蕭兮紅日淡山寂寂兮冷雲堆天欲雪而不雪梅似開而未開可憐羈旅客愁聽夜猿哀相逢若得淵明士攜手長吟歸去來

上堂患聾者不可與之論琴瑟鍾鼓之音患盲者不可與之道黼黻文章之美拈拄杖云見麼復卓一卓

云聞麼若見若聞又被聲色轉却不見不聞復與聾盲何異到者裏作麼生折合大衆照顧鉢盂

德琪誕日請上堂說旹默默旹說大施門開無壅塞永嘉大師只會發蹤示跡不解當面拈出能仁今日別舒手眼要使一切人脫體受用卓拄杖云大施門開也大衆看看盡虛空徧大地均是箇心源寶藏一一天真一一現成於其中間流出一切真如妙性菩提涅槃三昧解脫本自具足不假修證且道因何所致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上堂豎拂云者箇非色不可以眼見眼見如盲擊拂

云者箇非聾不可以耳聞耳聞如聾者裏轉得一機
施得一境說甚位越三賢功超十地只敎蚯蚓蝦蟆
牆壁瓦礫放大光明作大佛事毘盧刧相轉不退法
輪人與非人性相平等情與無情一體無殊若乃沉
吟不免重宣此義喝一喝云美食不中飽人餐
上堂非心非佛亦非物掉棒靑天去打月不居內外
與中間漆桶爭來也是問是風動是幡動瞎子又向人
慣說夢對一說倒一說波斯夜半嚼生鐵靈雲臭洞
山翁至今猶在半途中怎如野老渾無事睡起堦前
掃落紅諸仁者只如能仁與麼道畢竟意在於何二

十四番花信息一回雨過一回風
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古人
者等說話正是赤土塗牛奶若論向上一路如天普
蓋似地普擎塵塵剎剎無處不周說甚傳與不傳顧
左右云適來能仁大似將枚荔枝連殼剝了置於諸
人口心只是不解吞却衆中還有解吞者麼良久喝
一喝云氣急殺人
上堂夫談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
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豎拂云諸昆弟此是眞耶是
俗耶是眞俗不二耶者裏洞徹無疑脩然絕慮一任

你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移斗換星傾山瀉
海鞭叱雷電羅籠古今所謂在天而能天在人而能
人在鬼神而能鬼神此非天人鬼神之所能爲然此
猶是世諦流布衲僧分上又作麼生金毛跳入野狐
羣嚇得大蟲藏紙帽
至周浦永定寺上堂一葉翩躚過浦東金鉤直欲釣
獰龍可憐未遇拏雲手且趁潮頭快轉蓬
華嚴經圓滿請上堂豎拂云若也會去免得遞相鈍
置設或疑而不決縱以須彌聚筆大海量墨虛空爲
紙盡未來際書此法門一品一義一句一字猶不徙

其少分何況佛所指古拈權豎拂而能盡哉雖然以
要言之無邊剎海無邊世界無邊諸佛國土無邊樓
閣莊嚴無邊寶樹寶網交徹互映行布圓融重重主
伴理事無礙豎拂云總不出於者箇畢竟如何領會
桃花紅李花白紅白枝枝不著色可恨年年老子鬼
無端啼落三更月
上堂人人有尊天眞古佛不勞修證迥絕染污常在
六根門頭放光動地你纔擬議却不是了也拈拄杖
云山僧者般說話其中有兩頁門箇點得出山僧喫
棒與闍黎無干箇點不出闍黎喫棒與山僧無干且

道論說在甚麼處卓拄杖云洗耳溪邊不飲牛
牛犢禪德薦親請上堂舉九祖伏馱密多云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八祖答
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
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
離遂與落髮出家乃云大小祖師只會說是說非論
心論佛若是生身父母總未夢見在大衆要見生身
父母麼豎拂云看看只者箇迴脫親疎渾忘彼此無
去無來不生不滅上與三世諸佛共一慈力下與六
道衆生同一悲仰不動步而徧歷刹塵不揚眉而圓

證菩提非但今生父母乃至塵沙劫來捨身受身無
量父母罔極之恩一皆酬畢雖然只如亡者又在何
所虛空擊碎不成團丹桂香風飄月殿

至菩山菴衆請上堂能仁日昨棹經茗溪借路徑過
不期遇著一班善友強迫陞座更教山僧說箇甚麼
卽得若欲說心心本清淨離諸染污若欲說性性自
圓明迥絕對待若欲說佛一切衆生各各圓滿無所
欠缺本來是佛若欲說祖唯我祖師門下不立階級
不涉修證一念相應名之曰祖乃至山河大地日月
星辰樓臺殿閣花木鳥獸蠛蠓之物一吸一呼一動

一解無非提持向上共助諸人發機豈待淸白地上
撒沙撒土汚穢諸人心田如此告報普請悟入以拂
擊香案云但識琴中趣何須絃上聲

上堂衲僧家須於言外知歸勿向句中穿鑿直下如
鸞鳳衝霄不留朕跡大鵬擘海惟取龍吞若乃思而
知慮而解正是意下丹青鬼家活計須知別有生機
一路始得拈拄杖云看看便下座

上堂舉世尊一日陞座衆纔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乃云一人掩鼻偷
香一人與賊過梯檢點將來忒煞漏逗當時待世尊

正據座肯拂袖便行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教黃
面老子坐得骨臀上胝生未有下座分在何故賊無
脚無處摸更聽一頌八十婆婆鬢抹油巧搽紅粉賣
風流可憐一陣催花雨滿面慚惶下翠樓

上堂舉昔城東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佛至其家
母卽避之佛遂放光東西南北總皆是佛母以手掩
面仆地十指縫裏亦皆是佛乃云世尊大似向裸形
國裏誇其服飾者箇老母雖有些丈夫意氣叵耐猶
少機關在當時直須點一把火向伊面上照一照云
你是佛麼管教黃面瞿曇羞煞有分拈拄杖云還行

上堂第一義覿面酬祖意明明百艸頭堪笑麗婆無伎倆木梳倒插賣風流

上堂舉迦葉尊者踢泥次有沙彌問尊者何得自為者曰我若不為誰為我為乃云可惜沙彌不濟事若是喫生米的見尊者與麼道便好和身捺在泥裏非唯免得尊者說道理亦不使後人鑽龜打尾

上堂○誠能會去直教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以及天下老凍儂到者裏不消一捏粉碎苟或未然不免放開一綫別露箇消息揮拂云雲淡淡浪悠悠滄江萬里一輕舟等閒撒箇漫天網還有不在裏許者麼一僧纔出師云收便下座

上堂以拄杖靠右肩云者裏薦得釋迦老子只在諸人脚跟下諸人若動則絆煞釋迦復靠左肩云者裏薦得諸人却在釋迦老子脚跟下釋迦若動則絆煞諸人橫按膝云者邊那邊二俱拈過釋迦諸人鎔作一團正恁麼時如何委悉顧衆云適來子湖狗咬殺玄沙老虎鼈鼻蛇吞却溈山牯牛嚇得那主山神主風神主晝夜神主宮殿神遍身毛豎浹背汗流你者些噇酒糟漢還知者消息麼劍去久矣爾方刻舟

上堂舉大顛禪師因韓文公問和尚春秋多少因緣為世尊出氣者麼馬無千里謾追風

薦亡請上堂一句截流萬機寢削不容朕迹那涉功勳直得盡虛空徧法界都盧是一箇金剛體與三世諸佛無二無別且道那箇是泰寧上座本來面目石女三更吹玉管曉來滿地落梅花

上堂舉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亦不能得見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即見普賢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乃云普眼似掌心裏覓指瞿曇去鼻孔裏安牙正眼觀來只好一笑衆中有欲見普賢者亦不勞汝三度入定亦不教汝起一念覿露堂堂要見便見拈拄杖云普賢菩薩在者拄杖頭上乘六牙白象放光動地擲拄杖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上堂天晴日出雨下地溼秋來葉落春至花開饑則食渴則飲倦則眠覺則起山中石頭大的大小的小棚上瓠子曲的曲直的直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問著未有不知未有不會只如山門騎佛殿泥人罵金剛峯頭浪滾海底火發燎却越州東廓門外姓張的老李一叢髭鬚畢竟是箇甚麼道理良久合掌云上來祝讚功德無限良因和南聖衆勿勞久立

乃云諸方或曰首座不合答是是乃十成死語逐塊
語所以擯出或曰首座亦是作家大須令不單行要
借首座鼻孔出氣恁麼見解何異羣盲摸象有甚牽
當處大衆既都不是畢竟誵訛在甚麼處卓拄杖云
不因盡法無民怎得山河一統
上堂覺即水生動則影現不動不覺猶是病鳥棲蘆
困魚止濼總饒劃斷千差別行一路更要問你雲門
扇子𨁝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
一棒雨似盆傾是何道理檢點得出今日衆檀設供
許你隨例赴齋檢點不出且看金剛與泥人揩背

解制值雪上堂拈拄杖云虛空包不住大地莫能收
還有人提掇得麼若也如是一任隨流得妙左右逢
源予奪縱橫殺活自在其把住也乾坤失色日月潛
輝人天絕參尋之路其放行也枯木回春冰河發燄
魚龍得游泳之方正恁麼時還是放行好把住好卓
一卓云雪漫漫風颼颼滿眼滿耳莫輕忽杳然萬里
絕孤蹤正是獅兒爭出窟咄

[illegible]德照禪德輝張燈榮備資敬刻
百愚和尚語錄第七卷

百愚斷禪師語錄卷第七

百愚斷禪師語錄卷第八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湛　編次

住越州雲門顯聖寺語錄

順治丙申春在青龍隆福寺受請上堂曉風律管動
飛灰鵲噪南枝玉破思正好寒爐煨榾柮使符無奈
苦頻催衆兄弟此是顯聖法兄率衆檀護屢請山僧
承乏祖庭看來恰似將一百二十斤銅枷鐵鎖不管
人擔得起擔不起勉強安在頸項上正是假饒百千
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敢問衆兄
弟去則荒却破院不去有孤顯聖畢竟如何前溪浪
接後溪浪越嶺雲聯秦嶺雲
三門峯巒峻麗獨水潺湲飛鳥難度游魚莫棲到此
如何進步踏著故鄉田地穩方知祖父舊門庭
佛殿巍巍堂堂煇煇煌煌且置今日韶陽到來作麼
生廻避良久云不癡不聾作不得阿家翁
方丈菱花互照金鎖雙敲生擒銅頭鐵頷活捉狂象
獰龍縱饒你是釋迦示現毘耶再來到者裏也要與
他頂門一錐卓拄杖云放過即不可
開堂拈疏云不是黃卷赤軸亦非鳥篆蟲文三藏十

三部一切修多羅皆從此中流出儻或未見且請宜
看指法座云此座高廣獨許有神通者可登顧左右
云且看新雲門爲諸人顯神通去也陞座拈香云此
一瓣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端爲祝延今
上皇帝睿智天縱壽域無疆此一瓣香專爲滿朝文
武護法檀那天穀齊推法輪弁轉勿忘鷲峯之囑示
現壞佉之身此一瓣香數年以來東拋西擲到處狼
藉六同供養天台護國堂上傳曹洞正宗二十八世
瑞白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坐淸化唯和尚白
椎竟乃云只者第一義亘古以來未曾有一人動着

今日被我法兄一椎粉碎直得徧天徧地滿眼滿耳
無處不是設或脚蹰一任請問問龍吟霧起虎嘯風
生賓主相逢作麼酬唱師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進
云舊堂頭退院新和尚到來又如何施設師云看取
令行背進云雨過山添色風來水皺紋師云且過一
邊乃云適來疏中道諸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
世大衆還知大事因緣麼昔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
示衆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將正法眼藏涅槃妙
心付囑與彼自是之後展轉相傳二十八祖菩提達
磨汎航海而來面壁少林始進二祖神光斷臂安心凡

傳而至曹溪六祖祖得靑原思南嶽讓思下有曹洞
雲門法眼讓下有潙仰臨濟自爾一花燦爛五葉芬
芳千燈互照萬派競流立君臣明正偏透過三種滲
漏超越五位功勳設賓設主奪境奪人或全主全賓
全賓全主或主賓互換賓主雙泯九十七種圓相一
十九門施設羅籠八表英靈薦盡十方衲子三句可
辨一鏃遼空紅旗閃爍而智眼猶迷白日看山而作
者難構眼聽溪聲耳觀山色不落有無之機迥超情
識之見乃至種種展演種種門庭種種三昧究竟將
來總不過爲此一大事因緣而已若能明得復有何

事管敎艸木纖芥皆作獅子吼聲鱗甲羽毛齊現毘
盧妙相無一門而非法門無一事而非佛事只如今
日祝聖開堂又作麼生揮拂云山河明聖德日月壯
皇圖復舉湛師翁一日陞座弁山先師問石傘峯頭
即不問萬竹林中事若何翁曰三莖四莖曲曰只如
石傘峯頭是同是別翁曰三莖四莖曲七莖八莖斜
曰還有向上事也無翁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翁曰
七莖八莖斜三莖四莖曲曰向上佛法蒙指示正偏
不落有無機翁曰如何是不落正偏一句先師禮拜
歸衆乃云一人善射百步穿楊之箭一人能透九曲

蠓穴之珠可謂有偏正有回互宛轉虛靈玅叶兼到然於洞上宗風大可觀光正眼看來怯似屋裏販揚州當昔斯上座若在好與震聲一喝因甚如此不見道獅兒哮吼祖父俱喪清化和尚結椎師下座

曹山浹水和尚至引座山著翠水騰波南枝梅放鳥爭歌香風何處頻來戶知有崢嶸象驚過衆兄弟若也委悉則時時坐參彌勒處處撞著釋迦可謂不出戶庭而行脚事畢又豈待負笈擔簦梯山航海廣見知識檢點將來也是殘羹餿飯若要新鮮奇特更須鳴鐘伐鼓請我曹山和尚始得

元旦上堂鳥語初調山光明媚昨日送殘年今朝迎新歲好兄弟會也未張三喫酒李四醉唯有衲僧則不然倦眠竹榻渴飲瓠瓢那管他春回臘盡陽和雪消或向萬竹林中閒行掉臂或去石傘峯頂歌咏青霄說甚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得逍遙處且逍遙爲什麼聲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至清化唯岑和尚請上堂若論祖師門下事動步喫交揚眉錯過豎拂云諸公各各擘頭戴角俱是宿學飽參必也委悉正好截天根塞尾閭拼郗虛摶宇宙互爲賓主不落正偏重豎數百年已墜之頹綱再新

十餘世老古錐之舊案直教一艸一木咸成寶閣花宮一毛一塵盡現瓊樓玉殿此猶是堂頭和尚塵埴彌勒秕糠釋迦之末技耳或有人出來道將謂雲門多少奇特却似遼人進冢濫竽齊門山僧云也不妨也不妨昨來覓火和煙得今又擔泉帶月歸

至曹山浹水和尚請上堂蹋斷羊腸百折路撥開鳥道萬重煙搵衣爲訪同門友到此方知別有天所以古云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而今皆是貴耳賤目徒有登峯造極之名及乎發心動步纔至隣家橋便生到家想十箇

有五雙望厓而退那見者裏門風峻峭生處孤危石壁玲瓏松鈎錯落不是人間氣象迥殊兜率家風直得荷玉峯突兀於層霄曹源水瀰漫於大地饒你會得箇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此正是半山腰裏活計須知萬仞峯頭別有生機始得且道如何是萬仞峯頭事喝一喝達者方知暗裏驚

道林山鏡愚和尚至引座春風庋耶溪煙浪飛晴雨蘭芽爭吐香梅蕚流紅乳鳥啼有客來林木悉歡舞好箇目前機目前不可覩諸昆仲不但你會得一機一境一知一見以爲奇特饒你具撼乾坤之作略吞

佛祖之神通正是繫驢橛子陳年葛藤絆殺生平有
甚用處今幸道林和尚光降荒山必也不悋慈悲別
震洪音說希有法唯祈大衆殷勤伸請慎勿錯過
監院請上堂法離高下由人施設事無大小貴乎擔
當況我衲僧門下爲而無爲作而無作更有擊碎須
彌的鉗鎚聯補虛空的鍼綫不種一莖菜接待往來
不蓄一粒米聚集龍象雲門一味饑餐渴飲晏起早
眠目送斜陽坐聽流水或倚松欄而笑指煙霞或眄
庭柯而閒吟風月并不知米價之貴賤廚庫之有無
且道憑箇甚麼節目顧左右云問取新監院

至道林鏡愚和尚請上堂敲唱雙舉沒絃琴上覓知
音賓主交參無影枝頭看春色若是奔逸絕塵何必
揮鞭見影與麼會得則知道林和尚翦蓁鉏荒開天
闢地別露家風斬新氣象轉法輪於微塵現寶剎於
毫端和泥合水破格爲人儻滯見聞勿怪勞攘山岌
嶨路窮窕虎嘯月澗飛濤片片白雲足下飄道林嶮
峻人難到到此方知高更高顧左右云看脚下
至弁山玄素和尚請上堂箭鋒相拄徒勞話會啐啄
同旹唯憑作者還有啐啄同旹底麼請出相見問昨
朝海晏可青今日山搖嶽震未審明甚麼邊事師云

人前擲去撒珠璣進云玉笥山畔風光好彌勒峯頭
氣象新師云更道始得僧喝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
華石軒中意不落有無之機靈枝劫外春迴超羣象
之表非情識所到豈言論可通適來主人道握佛祖
機權具衲僧正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於此薦得正
好道合君臣燈傳今古胷懸寶鏡肘佩靈符提百尺
龜毛縛不肖之魔子拈千尋兎角鞭古塚之精靈莫
安法門坐振祖域若以止眼觀來雲門也須喫棒因
甚如此孫臏門前不合賣卜
結夏上堂朱夏已臨梲融司柄消陰錯落枇杷墜黃

底之金翠影婆娑石榴噴猩頭之火唯我雲門者裏
景致頗異生涯自新或山前撥石屋後擔雲或月雨
耕田披蓑耨艸頭頭合轍處處逢渠勿吝逐色尋聲
那許沉空滯寂縱饒七佛祖師到此也要教他挨養
潑地何故鄉郡四月閒人少老幼安排學種瓜
弁山玄素和尚至引座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
思議大衆適纔鐵壁生光花宮發焰明月向寒崖而
照薰風隨畫舫而來且道是甚麼人境界舉法華舉
到瑯琊覺處因緣乃云你看他一賓一主一擡一搦
發明臨濟家風則不無怎奈都來是個小家子禪何

似弁山到來雲門旣不問他船來陸來他亦不道在
河下步下但只喚侍者汲取溪水烹爐峯茶一味促
膝抵掌談笑寒暄而已且道還是世諦流布別有佛
法良久云須知煙浪裏更有好商量
寶壽乾則和尚至引座八月秋風何處來紛紛紅葉
滿庭堆冰壺簾外遙相照桂影流金掃不開且道是
何奇特饒你未兆先知未明先曉胷中藴百千劫策
舌端涌萬斛珠璣又不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未免
見笑大方須知有佛祖之所未證古今之所罕聞一
著子在畢竟是那一著子卓拄杖一云須臾別有新條

令打鼓報君君自看
監院請上堂舉臨濟問監院云甚麼處去來曰州中
糶米來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還糶得者箇麼院喝濟
便打次見典座舉前話座曰監院不會和尚意濟云
你作麼生座禮拜濟亦打者小厮兒將謂有多少奇
特不免鼻孔落在兩箇驢漢手裏雲門今日不打者
破鼓笛且道如何施設揮拂云靜坐山牕聽水流笑
看船子下揚州月滿載桂正秋萬里江天飛白鷗
震南侍者請上堂菊殘荷盡影蕭條且喜今逢十月
朝犬吠寒嵓雲覓洞猿啼老樹鶴歸巢風淡淡葉飄

飄江邊漁父持竿立何處樓頭弄玉簫顧左右云大
衆會麼昨日有人從江西來忽得箇淮南信且道甚
麼信無角鐵牛眠少室黃梅石女夜生兒喝一喝云
也是妄通消息
開爐上堂砂鍋裏活煮佛呑鐵鍬上生煎祖瞰眼空
宇宙情絕聖凡且道是甚麼人作畧試說看問結制
開爐叢林舊案不落今旹請師垂示師云鑑湖水急
舟難渡進云也是矢上加尖師云秦望峯高鳥畏飛
乃云雲門今日開爐不襲諸方舊套將禪道佛法緊
綴諸人只要你淨躶躶赤灑灑向猛燄裏藏身劍刃

上進步果爾絕後再甦自然欺汝不得正謂得者不
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吝嗟解者不厭惡到者地
位始有問話分不見適來僧問不落今旹請師垂示
雲門云鑑湖水急舟難渡曰也是矢上加尖雲門又
云秦望峯高鳥畏飛衆兄弟者裏緇素分曉不妨同
生同殺同收同放施一機塞斷千聖咽喉露一境換
却衲僧眼睛總非分外若據諸方似者等漢必向明
牕下安排待爲上賓惟有雲門者裏正好喚來與山
僧洗脚何故未曾向你紫羅帳裏撒珍珠在
寒松首座請上堂驢事猶未去馬事忽到來大抵業

緣重重重撥不開諸禪德今是寒松首座自青龍來
屈逼雲門爲衆敷揚所謂家裏人只好說家常話不
可向外打之邊去也且如何是家常話由來父子不
相傳切忌逢人更說破
上堂今日天氣晴明景物舒暢且喜堂中七湍水牯
牛箇箇水足艸足安然無虞更有檀信辦齋大衆受
供拈拄杖云適來惹得堂中憍陳如尊者忍俊不禁
走向玉笥峯頭不覺揚聲拊掌云越州好越州好佳
山佳水看不了野老咸歌大有年家家穀米滿栲栳
山僧道浙中淸水白米飯許你喫若是佛法未夢見

在尊者直得滿面慚惶走入諸人袈裟角裏去也大
衆還見也未如不見且請歸堂抖擻看
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賓八布衫淨名杜口於毘耶
布袋裏錐子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掩鼻偸香釋梵
天絕覷聽而散花矮子看戲者些蘇嚕鑽有甚用處
總不如雲門者裏秦峯萬仞鑑水千尋飛鳥不度珊
有尊貴一著在諸昆仲要知尊貴一著麼苔封玉殿
珠簾隔不種梧桐免鳳來
鼓山永和尚訃至上堂拈訃云此是永覺和尚一生
用不盡的今日徹底露布了也者老漢文武兼才宗

說兩備架晏師之聖箭不露鋒鉎續壽昌之心燈迥
超今古橫抽寶劍魔魅潛蹤高照菱華野狐喪膽由
是芳聲騰乎八閩道價重於諸方俄而轉步南辰踢
翻北斗何期末後一段光明不覺三千里外射入玉
笥峯頭大衆會麼法苑柱傾禪河橋倒弱喪了無歸
長夜何日曉眞堪哀亦懊惱大事分明須趁早不用
區區向外尋喝一喝云大家照顧衣中寶
元旦上堂第一義且置新年佛法有人道得雲門拄
杖子兩手分付去也問當陽顯露物物全彰如何是
應時及節句師云爆竹驚山鬼進云東風知此意柳

木洩天機師云菱花照野狐僧喝師便打問殘臘已
盡春回首萬彙滋榮事若何師云兩歇千江靜進云
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云風回萬籟號乃拈拄杖云
天得之高地得之厚日月得之以常明江海得之以
不竭君得之爲堯舜臣得之爲皐陶巍巍乎蕩蕩乎
不可得而名焉者裏構去自然上無攀仰下絕己躬
坐斷報化佛頭不落去來現在可以易今換古旋乾
斡坤豈待麥秀雙岐禾登九穗鳳凰來儀麒麟出現
然後爲祥爲瑞雖然只今陞座祝聖又作麼生卓一
卓云皇風一片無高下萬里山河錦繡中

解制上堂春風似剪春雨如膏柳眼初開耶溪浪暖梅腮乍笑越嶺香飛化母獻無作之工東君行不言之令列祖眞機宛爾衲僧活計現成正當此旹直得芒鞋得志徐行踏斷流水聲拄杖爭雄縱觀寫出飛禽跡說甚南天台北五臺有佛處無佛處一任你推到須彌塡却大海倒去顚來橫行直撞誰奈渠何又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諸人作麼生轉身吐氣山僧別有一箇方便逢人不得錯舉拈拄杖一旹打散

元宵上堂今日好箇旹節特爲諸人饒舌星橋與火樹聯輝寶炬與燈毬映徹家家簫鼓頻催處處笙歌相接觀音菩薩大啓圓通迦葉尊者舞不歇知不知瞥不瞥不是門庭鬧熱○大衆看看唯有者箇非明非暗無古無今修羅不能障其光八風不能動其體寂歷孤圓包含萬象諸人又作麼生賞鑑去年雲掩中秋月今歲元宵雨打燈

求嗣請上堂梅花初結子幽蕙孕香胎是處靈苗秀金刀剪不開舉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因甚父全不顧山云理合如是僧云父子之恩何在山云始成父子之恩僧云如何是父子之恩山云刀斧斲不開可

惜曹山放過者僧若到雲門正好喫棒果是父子之恩曠大劫來未曾違背說甚顧與不顧大衆於此委悉自然頭頭奉重念念無虧道合君臣機投父子克紹人天聖種相承佛祖橅猷所謂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且道室內是麼人多栽無影竹晝夜引淸風

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宇宙間獨立望何極雪竇老人恁麼道也是將常住果子私作人情未免傍觀者哂雲門今日有件好事曾不相瞞唯要大家共委揮拂云雲間有信到江南千里持來幾箇諸獨喜梅花知此意且道是甚麼意喝一喝云參

次賢法師本主入先覺堂請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卓拄杖云適來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一旹震動所謂動徧動等徧動起徧起等徧起踊徧踊等徧踊震徧震等徧震吼徧吼等徧吼擊徧擊等徧擊乃至山河大地艸木昆蟲一一放大光明現大神變諸大三昧若也見得聞得則知次法主旹旹爲諸人說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生而無生滅而無滅來如羅羊掛角去似鸞鳳銜霄又古人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畢竟是何教所攝卓一卓云是意當年陸大夫只合笑兮不合哭

金仙藩光和尚訃音至上堂雲漠漠雨淒淒鳥獸哀鳴艸帶悲可恨春風何太惡忽吹明月落前溪大衆且道金仙和尚果去世耶果不去世耶若謂去世又經中道涅槃生死猶如作夢既爾是夢安可為實若謂不去世卽今金仙和尚甚處行履者裏端的一回則見此方化畢他土緣與在在分形皆皆垂手去來坐立常演斯事而無懈倦又安有生滅去來之相者末端的更須諦聽以拂擊案云哀哉哀哉已矣已矣兒在吳山我居越水雖則同條生却不同條死休思量急須委分付行人仔細聽鷓鴣啼出淚花裏

蘭溪文峯樵之和尚至引座雨濯崔嵬碧風搖菡萏香分明無限意何必待商量諸昆仲還委悉麼山僧尋常恰如箇蚱蜢子相似等閒提著便有點子汁水若不提著要一星也無又安有禪道佛法挂人脣齒若乃指顧風雲舌翻雷電轟駭鳥驚羣之作畢復洒天洛日之波瀾山僧直得退身三舍袖手旁觀今日幸有文峯和尚在仰勞大衆請試說看

結制上堂雲門今日開鑪家法由來迥異任是鐵額銅頭也須一擊粉碎衆中有不假鉗鎚者出來驗看問舉明偏正卽為儱侗執著玄要又成瞞肝去此二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邊如何折合師云句裏掀翻鉗鎖意脚頭不被葛藤纏進云慈雲普覆三千界法雨均沾萬億洲師云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乃拈拄杖云果能會去一任磅礴虛空虀粉萬象劍鋒頭上走馬輥毬萬仞厓前揮戈舞劍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孔孔孔涌無盡刹海若也疑而不信信而不決山僧與你敲其骨剔其髓洗其腸滌其胃只教露柱開花燈籠結子正恁麼時囫地一聲始知成佛其來久矣雖然若到雲門猶是階下漢如何得不落階級卓一卓云欲透禹門三級浪更聽平地一聲雷

冰石禪師為母入塔請上堂欲超生死路須透祖師關衆中莫有透關者麼出來相見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意旨如何師云紅日照粉牆進云然後現本身運神通為父母說箇甚麼法師云清霜橫谷口僧禮拜師打云切忌向者裏轉却乃云大功不宰至道忘言善法堂前不談仁義選佛場內那論孝道今是冰石法姪送母入塔兼請說法以嚴報土大衆若說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此世間之孝若說修寂滅證真常昇忉利入泥犁而說法救親此出世間之孝須知更有超過世出世間一著子如何是超過世

出世間一著子揮拂云聊憑毱毛拂舒此長舌相於
一微塵裏廣演摩訶衍不常復不斷不有亦不無四
句與百非一切皆俱遣善哉正心尼而證如是法持
我如皎月其行似嚴霜廣行利益事不作福德想撒
手任縱橫往來不變易抹過上頭關方名大解脫作
麼生是上頭關揮拂云喚起無舌人問取天邊月

履元乾禪師入塔請上堂玅用縱橫不拘逆順靈機
廓落那滯偏圓○大衆若也見得則知我履元法姪
不動威儀而入諸正受不假聲色而現大神通橫身
於三界之外獨步於萬象之先驀起泥牛耕破鑑湖
月色趂回木馬銜開越嶺煙霞或此土爲瑞爲霖或
他方爲明爲導來也類中混跡去也衆裏藏身然此
猶是勳勞邊事作麼生是全超不借擊拂云佛祖位
中留不住夜深怎肯宿蘆花

顧護法誕日請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滿耳
不可聞滿目不可睹若更問如何不妨從頭舉昔趙
州因僧問柏樹子還有佛性否州云有曰既有佛性
未審幾旹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曰虛空幾旹落地
州云待柏樹子成佛師豎拂云大衆還見柏樹子成
佛麼一一皆普令十方國土山河大地其中所有樓臺
殿閣園林池沼花木鳥獸一一放大光明現大神通
舒廣長舌說無量壽佛法門無量衆生得金剛不壞
三昧大衆只如柏樹子成佛是阿誰授記復揮拂云
山之高海之闊珊瑚枝枝撐著月堂前露柱笑燈籠
南極老人臾一摑阿呵呵眞玅絕彭祖奇壽八百春
有話不向妻兒說

至周浦善慶菴請上堂蕭蕭西風黃葉天霜砌驚起
鷺鷥眠生涯拙且隨緣月明滿載泛溪煙所以道森
羅萬象古佛家風碧落靑霄道人活計到者裏旣不
分鄽市山林又那管城隍聚落頭頭法法總是自己
光明剎剎塵塵無非當人玅用於斯薦得正好隨緣
作主遇處卽宗扇祖風於末運舒化日於中天四衆
瞻依人天有慶雲門如此告報還有共相委悉者麼
喝一喝云長安風月貫今古那箇男兒摸壁行

上堂若論此事大不容易到此也須是箇人始得不
然縱使勞瞎眼睛坐斷脊梁遊徧百城參徧知識枉
受吟瞬終無所獲昔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惟
有飮光破顏微笑當旹可謂無人益人天百萬常聞
世尊有法可說有佛可成有生可度把作實法會殊
不知世尊驀地裏將箇驢屎彈子換却眼睛然而小

根務解詎可得哉竪拂云大衆會麼世尊拈花山僧
竪拂且道是同是別若謂是同諸人何不悟去若謂
是別別在甚處者裏分析得出參學事畢設或未然
更有一偈九十春光今欲暮殷勤努力莫虛度風和
日暖麗花天柳綠鶯啼醉客處一段眞機絕覆藏滿
前好景分明露參禪人急須悟捉去千尋不可攀肯
來兩手相分付且道分付箇甚麼遂喝一喝下座
薦亡請上堂秋林黃葉戰寒聲隔壠疎鐘扣月明驚
破玉人霜夜夢不勞彈指證無生
上堂第一義會也未無孔鐵鎚百雜碎堆山積嶽不

須尋塞壑塡溝値甚屁靈山拈花少室斷臂直至而
今成特地與蛇添足不知慚白璧無瑕徒點纇當臺
覿面爲君拋擲拂云咄莫學韓盧去逐塊
至日上堂書雲節屆亞歲忻逢正四方納泰之初亦
萬彙昭蘇之始岸柳揚眉而待臘隴梅含笑以迎春
此皆此景處無不宜到者裏還受用得著麼邇來有
般孟八郎便道衲僧家但知身冷加衣肚饑持盋倦
向長連牀上伸脚打睡健去積玉橋邊拄筇經行又
那管晷運推遷寒暑代謝陰陽之消長否泰之去來
所謂衲被幪頭萬事休復有何事諸昆仲莫錯會好

者箇說話正是那古廟裏香爐跡涔中死水有甚用
處須知人人脚跟下別有一條生機活路始得喝一
喝云也是趙婆沽酢
薦夫請上堂量等虛空界示同虛空法證得虛空皆
無是無非法竪拂云唯有者箇拄包虛空體周法界
修證不能該是非不能到者裏見得便見敬仁潘君
從本以來無生無滅無迷無悟直下與三世諸佛同
一心性同一見聞同一住處同一天眞說甚道邦歲
十盡大地總是當人本來面目設或沉吟莫怪山僧
塗糊一上白雲去復還且喜青山依舊夜靜煙消柳

寒曉晴雪霽梅瘦冰壺影浸水晶簾巧丹青描不就
可憐無限風光復揮拂云聊憑者些兒盡情漏逗震
聲一喝云是何言歟便下座
上堂舉昔淨居無相尼一日上堂卓拄杖曰觀音入
普賢出文殊穿靴水上立擡眸鷂子過新羅石火電
光追不入乃云者般說話大似只會抱不哭的孩子
若是向上提持衲僧巴鼻總欠悟在尚門則不然竪
拂云看看觀音普賢文殊都被者箇穿却鼻孔了也
大衆且道拂子有何神通具何三昧使爾如是擊拂
云戴角披毛混異類慣同佛祖結究家問如何是正

中偏師云啞子喫黃蓮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猿猴佩古鏡如何是正中來師云爐中菡萏開如何是兼中至師云風月兩相契如何是兼中到師云不虎戴紙帽進云五位已蒙師指出向上宗乘示阿誰師卓拄杖云向者裏會取進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師云只恐不是玉

上堂釋迦老子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殿後是玉簹峯門前是芙蓉岸作麼生轉以拂擊案云風獵獵兮冷雲天鳥啾啾兮寒林薄梅欲開兮猶未開雪欲落兮不肎落寄語遊人及早歸家山勿使空蕭索

解制上堂今朝臘月八特地為明咀不用覩明星叟有好機筈卓拄杖云獨有者箇上座楞楞層層磊磊直直不與佛祖同儔安容萬法為侶拈起也地坼天崩山搖海沸象王失截流之勢放下也雲收霧歛月皎風清野干縱奮迅之威諸昆仲今日放下即是拈起即是以拄杖畫一畫云劃開鑑水漫天網看取衝霄俊鶻飛

栴檀菴德[illegible]募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八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八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九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編次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湛

住越州雲門顯聖寺語錄

己亥四月從青龍回預祝師壽啓大悲期請上堂一言迴脫獨拔今昔纔涉思惟白雲萬里還有不動脣吻道得相應句者麼豎拂云且看觀世音菩薩向者一毫端上現百千手眼放百千光明於光明中宣說大悲心陀羅尼神妙章句即皆三千大千世界忽然震動皆變金色一切艸木叢林化作寶雲寶樹寶幢寶衣寶樓閣寶宮殿并一切種種寶莊嚴具無邊天花紛紛而下無邊妙樂自然而鳴大衆正恁麼時見聞不昧則與觀世音菩薩同一慈力同一悲仰同一神通同一莊嚴同一國土同一壽量亦令無量無邊衆生各各成就各各圓滿各各證入耳根第一圓通各各皆獲無礙大陀羅尼門大衆既能委悉只如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依然却是饅頭畢竟明甚麼邊事良久云今日雲門寺裏有齋

請上堂秦峯落落其高峻也而非古非今鑑水洋洋其浩渺也而無涯無際芙蓉岸橫關萬派積玉橋截

斷千岐翠竹篩滿地之金珍禽奏諸天之樂不是目
前境界亦非格外風光塵點劫以難窮河沙數而莫
盡可謂尊貴中之尊貴非常中之非常且道是阿誰
受用處紫羅帳合天初曉翡翠簾垂月未央
存焉首座請上堂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
現前不得成佛道拈拄杖云看看者木上座不假修
證不歷劫數於彈指頃便成正覺南無拄杖如來應
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諸仁者果爾見得可以齊彭殤可以變
古今說甚蹋徧支那四百州的老比丘直饒無量壽

佛到來也要他與山僧攜𦦨拏杖始得何故雲門者
裏鬬劣不鬬勝
請上堂若據父母未生前一著子三世諸佛直教口
挂壁上何故過去已過去未來猶未至現在亦不住
如是三際推窮了無處所旣無處所則無生滅來去
旣無生滅來去則無迷悟聖凡旣無迷悟聖凡則知
盡虛空是自己徧法界是自己光明縱說未離兜率
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甚破艸鞋擊香案
云大衆會麼獅絃不屬鸞膠續落落徽音亘古今
請上堂日昇月墜春徂夏往處處山花爛熳森森綠

蔭扶疎此是目前消息山僧更有一句子未出母胎
皆早已向諸人道過了也大衆畢竟是那一句檢點
得出雲門拂子兩手分付檢點不出亦兩手分付何
故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百明示修請上堂舉趙州因僧問曰和尚何姓州云
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乃云人謂趙州古
佛再來得應機三昧被者僧一問直得癡口怕羞東
揞西掖一上今日有問雲門何姓向他道谷甲子多
少向他道五十當時若下得者兩轉語不唯此話大
行抑且截斷天下人舌頭去在顧左右云劉伶問到

誰家好此處莫嫌酒價高
資福伴我和尚請上堂爐峯卓朔耶水競流森羅萬
象咸皆騰舞艸木叢林悉作獅子吼聲正恁麼時直
饒你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此是抱橋
柱洗脚坐井觀天漢你那裏得知有寰中日月化外
乾坤所以道不經郢手終成廢器今幸夾山和尚到
來爾等諸人各各生難遭想起恭敬心一齊啓請必
爲諸人轉大法輪
不淄如璞二禪德請上堂拈拄杖云大衆見麼迥超
造化那步功勳不萌枝上生成無影林中突出武敲

風打雨或拄地撐天穿却三世諸佛鼻孔直教盡大
地人出氣不得正與麽昔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卓
一卓云未分黑白誰能委疑煞當年老達磨
柴也後堂殿南監院請上堂波翻陽發鏡中塵擾擾
浮光五十春閑倚闌干頻發笑少年半作白頭人
紫谷參頭請上堂昔孔子道十五而志於學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雲門却不然十五而
志於○三十而㊀四十而不㊂五十而知㊃諸昆仲
會得則事同一家不會則理有千差會不會且置只
如未囫地已前一句又作麽生良久云威音王未曉

彌勒豈惺惺
萬壽爲則和尚請上堂運斤成風唯憑巧匠輪扁得
手更有其人衲僧家欬唾成雨揮霍如雲懸靈符於
肘後挂寶劍於眉間縱橫不犯應用無傷正眼觀來
亦是波斯喫胡椒若不陟遠登高安能見廣識大而
今有般少叢林畧有所得便以爲足何異寶燕石而
爲玉認魚目以爲珠明眼人前徒增其醜不見道直
教及盡今昔去三世諸佛口挂壁上更有一人呵呵
大笑在大衆且道利害在甚麽處顧左右云少選萬
壽和尚爲諸人道破

滬和侍者請上堂若論此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晃
晃焉透出思議之表巍巍乎迥超象帝之先岡陵不
足以爲固江漢不足以爲浚鶴齡不足以爲算海籌
不足以爲多所謂不可量不可稱不可思不可說乃
至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直教釋迦彌勒頂戴有分劫
德空生讚歎不及因甚得與麽尊貴喝一喝云自從
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半螢上座請上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釋迦老子一
片撒謊摩醯首羅將帝釋天驀面一摑舜若多滿頭
血流嚇得山門倒跨佛殿一昔走過八百里鑑湖鸑

起堂前露柱拍手大笑云快煞快煞正恁麽昔還是
因齋慶讃爲復別有機關南無朱頂王菩薩
玄溟監收請上堂昔年拽杖走諸方踢破芒鞵恨路
長贏得浮生剛半百倚樓閑笑白雲忙大衆適來宗
門與麽道還有爲人處也無拈却珊瑚枝上月壺中
別有一禪天
請上堂黃花翠竹古佛家風綠水白雲道人活計會
得偏目現成不會對面千里昔楞嚴會上世尊向波
斯匿王道汝此肉身卽同金剛常住不朽大衆還會
若說話麼直須打箇返觀看看卽今山河大地世界

衆生一切諸有爲相皆是代謝之法有生有滅終歸
敗壞乃至此身念念遷變新新不住如幻如夢如影
如響自從無量劫來捨身受身積骨如毘富羅山所
飲母乳如四大海水所經父母如恒河沙數故曰我
生生無不從之受生作麼生說箇不朽的道理者裏
瞥地去不被釋迦老子舌頭熱瞞可謂一切地水是
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說箇八千歲爲春八千
歲爲秋正是蟪蛄朝菌猶未知祖師門下事在且道
祖師門下復有何事撣拂云狂歌散髮渾無忌好飲
曹山酒不醉擊碎瑤琴抱月眠自有清風動天地好

六

大哥會也未八十翁翁輥繡毬眞誠不是小兒戲
子菴西堂請上堂舉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山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又問石霜霜
云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夾山聞得上堂謂衆曰門庭
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此二大老
雖則各出手眼共展風規不免分疆列界雲門者裏
一味隨家豐儉任運過日米多則飯米少則羹健即
曳杖閒步倦則和衣打眠說甚天荒地老石爛松枯
又那管甲子之周流歲月之遷變衲被幪頭萬事休
此是山僧都不會大衆者般說話還是門庭施設耶

入理深談耶緇素得出不唯行脚事畢亦乃親見古
人脫或未然今日設齋直須努力飽餐珍重
太史曾公請上堂偏不坐偏天曉白雲籠嶽頂正不
居正不萌枝上玉鸞飛玅叶兼帶薰風影裏芰荷香
偏正俱隱月明夜半墜澂潭所謂虛玄大道無著眞
宗最玄最玅最尊最貴更有一人不居尊貴不墮偏
正又作麼生昔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
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指庭前
牡丹花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乃云陸亘大
夫與王老師盡力提持也只道得一半且如何是那

七

底之金翠影婆娑石榴噴牆頭之火唯我雲門者裏
景致頗異生涯自新或山前搬石屋後擔雲或冒雨
耕田披蓑耨艸頭頭合轍處處逢渠勿容逐色尋聲
那許沉空滯寂縱饒七佛祖師到此也要教他挑糞
潑地何故鄉邨四月閒人少老幼安耕學種瓜
并山玄素和尚至引座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
思議大衆適纔鐵壁生光花宮發艷明月向寒巖而
照薰風隨畫舫而來且道是甚麼人境界舉法華舉
到瑯琊覺處因緣乃云你看他一賓一主一擡一搦
發明臨濟家風則不無怎奈都來是個小家子禪何

似弁山到來雲門既不問他船來陸來他亦不道在
河下步下但只喚侍者汲耶溪水烹爐峯茶一味促
膝抵掌談笑寒暄而已且道還是世諦流布別有佛
法良久云須知煙浪裏更有好商量
寶壽菴則和尚至引座八月秋風何處來紛紛紅紫
滿庭堆冰壺簾外遥相照桂影流金掃不開且道是
何奇特饒你未兆先知未明先曉胷中蘊百千刼策
舌端涌萬斛珠璣又不過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未免
見笑大方須知有佛祖之所未證古今之所罕聞一
著子在畢竟是那一著子卓拄杖云須臾別有新條

八

山道的與雲門道的還有優劣也無揮拂云少年一
段風流事那許旁人話短長
請上堂檣花吐豔出高牆韡解薰風夏日長此景此
昔誰會得莫教孤負好兒郎茲乃四月八日巨霖映
明二禪德設供且道還是為山僧祝壽耶為釋迦慶
生耶若道為山僧祝壽則違背釋迦老子若道為釋
迦慶生又違背山僧若道總不恁麼則又違背來意
畢竟如何恰好去以拂子擊香案云跨鶴上揚州
弁山元潔和尚請上堂玉笥峯頭風雲雜遝芙蓉岸
畔鱗甲崢嶸象馭臨而山川增秀芳舟至而艸木皆

馨所以道優曇盋花千生罕遇大善知識萬刼難逢
此非小緣當生慶幸大衆還委悉麼顧左右云弁山
和尚來也大衆好看
請上堂黃面瞿曇在母腹中作諸佛事文殊師利在
母腹中現十大吉祥迦葉在母腹中便見識藏皆空
善財在母腹中便見無量寶藏悉皆充滿惟有山僧
昔在母腹中了無一法可得只有一句子於茲已五
十年矣未曾說似與人今日正值母難之辰一肯拈
出布施大衆去卓拄杖云諦聽諦聽
五月廿一師誕日兩序請上堂牛頭馬面列成行小

九

鬼夜叉排立徧濟濟打鼓弄琵琶都飯飽干來慶誕
阿呵呵貝哄笑一種風流出當家音場曲調少人見
且道是甚曲調喝一喝云也是猫兒洗面便下座
結夏上堂根塵不礙物我一如鐵眼魚吸乾大海水
蚊虻子吞却須彌盧若是箇漢到者裏便好高枕越
嶺臥看天外之白雲濯足鑑湖笑弄波中之明月花
街柳巷一任調心酒肆婬房何妨入定又那管你三
處度夏一處安居苟非其人拈拄杖云唯有者箇無
面目漢九十日內與你打算飯錢在笔有欠缺敲折
你那骨拐莫言不道

覺雲和尚木主入祖堂古風大師請上堂白雲渺渺隨舒卷而無拘流水涓涓任縱橫而不礙豎拂云者雲和尚向此一毫端上現大人相演第一義使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未信者信未證者證此是十年前未了最後之佛事雲門今日為他撥欵結案大衆者裏見得徹其來也枯木開花人天共仰其去也芳叢不艶佛祖罔窺只如不去不來又作麼生仰勞大衆恭同安位下座至祖堂云階級不立偏正何分團圞共坐迥絕言論遞代相傳無底盃花開徧界起香塵

至秀水資聖寺為則和尚請上堂門連城市殿接雲衢岩岩龍象驂臻日日輪蹄輻輳鐘鼓沉而管絃互答梵唄歇而欸乃頻催鴛湖浪平夜浸一天之星斗煙雨樓高曉際萬里之風雲不是目前境亦非目前意非耳目之所到饒你見得徹窺得透依然是資聖門外境界猶未夢見堂奧中事在諸昆仲要知堂奧中事麼更須請問方丈和尚

上堂瞿曇面黃達磨齒缺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一雙石虎鬪風前兩箇泥猿弄水月了知法法自圓通試看指南喚作北拈拄杖云昨宵夜半寒山子不見了手中笤帚却埋怨拾得拾得搖手云低聲低聲適值旹山和尚到在者裏切忌多說大衆還知者箇消息麼卓拄杖云也是晉州人送賊

金仙蕃光和尚木主入祖堂請上堂葉落知秋木雞啼出雲邊月花開界起土犬吠穿水底天掃除那畔今旹豈許傍參回互大衆還見我金仙和尚特為諸人向無身中現身於無法處說法來如華糝枯木去似鶴出銀籠處處與水月道場塵塵作空花佛事箇度金鍼繡出鴛鴦成對對密穿玉綫挑來錦縫自重重折却珠簾渾忘尊貴掀翻寶殿那居大功正恁麼旹徇名遂而身退業罷而勲泯大衆既是金仙和尚為甚却向雲門出現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旹風

上堂石傘峯頭好風景且道是甚麼風景雲門寺裏無剩言為甚終日口喃喃的者裏薦得不唯一餐消得萬兩黃金亦可一旹受盡四天人供養其或猶豫勿怪瘡瘢上重加艾熁揮拂云十月逢春是小陽隴頭梅月逗風光分明無限眞消息更有箇末後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不得且待山僧自道看良久云多日不曾上堂亦忘記了也便下座

爲親請上堂大方無外含裹十虛至道忘言圓融三

際覽拂云只者箇過去也不可得現在也不可得未來也不可得恁麼會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旹合其次序鬼神合其吉凶塵塵獨露剎剎全彰爲雲爲雨爲瑞爲祥處處爲羣生之先導在在作幻海之舟航雖然未舍石梁陶公張氏夫人只今得何受用良久云雙手撥開雲外路倒騎箕尾出閻浮

結制上堂拈花發笑杓卜聽虛覩影逢渠追風捕響雲門者裏未至學仙橋好與三十棒利害在甚麼處試辨看問人開爐鞴佛祖攢簇四衆臨筵如何相爲師云撥得泥牛吼鞭回木馬嘶進云目前有路通霄漢脚下無私任往還師云清波無透路進云玉筒峯跳人藕絲孔裏還假煆煉也無師云重嵓隔山路乃云今朝十月半要津都把斷密室不通風大地成一片陝府鐵牛生癱疽嘉州石象遭塗炭空生妙德杜口忘言彌勒釋迦長吁短歎獨有山門前大肚漢呵呵大笑且道他笑箇甚麼咄好似秦旹轆轢鑽

三祖破暗和尚訃至上堂洞山設齋辭見不覺醜隱峯到化瘦上塗臙脂大梅聞鼯鼠聲索隱行怪晉化乞木直裰惑世誣民正眼看來一場笑具總不如破和尚踞曲彔一十五年了無變異坐道場一十三處不犯功勛及至臨末梢頭道一句子不妨驚天動地絕後光先大衆且道是那一句不見道明月一團天柱外摩空老鶴出銀籠

上堂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有般漢便道明暗色空山河世界艸木叢林人物鳥獸青青翠竹鬱鬱黃花皆認爲妙明眞性自己法身正是依艸附木魍魎魑魅見解有甚交涉旣不恁麼畢竟如何拈拄杖云適來拄杖子東方入定西方起西方入定東方起南方入定北方起北方入定南方起於法塵中入正定從意起定心不亂說意無生無有起性容寂滅無所作譬如幻師知幻法能現種種無量事須臾示作日月歲城邑豐饒大安樂住住只如今日衆檀設齋將甚酬謝財法二施等無差別檀波羅蜜具足圓滿

請上堂南瞻部洲持蚤北鬱單越應供千峯頂上打眼大洋海底濯足若識此人管教有漏而成無漏凡心而爲聖心改禾莖爲粟柄易短壽作長年所以道性海不可思議法海不可思議智海不可思議福海不可思議解脫海不可思議三昧海不可思議色相海不可思議道場海不可思議乃至算數譬喻亦不

可思議雖然此猶是依報莊嚴邊事作麼生迥超一
句揮拂云龜毛影裏風光異兔角杖頭日月長
天界覺浪和尚訃至上堂舉訃示衆云者老漢生平
以三寸舌縱横舒卷凡聖佛祖宣尼達磨諸子百家
總被他簧鼓一上天下人不奈伊何於是名喧宇宙
道播寰區可謂出世一大事因緣至此畢矣到此只
得和身放倒唱箇還鄉曲子去也復舉訃云大衆還
見此老涅槃後相麼山空夜冷沉霜月大海波狂傾
法船珍重諸人急薦取莫教撒手哭蒼天
端寶禪師木主入祖堂請上堂夜冷霜鐘動曉天木

人舞袖出庭前轉身踢碎波心月直透威音那畔邊
惟端和尚一向孤硬卓犖不羣具陷虎之機有批鱗
之手七年已前蹤佛祖近傍不得七年已後縱人天
景仰無門來則鳳舞丹霄去則龍歸大海只如不涉
去來迥超觀聽又向甚麼處著眼撒手無依全體現
夜來仍舊宿蘆花安位云先覺堂中本無位次大圓
鏡裏那有正偏且道者位甚處安置眞珠簾外排班
卓道合君臣意氣新
冬至上堂卓拄杖云者裏構取去始知陰陽雖有遷
變天心原無改移寒則普天帀地寒熱則普天帀地

熱在諸佛分上不添一絲在衆生分上不減一綫雖
然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卓一卓云不隨老木同寒
瘠且逐春風入燒瘢
清一禪師木主入祖堂請上堂梅山一片月天際照
人寒我今重拈出○分明仔細看大衆還見我清一
法姪麼山僧昔住能仁曽綱維内外眼目人天敲唱
雙行獨角泥牛耕白月正偏互舉九苞金鳳舞丹霄
作大衆之鹽梅乃吾家之良驥也今到者裏不假聲
色非現威儀夜明簾外速退位以朝君寶鏡堂前暗
轉身而就父轉身退位且置到家樂業又作麼生金

鞭擊碎珊瑚月一段風光分外奇
彌陀誕日上堂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卓拄杖云
天雨四華地搖六震彌陀如來今日向山僧拄杖頭
上降生即以娑婆穢土一旹變作西方極樂世界七
重羅網八功德水處處盈滿迦陵頻伽皆演妙法正
恁麼旹大衆還見麼鈍置殺人
寶壽梵則和尚請上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不亦
難乎旹雨降矣而猶浸灌不亦勞乎卓拄杖云諸昆
弟還委悉麼昨寶壽和尚金錫枉顧象馭遥臨直待
耶水迁洄傘峯路舞枯蕉流韻於寰中頑石騰輝於

象表山河大地雲林殿閣艸木織芥情與無情異口同音而作唱言善哉善哉知識難遇佛法難逢饒你者裏委悉得去猶是滲漏邊事明眼人前只好取笑須知我洞山門下別有不墮尊貴一路在且道如何是不墮尊貴一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至東山自若和尚請上堂適來堂頭和尚將鎮海明珠傾出幾栲栳了也使一切人瞻顧不暇更教雲門說箇甚麼卽得所謂波斯國裏安敢鬭寶今借主人威光也有少許聊爲寒貴諸公還願見麼擲拂子云一任明眼人檢點

南峯來雲和尚至引座道曠無涯逢人不盡福城南詢五十三位知識一生果辦汾陽歷參七十餘員尊宿大事方休豈似今人纔見一兩箇杜拗阿師便道我見作家以爲參學事畢若是者般行徑非敢罣你高豎法幢直使達磨一宗掃地不料雲門寺裏也有幾箇獘獘眞眞頑皮禪和正墮此病山僧不忝渠何幸借作家爐鞴格外鉗鎚煆煉一番然後使其行佛祖之所未行說佛祖之所未說見人之所罕見聞人之所罕聞豈不慶快生平大衆畢竟如何是罕見罕聞的事良久云諦聽南峯和尚爲衆說法

至景山菴請上堂峯巒磊磊白雲畢而常存澗水涓涓清風拂而無損迥超劫外獨抜今古正恁麼昔是阿誰分上事昔九峯因僧問潑山嶮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峯云有僧云如何是潑山嶮崖中的佛法峯云石頭大的大小的小乃云九峯老漢雖則善赴來機要且不會格外提持當昔若問雲門潑山嶮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只向他曰無待他道因甚麼無但云罕遇其人且道九峯答的是雲門答的是堪憐春去人難挽流水落花各自忙

至雙林鎭靈瑞菴請上堂今朝二月十九觀音大士

出醜香煙堆裏誕生靈瑞菴中垂手普現三十二應度盡四生九有諸禪德會麼柳媚花嬌無非自在家風燕語鶯啼總是圓通境界虎穴魔宮奚礙隨緣而化物山林市井不妨卽處以利生誠能如是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十字街頭接待往來與一切人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總教伊做箇灑灑落落衲僧去始稱丈夫意氣諸禪德要識丈夫意氣麼一劈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上堂舉龐居士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

及玅用運水與搬柴大衆檢點將來龎老正好喫棒何也若論神通玅用生佛同倫賢愚共禀阿誰不具良繇迷悟兩途趣向有異是以頭出頭沒輪轉三界無有休息如能一念無爲千差坐斷掀翻生死窟擊碎利名關自然體露堂堂不假莊嚴一段風光本來具足始與龎老眉毛廝結幷烈爭輝不爲分外竪拂云且道者箇還是神通耶玅用耶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薦亡請上堂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竪拂云只者箇是境那箇是性誠能薦

得方可任性逍遙隨緣放曠脫或未然不免重說偈言心境本來無皆因妄緣有妄緣如空花起滅皆不停花滅空本淨眞性亦復爾達得眞性空罪福無所住鑊湯淸涼地刀山蓮花聚淨穢二俱亡東西無隔礙此是眞實說不須生疑慮頭頭總安養步步蹋金蓮撒手登彼岸是爲究竟地雖然但有言說都無實義畢竟如何是實義蓮擊案云珍重

靑龍兩序迎師歸請上堂理無二致事有多端日上月下雲冷天寒夜光投人以劍待卞和獻璞而形殘只知瓠子曲跳料冬瓜彎難復易易復難難易分明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君自看且道如何得不落難易以拂子搭肩云收拾絲綸歸舊隱龍江深處再垂竿

萬仞和尚木主入祖堂請上堂湖北江南萬里長天一色楚山秦嶺千家明月同輝會得今古無殊不會霄壤懸隔大衆還知我萬仞和尚昔於五位山前失脚七星橋畔喫交翻身拾得一顆夜明珠忍俊不禁走到紫荊峯頭賣弄一上將謂無人酬價幸有付囑有在直得撒手玄途別行一路萬人撩不住千聖喚不回忒煞遲庭不近人情竪拂云今在雲門拂子頭上別舒手眼大展全機要使聞名見相者悉證無生

法忍然後入於普莊嚴王自在三昧大衆還見也無撒手到家人不識一輪明月上花梢

至杭州長明寺請上堂家家觀音大士圓通之門處處燈毬全彰毘盧之境無非發明向上提揭眞宗豈待斷臂安心拈花微笑熱鬧市裏玅顯神通應時及節又作麼生輕輕撥出雲中月萬古長明不夜天

佛成道日上堂世尊於臘月八日被箇明星打失了一隻眼睛至今二千餘年累及後代兒孫依草附木摸壁扶牆未有了期在雲門有箇海外仙方世所罕聞今日直得捨手傳名要使現前一會豁開頂門正

眼放出清淨寶光照天照地去也○大衆見麼負恩者多知恩者少

元旦上堂淑氣盈堂禎祥溢目龍吟虎嘯君聖臣賢野老以之謳歌樵人以之舞蹈蕩蕩乎堯風與慈風并扇巍巍乎舜日與佛日長明總教盡大地人皆添一歲拈拄杖云只如者箇還有增添也無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乾坤爛熳春

解制上堂今朝正月初九特地打開袋口放出雲門獅兒一任到處哮吼喝一喝云狐狼對干盡潛蹤嚇得山河顚倒走

退院兼謝兩序職事上堂卓拄杖云若也委悉一任隨處作主遇緣卽宗旣無心於去來安留情於彼此理絕百非事無一向山僧忝居雲門自慚疎拙祖席無補多承兩序兄弟勠力勵勤佐助法化可謂搏虎還須父子淘金全憑衆手只如今日事又作麼生話會咄咄咄休休休枷鎖三年今始丟鐵笛橫吹雲外去不風流處也風流

問津菴德超備貲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九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九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青龍隆福寺嗣法門人智湛　編次

住皐亭山佛日禪寺語錄

順治庚子春就資福寺受請上堂耶溪解纜到苕溪又被使符半路追大抵業緣償未盡不妨隨處且拖犂拈啓云此是武林吳興諸護法不忘靈山付囑唯念佛日荒涼叢林乏主特請山僧主持茲席竊惟德微福尠無所堪任正是狹路相逢誠難廻避如何免得者場鈍置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三門八字打開了無回互水赴雲奔龍驤虎驟喝一喝云普願春風齊著力一昔吹入我門來

觀音殿溪聲山色處處圓通白牯黧奴昔昔自在今日相逢又作麼生大家共了慈悲債

佛殿若謂是佛如牛無角若道非佛如馬有角欲得不落是非權且將錯就錯遂展具三拜

伽藍威靈顯赫殊特森嚴爲一寺之權衡作衆僧之保障如何見得不聞道惱亂說法者頭破作七分

祖師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東土西天忒煞狼藉以何爲驗拈香云唵嚩日囉斛

方丈從上先德在此豎法幢建宗旨列五位君臣分三種滲漏論賓主立玄要拈一字破三關勘驗天下學者正眼看來總是閒家具且道佛日有甚長處卓拄杖云任是銕頟銅頭不消一擊粉碎

開堂拈疏云字字花攢錦布行行玉轉珠回展開則光明燦爛拈來則文彩縱横其或停思且聽宣讀

法座者箇所在高莫見其頂廣莫測其際還有不假階梯能履踐者麼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嚴金輪衍御皇圖固如劫石玉燭常調睿算等於芥城此一瓣香奉爲滿朝文武圖郡檀那壽基永固祿位

高增此一瓣香不假栽培寧滋雨露今當第七回拈出供養前住江西南雲山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瑞白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賓福伴我和尚白椎竟乃云耆第一義包含萬象容納百川五目無覩二聽莫聞適來被我法兄一椎直得七花八裂了也衆中還有親見親聞者麼出來道看問烹佛煉祖舊肯作略生擒活捉總屬尋常未審今日如何施設師云綠水青山增意氣進云斬新條令卽不無格外提持作麼生師云花開鳥語轉光輝進云逆雲掃蕩乾坤靜佛日重新萬古明師云不爲分外乃云一言

獨脫千聖攢眉迴超那畔寧落今昔亦如春回大地月映千江無一物不沾其恩無一人不蒙其照直得窪池波涌石鼓喧闐黃鶴衝霄別開一天氣象白龍攪浪際會四海風雲萬派朝宗千山奔拱祖意全彰虛機獨露皇圖丕振佛日增輝已圓未圓之公案堪報不報之深恩雖然作麼生委悉卓拄杖云雕弓已挂狼煙息萬里歌謠賀太平結椎下座

結夏上堂殘春已去孟夏俄臨麥黃蠶老綠暗紅稀透聲透色迴絕蓋藏徹古徹今了無蓋覆如此境界阿誰無分若說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正是好肉剜瘡

無風起浪果是箇漢不妨閉門打睡接上上機錯爲分外大衆還識此人麼日午打三更面南看北斗

薦亡請上堂東雲靄靄獨露眞常幽鳥喃喃恒談般若柳眼裏突出無位眞人梅顋邊迸開本來面目無一物不關遮那之相無一名不播如來之號於斯薦得究親普利幽顯均賓情與無情同成正覺豎拂云大衆見麼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上堂柳煙綠杏雨紅新來燕子罵春風春風聞得忽生惱吹落殘花滿院東端的休嫌很藉甚頭頭盡是主人公主人公見不見鷺鷥飛入碧波心抖擻一團

銀繡綫竪拂云看看下座
祈齡請上堂擧拂云只者箇離背離觸絕是絕非壽等太虛量周沙界蕩蕩乎赴羣機而不倦巍巍乎包萬有而不遺鶴算無以齊其齡海籌安可較其數苟能契神於即物斯不遠而可知矣復揮拂云大衆會麼謾道壺中多日月須知劫外有乾坤
上堂當陽一句無遮機用超然自異不羡目連神通誰誇鶖子智慧勞彼臨濟三玄混融洞山五位燈籠速證法身露柱頓彂三昧今朝覿面拈出直要諸人嘗地大衆畢竟是那一句喝一喝下座

上堂擧文殊師利問菴提遮女曰明知生爲不生性因甚又被生死之所流轉答曰其力未充乃云者般說話大似泥裏洗土塊有甚分曉論量將來都好喫棒如何得不落生死三月春光爛熳天滿山紅紫亂如煙分明好箇無生句不信從教問杜鵑
上堂第一義兮說似汝不須舌上覓言語大丈夫兒唯自許急看取落花滿眼飛紅雨數聲鐵笛隔江渚韻出青霄絕律呂知音那待重相擧且歸與月上三更聽杜宇
上堂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古人與麼道大似宋客獻璞意人進冢殊不知佛祖未出世已前好不賓一毫醜不賓一毫無男無女無眞無俗人人壁立萬仞箇箇常光現前孰不爲雄雄大丈夫佛日與麼擧揚未審諸人作麼生會拈拄杖云若作佛法會打折汝驢腰
上堂頂門一竅八面玲瓏格外風光阿誰欠少日月不能掩其輝虛空無以包其體歷劫孤明昭然不昧是以善財童子一生取辦娑竭龍女直下成佛迥超修證之功了無聖凡之隔然此猶是尋常事如何出格一句霜風吹破梅花夢驚起魚龍躍海門

上堂摩竭掩室雞鉎獶山毘耶杜詞篰籃貯蟹空生宴坐趙狗跳牆少林面壁洋瀾左蠡拈拄杖云當旹木上座若見管教者撥龍鐘老兒無地容身因甚如此不見道滿頭白髮千旹政誰道商山四皓高
上堂今是衆信請佛日向者曲彔牀上對衆饒舌山僧不敢節外生枝唯自受用三昧諸聖未悟古今罕聞直得人天衆前兩手分付去也穿衣身不寒喫飯肚中飽一覺到天明不知跳蚤咬諸禪德曉不曉顧左右云笑殺東鄰王大嫂
上堂若人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

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諸禪德還委悉麼天之高
地之厚山之青水之綠日昇月墜魚躍鳶飛雲生嶺
頭花發嵒畔塵塵爾剎剎爾莫不各居本位只如拈
却目前些子將甚麼與作佛境界太湖三萬六千頃
月在波心幾箇知紫谷參頭纔出師云如何是庭前
柏樹子進云趙州當時錯下名言師云你又作麼生
進云竹蝦蟆也解吸蒼蠅師下座
鐵山上座請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拈拄杖云德
上座一生不肯德山老漢跛足師直欲打殺黃面瞿
曇到者裏且道利害在甚麼若檢點得出一任你欺

聖瞞凡呵佛罵祖有甚麼難顧左右云有麼有麼果
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見誵訛
上堂問枯木龍吟事更奇嵒前花發許誰窺請師别
轉超方手拈起靈山第一枝師云雨落堦前滑行人
盡喫交進云疊疊巫山峯聳翠法筵龍象盡英靈師
云籜解新篁龍蛻骨雲籠怪石虎生威進云恁麼則
眉底神光吞日月當人隨處可稱尊師打云也須喫
棒乃云大凡問答如鉤如鉗如環如鎖相續不斷所
謂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若能如是方可激
揚法化承紹眞宗共報佛恩有何不可苟非其人不

殑垂說偈言將此般若殊勝勳回施檀度獲圓滿施
者受者三輪空而亦不作空輪想一念頓悟超諸聖
直入如來玅境界如來境界不思議我今為汝說少
分法界虛空皆有盡我此法施無有涯一切有情及
無情同證如來無礙智喝一喝云說到驢年去
上堂夫求法者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
聞覺知非求法也豎拂云只者箇思惟分别所不能
到見聞覺知所不能及正恁麼旹又如何驀取揮拂
云薰風昨夜過林隈吹落殘紅撩亂堆画閣無人香
篆冷倚欄石女淚盈腮眞堪笑亦可哀莫怪春歸情

太薄庭前芍藥為誰開
上堂昨夜蜉蝣蟲吞却黃鶴峯走向蚊子眼睫上橫
身高眠鼓腹而歌曰種麻得麻種豆得豆齋僧布施
今因果無漏遂顧衆云爾等黃瓜茄子還曾夢見者
箇消息也未復喝一喝下座
上堂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天自高地自厚桃白
紅李自白山自青水自綠鳧脛雖短不用續續之則
悲鶴脛雖長不必斷斷之則憂長者長法身短者短
法身且道是何意旨最喜春來多富貴鶯啼花笑滿
林間

爲父母師長請上堂竪拳召衆云菩提涅槃眞如佛
性總在裏許良久云菩提涅槃眞如佛性被佛日一
捏粉碎撒向太虛之中一時變作山河國土日月星
辰艸木叢林正恁麽時你欲喚作菩提涅槃又是山
河國土你欲喚作山河國土又是菩提涅槃者裏著
得隻眼不須析肉還母析骨還父背教劬勞之恩拔
將之德須爾酬畢竪拂云只者箇不從天降不從地
生且道還有報恩分也無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
然超百億
解制上堂卓拄杖云佛日今朝拆空樓道斬斷牢關
總教諸人脚下無私去灑灑落落去闊川湖地去天
台南嶽去雖則如是儻或走到關津隘口處有人討
公驗索勘合果能祗對分明一任高超物外獨步寰
中脫或未然更有箇護身符子普施諸人復卓拄杖
云急急如律令
上堂塞北不聞萬斛舟江南那見千人帳臨濟覿面
喝如雷德嶠入門劈脊棒悟來佛法了無殊擬去依
然成兩橛君不見杏花雨打碎紅霞柳絮風吹飛雪
片祖意都云不可傳堪笑而今稀爛賤撲頭撲面滿
天匝喝一喝云此時不薦何時薦

至慧心菴上堂蘭若初興斬新氣象金田乍闢格外
風光麥浪翩翩簾捲千層之秀色香煙緲緲窻函萬
頃之白雲樵歌罷而牧歌揚頭頭圓通境界杏花開
而桃花謝處處毘盧現身所謂知一切法卽心自性
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大衆只如截斷聖凡掀翻迷悟
又作麽生黃鶯織就春園錦文彩縱橫不假梭
至無極菴請上堂旦起遲夜眠早朝市怎如郵落好
茅艸屋裏蒸飯香珍珠絮裏阿誰曉蛙鼓池塘兩部
喧落花亂砌紅瑪瑙一任他滄海桑田幾變更又那
管瓊樓佛國與仙島與來唱箇插田歌倦來和蓑偃
放倒阿呵呵休外討曩劫於今用不了鬱單千歲有
何奇笑殺長汀布袋老
上堂竪拂云四月江城花事稀賞心浪子竟忘歸佳
人有語憑誰訴獨倚闌干對落暉
佛誕日上堂無影枝頭花亂開丹霄玉鳳正徘徊分
明好箇眞消息笑破金剛腦後腮今日釋迦老子向
諸人眉毛鋒裏降生九龍吐水金盆浴軀放大光明
現大神變轉大法輪擊大法鼓吹大法螺演大法義
有求佛道者爲說最上一乘有求菩薩乘者爲說六
度萬行有求緣覺乘者爲說十二因緣有求聲聞乘

者爲說苦集滅道四諦之法有求人天福報者爲說五戒十善種種言辭種種方便普令無量無邊無數衆生證不退地以致現前緇素若見若聞悉成佛道衆中或有箇漢曰怎奈金屑雖貴落眼成塵山僧道適來拂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孟八郞你還夢見麽揮拂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上堂揮拂云五月薰風江上多平田昔聽插秧歌綠雲漠漠和煙捲白鳥飛飛穿柳過夜半木童吹玉管天明石女織金梭諸禪德會也麽喝一喝云撞胼鴿子過新羅

上堂今日仲冬十五特地陞堂擊鼓檀那爲請敷宣直得傾腸倒腑釋迦不產於西乾夫子豈生於東魯蚊虫昨夜滅倒須彌螘子天明掀翻海宇好大哥休莽鹵苟能箇裏識端倪任伊倒跨豐干虎

上堂無影堂前來簾倒捲不萌枝上玉鳳爭飛石女謳歌而響遏行雲木童把盞而倒傾明月公輸無以施其巧師曠無以辨其音能爲萬化之源安逐四旹之變說甚善財一生果圓龍女八歲成佛以及無量解脫無量妙用無量功德無量三昧不假外求本自具足殊勝中之殊勝尊貴中之尊貴雖然如何是不墮尊貴一句花缾擊碎無依倚曙色三更滿翠蘿

上堂步空尋鳥跡撥火覓浮漚著靴立水上騎馬縣高樓非是生平多意氣男兒誰不願封侯適來者般說話是第一義第二義是如來禪祖師禪試簡點看喝一喝云清風月下守株人凉兔漸遙芳艸綠

上堂日暖風和春山窈窕水流花放鳥語尖新於此會得一一現成一一明妙一一天眞一一自在所以紫陌遊人提最上之機金色頭陀無容身之地到者裏若是伶俐衲僧拂衣便行更覓甚麽棒雖然只如昨夜露柱傷風燈籠欬嗽忽爾驚起東海鯉魚吞却南山老虎且道者箇還是涅槃心耶差別智耶孟春猶寒各自珍重

上堂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卓拄杖云看看拄杖子化作箇大力阿修羅王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吸乾四大海踢倒五須彌嚇得釋迦老子躲向諸人脚跟下大家各自摸索看若也摸索得著不妨轉凡成聖移古易今世出世間莫不由此建立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麽處去也且喜山中春信早梅花影裏鳥聲香

上堂柳媚花嬌大闡微笑之玅旨鳩呼鶯喚弘揚壁觀之家風亙古彌今普天帀地直得人人口似血盆箇箇牙如利劍氣吞日月眼蓋乾坤不捨塵勞而成正覺不離煩惱而證菩提常居有爲而作無爲法恒在世間而行出世事所謂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高推先聖而自生退屈不見昔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刀云我是千佛一數看他何等撒脫何等慶快雖然當昔佛日若在也好與他三十烏藤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卓拄杖云不見道大功不宰

上堂九十春光今已半雙肩剔起分明薦連宵風雨似盆傾喝一喝云莫使殘紅落滿院

上堂竪拂云今日釋迦老子向龜毛頭上放肩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國土靡不周徧然後入無量義定說無量義法大衆果如是見如是聞不待開示悟入而本來是佛始知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至此畢矣苟或依稀彷彿山僧更爲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拂一拂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禳災請上堂今朝三月初七無限春光狠藉桃花著雨紅嬌柳綫和煙翠滴燕子銜泥砌巢蜂蝶尋香醞蜜且能莫外馳求分明好箇消息大衆且道是箇什麼消息施主災除福壽增摩訶般若波羅蜜

至弁山值元潔和尚華誕請上堂當陽一句逈絕古今向上一機了無朕兆直透層霄之外高超萬象之先正恁麼昔是方丈法兄五旬之期人天際會龍象交馳諸位知識或縱無礙辯才轉無上法輪而爲壽者或以須彌滄海而爲壽者或以日月光恒沙數而爲壽者佛日到此如遊華藏海登衆寶山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又作甚麼卽得拈拄杖云幸賴者箇木上座作得一偈舉似大衆須彌高兮有崩頹日月明兮有圓缺滄海深兮有枯竭唯有虛空之壽兮吾不得而知焉喝一喝云也是擔水河頭賣

上堂紅漸稀綠將暗枝頭梅子大如彈春徂夏往幾昔休珍重遊人仔細看竪拂云唯有者箇觸不得背不得疎親不得放之穿却非非想天底鼻孔收之換了摩醯首羅眼睛諸人若搆取得可出釋迦老子一頭地還有麼良久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

上堂大哉眞源生物資始統法界以無遺等太虛而爲量自古自今無成無壞悟之者當處解脫迷之者永劫沉淪一切衆生背覺合塵迷己逐物匍匐三界之中跉跰四生之內頭出頭沒無有休息若是有血

性漢子纔聞此語卽便掀翻世網擊碎情關橫身宇宙獨步大方然猶是我衲僧家糟粕之餘且道衲僧家別有甚奇特煙郁四月正梅黃雨過溪橋流水香野老家風眞可羨逢人慵去話羲皇

至周浦請上堂佛法一事正如阿耨達池之水不擇地而流一切江河湖海溪澗溝壑無不充滿無不具足於其中間黿鼉蛟龍鯤鵬蝦蟹各各適其游泳承其變化魚躍鳶飛星馳電卷明暗代謝寒暑迭遷總是當人一段光明之所顯現故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於此一念回光直下瞥地便與過現未來三世諸佛同一國土同一莊嚴同一體性同一受用無少無勝無二無別有何彼此之殊若是特達丈夫纔聞此說便去溪邊洗耳三日何故怎如野客忘情謂毀桀譽堯總不干

上堂擧夾山見船子後再住京口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僧擧似道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乃云夾山答話前來也恁麼道後頭也恁麼道爲甚道吾前頭失笑後却滿口肯他畢竟節目在甚麼處豎拂子云尋常一樣牕前月纔有梅花喝一喝云不得者一喝幾乎道箇便不同去也

至寶山請上堂昔圓悟住天寧上堂擧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云天寧則不然有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大慧在座豁然有悟大衆卽今薰風撲面殿閣凉生物物法身獨露頭頭妙用全彰於斯會得正如登寶山入巨海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珍珠摩尼靡所不有可謂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祇如露柱懷胎燈籠發笑豈是諸佛出身處爲復別有道理楊柳低垂輕著水荷花撩亂暗飛香

上堂白雲冉冉任舒卷以無拘綠水滔滔隨往還而不礙無偏無正回旋十虛離卽離非渾融三際是以張子韶因蛙聲卽了明大事趙獻公聞雷震則洞徹心源又豈待豎拂拈椎升堂入室所以佛日不敢向兔頭栽角龜背拔毛記得水潦和尚問馬祖曰如何是西來大意被祖攔胷一踏水潦豁然有省遂呵呵大笑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只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也大衆且道喚甚麼作一毫頭拈拄杖云者裏見得則知三世諸佛成等正覺轉大法輪不離者一毫頭西天四七東土二三遞相授受傳此秘密法門

亦不離者一毫頭天下諸大知識建法幢立宗旨一切旹中折旋俯仰掉臂或垂舉措云爲總不離者一毫頭故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雖然只如拈却者一毫端大衆畢竟如何行履良久云飛帆一葉浪中行不動綸竿只釣鯨得意濃旹須早返綠楊深處聽流鶯

至靑浦優曇菴請上堂大人具大智大機發大用拈拄杖左卓云者是大智右卓云者是大機若也委悉如獅子游行不假伴侶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不舍一法不取一法雖行有爲而不棄無爲雖在世諦而不

離道諦在在垂手處處現身亦可爲祥爲瑞爲雨爲霖爲舟爲楫現優曇於陸地建寶刹於毫端如是神通如是三昧無量劫來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外求而得終非得也大衆還信得及麼揮拂云秋老江城玉兎肥木樨香裏露天機夜深石女凭欄望耐耐遊人不肯歸

上堂律轉陽回岸柳舒顏而待臘星移物換隴梅含笑以迎新騰騰格外風光蕩蕩目前境界拈拄杖云者箇木上座統法界以爲軀總太虛而爲量不屬陰陽造化迴超過去來今無爲無漏無聖無凡非算數

之能窮豈名言而可述然猶未是他長處且道更有甚麼奇特卓拄杖云閻浮樹畔笑呵呵覿面還曾見也麼一句分明該萬象妙高峯頂碧嵯峨

上堂陽春有脚徧敷大地之光輝造化無私丕顯當陽之妙用此旹此際何自何他直得豁開人人腦後乾坤突出箇箇嶄新日月花開不萌枝上鳳舞無影林中蠢動含靈悉蒙潤澤艸木纖芥皆獲霑濡故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旹節因緣旹節若至其理自彰大衆即今旹節至也且道佛性義在甚麼處木馬嘶開波底月泥牛耕斷壟頭煙

上堂正法眼藏塞壑塡溝涅槃妙心堆山積嶽左之右之觸著磕著有等坐在飯籮邊只管忍饑立在大海中無端叫渴怎怪得他斷臂安心推門折脚阿呵呵又好笑不見黃面瞿曇拖泥帶水也道我昔於然燈佛所實無一法可得而獲授記仔細看來何異續鳧截鶴大衆作麼生折合一聲長嘯出人間月明雲散江天闊

酬愿請上堂今是元宵佳節過去然燈古佛在一毫端上出現一旹充滿虛空周徧法界山林市井郵營聚落都城國邑花街柳陌頭頭物物無塵不彰無刹

不露現大神變放大光明無去無來無古無今盡未
來際亦復如是設或遲疑更有一言麗老爺籬消子
木杓潘閬倒騎驢王喬愛跨鶴鐵笛橫吹宇宙寬三
更紅日上闌干
上堂春色盈眸鶯聲聒耳嫩綠爭奇新紅鬬紫雲片
片而漸飛泉涓涓而流始換却靈雲眼笑破飲光眉
文殊境界究爾現成觀音圓通不勞彈指大眾還會
麼喝一喝白雲萬里
上堂豎拂云檀越殷勤請舉揚全憑（　）箇為萱堂良
久云超然頓入毘盧海坐斷蓮臺九品香下座

至嘉定縣昭慶寺請上堂好雨盆傾劈面來無雲半
地起風雷忽然驚碎虛空膽彌勒呵呵笑破腮笑破
腮兮見不見剔起眉毛看轉變木雞啼徹木中天天
曉山門騎佛殿所以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
行遇緣即建山僧昨到練川本欲借路經過不期宛
家路窄撞著一班無情居士要與山僧打算舊帳到
者裏無計可施直得將箇拂子向面前橫兩橫一肯
支吾過了也大眾且道佛日欠箇甚麼帳良久云分
明一段風流事謾把親疎較短長
上堂鳥語和春景媚昨夜風吹花滿地等閑莫被燕

銜飛明明都是祖師意祖師意絕易難寄語遊人仔
細看泥牛觸折珊瑚樹玉鼠掀翻瑪瑙盤大眾還委
悉麼舉拂云參
上堂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
便說召眾云鷲嶺拈花也是方便少室面壁也是方
便雪峯輥毬也是方便道吾舞笏也是方便拈椎豎
拂棒喝交馳一動一靜無非方便諸昆仲畢竟將甚
麼喚作一乘法喝一喝云不須停囚長智
上堂撥弄蛇子捌狗看來總是揚家醜何似佛日不
恁麼等閑唯愛岬山酒醉裏縱橫不是任攲風打雨

膽如斗好大哥會也否一微塵裏現神通百億毛頭
獅子吼喝一喝下座
維新六袞請上堂（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量同
太虛）體包萬象無古無今不遷不變假使有人將
三千大千世界磨以為墨過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
復過東方千國土又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猶
不得其邊際豈況大椿冥靈而能較其數哉雖然只
如不涉春秋又如何揮拂云靈苗不假東風力石筍
抽條劫外新
上堂道可道非常道荷葉團團團似鏡名可名非常

名菱角尖尖尖似錐無名天地之始風吹柳絮毛毬
走有名萬物之母雨打梨花蛺蝶飛諸禪德欲能委
悉一任以瓦礫作黃金將砒霜為甘露攝百億須彌
於芥孔拈一微塵包含無邊刹海于中縱橫隨緣自
在可謂不假外求萬物皆備於我矣會麼有相福田
終成壞齋僧功德不思議眼不住色眼布施耳不著
聲耳檀度鼻舌身意亦復然一一不住名無漏見聞
覺知真解脫色香味觸皆三昧施受不住三輪空恒
河沙劫算不盡雖然只如有箇無眼耳鼻舌身意的
人來又作麼生擲拂子下座

上堂經中道佛子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
譬喻能喻此法何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古木陰中
繫短蓬杖藜扶我過橋東沾衣欲溼杏花雨吹面不
寒楊柳風適來佛日與麼舉若作詩會也與二十拄
杖若作佛法會也與二十拄杖縱饒你不作詩會亦
不作佛法會也與二十拄杖因甚如此不見道任是
深山最深處也應無地避徵徭

大悲菴德量備貲敬鐫
百愚和尚語錄第十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編次

住宜興國山善權禪寺語錄

順治庚子秋在佛日寺受請上堂拈疏云山僧脚跟
一向佛祖搖撼不動今日為甚被者箇轉却喝一喝
云大人境界普賢知陞座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
地收白髮翁翁著繡履不妨隨處賣風流衆中還有
共相委悉者麼問刹刹分身本無來去即今陞座又
作麼生師云明月影分千澗水進云與麼則雲從龍
風從虎去也師云孤松嵓任四皆風進云善權示現
隨機叩處處元來是一家師云不為分外乃云有皆
不擇地而安佛界魔界渾融一團有皆檢所在而住
者邊那邊本無二致能如是正好壁立萬仞坐斷千
差忘物我絕能所泯是非息迷悟權開五位善接三
根翻身鳥道撒手玄途驟鐵馬於雲端了無變異放
鳥雞於雪裏不涉功勳頭頭廓示人天正眼在在闡
揚佛祖真宗大衆且道是甚麼人行履卓拄杖云蝸
牛角上三千界雲月溪山總一家
壬寅春入院三門蒼煙帀地古木參天青山列錦屏

而互拱綠水分玉帶以重圍且作麽生道箇時門句子卓拄杖云千年古徑今重闢龍象憧憧任往來

佛殿凡名聖號總是虛聲劣相殊形皆爲幻色只如拈却聲色又向甚處見瞿曇面目以坐具搭肩作女人拜云顚倒顚新婦騎驢阿家牽

伽藍神靈顯赫氣宇威嚴掌一寺之權衡爲衆僧之捍衛何以見得護惜常住物猶如眼中珠

祖師震旦西乾成羣作隊派列枝分葉聯花綴拈香云者箇還是酬恩耶雪屈耶鴛鴦枕上兩行淚

方丈摩竭掩室罅縫披離毘耶杜詞漏逗不少拳杖舞笏已是好肉剜瘡架箭張弓不免傷鋒犯手善權一總不恁麽且道有甚奇特○當軒寶鏡無回互照徹佛魔心膽寒

開堂拈疏字挾風霜篇聯月露非文言之所及豈汗目之能窺驅逐魔外波旬闡揚正法眼藏苟或停思更聽宣讀指法座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衆中還有把手同行者麽莫怪山僧獨自稱尊去也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不假功勳天然尊貴祝延

聖躬明踰日月德合乾坤此一瓣香調和鼎鼐變理陰陽專爲閤朝文武府縣檀那永爲風后力牧伯作稷契夔皐世諦道諦以周圓國恩佛恩而弁報此一瓣香産於中原長在江右不受雨露滋培豈容鉗鎚煅煉今八回拈出供養前住江西崆峒山子仙堂上瑞白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白椎竟師云盡大地是箇第一義徧虛空是箇正法眼若具如是眼方觀如是義衆中還有具如是眼者麽問高提祖印古刹重輝昔至理彰卽且止弘揚法化事如何師云斬蛟膽壯宜忘水進云羣芳鬭麗百鳥爭歌還是神通耶法爾耶師云逐鹿心狂不見山進云人天仰賴荊水騰波共相踊躍去也師云與闍黎無涉問如何是善權境師云數堆怪石如蹲虎一徑蒼松似老龍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短髮婆娑人不識手拈拄杖示全提進云釋迦未現西乾達磨未來東震向上還有佛法也無師便打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更要喫棒在乃云殿閣玲瓏峯巒磊落犀中偃柏形猶投壑之神蛟柱上雷書勢若衝霄之彩鳳幾片白雲橫洞口夜半正明一輪皓月照峯頭天曉不露塵塵剎剎全彰列祖眞機蕩蕩巍巍總足當人境界我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直得皇風浩蕩祖運昌隆抱識含靈齊現大人之妙

相依艸附木共轉不退之法輪雖然只如祝聖開堂又作麼生五湖四海歸王化萬億斯年賀聖朝復舉善權法智禪師上堂云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倚玉闌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智祖可謂理事兼帶妙叶宏通非獨光前耀後亦乃唱高和寡數百年來幸獲觀光新善權也有一偈不敢闘富競奢但要據欵結案一句迥超空劫前三更曙色滿闌干同途木馬追風急折角泥牛飲海乾下座

佛誕日上堂滿堂燈燭彩輝煌花雨繽紛徧界香珍重諸人高著眼莫敎錯過好風光大衆還委悉麼若是特達英靈出羣豪傑如慶喜見阿閦佛一見不勞再見直得箇箇眼葢乾坤人人口吞佛祖壁立萬仞氣宇如王一切戒門定門慧門三昧福德門解脫妙義門百千萬億陀羅尼門一旹現前無不具足無不現成不假外求本來是佛故曰彼旣丈夫我亦爾又豈待毘嵐園中無憂樹下周行目顧指天指地爲哉大衆還有承當者麼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貫慈大師請上堂野寺連雲接斷橋滿牀風雨冷蕭蕭不須縮頸頻嗟怨幸有人來破寂寥而今有般兄弟家纔見山僧與麼道不將佛法商量便作世諦流布到者裏須是家裏人方許得箇中事且道那是家裏人看取佛川獅子子不須哮吼也驚羣

汝總戎薦祖考請上堂一句無私千差截斷大用現前臨處自在誠能如是一任翻身北斗轉步南辰挂寶劍於眉端懸靈符於肘後發一令而撼蕩乾坤施一機而奠安家國非神通所致豈法爾如然卓拄杖云者裏薦得古之天地卽今之天地古之日月卽今之日月古之人物卽今之人物無始無終無成無壞無迷無悟亙古今以常存歷塵劫而不朽盡虛空界都盧是箇大莊嚴海説甚化熱惱作淸凉轉泥犂爲淨域直得三代祖考累世宗親而獲超生俱登極果乃至諸天魔梵水陸空行凡有血氣者悉悟無生永不退轉大衆見麼喝一喝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擊碎虛空無內外倒騎箕尾出閻浮

薦亡請上堂諸佛未出世亦無有涅槃祖師不西來佛法徧天下水鳥樹林咸提妙旨月柯風渚皆演眞常向此瞥地自然眼葢乾坤氣吞萬象無生死可斷無輪回可出三際平等浩然大均所謂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且道德裕禪人去世一周向甚麼處覓他蹤跡滿目飛塵無影相黃金世界桂花

秋問如何是正位一色師云歷劫烏棲無影樹如何是大功一色師云雪花影裏鷺鷥飛如何是今昔一色師云玉帶橋邊水自流進云人人意氣冲霄漢箇箇威光射斗牛師打云更要喫棒

結制上堂善權今日開爐不將佛法挂人齒牙唯有者箇木上座大有逕庭不近人情大衆切須好看問越格超羣即不問今日開爐事若何師云劈碎銅頭擊破鐵額進云或有描不成畫不就的來如何相爲師云脚下好與三十棒進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云波斯讀梵書問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未審承誰恩力師云一句無私語令人毛骨寒進云今日親見作家師云倭國文章乃云山僧始自三吳大之兩浙迨今七處住持十有六載也曾撒布網於漫天羅龍打鳳也曾垂月鉤於巨浸撈蟹摝蝦欲圖一箇半箇續佛慧命奈何風移俗易法久弊生今日只得機行別路令斬新條不勞肯綮克日取證卓拄杖云者裏薦得直教功滿三祇位超諸聖化蒺藜爲甘露變伊蘭作栴檀共整數百載已頹之古剎亦圓三千年不了之舊案然此猶是衲僧門下雖蟲末技須知更有把斷牢關一句子在大衆還知者一句子麼顧衆云待玉帶山點頭却向你道

上堂風吹細雨似飛塵十月山城見早春隴上梅花開笑口少林心印付何人禪家者流正如俊鷹搏兔獅子齩人入水不動波入林不動艸蝸牛角上開闢乾坤藕絲孔中倒藏山嶽呵佛罵祖斥電鞭雷總非分外因甚到此停思佇機返生鈍置蓋因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心心如念水之龜處處似奔欲之鹿所以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也竪拂云大衆知麼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喝一喝云是何言歟

上堂積之者厚其量也宏培之者深其力也大若然者可以乘萬里之長風破千尋之巨浪驅役鬼神撼蕩乾坤乃理之當然亦性分之固有况衲僧家口似血盆牙如利劍頂門具眼肘後有符驗凡聖於機先辨龍蛇於格外大衆你道是誰行履喝一喝下座

上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昨夜蚯蚓穿過香水海螻蟻拽倒須彌盧直得天地覆墜日月潛輝三千大千世界悉皆震動正恁麼時衆兄弟還覺腦門痛也未若也不覺少選入堂謝居士齋

冬至上堂陽極則陰生陰盡則陽復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竪拂云只者箇晷運所不能移否泰所不

能至無寒無暑無古無今拈來則冰迈雲凝裂膚墮
指處處開龍蛇之戶放開則律轉灰飛風和日暖人
人見天地之心只如不拈不放未審承誰恩力揮拂
云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青龍寒松操長老請上堂高超物外還他出格英靈
蔭覆寰中須是淩霄巨木到者裏一任用險厓句施
陷虎機列君臣明滲漏分玉石驗龍蛇說甚見過於
師智邁於古正好佩諸佛不凋之心印續列祖無盡
之慧燈不見雲門直欲打殺瞿曇喦頭一生不肯德
嶠且道誰是知恩者自有青龍長老在

上堂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
影事乃云將謂瞿曇多少奇特猶作者箇見解善權
則不然古洞巉岏蒼松鬖鬉疊嶂如屏溪流映帶鐘
磬共鳥韻爭先雪花與梅花並賽紙窗破而清風頻
來茅屋穿而明月常會無始無終何望何礙不起一
念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杲目靜主請上堂霜寒月苦正隆冬擁毳蒲團睡正
濃日上三竿驚犬吠雲廚午後打齋鐘世尊三昧迦
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阿修不
知山僧三昧諸人不知所以法法不相到各各不相

知既不相知因甚大衆聽板聲齊赴齋堂聞鐘響俱
集佛殿通方達士一任掩鼻而笑盂淚之流不免重
費鹽醬今是杲目靜主爲衆請法山僧只得別展家
風聊通一綫顧左右云大衆看看擲拂子下座
紫峯大師請上堂今是臘月初八乃世尊成道之昔
○諸昆仲且道者箇與明星是同是別若分析得出
與世尊同一修證同一莊嚴同一受用同一三昧功
流萬世而不磨名垂千古而常在豈不慶幸設或狐
疑更添絡索一上衍慶室中一寶鏡雲埋霧鎖紫峯
頭等閑突出無人識夜靜寒光射斗牛

楊狀元洎衆縉紳就寂光菴請上堂風蟬咽咽弘開
不二法門綠樹森森全彰第一義諦見聞不昧今古
歷然於斯介得一任掩耳攢眉若也未會只得聊通
一綫○大衆見麼只者箇五車莫能載三藏不可收
仲尼默而識之瞿曇茲然無措果能透徹直下無疑
始知盡大地是箇寂光殿徧法界是箇菩提場語默
施爲不離其中折旋俯仰常在裏許其出也雲行雨
施救生民於水火其入也風清月霽潛刹海於毫芒
指麾佛祖羅籠古今總不分外古云非常之事必有
非常之人若是非常之人則建非常之功此猶是建

立門庭邊事祇如人境不涉功業俱泯又作麼生夜半玉人巧畫眉慣從鏡裏摘花枝堪憐無限眞消息喝一喝云覿面相呈付阿誰

至弁山元潔和尚請上堂森圍翠繞煙水重重虎踞龍蟠風雲帀帀千燈以此而發燄萬派以此而分流尊貴殊常嘉聲遠布若是慷慨丈夫英靈豪傑勿勞移步躋躡正好全身擔荷同紹廣大門風共行潑天活路所以方丈和尚在此脫珍著弊激濁揚清經天緯地爍古凌今正恁麼時如何委悉神駒那待揮鞭影千里追風喚不回

上堂雨澌澌兮風淡淡鳥寂寂兮雲片片曼殊室利跨獅子向藕絲孔裏藏身普賢菩薩騎象王從楊柳眼中出現好大哥見不見堪笑當年老睦州逢人慣道𨍏轢鑽

上堂豎拂云者是諸佛列祖無量劫來生生世世受用不盡的果能見得兩手分付設或遲疑不妨重宣揮拂云惟此龜毛拂眞實不思議亙古亦亙今不常復不斷壽命等虛空福慧如大海具恒沙三昧解脫亦復爾譬喻與言辭窮劫說不盡大衆會麼春到園林花似錦世間無物不沾恩

至寶積寺陞座春風浩蕩萬卉爭奇岸柳蕭騷羣芳鬪麗流水奏伯牙之琴青山開摩詰之画昔昔數第一義物物發向上機正恁麼時若更說心說性論玅論玄卽俗明眞卽心是佛早與通人達士了無交涉還有其人麼幽禽啼罷斜陽外一櫂隨流過霅溪

元旦上堂節屆孟春時維元旦淑氣彌空天花撩亂彈指頓成琪樹瑤臺瞬目盡是瓊樓玉殿文殊師利巧賣風流普賢菩薩大逞神變若作新年頭佛法會也好作舊年頭佛法會也好若一總不恁麼會也好因甚如此不知何處是封疆但願皇風成一片

解制上堂豎拂云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衆中有不思量者麼問把住海晏河清放行龍吟霧起今日把住是放行是師云梅花嶺上頻含笑楊柳溪邊未展眉進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又如何師云須知更有春寒甚珍重行人漫解衣進云水流東海去雲定覓山歸師云錯認定盤星乃拈拄杖左卓〻云者裏薦得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右卓〻云者裏薦得常在家舍不離途中畫一畫云揪翻鳥道截斷玄途迥超階級不立功勳向此轉得身吐得氣一任穿虎穴踔魔宮揆天根塞尾閭花柳巷不妨遊戲神

通管絃樓正好大作佛事若從善權門下過拄杖不在手笤帚柄好與三十且道誵訛在甚麼處山僧未曾向你紫羅帳裏撒珍珠在

送化士上堂今朝二月十六嫩碧嬌紅眩目聲聲鳥遷喬片片白雲出谷卓拄杖云衲僧家不妨擎頭戴角攫霧拏雲帶水拖泥入鄽垂手孤峯頂上密張網羅十字街頭打開布袋化滴水作長河拈莖艸爲玉殿豈不爲奇特中之奇特希有中之希有祇如山僧不出戶庭又作麼生商量卓一卓云明窻淨几閑終日坐倚春風聽鳥歌

總管請上堂卓拄杖云老著子正如軍中密令鬼神莫測人天罔聞須是披三玄甲冑布五位旗鎗的手段正好發大機施大用建大業立大功衝鋒拔幟克敵破圍列土分茅安邦定國者邊那邊了無二致祖意教意融作一團世出世間莫不由此而建立且道誰是其人佛祖位中留不住倒騎鐵馬出長安

誕日天華存焉詹長老請上堂虛空無變異日月自流遷惟有山中客疎慵不記年拈拄杖云此事離婁無以覩其形師曠無以辨其響君不能授之與臣父不能傳之與子釋迦不得而先彌勒不得而後不墮諸數迥絕名言雖然只如趙州道常州有蘇州有是箇甚麼道理昔日磻溪垂釣叟須知意不在滄淵

至法界菴上堂春回夏入荷葉浮水面之青錢綠暗紅稀楊花舞空中之白雪燕語雕梁善譚實相風生殿閣獨露法身到者裏勿論魔宮佛國那分城市山林正好帶水拖泥入鄽垂手或向孤峯頂上棒月敲雲或於十字街頭羅龍打鳳所謂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又古人道鬧市叢中識取天子百艸頭上薦取老僧鬧市叢中則且置還識百艸頭上老僧麼擊拂子下座

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喝一喝云適來一喝不覺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釋迦彌勒叫苦連聲臨濟德山逃竄無地大衆還見麼聞麼若道不見不聞當面錯過若見若聞又向甚處蹲立喝一喝云泥牛走入新羅國達者須知暗裏驚

上堂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古人恁麼道務使一切人向萬仞崖前撒手百尺竿頭進步若不如斯盡是把纜放舟抱橋柱洗脚漢有甚用處須知祖師門下妙在轉機機不離位墮在毒海故曹山曰學道先須識

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玅明體盡知傷觸大在逢緣
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
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到者般地位能所渾忘
情識莫及掀翻佛國擊碎魔宮猛虎口中敲牙驪龍
頭上截角拈拄杖云衆中還有其人麼如無山僧不
免倒行此令去也拈拄杖一旹打散
上堂舉初祖達磨一日命門人曰旹節至矣爾等盍
各言其所得最後慧可大師禮三拜依位而立祖曰
汝得吾髓遂付衣薦福懷曰祖師與麼說話無計較
中却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途轍當旹教伊蹋著德

山臨濟門免見九年冷坐被人喚作壁觀胡僧直饒
如是也未免殃及兒孫善權道曾受雪霜苦楊花落
也驚太陽玄曰秖如更有一人出來道又得箇甚麼
自曰不得不得又曰意況不到善權道大似把髻投
衙翠嵓芝曰二祖被他當面模糊說甚得髓皮也未
曾摸著因甚麼却紹祖位善權道多少人疑著五祖
演曰當旹若見他四人與麼說好與三十棒雖然白
雲也合喫二十九棒留一棒與你諸人喫其間若有
箇知痛痒的不唯不辜先聖亦乃得見白雲儻或未
然堂裏喫粥喫飯也須爛嚼多見囫圇吞却善權道

也是以己方人正眼看來薦福太陽翠嵓五祖總是
些兒兒無意智漢一味虛張聲勢渾無箇咬豬狗的
手脚何故祖師西來貴乎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若恁麼說話何處有祖師來當旹善
權若見他與麼道也不用棒也不用喝直將條龜毛
索子把他五人縛作一團輕輕抛向東西氿裏萎魚
萎鼈都不為分外亦免後來說皮說髓顧左右云大
衆還知善權用處麼以手拍香几云珊瑚枕上兩行
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上堂大道只在目前流水落花滿川要且目前難覩

南山大蟲咬虎欲識大道眞體雲散長空如洗不離
聲色言語逢人切忌錯舉若乃停思白雲萬里大衆
今是琴川禹舟陸居士不憚跋涉入山設供結般若
緣冀無漏果般若緣且置將甚麼喚作無漏果龐公
笊籬清平木杓一齊拈來喝一喝云勿勞卜度
上堂大功不宰至化無為迥超名言渾絕對待百艸
頭邊全彰無位眞人萬象光中獨露本來面目不問
本來面目還識無位眞人麼豎拂云看看適來龜毛
上座化作阿修羅王足蹋海底身高須彌撼蕩乾坤
捫摩日月統無量眷屬與帝釋天共戰不覺敗衂而

退走向諸人鼻孔裏去也正恁麼昔若摸索得著始
知簷聲不斷前宵雨摸索不著電影還連後夜雷
上堂半陰半晴不寒不熱文殊普賢無地容身彌勒
釋迦亡鋒結舌拈拄杖云只如雲門放洞山三頓[illegible]
棒臨濟喫黃檗六十烏藤且道是同是別春風吹落
碧桃花滿地殘紅滿地血
道林和尚訃至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
如水中月者裏見得始知鏡愚和尚三十年前開闢
道峯闡揚弁嶽於一微塵現寶王剎不見有一毫生
相三十年後不假聲色不動威儀入三摩地示大涅

六

槃不見有一毫滅相旣無生滅安有去來且道他卽
今在甚麼處煩惱海中爲雨露無明山上作雲雷
將太史請上堂宣尼不識字可知禮也達磨不會禪
猶較些子竪拂云大衆者箇如何薦取莫是第一義
諦麼莫是向上提持麼莫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麼
莫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麼與麼商量安知我祖師
門下專在衆是通方達上格外英靈正好掉臂而去
析大地作鄰虛而鄰虛不爲細將滴水化滄海而滄
海不爲寬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渾忘境界
無古無今無成無壞盡虛空界都盧是箇淸淨廣大

伽藍昔年三李丞相共出手眼今日諸大護法重整
家風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千載一旹世尊在靈山會
上將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檀那共相護持正當
今日又如何全憑格外經綸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上堂風飄飄雨瀟瀟梅吐馨香柳弄條隔岸數聲吹
牧笛恰逢黃鳥正遷喬卓拄杖下座
祈雨上堂若論此事正如杲日當空轟雷震地無一
人而不覩無一人而不聞竪拂云者箇迥超聲色不
落見聞如何話會良久云綠暗紅稀四月天池塘荷
葉放青錢不知山雨來何處滾滾珠璣萬顆圓

七

薦親請上堂鳥語風聲總是慈音妙旨淺紅淺綠無
非極樂家風步步則勢至隨身頭頭則觀音撞領直
得罪山尾解業海氷消轉薉邦而爲淨域化熱惱而
作淸涼息輪迴絕生死了去來窮古今盡大地是箇
平等無礙解脫法門豈有自他之相男女之形雖然
且道德宏優婆夷在甚麼處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鳥面目甚分明顧衆云不必打之遶
薦慈請上堂今朝三月初九端的與君細剖菜麥半
青半黃溪煙乍無乍有聲聲幽鳥啼花陣陣狂風弄
柳分明觸目西方何必彌陀垂手竪拂云一毫端涌

玉樓臺艸木盡成獅子吼喝一喝下座

保童男請上堂三月暮春天遊人看不了風來樹有聲雨過山轉好池畔燕泥香水面花飛繞一一盡天眞何須向外討若是箇有本領的一任伱括古囊今騎聲蓋色正如春回大地無一物不獲其濡月朗中天無一人不蒙其照有求皆遂無願不從○只如者重關還有人透得過者麼試看荊溪千古月亂雲攀出國山高

上堂滿園桑柘綠含煙蘭若新開傍水邊雨後蛙喧芳艸岸月明漁唱落花天敎外旨鼻祖禪看破從來

値甚錢神駒何待揮鞭影千里追風去不還

上堂北牖凉生夏月天閒來移榻且高眠紅石榴開花似火綠荷葉放影如煙好消息有誰傳夢破玉人啚乍起月隨流水過前川

結制上堂衲僧家須向格外翻身機先運步呼喚不回羅籠不住等閒不飛飛則衝天等閒不鳴鳴則驚人豈可守一知一解會一機一境以當平生直須行佛祖之所未行說佛祖之所未說證佛祖之所未證發佛祖之所未發若也如是方入得善權爐鞴受得善權鉗鎚苟或未然饒具六臂三頭千變萬化揮霍

成雲咳吐如雨看來猶是金州路上客且道諸佛在甚麼處未經大海休誇水行到須彌始見高

上梁蔣豸史請上堂開疆展土全憑大力維持興廢起墜必藉金湯作畧行一令而魔外驚心發一言而波旬落膽所以大人必有大智大機必有大用若也目擊道存正好建立法幢玉轉珠回鸞翔鳳舞化伊蘭爲栴檀之樹變蒺藜作甘露之園千餘年古刹重光數百載宗風再振不是神通亦非法爾然此猶是建立門庭邊事須知有向上一著大衆要見向上一著麼揮拂云扶起刹竿憑衆力國山氣象喜重新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智不如愚巧不若拙慈悲佛家冤家願德之賊達磨老野狐釋迦乾矢橛善權不覆藏此是眞實說者裏薦去直教現前一會日緇日素曰耆曰艾見者聞者讚者毀者波旬闡提一皆成佛而無遺子且道以何爲驗飮大海了無殊味到須彌皆同一色

上堂連朝頭痛腦熱肚腸幾欲斷絕氣力全沒些兒那有佛法可說拈拄杖云幸有木上座却乃體悉善權行則同行坐則同坐入水不動波入林不動艸萬機皆赴而不亂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勞其慮擲門拄

戶全得渠力大衆還信得及麼如信不及擲拄杖云
向者裏辨取
至日上堂燒瘢青溪解凍五雲書物陽初動說甚麼
刺繡工添一綫長試看那牕前明月梅花弄不萌枝
上曉啼鶯無影林中飛綵鳳好大哥休打開此情不
與尋常共衆兄弟正恁麼旹還有佛性義也無擊香
案云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朔風徹骨寒凍殺紫
胡狗碧眼黃頭猶未惺驀奴白牯却知有阿呵呵會
也否喝一喝云賣鞖婆子赤脚走

解制上堂向上一著佛祖罔窺末後牢關人天莫測
非情識所到豈言思可通其捏聚也電捲星馳山崩
海沸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詞於毘耶其展
演也雨霽雲收風恬浪靜一任定光招手於金地智
者點頭於江陵可謂把住也在我放行也在我大衆
只如二俱不涉又作麼生雲漠漠浪悠悠大家齊
上揚州他年八月金風起再到荆溪下釣鉤

茹珍德增德嚴珠氏陳氏刊刻行資[illegible]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一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一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編次

住維揚江都善慶禪院語錄

康熙癸卯夏在國山善權寺受請上堂拈疏云靈鷲
峯前親承面命雙林樹下最後遺言三千年事盡在
裏許於此會得千里同風陞座百尺之竿豈因纖鱗
以垂餌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衆中莫有衝霄
負漢不受羅籠者麼問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演教三
百餘會未審意在於何師云跨蚑鞭紫電騎虎唱巴
歌進云和尚七坐道場又受維揚之請與世尊是同
是別師云白雲騰碧漢赤日正流金進云靈山付囑
今猶在萬古金湯一片心師云相隨來也拈拄杖云
唯有者箇獨脫無依獲大自在爲法身主作毘盧師
或鋨鋒頭上韜光斂彩或摩醯眼中揚塵播土行無
所行住無所住盡虛空是浮幢王剎徧法界是圓覺
伽藍無彼無此何去何來正好定綱紀齊物我建法
幢立宗旨未爲分外只如泗州大聖向揚州出現畢
竟是何意旨八十婆婆花滿鬢不風流處也風流
三門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喝一喝云獅子嚬呻

象王獨步
韋馱童眞示跡横至現身顯威靈而護持正法擎寶
杵而掃蕩魔氛今來無別事不必更叮嚀
伽藍內護是我外護是你竈裏要柴倉裏要米大家
出手共殷勤折脚鐺兒同扶起
佛殿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且道者位是眞不是
眞展坐具云兩彩一賽
方丈盡法界是維摩丈室徧大地是曲彔木牀說甚
當門按劍水椀投鍼正好閉門打睡接上上機且道
新善慶憑何節目擲拄杖云穿却天下衲僧鼻孔

開堂拈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珠玉不足喻其珍錦
繡無以奪其麗世出世間莫不由此而建立苟或遲
疑試聽宣讀
法座者裏要登便登說甚麼借座燈王卓拄杖云我
爲法王於法自在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端爲祝延
金輪衍御曆算等於彌盧鳳曆常新皇圖固於磐石
此一瓣香乃文乃武維屏維翰滿朝勳貴遠近檀那
同明第一義諦共入不二法門此一瓣香不從葱嶺
帶來亦非少室傳得今第九會拈出專申供養前住
洪都百丈山聖壽寺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二十八世

瑞白雪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就座白椎竟乃云者
第一義山僧未離善權寺未渡楊子江早已狼藉了
也莫有目擊道存告往知來者麼通箇消息看問四
衆雲臻卽不問新新條令事如何師云帀地紅輪秀
滿空瑞氣來進云泗州大聖爲甚麼在揚州出現師
云無孔鐵鎚當面擲進云與麼則是處是慈氏無門
無善財師云金剛寶劍逼人寒進云慈雲普覆三千
界法雨均沾萬國中師便打乃云此箇廣大門戶威
德自在騰今耀古阿誰無分貴乎直下承當全身擔
荷不見世尊在靈山會上覿面分付廣令流布勿使

斷絶自後祖祖授受以及三千年來花分五葉派列
千岐月燭慧燈星排道樹可謂盛矣邇來去聖旹遥
魔強法弱善慶到此事不獲已只得脫珍御服著敝
垢衣入鄽垂手帶水拖泥欲覓一箇半箇上報佛恩
下化衆生務使正法流通正恁麼旹如何慶祝日月
兩輪明聖德山河百億壯皇圖復舉法燈禪師云山
僧本欲潛棲嵒壑養拙過旹無奈清凉老人有件不
了公案今日出來特爲了却旹有僧問未審有甚麼
不了燈便打曰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汝乃
云法燈老漢雖則胷藏武庫肘佩靈符擒縱自由猶

欠勦絕山僧素志亦爾本欲棲影荊溪埋頭度旹無
奈先師亦有箇不了公案今赴維揚特爲了却儻問
有甚麼不了但道死猫頭無人著價曰過在甚麼處
更云罕逢作者大衆且道善慶的是古人的是卓拄
杖云慈舟不櫂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下座

立冬上堂建宗旨豎法幢還他作者整叢林齊規
矩須是其人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昔青原首衆
於曹溪克賓綱維於興化寶壽之生藍至今猶辣楊
岐之燈盞千載常明淨餅踢倒輪他溈山簑箍爆斷
慶快悅老從上先德莫不皆然所以道你若立旹我
便坐我若坐旹你須立互爲肘臂迭爲主賓正恁麼
旹正好使無手人打禾山鼓無舌人唱德山歌拈拄
杖云大衆且道者箇無面目漢敎他作箇甚麼顧左
右云自有廊幕在

元旦上堂星移物換律轉陽回琉璃殿前天曉不露
翡翠簾外夜半正明當此旹也朝野叶和賢能在位
垂衣自治端拱無爲四海謳擊壤之歌萬民樂羲皇
之世大衆今是元旦佛法如何舉揚擊香桌云梅萼
初開柳綫長關關蝴蝶競尋香東君有意誰能委問
取遊心白面郞

上堂舉丹霞淳禪師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
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
道昇天事直須颺却十成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
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還委悉麼
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戴角披毛入水泥師頌云
鷹蹤魚顯丈六身花街紫陌共遊春掀翻宇宙不驚
塵疑殺黃頭碧眼人

上堂山河大地常演圓音萬象森羅恒談實相拈拄
杖云者是甚麼相卓一卓云者是甚麼音於此見得
聞得則知觀音大士常在諸人耳朶裏文殊菩薩常
在諸人眼睛裏二六旹中出出入入放大光明現大
神變作諸佛事從無量劫來未曾間斷大衆還委悉
麼一道靈光曾不昧千差萬別盡圓融

結制上堂習定坐禪大似按圖索馬息妄求眞正是
依樣画猫行棒行喝乃盜跖之黨餘說妙說玄實張
儀之流亞若在明眼人前總成笑具唯有善慶總不
如是莫有超宗異目者出來相見問向上關捩卽不
問開爐結制事如何師云渾吞蒺藜猶閑事倒握吹
毛不露鋒進云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師云直教棒下成龍去莫學韓盧逐塊來進云雲散

青天出山高衆岫歸師打云更須喫棒乃云據實而
論問也沒交涉答也沒交涉何故禪道不可以語言
通聖智不可以有心知眞諦不可以存我會至功不
可以營事求故曰凡有所得非眞得也善慶今日結
制亦不要你學佛學法但要你終日喫飯不嚼一粒
米終日穿衣不挂一縷絲懸厓撒手絕後再甦一念
回機便同本得車馬叢裏廣顯神通金紫行中大作
佛事納須彌於芥孔拈世界於毫端無是無不是無
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果到者箇田地
方許喫山僧手中熱棒大衆還委悉麼卓拄杖云莫

言春日行冬令只要心空及第歸
上堂舉天童珏禪師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玅契
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
向寒嵒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旹
如何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邪涉語因緣師頌
云指石爲玉點鐵成金拙人自逆智者勞心流水長
古清風素琴塵刹無間非去來今
上堂日暖曉鶯啼蝶進芳草岸桃花李花撩亂開此
景眞堪羨流光急似梭瞬息春將半遊子天涯何不
歸柳眉愁欲斷經中道治世語言資生産業皆於實

相不相違背只如今日居士設齋饅頭每人兩箇䞋
錢每人一分且道於實相還有差別也無喝一喝云
劍去久矣
平山堂道弘禪師請上堂世間所貴者卞氏之璧隋
侯之珠金山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眞如解
脫菩提涅槃金山喚作屎沸盌鳴古人與麼道雖則
剔膜刮瞖拔楔抽釘大似舍重從輕以貴爲賤不免
見處偏枯善慶則不然揮拂云前面是山門後頭是
佛殿寒則圍爐熱則揮扇不用六臂三頭豈羨千化
萬變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大衆作麼生是第一

見幽鳥一聲兩聲落花七片八片
大士誕日上堂今朝二月十九試問諸人見否普門
大士生辰閻浮界內垂手或旹簸土揚塵或旹拳花
弄柳堂堂覿面絕遮攔擬議金毛變作狗遂舉手曰
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原來秖是饅頭
畢竟是何意旨顧衆云勸玉巒上彩樓赤紅毬打紫
紅毬堪笑當年馬郎婦惱亂春風卒未休問一眞界
內元無凡聖之名實際地中寧有去來之跡觀音大
士今日降生還是神通耶法爾耶師云夜半木童吹
鐵笛進云廣陵濤映千山月楊子橋連兩岸雲師云

天明石女弄絲桐進云黃鳥一聲雲外出園林艸木盡知春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大士誕日陞上堂高超名相玅體全彰迥出古今眞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空絕跡正恁麼時且道是阿誰境界拈拄杖云早是觀音降誕今又大士現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獲二殊勝十四無畏興無緣之慈起同體之悲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為說法有求皆應無願不從然此猶是大士現身邊事且道說底是甚麼法卓拄杖云勿勞別覓圓通只在鴉鳴鵲噪間

獨園玄素和尚訃至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拈訃云此是玄素和尚照天照地末後一段光明不意今日射至維揚欲使未安者安未解者解未悟者悟未證者證說甚娑羅樹下槨示雙趺熊耳峯前棺遺隻履直教卷舒不涉纖塵來去了無變異既無變異還知獨園和尚為人處麼泰山頹兮梁木摧哲人萎兮真風墜已矣乎已矣乎子規啼落月三更淚染山花血滿地

上堂舉天童淨禪師參雪竇看柏樹子話有省呈偈

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瘃瘃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辟跳松蘿亮髙笑掀騰雪領之履遐名刹後奉敕師天童捧敕黃示衆曰雲開九天呈起皆看彩鳳銜出且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敕師云滄溟窟中挨身而入驪龍頷下扶珠而歸其光耀也遠射乎牛斗其聲價也丕震乎帝畿及盡今昔兮玉鳳高翥拈却那畔兮氷壺夜輝玲瓏崑崚摩霄漢春色十洲花正肥

方學士請上堂大丈夫秉慧劍金剛鋒兮般若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卓拄杖云者裏全身擔荷一任秕糠佛祖陶鑄人天家國以之奠安魔氛以之肅靜視富貴如浮雲棄功名如敝屣箇不謂世出世間一大丈夫且道孰是其人不見崔趙公問徑山欽曰弟子欲出家得否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趙公於言下有省大衆趙公與麼問欽師與麼荅因甚便有省一語喚醒鶻鵃夢九天奪得鳳雛歸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文峯塔上紫霞生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門外了無車馬跡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收得安南并塞北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電光影裏翻身去裂石聲中撒手歸進云千溪萬派總歸滄海去也師云禮拜了退

供木中現天然大士像上堂燕語鶯啼總是圓通境界水流月運無非自在家風於此會得一任入鄽垂手合水和泥處處興無緣之慈普普作不請之友或現身於魚肆街裏或示形於蛤蜊類中像顯木間若摩尼映乎五色龕成殿上如皓魄散於長川豎拂云觀音大士向者裏出現大衆見麼拂一拂云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

善權衆職事迎師回山請上堂國山頂上雲楊子江心月雲月本無殊千里何曾隔隔不隔波斯夜半嚼生鐵山僧住善權昔只見蒼松錯落怪石稜層流水

奏叔夜之琴青山展王維之画曉聽芳草去晚逐落花回此是山林境界今在善慶皆唯見門連車馬路接雲衢窮宛佳人處處清歌妙舞風流公子皆皆走馬試劍人語喧闐朱紫合雜此是城市境界城市本非山林山林亦非城市作麼生說箇不偏的道理者裏緇素得出以一佛世界爲千佛世界千佛世界爲萬億諸佛世界萬億諸佛世界總爲一佛世界了無彼此之殊安有去來之念不是神通亦非法爾大衆會麼須知煙浪裏別有好商量

居士誕日請上堂寶鏡高懸未照前画堂石女打鼓

轟起然直透威音外樓閣門開別一天豎拂云大衆見麼先天地莫知其始後天地莫知其終爲萬化之源作羣靈之祖日月得之而常明江海得之而不竭山嶽得之而永固松柏得之而常春以及無數世界無量三昧無量解脫無量妙用莫不一一盡向此中流出乃至盡未來際受用不盡故曰大總持海也直饒大椿之壽老彭之年又烏足并語只如居士壽誕山僧如何慶讚揮拂云欲知龐老無生句父子雖親不可傳

解制上堂有一人能說而不能行有一人能行而不

能說有一人說亦說得行亦行得有一人說亦說不得行亦行不得且道此四種人那一種人却有長處若識得此人一任腰包頂笠北往南來拄杖芒鞵橫行直撞鬧市叢中鍛土揚塵萬仞崖前吟風嘯月雖然只如楊子江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正當此時不假舟楫作麼生過若也過得不孤負在善慶結制來若過不得切忌打溼袈裟角

上堂夏日苦天長閉門晝打睡無言接上機有語終非契曉雨隔江來薰風撲面至何勞更舉鞭千里羨良驥豎拂云體包虛空量周沙界華嶽不足爲其倚

滄溟無以爲其喩威音不知其所始釋迦不知其所終迥超名言不墮諸數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大衆且道是阿誰境界顧衆云閻浮樹下呵呵笑地老天荒總不知

誕日請上堂山僧今年五十有五髮欲白而齒半頹面已皺而目漸昏可謂老矣幸有箇道伴在拈拄杖云行則同行坐則同坐憂則同憂樂則同樂或背敲雲棒月打艸驚蛇或背扶過斷橋水不墮悄然機件歸明月邨動容揚古路徘徊乎廣漠之野嘯傲乎何有之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且道此人還落春秋數

量也無卓一卓云好大哥會也麼風流不在著衣多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原來總是歌

請上堂香雲靉靆紫氣氤氳鐘鼓交參人天際會山河大地悉共騰歡艸木叢林咸皆作舞大衆且道是箇甚麼祥瑞舉拂云看看適來大覺仙人毘目仙人長眉仙人忍辱仙人無量無邊諸仙人衆或騰雲駕霧而來者或跨鶴乘鸞而至者有獻氷桃雪藕者或奏步虛之詞有供金丹火棗者或咏南飛之曲種種形相種種神變種種處所各各不同一時集於蟭螟眉睫之上善慶拂子忍俊不禁向前問曰諸位大仙有何因緣而來至此衆仙答曰今維揚許仲容眉壽八旬闡揚佛事廣作利益我等特來共爲慶壽拂子曰汝欲慶過去壽耶慶現在壽耶慶未來壽耶過去不可思議今已過去未來不可思議尚且未至現在不可思議而無住相三壽之中汝欲慶那一壽於是衆仙遞相顧視不能加答被拂子一喝各各騰空而去還有答得此一語者麼拂一拂云欲知劫外眞消息夜半金烏海上紅

結制上堂善慶今日以乾坤爲橐籥須彌作鉗鎚是佛是祖或凡或聖銀汞銅鐵鉼盤釵釧總教打成一塊鎔作一團然後方名寶器堪作勝用還有躍冶精金不受煆煉者麼問大開爐鞴煆煉佛祖嘉州石像陝府鐵牛如何相爲師打云棒頭有眼須親薦進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師云句裏無私不用尋乃云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高懸狐踪遠匿直饒問若雲興酬似缾瀉揮霍如雨咳唾成珠到者裏總沒交涉三世諸佛有口只堪挂壁靈利漢子未過九龍橋未覩文峯塔便恁麼掣肘而去早已喫善慶痛棒了也且道利害在甚麼處若是金毛獅子三千里外透重關

夾山唯岑和尚訃至上堂金飈拂檻清秋月轉霜輪玉露停簾銀漢星垂斗柄旣不居於尊貴安能住於大功且道是誰境界拈訃云大衆看看此是唯岑和尚於數十年來七座道場六會說法最後一著莫大光明遠照邦關普覆虛空山河國土日月星辰樓臺殿閣花木池沼人物鳥獸以至情與無情莫不承此光明作大佛事顯玅神通悟無生忍獲不退地究竟至於一切薩婆若海正恁麼旹還有知恩報恩者麼擊香案云昨有人從越地來忽聞夾嶺玉山頹人天無限失依怙惹得空生淚滿顋

上堂舉潙山問仰山云玅淨明心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潙曰汝只得其事仰曰適來和尚問甚麼潙曰玅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潙曰如是如是乃云絃歌相和節拍相隨須讓他潙仰父子若是玅淨明心直饒圓古佛小釋迦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雖然要會玅淨明心也不難良久云看看適來山門騎佛殿走向玅喜世界將不動智如來驀頭一撞直得鼻孔去了半邊舜若多神忍痛不禁揚聲大叫云苦哉屈哉大衆還驚覺也未咄莫瞌睡好

上堂眉端挂劍血濺梵天句裏藏鋒氣貫斗牛敲唱雙行明暗並舉吹無孔笛響遏行雲撫沒絃琴韻和流水於此會得一任同放同收同生同殺糟粕西乾四七陶鑄東土二三作佛祖向上之爪牙爲人天現前之眼目衆中還有其人麼卓拄杖下座

臘八上堂法筵龍象衆猫兒與彩鳳當觀第一義猢猻騎鼈背縱饒與麼承當也是鬼家活計可憐黃面老子於臘月八日被箇明星換了一雙眼睛帶累後代兒孫箇箇扶籬摸壁善慶今日要與他開却一隻眼使一切人光明徧天徧地以手撥眉云猫

上堂寒雲水面乍斂乍舒東日峯頭半紅半紫普賢橫跨象王文殊倒騎獅子良哉觀世音走入荒艸裏大衆見麼昔日法華會上有娑竭龍女年始八歲梵行具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一旹獻佛佛便納受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坐寶蓮華往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黃面瞿曇也是乞兒見小利可惜放過當旹若到善慶脚跟下好與一頓熱棒何故金鱗不得風雷送怎透龍門萬丈高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盤山老漢大似見處偏枯怎如善慶者裏一味本分生涯隨緣粥飯或旹對賓酬酢或旹曳杖徘徊風敲翠竹

而韻入笙簧日照幽溪而寒光潋灧岸柳爆黃金之
色梅花吐白玉之香正恁麼時與甚作三界將誰爲
四大何物是心何者是佛德山有棒只堪燒火臨濟
有口正好挂壁善慶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喝一
喝云也是牽牛搜磨

上堂地凍天寒艸枯冰綠一段風光塞耳盈目不用
即物明心亦非見性成佛班超投筆而覓封侯夷齊
首陽以辭周粟眞不掩僞直不藏曲且道守淸高者
是立功業者是卓拄杖云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上堂臘梅初綻柳含靑箇段風光畫不成藝破玉人

霜月冷橫吹蘆管度江城昔舍利弗問天女曰你何
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相了不可得當
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爲天女相天
女自化作舍利弗而問曰舍利弗何不轉女身舍利
弗以天女相答曰我今不知何爲變爲女身大衆會
麼若是據令而行舍利弗與天女正好一棒打殺拋
向那江波底免得後人作野狐精見解何故男兒志
氣冲牛斗誰不雄雄大丈夫

上堂霜花徧野呈格外之眞機旭日騰輝露威音之
消息無塵不透無刹不彰祖意匆勞別覓佛法只在
目前諸昆仲高者是天厚者是地靑者是山綠者是
水森羅萬象明暗色空艸芥人畜蜎飛蠕動畢竟那
箇是目前的佛法拈拄杖云看看拄杖子化作無位
眞人倒騎楊岐三脚驢子一時遊徧三千大千世界
以及無量諸佛國土走向康山絕頂高聲唱言所謂
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爲樂布施後必得安樂然後
還復本形依舊是箇拄杖子卓一卓云且道無位眞
人又向甚處去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靑

上堂臘已殘歲云暮天寒月冷猿啼樹寄言遊子早
歸家莫使白頭人倚戶僕有箇長老出衆高聲云將

謂者老漢有多少奇特今日到者裏只解說老婆禪
但向他道善慶住持事繁

上堂舉石頭希遷禪師示衆云語言動用卽沒交涉
藥山出衆云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頭云我者裏鍼
劄不入山云我者裏石上栽花乃云諸昆仲還知此
二大老恁般說話麼祇如一人道鍼劄不入一人道
石上栽花且道是語言動用非語言動用若道是語
言動用落在石頭圈䙡裏若道非語言動用落在藥
山圈䙡裏直饒二俱不涉又落在善慶圈䙡裏畢竟
如何不落此圈䙡去畫一畫云劈開華嶽連天秀放

出黃河徹底清
佛成道日上堂從來夜夜明星現惟有瞿曇見不同
今日與君重指出豎拂云金烏飛過海門東
雲松和尚訃至上堂撲碎鰲山兩手高攀百丈月吸
乾茗水一身橫臥半間雲自爾滅聖欺凡擒龍捉象
續五燈之慧燄燄燄無窮遡列祖之本源源源不盡
澤施既普功莫大焉何期寶鏡潛輝珠簾倒捲倦津
梁於此界灑甘露於他方大衆還見圓通和尚最後
爲人處麼金鞭擊碎珊瑚月散作光明照大千
元旦上堂佳節逢元旦金爐爇瓣香雲霞凝瑞彩花

鳥獻文章舜日輝二界堯風扇八方吾皇何以報願
祝壽無疆適來香已拈罷聖已祝畢唯有新年頭佛
法未向諸人道在大衆將甚麼喚作新年頭佛法試
說看問鳳曆遙頒曉風乍暖今日陞座如何爲人師
云長江流不盡明月去還來進云萬物咸新又作麼
生師云柳搖殘臘去梅放早春回進云溪頭楊柳拖
煙翠洞口梅花帶雪香師云且莫隨境漂流拈拄杖
云善慶拄杖不怒而威不言而信不令而行無爲而
治化滿天下而不居其功刻雕衆象而不爲其巧迥
超佛性玅義不落旹節因緣且道他有甚奇特大用

縱橫無軌則一回拈弄一回新
上堂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拈拄杖云者箇非聲非色果能見得蛾
蚌蟻子本無欠少沙磧尾礫放光動地阿誰非佛阿
誰非祖不妨撒手歸家端然穩坐等閒不歸歸便得
五湖煙景有誰爭是則是爲何流支三藏打落達磨
大師當門牙齒且道過在甚麼處聾縣茶瓶
上堂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昨夜無手人行拳無
舌人相罵且道是第幾義檢點得出今分半座與你
檢點不出莫怪山僧獨占去也呵呵呵囉囉哩北山

雨落南山霧起晷行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
喝一喝云白雲萬里
解制上堂九十日期今已滿從前警策一旹休呼嚛
頭角無回互放出溈山水牯牛大衆還見麼爭奈鼻
頭繩索猶在善慶手中教你往東不敢往西教你往
西不敢往東欲去去不得欲住住不得殺活臨旹收
放在我只如不落收放又作麼生擊香案云一聲羌
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乙巳八月廿七辭衆上堂人之生死皆有分定實風
燭曉霜不過待旹而已老僧開堂二十餘年素無長

物可齧雖有香資卽入常住應用人所共知惟餘書籍衣履等物中秋鳴鼓集衆皆已散去凡我門人爭無遺物皆非吾弟子老僧去後不得披麻帶孝悲慟號泣有類世俗塔造善權毋議他處前有書接青龍寒松堂頭來老僧不過廿七八今正是旹還有末後激揚者麼問理彰旹至今姑置末後一機作麼生師云且待明朝來盡情向汝道天寧和尚問師爲海內一人天下衲僧歸仰還當久住世間師云起動累念福緣和尚問和尚開堂多年兒孫得力可以放得下師云道人家來去自由有甚放不下曰不妨再來奉看師云只好別旹相會問古人預知旹至師又如何師云年季是好季日日是好日問某欲住山求師一偈師云只要拏得钁頭柄牢僧喝師云除却喝更道看僧無語師打云钁頭柄拏不牢在卓拄杖下座

廿八黎明師索筆大書偈云生年五十復零六大事因緣今已足釣罷金鱗歸去休漁翁不向蘆灣宿擲筆而逝（石刻親筆現存[illegible]菴青龍）

心奧 心護 法智 心榮 心和 心柔 心易 宗瑞
莊秀 萬善 樂然 大念 李文芳 備資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二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二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 編次

示衆

住嘉定古昭慶寺示衆春光已去夏初臨綠暗紅稀帀地陰夜雨滴開頑石眼幽禽啼破落花心頭頭獨露眞三昧處處恒談不二音若擬箇中玄會得依然猶是隔千岑大衆旣是會得爲甚麼猶隔千岑莫有跳出重關者麼出來試道看

示衆雲門餅趙州茶覿面拈來驗作家若是飽參禪和子須知別有好生涯生涯別有誰徹問取中天一輪月燈籠拍手笑呵呵露柱低頭哭未歇燈籠笑且置未審露柱哭箇甚麼衆無語師云蒼天蒼天

戒期示衆乍雨乍晴麥正秋燕風暗度柳梢頭許多好景無人會空使殘紅滿地愁愁不須愁急擡眸看取青山水上浮拈尺云見麼非來非去非今卽戒卽定卽慧磨而不磷涅而不淄百千法門無量妙用總在裏許直饒說箇止持作犯輕重開遮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亦是陟高步遠之方便如何是不假方便迴超階級撫尺云踢破鐵蒺藜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住青龍隆福寺示衆昔雲居云爾等直饒學得佛邊
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何況從朝至夕妄想紛飛雜念
攪擾無明煩惱人我是非近來有等見人之貢高不
知自己之貢高見人之長短不知自己之長短甚謂
明於責人昧於責己若是眞正衲子自識好惡眼不
被色惑耳不被聲誘鼻不爲香塞舌不被味瞞身不
被觸惱意不被法亂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上古
爲道之士廢寢忘飡不惜身命釋迦捨全身而求半
偈神光斷一臂以乞安心浮山遠天衣懷不以撒灰
潑水而動其離師之念如上俱載方冊茲不繁引今

吿行脚若遇惡辣鉗鎚本分宗師便云難爲人事與
我無緣不如他去或撞儱侗長老菽麥不分雌雄不
辨卽謂有些子慈悲方便打哄過日虛消信施如此
參學有何利益不見玄沙道縱似澂潭月影靜夜鐘
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
到此必須忘名利無人我大死一番始於箇事稍有
相應分不然皆是錯用心如何得不錯用心良久云
不起一念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

示衆若論此事直饒萬里無片雲靑天也須喫棒不
容低眉側耳安用進前退後靑龍不得已聊露一綫

如能構得一任入鄽垂手接物利生不然直須坐斷
兩頭中間放下掀翻世網打徹情關在天堂不爲樂
處地獄不爲苦雖在世間而常行出世間事行出世
間事而不離世間敎化衆生而無一衆生可化雖則
淨佛國土而無一國土可淨然後吹劫火吸風輪一
爲無量無量爲一於一微塵包裹十虛正眼看來大
似隔靴搔痒猶未親得受用在大衆如何是親得受
用的事良久云井底螺螄吞大象

住弁山龍華寺示衆夫道絕方所非趣向之所能到
禪離視聽非耳目之所能及晃晃焉逈出思議之表
歷歷然永超是非之端直饒荆軻聶政莫能施其勇
烏獲孟賁不能加其力苟能直下承當始知本來是
佛是以洞山覩水影而悟徹太原孚聞鼓聲而了明
靈雲見桃香嚴擊竹莫不於六根門頭了此一段大
事然此大事不拘賢愚不肖蠢動含靈無所欠少若
是箇決烈漢子只敎一念無爲千差坐斷不須結制
而一期圓滿勿勞斂念而萬行具足其或未然以今
日爲始發大精進奮大勇猛不顧危亡不計年月以
悟爲期儻或一旦豁然始知本來現成可以報父母
養育之恩可以酬師提攜之德豈不慶快平生若

也遲疑山僧尚有一偈今晚拈出舉似諸兄挺起脊梁生鐵鑄放下面皮莫回顧猶如香象脫金鎖若不如是何劫悟

示衆九層之臺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在於初步今晚是結制之初不拘堂內堂外務要箇箇起大精進發大勇猛憤大信力立大勢願痛念生死徹法源底直至於不疑之地而後已或在諸方學得尖新語句巧妙知見乃至賓主玄要句偏正回互句有句無句是句非句死句活句一百八句盡情收來束作一團抛向太湖波底更莫回頭打掃得胸中乾乾淨淨虛虛廓廓然後提起箇本參話頭如秉吹毛寶劍相似佛來也揮魔來也揮只教心心無間念念無虧纖塵不立前後際斷此是放身命處此是罷參處尤不可認著一機一境一拳一喝以當平生須知有古人無量差別因緣無邊差別門庭一一透過始得所以釋迦老子從無量劫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不是捨身命處是以福足慧足故云兩足尊也大衆如是行到如是見到則不負梯山航海尋師擇友一片苦心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珍重

示衆古人道祖師西來只是要覓一箇不受惑的人者般說話早已剖腹剜心傾腸倒肺只要諸人當面會取不須他求向也你欲求佛求祖則被佛祖所惑窮玄體妙則被玄妙所惑至於菩薩被六度萬行所惑緣覺聲聞被十二因緣四諦所惑天人阿修羅被福報瞋恚所惑地獄三途被苦惱業障所惑所謂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是也有等人纔聞與麼道卽便經也不看佛也不禮行也不行福也不作話頭也不參一味死堆堆地謂之一切不著若恁麼縱是佛祖也惑亂不動我殊不知不是者箇道理早已錯會了也大衆畢竟如何是不受惑的人良久云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

至天醫禪院請示衆昔年曾向此中過今日重逢話更多欲識目前端的意數株古柏挂煙蘿大衆還會麼果是頂門具眼腦後見顋的自然未舉先知未言已曉儻是箇瞞瞞瞇瞇懵懵懂懂的只得從頭註破此天醫蘭若山僧昔年曾到紺宇巍峩僧衆濟濟誠爲湖城一梵刹也自兵燹之後雲廚傾頹清衆寥落雖則廢之有昔實乃興之在人古云爲衆如爲己身彼此事辦情念若同道念成佛久矣爲己者貪圖口

腹滋養四大爲子孫計是也爲衆者綱維內外鋪擻叢林接待往來招賢納衆是也情念者日營於聲色貨利昔逐於妻財子祿不知厭足孳孳於念是也道念者痛念生死回心向道悲佛法之難期惜光陰之迅速紹隆正宗續佛慧命是也大衆若將爲己反於爲衆之切情念移於道念之中如是則無事不辦無願不遂何患法門之不興道業之不成豎拂云只如者箇還是情念耶道念耶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示衆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皆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此事人人本具箇箇不無良由一切衆生隨境飄流迷己逐物所以聞不出聲見不越色處處牽纏昔時罣礙又如春蠶作繭自縈自縛秋蛾赴火自燒自爛皆是自生輕賤自生退屈若是夙有靈骨一聞此說直下擺脫塵勞掀翻世網一念無爲十方坐斷孤迥迥峭巍巍淨躶躶赤灑灑隨處逍遙任運放曠富不爲樂貧不爲憂貴不爲榮賤不爲辱人我是非不能動其心好惡長短不爲奪其志達則兼濟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差別之有雖然猶是途路中事大衆還知到家受用處麼霜月寒開千戶曉木樨風送滿城香

示衆舉洞山云堪歎今昔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帝主祇到潼關卽便休古人與麼道大似胷納須彌眼空四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弁山也有四句不唯與洞山相見亦要與諸人出氣堪羨滿堂學道流英雄怎肯認門頭玄途鳥道俱掀却北斗藏身笑不休喝一喝云還有不甘者麼問格外提持卽不問如何是堂奧中事師云言前無的旨句後絕追尋進云既是鴛鴦繡出從君看因甚不把金鍼度與人師云當陽未得機先手恐向人前亂舉揚僧一喝師直打出

除夕示衆昔北禪烹露地白牛唱邨田樂與衆分歲弁山亦無露地白牛可烹亦無邨田樂可唱今晚聊請幾位無情上座爲諸人發明現前一著子大衆會麼龍岡蜿蜒奔騰起伏有昔斂爪藏牙拏雲攪霧獅崖磊落氣勢稜層風生則哮吼驚人日出則繡毬輥地寶珠池澂澂湛湛觸目生輝夜浸滿天之星斗朝映花裏之樓臺離婁莫能窺罔象安可得花石澗玲玲瓏瓏涵光燦麗波翻爛熳之春魚戲萍藻之影玉維徒羨其巧僧繇莫加其工牧唱樵歌於天井嶺上

鳥啼花發於嶹月臺邊象王峯斂鼻高聑彌勒峯披
襟默坐松竹風敲旹夏笙簧之韻雲霞曉散空懸錦
繡之圖物物闡明向上頭頭揭示全提於斯會得一
任痛飲曹山酒餓餐雲門餅可謂無來無去無故無
新自昔至今未曾動著雖不曾動著又不妨應箇旹
節大衆且道是甚麼旹節燭燦金花爐篆煙團共
話與忘眠今宵莫當尋常過彈指韶光又一年
任大能仁寺入院當晚示衆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
爭鬬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羸來方始休諸
禪德只如者片田地自從威音那畔以至今日本自

圓成了無欠缺葢緣此事不明爭人競我說是論非
妄立疆界不惟荒了田園亦乃失却祖劵能仁今晚
要與諸人拆去藩籬不留牆塹都盧共爲一箇大圓
覺伽藍使一切人經行坐臥喫飯穿衣迎賓待客周
旋動容總在裏許了無爾我之跡安有彼此之情如
大能仁相似昔年失人廢爲俗舍今日得人頃作叢
林所謂消長有數克復在人誠能如是非獨自己道
業成辦且不負德公長者無量老宿一番捐金之誠
肯綮之力諸禪德且道如何是安家立業一句相交
若似初相識到老終無怨恨心珍重

任雲門顯聖寺收稻畢示衆者一著子正如種稻相
似若也種子夾雜人力怠惰耕種不潑風雨不旹兼
之操三歇五一暴十寒非唯焦芽敗種亦乃荒却祖
父田園正所謂空守荒田望有收若是成家立業漢
子先要種子眞實工力勤健耕也宜潑種也以旹鼓
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其荒蕪耘其稊稗然而未
有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矣是以今日收穫到家不
唯大衆饘粥有繼倉廩生色可謂工不浪施昔百丈
展兩手而說大義仰山插鍬而人敷分明地藏道任
他諸方商量浩浩地不如我者裏種田博飯喫大衆

只如種田博飯喫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云不是飽
參人不知
任善權寺起偃柏示衆積代塵埋久今朝特地開理
彰旹節至臘盡春回其偃也雷轟電擊雲行雨施
葢揭當陽之玅用其起也誅茅鬬土舞钁揮鍬盡顯
格外之眞機如是則昔日因地而倒亦未曾倒今日
因地而起亦未曾起可謂無倒無起無動無靜非故
非新非變非還佛祖以之而退位鬼神以之而潛蹤
萬化隨施百無禁忌大衆且道憑箇甚麼以钁頭鋤
地三下云千年偃柏今朝起萬古嶽歎絕覆藏

小參

住嘉定昭慶寺周護法薦室請小參金風乍起玉露初垂黄葉飄而眞機露白雲散而面目彰性若虛空不生不滅體似金剛無變無異本自圓成不假莊嚴所以道一念回光卽同本得豈待獻珠而成佛闍懺以生天直得渾忘尊貴紅輪那墜於激潭不守功勲金鳳安棲於靈木雖然如何是超凡入聖一句擊拂云閨閤掀翻絶滲漏金蓮隨處任徘徊

洞庭山席啓兆薦考請小參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豎

拂云今日過去古佛特爲太僕少卿亞中大夫寧侯席公現大神變放大光明轉大法輪作大佛事卽將娑婆世界山林谿澗溝壑瓦礫荊棘坑坎堆阜便利不淨一㫖變爲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金繩界道金沙布地七寶行樹八功德水寶網交羅天樂自響鸚鵡舍利迦陵頻伽白鶴孔雀情與無情一㫖共演無生法忍何謂無生法忍不見一法生相不見一法滅相不見一法去來相不見空相有相煩惱相無明相諸佛相衆生相菩提涅槃相三際平等一道情虛正恁麽㫖直得盡虛空徧法界都盧是箇當人正體自己光明於中所有無量香水海無量華藏界無量佛刹無量樓閣無量莊嚴無量寶聚無量眷屬總在一毛孔中一切毛孔亦復如是所謂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然後回觀三萬六千頃之浩渺七十二峯頭之巍峩又不啻艸頭一滴毛端一塵於其廣狹高低爲得較量豈不爲奇特中奇特殊勝中殊勝雖然須知更有轉身一路始得揮拂云斫却月中桂淸光轉更多

住靑龍隆福寺小參佛法祇在日用處在迎賓待客處在喫茶喫飯處在語言動問處所作所爲處你纔

擧心動念又不是了也古人恁麽慈悲與你分明說破你若於二六㫖中不起一念自然常光現前無一絲毫遮障無一絲毫葢覆盡大地無一處不是佛法豈待山僧鼓兩片皮方名說法卽今目前靑松奏瑟修竹鳴絃嫩柳抽絲梅花吐玉門外羣峯露淸淨之法身屋後流水舒廣長之舌相以及樵歌牧唱燕語鶯啼風榈月渚牆壁瓦礫情與無情共轉法輪可謂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間歇者裏一念瞥地正好休去歇去放身命去有何禪道可學工夫可做佛可成但只隨緣放曠任性自適復有何事雖然正眼看來猶

是那寒蟬抱枯木的活計直須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的人終不喚作尊貴尊貴一路自別是以曹山立三種墮一曰類墮二曰隨墮三曰尊貴墮何謂類墮了却那邊還來者裏行履雖作畜生行不行畜生事故曰類墮頌云貧鞍銜鐵久已疲拖水何妨又帶泥正恁麼時原不昧青黃滿目却云誰何爲隨墮了道人於一切時中超情離見騎聲蓋色不滯一隅故曰隨墮頌云闘闘堆頭好避秦笙歌叢裏且安身了知聲色非聲色聲色從來不礙人何謂尊貴墮不居正位寧守大功取正命爲食故曰尊貴墮頌

云等閒倫坐黃金殿那復低垂翡翠簾六國徧遊人不識夜深倒著破藍衫三墮且置即今曹山却在甚麼處顧左右云看看擲拂子歸方丈

吳太史建道場請小參鐘鼓交參大啓圓通之戶香雲繚繞豁開華藏之門左之右之全歸實所舉足下足無非覺場圓音落落而無窮妙境重重而不盡於斯會得不妨掉臂卽行若也未然試看鉢盂安柄○大衆看看過去無量諸佛現在無量諸佛未來無量諸佛盡於此中一時出現復有無量聲聞羅漢諸大菩薩而爲眷屬爾時諸佛各各坐寶蓮花放大光明作大佛事出廣長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異口同音而作是言善男子諦聽今是吳護法發希有心作大佛事究親普利幽顯均資所獲功德不可思議智慧不可思議莊嚴不可思議眷屬不可思議利益不可思議復有如是不可思議因緣特來至此而作證明說是語已於彈指頃還歸本土大衆還見麼還聞麼旣見旣聞現前有何祥瑞揮拂云千指同環繞法筵眞風覿面不勞宣桂開地布黃金菓蘆擁江飛白雪天五彩祥麟來日下千年銀鶴舞庭前今朝喜遇清秋節歌舞樓臺月正圓

住弁山龍華寺小參六門把定絕追攀晝夜爐鞴煉聖凡縱向箇中能透得○須知更有者重關結制不覺七日衆中有透關者麼誠能來歷清楚公驗分明一任掉臂而行若是雞鳴狗盜妄通消息不免罪犯還人之手今日弁山不惜眉毛爲衆協力直得八字打開縱教已過關者未過關者一齊縱橫去也大衆且道關在甚麼處拈拄杖一時打散

至平政院請小參本是弁山山裏人暫爲實筏堂中客清風明月兩悠悠城市山林總不隔隔不隔擬議重添眼裏眉豎拂云諸仁者者裏徹去正好入鄽垂

手接物利生雖在十字街頭不離於孤峯頂上雖在孤峯頂上不離於十字街頭只如截斷兩頭中間不立又如何話會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住大能仁寺除夕小參去歲華林辭舊臘今宵越國送殘年現前佛法如親薦日月何曾有變遷所以古人道潑山嶮崖有潑山嶮崖中佛法紅塵鬧市有紅塵鬧市裏佛法向住弁山昔只見碧巘雲生寒潭月印魚遊水面穿花石而徘徊猿嘯松梢戲紫藤而跳躑芝馥拖幽蕙之香袈裟染煙嵐之色曉隨芳草去晚逐落花回野鳥關關善談實相流泉咽咽恒演真常渾忘歲月竝不知有人間世今住能仁昔只見越城疊疊樓閣層層鐘鼓雜管絃之聲燈火連車馬之道錦衣公子鳴鑾佩玉於花街紅粉佳人妙舞清歌於画館酒樓上不礙明心肉案頭何妨見道所謂浩浩紅塵裏頭頭是故人大衆且道潑山嶮崖中佛法與鬧市紅塵裏佛法還有差別也無若道有動靜未忘若道無菽麥不分於此薦得今晚一任諸人打禾山鼓輥雪峯毬唱新豊曲弄雲嵓師子亦不虛度一年山僧分付典座細切清風薄剜明月爛煮泥牛活剝玉兎滿盤托出與諸人分歲還有其人麼若也未然但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居士誕日請小參鑑水澂渟涵萬象而靡滲越山峻峙歷塵劫而不磨高超有頂之天逈出威音之外巍巍乎蕩蕩乎不可得而思議焉大衆委悉麼今是居士華誕叵耐能仁淡薄無物爲壽權借須彌爲舌虛空爲口宣說維摩不二法門卽昔十方世界山河國土艸木叢林有情無情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希有希有大衆何謂希有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尓小生八九子擊拂云佳作仁可知禮也

小參倉間挂劍須是其人肘後懸符還他作者苟能如是鉗斧子正好磨礱折脚鐺信手提挈雞足分燈乃萬人之榜樣景純夜夢實千載之嘉猷綱紀以此而明規繩以此而整可以和融內外燮理陰陽共鑒人天眼目同闡佛祖風規又古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者是不立者是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住雲門顯聖寺入院當晚小參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錦繡之美非一縷所成簫韶之樂非一音能和到者裏正好同其心協其力黼黻叢林綱維大衆彼此無殊動靜一致扇祖風於界

外擲佛日於天心詎不為法社之股肱宗門之艮弼者哉更有慧命永繼一句又如何道惟祈此際同舒方共挈當年折脚鐺

小參螟蠃負螟蛉而為子蜘蛛網蜻蜓以充食猫狸慣愛捉鼠鸚鵡生就能言雞以報曉犬以司夜至於蠢蠢肖翹不教而能悉具無師自然之智唯有衲僧家隔山見煙便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及乎問著衣綫下事十箇有五雙目瞪口啞且道病在於何只為情關淚閉識鎖難開當時似念水之聰處處若奔欲之鹿如來說為可憐憫者此也到此只須脳後

開隻眼一覷覷破始知世界未有之先諸佛未出之際達磨未來之旹早有者箇消息大衆畢竟是箇甚麼消息驀豎拂云只者是

住阜亭山佛日寺當晚小參為衆如為己身彼此事辦道念若同情念成佛久矣古人者般說話正是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諸兄弟固肯將為己切於為衆道念易於情念管教禪不待參而自悟道不待修而自成可以轉凡成聖點鐵為金何患法門不振祖道不揚然此猶是衲僧尋常活計須知衣綫下別有事在如何是衣綫下事佛法無多了久長難得人復

舉同安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丕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忽遇客來將何祇待丕云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乃云同安丕祖大似轉輪聖王百寶隨身千子圍遶忒煞富貴今有問如何是新佛日家風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虀再問客來將何祇待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衆兄弟且道富貴家風好清儉家風好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住國山善權寺當晚小參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大衆

者片田地從本以來無古無今無成無壞了無彊界之分亦無彼此之辨良由一切衆生迷己逐物背覺合塵無明之艸隨識浪而滋生般若之苗逐境風而凋悴是以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以及天下老古錐輿慈運悲建宗立旨種種方便種種施設用盡許多婆心無非發明者片田地而已若要構取者片田地須共出手眼勠力精勤渾忘人我泯絕是非內不見有根塵意想外不見有大地山河孜孜矻矻年深月久囫地一聲始知者片田地本來現成不從人得雖然也要收得祖翁原本契書始得大衆將甚與作原

本契書路遥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小參衆兄弟連日發憤打七欲明生死大事不覺瞬
息之間七日已竟今且同你衣綫下還曾相應麼脚
跟下還曾穩當麼涅槃心差别智還曾明得麼一切
佛祖言句還曾不疑麼一切逆順境界還曾過得麼
人我是非生死去來利衰毀與稱譏苦樂還曾不動
心麼乃至於一切旹中舉措施爲還曾寤寐一如動
靜不二麼直饒你到者般田地此名塵勞暫息少得
輕安未是到家活計所以經中道縱滅一切見聞覺
知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别影事河況人我山高是

非海深雌黃交戰於胸中妄念紛飛於熱地直須絕
名利忘人我大死一番方堪湊泊不見黃面老子棄
金輪之寶位舍萬乘之尊榮入雪山修苦行六年覩
星始成正覺神光參初祖於少林夜跪雪中利刀斷
臂遂獲印可浮山遠不以撤屎潑水而動念五祖演
不以毀辱詆訾乃二其心從上先德爲法忘軀十折
九挫其道念愈固千鎚百鍊其光彩彌新可謂人天
模範今古標榜然似而今纔入叢林戴高簷帽穿厚
底鞋繫絲絛曳長裙以房舍穩便爲安逸飲食次第
爲快活到處作模作樣便道我是禪師被人頂門一

鎚不覺直下粉碎此乃是磁器禪琉璃禪有甚用處
是爲眞可憐愍者如此修行正是蒸沙作飯縱經塵
劫終不能得現前兄弟欲要急切相應慎勿効顰此
輩只須拔下雲頭痛著精彩勿論年月以悟爲期況
我善權山水頗佳風景不俗古洞幽深長松偃蓋壹
清韻之悠揚珍禽弄舌樂佳味之恬淡幽蕙生香頭
頭則迦葉門風步步則文殊智地實爲初機之方便
亦乃助道之因緣山僧者般說話正是嚼飯餧嬰兒
明眼人前不免一笑到者裏直須壁立萬仞截斷千
差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八風吹不動羣魔撓不渾鞭

起泥牛回途復妙喚醒石女轉位施功大用現前不
存軌則以塵勞爲伴侶將魔外作眷屬是非海裏高
建法幢人我山頭弘揚祖道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
在大衆還委悉麼良久云孟春猶寒各自歸堂
住維揚善慶禪院當晚小參寒梅破玉放開劫外春
風岸柳舒金漏洩當人境界會得者理無二致不會
者事有千差諸昆仲於此會得可以總法界爲一家
促塵劫爲一念直得無我無人何彼何此盡虛空都
盧是箇圓覺大伽藍無量法門以之而透脫百千三
昧以之而現前恒沙解脫以之而無礙到恁麼旹正

好向我祖師門下共出隻手煮無米飯炊不溼薪接
待十方往來然後與他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
衫使一切人作箇灑灑落落的衲僧如是功德豈不
博哉然此猶是功行邊事須知更有佛祖不傳向上
一著子始得諸昆仲要知向上一著子麼良久云佛
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薦師請小參古云生則畢竟生死則實不死既云不
死未審盤谷去世半月大衆還知他的落處麼果能
知得方許你說一切諸佛皆如幻化一切國土皆猶
影響一切衆生亦是假名一切涅槃悉如昨夢到者
田地不離煩惱而證菩提不斷塵勞而成正覺不出
魔界而入佛界不離穢邦而即淨邦驢胎馬腹皆爲
道場柳巷花街任作佛事所謂諸佛衆生皆爲賸語
有何生死去來之相塵勞煩惱之纒今因自誓請法
薦師適來善慶如是說大衆如是聽坐立儼然見聞
不昧畢竟盤谷得何受用喝一喝云撒手無依千聖
外銀河影裏泛慈航

吳士林谷澤張耀龍心秦行眞行滿行雄
慶妙寂定彬雅備資敬刹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三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三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編次

晚参

晚参舉世尊纔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道當昔若見一
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乃云黃面瞿曇逞
氣吞六合之雄跛脚阿師施博浪一椎之勇二者可
謂人傑矣論量將來未是太平風運諸公要見太平
風運麼卓拄杖云一箭落雙鵰

晚参舉世尊拈花因緣白雲端曰迦葉善觀風雲別
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師云同道方知黃龍
心曰直下穿過髑髏換却眼睛臨危不悚人向甚
處見釋迦老子師云也是世情偏向有錢家僧問雲
峯世尊拈花意旨如何曰一言旣出駟馬難追迦葉
微笑又作麼生曰口似禍門師云孟八郎漢又恁麼
去也者般老漢總是隨人起倒未有了期青龍若見
世尊拈花背劈手奪却拋向地下以脚蹋兩蹋不獻
迦葉一人破顏微笑管敎百萬人天一齊拊掌大笑
豈不快哉還有爲世尊作主者麼青龍今晚失利

晚參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曰如是如是善自護持遂付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乃云大衆還知我青原老祖麼悟不由師慧乃天縱一到曹溪便蒙付囑可謂龍吟霧驟虎嘯風生翼乎猶鴻毛遇於順風沛乎似巨魚縱於大壑此是君聖臣賢師資道合千載一旹也詎可視爲等閒青龍昔年行脚曾見一頌貶青原爲情存兩頭兼有臥龍滯死水之譬不審此老何所爲而

作也請試論之青原既不落階級復何情存之有聖諦尚不爲又安肯臥龍滯死水然後爲翻身者哉蒼天蒼天大似以管窺天用蠡測海多見其不知量也山僧亦有一頌不惟與青原雪屈亦要諸人共委了

無聖諦落何階突出威音類莫該夜半月明千嶂外韓獹空吠影徘徊

晚參舉藥山和尚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一僧出云特牛生兒也只是和尚不道山云侍者點燈來其僧抽身入衆乃云藥山恁般爲人恰似將隋珠彈雀者僧抽身入衆正是著錦衣夜行雖則二俱作家不免遞相鈍置當旹侍者道了即云我識得汝也饒他縱有隱身三昧也直得藏竄無地青龍若作者僧待藥山道侍者點燈來即便推倒禪牀更與一喝藥山雖是通身手眼不免一場氣悶豈不光前耀後拈拄杖云青龍者裏還有此僧麼一僧拋出坐具師云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

晚參舉雲嵒禪師因藥山問聞汝會弄獅子是否嵒云是山云弄得幾出嵒云某甲弄得六出山云老僧也會弄嵒云和尚弄得幾出山云弄得一出嵒云一即六六即一泐潭準云藥山雲嵒鈍置殺人兩父子弄箇獅子也弄不出當旹準上座只消自弄搜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鉤鐵爪吼一聲直教百里內猛獸潛蹤滿虛空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獅子諸人高著眼先做定場擲拄杖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乃云者箇獅子非但雲嵒藥山兩父子弄不出就是泐潭老人手忙脚亂用盡許多伎倆只好唬神唬鬼總是一場虛捏怪幾曾弄得箇獅子出來青龍今晚不惜勞倦亦弄箇獅子只要諸人親見一回或旹嚬呻驚天動地或旹返擲教兒逃子或旹奮迅傾湫倒嶽如是變化如是威獰分付大衆

切忌害怕遂以拄杖橫肩云看看一時打散
晚參舉昔洞山問僧汝名甚麼僧云某甲山曰那箇是你主人翁僧曰見祗對次山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認得箇驢前馬後的當爲自己乃是佛法平沉之兆也賓中主尚未明如何辨得主中主僧問如何是主中主山曰闍黎自道取僧曰某甲道的直是賓中主請和尚道主中主山曰與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乃云洞山老漢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與者僧葛藤一上看來忒煞老婆者僧若問青龍如何是主中主便與三十拄杖趁出山門不唯使者僧別

有生機活路亦不教他認著驢前馬後的諸仁者且道青龍道的是洞山道的是劍去久矣無勞刻舟
晚參舉雲居膺禪師示衆如人將三貫錢買得一隻獵犬相似只解尋那箇有蹤跡的有氣息的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居云六六三十六挂角後時如何居云六六三十六又云會麼曰不會居云不見道無蹤跡僧後舉似趙州州云雲居師兄猶在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云九九八十一挂角後如何州云九九八十一乃云六六三十六碧眼胡僧數不足九九八十一胡餅裏向

咬甚汁雲居師趙州老羚羊挂角何處討阿呵呵了不了一曲陽春猶未終落花滿地無人掃
晚參舉臨濟謂衆曰老僧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而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曰某甲下手濟度棒僧擬接濟便打乃云者僧也解向餓鷹爪下奪食猛虎口裏爭餐但惜有勇而無謀卻被臨濟倒行此令青龍若見臨濟道而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卽向他消者漢猶不識痛痒在拂袖便行縱使臨濟有韜畧之能經緯之才三玄甲備七事隨身也直得一場懡㦬拈拄杖云衆中還

有爲臨濟出氣的麼卓拄杖云且放過一著
晚參舉興化禪師因僧問云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的僧便禮拜化云昨日老僧赴箇村齋半途遇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躱得過天童華云衆中商量道古廟裏躱得過是空劫已前自己又道是他安身立命處殊不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乃云天童與麼說話大似靴裏動指不顧傍觀者哂若要做他興化兒孫太遠在青龍若見恁麼道便與拆卻古廟看他興化向甚麼處躱跟拈拄杖云興化老漢來也大衆見麼擲拄杖云退後退後

晚參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來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其僧舉似趙州州云待我為汝勘過遂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州纔行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也州歸院謂衆曰老僧為汝勘破者婆子了也乃云有道婆不具眼僧來也恁麼道趙州來也恁麼道所以被趙州勘破了也有道趙州老老大大不合作者箇去就即破婆子勘破有道趙州與婆子同一鼻孔出氣直是弄鬼眼睛有甚勘破處苦哉苦哉恁麼會正是矮子看戲瞽盲摸象非但淡屈古人抑且埋沒自己青龍不惜眉毛分明判斷婆子也好與三十拄杖趙州也好與三十拄杖何故聲國霸孫吳謀略展才高屈賈是非生

六

晚參舉雲門曰見色明心聞聲悟道作麼生是見色明心聞聲悟道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却是饅頭大慧拈拄杖云者箇是色卓拄杖云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箇是明的心那箇是悟的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乃云可笑大慧一向開大口說大話慣好貶剝諸方見解也只如此青龍要向毒蛇口裏敲牙驪龍頭上截角拈拄杖云者箇不是色卓一卓云者箇不是聲諸人作麼生見作麼生聞若見若聞拄杖穿却你髑髏換却你眼睛若不見不聞明的心悟的道又向甚處去也如緇素不出青龍別有箇方便分明記取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復喝一喝

晚參舉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山云有一物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未審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令侍者掇退果桌瑯瑯覺曰若非洞山老人不能明辨於此雖然洞山猶欠一著在師云識法者懼溈山喆曰看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縱是盡大地人來不敢正眼覷著師云灼然雲蓋本曰洞山只有打破虛空的鉗鎚而無補綴的鍼綫當背待首座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却師云扶鴨上壁圓悟勤曰宗師家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具定乾坤句辨龍蛇眼不妨難趁若是英靈解捋虎鬚的待他道過在甚麼處即便拈起果子云和尚者箇喚作甚麼他若擬議劈面便擲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兒曾做處老知羞乃云洞山者

七

枚果子酬價甚多競敢不少只是罕遇其人直饒瑯琊潙山雲葢圓悟四大老恁麼道都只好做他臨濟兒孫若要想洞山老人果子喫也大難在何故不見道出門三里路别是一家風

晩參舉鏡淸禪師問靈雲曰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淸曰若不是某甲洎作米價會乃云可惜放過靑龍若在好與三十拄杖諸上座且道者三十拄杖還該鏡淸分上喫還該靈雲分上喫若分析得出可謂不動步而行脚事畢如分析不出者三十拄杖上座領出山門外自喫始得何故卓拄杖

云靑龍門下令不虛行

晩參舉天平從漪禪師因到西院居常自言非但會佛法覓箇舉話的人也難得院知一日遙見遂召云從漪平乃舉首院云錯平纔行三兩步院又云錯平近前院云適來者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平云是某甲錯院云錯錯西院又云且在者裏過夏與上座商量者兩錯平卽辭去住後謂衆曰我當初行脚昔被業風吹到西院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商量我不道當昔錯發足向南方去早知錯了也乃云靑龍今晩也要與諸人商量者兩錯若商量得

出送你一緉艸鞵一任天下横行如商量不出切莫鑽龜打瓦有般拍盲莽鹵漢纔聞與麼道便云有甚麼難西院召昔平卽舉首豈不是一錯平無對又行三兩步豈不是一錯前一錯後一錯豈不是兩錯靑龍道正是赤土塗牛奶果舉首行步是錯你只合瞑目裹足閉戶而坐終不可見天日矣非但天平錯乃至盡大地人無有不錯者若恁麼會有甚交涉大衆旣不如是且道畢竟如何會得西院者兩錯聻喝一喝云若是金毛獅子亇三千里外見誵訛

晩參舉保福問長慶云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

洞山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此二老總未勦絕如何得勦絕去慶良久福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慶云你又作麼生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乃云盤山洞山猶未勦絕祇如保福長慶與麼道還勦絕也未如未勦絕靑龍爲伊勦絕去兩手扶犁水過膝逼身不覺帶黃泥怎如無事貪眠客曉聽春禽傍柳啼

晩參舉守廓侍者因値華嚴和尚上堂因緣乃云華嚴却似光武臨戰不懼大敵守廓亦如李靖父子久慣行兵可謂一主一賓彼此作家但不解同生同死全鋒敵勝以致二俱露布未足觀光若是靑龍待他

禮拜旹便云舊日艸本不勞相呈他更擬議與職事拽出縱饒守廓機如掣電喝似奔雷也只得瓦解氷消一點用他不著就中或有箇出衆云他是臨濟兒孫本分與麼作用但向他道非惟臨濟兒孫縱是達磨老子到來也無他插紥處直須向門外立始得何故拈拄杖云不覩皇居壯焉知天子尊

晚參舉歸宗和尚因僧辭宗云甚麼處去僧云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我者裏只有一味禪僧云如何是和尚一味禪宗便打僧云會也會也宗云道道看僧擬議宗又打黃蘗運云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

箇箇口裏水漉漉地唯有歸宗猶較些子師云黃蘗當時失却一隻眼雪竇頌云以強欺弱有甚麼難我者裏也有一味禪何不學去但向伊道收待伊拈起有般沒眼漢只管喫吽吽雪竇門下誰敢師云再犯不容昭覺勤云若非黃蘗滚辨端倪幾乎勞而無功師云也是錯下名言薦福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酢却成五味了也師云何止五味百味也有拈拄杖云黃蘗雪竇昭覺薦福一竝檢點將來大似矮子看戲且拈放一邊青龍若見赤眼老漢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一顆老鼠屎壞却滿鍋羹

晚參舉汾陽因北地苦寒罷晚參一夕有梵僧持錫謂曰會中有六大士成道奈何不說法即騰空而去汾陽次日陞座云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六人者即慈明瑯琊大愚芝等是也青龍昨夜亦有土地神稽首謂曰承和尚連日晚參爲衆說法雖則誨人無倦怎奈聽者生懈令人返招慢法之愆言訖不見大衆且道說即是不說即是不說違上古法式欲說恐令人招愆畢竟作麼生商量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晚參舉高沙彌出菴值雨藥山見云子來也沙彌云

是山云可煞溼沙彌云不打者破鼓笛雲嵒云鼓也無打甚麼皮道吾云皮也無打甚麼鼓山云今日一場好曲調乃云者般懵懂漢只解賣鹽不顧看秤當旹雲門若在只向他道大好不打破鼓笛更說甚麼好曲調管教者棚傀儡一旹收場不及

晚參舉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向甚麼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甚麼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旹寒煞闍黎熱旹熱煞闍黎乃云善行者行徧天下無轍跡善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衲僧家貴乎言外知歸勿向句中取則有般抱橋柱洗脚漢曰者僧問

寒暑到來向甚麼處廻避此是正中偏洞山云何不
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曰甚麼處是無寒暑處
山云寒旹寒煞闍黎熱旹熱煞闍黎此是偏正回互
玅叶兼帶者般商量討甚好洞山早已佛法掃地所
謂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雖然洞山者
様荅話惹人易生情見轉多穿鑿山僧雖是他兒孫
終不作者般去就如有問寒暑到來向甚麼處廻避
但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甚麼處是無寒暑處向
他道寒旹寒煞闍黎熱旹熱煞闍黎大衆且道山僧
道的與洞山道的是同是別具眼者檢點得出方知

春色無高下檢點不出莫怪花枝有短長
晚參舉三平義忠禪師一日陞座有道士從東過西
又一僧從西過東平曰道士卻有見處師僧未在道
士作禮云謝師接引平便打僧作禮云乞師指示平
亦打復謂衆曰者兩箇公案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
問衆無對平曰既無人斷得老僧自斷去也擲拄杖
歸方丈乃云三平老漢收放臨旹予奪自在可謂作
家宗師爭耐棒頭無眼被者兩箇屎狀鬼子看破末
後一場懡㦬猶欠勦絕雲門今晚與他據款結案亦
使識法者懼拈拄杖云者箇公案還有人斷得麼如

無雲門自斷去也以拄杖一旹打散
晚參舉白水本仁禪師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
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旹有僧問
如何是聲不是聲仁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
是色仁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仁曰且道是為汝說
荅汝話辨得出有箇入處雪竇顯云本仁也甚奇怪
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句後作麼生入乃云斬蛟
者忘其水逐鹿者不見山怎怪得雪竇檢點雲門尋
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儻有問如何是
聲不是聲當頭一喝如何是色不是色劈脊便棒或

云和尚莫向聲色裏惑亂人家男女好雲門直得禮
他三拜何故末法旹代求箇伶俐衲僧也難得還有
麼顧左右云仲冬嚴寒不勞久立
晚參舉趙州問婆子向甚麼處去婆曰偷趙州筍去
州曰忽遇趙州你作麼生婆打州兩掌州便休去乃
云者則公案有道雞不與狗鬬男不與女鬬趙州見
他是箇媍人家所以放過又有道者箇婆子機鋒迅
捷手脚惡辣趙州不敢惹他故爾休去者般商量總
是流俗見解要稱衲僧太遠在諸仁者除此二途如
何委悉阿呵呵見也麼低頭休處有誵訛切忌人前

誇好手陷虎機關知未否可惜渾身被陸沉還有相救者麼蝦跳不出斗

晚參舉龐居士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送至門首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云不落別處落在甚麼處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恁麼稱禪客閻家老子未放你在全云居士又作麼生士又打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似啞乃云錦上添花人之常情雪裏送炭世之罕聞山僧要向冷竈裏著把火何則盡謂全禪客是箇孟八郎不濟事被他龐居士折挫一上殊不知龐老兒卻被全禪客生陷入雪坑裏至今無出頭處拈拄杖云衆中還有不甘者麼顧左右云雲門者裏誰敢

晚參舉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旹如何峯云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峯云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云不從口入莫從鼻孔裏入僧問古澗寒泉旹如何州云苦曰飲者如何州云死雪峯聞得遙空禮拜云趙州古佛出世雪峯從此不荅話乃云雪峯舌拄梵天趙州眉毛拖地雖則二員古佛出世殊不知鼻孔都落在者僧手裏大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十四

晚參舉睦州和尚一日喚僧云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雪竇顯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者僧喚既回首因甚却成擔板漢黃龍心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者僧喚既回首因甚不成擔板漢乃云雪竇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黃龍明於責人暗於責己各見一邊正是擔板漢今晚或云雲門與麼道也是擔板漢雲門却禮他三拜且道是賞伊罰伊具眼者試辨看良久喝一喝云擔板漢

晚參舉芭蕉慧清禪師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溈山喆云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乃云大衆會麼一人貴買賤賣一人賤買貴賣雖則貴賤不同爭奈二俱失利雲門卽不然你有拄杖子我也不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也不與你拄杖子何故卓拄杖云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因事晚參衆蒙山道明禪師因趁盧行者至大庾嶺頭師云初生犢兒不怕虎者將衣鉢置之石上云衣鉢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師云未必心頭似口頭明舉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作禮云某爲法來非爲衣

十五

也願求行者開示師云也是好肉上剜瘡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麽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云驀頭一杓屎糞潑了也明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涕泣禮拜云上來密語密意外更別有旨乎師云猶嫌少在祖云我與汝說者非密也汝但返觀密在汝邊師云雪上加霜明云向在黃梅實未了今蒙開示如人飮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卽某甲師也師云知恩始是報恩人祖云汝旣如是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云癩兒牽伴乃云寒暑陰陽吉凶悔吝賓天地變化自然之氣數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乃世間綱常

不易之名分陰陽悖則天地否塞上下亂則國家喪亡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知上下尊卑不可紊亂者明矣如阿難乃佛堂弟出家以佛爲師未聞有昆弟之稱羅睺羅以舍利弗爲和尚未始有同參之說昔人有父名石父亡而終身不履石避父諱故蒙山道明禪師初名慧明因六祖開示當下發明大事遂易道明亦避六祖同派也出世聖賢尚不違世間之理又况其餘者乎近有杜撰長老嗣其法秉其拂不肯改名與本師同派夫師者人之模範也上下不分尊卑無別覥然据曲彔稱善知識吾不知何以爲善

知識也若是之輩不足挂齒亦恐初學遞相效顰說賺後來取笑諸方是事且置只如六祖與麽開示蒙山恁麽悟去悟則不無畢竟那是本來面目山僧不惜脣吻露箇消息揮拂云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却似東京城相國寺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長老破袈裟還會麽且去喫茶

晩參舉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爲人眞淨云看者兩箇漢竊得臨濟些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𤛆牛斗明眼衲僧直得好笑且道笑甚麽若也知得一任七顚八倒儻

或未然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咬嚼乃云眞淨恁般說話也是不柰船何打破戽斗雲門卽不然遂竪拂子云看看適來被者箇龜毛上座一甞穿却三聖興化鼻孔了也教伊出也由我教伊不出也由我畢竟憑何節目揮拂子云一語喚回鶡鴠夢九霄奪得鳳兒歸

晩參舉百丈因普請鉏地次有僧纔舉鉏頭聞鼓聲有省作舞大笑而歸丈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歸院問僧你適來見甚麽道理便與麽僧曰某甲肚饑聞鼓聲喫飯來乃拈拄杖云雲門若見劈脊痛與

一頓趁出山門不唯使者僧黃金生色亦見汗馬功
高者裏莫有聞鼓聲悟道的出來試說看卓一卓云
欲釣鯨鯢瀲巨浸嗟無蛙步輾泥沙
晚參舉南泉因東西兩堂爭猫兒泉提起猫曰道得
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也衆無語泉斬之至晚
趙州從外歸泉舉前話州脫艸履頂頭上而出泉曰
子若在救得猫兒乃云入水不懼蛟龍漁父之勇也
入山不避虎兕獵人之勇也衲僧家須有拆佛殿毀
魔宮的手段始較些子者則公案諸方浩浩商量道
南泉斬猫是大用現前趙州戴艸履是見義勇爲兩

堂無語謂之不唧嚁漢者般說話正是田厙奴客作
見的見解要稱衲僧三生六十劫未夢見在何故却
不知王老師恁麼爲人大似亂世英雄諗古佛亦是
助桀行虐唯有兩堂高賢却有些上古淳風遂爲可
羨大衆雲門者檃批判還是拔富僯貧耶爲復抑強
扶弱耶漢家自有制度
晚參舉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也不覓箇住處
州云甚處是某甲住處居云前面有箇古寺基州云
恁麼則和尚自住始得州又到茱萸萸亦云老老大
大也不覓箇住處州云甚處是某甲住處萸云老老

大大住處也不識州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
撲乃云大衆那裏是趙州被驢子撲處還是前面被
撲後面被撲檢點得出不唯勘破趙州亦許親見雲
居茱萸二大老不然且聽葛藤一上三老同乘沒底
船中途驀地遇風顛擠的擠牽的牽牽牽擠擠到天
曉喝一喝云依舊蘆花淺水邊
晚參舉仰山因潙山問云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
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仰云某甲有箇驗處
旹有僧從面前過仰召云闍黎僧回首仰云和尚者
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云寂子正是獅子一

滴乳迸散十斛驢乳乃云潙仰家風唯貴父子投機
節拍相應苟非具窟中牙爪閫外機權卒難搆他謚
脈若以雲門看來潙仰父子猶不知向者僧面前各
失却一隻眼了也大衆還見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
驢乳麼拈拄杖一旹打散
晚參舉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山云吾常
於此切僧問曹山洞山道吾常於此切意旨如何曰
要頭截取去僧問雪峯峯拈拄杖劈口打曰我也曾
到洞山來乃云三箇老漢雖同鼻孔出氣大似夜半
放烏鷄有甚分曉善慶爲諸人分明道破吾常於此

切螺螄吞却天邊月要頭截取去繡出鴛鴦鍼不露我也曾到洞山來藕絲牽轉象王回說也說了註也註了畢竟三身中是那一身說法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晩參舉香嚴上堂因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因緣乃云諸方多作得失理論那知古人機輪互換鼓吹並行如虎有角同生同死如龍無角雙放雙收勝則全勝負則全負龍象蹴蹋非驢所堪雖然如是為甚踈山倒屙三十年還是被他授記為復如蟲禦木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晩參舉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麽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一僧曾到此間麽曰不曾到曰喫茶去院主問為甚曾到也喫茶去不曾到也喫茶去州喚院主主應諾曰喫茶去趙州通身為人早被院主看破山僧則不然曾到此間也不許喫茶不曾到此間也不許喫茶或問和尚為甚曾到也不許喫茶不曾到也不許喫茶但云去年雲掩中秋月今歲元宵雨打燈

海珠家明性慧心章祖域定元等心德洪
行誠行研行志備貲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四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四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編次

普說

告香普說具大機者不拘於高下施大用者不囿於軌則自結制以來不覺三七大機大用卽不問你諸人只如卽今一句作麽生道僧纔出師便打僧喝師又打進云恩大難酬師云不是弄潮人進云不得壓良為賤師云還向潮中死乃云問在荅處荅在問處如連環不斷語脈相通方稱善問不然縱問似雲與荅如缾瀉有何交涉不見道饒君學得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儻信之不及待山僧引幾箇古錐作標榜昔周金剛未出蜀旹何等氣槩聞南方禪席大盛氣頗不平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向婆子買餅點心婆指擔曰甚麽文字曰青龍疏鈔婆曰註何經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荅得施與點心若荅不得且別處去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婆指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一日

侍潭抵夜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大悟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辭去山僧聊爲頌出氣宇雄雄老德山婆婆一撥便焦乾不因吸盡龍潭水怎見波濤徧界寬此是第一箇樣子也亮座主因參馬祖祖問講甚麼經曰心經祖云將甚麼講曰將心講祖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六識爲伴侶怎解講得經曰心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云却是虛空講得座出將下階祖召座主座回

首祖云從生至死只是者箇座有省隱西山終身不出亦爲頌出瞥然一喚便回頭惹得虛空笑不休雲捲西山明月上章江千古水長流此是第二箇樣子也又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玅理者失笑孚講罷請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賜教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孚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者曰請座主更說一徧孚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者曰不道座

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孚曰禪德當爲我說者曰座主還信麼孚曰焉敢不信者曰座主輟講旬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皆放却孚如所教從初夜至五鼓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者曰阿誰孚曰某甲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孚曰某甲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孚罷講徧歷諸方後嗣雪峯亦有一頌鼓角頻催一夢回從前知解便成灰不緣明月來牕外那得梅花雪裏開此是第三

箇樣子也洛浦禪師久爲臨濟侍者濟常稱美云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浦一日辭濟濟問什麼處去浦云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云過得者箇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作禮濟明日上堂云好一條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浦游歷罷直抵夾山頂卓菴經年山乃知修書令僧馳到浦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浦打云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夾山山云者僧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當面叉手而立山云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浦

問云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云住住且莫艸艸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別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怎教無舌人解語浦佇思山便打浦從此服膺亦有一頌當年洛浦稱聖箭來到夾山折一半解語還須無舌人忽驚玉鳳翀霄漢此是第四箇樣子也大衆此乃畧言不及枚舉要做祖師門下兒孫必須親到德山亮座主太原孚洛浦諸大老者般田地始稱道眼圓明行解超然不被邪師所惑自成一家種艸不然終成杜撰向葛藤窠裏過日子見人說長便謂之長見人說短便謂

之短隨人起倒全無主張必是離師太早未盡其玅山僧曾見大慧普說中曰有一種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不見汾陽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註解謂三玄三要事難分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一句明明該萬象是句中玄截斷衆流句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隨波逐浪句此乃前輩中負大名望者猶且杜撰如是其餘不足言也莫道你負大名望具大

辯才有大智慧便是達磨出來作者般去就正好捉來活埋免得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著三要即註解不得便將德山托鉢嵒頭末後句南泉斬猫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睦州擔板陳操尚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山道即太煞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呈盡伎倆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立僧住院密

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一種道南泉斬猫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事貴要羅籠學者更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濃多少云不溼山云麤人雲居却問水濃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溼而當頭道溼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却云不溼是觸諱而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溼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溼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

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刧已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不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種諸雜萬象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無偏故云虛玄妙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辯明當體又說五位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

山耶又引浮山作太陽眞讚曰黑狗爛銀蹄自註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註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註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註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也似者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者茶飯麼以上種種關判皆是大慧槩而言之不但說臨濟有此之弊卽曹洞雲門亦復不免痛斥嘗昔註解三玄穿

鑿五位之病故極力挽回恐愈流愈下而不可救也大慧運斤成風左之右之總不傷鋒犯手可謂千古宗匠誰敢議論昨見一冊將大慧示衆普說有貶駁註解雲門三句臨濟三玄以及洞山五位黑處說白白處說黑更有燒頂煉臂不得妄授與人邪謬等語不知何等禿丁遂將雲門臨濟說話盡情刪去單單獨存洞宗五位註解配合一篇謂洞上宗旨有如此之義解有如此之穿鑿用心如此誠乃含血噴天先汚其口不見大慧說了便云古人意只如此乎若果如此何處討好曹山耶大凡古人言句前後照應首

尾相聯始成一家說話今將首尾刪去獨留中間一節誣蔑先賢鼓惑後學若子若孫不知其過每每大本刻出不顧取笑大方所謂家醜自揚是也夫爲善知識者唯要眼目精明見地圓活出一言發一句如盤中走珠使人遏捺不住摸索不著又如經中道養生產業治世語言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到此須是自拈手段方可爲人山僧昔見列子篇中有云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

未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之所及無不探也未及旹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爲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夫爲盜之道至此乎吾與若言矣吾聞天有旹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旹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遂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土木禾稼禽獸魚鼈乃天之所生非人之所有故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皆人之所聚非天之所與故若盜之獲罪孰怨哉向氏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先生曰若一

身庸非盜乎若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乎誠然天地之不相離也認而有之大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獲罪有公私亦盜也無公私亦盜也公公私私乃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斯意雖淺可以喻深此言雖細可以喻大國氏之盜可謂肘後有符慣會白拈手段是也向氏之盜正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東郭先生可謂是賊識賊是也昔紫胡一夜擒住一僧曰捉得賊也捉得賊也僧曰不是某甲紫胡曰是卽是只是你不肯承當或

曰旣爲善知識當使人忘情識死偷心提佛祖向上之令拈人天格外之機烏得教人做賊遂拊掌三下云捉楊花捉楊花箇儂風流羨作家十字街頭廖鬍子教得孩兒會罵爺

嘗說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淵深結制已經三七試問諸人於中工夫果能到頂到底可謂功不浪施不妨饑餐渴飲早起晏眠隨緣放曠任意逍遙若也未到者般田地正好於此發大精進奮大勇猛立大誓願以悟爲期不可因循放過經云壯色不停

猶如奔馬人命無常速於川流豈可視爲等閒所以古人四十年打成一片二十年不雜用心三登投子九上洞山然後發明大事所謂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豈似今人纔入叢林卽便妝大老把生死一著子置於度外話頭不審來由工夫不知深淺到處作詩作偈徵古代古別古頌古擬小參示衆大似百舌學舌會語全無自己聲殊可憐憫古人道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凡名聖號總是虛聲劣相殊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急須截斷情關掀翻識窟大死一番始堪湊泊故云懸崖撒手自

旨承當絕後再甦欺伊不得又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諸公還信得及擔當得麼在凡不減一毫在聖不加一毫亙古彌今明明不昧而不透脫者病在於何蓋緣二六旹中隨境飄流逃己逐物雖終日行而不自覺不自覺者乃無始住地無明也何謂無明華嚴經云不了第一義諦故曰無明無明包裹謂之胎生煩惱纏繞謂之卵生愛水浸潤謂之溼生欻起妄想謂之化生即此一念無明具足十二類生是以汨沒三界輪轉四生頭出頭沒亦如陽燄翻波無有了期若是英烈漢一聞此語即便坐

斷兩頭中間不立赤灑灑淨裸裸向威音那畔更那畔打箇筋斗卻來者裏行履又不可認著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以當平生活計到者裏直要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說得到行得到見得到用得到方與道人分中有少許相應雖然更須向深山窮谷中盤結艸菴折脚鐺裏煮飯喫過三二十年財寶不爲念名利不干懷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若也說在飛龍之前行在跛鼈之後縱是文殊金毛獅子被你騎得普賢六牙象王被你跨來頂上放萬道金光足下踴千葉寶蓮正眼看來總是尋聲逐色光影邊事與我

衲僧門下了無交涉須知別有生計迥出常流千聖喚不回萬人挽不轉堂堂自在獨步大方花柳巷正好調心管絃樓何妨掉臂雖然更有一人不肯在大衆且道不肯的甚麼人良久云不勞久立珍重

普說譬如暗室中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山僧連日傍敲正打或慈或威或喜或怒要且不爲別事只欲諸人端的得一回汗出於一莖艸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總有玉殿瓊樓被一莖艸覆卻前日發憤打七要明箇事至今七日已過還知端的也未果能端的自然淨躶躶絕承當

赤灑灑沒可把別有生機活路總不躡人舊轍喫他殘唾古人道得些子如虎附嵎似龍得水即能與波作浪東涌西沒便爲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遇處即宗隨緣建旨只教枯木回春冰河發燄攀鏡裏之空花撈波中之明月聲色叢裏妙運神機是非場中大作佛事不動纖塵那留朕跡驅木馬高驟於雲霄鞭泥牛深耕於海月密度金鍼夜挑蜀錦暗穿玉綫巧繡鴛鴦暗去明來鋒鋩不露動凡絕聖棄智忘功爲除那畔塵中混跡不落今旹案裏藏身於一語具三玄門於一玄門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或現全

身或露半形或乘獅子或乘象王或全賓卽主或卽主全賓或全賓全主或全主全賓殺活縱橫收放自在拈三句機鋒弄一字關鍵銅心鐵膽猶且亡竟碧眼黃頭那知來處父慈子孝聲順響和或向空中書字或向脇下安名九十七種圓相驗盡天下衲僧一十九門施設蒐徧寰中英俊剗聲削跡屛識離情或論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耳觀山色眼聽水聲所謂種種音聲相貌種種變化神通種種佛事種種建立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總不出者些子如上所舉皆是古人與慈運悲接物利生之方便土苴緒餘耳若是眞

實相爲處山僧今晚未曾吐著一字大衆要會眞實相爲處麼良久云霜寒月冷各須珍重

普說三七光陰彈指過衲衣下事更如何直饒到得無心處須識無心事轉多大衆旣到無心因甚麼事轉多莫是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麼莫是道曠無涯逢人不盡麼莫是法因頓悟事次第除麼莫是修證卽不無染汚卽不得麼若與麼商量盡是義學知解有甚共語處衆中有出類拔萃者出來說看問仝朝廿一三七已畢特請吾師通箇消息師云剔起眉毛猶錯過進云善慶堂前金鳳舞九龍橋畔絕知音

師云擬思一箭髑髏穿進云踢翻滄海波心月獨露乾坤任所之師打云脚下紅綫未斷在乃云披褐服毳者不可與論紬帛之麗密茹藿含糗者不可與道太牢之滋味止艸菴者不知有寶所行小徑者不知有大道此是朝菌蟪蛄之類殊不知我衲僧門下見處不然故德山云我者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是乾矢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三乘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紙四果三賢十地初心是守古塚的鬼自救不了唯此一著子言思路絕心行處滅識不能識智不能知親無可親疎

無可疎是無可是非無可非修無可修證無可證迷無可迷悟無可悟經塵劫而不磨歷萬古而不朽到與麼地三世諸佛不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故靈山拈花飲光微笑亦是一犬吠虛衆猱喔實西乾四七東土二三總是杓卜聽聲承虛接響天下老凍儂盡是將錯就錯以訛傳訛其奈去聖旹遙愈流愈下縱使佛祖再出莫之能挽更有妄認正偏君臣滲漏功勳爲洞上堂奧者有認玄要賓主料簡四喝爲臨濟宗旨者有認韶陽三句顧鑑一字爲雲門要妙者有認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華嚴六相義爲法眼

秘訣者有認一十九門施設九十七種圓相爲潙仰
密傳者有認種種門庭種種言辭種種方便以爲向
上提持者此是認指爲月棄本逐末總屬世諦流布
非唯五宗斷滅達磨一枝佛法早已掃地有般杜撰
長老或結一期打一七卽便大書於丈室某已悟道
某得見識某堪付法設齋辦供以求印證或法語小
參作頌作偈與作操履佛法以此羅籠學者簧鼓天
下嗟嗟佛法果如是乎非造地獄業因卽爲魔家眷
屬我佛法中實無是事山僧自到維揚不敢妄生節
目一味本分艸料不教你參禪悟道不教你成佛作
祖但教你削人我去是非息塵勞脫生死打掃得胷
中乾乾淨淨無有纖毫渣滓無有纖毫知見作箇灑
灑落落無依道人然後衆措施爲咳唾掉臂無非祖
師西來意苟能如是復有何事所以古人道明明無
悟法悟法却迷人到者裏說箇悟字不惟自欺亦乃
欺人儻有長老出衆高聲云我悟也我悟也山僧要
要問你身如椰子大捫頂至踵毫毛孔竅一一推尋
看你悟的佛法向甚麼處安著是何形狀試拈出看
若拈不出更有三十拄杖親領出門外自打始得何
故卓拄杖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

拈古

擧鹿門自覺禪師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
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
常無間斷報恩秀曰看讀不易師云盡大地是一卷
經向甚麼處著眼盡乾坤是一隻眼向甚麼處著經
旣都不然且道鹿門意在於何報恩曰看讀不易此
語是褒耶是貶耶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擧青州希辨禪師嘗垂百問勘驗學者一日聲前薦
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
前自己師云古人垂一言半句如湛盧莫邪相似凝
則傷鋒犯手觸則喪身失命安有你卜度分有班楞
爭鬼認著箇驢前馬後漢爲空劫已前自己所謂可
憐愍者畢竟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良久云寧可截
舌不犯國諱

擧雪竇智鑑禪師兒昔母與洗手瘍問曰是什麼雪
云我手是佛手後依眞歇於長蘆天童首衆又遊象
山淡夜百怪俱作乃大悟後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師云金翅生來勢
不羣乍飛便解取龍吞搖地軸拔天根直至而今海
嶽昏

舉天童岫禪師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潙山嵓厓中有潙山嵓厓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鬧市紅塵裏佛法一皆忘却了也行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潙山嵓厓中佛法大衆如何是潙山嵓厓中佛法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師云雲外老漢大似將祖翁田地强自分疆立界我者裏也無鬧市紅塵佛法也無潙山嵓厓佛法只有箇荒郵破院衲子數百隨家豐儉隨緣飲啄而已有人道著佛法二字三十拄杖打折腳腰且道其中還有爲人處也無

舉天童淨禪師六坐道場未言稟承衆由是請益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果臨終拈香云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住雪竇足菴大和尚師云長翁者般說話還是出陷穽的語未出陷穽的語若出得怎肯恁麼道若出不得怎解恁麼道具眼者試辨看

舉雪竇證禪師入雲外室雲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雪曰請和尚喫飯雲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雪曰救他作麼雲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討行雪曰和尚先行某甲隨後雲呵呵大笑師云大死去也作麼生救和尚先行某甲隨後呵呵大笑有誰知一段春光彌宇宙

舉大明寶禪師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鍼綫幸然鍼綫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鍼只見綫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云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昔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擬衣就枕方就枕昔驀然一劄曰元來只在者裏師云者箇譬喻說得無不了奈何皮下無血者多當昔雲門若在但只撫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參

舉雪嵓滿禪師初參普照寶照曰兄弟年後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雪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也照曰如生冤家相似雪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牀握雪手曰作家那師云一人以老賣老一人粧聾作啞及至後來大似皮匠失火二俱露出楦頭且道甚麼處是楦頭若檢點得出許你參學事畢

舉報恩秀禪師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僧曰不會恩曰善解龍吟師云只如者僧若是作家爲甚麼却不會若是箇孟八郎爲甚麼報恩道善解龍吟如甄別不出莫道不疑好

舉報恩倫禪師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嵒前師云倫禪師只會就窩打兎不解仰箭射鵰當時若問雲門既不作境話會合作麼生會亦向他道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嵒前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

舉玉山體禪師示衆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既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師云總饒明得尊貴猶未是尊貴作麼生是尊貴良久云要頭割取去

舉雪嵒滿禪師因僧問高郵定和尚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矢橛雪聞之曰謝供養師云此二老與麼荅話還有優劣也無若云無不啻天地懸殊若云有差別在甚麼處雲門不惜眉毛爲諸人點破咄屎林鬼子待別旹來

舉雪庭裕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雪曰待乳峯點頭即向汝道師云此箇乳峯不獨塞却者僧咽喉亦乃塞却天下衲僧的咽喉至今無出氣雲門要與諸人出氣去也遂喝一喝

舉靈隱文泰禪師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劫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師云若論此事普天帀地塞壑塡溝說甚麼有過無過靈隱老漢大似倚勢欺人當時雲門若見他恁麼道點一把火向他面上照一照看他作麼生折合

舉還源過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還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牕前師云者則公案見則易見會即難會何也若道是西來意又是目前境若謂是目前境又荅西來意果向者裏剖析分曉雲門與伊箇鉢袋子

舉香嚴文才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嚴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嚴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事理無礙法界嚴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嚴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師云香嚴者般說話還是單明法界道理耶還是別有向上提持耶若是單明法界與座主何異果別有向上亦是節外生枝去此二途作麼生商量直饒商量得出更買艸鞋行脚三十年始得

舉疑然了改禪師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

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知麼師云者等說話大似扶鴨上壁弄驢過橋不顧傍觀者哂雖然也是為憐三尺子不惜兩莖眉

舉俱空斌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空曰烏龜向火師云宗師家等閑吐露一言半句如大火聚使人觸不得背不得只要你直下翻身當陽衔地豈有他哉只者一句子大難委悉有者道是答空劫已前底事有者道此是格外提持若恁麼會總是扇屎見解有甚交涉畢竟如何瞞後兒顧貧與往來

舉慈舟念禪師參幻休休問甚處來慈曰北方來休曰北方道法與此方何如慈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

舉湛然澂禪師參慈舟舟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背如何湛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云言有宗事有君宛轉偏圓虛玄不犯須讓他二大老始得若是覿面向上一路猶隔山海在雖然只如雲門與麼道別有甚長處百醜千拙跛跛挈挈

德玄衍　行悟　衍滿　明才　明朗　明判
李花芳　李設備　費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五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編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　文

頌古

世尊初生

出窟金毛威可驚眼空四海太孤生那知更有強中手十字街頭報不平

陞座

洞啓重門坐正軒無絃琴弄月明前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

拈花

枷鎖多年苦逼身臨行欲把累兒孫當晋爭似默然好一笑輕輕禍到門

女子出定

春暖陽和景色肥江城花放柳垂隄家家梁上呢喃語處處林中杜宇啼

殃崛救產

覿面相逢覿面呈何勞往返問來音一鍾敲落天邊月萬古碧潭徹底澂

洞山掇果桌

夜深門外倒卷簾一句聊將驗正偏謾謂蘆灣停櫂
穩回途剗展萬機圓

德山托鉢

纔展沒絃琴風吹別調音子期如不遇誰識伯牙心
咦昨夜梅開深雪裏天明尋殺幾多人

船子得夾山

家園蕩盡貧如洗活計惟憑落照裏一曲滄浪聊自
喜韻無比遊鷺兩岸蘆花起忽有長鯨來嗽餌蘭橈
直下偷心死蹋翻船子重相委休擬議夜深皓月激
江水

雲門因僧能辯論來參因緣

不惜渾身入虎穴顛遊只欲將蘋捋擬思回首隔雲
泥漫道恰似初生月初生月曲彎彎一重金鎖兩重
關腦後雙賺何得失寒光直射斗牛間

雲居舜如武昌行乞

公子驕人意氣多作家開口見誵訛釘鉸曾喫了湖
棒陷虎牢關幾透過幾透過曉不曉令人特憶洞山
老爲兒不惜兩行涕堪笑而今更有誰

丹霞訪龐居士見靈照洗菜次

提起籃兮放下籃看來也是販私鹽雖然博得他人

利家裏難防老自拈

法演東到鄉琊

雲從龍風從虎北山晴南山雨放行也皓魄騰今撿
住也須彌倒柱明暗交參藏唱雙舉無限魚蝦努眼
睛扶搖萬里播寰宇

雲居膺令侍者送褌與道者

赤心片片爲誰酬劍峽徒勞去放舟千古唯餘遺恨
在馮唐至老不封侯

南泉斬猫

提起猫兒驗兩堂箇中那个可商量吹毛直下很煙

息一段春風滿大唐

趙州戴艸鞋

獨羨雄雄老作家艸鞋頭戴逞風奢看來也是揚家
醜擾得叢林亂似麻

勘破婆子

趙州老趙州老勘破歸來休艸艸世事而今更不然
未曾開口人先曉

大顛擯首座

莫謂禪家太不容箇中端的爲誰通不因出院明綱
紀路上行人口似風

國師撥侍者

佛眼無窺猶易可龍生鳳養實難饒當肯若不行斯令那識南陽手段高

興化撥維那

當陽一句驗來機霧驟雲騰觸處威驀地擡頭纔著爪金鱗衝破碧天飛

玄沙三種病

盲聾瘖瘂病多般莫教玄沙被熱瞞若是金毛獅子子三千里外透重關

百丈再參

一喝當陽徹斗牛電光影裏陣雲收頂門迸出摩醯眼爍破乾坤水倒流

打破齊缸

江城五夜角聲早韻遞東風穿戶曉帳內佳人睡正濃和雲流水過峯島

一僧哭上法堂

電光影裏閙端倪句內藏鋒意更奇堪笑當年摩竭令幾多喪盡目前機

僧問寶月禪師師問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寶云窣堵那吒掌上擎

箇裏從來別有腔不干六律與宮商眞風淡蕩超今古一任東君到處揚

百丈維古禪師上堂衆纔集定丈云多虛不如少實卓拄杖一下便下座

多虛不如少實那堪揑目生花卓杖卽便下座早已淨地撒沙喫當肯若有龍門客推倒禪牀笑轉奢

僧問百丈超禪師某今辭去有問和尚說甚麼法向他道甚麼丈云大雄峯頂上虎生獅子兒

一句虎生獅子兒迥然透出有無機三冬枯木花偏秀六月寒梅香滿衣

百丈中靖肅禪師有塔存焉無機緣語錄

巍巍獨占大雄山拂拂淸風八面寒流水熾然無間說曾無一字落人間

百丈開田說大義

開田普請向君說大義明明都漏泄雄峯老太周折展開兩手重饒舌休饒舌饑餐渴飲倦肯歇

麻三斤

鑿頭方錐頭利於中切忌求玄會噉龍刻翅快騰空遂彈蜣螂不離地溪聲和鳥語碎至今千載憶南泉未識何人知此意

丹霞燒木佛

拈來木佛向爐煨一段眞機覿面揮院主殷勤重舉似莫教辜負兩行眉

婆子燒菴

舉意來胥已不投枯椿那許繫魚舟轟雷擬破澂潭月無限風光徹底流

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金鑾

硬似綿團軟猶鐵橛曲之不彎撓之豈折虛玄不犯兮龍得水而與波左右逢源兮虎插翼而出穴笑作悲兮成拙話盡雲山無限情依然露出珊瑚月

長慶拽僧

半蓑煙雨曉風寒淺水何勞下釣竿捉得盲龜空作餌翻然笑入蓼花灘

龍牙參翠微臨濟

撥艸入龍宮聽風探虎穴放行也電卷星馳把住也山崩海竭多少行人被陸沉至今幾箇眼無屑

麻谷持錫

是不是太郎當切忌人前話短長若肯回頭言外薦始知倒腹與傾腸眞堪笑又可傷鴛鴦枕上夢初覺空惹相思淚兩行

五位正偏

正中偏無目山人夜入鄽杖頭有眼明如日照破三千及大千

偏中正豎弄橫拈佛祖令任運隨緣總不殊渾然常在那伽定

正中來崑崙騎象到天台總然不涉途程限火內優曇五色開

兼中至龍吟虎嘯看威勢大用堂堂意自殊電光石火絕廻避

兼中到倒裏休分白與皂一隊泥牛下洞庭杳然今古絕音耗

五位功勳

碧水沉沉一色秋蘆灣深處泛輕舟篙師不住煙波興猶向淘淘浪裏遊　向

心心殷重絕離微念念無私豈背違長樂宮前更漏永夜明簾外曉霜飛　奉

皷郎閑撫沒絃琴不落宮商調更新架上木鷄夜抱卵天明生下玉麒麟　功

金鍼玉綫意幽玄用去拈來理事全兩岸蘆花翻野色一雙白鷺戲晴川　共功

捽碎重關海嶽沉今昔功外總非眞長安路絶鴻音
斷莫向虛空覓四垠　功功

五位王子

生成睿智更殊倫瞬目開顏語出綸雖是天然身至
貴須知更有一人尊　誕生

經綸腹內世難裁豈類當年覆御杯更有一雙調鼎
手從來不假舊鹽梅　朝生

陋巷逢門志愈勤五車覽盡話驚羣不因塵下多年
苦爭得鵬搏六合雲　末生

威權閫外任施爲鐵鉞開風也鐵府不動千戈沙界
靜就中密令許誰知　化生

久隱深宮不出門等閑那肯混常倫欲知箇裏行藏
處夜靜長廊挂月痕　內生

翠竹風敲弄晚絃巖前瀑布浪掀天箇中不必重饒
古落落圓音刹海宣　妙唱不干舌

死蛇草裏臨當途試問禪人見也無觸著依然腥氣
發直教驀地喪全軀　死蛇驚出草

沉沉秋色暗疎林日暮寒江萬籟沉夜半一聲石虎
嘯驚回潭底木龍吟　髑髏枯骨吟

鐵牛橫臥氣豪雄覿面堂堂不見蹤佛祖位中寧肯
住至今到處舞西風　鐵鍋歸三台

三滲漏

二月新林花正芳扁舟活計水雲鄉夜深不向蘆灣
宿別有平湖照眼光　見

碧岫峯頭借問人白雲岳下笑抽身相逢莫怪無知
己只爲而今家更貧　情

獨角泥牛夜出海木童背上跨將回一聲鐵笛和雲
冷吹散江城五月梅　語

三隨

類　隨　尊貴

明月峯頭臥淸溪岸上遊雖然蹤角共不與衆同流
四五笙歌巷二三花柳街縱橫歷徧處曾不帶纖埃
金殿苔封古玉堆秋草盆煙遊隨處賞到處不知名

三種獅子

未出窟時勢已昂等閑牙爪不輕張驀然觸著無回
互大地生靈盡受殃

出窟金猊迥異羣縱橫無處不爲尊一聲哮吼虛空
外鐵怪銅精頓墮魂

欲出未出太奇哉不動聲音震九垓那畔今皆無覓
處直教千聖也疑猜

四轉位

月鉤雲餌泛煙波釣罷滄溟返碧蘿風景寂寥剛夜半星移斗柄挂銀河　轉功

脫下珍衣著敝衫更深密步出長安多年忘却來峕道纔見春風度柳寒　轉位

權實縱橫一道施明來暗去絕參差白雲影裏青山動綠水光中碧漢移　齊施

生佛纔云眼內塵勿勞開口較疎親藤枯樹倒無依倚挂角羚羊沒處尋　俱隱

三句

秋風昨夜過園林吹綻黃花色似金石女天明輕摘去惹他蝴蝶暗飛尋　平常無生

蘭房化母展家風機杼頻投施巧工織就空花五色錦絲毫渾不墮青紅　玄妙無私

當臺寶鑑絕纖瑕歷歷分明驗正邪萬象森羅交互現騰今耀古迥無差　體妙無盡

三種功勳

無影堂空鳥道沉寒岩荒艸不知春就中那屬陰陽管萬籟寥寥沒古今　正位一色

夜深玉鼠臥銀盤鶴立冰輪照影寒兩岸蘆花風颭碎江天萬里雪漫漫　大功一色

物物全彰最上機似別早已涉離微風搖紅杏嬌堪挹露滴蒼梧翠欲飛　今昔一色

四料揀

禁院春深景愈榮新紅嫩綠舞輕盈箇中不是尋常處動著些兒禍便生　奪人

謾道江南景物鮮於今猶是孟春天遊人郊外閒尋徧那有新紅到眼邊　奪境

七星橫按氣豪殊孰敢當風問有無一劈渾教華岳碎人亡馬喪血淋塗　俱奪

賓主相逢意更深高山流水共知音忘機話盡樓頭月君向瀟湘我向秦　俱不奪

四賓主

終朝孑孑走煙塵江北江南徧問津踢破芒鞵雙脚露何須向外苦因循　賓中賓

橫拈拄杖任逍遙十字街頭立錦標相見勿勞開狗口思量打折你驢腰　賓中主

通身手眼通身用格外提持辨作家若是藍田射虎客相逢且喫趙州茶　主中賓

獨坐巍巍眼界空全提正令振寰中其間那論凡和聖到此齊教立下風　主中主

四喝

一喝金剛寶劍騰騰光徹霄漢箇中誰敢當頭觸著通身血濺

一喝金毛踞地威獰迥絕廻避多年古怪潛蹤萬里江湖倒沸

一喝探竿影艸勿用張良計巧若欲揚眉動睛教伊性命難保

一喝不作喝用從來千聖難共燈籠夜半傷風露柱天明腦痛

三玄要

第一玄有無俱盡獨黃面都盧柴維摩總默然

第二玄機鋒似電旋纔涉思惟處迢然萬八千

第三玄臘盡又新年黃鶯枝上叫處處百花鮮

第一要勿論玄與奧虛空被陸沉日月失光耀

第二要棒喝俱齊到一點不來皆髑髏徧地燥

第三要長風鼓萬竅妙應總無私何曾有作造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試問君能識否拈來當下無情到處慣打瘋狗

我脚何似驢脚東西南北寥廓縱饒千手大悲至今那曾摸著

人人有箇生緣山僧怎敢瞞肝欲問攔腮便掌不曾更與三拳

仰山一十九門施設

爐鞴宏開手段高鉗鎚不動火星拋直饒生就金剛體也要重新煆一遭 垂示三昧

能吟虎嘯震山川風攪長空浪拍天大用縱橫無軌則忽驚蝦蟹入滚淵 問答互換

夜深移履下瑤階暗把絲桐撥一回韻出青霄非律呂聽教師曠也疑猜 性起無作

竿木相將下碧層百花叢裏任縱橫轉身踢破澄潭月一片秋光萬派明 緣起無礙

拈來覷面絕思惟用去如飛孰可追蚊蚋腹中藏劫火蟭螟眼裏著須彌 明機普互

霧鎖青山路不通箇中別是一家風象王蹴蹋誰能委狐兔纔聞遠匿踪 暗合賓主

沒孔鐵鎚直下拋髑髏喜識盡乾消花開鐵樹常春色翠葉無風影自搖 三生不偏

一莖舉起現全身大地純彰劫外春提剔眉毛猶蹉過白雲萬里謾因循 仰約明真

吹毛用處莫容情佛國魔宮一道平撒手歸來風月
靜木童夜半奏新聲 用了生緣
灰頭短髮破鬔鬖聲色堆中任往還猶憶當年蜆子
老神前推出酒臺盤 就生顯法
鑊湯爐炭正交加劍樹刀山亂似麻識得其中眞快
樂不妨隨處逞風奢 眞府生緣
千般施設總非親只要當人達本眞實所掀翻須轉
步莫教海底起蓬塵 三境顯眞
借俐聊將展化門權披撇垢混同倫面皮翻轉無情
謂直教渾家斷命根 隨機識生

一滴曹源偏九垓光含生佛體全該異流截斷無多
子萬派都歸者裏來 印海收生
機關振轉別端倪暗裏抽筋若箇知非但天魔閒膽
落直饒佛祖也攢眉 密用靈機
啐啄之風作者機電光石火爍難追任從舉鼎拔山
力擬議將來失却威 啐啄同旹
左手拈錐右手鉤錐在手用雖酬收來放去全無
凝放去收來總自由 隨旹收放
一條榔栗活如龍頭角崢嶸氣象雄舒卷聖凡渾莫
測至今變化更無窮 卷舒無任

十九門懸帝網重塵塵刹刹影圓融欲知仰嶠眞消
息開合全歸掌握中 一多自在

法華經序品第一

赤脚波斯入大唐䊵憨賣俏逞顚狂堪憐慈氏徒遭
惑冷笑文殊暗著忙天雨四花成底事地搖六震太
郎當爾旹若有仙陀客打破傀儡作散場

方便品第二

潦倒瞿曇與不孤春光別貯一金壺空花且莫爭濃
淡兎角徒勞較有無知覺圓明尤缺半見聞悟徹總
名汚何如野衲渾忘慮靜坐山牕聽鷓鴣

譬喩品第三

曲垂巧喩委相陳祇要當機薦處眞步步白牛休外
覔頭頭寶藏盡家珍聖凡垢淨機方契父子情忘意
始親擊碎絲桐別轉調一腔風月劫前春

信解品第四

承言早已涉離微何必重重話是非回首明珠元不
失轉身他國自相違春風撲破桃花面夜雨傾翻荷
葉衣縱與箇中全會得須知更有祖師機

藥艸喩品第五

本分鉗鎚覿面施管教當下絕狐疑隔江便去猶爲

鈍掩耳先行已是遲二木分背聹著脣三根論處路
多岐那堪更欲吞談柄笑殺東鄰王老兒

授記品第六

祖翁田地舊皇都且莫從人向外圖空劫國名何處
起威音佛號是誰呼溪山在在雖云異雲月家家豈
有殊寧可無鞵赤脚走丈夫怎肯受糊塗

化城喻品第七

墨劫分明只目今擬思量處隔遙岑化城歷過須前
進寶所掀翻更別尋石女能擎無底鉢木童慣弄沒
絃琴長安雖好君休戀物外風清月滿林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衆無國土護相呈記莂由來亦妄名衣裏明珠誰不
有臺邊古鏡自分明花拈鷲嶺誰饒出法到曹溪攪
擾生趁人為山水牯隊拖犁拽杷任縱橫

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慶喜殷勤請舉揚世尊覿面不囊藏一瓢惡水驀頭
潑兩眼空花徧界狂鼓浪金鱗多變化騰沙跛鼈亂
承當白衣拜相奚為貴野老門前歌未央

法師品第十

滯貨多年不值錢無端亂撒向人前假皆那待臨穿

井觸著方知便是泉雨過幽林山翠逕風翻野岸浪
花鮮縱饒會得分明去猶隔迢迢萬八千

見寶塔品第十一

從空涌出太奇哉端的唯憑一指開移土他方情未
已還身此界體全該星衡那許容毫髮藻鑑分明絕
點埃正眼看來成底事堪憐平地起孤堆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大用無拘體絕倫於中切忌妄疎親驢胎馬腹隨遊
戲地獄天堂好寄身十聖聞皆猶喪膽二乘見處亦
傷神機關撥轉憑誰手疑殺閻浮幾許人

持品第十三

如來慧命任非輕俯就機宜與麼行劣相殊形皆幻
色鼠肝蟲臂總虛名厮賓已受揮鋒讖嵩嶽親聆裂
石聲為法求人能有幾況茲叔世難多生

安樂行品第十四

證道非難弘道難道弘無恙可為安堅持四法環中
照始獲一珠頂上看柳巷花街隨步舞樓臺歌館且
盤桓飛塵滿目何曾染笑傲春風入燒瘢

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從門入者豈家珍爭似胸中流出親衆愈恒沙超數

臺座克法界絕言論波心明月誰能捉鏡裏金烏詎可陳叵耐東君輕漏洩曉風吹綻滿園春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倒腹傾腸忍不禁堪憐忒煞老婆心虛空漫把分邊際大海徒勞較淺深夜半木鷄啼月冷天明石犬吠花陰舌頭坐斷忘言路一片冰壺自古今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別露生涯展化門輒相投處敘寒溫磻溪直釣心非餌任氏垂竿意在鯤兩岸蘆花天正曉一汀明月碧無痕滄浪歌罷歸來晚梳雨斜風度遠邨

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堪呐叨叨阿逸多崔曡谷處亦須訶擬將一字兩心地唯恐千生作障魔月滿眞如搖岸柳風翻般若響庭柯虛空無耳肯常聽功德於今較幾何

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解義依經卽佛冤離經亦復是魔言如能一念知端的始徹六根見本源芥納須彌層岌岌毛吞巨海浪翻翻葛藤截斷千差隱折角泥牛出故園

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喫水何須用捺牛唯人曰肯乃方休珍呈楚國遭刑寶珠獻隋庭按劍投拋却雲門乾矢橛拈來洞老死猫頭縱饒碧眼難分辨千古令人價莫酬

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

騰騰運用本如然觸處靈通不假宣箇箇脚跟皆點地人人鼻孔自撩天雲凝大野忘回互雪覆層巒絕正偏今日分明重指註相逢且莫亂流傳

囑累品第二十二

求人落草話匆匆盡把家私徹底容就父轉身方是孝輔君退位始爲忠夜明簾外音回早古鏡堂前路別通累及兒孫何日了波濤徧界鼓春風

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宿王大士啓前因只欲旹人悟本眞喜見焚身煙未息神光斷臂血尤新曉風度水頻敲戶夜雨穿雲遠叩津舉目無非求道者不知誰是報恩人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

遊徧山高與水深相逢彈指幾知心煙明花笑眞三昧犬吠驢號不二音意外擬將生一念目前早已隔千岑分明日用頭頭事多少隨流被境沉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普門境界妙難窺觸處逢源那滯功三十二形隨類

現百千億相任機通無心恰似春回谷有意還如月印空正與麼皆堪喫棒由來箇裏不同風

陀羅尼品第二十六

諦詢為衆廣傳持拋出陳年一古錐觸著應須頭擘裂覷皆只教眼睛瞠釋迦掣掣尤難會彌勒惺惺怎得知可惜韓盧逐塊者至今尚自苦奔馳

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鬼面神頭見未耶妙嚴親影眼生花念興自是分妍醜機泯誰能驗正邪轉步南辰空挂劍藏身北斗謾浮槎知音不在頻頻舉千古風流出當家

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

最後因緣仗普賢還憑密護果方圓一心不動羣魔隱四法纔持萬慮蠲步步目前乘白象行行舌上吐青蓮欲知向上通霄路拋却筌罤意始玄

總頌

併來武庫盡銷鎔陣後何勞更犯鋒海嶽趯翻休覓跡聖凡抹殺謾留蹤夜深古殿銀缸滅秋老荒階玉露濃萬籟沉沉誰辨的一輪皓月照孤峰

德淸張應宿張龍程良德敬刻
百愚和尚語錄第十六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六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七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　編次

源流頌

第一祖菩提達磨大師至金陵武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少林一日命諸門人曰汝等各言所得最後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曰汝得我髓

廓然無聖衲鋒機不契徒勞入禁幃拂袖江頭乘葦去蹴翻明月亂流揮風凛冽雪紛飛禪林從此始多非謾云皮髓都分盡剩有芒鞋遮面歸

第二祖慧可大師參初祖立雪斷臂悲淚求法祖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我前求亦可在易名慧可師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非從人得師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

梅枝孕玉少林春立雪空階太苦辛佛法若從斷臂得西天東土沒全人

第三祖鑑智僧璨大師以居士參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

了不可得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何名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卽爲薙髮

丹砂九轉瑠璣一撥食牛之氣自爾天生迦陵之音迥然蘊殼頓空罪性兮霜月沈空至道無難兮蕙風解籜莫莫須掛船漫將風恙累兒孫病差何假驢馱藥

第四祖大醫道信大師沙彌時年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曰誰縛汝師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乎師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屢試玄微

臘盡寒初散春來雪自融霧滾知變豹浪暖看飛龍月落江村晴雨添花淚紅玉關人去後千古動悲風

第五祖大滿弘忍大師兒時造四祖祖曰汝何姓師曰姓卽有非常姓曰是何姓師曰是佛性曰汝無姓耶師曰性空故無祖識是法器

河出圖洛出書丹山之鳳蚌腹之珠其翱翔也縱橫而莫遏其圓潤也宛轉而無拘黃梅老黃梅老栽得青松惹煩惱至今六月尚餘寒千古萬古月皎皎

第六祖大鑑慧能大師參五祖問汝從何來師曰嶺南曰欲須何事師曰唯求作佛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師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乃曰著槽廠去師遂服勞於杵臼間因祖索偈欲付衣法師和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呼入室密授心宗衣鉢令渡江

相逢狹路難避腦後一鎚見題落落玄關頓斷重重金鎖雙開霜寒鶴唳露冷猿哀傳衣夜半成何事南北紛紛起禍胎

第七祖青原行思大師參六祖問當何所務不落階級曰汝曾作什麽來師曰聖諦亦不爲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卽令首衆

跣足披蓑度別岑相逢切忌話威音掀翻麟閣勲勞泯擊碎菱花影象沉靄靄寒雲籠嶽頂團團皓月蕩波心金牛不喫凡間艸曉入滄溟無處尋

第八祖南嶽石頭希遷大師參青原原問曰子何方來師曰曹溪曰將得甚麼來師曰未到曹溪亦不失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師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師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曰女今識我否

師曰識又爭能識得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

入門一句辨疎親識寶還他碧眼人衆角雖多何
足貴彩雲端裏産麒麟

第九祖藥山惟儼大師參石頭問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伏望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會師罔措復至馬祖仍伸前問於揚眉瞬目處契悟便禮拜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後返石頭頭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曰我者裏鍼劄不入師曰我者裏石上栽花頭然之

南海瞎波斯撞入羅刹鬼國把家珍盡傾鼻孔剛
剛捨得午夜特牛生箇見五彩黄金須看他蹋斷
滄溟撑出那珊瑚枝上月

第十祖雲嵒曇晟大師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百丈有何言句師擧百味具足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師無對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旹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旹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旹趁散復召曰大衆衆回首丈曰是什麼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

凍鎖幽人眠雪屋金鞭擊碎蒼龍窟爻象動而悔
吝生鳥篆成而鬼神哭續鶩膠截鼇足璣樞妙轉
無拘束獅子教兒迷子方六卽一兮一卽六

第十一祖洞山良价大師參雲嵒問無情說法有省乃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後因過水覩影大悟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覩影逢渠不是渠到家何必鴈傳書曉風吹破梅
花夢香霧輕沾粉蝶鬚月上珠簾剛夜半天明玉
漏催更箭當軒秦鏡絕狐踪禁殿無人誰敢犯

第十二祖雲居道膺大師參洞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曰翠微有何言句師曰微供羅漢某問供養羅漢還來否曰每日你噇箇甚麼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又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和尚佛亦不作山然之

險處連推不倒直須出手相扶一枝別露春色風
月猶殊帝都

第十三祖鳳棲同安道丕大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早朝猨摘去玉花晚後鳳銜來

徹底打開寶藏傾來滿地奇珍就中那復擇疎親博施逢人不吝家風凜凜無比尊貴堂堂絕倫凡流切莫妄評論此箇門牆萬仞

第十四祖鳳棲同安志大師參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衆無對師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老不休心更可嗟教兒汲汲做人家恁麼舉太周遮遺來枯井塡難滿日後方知怨恨爺

第十五祖梁山緣觀大師上堂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淸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鑑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蘆花碎剪補羊裘鶴影悠悠雲影悠悠七里灘邊獨放舟深也拋鉤淺也拋鉤盲龜釣盡始方休雨又將收風又將收水天虛碧看飛鷗月滿枝頭滿枝頭

第十六祖太陽警玄大師參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像曰者是吳處士畫底師擬進語山急索曰者是有相底如何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　皆聲價藉甚

有相無相重加臨齊鏡愈磨而痕生工多巧而璞喪擬尋思莫輕放到此還須痛棒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咄不用擔枷過狀

第十七祖投子義靑大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排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師曰祇知荊玉貴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隨以拂子擊香几一下

重開覿面勢崔嵬一斷潙門兩扇開香象截流無阻隔鯤鵬展翼任徘徊任徘徊看變態等閑直透威音外桐谿從此顯家聲一夜春風敷萬卉

第十八祖芙蓉道楷大師謁投子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麽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擬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大悟再拜便行曰且來闍黎師不顧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掩耳而出、

家寶不須外討衣珠豈向他索雖然掩耳便行面目被人換却面目換來見也無一條楖栗兩相扶只解扶兮不解倒可憐父子入荒艸

第十九祖鹿門自覺大師參芙蓉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

明師曰恁麽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曰無舌童兒能解和師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曰禁取兩片皮師從此悟入遂承印記

綠暗園林春欲莫長安煙景仍如故五陵公子問歸路遙指顧花開何事風偏妒泣血子規啼不住竊愁無限向誰訴回首家山月滿戶急轉步度水休教溼却袴

第二十祖青州希辨大師參鹿門得言外旨出住中都萬壽當設百問曰聲前薦得落在今昔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麽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又曰有口讚不

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劍按當門鍼投水盌象骨輥毬紫湖香犬直饒費盡精神也是徐六擔板擔板流沒來由却把眞金喚作鍮令人翻憶青州老恩大難將兩露酬

第二十一祖大明寶大師參青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曰昨日有人問打出去也師曰今曰又如何曰你恁麽不識痛癢師禮拜曰可惜許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後上堂輪上寶藏如赤窮底人酒店腰帶如大富底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

便拳要踢便踢誰知我洞上家風別有擒虎頭收虎尾底宗旨會麽卞犬徹夜行不知天已曉

芙蓉影落澂江水冷笑刻舟子底事披霜曉夜行浪蕩天涯與盡狂心死死後重甦却爲誰新月濟蛾眉醉臥花陰渾不管好飲無錢酒債何甞滿

第二十二祖王山體大師侍大明於生臺見雀拾食乃拍手雀飛去明撫師背師驀顧曰若是雀子我孤負你不是雀子你孤負我師罔措曰幸是可憐生互相孤負去師豁然後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麽悄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脚足曰

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
我負你你負我麻纏不住紙重褁後俔爭肯被羅
籠逛斷黃金無縫鎖白日昏兮霧漫漫浮雲散兮
山朶朶一聲哮吼隕空花柳魅山魈沒處躲

第二十三祖雪岩滿大師初參普照照曰兄弟年俊
正宜叩參我當年念念以佛法爲事師避席進曰和
尚而今如何也曰如生寃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
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後造王
山山舉洞山覩影因緣師疑之閱頌至折合終歸炭
裏坐大悟曰今日方知病卽藥也呈山山曰料掉沒

交涉師曰和尚此回瞞我不得
冒積經綸舌藏利劍不露鋒鋩埋兵索戰好作家
俏未善平地可憐親被陷翻得身來是幾昔花開
二月春將半也大奇也大奇男兒志在青雲上投
筆封侯更有誰

第二十四祖萬松行秀大師參勝默有省復看玄沙
未徹語請益雪岩岩曰待你頭生角脚手生爪牙然
後討棒喫師偶見鷄飛鳴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沙
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蟲也曰不怕我笑你那
忽聞架上一聲雞蝶夢驚回月墜西漫道山河歸

至德首陽千古許夷齊

第二十五祖雪庭福裕大師參萬松松問何處得箇
消息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曰老僧過在
何處師曰學人凡禮拜誓爲和尚益覆却松大喜遂
印可後問僧面壁石有人看見達磨影者麼曰今日
幸遇和尚師曰拄杖子今日幸遇上座乞供養他一
頓遂打三棒曰恩大難酬師擲下杖曰賑殺懷州牛
恁麼來看變動漫張絕羽去羅風偏圖回互兩無
傷振轉機關全妙用杜禪流休賣弄縱肯擒擒肯
縱棒頭有眼須珍重懷州賑殺一條牛嚇得蝦蟆

跳入甕

第二十六祖靈隱文泰大師參雪庭庭曰當機一句
試拈出看師擬開口曰家産被人籍沒了也還在者
裏叫屈師撫掌曰誰奈我何曰者風顚漢後上堂擧
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敎伊覿面
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何處卓拄杖曰只
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腦後張弓就拋彈雀放去收回死蛇弄活活來毒
氣便傷人說甚南山鼈鼻惡老蒼天老蒼天白頭
婆子搽脂粉却向人前賣少年

第二十七祖還源福遇大師參靈隱開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語即領悟曰今日捉敗老賊也隱喝出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牕前

得意謾將說向人画龍點眼未為真揭開翡翠簾初曉拂却鸞臺鏡上塵風送泉聲休逐響月移花影別家春重重指出何勞問少室庭前雙桂新

第二十八祖香嚴文才大師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契悟乃謁源求證源曰秖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覷面親呈更無回互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師曰和尚作麼生曰汝口嘴師曰勘破了也源休去

老鼠偷油打破燈鄰家日午罵三更可憐笑殺人無數月裏嫦娥夢不成勘破了且低聲鷺鷥脚上螞蝗釘

第二十九祖萬安子嵓大師初參息菴有省復參香嚴呈解嚴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否師曰也須吞得去吐得出始是肚皮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曰謝和尚印可曰未在復閱寶鏡三昧大豁疑礙後上堂我不學諸方說禪浩浩地魔魅人家男女僧問達磨面壁旨如何師曰正是浩浩禍胎曰如何得剿絕去師曰倒樓芒繩縛鬼子須是其人

獨眼獰龍夜生角虎反掌為雲覆掌為雨焚劫之火不凝吸噓蠱毒之水何妨吞吐鶴爲翼而難留箭離絃而莫阻橐籥乾坤紛紜宇宙撲碎虛空萬象沉離婁有目還如瞽

第三十祖凝然了改大師參萬安安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此是洞上宗旨若是莽鹵禪和如何透得師曰莫是背觸不得底麼曰笑破山僧口師罔措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椀師愈不安一日嚴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旹師當下釋然

一言迴脫掀翻鬼窟獨拔當旹放出俊鶻阿喇喇阿喇喇五乳峯頭路更滑寄語遊人仔細行謾將竿木強支撐

第三十一祖俱空契斌大師參凝然然曰達磨未來你作麼生參師疑之偶覩秦封槐有省回侍次身甚戰慄然曰契斌參得禪也何驚疑之有師豁然省曰某今日到此如在紅爐中拾得一片冰相似然頌之

咄哉沒智老翁白日青天見鬼達磨未必東來神光何曾得髓爛泥有刺須防卞璧無瑕休指紅爐燄裏拾冰敲落舜若多齒

第三十二祖定國可從大師參俱空容曰曾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曰因甚一華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鎚百雜碎曰掠虛作麼師曰天下人只解掠實無一人掠虛曰不打自招師曰慣用底不妨勘破

家富小兒嬌亂把珠璣滿地拋闌干斜倚憑誰語兩岸芙蕖露滴晩香飄任公釣錦鰲釣得錦鰲透碧霄翻憶西湖月下弄笙簫柳鎖長隄十二橋

第三十三祖月舟文載大師掩關閱萬松機緣有省嘆曰洞上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回文之功非鍼綫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旣而幡然出關參無方從公發明已見撫而印之

春雨山花爛錦秋風落葉飛金夜靜幽人得意猿啼旅客傷心等閒若不登高望爭見東流海漾淡

第三十四祖宗鏡宗書大師聞月舟法席之盛入室請益密踐八載蒙付囑後少室請師師慨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洞上宗風迨乎湮沒遂主之臨終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卽日圓覺鏡破宗正

招手悟猶鈍那堪八載周無脣不是兎有角亦非牛春信梅花曉琴聲月下悠華亭誰更委翻却釣魚舟

第三十五祖西京幻休常潤大師參宗鏡問鏡中現像旹如何曰何不打破師曰其奈鏡像何曰鏡像安在師有省一日擧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旣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常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鏡復徵之師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曰善哉

水潺潺山嵤嵤蹭蹬天涯老劍客江北江南徧問津芒鞵踢縱路頭絕風吹柳絮走毛毬雨打梨花飛蛺蝶乳酪醍醐味不殊瓶盤釵釧金非別休休休直一橛轉盼家山雲外月他家父子好機關說甚臨濟白拈賊

第三十六祖大覺方念大師參幻休休問甚處來師曰北方曰北方道法與此方何如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契悟乃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詣室呈休休囑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昔雲淨峯頭露

乳峯嶮峻人難到到者應須膽也銷紫電光中鳴布鼓桃花浪裏看騰蛟頭角昂而機用別風雲際會而意氣象遞相承授兮水向源獨體佛祖心兮霜

妒花嬌衆生末法眞堪嘆艸木皆兵何處逃
第三十七祖雲門圓徵大師掩關看乾峯舉一不得
舉二話發明詣雲棲棲舉海底泥牛師推出傍僧曰
大衆證明後參大覺覺曰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
畔滄海遥昔如何師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復
呈偈覺曰語句綿密不落始終眞當家種艸向後開
兩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
一鎚奮力碎重關直透雲門萬仞山江練靜韓雲
開奪得靈符肘後還轉步乾坤外横身宇宙閒忘
依倚絶蹤攀洞㢘倒捲水潺湲誕生王子天然貴

金剛春風扣玉環
第三十八祖百丈明雪大師參雲門門舉斬猫話師
於言下知有將蒲團抛出門曰一語下徐州會從橋
上過曰溪水游游汝等道看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
聲門領之閲六日聞鐘聲大悟九坐道場臨終說偈
來也無一物去也無一物欲知端的意百丈花梢月
五色書徵九包應瑞迴脫樊籠不墮圈襀蒲團抛
出駿蹄空驀擊木相酬靈禽折翼忽聞鐘聲世界
頃而生佛平沉廓落身心朕兆泯而虚空粉碎楊
老師眞奇異令人千古仰高蹤百丈花梢風月露

綱旨頌
楞嚴經七處徵心
徵心七處徧推求堪笑騎牛更覓牛回首西山殘照
近一聲鴈叫汶清秋
若見是物則汝亦可見吾之見乃至自然非物
云何非汝
浮雲散盡碧天開一片冰輪耀御階花下相逢須急
轉莫教衣袖惹塵埃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休誇投筆戎軒貴謾詡采薇義士高怎似幽人忘寵

辱蓋參隨處混漁樵
二十五圓通
奇哉諸聖說圓通不覺和身墮艸中陰處三科撈井
月火風七大捕魚踪秋深菊蕊噴香遠春暮桃花闘
色濃剖破藩籬元一統誰分南北與西東
五十五位菩提路
重重單複立階差画足從來不是蛇行滿三祇湯裏
雪功成剎海眼中沙通衢處處乘車馬古岸灣灣渡
艇槎掉臂經行皆祖意胡爲特地費周遮
涅槃經生生

拂地春風至山花徧野開遊人與不盡又上一崔巍

不生生

龜毛牽玉象兎角趁麒麟嚇得虛空走須彌也起瞋

生不生

喫飯不開口穿衣沒寸絲閻浮都蹋徧兩足未曾移

不生不生

蹋翻香水海拈却蕊光幢萬籟悉沉寂聖凡兩俱忘

佛牙頌

偉哉婆伽梵果極名調御曩劫積殊勳萬德體圓具

法身本無爲而不墮諸數無形示有形無住顯常住

處潔以非淨居染而不汚大小阿毘曇一切文身句

頻伽微妙音悉從齒端注不可以耳聞不可以目覩

耳目不可近近之大火聚愚昧自疑惑闡提見嫉妬

我祖獲斯瑞千載罕一遇永爲福德城廣闢人天路

我今作斯頌大海一滴助竝冀垂不朽盡未來如故

浮山十六題

堂前不挂夜明簾花下閒閒懶去眠散髮齊肩誰作

伴泥牛鞭起曉耕煙　識自宗

句中有響辨來機迥脫玄關絕是非上苑春回鶯語

巧落花流水自依依　死中活

春闌遊罷且休誇煙景依稀大是家玉笛一聲何處

去紛紛天際落梅花　活中死

夜靜銀河泛鐵船蘭橈撥破玉壺天鷲回石女鴛鴦

夢倒跨金鸞入廣寒　不落生死

兎老冰盤夜倍明幾家砧杵動秋聲殷勤寄語嬋娟

子莫負乘槎萬里情　背捨

歷代簪纓與麼來何妨落魄混塵埃薰風到處幽階

靜帶笑葵花向日開　不背捨

當陽突出迅如風鐵壁銅牆一貫通夜半髑髏頻發

笑驟驚木馬出紗籠　活人劍

高軒壽鼓謾勞撾觸著應須盡喪家聖解凡情齊掃

蕩老胡依舊度流沙　殺人刀

不將奇特向人施遮莫行藏只自知夜靜一簾明月

上微風吹動影離離　平常

莫道垂慈語帶柔與中來也爲誰酬不從脇下安名

字笑殺潙山水牯牛　利道拔生

金鎚覿面向君拋道火何曾口被燒不會逢人休錯

舉春來依舊鳥聲嬌　言無過失

歷然藻鑑用無偏透脫離微始得玄秋水長天誰辨

別鷺鷥飛出荻蘆邊　透脫

翀霄鸞鳳紫金鎖挂角羺羊猶滯踪子夜木人剛轉
側碧潭雲外看飛龍　透脫不透脫
靴毬舞笏幾多般刻闡當年教外傳熊耳眞機千古
秀松聲皓月永娟娟　齊提
一句明明蓋古今超聲越色卒難尋雲封絶頂誰能
到回首斜陽煙水滚　降句
卷舒殺活不同倫大用何曾涉點塵蝸角尖頭藏宇
宙螺螄眼裏定乾坤　方入圓
瑞老和尚住百丈一日遊問佛殿爲何墮落一
花師云詩向梅中得琴從月下彈頌詩向梅中得琴
從月下彈明明頻舉似切忌妄生端古磵潺潺兮歌
咏新韻和風蕩蕩兮花開笑顔
問野狐旣脫皮毛因甚虛名千古不昧師云蕆空有
響擊木無聲頌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雨過山翠雲收
日晴石筍抽條兮長春豔豔冰河發燄兮互古騰騰
問冬間日色爲何寒冷師云大雄峯高頌大雄峯高
覿面全拋擬議開眼已犯吹毛不犯吹毛意句迴超
木童腔外歌舞石女雲中品簫

大悲菴行慧備貲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七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七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八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編次

機緣

僧問拜即是不拜即是師云顚倒作麼僧曰金翅劈開滄海去靑山低首笑相迎師云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曰作家宗師師云不勞讚歎僧禮拜師復云從何處來曰西天目師云曾見高峯大師麼曰和尚大似不曾到天目師云莫亂統曰和尚一向在那裏師云要向你說上座不曾到曰同是家裏人何消與麼師云三千里外曰爭奈脚頭脚底師云脚底尚不知說甚麼脚頭

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云雨飛好花紅似錦曰家賊難防昔如何師云即今賊在甚麼處僧擬議師云捉敗了也曰說甚麼師云你耳聾我亦耳聵

僧參師云滤甚麼曰牧牛師云牛在甚麼處僧禮拜師云牛旣如是你作麼生牧僧拂袖一下師云猶踍跳在曰師作麼生牧師云穿却你鼻孔

衆善信設齋次師云今日多謝厚意曰上門買賣好做師云爭奈居士折本曰食到口邊被人奪却師云

何處得者消息來曰和尚請齋師云果然被山僧奪却士無語師大笑

居士參師云你一向做甚麼工夫曰持準提呪師云曾見準提菩薩麼曰曾見師云是何面目士擬議師打一數珠云準提菩薩過去久矣

僧問覿面相逢作麼生道師云只恐你錯會曰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如何回互師撫桌子云不得喚作桌子曰如何不回互師云者箇是桌子曰學人即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曰出戶不偏行各赴兩頭機師云莫亂統

僧請益師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曰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云胡漢不來昔如何曰照天照地師云打破鏡昔作麼生曰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師云更有漫天網子在僧擬議師掌云又向鬼窟裏作活計

居士問曹洞臨濟還有別也無師云虛空無背面曰者是無別也師云青嶂有高低曰者是有別也師云那裏是別曰有高低師云仁者自生分別

師命寒松首座落堂考工畢上方丈問訊師云今日堂中幾人悟道曰若不是某幾錯祇對和尚師云座元大似不曾落堂曰將謂無人證明師云既然落堂因甚容他聖僧瞌睡曰月喜今日放參師爲擊節

僧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涅槃心師云簷前雨滴滴曰差別智又作麼生師云秋色滿庭芳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云莫錯會好

問初祖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因甚雲門祖庭寺名顯聖師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師問獨立維那月到中秋分外明因甚被片雲遮却還是隱顯不同爲復別有長處曰待月落後與和尚相見

僧送茶至師云是甚麼茶曰太白峯茶師云太白峯嶮峻如何到得僧無對師云不是太白峯茶

師畫此〇問北與西堂不是圓相亦非月輪去此二途試道一語看曰帝釋宮中放赦書師云未在更道曰王令已行天下徧身榮何用更封侯

師問昔一侍者山僧連日有病大衆俱來看有一人不來且道爲甚不來曰東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

僧問如何是青龍境師云寶塔衝霄漢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金鎞指月看曰人境不立何處相見師云當面錯過曰芳艸渡頭尋不見夜深依舊宿蘆花師云那裏學來的僧禮拜師便打

丁峯入方丈師云那箇是你本來面目曰和尚還見
學人麼師云何曾會在曰從來不逃師云旣不逃到
弁山做甚麼曰不到爭知不逃
震南參問作何方便得本分相應去師搊住云速道
速道南愕然師便托開
靈機參師問甚處來曰河北師云少林主人爲誰曰
涵宇和尚師云如何知是涵宇曰一點瞞他不得師
云背後的是甚麼機作禮師云大好瞞他不得
即白參師云今日事如何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師
云你在甚麼處向喝師云再道曰不敢妄生節目

九一居士參師舉大顛擯首座話詰之曰好事不如
無師云與麼大顛亦多事曰和尚著甚死急師云當
日首座會不會曰不妨舉似諸方師云有人舉數珠
問你又作麼生士拂袖出師云放汝三十棒
福建居士問七佛已前是何人說法師云居士莫打
鄉談曰七佛已後又是何人說法師云山僧只會官
話
劍機尼入室師云一歸何處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
師云南泉斬猫趙州頂履又作麼生曰故鄉踢斷來
時路師云麻三斤聻曰白日無閒人

問答
問乾爲蓋坤爲軸將甚喚作關捩子答拄杖在山僧
手裏　問鄉郵四月閑人少因甚容得水牯牛橫眠
四野答農家不管興亡事一任和雲占洞庭　問冲
天俊鶻爲何撞入網中答怪得阿誰　問一箇雷聲
天下響古路邊石獅子爲甚不聞答不受驚嚇　問
血滴滴地是何意旨答照顧眉毛　問如何是子覺
母殺答錯過了也　問九峯不肯首座意在於何答
雪屋夢猶寒　問孤峯獨宿未是衲僧活計那是衲
僧活計答眼裏童人吹玉笛　問兩手扶犁水過膝

明什麼邊事答知恩者少　問心花發現爲何脚下
不明答但恁麼舉　問法身充滿沙界因甚無字關
透不過答一箭射雙鵰　問威音王那畔更那畔如
何透過法身答波斯水上翻筋斗　問洞山覩水影
悟箇甚麼答鄉談不一般　問從賢聖中來不曾殺
生是何意旨答雲消山谷冷　問旣是放生池爲何
淹死人答路不拾遺君子稱美　問一切衆生本無
生滅因甚又放生答拋磚引玉　問一切衆生本來
是佛且道復禮何佛答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問旣
是鹹井涇因甚麼靜室中喫淡水答莫彼舌頭瞞

問佛未出世祖不西來名著子阿誰傳授答春至鳥
聲碎　問洞山君臣臨濟賓主是同是別答瞭城古
練川　如何是賓中主答茅屋安金吻　如何是主
中賓答拄杖半肩橫　如何是賓中賓答滿面是埃
塵　如何是主中主答佛祖莫能窺　如何是賓主
相見的事答當面休錯過　問賓主相見有何奇特
答六耳不同謀　問賓主相去幾何答兩眼對兩眼
如何是體答盧容答皓魄　如何是用答蝦蟆飛
上天　如何是體用俱到答清風拂明月　如何是
體用俱不到答抱贓叫蒼天　問師是洞山嫡裔洞

山祖師今在何處答偏界不曾藏　問蓮花出水根
從何來答好箇消息　問朝朝同佛起夜夜抱佛眠
為何佛又不見答只為太近　問一燈普照因甚殿
後不亮答自生障礙　問韓鼓震驚四方俱動未審
法地動不動答木馬遊春俊不羈　問龍華大士化
身千億師今補處能化幾身答雲月雖無與谿山不
一般　問袈裟角裏無藏風地風從何有答好個問
頭　問諸供養中法供養最今無法無供養作麼為
最答謝子殷勤　問華林古木陽春競發敢問枯木
開花也無答堪憐幾許尋香客穿却鼻頭總不知

垂問
問有一人讀盡五車書胸中無一元字有一人不見
書本博盡古今有一人讀盡五車書博盡古今有一
人不讀五車書亦不博古今此四人中且道那一人
作得人天師
問月到中秋分外明因甚被片雲遮却還是隱顯不
同為復別有長處
問弁山頂上為何白不住
問洞山門下不絕滲漏為何花石澗內流水滔滔
問菊花九月開因甚華林園裏却無

問霧鎖千峯為甚行人不斷
問而此㊦云不是圓相亦非月輪去此二途試道一
語看
問洞山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
山總不知既是父子為甚不知
問烏鴉生箇白鷺鷥且道是何祥瑞
問善權古剎歷代名藍法堂前為何艸漫漫地
問輪藏殿與鐘樓每日鬬額且道他為箇甚麼
問德山人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山僧總不與
麼還有為人處也無

垂代

問聖僧打瞌睡因甚麼不巡他香師代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

問適來經行何緣故蹋殺箇祖師師代云何不道甚甲罪過又云賴和尚證明

問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曰齅在舌譚論祇如在脅毛喚作甚麼師代云天子不刈茅

問衲僧家氣吞佛祖眼蓋乾坤胡爲乎透一字關不過頌氣吞佛祖未爲雄末後牢關不易通脚底若教紅綫斷倒騎石馬出紗籠

問高推釋迦不拜彌勒的人爲甚麼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頌不羨首陽清餓士誤誇渭水老垂綸高名勳業雙忘處始是太平無事人

問山青水綠桃紅李白若道是色瞎却渠眼若道不是色又被活埋且道如何得透脫二途去頌朱紫滿堂皆是色管絃徹耳亦非聲試看橋畔酣眠客寵辱無心兩不驚

問疑團未破脚跟下浮逼逼地疑團已破爲何脚跟下亦浮逼逼地頌三月年年啼子規聲聲泣血染花枝窮途無限傷心事不是愁人也淚垂

法語

示景純張居士

昔慈明禪師好訶罵諸方指爲邪說大慧老人好貶剝叢林名爲禪病以此觀之古今皆然邇來參禪者如麻似粟眞得見地者曾幾何人要而言之有認耳目爲禪到處側耳揚眉搖頭點頷有認手足爲禪遇人豎指擎拳點胸頓足有認意識爲禪一味窮玄索妙博古論今有認狂妄爲禪飲酒食肉自稱爲逆行菩薩有認儱侗爲禪盲枷瞎棒亂訶亂說便爲格外提持如此者非邪病而何皆由不肯親近名宿妄自尊大故耳今足下欲明此事須將平日所學所見盡情放下把箇本參挂在眉尖如一柄金剛寶劍更有何物敢攖其鋒有旹囫地一聲元來只是者箇猶如啞子得夢只可自知到者箇田地一任橫行豎行無非佛事弄子抱孫總是尋常所謂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是也否則急就作家爐鞴受向上鉗鎚庶免墮如上諸病耳勉旃勉旃

示蘊空知客

昔年相見不相識今日相識不相見練川一路平如砥脚頭脚尾光顯顯掀翻底蘊絕囊藏喝碎虛空始

成片回頭笑看楚山雲轉步還蹋吳嶺破關外更有一重關且莫歸家便住院不信但問無舌人洛浦當年曾親薦昭慶無物可贈君臨行聊爲通一綫春風拂破碧桃顋曉日揭開青嶂面

示闇然禪人

秋風瑟瑟浮雲薄秋雨濛濛木葉脫青山骨瘦溪毛長江天一色澂寥廓堪嗟一片祖師心萬古凝然成寂寞禪流於此識端倪何必擔囊費驢脚吳山楚水兩悠悠湖北江南翠如削若是金毛獅子兒安肯隨流混衆角一聲哮吼隱狐羣乾坤粉碎空花落勿怪青龍把舌饒就中幾箇能斟酌三更迸出一輪紅珊瑚枝上光閃爍

示默符書記

機前有語未爲奇默契安知向上機語默兩途俱坐斷靈符肘後示全提

示悟如闍黎

悟本由心勿外求如來藏裏已全周打開方識無窮盡信意施爲用不休

示大休禪人

大休須到大休旹到得休旹正好爲任意爲來無一

事三更紅日上梢枝

示錢君求醫士

醫到末年老愈精拈來莖艸盡回生須知更有超方術一念無爲聖可成

示古言知藏

一藏原來是故紙五千餘軸總閒言知君徹底掀翻也撒手歸家月滿軒

示子菴書記

一字難將海墨書箇中那許涉蹊蹬分明祇在毫端上滿目燈光徹太虛

示杲目禪人

杲日三更當戶照徹開正目頂門寬今昔那畔俱拈却鐵馬嘶風鳥道還

送獨立書記之楚

禪客飄然歸楚郢清風兩岸送行裝一曲新豐宜鄭重由來此曲異宮商今古知音能有幾洞庭月在波心裏耐得秋霜果自芳爭看聲價撩天起金錘袖裏復誰知等閒擊出虛空髓弁山華發少林春千載曹源流不止蹋徧煙巒何處好回雁峯前消息早見得佳山勿自悽他旹待我來投老

題讚

釋迦佛

惟我大雄一切究竟包括太虛遠離修證一塵不動普接羣機徧界全彰怕然在定妙相不可以色求洪音不可以耳聽至矣哉凡有覺知者莫不稽首皈命

雪山像

皇宮棄却亦何歎六載饑寒骨似柴簡事而今誰不會逢人漫道覩星來

觀音大士 四首

婆娑其髮袒露其襟默然獨坐聲似雷音臾欲識洛伽真面目端的休從紙上尋

毫端上妙相現一切毫端㒹不偏恍如秋月著珊瑚枝枝撐出慈悲面僧繇雖巧畫難成慈禪筆底顯神變神變縱橫不滯功如幻三昧體皆同見聞獲益無容過風號松吼啓圓通

袒裼露胸潦倒㕥耐跣足垂眉似甚體態道是過去正法明却云現前觀自在咄認著依然不是渠黃鶯啼出柳陰外

坐對銀瓶一味閑秋容皓月露慈顏圓音落落超今古祇在鴉鳴鵲噪間

木理觀音 有序

辛丑歲江南造戰艦禦海工師解木忽得木理作大士像者眉髮精細衣袂飄舉雖吳道子得意筆未能過之亦奇事也一送如皐一供善慶禪院因作讚以志不朽

月之在水火之傳薪不去不來非幻非真頭頭物物剎剎塵塵舍亦弗得取愈勞神無取無舍何疎何親大士亦爾如是現身有感斯應靡禱不臻

魚籃觀音 二首

巧扮風流何太奇魚籃默自手中提而今不比當書事索價撩天賣與誰

慈風滿面兮若春輝玲瓏通身兮悉瓔珞足躡白雲兮影重重籃提赬尾兮活鱍鱍只為其人罕遇到今滯貨難脫莫莫莫須斟酌從來者箇不尋常六月何曾怕爛却

普賢大士

酬機妙辨似鉼懸潦倒無端號普賢舒卷猶憑吾掌握象王鼻孔謾撩天

達磨

蹋翻波底明月坐斷嶺頭白雲堪笑者場漏逗強將

皮骨空分將謂許多奇特事至今千載賺兒孫

寒山拾得

者對峯頭似甚模樣擕帚搭肩縱情放蕩有昔向國
清寺裏混跡和光有昔在寒山嶺頭揚歌作唱直饒
你文殊普賢到者裏正好喫棒

羅漢 四首

者漢老禿奴看來甚古怪做出許多般賣盡家醜態
愛靜而離喧唯知食自在當昔趁入牯牛羣覓得丹
青還筆債
箇此尊慈大兩渾然沒點來由到處逢場作戲見人

慣弄虛頭或揭笠而直渡或擲杖而截流降龍兮欺
神嚇鬼伏虎兮誑惑愚儕若到昭慶門下竹篦打破
髑髏何故騰雲駕霧不如你說法還須老比丘
擁衲蒲團只默默無心翻貝葉滿顋鬚髮紺螺旋秋
浸雙眸藏項碧波天彷彿空生嵒下坐却又似達磨
覷面分明別不別不別殷勤問取天邊月
老大無端不自尊重交臂摩肩聚頭說夢幙天席地
而橫眠跨海駕虹而應供德動鬼神兮有何奇道伏
龍虎兮徒打鬨不如一念回機徹見本來妙用且道
如何是妙用咄好與三十老烏藤免教人前更賣弄

觀音經塔

層層彰自在字字露圓通爲了慈悲債分身徧刹中

金剛經塔

團團任描邈落落絕追攀欲識金剛體祇在一毫端

梵網經 有序

予與松首座於率衆之暇敷楮援毫書成梵網經
四卷冀廣流通使見聞讀誦者皆證如來心地法
門故作一偈聊爲贊助
毫端別露玉壺春寫出琅函無價珍一葉一華交互
現一華一佛遞相鄰百千世界猶珠網萬億光明徧

刹塵句下揭開心地藏盡虛空是舍那身

雲門湛老和尚

大啓雲門中疏洞水挽回既倒之狂瀾重整將頹之
綱紀機如掣電兮龍睛鶻眼猶迷辯似懸河兮墅潦
牛涔莫比高揮寶劍兮掃空魔跡狐蹤橫拋月鉤兮
釣盡爆顋赤尾師翁師翁我知之矣天下人不奈你
何故號之曰湛鐵紫

弁山瑞老和尚 五首

貞垂鶴髮目奔秋江溫同煦日凜若嚴霜施金錍兮
刮人天之瞖瞙紓毒手兮扶佛祖之膏肓分一燈於

石傘開五位於龍岡名聞異域聲震遐方有人欲問
是何叟九坐道場大法王
坐穿鐵壁顯家風九闢天荒老凍儂拈出花梢一片
月等閒壓倒大雄峯
稽首吾師人天標格滄溟爲口霹靂爲舌坐斷十方
誰能可測與回石虎嘯春風鞭起泥牛耕海月
高撐石傘坐大雄峯翻天轉地捉象屠龍呵斥邪說
扶樹綱宗是誰作略號楊木公
若道是先師如井覷驢若道非先師如驢覷井是非
幷拈却截鶴續鳧歷既都不是畢竟向何處見先師

璧分明覿面更無私切莫迷頭猶認影

蓮池大師

貌古稜層熾然無語性相兼通權實幷舉纔涉思惟
未敢相許且道是誰蓮宗教主

聞谷大師

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勿勞耳聽祇須眼聞咦禹門浪
煖翻身轉高別蓮燈慧燄新

茂林和尚　得戒師

金剛獨擁倚藤牀不倦毘尼爲衆揚他日願爲蓮社
主共瀟湘广上慈航

三昧律師

碧水澂渟絕點塵風光滿貯玉壺新阿師面目分明
在謾道優波最後身

道明律師

坐倚屏風家聲獨占幹蠱先猷毘尼城塹願力㢓勤
慈諦無倦潔若冰壺淨似江練一鉢雲仍澤流溥徧

若菴律師

長松之下頹然一老戒若冰淸行猶月皎七軸進經
一默而了且道是誰問取文長　文表請

見月律師

絳衣斜搭半横身高竪光幢啓後塵道繼南山知有
在千華臺上再來人

洞山孤崖和尚

目紺眉修神丰貌冷巍巍乎峭壁之凌虛凜凜然孤
松之秀挺鋤明月而調繼新豐闢白雲而刹興洞嶺
玄關丕闢兮濟濟龍象交參藻鑑高懸兮歷歷聖凡
絕影春雨桃花泛錦溪秋風梧葉飄金井

衍慶石鼓和尚

貌癯似鵠目湛如秋奇偉逸羣玅辨罕酬絕攀緣兮
惟道自樂嗜恬澹兮以德爲伴指雲月而傳心兮機

無不彼借松風而演法兮澤及何休吾兄乎吾兄乎是之謂嬾殘大衔船子鐵蓬之流也歟

金仙澣光和尚

咄哉老兄氣宇豪邁結佛祖冤放慈悲債横拈塵尾驗龍蛇點倚馬藤震聾聵分明覿面更無他金仙堂上第一代

大休法姪

象田出旋迴常途此是吾家天馬駒更向曹溪波浪裏蹋翻明月滿珊瑚

道珍闍黎

叢林柱石羨省年一片身心似鐵堅贏得滿頭垂白髮性天雲靜月初圓

半壑上座

眼界澂渟胸襟廓落以德爲鄰於世無縛一味蕭然生平行樂流水潺潺白雲漠漠此之爲誰號曰半壑

廓凡耆德

艸蓐褐衣唯尚儉素栖雲棲尸羅飲眞寂甘露聞金剛以出塵閱圓覺而契悟了無與念兼利於自他不滯一邊弃修於禪土誠緇門之表儀尚高世之風度思其人也維敬維欽見斯容兮如偈如慕

自題

偶爾相逢渠是我渠今是我我非渠娑娑凛若寒松操傲雪凌霜氣自如

寒松操首座請

爾貌不揚作事且大滅少室之眞宗破優波之淨戒剔骨刮髓兮罪犯彌天鑄聖銷凡兮惡盈法界三年居弁峯百世招議怪噫唯有一點爲人心縱使僧繇難邈画

弁山常住請

我相眞箇醜誰能描得渠縱有十分像何如井覰驢晚山而曉來濕雨洗柳絲春暖倩風梳

九芝侍者請

生平無福住雲門冬結兇家少結恩直欲人人窮徹

骨惡名那怕徧乾坤

有眼不解覩色有耳不會聞聲雖則如聾如聵却又似聰似明咄哉斯漢眞奇怪惱殺丹青画不成

僻性生成不自由尋常多爲別人愁些須活計眞堪笑無底船兒載月遊

載月禪人請

若道是我返成兩箇若謂非我依然話墮拈却是非二俱有過畢竟是誰雪壓梅花肥風吹明月破

斯人面目画難全縱有十分也枉然怎似渾圇活打殺免教汚却一張箋

天髯禪德請

潦倒疎狂不自禁白雲流水共談心生平面目難描

画認著依然又隔岑
蕭疎人笑爾樗形巧設施爲總不能對客慚無三寸
舌酬機唯有一條藤俗不俗僧不僧箇樣如何續祖
燈折箸慣將攪大海北冥浪激看飛鵬　北冥西堂請
者箇衲襪子從來沒正經衲僧眼裏著楔佛慼腦後
抽釘或謂是凡覩之叵測或云是聖呼之不靈不若
以火燒却喚且莫孤負丹青　靈枝知客請
箇樣矮頭陀看來眞好笑毘尼渾不持佛法安通竅
供養他鬬筒甚麼死蝦蟆拶出屎　大休静主請
者漢生來骨董佛祖見也乇從獨許紫谷參頭描得

半邊鼻孔　紫谷參頭請
僧不僧兮俗不俗婆娑短髮齊眉目盡情滅却洞山
宗疑殺諸方老賊禿　留之知藏請
者漢無端忒煞奇特座敷青蓮身裹緋氍若謂是震
旦之僧却又似西番之客翻覆細看來我也識你不
得呵呵呵咄咄咄不如付與子西堂一任逢人去花
擘　子菴西堂請
顯乖鼻孔攤聳昂眉福薄如紙心高似天其爲人也
落落魄魄其作事也癡癡顚顚喚回石女兮暗穿玉
綫策起泥牛兮撓耕秋煙欲知箇漢行藏處端的還

須問雪田　雪田耕人請
凡百莽鹵眞杜拗禪截兎角而爲杖搓龜毛而作鞭
戒德了無毫髮罪過高似華嶽昔聞書記不嫌醜描
得形容壁上懸　昔聞書記請
壘壘堆堆骨骨董董奪罔象之珠絕老胡之種撥得
秤錘汗流逼教石女毛聳且道是阿誰此乃南陽谷
老師的面孔　泉目静主請
打雨敲風多瞋少喜虛空画個鉢盂安耳咄似者般
杜拗阿師誰不識你
齷齪鬖鬖瀟瀟灑灑或肯走雹驅雷或肯耕雲作啞

祇將箇麤棒熱拳便喚做慈悲喜捨恁麼爲人報恩
者寡欲知渠是誰端的問柴也　柴也後堂請
鬖鬖鬆鬆落落魄魄幼少叢林長復失學教無舌人
解唱兮響遏風雲使無手者行拳兮掀翻海嶽愛截
麒麟之角兮扶弱抑強慣拔鸞鳳之毛兮解黏去縛
似者般漢只好打煞活埋又那堪焚香描邈莫莫且
留與雲水方來持將去一任他江南塞北天下人貶
剝

白雪智吟備資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八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八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編次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

書復

復汝允肅總戎

前接芳函有一念未絕到處糾纏云云何其智哉嗟乎世出世間實不越此一念不識此一念未免被功名聲色之所蠱惑達此一念則功名聲色皆如夢幻不實既知不實則萬機普赴而不撓其神衆音交響而不亂其聽五色互眩而不混其觀所謂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是也誠能如是何糾纏之有哉

復趙完之御史

屢見佳作言高意淡若是本分一著子實未夢見在昔佛印與東坡書云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奈何脚跟下事黑漫漫地今觀足下何以異此亟將平日所習學的束作一團拋向吳淞江裏如棄敝屣更莫回顧單單看箇本命元辰落處儻一旦豁然則又吾法門一龐老也

復方坦菴學士

祇不在於坐化超脫若以坐化超脫為禪非禪也道不在於留形住世若以留形住世為道非道也昔九峯不肯首座黃龍痛叱純陽良有深意豈止坐化超脫留形住世而已哉愚見如是高明詳之

與楊靜山太史

聞居士有慷慨志眞火宅中蓮花也不見昔崔趙公問欽國師曰弟子欲出家得否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者裏著得隻眼看他是何道理儻或豁然覷破非惟親見國師亦與趙公把臂共行脫或未然更有偈作箇註脚修行豈必著緇衣唯要明心透祖機昔日龐公曾戴髮傳燈千載許同歸

與青龍兩序

山僧自甲申蒙衆檀迎留挂瓢迨今十有五季矣雖不能廣闢大剎光耀法門然而遠近檀護已知歸向三寶此第一勝事次則大殿雖未竣亦稍可觀其三寒座元為人眞率極直見識超卓可作二代主人代山僧說法也縱佛祖出世不過化人向善紹續慧命今也信心已熟叢林得人可謂能事畢矣昨山僧曾受沸日之請不可脚踏兩船遺笑諸方冀兩序送首

座入方丈如渠不允須善調理方丈不可一日無主至囑至囑

與青溪衆檀護

山僧出雲門本欲抵青龍與諸公笑談一上不期虎林檀護邀住佛日直得應允今隆福盡付寒座元掌管祈送入方丈雖佛祖出世不過爲法求人山僧既有首座青龍一派始不斷絕亦見護法之心始終不異矣

與青龍寒松操長老

初七接來書云收成略勝去歲國稅納已過半復閱新刻語錄山僧不禁蹈舞居然一佛出世矣兼之青龍一片荒地綫承遠近檀護及前執事人一腔血汗所成幸爾大衆有依叢林有託山僧縱老死丘壑復何憾焉吾子既踞座披衣爲一方知識必也匡皆挽弊體從上佛祖之淳風以衆心爲心以衆耳爲耳以衆目爲目夫以衆心爲心者其量普而無物不容衆耳爲耳者其聽聰而好惡之聲無不辯衆目爲目者其明遠而秋毫之末可察是以大海不擇細流泰山不讓土壤世出世間其理一也凡接待衲子唯以本分鉗鎚使彼透脫生死機無大小施之以平等法門叢林之興可卜佛祖慧命可繼爲知識者能事畢矣

又

自維揚返荆溪半年以來身如破車脚似飛蓬曾無片晷之暇奈何奈何昨見來書云歲有豐凶衆有和聲國稅叢林亦有內託外護山僧不勝慶慰乃子福德所致亦叢林厚幸復何他慮焉至於進退之節分變之勢此太早計生然青龍一坐具地已曾兩度鳴鼓上堂人天衆前分付與子并無年月期限之說亦非衙署傳舍之所何乃妄生許多葛藤山僧獨慮首同塔及重興隆福碑樹子協力爲我圖成待山僧死後不用作供亦不必下語以此二事酬恩足矣外和偈曰

聞說昔人曾有言
養兒多爲啓家門
須知不奉原非輔
古道無如慧命存

又

前六月與子書中甚是明白毫無隱匿何故徒勞跋涉枉廢人力子既擔當佛祖重任陞座說法開示後來可謂人天師範矣夫爲人天師範者人莫行而行之人莫忍而忍之人難能而能之唯慧命爲念弘道是懷以至功流百世名垂不朽雪後始知松柏操此之謂歟今青龍雖不大備足蔽風雨遠近檀護皆知

向佛亦可化度地僻景幽儘可行道欲舍此而他往我不知子是何意也不及盡言惟子勉之

又

青龍一刹悉屬檀護脂膏所爲與山僧何預焉況山僧於人天衆前兩次委付與你無不知者故爾放浪煙霞息影嵒壑以待殘喘而已且維揚荊溪二處葛藤尚未剖斷何暇復顧慮於青龍哉今而後更以瑣末事煩亂山僧者作不孝論至囑至囑

與青龍衆護法

竊惟邇來佛法澆薄無甚今日每見拖筇曳裾苞苴

投刺交結權勢靡所不至唯圖門庭熱鬧不顧取笑傍觀滔滔皆是若欲匡旹援溺易風移俗求其一二者又烏可得興念及此未嘗不疾首蹙頞者也近有人從青龍來謂新方丈杜門不出一味高尚弗憂門庭冷落法堂艸深較之諸方新出世者可謂劣矣山野謂果如是則古風稍挽涇渭可分何患叢林不興祖道不振古云作家自有通人愛是也雖新方丈不諳旹務抑且尚在老誠比前之拖筇曳裾者不可槩而目之未審何日枉駕邪關懸榻以待

與汝允肅總戎

別後瞬息四月矣光陰過人若是竊惟今旹不爲功名祿位所絆知進退者能有幾人唯足下抽身於金紫叢中撒手於麒麟閣外可謂名成身退古來明哲何以過是山野前見足下國事紛紜頗似忘情吾道邇來知有精進心故以本分事相告欲明此事慎勿外求只將一箇本來面目話頭孜孜矻矻頓在目前不可須臾放過正如將昔統領百萬雄兵擐袍對壘必以勝敵爲主稍有一毫畏縮則爲敗將矣誠能勇猛無懈於不知不覺處豁然囫地一聲徹見自家本來面目始知不動干戈而恒沙國土一旹歸降所云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是也勉旃

與大休禪人

掩關一事上古未聞後因居曲彔木者苦於應酬故設一關絕攀緣免迎送是以遠公不過虎溪汾陽不踰闉閾非孟八郎淘汰知見瀕獵學問之所爲也今人往往不達其意飄爲效顰封鎖一室端坐其中見地無所決擇道力無因進益雌黃莫辨菽麥不分但有幾箇齋公道婆送供禮拜便生歡喜此乃虛消信施何益之有果欲琢磨知見勿得離師左右殷殷懇懇朝咨暮問得臻堂奧始成一家兒孫不然縱有所

得終成杜撰决非法門種艸也思之勉之

復呉淞沈鎮臺

來諭云在帆影馬蹄中做工夫當如何下手貧衲已酬之上堂語中向刀刃上走馬虛空裏行船若從者裏具得隻眼一任横拈倒弄無處不是本地風光如或未然且向十二時中無論忙閒動靜我者本命元辰畢竟落在甚處至於工夫成片忽然撞破本來消息自有一段眞受用處也謹復

辭太平菴監院

去歲臘底不敢固卻衆命暫領春制今欲一擔交出

竊惟螳臂大難承命統祈上座與衆檀護再議須延道全德備有力者主之非獨寶刹中興亦可作其江萬世之津梁矣原諒是荷

復越州衆護法

衲近辭弁峯歸憩隆福志圖釣明月於龍江攬清風於鶴渚一味守拙過活何期鼎翰遥頒招主能仁開函捧讀詞意殷殷非乘夙願來者何能若是只得暫領一期聊應衆誠若據本分一著即貴境奇巒佳水修竹茂林早已漏泄了也豈待貧衲饒舌然後爲說法哉

雜著

一花現瑞賦有序

甲午夏偶閱傳燈凡於中有關乎統系者輙撮其機緣語句筆而綜之始於釋迦拈花卒至弁山瑞老人故題曰一花現瑞雖文采不足而吾家歷代淵源灼如親炙矣

熹稱眼藏極號玅心横目前而莫覩處劫外而恒今無修無證任去來而弗變非愚非智隨運用而不禁自爾目駒青蓮顧開金色攢小皺面而生疑人天對揚而罔測竺乾四七授受而法汜西東震旦二三相

承而道墜南北於是曹水分流青原拔萃紫荆茂而參天米假騰而徧地嵩信不通鉏斧密記石頭路滑竿木而隨身莫支藥嶠風高特牛而生子迥異奮開寶鑑活弄金毛吼昔則山嶽俱震照處則狐魅難逃故知五位權分語脉渾無滲漏一音大闡宮商不犯纖毫詢名探語問水盤桓明月湖畔拋筌而夜擒玉兎鳳棲嶺頭撒網而日打金鸞多子塔前機契同安之志白鹿松古浪驚益水之寒遂乃秦鏡重懸太陽洞照烏鷄帶雪而高飛石馬囘途而復玅青鷹託夢而先徵皮履手書而遠紹談裏芙蓉湖心燦爛了無

寵辱之驚復何榮枯之變鐵鳳叫而天欲明木雞啼
而夜將半希辯雲輿百問飛瀉電光影裏而煆煉玄
徒裂石聲中而鉗錘作者欲驗阿魏之眞細勘黃金
之假寶明續燄奕世流芳古鏡臺前萬象臨而互照
寒梅雪裏千枝竝而交輝超宗異目兮堪爲種艸齊
眉共躅兮切忌承當雪嵒凜冽邃洞嶙峋拈初秋艸
賽臘月之菡萏奪乾矢橛餌透網之金鱗寒宵正昶
日午移輪一株向榮萬卉增秀垂呂望之鉤兮釣盡
江湖展成湯之網兮蒐空宇宙綸音降而霧涌霞蒸
聖駕臨而龍驤虎驟是以少室一枝乳峯千古聲聞

紫垣名動海宇語不帶玄汀鷺而飛同荻花機須轉
位漁歌而驚起沙渚其寂也恒靈其動也安泰當面
拈出纖毫不涉覿體相呈妙叶兼帶返本還源遇緣
無礙風送泉聲而夜來枕邊月移花影而曉到牕外
大巧若拙玄義不膽作禹門之砥柱爲嵩嶽之爐鞴
炎日與霜花亂飛淸風共明月常在高懸藻鏡廓徹
心源力田給衆披蓑自耘腸斷秋風而擊柝目窺夜
月而消魂或嵩陽鍾秀金店茂族松庭鐵契而芥投
少室香飄而果熟撒手威音流澤閩蜀或覩秦槐而
得旨或覽傳燈而明妙或載月舟而入鄮或朗宗鏡

九

而普耀復有爲佛祖師作乾坤則龜毛拂而凉飈生
兔角杖而明月出彩鳳翱翔鐵牛奔咋更乃大覺興
慈淸凉示現窮性相而知非究緣生而了幻驅木偶
提化外之機遣石女弄無鍼之綫雲門大啓石傘高
撑駕航舌倒懸領而宗說兼到舒岸豁開河目而權
實竝行猶復語聲重明病得瘥聵者聽仁慈煦蔚德
沛雲礽鸑鷟之眞風因茲再扇新豐之古調賴是重
賡幸而桐溪產瑞升嶽增輝列君臣而對千倅騰論
偏正而冏象失威九坐道場兮輪蹄輻輳十處說法
兮雷電紛飛變荆榛而俄成寶所化瓦礫而頃作珠

璣所以二千餘年六十五世葉葉聯芳花花竝蒂虛
空爛而彌新天地朽而不墜偉哉不可言思確乎盡
未來際

募造佛像疏

大法身無爲不墮諸數竝云三十二相然後爲佛奈
緣衆生迷於聲色汩於輪回外逐妄境內惑眞性自
無量劫來人人有尊天眞古佛久被塵埋故我世尊
爲三界師作四生父興慈運悲拯焚援溺向無身中
現身無法處說法正如春風甘雨萬卉得之無不發
生故曰物無虛應應必有由茲某上座發心募造香

十

像請歸嵩山欲使人禮其相而契無相之法身瞻其形而獲無形之妙用不假修證始知本來是佛如斯福德烏可爲喻請諸大檀幸勿錯過

募禮大悲懺

原夫悲心海運慈力廣周拯羣迷而登彼岸緣起無緣攜弱喪而達方舟化超大化塵塵獨映若凉月影散千溪刹刹斯彰猶摩尼光騰五色實菩提最上之經乃圓通第一之門茲啓敝寺欲建普門道場頂禮大悲懺法謹告大檀遞結殊勲一香一華總是莊嚴自家之佛土一旛一盖無非顯露本地之風光聲聲則古佛現身念念則大悲出世期滿三七之限果克僧祇之功以及法界有情共游薩婆若海普令河沙含識同入陀羅尼門

化知浴

安禪結制列聖規繩選佛開爐後賢模範徹證唯憑於自肯助道須賴於檀門茲啓大能仁寺晋昔古刹近代名藍乃人天際會之場實龍象交參之地克復日淺故爾一宅屢空啓構工繁益緣四事莫辦於是某禪德發爲衆心肩知浴職登門踵戶而徧叩知音冒雨衝風而懇祈長者惟冀掀翻無盡藏同結艮緣運出自家珍共成勝舉了明大事只消一箇衲僧忽悟水因豈羨十六開士無垢之家風再振古靈之公案重新功德難思筆舌莫罄矣

環翠菴募修造

苕溪之南去治二十里雲林藻岸煙水浮空俯而臨之若萬頃玻璃昔人所稱冰壺鮫室寧是過乎中有菴名環翠椽不盈三十根地不過一九許盖是允賢上座所建經營再歲未獲落成予過其處乞一言爲引予曰圖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會必有如顧虎頭之金粟引四方投錢爭施者矣豈待予以因果福利爲嘵嘵哉

募建靜室小引

古吳輿舊稱爲山水窟而棲賢南山塢尢爲最佳古澗潺湲奇峯嵂崒琅玕百畝煙霞滿阿誠爲高人卓錫地然久蔽榛莽識者頗稀茲世奇禪德來自鼓山艸蘇半天下而欲棲心於此可謂名山待人信不誣矣昨過弁峯爲述其勝因乞余言爲縛茅計予謂既有其地必有其人既有其人必有檀越於一莖艸上現出玉殿琳宮况十笏茅齋何慮不指日而成就哉

化知殿

夫眞淨界內不假纖塵莊嚴海中奚棄一法是以大
聖因地布髮掩泥而爲供養焚身煉臂而作光明益
功不浪施良有以也茲某禪德爲衆發心職任知殿
謹募香燭旛華種種供具雖曰衲子行門必賴檀那
克就打開寳鑰從敎箇箇毛孔齊現金色如來速破
慳封直使人人頂門放出然燈古佛如此奇緣甚於
搶寶利益無量請著芳名

化知浴

若耶溪畔久號禪林玉笥峯前代稱法窟頭所以之
而蹴蹋雲濤以之而奔流所以鑄聖鎔凡必然開爐

設浴惟冀大家樂助何憂獨力難成拈起玄沙荔枝
觸破衲僧鼻孔拔來洞山果子塞却禪者咽喉寶蒔
葅滋味惡辣雲門餅式樣新鮮若也塵不染塵揩背
則重逢古佛水不洗水脫衣則入水見長人特啓高
明速道一語

化禪帳

枯木堂前家聲自異長連牀上活計偏殊紙帳梅花
霜風掠而易碎鶉衣荷衲煙雨妒而難禁窮禪和一
囊徹底破落戶寸縷無存雖則麈尾頻揮怎奈豹脚
尤甚聊藉管城子之饒舌伱仗毘耶老之神通直使

文彩縱橫而機絲不犯任從寒炎代謝而密室誰知
夜半輕乖寂淡滑渾不露天明捲起堂堂現出本
來人此非小緣幸垂慷慨

化施茶

紫雲堆裏味得春先兎毫盞中香浮北苑昏魔間之
而遠退熱惱觸之而清凉信手傾來渴川聖梅止渴
滿盤托出不須鑿井求源廣開甘露之門普濟塵勞
之衆仰冀大檀成此勝舉

化齋僧田

聖賢家務苦箇無名佛祖田園阿誰少分威音那畔

何自何他今世門頭立疆立界欲得現成受用須憑
本分生涯百丈始興展兩手而敷揚大義仰山再起
插一鍬而遠播宗風苟非其人於此中依然蹉過若
是箇漢到者裏自肯承當

化修大殿

隆福禪寺乃性空玅普禪師樂道之地也尋流席幾
九峯奔拱龍蟠鶴翔風景超然挪始於唐再興於宋
距今千有餘齡風雨淋漓荒蓁霾翳紺宇梵像久已
隳頹予自戊子春退謝昭慶歸憩青龍意圖結茅作
容膝計不期方來彌衆皆是爲道衲子竊慮安禪無

所好事者請營殿宇恢廓雲廚予曰昔楊岐不事豊屋務要人道眼明白脚跟穩當何暇修爲吾不欲千人且止食曰不然楊岐雖有乍住屋壁疎之句非無棲身挂囊之所奈青龍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胡以數具集衆今幸熙世之昔正檀那植福之際如顒鼎新一旦輪奐俾法輪再轉於末運佛日重耀於中天利益莫大予曰汝既爾爾吾復何言因乞數語爲引謹敘顛末告諸長者

化知浴

法輪轉處唯憑龍象以交參爐鞴開時一任風雲而際會雖則三常不足要須四事堪周是故耆婆施方只欲人通身慶快無垢設浴令者漢徹體穿明悅老炭趙老茶孰知端的鄭州梨青州棗自有來由一香一花總是箇中妙用一塵一芥無非格外神通打鬨昔日之慳囊共爲佛事運出自己家實同結奇緣覩面相呈幸無錯過

化重建隆福寺木料

竊聞賢于插艸建梵刹於當時須達布金樹法幢於頃刻雖曰興衰有數要且克復由人茲者青龍隆福古寺實爲積代選佛之場亦爲歷朝祝釐之地浮屠聳峙層閣崔巍簾控九峯青遠挹雲間秀色座聯三泖碧時聆月下漁歌海衆尚流或因聲而入道騷人俠士抑撫景以抽思第緣日邁月征觸目殿蕪圮坼遂乃星移物換滿堂風雨飄搖苔蘚侵而門封蛛網煙塵妒而像壘燕泥梵音竟日寂寥祖意論年狼藉檀越聞者無不寒心慈藐見之安能袖手於是特持短疏蹣峻嶺而鳩材徧告諸公乘危波而化木長者梁矮者柱惟憑繩墨施工鉅爲棟細爲椽一任斧斤運用異時功備共瞻華藏之殊他日果圓齊覩祇桓之勝福德利益諒必熟聞依正莊嚴奚敢重舉

化造安閒堂並藥石

古立叢林爲老病設尊耆年而憐疾苦也彼少壯者一鉢千家孤雲萬里奚足爲慮惟茲摧殘朽質舉目無親尫羸病軀方外誰顧第今諸方所重無非英俊茂齡其老病人罕預其數毎覩是輩不勝太息雖萌斯願未遂其志今某發念欲募僧舍藥餌俾老者安病者瘥各辦於道故曰安閒堂也惟冀上體釋迦看病之觴遠追先王養老之仁如斯勝利豈可道哉

化大殿

古佛堂塵塵透露空王殿物物全彰雖云本自圓成

奚礙隨緣建立有爲必藉無爲而顯道諦惟憑世諦
而周肯來直下承當自是一肩擔荷豎瓊樓於莖艸
均贍箇裏慈尊現寶刹於毫端共步人間兜率可謂
自他俱利福慧兩嚴

化麥

深耕淺種久蒙雨露之滋朝耨夕鉏屢受風霜之苦
茲乃旹至登場始獲功成就廪雲門胡餅全憑箇裏
得來觀音饅首惟向此中拈出隨緣隨分勿拘指撮
非量奚少奚多那論驢馱車載欲冀無漏因果快植
第一福田

化修月塘寺偈

有漏即無漏有相名實相萬行六度先檀波最第一
憶昔插標者布金復有誰羨茲不昧人千古成希覯
施者無所施受者亦復爾施受二俱空空亦不住空
但能果如是究竟號堅固世界虛空盡無住功不朽

化結制齋

選佛場開雲水畢集楗槌欲鳴惟憑檀力大家堪笑
老金牛飯桶堂前舞不及

化禪帳

刹古荒凉久禪房艸色深席穿敷鵠具幔破臥松陰

吹面風難避當膚蚋易侵長連牀上事今特報知音

化大殿

古殿摧頹艸木封鰲椽鴛瓦半飛空唯祈四衆同舒
手扶起當年舊祖風

化裝佛

丹霞爐內曾燒却靈瑞菴中欲復新若是仙陀言外
委一莖艸上現金身

化米

弁山深處古龍華鉗聖錘凡爲活計雖然四事且隨
緣鉢盂難免溼兩次廬陵端的復誰曉舉似檀那勿

外討慳囊打破始方親粒粒盡成無價寶

化茶

入門一句有誰諳不似諸方亂指南到口始知滋味
別趙州公案勿勞參

化薑

生成辣性類難儔端的由來出漢州喫著遍身流白
汗功成不讓死猫頭

化蘿蔔

趙州曾道鎭州有借問檀那會也否鑊底翻身活鱍
機拈來塞破虛空口

化衣單

昔年堪笑老疎山千里迢迢賫布單後代兒孫貧徹骨冬來無物可遮寒

化盌

陶家輪上功成大冶爐中行滿文殊覿面相呈善權笠可省簡知音不必沉吟咦且道是甚麼盌

化知浴

一番澡垢一番新脫體無依不染塵告與知音言外薦何須入水見長人

化禮大悲懺

法筵珠綱影玲瓏勝會奇緣不易逢一禮一瞻銘宿業一聲一號悟圓通雲幢靄靄騰香霧花雨紛紛散曉風以及見聞隨喜者河沙福利算難窮

齋單引

無底鉢無手人能擎無米飯無口人能喫易牙莫辯純陀罔知直得人人沾天廚之供箇箇飽法喜之味不須向外馳求唯憑此中拈出畢竟是何意旨金牛道底

職事單引

夫叢林之創益爲接物利生設也從上諸祖莫不隱勝現劣用攝同事或負舂挨磨而傳心或執爨樵薪而得旨戮力匡勷互揚法化如是則弄瓦搬磚步步登文殊之智地擔柴運水頭頭入普賢之行門福慧二嚴自他俱利作龜鑑於斯昔垂準繩於後世庶叢林永永不替矣

退弁山囑託兩序略規

國家之有法度叢林之有清規所以警羣民一衆心也無法度何以治民無清規難以肅衆是二者不可一日而缺也山僧前允檀護請主華林迄今三年慚無寸補宜退茲位以選有德者尸之然主人雖有新

舊之殊規繩豈以進退而弛凡大小執事不得乘山僧退院妄生異端擅自行事儻有過犯著知衆鳴鼓公議量其輕重而與罰如奸頑梗法不服卽行燒衣擯出庶使清規不亂大衆安心待新堂頭入院後卽將常住帳目文契交割分明山場田地界至昭勘清楚以便後人照管或欲他往須預前三日告別然後起行各盡乃職以答佛恩若不遵行非佛弟子

源明　道昌　然貴
寂秀　從儁　儒賢　敬刻

百老和尚語錄第十九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十九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住國山善權寺嗣法門人智操
住京兆薦福寺嗣法門人智覺編次

佛事

挂鐘板佛祖家風迥出權衡之外人天號令全憑掌握之中有昔動地震山搖有昔靜海晏河淸只如不動不靜如何施設擊鐘板云恰爲選佛場中主箇箇心空及第歸

挂鐘板叢林架鑊列聖規模任象以之而牢籠龍以之而關鎖一動一靜佛祖莫知一放一收人天罔測今挂隆福堂中又作麼生一擊當陽全正令十方聞處悟圓通

埽雲門湛祖塔昔年未覲師翁面今日歸來無可酬自恨一身貧徹骨聊將笑臉當珍饈是以二十年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二十年後兒孫不了殃及祖禰到者裏悲歡莫辨恩怨難分只得撮土爲香以笑作哭且道師翁今日還來受供也無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藍衫

埽雲門湛祖塔松竹森森煙雲疊疊山色亦非淸淨身溪聲不是廣長舌既然離却聲色大衆又向甚麼處見先師翁面貌拈香云一片栴檀海底焚金鷄啄碎珊瑚月

埽弁山瑞老和尚塔臨風回憶昔年事幾度親遭喪膽魂絕後甦來空懊惱恩冤數載未曾分今日此舉且道是寃耶報恩耶良久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開山瑞老和尚忌日環目雲山無非先師面孔穿林溪澗總是老婆心腸去世九載而爲人愈切不覺至今而觸處難忘大衆且道難忘箇甚麼拈香云不敢逢人輕舉似年年此日一爐香

埽久默和尚塔昔年相識不相見今日相見不相識六年心事有誰知無縫塔前露消息且道是甚麼消息滿山松柏影蒼蒼盡是吾兒親手植

久默和尚十周而瘦豈無茶飯致鬢霜還有法門愁古風行得些兒去不愜昔人意也休大衆此是先兄久和尚十年前爲人的面目脫或未見更爲指出拈香云芍藥花開菩薩面椶櫚葉長夜叉頭

埽龍山和尚塔稜層石塔蘚苔肥夜雨和煙度翠微欲識龍山眞面目落花流水兩依依

衍慶石鼓和尚訃至忽爾黑風翻海岸吹折華林一

枝幹人天失怙痛無依時耐中流砥柱斷珍重諸人緊著鞭光陰莫把等閒玩𢘤然因地一聲昔大事分明須了辦薦不薦剔起眉毛仔細看大衆還知衍慶和尚落處麽兩岸蘆花展舊容一湖秋水潋新綠

疎菴和尚木主入祖堂雲散銀河靜秋高玉露多一輪淮地月光透鑑河波惟疎菴和尚法門砥柱祖苑光幢始與跌於萬竹林中披褐懷玉匿跡同塵或舒光發燄叱電驅雷後結果於七峯寺裏桂子飄香於雪谷玉兎藏影於冰盤雖然只如轉功就位又作麽生公孫父子團圝坐共笑優曇徧地開

次賢法主封龕松濤落落夜寒而木馬嘶風山色沉沉天曉而泥牛耕月卷舒不落朕兆來去那覓行蹤惟次賢法主講肆義虎法苑神駒落拓無羈掀翻惡遂翁之鼻孔瀟疎自適拈却太原孚之鼓聲方期慧日長懸何意慈音遽寂所謂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全而後大衆又向甚處相見竹依依雲靄靄落花流水曾無礙獨坐長吟修雅歎夜深明月來窗外　以拄細而無內大而無外撥之不開轉不成[illegible]映月無以喻其明冰霜難以同其類此是法主半世精操磨而不磷一具黃金骨到此也不得寬情直須盡情放下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始得入骨云無影林中隨放曠夜深長嘯月明前

蘭山葦渡大師訃至前月曾將今月期我來不意君先往雖云來往任翛然特地令人生渴仰休渴仰絕思想一團明月上花梢明暗雙雙誰共賞葦渡大師來也大衆見麽以手搥胸云蒼天蒼天嗚呼尚饗

澄山嘯雲和尚訃至指靈位云此是我嘯雲和尚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最後爲人一著子今日當陽露布了也儻不見不知再與拈破智燈沉法棟折人天哀慕波旬悅如來慧命若懸絲只要諸人覩了徹徹未徹春林夜夜子規啼濺染山花徧地血

金仙蕃光和尚訃至祖庭秋晚雁影空沉末運澆漓花梢月沒苦海汯汯兮孰作濟川之舟長夜冥冥兮若爲光明之燭獅蟲交互而相食野干晝行而躑躅實法門之不祥乃蒼生之薄福猗歟哀哉君何遽逝誰息我黥誰補我劓山川爲之改容艸木爲之流涕幸有肖子克紹箕裘頭角森森而拔萃羽翼濟濟而絕儔夫既如是吾復何憂聊設蘋藻以代珍饈大衆且道伊還肯納受也未石湖三月鶯花市滿載笙歌逐水流　木主安位日出連山天曉陰晦月圓當戶夜半正明祇如不居正偏迴超明暗的人來如何安

置佛祖位中留不住紫羅帳裏且盤桓

清一徹禪師封龕霧鎖千峯暗天空斗柄垂三更月落後霜冷雁聲悲唯我清一法姪一生輭潔半世高韜惟期匿跡藏形不欲舒光耀彩遠追杉菴之遺烈實有煨芋之餘香目視雲霄佛祖推之不出因行掉臂人天挽之難回越山增悽慘之色耶水添哽咽之聲雖然更有末梢爲人一句又作麽生夜半轆轤當戶照珠簾倒挂影玲瓏　入塔彭壘疊兮非昔非今碧重重兮無成無壞星月繞兮經千古而彌新煙霞生兮歷百劫而常在此是我徹姪最後爲人處今日全身獨露大衆見麽掩塔云梅梢月上恰三更嶺外風牛號萬籟

道和穆禪師設供雲寒山遶嶺凍斷溪聲咽夜靜老猿啼令人添慘切兄弟們曾未曾正是魔強法弱背參天玉筍風吹折唯我道和法姪乃龍塘遠兄之子遠兄一世殷勤半生克苦纂諸祖未纂之鴻麻續五燈未續之烈燄嗟乎背澆世濁無奈玉石遭焚幸穆姪涉危冒險爲法忘軀越梁魏走少林以繼其志可謂父纘子述眞克家肖子法苑功臣不期月明簾外半途抽身古鏡臺前別行一路大衆還知我穆姪去處麽金鳳不棲無影樹紅輪怎肯墜澂潭

西凡禪師木主安位楚天空闊月光輝鑑水澂渟鳥不飛截斷千差無異路回途木馬蹋雲歸此是西凡覺姪履經爐鞴久受鉗鎚金粟擊碎疑團靈峯挽脫鼻孔自爾解作活計別立生涯擲釣鉤於黃梅山上收因果於孝宣寺中正如片月行空來去渾無凝滯春秋在樹往還那覓形蹤到此已忘彼此不立正偏又如何安置遞代相傳無底鉢不萌枝上玉花開

嚴元乾禪師火華頂風高鶴夢驚遠峯木落曉霜清石鯨吸盡滄溟水突出青天天外行此是我乾姪始受心印於護國廛登猊座於洞庭肩帶七十二峯靑纖塵不染襟藏三萬六千頃滴水無遺誠法門之赤幟爲祖域之長城何乃驀地回途而別行一路遽然撒手而直入千峯龍象難留人天莫挽直使雲山疊嶺艸木失顏木童因爾興悲石女以之殞涕然猶未是他長處大衆要見他長處麽竟爾挑開大火聚層層烈燄現優曇　入塔不居正也不居偏凡聖和融觸處圓別有風光彌宇宙三更那借夜明簾

靈澤維那火栽樹望成陰養兒爲待老我今尚未衰子去因何早哀哀哀復誰曉艸木含悲生懊惱撒手

急須歸去來克賓公案夏渠了　入塔亦灑灑淨躶
躶提起也宛轉玲瓏放下也連環鉤鎖有昔包裹虛
空有昔虛空包裹無在不在無可不可浬維那澤維
那更湠不借夜明簾照徹山河千萬朶
眞參火二月煙凝柳乍肥鶯啼花笑弄眞機此昔處
處風光媚正好飄然撒手歸撒手到家須自委分明
不必更擬議掀翻穢土與蓮邦閒看青山浮綠水
入塔逈絕中邊了無廣狹一而恒殊混而不雜勿勞
更覓眞參須知心外無法提骨云且道者箇喚作甚
麼入骨云劄

圓攝知客火將謂我孤汝却是汝負我若得不孤負
還須着把火咄曉風吹散白雲天露出青山千萬朶
九嶷火梅香日冷無非觸目菩提霜落烏啼盡是當
人境界只饒脫體承當全身擔荷猶欠一着在且道
是那一着火光三昧須親證透出威音那畔行　入
塔九嶷公眞撤脫去住翛然離把捉多年行脚累芒
鞵今日藏身於弁嶽休動着萬古長空雲漠漠
眴目火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薦更爲重提咄
直須照顧兩莖眉　入塔九蓮臺畔不許安身五濁
界中那容措足正恁麼昔忽遇一陣卒風暴雨眴目

你向甚處廻避若廻避不及山僧有箇方便入骨云
者裏恰好
徹先禪德火打徹牢關了無先後更有者重〇還須
親透擲炬云天外白雲任去來松梢明月只仍舊
玉笥火涅槃生死鏡中花劣相殊形空裏電半斷千
差絕去來東西無路且休戀玉禪人急須薦我今爲
汝通一綫箇裏翻身看是誰金毛百億毫端現
瞿宗火生死若浮漚涅槃亦夢幻漚夢總非眞二俱
不可戀宗禪人看轉變同途木馬不須鞭蕩蕩無依
鳥道玄

天壁火風飄飄雨浙浙帶水拖泥送天壁丙丁童子
顯神通擲炬云八臂那吒追莫及
雪林火一靈妙體絕追尋塵不染兮物不侵歷劫分
明常自在逈然坐斷去來今只者是謾沉吟看取紅
爐飛片雪金烏子夜照高林
圓通火生則畢竟生死則實不死透過兩重關始知
無彼此無彼此休擬議目前無物不圓通燄裏優曇
結玉蕊
擧火盡知禪德別有機籌善知昔節去住自由雖然
祇如末後一句你作麼生會擲炬云不肯隨人度舊

歲翻身極樂逞風流

舉火正念正念且喜了辦在日挈挈波波去苦快快便便靜處急須走過鬧處亦莫留戀秖如靜鬧兩忘又作麼生擲炬云大火聚中看轉變

德一火斫盡青山嶺縛雲肩上還驀然撒手處功業兩俱全只如功忘業罷復歸何所烈燄光中辭舊歲金蓮臺上度新年

慈中火全身與麼來白雲流水任徘徊全身與麼去明月清風常顯露去來渾不涉關津滿目煙光絕點塵燒却無明皮袋子喦頭花發劫前春

舉火嵩野嵩野言行非假汝惠我箇黃庭我贈汝箇火把且道者火把有甚麼用處赫赫無情劈面來風光徧界任瀟灑

恒性融哲火緊把繩頭不犯他人苗稼牢牽鼻孔從教隨分納些溪東溪西往還自在山前山後水草無拘其放也清風四蹄其收也明月兩角日久不覺變作箇孤迥迥的露地白牛趁亦不去融哲禪客可謂眞牧牛矣只如今日繩頭斷鼻孔穿你又牧箇甚麼(火)者裏直須親透過百千刹海一毛吞

預修火踏徧江湖走破鞵始朝南嶽又天台袈裟碎把煙雲補拄杖橫挑日月回截斷溪聲頻嘯傲踢翻鳥道絕塵埃正眼看來猶是程途邊事只如不涉程途又作麼生數聲鐵笛秋江外黃葉西風撩亂堆

隱明火風瑟瑟艸蕭蕭萬木秋聲葉亂飄與汝脫却孃生袴得逍遙處好逍遙最初句卽不問你如何是末後一著擲炬云燒

從慧火楚山歷盡到江南爲問福城五十三勝熱婆羅親指示現成句子不須參瑞雪渾成銀世界紅爐燄裏綻優曇

舉火盤谷盤谷聽我叮囑三千里外而來來者何准

一刹那間而去去者何物了知無去無來豈礙任出任沒今昔那畔本自逍遙歲土蓮邦有何拘束雖然秖如凡聖兩忘東西俱泯你又向甚處安身擲炬云雨洗蓼花兩岸紅月澂秋水一江綠

如意入塔落葉黃秋水綠盡是當人舊面目亙古亙今絕覆藏勿勞向外更馳逐如禪人你還識得者舊面目麼髑髏裏面好風光夜靜龍吟海底木

難勝入塔勢嵯峨離向背無限輪鎚擊不碎難勝尼會不會皓月輕搖綠水寒白雲飛去青山在

正心入塔四面絕壁落中間亦無門日月照不到別

是一乾坤正心尼你道是箇甚麼乾坤了知心外元
無法滿目青山不是塵

心蓮者德入塔門門一切境雪壓青松冷回互不回
互雲綻峯頭露回而更相涉螺螄吞皓月不爾依位
住金雞啼玉樹雖然只如者箇又向甚麼處著入骨
云無縫塔中頻嘯傲不萌枝上辨春秋

完心玉宗入塔本自完全了無欠缺硬似綿團輭似
生鐵嵐風吹不搖劫火焚不熱非修證之可成豈心
識之所測二禪客我今爲汝重饒舌入骨云不須此
外覓根源流水松風無異說

入塔廣莫廣莫羨爾撒脫打徹牢關掀翻海嶽聖凡
凡情一旹抛却須識其中更有一著你道是那一著
入骨云寒暑莫能侵瀟然任灑落

圓覺尼入塔毘嵐雖惡撼之而莫搖劫火雖熱燒之
而不著不與凡聖同居超然古今獨脫莫狐疑須領
畧我今爲汝都抛却擲骨云湖水澂瑩似鏡明秋空
萬里大圓覺

智康尼入塔風吹不入雨灑不溼亘古今而長存歷
塵劫而獨立智康尼須委悉入骨云凍開碧澗響潺
潺霧鎖巉嵒層岌岌

日輪入塔者箇上座生平操履與人不同煉成一塊
竝作一團堅似金剛而不壞瑩若白玉而無瑕仔細
看來猶有些渣滓在山僧今日爲汝一齊颺却始獲
箇安樂法門入骨云珍重珍重

靈鑑入塔其來也萬象莫能逃其影其去也一塵無
以留其質用而虛寂而照眞可謂靈鑑者也只如拈
却照用不涉離微又作麼生鑑提骨云只者箇一點
瞞他不得

入塔寂光土裏了無聖凡之殊無縫塔中奚有男女
之别可謂身外無餘身心一如成禮你還知身心一

如麼入骨云春園繡徧花如錦不假金鍼玉綫功

松濤入塔通身脫盡沒絲毫豈著孃生舊布袍坐斷
煙霞無背面從今休戀楚山高坐斷後又如何雙耳
曉開觀碧漢兩眸夜靜聽松濤

六亡僧入塔鹿野苑中五比丘而證眞常龍華會裏
六禪人而入寂滅入寂滅者無殊眞常之道證眞常
者奚異寂滅之理祇饒眞寂不立人法銷鎔猶有者
箇在且道者箇作麼安置入骨云無縫塔中閒歲月
團圞聚首話無生

源朴入塔萬派竆而流自還源千差泯而理應返朴

踢翻化城方堪進步拈轉寶所始可忘功只如前後
截斷中間不立源朴你又向甚麼處安身擲骨云薰
風影裏春初去流水聲中月乍還
入塔金風颯颯玉露飄飄雲散千峯氣象高無縫塔
好逍遙夜半木人剛轉側玄關金鎖手慵敲
入塔透出光明藏迴絕纖塵打開解脫門莫留朕跡
不可以色見安可以聲求秋風吹斷浮雲夢放出青
山萬朶蓮
入塔其生也不因三緣和合而成其滅也不為四大
離散而壞本無來去安有內外假之愈精煉之成塊

念禪人會不會入骨云碧落波底月團團蒼弁峯頭
雲靄靄
入塔泥牛穿海底石虎嘯風前涅槃與生死二俱莫
留連箇中會得安身法石上頻開上品蓮
彌綸聖圓入塔彌滿清淨綸貫十虛聖凡兩忘圓融
不二出入不居於陰界動靜那拘於衆緣既然如是
為何又落在山僧手裏類之弗齊混則知處
入塔鍊得遍身絕瑕玲瓏了無比況雖然脫盡根塵
看來猶未穩當法乳禪德還知穩當處麼入骨云無
影林中任放曠

入塔幻影滅兮五障銷浮雲散兮一真露無男女之
別任去來泯聖凡之號何迷悟德倫優婆夷聽我親
分付無陰陽地不同春火內優曇香徧布
入塔春雨濛濛山色麗春風蕩蕩鳥聲碎就中端的
絕囊藏勿用別尋安養地
寶成入塔由來至寶甚分明任運頭頭總現成徹底
掀翻無盡藏從今放下一身輕急薦取更叮嚀不須
向外覓無生若耶溪畔春風早細聽黃鸝織柳聲
慧曇入塔藏身處無蹤跡千眼大悲不可覓無踪跡
處莫藏身脫韁木馬正遊春曇禪德薦也無更聽重

重唱鷓鴣昨宵玉女笛三弄吹落梅花滿鑑湖
水生尼入塔靈木與凡叢生自本條直幼小脫塵埃
兼秉聞慧力知幻與離幻非二亦非一覷破有漏身
撒手歸道宅迴然了無依唯有此真實入骨云秋風
落葉天大地黃金國
入塔寂寥非內寬闊非外劫火洞然者箇不壞舉骨
云信之信之你道者箇是壞的是不壞的入骨云從
茲放下萬緣空無相光中常自在
密音入塔白雲自異流水自凝桂輪如鏡松風似琴
觸目無非般若經耳總是密音截斷千差兮了無背

向渾融一致兮不落古今且如何是不落古今一句
無影林中問歲月泥猿夜半嘯孤岑
黄見山居士入塔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處處相逢無
不是你只如山崩水竭你又見箇甚麽入骨云山頂
蓮開十丈蕊
嚴士禪德入塔四大本空白雲飛而青山露五蘊非
有秋風起而梧葉飄脫盡廉纖迥絕染污非情識之
可到豈根境之能容嚴士禪德只如者箇你又作麽
生奏泊入骨云萬派聲歸海上消
一光入塔一道常光了無向背內脫根塵外遺世界
在凡而凡不知在聖而聖不會箇中別有一般春石
上蓮開香馥媚
慧勤隱明入塔慧勤公隱禪德來不同途去共一轍
白雲嶺下且莫貪眠流水聲中聽演妙訣且道是甚
麽妙訣無言童子為爾說
入塔徧明徧明為爾相呈勿勞修證本自圓成孤孤
卓卓疊疊層層無背無面非色非聲舉骨云且道者
箇喚作甚麽乾坤就裏剔水底剔金燈
映虛法眞入塔旭日流金風光市地霜花爆蕊妙用
全彰於斯會得蚊蚋蹋翻四大海若也不會蟭螟觸

倒五須彌會與不會拈向一邊映虛法眞二禪德畢
竟是何意旨入骨云放下著
入塔卓午金星懸越嶺三更紅日落耶溪箇般境界
天然異描不成兮画不齊慈容禪德你還識者箇境
界麽入骨云流水光中石犬吠落霞影裏木雞啼
入塔雲生不離山漚滅還同水生滅本無蹤皆從妄
念起識得妄元空究竟歸者裏起元禪德你道者裏
是甚麽所在入骨云枯木裏龍吟
萬如入塔離背離觸非實非虛隨方自在任性無拘
煩惱與菩提不二生死與涅槃奚殊急領畧莫躊躇
從此萬緣俱放下管教徹體自如如
入塔千差截斷撒手於紅爐燄中一念無私藏身於
寂寞界裏絕見離聞超然獨露彌今亙古卓爾全彰
道融你還知者裏受用麽花開花落渾閒事雲去雲
來只在山
德元入塔雨過艸生香月明山更悄此處好安身何
須向外討德元會麽寒暑莫能侵八風吹不倒
入塔曉霧溼棃花春風吹柳絮會得目前機卽此安
身處自誠你還識安身處麽入骨云試看大千俱壞
皆巍然只箇常堅固

百愚斯大禪師塔誌銘

碑高六尺闊三尺分二十六行每行六十四字

蓋聞拈花枝葉派演兒孫暨艸因緣光彌震旦天每欲耀一代知覺於光明必生一人焉主持慧燈敷施靈欲自大鑒照徹天下而後五宗竝峙法席於海內雖盛衰不同歷唐宋同斯文於未墜我百愚大師乃洞上嫡傳正宗主也師法諱淨斯別號百愚姓谷氏生於河南南陽之桐柏幼見繪画佛像輙下拜毋夫人常曰是殆一比丘乎十歲聞鄰家哭問哭何事曰哭死師云人孰無死我亦有死將如何或曰學長生乃不死師遂有方外志矣十三業儒十九娶婦忽決

志離家室題詩以謝其堂上飄然隨所之至鄧州東寺見老僧螺髮有異相曰將往終南師隨之至道林寺老僧曰是子薙髮地矣師遂禮寺僧應宗具出家相老僧終不言姓名而別旹爲庚午歲年二十一矣居寺中作務如常僧獨禮誦不倦然不知有向上事一日有僧自南方來問師在此何爲師云爲生死出家耳僧曰如此那能了生死南方有宗門一路急往尋之師遂勇決而行出山陟九華渡南海歷閩越辛未冬圓具報國寺習毘尼期年無所得聞弁山瑞白雪和尚宗風大振乃往白雀參之初見機謝師痛自

振勵又歷天童遊秣陵已而曰吾機緣終在弁山也旹弁山隱崆峒相見問如何是未生前面目山便棒師云除却棒又作麽生山曰日落西山近師禮謝一日上方丈未開口便棒行數步喚米頭師回首山曰是甚麽師遂豁然有省一日聞山激勵乃糾伴打七第三日聞報鐘聲師遂將疑滯盡入瑠璃矣山知之乃問曰如何是你主人公師云有眼不見有耳不聞山曰只恁麽便是耶師云正要和尚疑著山笑歸室隨充執事越兩年爲歲庚辰山應建安王百丈之請問佛殿簷前爲何墮落一花師云詩向梅中得琴從

月下彈野狐既脫皮毛因甚虛名千古不昧師云敲空有響擊木無聲冬間日昆爲何寒冷師云大雄峯高山曰此子有大人之作辛巳三月喚入室付杖拂源流師旹年三十二送山化去守龕後乃掩關楊湖甲申住青龍隆福寺丙戌住嘉定昭慶寺己丑住弁山龍華寺壬辰住越州大能仁寺丙申住雲門顯聖寺庚子住皐亭佛日寺壬寅住國山善權寺癸卯住維揚善慶菴海內卓錫知識如麻粟誰乏因緣師則卓然恬然不事攀援每主法席必士大夫敦禮再拜而始應每至一刹大衆戀如慈母凡所至地數千衲

子而粿糧自充師名振珠林人望之如山斗億其人
當魁梧厓岸高自標榜嚴霜絕巘不示人攀躋路師
則和藹必委曲慰所懷來到喝斷衆流時又復一絲
不漏宗師之刻苦以誨人者惟師獨也余觀操公稱
師出世二十餘年提唱宗風機辨縱橫潑撥鉗錘無
問飽參顯貴周金剛秀鐵面之孤風也傳舍殿堂僚
然一衲不驚榮辱利養芙蓉楷黃龍心之芳規也隨
機說法適與揮毫不落語言神思洪覺範明教嵩之
玅用也法幢所貴卽成寶坊辦眞實心行眞實行悟
眞實道說眞實法化眞實衆一動一靜無事而非實

實法門大矣哉一切衆生中之平等寂滅光明幢也
操公師之嫡嗣其言足徵師嘗謂予曰萬物有萬物
之性順其性性乃歸萬物有萬物之情印其情情乃
愜夫宗門本孤高而師特出之以坦易洞上門庭本
綿密而師又出之以奇特所謂無性不歸無情不得
也師忽於乙巳八月遣僧報予曰和尚將別盡散衣
鉢越數日上堂辭衆翌晨書偈擲筆而逝頂煖徹日
夜有漁翁不向蘆灣宿之句爲其別刻以傳師生萬
曆庚戌五月廿一寅時終康熙乙巳八月廿八卯時
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五語錄廿卷詩集四卷得法

四十二人其上首寒松操北冥湛紫谷覺圓攝徧幽
菴鼎等適侍師而襄大事操作狀屬予以誌師遺命
塔善權是冬歸厝澗左衆延操公繼其席請茶毘獲
舍利不可勝數鎖子靈骨五色爛斑齒牙目睛全如
故建塔寺東北萬松嶺後坤山艮向乃爲銘銘曰
曹溪一滴酌古流今一花衍蒂大樹垂陰靈巍嵩高
篤生英傑攀躋提能吞川喝月不著槽廠未斷芒鞵
披荊蒙棘踏破川崖忽遇弁山根甜瓜熟入室三更
如蜂得蜜出林猛虎摩空俊鶻百獸率避片雲共颺
卓錫白椎肩荷大事一口西江如如了義海邊龍象

石上楩楠盡歸陶冶曲受雕刊得髓得骨如雨如雲
鱗依羽附鳳起虬興晚節廣陵得末後句去來日月
寺卽不住茶毘舍利燦若珠縈不緇不磷萬古長存
是善權峯卽非宿海上摩斗垣心驚目駭大機大智
全體全用無位眞人塔歸無縫

前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詹事府協理府事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一級龍眠法弟子方拱乾頓首
拜撰

報國寺皆建備資敬刻
石老和尚語錄第二十卷

百愚斯禪師語錄卷第二十

蓋亦談詩與學士大夫詩
異何也蓋去淺以語句勝
詩者語句之餘耳顧論詩
者又以通乎禪爲極致蓋
不要矣能乎禪者不緣內力
而自通乎詩也以詩通禪
者即通乎禪而詩之禪之
能屬詩趣所以石門石屋諸
古德以倚之詩率與漢魏之
唐季而與學士大夫之所

序 一

並稱焉而亦柔禪之以擅
者大爾百愚堂頭踞獅子
座吼聲震海內有年矣
以語句勝矣乃從格於
詩華而實緣乎自風骨
深乎淵博學士大夫之以擅
磨葉月乎不禁之何者愚亦
居其有之其以擅者謀大業
猶然讀愚之詩而以語句
與百讀愚公之語句即

序 二

此詩要亦可以傳後之禪
者之分館之館也
康熙甲辰春平望堂璧巻
老學人方拱乾書於廣陵
之隨園

百愚禪師蔓堂集卷一

桐城方拱乾選

歌

懷梅擬古四首

雨過兮窻暗溪漠漠兮烟淡淡烟濃兮春歸庚嶺遥兮帷斷雪飛兮魂亂

漏滴兮夢寒水涔涔兮月團團月落兮鵲驚憶和靖兮夜闌詩成兮燈殘

林空兮香宵人寂寂兮霜皎皎霜冷兮鐘沉問消息兮誰曉南枝兮啼鳥

簾動兮月上風戛戛兮波蕩蕩波澄兮天空獨搔首兮惆悵芳心兮無恙

送柴也歸閩

昨從浙江來今又入嶺去千里何迢遥索我歸山句閩海多奇峯飛猿常嘯樹道人活計新自有天然趣

君不見他人行處我不行他人住處我不住又不見昔年潦倒隱山翁燒却茅菴入深處風吹日炙荔枝

紅一段馨香任遠布

庚子春丫峯堂主邀余過瞿曇菴踏月抵初瀑
而至

落日啣山半昏黃拖筇躡蹀復趨蹌十里松花撲衣
香飛濤滾滾下澗旁行盡溪聲到草堂月上層巒影
徵茫中有丫子憩瓢囊四壁蕭然書滿床綴荷衾霞
歲月忘婆娑短髮欹徜徉鏗金戛玉弄修篁坐闕乾
坤天一方輪蹄安得至巖房石上苔踪多虎狼偶來
二月柳初任春風相約牽我裳等閒唉裏聲何長驚
散寒鴉返故鄉詩成潦草揮數行落花流水各自忙

久慕上洋王氏梅圖辛丑仲春日麗風和景舒
物暢偕諸子泛小舟遂獲豐栢信宿以償夙
願

柳線娜娜谷風徵紫陌行人踏朝暉隔樹烟迷鶯語
嫩晴江霞籠錦浪爬小舟行橫請水脉曉期尋梅問
釣磯望中千家屋曬月郊外百頃雪沾衣夢入羅浮
春窈窕香蕊蝴蝶影紛飛相呼相喚二三子共坐塵
流竟忘歸王家池上天欲無桂亭蘭榭疑洞府仙葩
異卉百千般鐵幹虬枝互撐拄俄訝卧龍攫浪起轉
盼白鳳翔空舞作似玉人月下依稀瞿鶴棲玄圃
伯羨青巖頭力只可看兮不可請我今來扣花王
人幾度問花花不語一片冰心說向誰對客半吞復
半吐循環不倦徙闌杆樓頭笛罷珮珊珊羞煞幾多
妖冶態肯同桃李誇歲寒君不見孤山翁冷淡生涯
趣不同放鶴亭邊春常在千古萬古仰其風又不見
灞橋客尋香凍斷蹇驢脊皎皎清光遠塵氛秋月蘆
花難並跡東君為我一何好十里橫鋪粉瑪瑙徘徊
別是一壺天不羨十洲與瑶島回首総成黯夢寄
語遊人須珍重

送紫谷後堂之五臺紫霞谷

多年烟水詢堂奧越國燕京無不到撈得寒溪月一
鈎而今欲返臺山道臺山道上春更奢擔月囊雲客
如蘇自古新豐和者寡無腔笛裏落梅花讀說高山
與流水不屬尋常律呂家啣行贈爾鈯斧子此去闢
秦任紫霞紫霞谷深多靈蹟昔有尊宿號紫栢壁上
猶存翰墨痕留與後人作標格君不見洞源一派舊
來長滔滔不斷入清涼千溪萬壑阻莫住瀰漫大地
滋群芳又不見臺山勝境名第一寶樹珍禽人不識
石上遍開金芙蕖欲見無緣空相憶為我致意文殊
叟將下青獅無恙否何時騎得到雲間試向風前一

哮吼

歌剪裁白馬

昔日曾說子昂畫畫中騏驥妙入神贊然令人動遐
想此畫世間稱奇珍有客惠我剪裁馬斯馬古今罕
見者極精禪巧不可言雙眸烱烱寒光灑鼓鬣揚蹄
塵不起追風躡電未爲比王良善御技已窮伯樂顧
之徒驚喜玉骨爭肯著雪埋神駒不產渥洼裏久辭
征戰汗勞勳懶嘶清風卧香几雕鞍已卸利名韁豈
貪芝草戀瓊粟雄心歇處忘踢齧逸塵何足誇乘黃
得意護將詰牝牡驪黃能辨尋常畫馬奚如裁馬

好霜毛凛凛生輝煌支公有言良可信我今亦復愛
神駿若教當今天子知詔購千金價不吝分付圉人
累相從等閒莫放出紗籠只恐秋深明月夜走入蘆
花不見蹤

送靈谷之五臺 有序

靈谷昔自五臺來歷參久發大誓願飯僧十
萬八千誦法華千部燃二指作回向今欲五
臺余嘉其行而作歌送之

曉霽天開鴻初度春風吹起花無數極目烟波正茫
茫其誰問福城路有客曳錫老不頗赤脚踏水下
五臺看遍江南梅似雪袈裟曾不着點埃不着點埃
眞瀟灑翻嗟無端卉行者十萬八千無滿因勝似餧
牛與餧馬道人行願未足誇肯逐兒童捉楊花披襟
步月閑活計朝暁焚香誦三車諸法本來寂滅相黃
鸎枝上語偏聆琅琅句滿七千軸豈似循行學筭沙
者不見藥王當年焚兩臂爲法捐軀志何鋭精進之
中精進轉供養之中供養最又不見塗膏代燭把指
燃燃燈因地修忍儞光明耿耿長不夜千古萬古火
中蓮而今欲返清凉去得來索我臨行句金剛窟前
有一言均提覿面曾指註前三後三意若何舌頭擬

轉說向他文殊不居金色界千峰雲散碧嵯峨

五言古詩

蓮沼

靈沼鑿何年經始先人手鬱鬱無凡卉芙蕖依岸[illegible]
風廻香濕衣露墜珠交走性賦廉且貞根潜悠復久
試問看花人幾能心似否若教心似花證聖何難有
珍域即目前謂爲列品九俳徊堪獨賞莫問濂溪叟

冷窓吟

子月正隆寒兄兼苦霜雪松巢鶴共語日中烏足折
野客吟不成吊字煨榾柮翻思侍節人冷齒和韲齧

衡門有高士偃臥身不屑更情忘軀者安心將背栽
銳志不可磨千載風凜冽此道今何遐堪悲不堪說

登弁峰頂

偶登蒼弁巔紆目千里外天地一胸襟長江飄素帶
聲欬發清風萬壑鳴幽籟浮雲倏變更令人增感慨

曉望

曙色豐饒櫳珍禽鳴鼓翮畏寒臥起遲披襟聊所類
雲斂望鄉關烟樹千重隔宇宙半微茫霜風正蕭索
勞生苦何頻誰能解自適堪美海鷗閒借狎無事客

夜坐覽坡僊集得點字

夜寂漏聲稀風雨飄然聒打我窗紙穿倒弄簾鈎戛
篆銷幌影寒雁叫羽橫刷偶讀蘇子賦忽笑靈風點
人為物最靈奚焉弗覺察良由情斷華古今不可拔
智愚無盡凡天地悠曾瞻

春宵遣懷

夜寒不成眠振衣聊復起搔首華殘燈微風生竹裏
離招月來窗勾引梅放蕊梅月兩交輝圓寂靜孤衾
有客萬緣空身心亦如洗歌罷獨徘徊此情誰共委
寥寥宇宙間長嘯聲不已

送谷山和尚返古處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梧陰滴翠濃菱芡香波寂正好恣高傳奚為動遠棹
月滿十八灘迢遞三千里愧斯守株人無能附驥尾
名懷天一涯悠夢託流水祖燈多嶺南古處復振起
千載澤群蒙章貢流不已他日抱節經遙尋咏鵲錫
空拳作人事相見莫掩倚

哭曹山啟元大師

去年八月裏排闥㩳閣中談心笑明月覆若話秋風
杖藜踏歌去關雲搆梵宮此宮還未竣別我何匆匆
吳山落暮色鑑水正微茫砥柱中流斷誰乃作慈航
泉石爭哽咽猿鳥競哀傷我哭天垂淚萬里傾滂霈

不是恩慕情亦非手足義痛哉末世時真風將喪墜

丙申夏月重曆任運法兄承惠墨謝酢月餘遂
欲刷復訂雲門之約

憶昔聚雄峯聯息十六載彼此兩鬢絲相笑復相駭
挑燈話忘眠鄉譚喜未畋遥惠以客鄉滿室飛光彩
筆底生雲烟金箋結蓓蕾纔纔惹閒思颼颼南薰解
聽雨坐茅堂烹泉沸玉盤大賈貴深藏鴻鵠志高遠
千里一帆輕別我去瀟灑莫負會稽盟垂虹釣東海

秋夜

冰輪紫荇絲侵凉生素髮露滴桂花根簾捲玲瓏月

苑鏞然桂枝香露濕林樾銀河横羽橋乘槎與莫問
悵泣懷宋玉秋聲葉底發逝者數如斯嬌景倏忽

宿梅園

秋色爛如春幽香乍可掬深塢有梅園烟霞生竹屋
紅日半晚嶺白雲留我宿蘇饑飽不饑栗林夢易熟
流水亦堪聽青山好遊月何日倫餘閒再享老香福

過竹香居兼贈巨浪主人

百亂水雲鄉窈窕抱幽獨沙暖鳧鴈多林明生海旭
有客愛隱淪數椽聊自足板橋通流水半梅兼半竹
春回香滿室風摇疑戞玉落花自成詩好鳥賡相續

曾聞到者稀我來極遊目籬菊解笑人秋風倒葦服
何所幾逗留爲唱新豊曲曲罷復長嘯萬里江天綠

鵲營巢

美爾珍禽靈擇木托高志拮据自營爲聊作目前計
春深帶雛飛曷有脊巢意曾聞北海鵬背負垂天翅
崩騰六合雲變化形無寄矧茲達道人無固而遷意
造物莫能拘胸襟羅天地嗟彼戀窩蛇彈尤不可棄
勞生亦復爾寧免桎梏累

觀海

薄暮臨高臺憑虛一登眺千里何茫茫滄溟正浩浩
白浪如山頹火雲波底照魚龍影紛飛乾坤忽顛倒
還疑是鵬天風吼萬竅令我骨毛寒倏爾動懷抱
人生良可悲與彼總幻泡欲寫莫能言徘徊發長嘯

再過吳瀊寓普賢菴

買棹遠尋鐘一庵負城郭綠水自縈廻白雲抱樹腳
佛燈映海霞茶熱驚野鶴我來正清秋諸景未寂寞
芙蓉撩亂開紅葉剛乍屢屈指十餘霜顔盼猶如昨
相逢盡少年相識半凋落隙駒誠難挽世事浮雲薄
詩成將寄誰明月可常託

川浦野步

漠漠天涯外悠悠東海濱晴巒浮蜃閣芳樹靄紅塵
依岸暫維舟極目曠無垠林鶏啼午後村犬吠花津
凉飈刺短袖細露濕青巾片雲孤野鶴萬里一閒身
野老鄉談異解笑語未真江山幾改變流水不知春
惟有浦上月千秋獨照人

挑柴途中口號

山家何所事生涯寄野樵樵葉斫青䕺擔雲歸路遥
緩步下危嶺横肩過小橋悠哉忘帝力忽聽南山謠

其二

一曲路未已夕陽濟流水亂石響松濤寒花爆霜蕋

憶昔爛柯人一去不知春今我增懷抱千古共誰論

湧金亭看秋色

郊外雨初晴風烟歛亭際我來試[illegible][illegible]秋色勝春[illegible]
野棠數里紅長江一錦庇石壁流丹霞亂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黃花暗窺人蝶翅挾香贓竹根迸細泉鶯驚傍[illegible][illegible]
行吟過澗東葉響驚犬吠不美米家圖別在一天[illegible]

偶修善權佛殿月臺適有謗者瑞會毛居士[illegible]
以詩依韻酧之

慨茲黍離離鼴鼠晝行蔓佛燈久塵霾芳規去年[illegible]
埜草昔人標布金長者願於義苟無私當仁何必遜

經始號靈臺千古曰成憲幸爾有知音立言發高論
稱譽亦非榮詆訾胡為困何以報瓊瑤自慚多委頓
月下細披之助我窮愁徤

山中苦雨

一秋九十日兩月苦淋漓滴穿頑石眼愁斷[illegible]山[illegible]
老農戚在望收藏頓此時高低田盡沒禾黍刈何[illegible]
新餉無可辦舊賦更難支有客朝歛玉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常懷杞人憂寒花為我悲憑虛天外看城郭浸玻璃

夜讀弘秀集

有唐三百年人文盛且優騷壇推李杜緇林擅齊休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上人五十二雪曲遞唱府夏金爭播玉截錦綴貂裘
雄有拔山力勢能障海流逮茲千[illegible][illegible]吟[illegible]前不[illegible]
片片拼瓊枝字字成珠[illegible]序之以志[illegible][illegible]日生光[illegible]
光彩耀古今幾得古人心夜深屋梁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擁衾復長嘆霜花盈衣襟

五月二十一是余初度諸子各以詩[illegible]為壽予
亦不禁鄙懷遂依韻和之

播首雪花飛驚看寒梨映晴[illegible]入畫圖風舞向天[illegible]
荷動水淥翻江澄鷗泛鏡孰能為解嘲笑[illegible]生平[illegible]

其二

菡萏笑風狂凭欄光拚映晚霞[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詠
萍跡浪生愁蒲委霜落鏡空嘶馬首增[illegible]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其三

蕉窓傍小池[illegible][illegible]遮播映[illegible][illegible]欲成圖[illegible][illegible]投學詠
厨空愁見賓髮短羞窺鏡一紀又虛添自[illegible]詩自慶

遊八公洞

行入深深處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茲老前人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看花敲竹戶坐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泉分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欲歸歸未得愛此風月窩

行泊河[illegible]

行行一百里日暮到河橋舟艤河橋畔遥聞吹洞簫
簫罷人何處落花隨水去偶逢白鷺鷥與我同心緒
心緒有何憑東風颺柳絮絮飛二月天細雨亂如烟
最是不堪聽聲聲啼杜鵑

蔓堂集卷第一 終

百愚斯禪師蔓堂集卷第二

嗣法門人智朴編
桐城方拱乾題卷閱

七言古詩

靈松

輪囷古幹凝寒翠氣益森森雄拔類錯落亂枝摩太
青髼鬆偃仰空塵世弄月嘲風不自禁凌霜傲物得
人畏夜深疑是奏瑤琴影動雲濤頻亂塵挂久謝
大夫名身退非慮小人忌我亦逃禪何有鄉與君共

話歲寒志羣芳雪後始知儔獨立無能奪其萃飽飫
烟霞老益堅挺然亙古撐天地

遊洞巖

振衣扶策躡奇蹤燒炬攀危探仙窟複層箇箇笑老
猿委蛇崩岩頻顛蹶石罅玲瓏奪神工萬家騰輝嵌
寶月晨風颼颼散天香玉液瓊漿流不竭靈葩不卸
自長春彩雲靉靆籠林樾幽深處處架虹橋壺天別
自開宮闕藤蘿倒挂挽鰲鬚蒼蘚輪囷披耕髮徘徊
躑躅與何勝偶出洞門笑不歇渾身帶露濕淋漓回
首看山眼突兀

遊五洩

削出嵯峨奇更奇驚看號叫走馮夷銀河誰將忽決斷飄颻千尺倒懸眉吋衲天孫剪爲五玉練飛飛隨風舞激湍觸石濺銀濤萬斛珠璣噴如雨靈湫莫測通蛟宮掣電轟雷震聾瞽攀藤更上一重巔足下日輪剛欲午七十二峰看不厭峰峰爭吐青蓮瓣昔有開山靈默翁驅神役鬼壘天塹愧我來時何太遲不得追隨空眷戀徜徉月下竟忘歸催歸回首雲烟變透迤十里出青口倚杖溪邊笑拍手此景非獨人間稀只應天上亦希有

題壘蘭

揮霍淋漓輕煤掃圖成幽蕙看轉好影落銀箋淡復濃纖葉橫斜和烟裊不藉春風花自開花開不逐春風老無人靜裡暗浮香肯與羣芳鬬花藥錦心獨抱樂天真德不孤兮石爲隣堪美氣味同君子傲盡風霜不染塵

登國山覽東吳封禪碑

一步一歇窮高頂青天漸近毛髮冷驚看疊嶂不知重笑指白雲千萬頃旁生擾擾隙中塵浮世茲茲眼裏青孫家封禪載庥祥天璽龍圖識其永吳國花宮安在哉空負流泉作悲哽皇天無親不可期曾聞在德不在門塞海壓城何太癡今古英雄幾個醒回首忽聽下方鐘斷送斜陽過西嶺春風暗裏醉遊人拄杖歸來深酩酊

咏菊

乞得鄰家一盆菊扶向齋頭伴幽獨幸爾客到不憂貧丰姿爽氣清人目靜看翩翩駛蝶飛來香馥馥裊輕衣對風解笑不解語各占秋光弄素輝錯落蒼蒼籠烟紫參差露蕊傾珠璣不與春花爭豔麗欲同白石老松屏此花一開衆花歇自古號爲霜中傑試問

相知更有誰脉脉無言憶靖節

遊張公洞

聞說張公洞最好秉燭特來尋幽窅雲梯蹬蹬路百盤下臨蛟宮萬丈島仙蹤誰跡不知名鬼工神斧弄奇巧瑰奇倒瀉灌芝田丹竈無烟生碧草細聽珍禽雜管絃轉盼靈葩砌瑪瑙欣逢八月木犀天香風不斷頻繚繞徘徊花藏界裏遊須使塵襟除熱惱誰知此地非人間我欲誅茅來送老

送八菴堀石二禪人還義山

秋風蕭索暮山紫楚雲吳樹幾千里禪客南歸不俾

旁逗涉荊溪加玄行滐倒從來一字無那有佛法挂
人齒生平多被業風吹越國揚州無定止說妙談玄
愧不能一片身心付流木君今別去返衡陽翻天烟
浪正茫茫路途草鞋須珍重拈却語句勘諸方唯有
義山真可羨錯鍵惡辣多機變與我最是好弟兄廿
載相識不相見到彼若復同行藏莫謂善權任破院

月夜同古樵卣菴諸子登洞州雙峰頂

夜靜霜風撼疎竹歡遊何必美金谷貝履尋幽兼秉
燭相呼相喚共躋攀雲磴紆廻起復仆攀蘿捫壁繞
山腹欲窮絕頂豁雙目劃然一嘯驚林麓滿山銀蟾

似推穀萬里烟光浮白玉仰觀星斗亦堪掬細聽波
底龍吟曲更向峰頭覓華屋屋中主人淳且朴烹茗
同盤飡黃獨詩成何羨山鬼哭試問蕉公今在不空
餘丹井臥麋鹿人生何苦不知足富貴總歸春一局
歸去來兮更滿促聊借峰頭鶴巢宿

過與可沈居士舊隱

滿架詩書一草堂紫藤百尺蟠魚梁春禽門外渠斜
陽我來不見梅源主泉石唯餘翰墨香

望雨　辛丑歲大旱故有此作

五月六月天不雨老圃老農咸叫苦每年播種在黃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梅此際禾苗未插上深溪陡然成淺溪小暑臨來勝
大暑枯槹遠近盡停聲惟座商羊朗不舞空裏一片
烏雲來勃然隱隱動輷雷轉盼好似雨將至倏爾又
被風吹開今日挨過看明早依舊晴空如箒掃溝壑
絕涓流林木皆枯槁再經三日五日不降霖管教老
幼蒼生無可保安得烏藤長百丈攪穿銀河傾庭放
淩殺旱魃不較多好看平田三尺浪

五言律詩

賦得樹影中流見

誰把岡橫展還疑隻走舟無根枝倒出有葉影分先

雲散丹青地魚遊水墨天羣流雖領斷不礙往來船

咏法界寺銀杏樹

氣鬱凌霄漢婆娑接地陰夜棲禪月皎日引怪禽吟
九夏蔭含玉三秋葉落金渾忘年代遠一柱砥叢林

野望

孤烟林外遠野色望中收影雜梅初熟雲黃麥欲秋
閒心隨鵲止逸興寄波流得句誰同賞斜陽滿樹頭

夏夜

愛涼開竹牖孤坐對南薰雉堞月初上桐階影乍分
萍徊螢散影搖映水棱紋野思沈虛籟鐘聲逐斷雲

寄漢融朱居士

聞君曾兩顧䰟未啟荆扉無壁安題鳳有亭堪寄衣
道交千里契念異寸心違勿謂不相值月明樹樹輝

煑茶

坐倦猶思茗分薪向小鑪初看疑霧起更聽若蛩鳴
味戰昏魔遠香撩詩興清趙州無限意珍重向人傾

咏螢

丹鳥名傳久冷然體自輕浮沉隨處度隱顯順時行
伴讀欣幽室全生遠禁城夜來簷上宿疑是七星横

病起

自愧身縈病春光已半過試行憑杖力見客怯言多
夢暇常同鶴形癯懶縣柯幸期得小健聊作一吟哦

元旦登山

探奇聊仗策攀磴躡危巔惟石雲千簇晴湖鏡一圓
村間聽好鳥東畔看飛泉小憩崖臺上春風軟似綿

梅徑

傍水春何好南枝蕋發肥色分鶴背冷影碎蝶魂飛
看月疑堆雪穿風亂點衣聊因送客處門外踏香歸

夏日遊錢壁居

撥雲尋鳥道危磴碧蘿攀逸嶺仙橋古香風樵徑還
鑑湖分海口石壁接天關絶頂舒長嘯乾坤一掌間

除夕前一日

臘盡驚梅放香風暗動簾半生方外客一歲夢中添
積雪烹新茗裁雲補舊縑何時完筆債免惹野賜嫌

咏秋蟬

素志多高尚清吟足一枝外形欣自得忘味樂天倪
露薄傷時變風微寄遠思秋來無限意堪惜幾人知

重陽日訪能濬玄素法兄途中作

爲尋白社友迢遞入深阿佳節途中賞幽情客裏多
菊香烝野徑鴈影蘸江波高隱知何處夕陽清磬過

借行秋色裏

杳嶂合蒼翠尋幽竹徑斜霜花侵短髮丹葉落晴霞
問鴈情何闊穿雲興更奢笑談明月裏石上且烹茶

雨窓即事

柿酣秋漸老小硯足生涯蕉響來山雨風狂集暮鴉

歲暮遣懷

人情隨所適世事亦何嗟落葉催衲急寒來且續麻
年盡事何盡得休且便休新詩寄故友往跡付東流

夏日訪丹濵法兄

日曬荷衣暖雪香草閣幽瀟然忘蝶夢酌茗笑莊周

爲訪金瀾友飛帆兩度遊析荷香亂渚踈竹影侵樓
客久憐多病年高喜白頭此心誰共曉攜手肅芳洲

重過濂川昭慶寺

廖城烟景好帶雨遠揚船岸柳因誰綠庭蘭爲我馨
榻餘昔日夢鏡異舊時形回耐蕭風急催舟不肯停

暮冬即事

雪霽園林好幽情歲底奢洗錯類袁月留客共貪霞
凍解溪腸咽烟凝谷口遮老藤閑不住隔水探梅花

咏雪

摧毳獨聞鐘參差倒壓松山高形易老梅瘦蓋偏重

少室今猶列程門久不逢偶疑人世變樓外失千峰

秋日過化山訪位中法兄

烟寒秋欲老山亂影猶迷淸磬雲門寺晨歌耶水溪
昔年懷勝隱今日見眞棲話久情忘處高軒桂月低

隆福寺

流霞磨殿角頹古見遺蹤關徑通三洞開門對九峰
月移鶴夢穩花襯馬蹄重千載名藍地雲開夜半鐘

昇仙臺 王可交成仙處

樹老餘荒砌至今思可交水流空有月鶴去獨遺巢
丹竈和烟冷恭壇任雨敲蓬萊知在邇秋色淸蓋幻

酒瓶山 昔韓世忠勞軍處通鑑云世忠後軍屯青龍即此也

積壘成高阜年深事可傷殘虹沉劍氣夜雨濺壺漿
勳業埋荒草雄心寄北邙何時開醉眼共笑白雲忙

白鶴江

岸樹聯沙觜霜翎影蘸波時聞淸唳遠乍見片雲過
細雨侵紅蓼白萍照綠莎子喬乘去後幽夢逐漁歌

會龍菴

雲深開白社遠水遶重圍玉齒經聲嗣金龕佛火微
鶴間頻入定月上不關扉夜夜羣龍聚聞鐘帶雨歸

獅子橋

烟鎖關津斷金猊隔岸通風生聞夜吼草偃見毛豐
猊白溪君老瓜翻水面紅久忘狐兔跡聲震素長虹

戒衣亭

昔日曾分付誰將掛此亭條衣流水樣色染遠山青
錦綻烟生蔦光飛夜聚螢寄言鷄足老莫使亂飄零

除夕

打掃堦前雪留詩且稱意年增空自惜齒缺不成雙
剪燭留金薬烹泉寫玉缸坐深因送臘鈴語落吳江

初夏懷穀山和尚

章江分袂處十載悵離居春去難留夢鴈回有見書

參差烟樹杳迢遞水雲蹤一樹高懸久何時過我廬

酬朱漢融居士

蔣烟籠鶴渚一棹夕陽回梅老香涵雪春深花戀臺
月依流水活山傍畫圖開莫訝幽齋冷乘閑且再來

檇李道中

殘陽籠遠樹錦纜繫春風波習魚吞影花驚鳥啄紅
人家楡柳隔郷國夢魂通烟雨樓何處蒼茫在望中

過水月菴贈竺賓

薄暮投香刹苔深一仗通橋横明月圓厨傍暮花紅
滌鉢魚心悅敲詩鳥定空主人情不已連日對春風

雨後登玉峰彌勒閣

雨餘山色好牽袂躡雲梯滿裏江天闊望中樓閣低
花頻留客坐鳥獨向風啼兜率疑何近蒼蒼烟樹迷

閔浦曉望

曙色分茅店人家近渡頭烟描雲外樹雪點浪中鷗
短笛催郷夢飛絲繫客愁徘徊搔首望隔岸嶼漁舟

宿亭林寶雲寺雪朗上人房

雨過亭林暮偶來借榻眠寒花弄月池靜筆生蓮
坐久因情洽談深識主賢忽聞流水外鐘打五更天
花承蓮座

列岫自天削芙蕖瓣瓣開涼風生碧沼丹葉點金臺
影亂流雲度香飛驟雨來雙趺聊一坐身世遠塵埃

秀屏春樹

雲開飛翠羽雀石淡烟籠春藹舖鮮錦巖花艷幾叢
四時風雨易一色古今同最飽渾忘倦猶疑在畫中

秋夜客中聞砧

海棠眠正穩振策獨吟時風定螢喧竹水香花落池
幽情孤嶼遠客夢片雲知此際真堪惜氷壺滿貯詩

嶺梅

二月春將半南枝尚未開朦朧因霧隱冷淡怯風催

瘦影搖簾幕香魂落茗杯欲言猶不吐試問待誰來

送象先返楚

客路春山杳新青陌上看晚鐘敲暮雨好月下晴灘
柳放龍江暗霜驚雲夢殘歸帆千里外珍重曉風寒

南橋明行寺阻雨

問宿南橋寺門掩浪頭翻人為下榻難我是乘風
夜冷花貪睡烟深柳帶愁情知風雨抱不肯放行舟

舟中限韻

西風吹夢急作客不吾嫌柿葉飛紅鳥霜花襯白鹽
鐘沉吳嶺外鴈度楚雲尖堪惜秋將莫吟成獨撚髯

雨窓夜坐

一榻和雲冷坐深篆縷斜山空多夜雨樹老獨樓鴉
貧病甘爲慮世情亦可嗟秋風知我意吹夢過天涯

過長青嶺

十里長青嶺迢迢到紫郎竹橋霜易滑茅屋草生香
路細因苔合林深悅鳥藏幽棲知在邇小犬吠斜陽

指石峰

嶮峨絕行跡嶚崢一指伸劃開江眼碧點出嶺頭春
幾見梅花笑數番楊柳新何年舒到此唯待問津人

暮壁

年深柯已爛細雨草生悲世事空流水人情一局棋
月晴螢火瘦秋爽石毛披此著誰先得白雲獨自知

琵琶洲

地靈多復巧芳渚類琵琶逸韻含千古流商別一家
春風吹不斷幽韻奏無涯不作關山恨東風草自花

乍霽

曉開天放眼試策踏新晴紛蝶探花徑群鷗哏綺衣
犬聲隨客往雲影逐帆歸堪惜春將半尋詩問釣磯

遊大山菴

路狹難容足徘徊只見山峯巢鷲鴿嶺嘯月倚松關

鐘向雲端發客從天外還倦來眠石上夢不到人間

寶月菴坐雨

一室更初漏燈殘客思沉凉風生短髮細雨濕孤襟
鳴過滄江杳蟲悲落葉深幾家人不寐城外擊寒砧

托鉢

青年分衛事鷄足繼芳塵梔度千門慶生涯一鉢新
除貪爲正命趣味但支身從上眞儀式惜哉愧古人

拾棉花

荒村生計拙農事待秋看遍壟數瓊藥壓枝盡雪團
和雲逐日撿帶露向風攤好似兜羅物隆冬不怕寒

羅溪夜泊

市散人烟寂移舟傍石磯夜沉漁火斷霜冷鴈聲稀
旅客吟殘月寒砧擣素衣古廖臨海近夢帶晚潮歸

中夜雨

寒雨西風夜孤襟自拂舟鐘沉黃葉寺浪捲白蘋洲
世事貧中斷家山夢裏遊謾言爲客易霜色忽驚秋

月浦夜發

渡口潮初漲一篙逆上流轉灣驚睡鶴移浪動飛鷗
村遠人烟斷風高畫角愁更知前路好蘆月滿江洲

看雪

一片來何處行藏頓自閒有心隨野鶴無意出青山
練曳溪邊度影分洞口還偶然植杖立疑在畫圖間

登玉峰

雪霽山何好徘徊一杖通歸帆流水外清磬隔城東
華雨迷幽徑笙歌逐曉風我來頻眺望春色滿吳中

登龍池山

路細沉蒼蒨逶迤半入峰烟林幽澗隔野寺白雲封
谷暗疑飛雨池澄起臥龍歸樵遥指處金碧影重重

秋日山行

隔津頻問路穿石度危橋落葉秋風戰殘花細雨飄

踏歌尋谷口策蹇下山腰行盡白雲處相逢半是樵

刈稻

春揷勤秋望登塲見穫功翻雲和碧劊刈浪帶烟空
餘粒滋肥蟹閒田下晚鴻羨兹農事畢擊壤詠年豐

冬日曉發

歲暮征途遠江烟曉似烝殷勤望北固指點說毘陵
楊柳含春思梅花笑老僧設言爲客苦此際與何勝

遊平山堂 即楊帝迷宮處

昔日繁華地今來倍慘傷草餘昏夜雨碑剩斷文章
老兔棲荒塚寒鴉噪夕陽曳臺何處是千古說雷塘

其二

肩輿盤曲磴爲訊上林春粉黛悲流水笙歌逐遠塵
江山仍似舊風月幾番新駐蹕當年事黃鸝苦訴人

蔓堂集卷第二 終

百愚斯禪師蔓堂集卷第三

嗣法門人智 朴編

桐城方拱乾甦菴閱

七言律詩

冬日村居卽事用古韻

晉隱萍踪傍小谿愛瞻捫蝨倚楹西山籠淺謂如銀鶴養氣誰能似木鷄雪壓蒼松形愈健風敲野竹韻偏齊梅花爲報春消息惹得寒林鵲亂啼

其二

凍雲橫鎖玉盈谿風抱鐘聲過壟西沙渚霜鷲凝睡鴈竹籬午過亂鳴鷄懸瓢自昔懷巢父食粟於今愧叔齊居僻不知年欲盡惟聞深樹老猿啼

其三

烟消石冷影清谿黃落敲氷響度西嬾放詩成千朶月香殘定起一聲鷄謾誇北秀談玄輪堪笑南華論物齊愛日栽雲聊補衲傍簷花鳥盡情啼

其四

黃葉紛紛堆滿谿尋梅誤入石橋西牧童牛背歌殘照婆子村頭馬棲鷄寒逼泉聲琴欲斷雲開山色畫難齊誰云冬日無佳景玉樹山家鳥競啼

幽居

爲卜山居伴夕曛喜無塵事可相分開池掘出半輪月種石招來幾片雲雨滴茅堂聲細細烟籠竹徑影紛紛虛懷獨坐忘諸慮鷄犬時從嶺外聞

留別居士

夜深月滿畫樓南共話維摩茗半酣世出世間誰有二一教傳教外本無三遺衣亭畔思尊意留帶山門憶子瞻幾度盤桓應未盡別峰相見再相談

雨後散步

瀑雲初散淡烟凝遥望山山似潑青乍到蓮人驚犬吠重來飛棹惹鷗憎菜花雨剪金盈地麥浪風翻碧亂汀乘興偶探新漲水老藤引過石橋亭

寓法界寺

烟樹蒼茫擁翠臺溪光掃映絶塵埃門連岫色和雲度風送鐘聲帶雨催古額高懸新梵宇斷碑橫臥舊荒苔偶因携杖閒遊此底事天花動地來

述懷

野寺荒烟綴碧蘿鬚髮古貌一頭陀道窮已絶羚羊跡夢破空餘蝴蝶過茶熟風來清筆債燈殘月下道

詩魔幽人謾謂忘機好誰識忘機事更多

春霧

萬象朦朧看不清依稀離月未分明似雲似雨漫空布如穀如綿徧界横梅塢香飛無覓處板橋人過只聞聲拭眸復上高臺望儵忽乾坤幾變更

九日値雨

半風半雨届重陽坐起無聊興自狂擬去囊萸羞混俗試將採菊詰何方聲沉寒木鴻初度金糝蒼苔葉乍黄爛煮浮澠誰共賞倚樓笑指野雲忙

遣懷

踈竹風敲寐不成披襟偶坐到鐘聲窮情半向閒中遣好景多因何裏傾雨着梨花香欲濕烟寒芳草夢初驚子規爲惜春光媚叫落江樓月幾更

初秋即景

凉生古殿動新秋楓葉成丹落案頭萬慮澄瑩猶湛水一身放浪寄虛舟層層離月分詩興片片江雲曳練流無事細聽蟬聲嘆踈風遠遞暗香浮

秋夜同淡水大師話別

水際凉生萬戶秋高樓香茗話同遊江邊落葉驚鳧夢天外飛鴻送客舟月色初分今夜興雲情尤向別

峯投青谿亦有留君意兩岸芙蓉帶露浮

賦得漠漠水田飛白鷺

綠野泗洇欲素文遶連浦樹浪初分烟迷高翥疑逃隱雨深空翻蔵舊羣影影波心點點行行天際雪紛紛數聲短笛滄浪外亂逐斜風度晚照

春日送拙菴朴侍者之徐州省覲

故年林下把禪扉昨別那堪一拂衣復把金盆爲母壽催將滿復事覲稀黄樓花暖多佳景酒水花飛滿釣機記取臨行前有語薰風江上望帆歸

舟中眼前

兩岸蒹葭雪擁江喜留秋色入蓬窓溪邊菊綻金千朶天外鴻飛影幾雙有意驚人須得句無心野鶴自成腔停橈回首雲間望落落風磨撓法幢

夏日得淡字

折脚藤床一草龕四維無壁任風採棹沉朱水懷船子牛去兩關憶老聃嫦娥彈聲吟細柳翩翩雲影流晴潭新興有幽蓮同調得與青松作笑談

咏珠簾水

潺湲白浪瀉層巖化作珠璣幾許年璨璨光搖烟縷織離離影亂月鈎牽珠絲雨度千條結皎浪風翻萬

翻圓帝釋宮中尋不見誰將倒挂碧巖前

閱百丈不測和尚偃草遺稿有感

昔年揮手別松門此去而今齊與崙師表高懸容似
昨歌雲室鎖誰衍溫陽行半落鶯霜曉花夢纔敎逐
雨魂遺草那堪重讀處猿啼月冷正黃昏

次一唯姚居士重遊怪石塢韻

殘夜碎踏滿谿流雨度推敲未盡幽野鳥隨筇啼不
住巖花傍水笑相留塵封蓮漏何人聽曉霽華林有
客遊莫訝雲厨多冷淡一杯春茗解新愁

秋咏

谿風閑外雨花香計拙無聊且學狂憶得梅梢曾摘
月咲看鏡裏又逢霜曉天虛碧於詩淡野徑秋聲入
夜長瘦影自憐爲客久五湖夢老水雲鄉

其二

芙蓉秋水夢魂香午後茶酣咲語狂短笛樓臺頻弄
月隔林砧杵亂敲霜雲消惟見山形瘦漏永愁添客
思長放浪一身天地外蕭蕭蘆荻冷家鄉

其三

秋老林泉水氣香興來難禁草髮狂澄澄皓月平分
練落落丹楓碎剪霜夢繞天涯懷莫定鴻歸塞外信

何長乾坤輸我踈慵甚高枕秦峰望海鄉

其四

鳩聲隔雨喚風香一味生涯老愈狂叢菊滿園鶯柔
夢蒹葭兩岸墮瓊霜波心月畫蛾眉細天際雲排鳥
陣長鄉栗幾時尋舊壑臨風一曲唱還鄉

其五

紅斂秋山桂鬼香亂雲堆畔放歌狂錦江釣盡三更
月曉徑樵歸滿擔霜樹老不知形影健風高唯覺嘯
聲長扁舟物外忘拘繫萬里烟波萬里鄉

其六

庭角風吹橘柚香曉來鶴避茗烟狂寺鍾雲外敲殘
雨村犬籬門吠落霜柳按三眠棲鷺冷花分九曲引
杯長間情一片秋山月獨照空林寂寞鄉

其七

幽堦蝸蝕蘚痕香竹老龍鍾似我狂寒瀑千尋飛白
練野棠數里下紅霜窓昏無月吟詩苦肩瘦執風帶
髮長秋色滿庭今古畫歸鴉雨後亂投鄉

其八

殘花和露釀秋香蘸得風流物外狂滿架詩書懸餞
鏡多年琴劍任堆霜嵐光影散爐峰裊野岸潮迴鏡

水長江海浮沉何足計玉壺別有一江鄉

古寺春回

蘿壁金燈慰寂寥婆娑老檜話前朝細看佛項青猶濕俄訝僧眉雪未消檻外烟濃春入柳溪邊梅放玉浮橋曉來獨對東風立飛鳥爭啣香亂飄

浮圖秋月

淨掃銀河淡抹烟波晴塔影入溪眠層層星斗平分彩面面簷光各樣天鈴語風吹沉樹杪桂香露冷落堦前夜深不倦徘徊與萬籟蕭騷奏管絃

竹院晚凉

寒碧陰森抱小樓祖襟更美北窓幽綠雲冉冉晝猶夕水氣霏霏夏似秋幾樹新蟬音入律半簾斜月影垂鈎邇來活計惟高枕夢逐白雲天外遊

平田烟雨

一帶蒼茫望裏昏隔林不見舊芳村人家渾若輕紗掩菜樹唯餘濃墨痕杳杳農歌浮水面依依歸夢隱雲根堪憐側笠垂綸處擾亂鳩聲喚雨魂

橋畔僧歸

雨霽金鶯傍客啼柳灣直隔小橋西桃花流出紅鋪岸白鷺飛來雪點溪錫挂片雲客裏落半肩明月冒

招提相逢已識來方是衣帶烟霞屋禪泥

松林雪霽

簾捲春風作曉時誰遣素練綴高枝梅花香滴寒初散蝴蝶魂飄雁正癡瀑斷崖頭飛片玉棘開沙眼叢新詩負腹背坐茆簷外蘆花銀簷影亂垂

靜夜聞鐘

烟涵寺冷漏初沉一榻悠眠夢不禁抱月狂猿棲老樹啣蘆征雁過遥岑希聲陣陣窓前度餘響悠悠枕畔侵坐起乍聆剛夜半霜鐘風送出雲林

龍江夕照

白蘋荷渚亂秋烟孤艇斜依落照邊楓醉江頭波織錦鴻排天外影揮箋參差雲樹眉端遠近溪山畫裏懸沙上遥看人競渡幾株暮柳響風蟬

木塢樵風

夏木陰濃雨欲飛滑滑碧澗曳斜暉風寒六月松琴細花落三春薜迸肥采藥仙人乘月荷負薪樵子踏歌歸偶來策杖因逃暑驚起烟霞亂撲衣

遊西湖

崔嵬一樹繞湖湲四顧先觀面面山雨霽湖光分素練烟濃荷渚度飛鴨斷橋簫鼓花邊出夕照漁歌日

下蓬萬頃玻璃浮碧漢偶疑身世隔人間

秋日偶成

颯颯凉風撲面生出門乍喜葛衣輕木犀香爆金鋪砌匽荳花開月滿棚雲散吳山舒老眼雨餘蕪水起孤城凭高為問飛鴻信萬樹秋烟一抹平

秋日泛湖

菱荇參差碧浪橫滿蓮秋色不勝情紛紛濃淡霜中樹隱隱高低雲外城荷葉影枯香欲褪芙蓉霜冷蕚初驚殷勤借問沙鷗路午後招提磬幾聲

中秋後二日舟次郎景

秋老蘆花雪半蔫存詩先乞買舟錢晴晴淡淡湖中畫斂斂飛飛水上烟皓魄初殘輝尚滿梧桐乍落影猶圓今宵不減前宵興野色波光共一天

次寒松首座清明值雨韻

杏烟濃淡雨絲紅愛殺清明楊柳風野墓春銷芳草合北邙雲鎖夢魂空鶯啼紫陌行人斷棹出青郊流水中撫景傷心多此際飛花無限逐西東

春日同靜公拙菴諸子遊平山堂

日暖芳林鵲構巢買舟城外泛西郊濃分鴨綠浮江面淡着鵝黃濕柳梢隔水聞鍾知有寺尋春留客愧

無餚老來莫禁閒遊興却倩東風為解嘲

和寒松首座詠斷端硯韻

貞珉耿介壓羣豪志久磨彩美雅操損益無心堪拭劍琢磨不礙任揮毫文縣神鬼憑伊力字走龍蛇仗爾曹勿謂吾今成過譽端溪聲價舊來高

雨中遣興

雲涌野寺客來稀靜對瓶花發笑機生意半隨秋意老鐘聲常逐雨聲飛傍簷寒鵲窺禪叟貼岸丹楓醉釣磯數里平橋烟鎖斷泛泛蓑笠未曾歸

焦山曉眺

瘞鶴巖前獨倚筇斜暉浪捲錦重重人吹鐵甕城頭笛僧打金山寺裏鍾萬里鄉關歸夢遠千家樓閣嗔烟封臨風吊古多惆悵只有沙鷗睡正濃

紅蕖

蕉逕雲酣夾雨浮望中燒眼曉棠秋無心不作尋春蝶有興偏能狎野鷗零落枝頭詩片片空餘堤畔蓼悠悠堪憐幾許丹青意惱亂西風舞未休

初夏遊婁東王氏園

竹逕藤橋傍小津偶偕短杖訊芳神池塘倒浸山林影亭閣平分圃苑春簇簇玲瓏爭怪麗層層點綴圖

奇新循環徧倚欄杆立鳥慣啣花不避人

望海

海門誰分西與東潮廻天地見鴻濛千層駭浪飛奔馬萬派驚湍怒吼風霧斂蜃樓連碧漢曉開陸市聳鮫宮設夸浩渺無涯際收拾還歸一日中

題市隱

大隱何勞遠世塵不妨在處且閑眞横拖嫩綠池邊柳亂吐嬌紅洞口春客夢半隨殘句破歌聲乍入曉風新目前識得皆行樂爭肯桃源去問津

再遊鋏壁居 有序

鋏壁居者乃吾先師瑞老人之所搆也以其層巒環抱疊巘蟠崗有北面一峯最高峭峙如屏色循深黛故以鋏壁名之亦爲豺豹虎狼出入之藪苟非有道者不堪棲焉惟吾老人禪棲三載然後拂衣而往於是緇素高其德響其風遐邇彰名迨今不朽庚寅歲余渡錢塘歸祖塔遂登頂造廬披襟遠眺令人忘返故有鑑湖分海口石壁接天關之句及今丁酉春余承乏雲門一日偕諸子復躋其巔不見椽頭屋老几榻塵埋惜哉自吾老人去後鮮有能繼其蹤者因爾愴然有感聊爲志此

崚嶒石磴影重重撥草來尋舊虎蹤壁上有詩餘淡墨池邊無鶴冷青松落花爭向藤床臥老蔓頻將石𥥈封誰道慈音今已寂夜深幽籟撼群峰

不流泉 有序

寺門兕首有泉無名不知出自何時其味甘溫鮮潔其色紺碧若玻璃然久供庖廚人皆樂之雖酷暑大旱常滂滂焉或淫雨彌月亦湛湛焉一日余携弟侄徊其間謂侍者曰夫

水之爲物也盈則蕩之窪則混之是泉亦有和而不流滿而不溢之謂茲以不流爲名豈不爲山門一佳致也耶因志因題聊以拙句志之並作後來高人騷士引玉云爾

何年鑿出一源漫倒浸星河與漢顔滄汻析同君子志澄渟靜比道人閒唯留好月常相伴肯逐落花去不還香積頻供同沆瀣至今無復到人間

其二

一泓幽深鑑者稀參差萍藻澄晴暉香浮綠綻殘花墮影亂涵空斷鴈飛燦燦霞光凝浩氣澄澄夜魄活

天機唯期野衲清詩與傾與人間說是非

宿五浪寺有感

日暮秋林杖倦行為尋古寺入山城池中不覩危樓影流吟唯餘落澗聲隱隱孤燈光欲墜依依宿鳥夢頻驚堪憐祖意無人問隔嶺霜鐘扣月明

秋草吟

瘦影離披老砌傍夜深簾外撲螢光逢秋何事形偏瘁泣露緣誰色漸黃細雨凄凄蛩韻切西風獵獵馬蹄狂傷心只為時多變一鴈聲中萬里霜

其二

木落荒蕪野渡傍時逢搖落戲流光曉風碎剪溪毛冷夜雨頻驚石面黃旅客天涯羈夢遠王孫陌上罷歌狂無情也解同人老慚愧衰容滿鏡霜

遊東山

白雲影綻碧重重不倦躋攀問曉鐘洞古薔薇香氣杳局殘碁野蘚苔封三江月冷梁朝寺萬壑龍吟晉代松携茗東西頻眺望山山色染紫芙蓉

夜坐遠明上人房

小閣高懸落澗傍夜深寒翠濕篁濃雲水墨詩中畫素壁梅花夢裏香殿古鐘沉聲寂寂林空月瘦影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微茫寥寥此際憑誰語萬里江天一鴈行

己亥元旦竪方丈

還得年新時也新重開白石闢荒榛雕梁橫架風櫚麗彩棟高懸海國春三迦月澄天鏡朗九峰雪霽曉雲屯談云十笏難容膝百億金毛現一塵

遊古吳與何山廢寺有感

為訪招提步落梅亂雲深處幾徘徊殘碑蝕蝕埋荒塚斷礎塵封臥綠苔風冷恐聞寒鶴唳月沉不禁夜猿哀堪憐祖道寥寥甚底事無人問刼灰

登霞霧山禮石堂祖師塔

迢迢幾度挽枯藤直到巉巖最上層野鳥隨節常似客山花笑我作遊僧搖搖白練飛泉下簇簇青巒霧丞率皆深藏風韻古千年蘿月一龕燈

同元潔和尚遊徑石塢分韻得山字

踏斷羊腸路幾彎偶來乘興共躋攀流泉暗寫琴中調怪石驚看畫裏山日暖蜂銜香蕊入舊春晴花市鳥關關不須更問桃源勝笑指松雲學我閒

十僧詠

山僧

一自誅茆居亂峰鑁頭活計意偏濃頻剷梅圃堪留

月細補荷衣可禦冬路僻曾無馬車跡苔深唯見虎
狠蹤客來休問年多少石老松枯欲化龍

禪僧

始從言外契三玄不憚腳跌坐一氈針砭投時明匠
事風幡話處許誰傳秋深霧歛禪河淨霜冷鴻歸心
月圓只個蒲團忘晝夜法堂一任草芊芊

講僧

舌翻放海浪涓涓如意揮空代佛宣一字初分開半
滿五時巧設定偏圓香雲紛紛飛繽彩花雨紛紛繞
法筵欲止兒啼黃葉好誤將黃葉作金錢

詩僧

一度敲推一度新重吟句裏喜驚人擁爐錦繡猜多
富清飲氷霜不染塵雨歇風前頻覽望晴花下獨
逡巡生涯最苦雕蟲技日日尋芳去問春

老僧

霜眉皓首褐氈氄世事榮枯總不諳齒缺多風羞見
客眼花無力懶開函愛眠每起三竿日怕冷時厭一
草龕自憶當年行腳事萬機休罷不須談

病僧

袈裟癃弱不勝支學佛心灰說向誰枕伏藤床憑自

原稿模糊，敬請鑑諒。

起手攜藥餅來會難差病骨如柴[illegible]形似
鶴癡妄念銷鎔無一點獨餘明月照清池

孤僧

自入幽岑只一丁錫兒腳折苦支撐襟開宇宙懸瀟
灑目覩雲霄任逕庭清夢不隨流水去閒情唯與野
鷗盟獨憐形影常相吊坐起無聊對月明

遊僧

不辭寒暑涉江濱箬笠芒鞋緊着身踏碎岩嵓千丈
雪帶來少室一枝春衣穿半是風相拓藤老多幾瘁
霧翳路債多年還得否相逢滿面盡埃塵

貧僧

四壁寥寥只自知窮無窮處始為奇飢中饑乏朶頤
樛囊庄久空繫蟣蝨拾翠充楞遺而逐義累補衲被
風吹分明說向人難信舉世貧來更有誰

懶僧

形骸疏散不堪論對客無心叙語温涕墜從人言是
懶髮長任爾笑非抛愛看凉月猶眠石懶撥寒爐只
負暄寂寞渾忘身世老那知剎隊到蓮門

初春

曉起衝寒試步行喜逢喬木乍遷鶯人情冷淡添前

華世態驕奢誇饒生古驛春晴衰草活遠村風暖落梅
輕徘徊更躊躇堆望萬里雲霞海面横

秋日病中遣懷

病來偷得片時閒伏枕窓前把句刪萬事無心惟白
業多年有夢在青山影沉野渚鴻初度聲亂寒蕉雨
作還閉戶不知秋已老芙蓉笑我鬢毛斑

咏舟室

臨溪一閣影空浮似艇高懸不着流柳細網寒仍蕉
水雪枯荻瘦夜捫秋無邊風月詩中老幾許乾坤夢
裏遊試問主人那借我閒來海上狎輕鷗

其二

數椽倒浸一溪横彷彿蘭舟浪不驚雨霽帆收雲影
亂風廻鏡繫柳絲輕每懷鄂渚千年韻誰羨銀河萬
里情近日生涯隨分足月鉤天外釣長鯨

春日漫興

二月三月春風狂桃花李花爭出墻萍喧遊鱗魚浪
急雨過紫燕啣泥忙閒荷小鋤耘細草獨拔短筇理
修篁堪憐世事今非昔日暮烟波望渺茫

春日登雲間大觀樓

春風無恙鳥啼花花裏登樓興更奢浩浩歌鐘沉野

籟曾層梅柳隔人家數堆螺髻青撩亂百里虹橋影
倒斜遥望潮廻知海近城頭落日奏胡笳

再過古廖化城菴

去年我來八月天今又舟泊重陽前乍出乍沒江邊
石半晴半陰隴上烟楓落紅霞詩片片菊開黄葉影
翩翩此回且喜生涯好滿載秋風過練川

賦得藹意嶺頭雲

澹澹和風過翠岑還看時復弄晴陰忽南忽北情無
倦俄去俄來意不禁曉逐輕帆歸遠岫晚隨清磬度
長林等閒懶上丹青畫蹤跡惟容野鶴尋

善權洞

亂雲深貯玉壺天勝境方知不浪傳石乳滴通流鳳
髓靈根倒拄透龍胭玲瓏翠實明兼暗窈窕丹梯斷
復連到此頓忘塵世界相逢且莫說三禪

咏善權寺有感

離墨山高壓衆峰紅霞碧樹幾重重六朝香火千年
寺十里亭橋一逕松水接靈源分洞脈燈傳慧眼續
南宗看來此地今猶昔夜半惟聞架上鐘

新秋

西風昨夜入簾鉤一葉俄驚海國秋雨過幾家人弄

笛月明千里客登樓池荷露滴香初散院竹凉生暑
漸收落日亭邊倚杖立漁歌唱出蓼花洲

中秋賞月

溯天一色滿樓西極目清輝杖可携簫管聲從雲外
漸星河影向盞中低漫嗟秋草經時變已識人情轉
眼迷好景不妨連夜賞莫教明月落前溪

閒步

秋林落葉滿天涯撩亂浮雲陣陣鴉楊柳暗傷流水
外芙蓉醉倚夕陽斜一團風月恣吟興萬壘烟嵐入
望賒時序易驚容貌改蕭蕭野岸老蒹葭

九日登離嶨峰頂

重陽抱病强登高身入層雲興亦豪彈指江山歸幻
夢堪嗟名利逐波濤白鷗蕩漾狎仙客黃菊離披類
我曹欲把新詩留石上恐驚野籟挽蕭騷

其二

風晴沙白梟秋烟携茗憑高共笑巔病眼慣看浮世
態孤筇唯愛老山川樵歌互荅長林外鴈影橫分夕
照邊望裏鄉關何處是丹楓搖落滿江天

詠醉松

錯節盤根擅八區飽酣霜雪鼓風顚乾坤獨立聲光
冷今古渾忘氣槩麻夜靜有情招鶴唳曉來無力着
風扶渠儂不食官家俸月挂峰頭傾玉壺

春日咏雪

看似無情却有情飛來片片使人驚暗侵柳色寒猶
甚低壓梅花夢不成枕上吟殘詩五字窓前疑是月
三更興酣償與東風戰盡把溪山一抹平

登樓

竹裏樓臺敞欠通遥看孤鶴下晴空短歌隱隱畫溪
外清磬聲聲烟寺中千里風塵隨處異百年人事與
今同憑欄倚罷斜陽盡撩亂荷花水面風

芟草次拙菴朴侍者韻

門逕荒凉客屐踈殷勤還自細刪鋤目前荆棘知無
剩簾外風光儘有餘晴曬落霞堪作供夜留明月且
看書漫言道者多分別蘭蕙薰猶不共居

遊金山

誰向江心竪一拳稜層怪勢欲擎天繩床借坐東坡
話玉帶曾輸佛印禪瓜渚烟寒迷楚樹瓮城浪急泊
吳船今朝始獲登臨興收拾峰巒畫裏懸

五言排律

暮秋積雨

山深寒更苦壓老晝常昏況復秋多雨仍兼首戴金
栖禽愁不寐籬菊暗消魂罕見僧尋句唯聞犬吠門
曉風生遠浦落木下孤村鶴避茶烟濕衣添水墨痕
沉沉清夢斷漠漠野雲奔螢火揺簾暮遊魚弄沼渾
殘荷補毳衲拾翠繼餐饑繩床苔蘚侵領身禪
同天何日霽敝戶望朝暾有客來相吊無人細共論

詠維揚善慶禪院

四水縈金界九龍護座雄欄楯珙樹繞亭閣篆烟籠
鴛瓦翻緗彩簷椽締錦虹飛花隨客至遠翠隔簾通
磬寂僧方定林幽鳥與風漁歌和梵響佛火射潮紅

敞室胡爲屢屢樓未足崇廣陵眞勝地千古一琳宮

蔓堂集卷第二終

百愚斯禪師蔓堂集卷第四

嗣法門人智　朴編
桐城方拱乾甦菴閱

五言絕句

壽聖寺

雲壑招提古迥然氣象寬登明千嶂外鐘徹九天寒

大雄峰

一峰高且奇突出群巒上樓峻鶴難棲古今絕比況

靈景亭

景勝空塵遠亭高野況多落花遥襯步龍象日頻過

七星橋

北斗接雲根橫溪慣鎖月惟憐遊渡人古岸通津闊

石筍

不假雷聲震詎蒙雨露新卓然峰頂外占斷劫前春

鉢盂峰

翠嶂圍圍秀宛如應量看清風時作供堪笑幾人飡

蓮花峰

白雲擎雨蓋青岫仰蓮心不藉薰風力芬芳逈古今

鳳凰窩

修竹搖輕尾山花壯九苞天然殊異類那許雉同巢

蟠龍石

久謂蟠龍隱幾回空美聞想是爲霖去惟餘石上雲

丫髻峰

雙髻巫雲結峯鬆意懶梳任從風雨栢亙古黛如初

木人墓

一片閒田地耕來不記秋欲知翁隱處花雨滿荒丘

秋日偶占

日寒草影枯溪淺石頭露獨立何寥寥須啼雲外樹

雨中偶成

嶺角曉孳泥雨絲密織柳東風來問禪笑破梅花口

其二

霧壓茅堂瘦風推竹徑斜野浦新漲退漁翁捕落花

其三

石蔓傍雲飛松濤和月卷老因詩癖狂花爲風偷剪

春寒

山貧除霧着藤老倩風扶勿怪梅花晚多因春信孤

冬夜

夜寒燈欲語硯冷筆枚花隱几處生白推窓月半斜

春日漫興

閒吟竹徑邊一杖春風裏能削枕清流從來不洗耳

老人池

碧沼何人開謂言白髮叟欲知白髮人蓮生十丈藕

碁槃石

雲根猶斧平棋布星交矬輸贏總一般古今誰看破

一岸居

帶翠眉橫雙流寒碧幾中有睡眠人不知天地老

虞姬廟

夜聞楚歌聲一劍寒千古遺祠耶水濱須啼霜月苦

鬪鷄石

無情化有情日淡朱冠瘦不解五更啼卻向風前鬪

三茅菴

花落曉風香松高鶴夢冷遊人仔細看不是人間景

曉起

山深鳥與人昏色盈花朶起禱佛前燈歸家來乞火

六言絶句

秋吟

一帶清流曳練滿庭秋色成堆爐頭火宅客禁門外

犬迎客來

七言絶句

冬日偶成

梢梢殘燒踈正紅長寒忽打五更鐘晚來雪霽登樓望突出雲間數朶峰

其二

剪剪朔風透破牕臣床獨坐暗嗟吁去冬爐內撥星火誰識今冬爐也無

槎溪道中

爲踏新青一杖藜春風送我泛槎溪昔年仙子跡何在綠樹參差鳥亂啼

巢燕

幾度啣泥去復還巢成蘭若彩楣間似知野衲慵開口獨自喃喃語不閒

其二

不向華堂舊處飛營來新壘傍禪扉疇宜實相知音少欲逐秋風帶子歸

舟中漫興

春江雨霽水初平蘭棹依稀鏡裏行謾羨途中知己少桃花兩岸笑相迎

偶成

烟雨空濛柳線低隔林遙聽子規啼春光無限蕭條

麥雨岸殘紅踏作泥

夏日鹿城夜泊

艤舸日暮泊江烟斜枕孤城對月眠蘋末風生驚客夢鷄聲茆屋五更天

秋日偶吟

短策驚飛葉底香踈風野壑散清涼雲消作怪山猿眼帶醉芙蓉笑夕陽

候潮口占

水涸江邊沙歲露潮廻渡口浪花浮雙雙白鷺晴飛雪片片黃雲麥正秋

再過永生菴雨中偶作

展齒蒼苔舊日痕隔林烟雨半黃昏重來五月薰風裏梅子生香竹有孫

登洞庭峰頂

撥雲天外笑長風落日秋高浪捲空七十二峰浮足下乾坤宛在渺茫中

舟中值雪

紛紛春色鬪風狂落似梅花淡不香清興滿塔昇未了半隨流水下瀟湘

春日卽景

磬聲遠度雲間寺月色横鋪溪上橋淸樹梅花和雪
眼翩翩蝶冷魂飄

妬花風

二月春風半是狂嬌紅妬落淸池塘杜鵑啼出聲聲
血燕子啣來口口香

柳堤新水漲

夜雨平林過院西忽聽前合亂鳴鷄無端滚水桃花
浪打彼人家楊柳堤

秋日雜咏

客去偷閑聊鼓腹過橋頹與杖爲儔丹楓黃葉亂堆

詩明月滄江寒浸目

夜泊

斷橋野寺曉欲烟暫繫孤舟桃月眠夢裏溪聲疑作
雨霜鐘敲斷五更天

浪港

水際無風柳不寒荻花影動皺波瀾細看疑是米家
畫月冷漁翁垂釣竿

白鶴山

松老烟霞石亦奇巢餘鶴夢伴雲閒不知羽化歸何
處瘦影疑人月下還

石帆山

岩嵬望裏鬱蒙叢一片飛帆挂碧空自古不隨風力
轉日斜影落鑑湖中

耶溪夜棹

烟風夜冷起鷗眠竟寂仙橋水漾舟幸遇多情溪上
月同舟直話到門前

問溪山寺

一重山又一重溪山色溪聲望轉遠行盡溪山還問
路溪山深處是招提

秋夜

水面風微夜漏遲草堂人正坐禪時疎鐘數點聲飄
寺瘦月一鉤影浸池

其二

黃昏風雨鬧林頭搖落梧桐片片秋何處胡笳哀更
切長江千里浪生愁

鹵菴與首座一日別余之吳與行未數里值雨
因雨懷之偶占一絶

西風吹雨過苕溪之子途中半帶泥今夜苕鞋何處
宿黃花歷亂草萋萋

苕谿道上

野橋茆店向溪開黃葉西風撩亂堆三澗鐘聲隨棹
去九峰月色逐人來

山居五十詠

十得荊溪老間山茆堂剩有兩三間高懸柳栗堪藏
拙更美春風爲掩關
竹畝雲林間放曠一溪風月浹優游說云佛法無人
會花鳥殷勤共唱酬
滿雲堆裏搆禪栖鐵路無因着馬蹄富貴易消花上
露乾坤不盡甕中虀
松花十里晩風香信步攜節看夕陽徑僻苔深無客

到峰頭唯覺嘯聲長
青林雨過亂啼鳩倚杖懸崖看瀑流得失總歸蕉鹿
夢是誰更與赤松遊
山城好景亂如麻洞口人歸鐘放衙夜雨細牽書帶
草曉風吹綻繡毬花
半園春笋半園蔬帶雨披蓑漫鋤今日不爲明日
計得閒且看古人書
流水光中人面綠杏花叢裏犬聲紅山家一種天眞
趣不美丹青筆墨工
選佛選官咸底事是凡是聖總虛名夜來枕上留新

夢春到窓前聽曉鶯
世上誰無塵事累山中獨有道人閒豁然覷破閻浮
夢鏡裏空花不用攀
竹兒引來巖下水藤筐摘得嶺頭春飯餘石上披襟
坐鷗鳥相將話主賓
春歸烟樹濃如墨夏入巖房冷似氷沙上白鷗千點
雪室中明月一溪燈
荔枝一架繞薔薇晝掩禪關扣者稀閑龍琅函焚柏
子雲間老鶴見巢歸
一林烟火隔橋東雨過蒼苔砌落紅巖下有僧敲月

戶人間無客賣松風
荷衣碎補幾經秋布襪纏林月一鉤夜雨驚翻蝴蝶
夢却令人笑老莊周
一聲兩聲花外鳥三片四片嶺頭雲最是幽人親切
句石池新水漾斜曛
一泓嫩碧浸垂楊簷蔔花開滿院香世味撩人眞可
畏幾能回首覓淸涼
雨拄層巒接斷虹佇看人在錦屛中沈沈月醉醺醺
影細細香飄薝蔔風
當門好竹百千箇近水垂楊三四株路逶紅塵飛不

到碧天長嘯玉輪孤
糲食休嫌滋味淡苦茵獨臥夢魂涼懶殘不解煨香芋惹得丹書下草堂
祖庭秋晚事如麻細钁荒田好種瓜貿次了無名利念何妨錮疾老烟霞
寺門明月橋邊過洞口閒雲雨後還活計此須隨分足從來無夢到人間
性僻不宜鄽市住機忘却與野鷗同秋深簾挂千山雨夜靜松號萬壑風
數點青山畫裏橫松窓落落寫幽情勿教黃葉隨流

去恐有人來問姓名
青燈素壁道人家木接山根竹徑斜壓起劃然長發笑夕陽影裏數歸鴉
束腰不用三條篾遮眼全憑一卷經烟抹嶺頭殘照紫雨餘雲外亂峰青
展開紙被雲千片放下蒲團月一輪獨坐渾忘塵世外老天許我做閒人
空庭滴瀝寒蕉雨白晝氤氳古鼎烟幽鳥不來常寂寂數聲短笛夕陽天
依依影動風生竹澹澹光搖月上簾松菊而今誰作主翻然令我憶陶潛
半壁半丘聊自適一囊一笠可資身孤燈夜雨添新韻黃葉秋風來故人
雨歇竹梢風嫋嫋綠開水面月涔涔分明好箇西來意漏洩林間幾點鐘
盡把喧囂細掃除年來自喜樂貧居不須筆硯添文彩鳥影空翻貝葉書
一室寥寥對亂峰閒吟臺畔步從容孤雲有意常留石野鶴無家只戀松
風回谷口驚雲臥鹿過溪頭見水渾爐內香消人在

定疎鐘斜月半黃昏
桂老烟寒香細細山空鴈過影雙雙偶然濯足滄浪裏天外人歌白雪腔
葛藤截斷入深林獸跡安容野鹿尋芳草落花遊子與白雲流水老禪心
布袍半染烟霞色草鞋遍沾石徑霜端的不勞頻借問幾株疎柳淡斜陽
寺古松高孤鶴唳月明山悄一僧行雲深鳥道無尋處踏斷一溪流水聲
石齒粼粼寒漱玉竹簾寂寂影篩金客來休問拈花

事萬古氷壺一片心

荷淡烟消桃簟涼雨餘簾外海棠春閒情漠漠同江
綠一帶秋聲入夢長

一念未萌終是癡萬機休罷始相應打開日月籠中
鳥笑指乾坤木上萍

十笏茆齋百結衣朋麻脫粟好充饑芒鞋幸爾多強
健日日登山看落暉

壟頭雪霽梅方瘦水畔烟濃柳正肥此景月前誰共
賞莫教孤負祖師機

夜靜溪光侵戶白雲開山色上眉青明明盡把家私
露分付禪流謾护扃

傍石依松好薦茆萬緣一筆盡勾銷夜寒鐘打雙溪
寺天曉人過獨木橋

壟上耕雲開白石雨中移竹補青山誰能到此忘喧
寂萬境無心勝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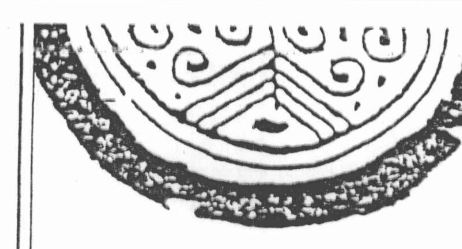
鷄鶴而今孰辨辜從他人世自紛紜閉窓獨對南岑
坐日暮鐘聲嶺外聞

樹裏人家樹外山斷橋野寺隔溪灣深深更有深深
處獨許閒雲自往還

壽得把茅聊蓋頂何妨斗室且容身孤巒夜寂那伽
定枯木花開別苑春

碎剪殘霞補舊叢金鱗釣罷意無他善權洞古堪投
老弄月嘲風臥薜蘿

蔓堂集卷第四 終





清

內紹種　撰

照維　等編







內紹禪師月掌語錄序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欲得如來金色之身焚身焚臂諸佛讃言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兩臂還復如故智者大師入觀三七日誦法華至此見靈山一會儼肰未散證語言陁羅尼三十年宣演將靈山會上一輪月分明話出爭奈後人貪觀天上失却手中依舊見得用不得達磨西來傳

至臨濟從黃蘗三頓棒下換得一雙白拈手見師吐舌劈面一掌將如來金色之身抛向諸人面前把住也由我推開也由我把喜見還復之臂分作一喝賓主有時一手擡有時一手搦直饒八萬四千會衆齊到一時喝散至今靈山那一輪出他掌握不得月掌禪師紹兄初叅即中法師透盡台宗玄奥所至分座雖有百千文字之師

莫能窮其辯肰終疑濟上別有長處闖山頭和尚舊住國清將智者道場全提向上懷香叅叩聞示衆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佛法不是磨稜合縫的道理從前打筭定的六十花甲子一時亂却直得上無攀仰下絕巳躬當下得個自在和尚向脚跟下與他錐劄連喝兩喝師汗下通身臨機不讓拈頌呈解有截斷白雲歸路滑更

無人敢罵央庠之句自此露柱翻身舌頭無骨和尚見他得處峻絕用處孤危不待積稔温研即命領衆月掌兩年來林巒悅性花鳥發機時時從氷心鐵骨中吐出劒光香燄到處珠廻玉轉依肰月冷風高法語傳上山頭和尚亟命流通爲末法波流作一砥柱即中法師聞師出世爲之助喜示寂時將衣一頂幷未了公案仍以屬師

人人疑道爾往瀟湘我之東魯法師何故
如此殊不知百川異流都歸大海同名海
水住於大海卽混衆流如人在大海中浴
卽用一切水剎竿旣巳倒却甚處不是靈
山四教轉爲四箇三觀鎔成三句皇風巳
成一片何處更覓封疆卽中瑯琊後先一
掇月掌長水今古同條眞可爲萬世法程
矣今日欲報師恩不用別求方便只此法

語一出十八年西望遙禮之願未滿者今
滿一生平僅登五品之位未圓者今圓從
上師恩一時報盡了也何以故靈山話月
共見共聞惟有臨濟一掌用得親切圓滿
故雖朕報千餘年前國清之恩則易報十
餘年來國清之恩則難若欲扶竪今日國
淸盡大地人總須喫掌此錄中有一句子
是一切衆生喜見底亦是使一切衆生離

見底盡大地人還有拈得出者麼以手作
掌勢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
知大家試撈摝看

同門法弟張有譽拜譔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一

侍者照維記錄

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上

入院上堂僧問當頭劄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導物隨機卽不問識人因語事如何師云老和尚命我住院僧云某甲二十年得到這裏師云現成公案僧云大衆看取新長老令行師云弄潮須是弄潮人僧問握金剛劍大用天旋奮師子威全機電卷正恁麼時略請一籌師云萬象森羅齊稽首僧云作家宗師宛爾不同師云師兄是什麼心行僧顧左右

云一時驗取僧問馬駒脚下兒孫三十年不少鹽醬還有匙挑不上底麼師默然僧云一曲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徒勞側耳僧問靈岳聖箭一衆咸知不展鋒鋩便請荅話師云一不做二不休僧云可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師云旣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僧云總是今日老胡有望師云退身三步僧問暮鼓晨鐘古佛家聲不改黃鶯紫燕雲門曲調新翻未審最初一句是何音響師云響僧云可謂聞所未聞師云若將耳聽終難會僧云又與麼去也師云識得拄杖子也未僧問拄杖子東西南北皆建立之地云何只在水中央師云破二作三僧云曲彔牀天人能象盡瞻仰之時如何是正說法師云拋三放兩僧云靈岳二世不忝家聲月掌重興具何方便師便喝僧禮拜云不爲分外僧問一自達磨西來便有神光立雪祖祖相傳直至今日作麼生是今日底事師云我這裏無許多事僧云靈岳法道傳千古月掌中興更若何師云向上轉僧云卽今四衆觀瞻還請別通消息師便喝僧問至化無私祥雲四集人天交接兩得相見咫尺之間因甚不覩師顏師云大家在這裏僧云恁麼則相見了也師云更須著眼僧云頂門廓徹通天

眼今古輝煌未易知師云不勞讚頌乃云全機天縱不落今時大用風馳掀翻空劫明明沒覆藏落落無向背卷三際入一剎那中寂寥非內展毫端現大千世界寬廓非外彌綸萬有包括十虛超越古今輝煌宇宙淨躶躶絕承當赤灑灑無回互不離當處透色透聲當自現前絕聞絕見萬緣不到處錦簇花攢一塵不立時氷淸玉潤不是单提獨弄豈特雙放雙收所以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到這裏截斷衆流壁立千仞人境俱奪照用齊行直得百丈馬師退

身有分德山臨濟入作無門如獅子奮迅威旋近遠
如神鋒揮舞迹絕空輪百獸潛踪千邪屏跡當陽直
截覿體全眞今日選佛塲開舉揚法要心空及第已
見一衆無私高奪錦標畢竟是誰得俊喝一喝云違
得便行眞漢子人間天上本無雙復舉汾陽昭和尚
叅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首山云龍袖拂開全
體現昭云師意如何首山云象王行處絕狐踪昭大
悟于言下拜起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
知有問者云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汾陽云正是我放
身命處師云垂任公釣能獲衝浪鯤鯨撻巨靈手可

擘蓮天華嶽汾陽於離鈎三寸放下身心向碧潭明
月得透脫一路故能談笑振濟北家聲叱咤弄西河
獅子眞不忝爲首山高弟種上座三十年前得個放
身命處直至而今百無一解行但行坐但坐中時持
鉢後夜就枕若是扶竪綱宗應機說法別有一人用
得且道用得底在甚麼處驀攙拄杖云來也來也
請職事上堂僧問鼓風打雨古今標榜呵佛罵祖眼
目人天即今事作麼生師云銅砂鑼裏底收得也未
僧云雷聲天下響半點不謾人師云却又潑狼潑賴
僧云果然師云念汝庫司事繁乃云遞却犀牛扇子

清風生八極拘拆黃龍頭角一字定千鈞楊岐三脚
驢原自庫司下劄出祖翁一片地也從草鞋邊搆來
種冬瓜栽茄子要在乘時及節明紀綱揖進退那可
落後攙前既嚴上古風規須盡今時樞要若是十八
上解作活計底總著檟厥且道三十年不少鹽醬底
又作麼生顧左右云看取令行
鹿城衆禪人領檀越請上堂僧問鬱蒸無處避白汗
通身薰風自南來凉生殿閣未審無位眞人還受寒
暑也無師云竹翠桐陰滿院凉僧云驚羣之句一衆
罕聞師云上座親到這裏僧云是師云元來是家裏

人僧問大脫空小脫空不勞話舉蘇州有嘗州有快
便將來師云踏藕得魚歸僧云可謂好音在耳人皆
聳師云脚跟下看看僧云新長老甚有長處師云透
得過也未僧一喝師云又是從頭起同叅出云大丈
夫漢不可受人處分也師驀竪拳云這個因何喚作
拳叅云若然者不得不與兄葛藤師云莫道不受人
處分好叅云看我鼻孔左邊出氣右邊出氣師云且
照顧眉毛叅云終不敢埋沒師噓噓僧問臨濟入門
便喝齒不關風雪峰逢僧輥毬脚不點地不審此間
佛法作麼商量師云饅頭䭔子儘飽飡食僧云只這便

莫更別有師云餬餅餜飥鑿僧云若不登樓望焉
知滄海深師云重賞之下自有勇夫僧喏喏師云口
大喉嚨小僧問有問有荅虛空著楔無問無荅死水
淹鱗去此二途如何施設師云拄杖好打鼓僧云也
出這網子不得師云禮拜了自有方便僧云大衆看
取師云莫將得勝調喚作退軍鑼僧問埋兵掉戰未
是作家奪鼓攙旗方爲好手不動干戈建太平承誰
恩力師云一鏃破三關僧云向上更有事麼師打云
這番顧惜不得也僧云果然熟處難忘師不顧僧問
山依舊山水依舊水因什天際七峰化作淸凉新水

寺師擧手云展則成掌僧云昔不至今今不至昔因
什掌中明月照他花柳舊亭臺僧語稍遲師云泊乎
忘却話頭僧問高吞萬象含裹十虛則不問離相離
名越今越古一句作麼生道師打云看取令行時僧
云恁麼則劈開萬仞峰覿面知消息師云如何是你
知底事僧云一片虛凝絕謂情萬古淸光飛玉兎師
云錯認山河當眼睛僧問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呈起坐具云具眼者請看師云放下著僧以坐具指
左邊師云不得指東畫西僧復以坐具指右邊師云
脚跟下道將一句來僧云合取兩片皮師云也是

瑰僧一喝師云亂統不少乃云薰風來殿閣吹開
衣裏明珠赫日爍虛空照徹塵中寶刹人人有所無
盡寶藏不離脚下秖在腕頭動步則金玉琳琅擧手
則珍奇交錯通天烜彩皎潔無倫遍界流輝虛明絕
待爭奈情塵妄起埋沒本來障翳橫生遺失故有直
得通身不奈孤露竛竮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殊不知
一錐無卓之處卽是四稜蹋地之鄕貴超三界而智
不能知富備萬有而識不能識若能立處卽眞自可
隨緣放曠何必更向江西問路河北尋蹤曲彔木上
老古錐從來沒意智見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見

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愈覺鄕關迢遞岐路縱橫
巨浪千尋白雲萬里有朝向心識不到處直下回光
於顔鑒不及時平空返照便見千門萬戶豁爾虛通
八寶七珍煥然等現譬如百千明鏡互相照物刹刹
塵塵各不相借雖則莫窮形相却也觸處圓明隨意
出生應緣不竭嘉祥駢集意氣平添可以光顯宗風
可以開拓勝業可以資成萬德可以津濟四生今日
有大檀越設大施會拈拄杖卓一下云無盡藏一擊
洞開了也諸仁者親到寶山不可當面錯過復成一
頻棒頭一擊響玲瓏寶藏掀翻不費功有念便爲

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過去諸如來竹密不妨流水過未來修學人山高豈礙白雲飛現在諸菩薩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今北地木所以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識得性無喜亦無憂雖然如是這裏不是停橈把纜底所在要做佛祖烜赫兒孫更須向上轉去始得

驪藏經小衆僧問濟上宗風不出玄要屈曲垂慈敢請方便如何是第一玄師云不坐萬年床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四十九年說不到如何是第三玄師便打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拈却葛藤如何是第二要師云不拜何待如何是第三要師云大衆笑你僧云恁麼則坐斷毘盧頂透出普賢門師云不易念將來僧問百尺竿頭凉風颯颯透心透骨便請一言師云天晴好曬晾僧云古佛堂前敢辭出手師云南山頭底是什麼僧一喝師打云直待雨淋淋乃拈起拄杖云一塵未破有卷無字眞經嘗在諸人六根門頭作大佛事眼界寬通流出大光明藏耳門寥廓透過金鼓雷轟鼻息絕出入之交舌底斷偏圓之量心如墻壁身若虛空不涉衆緣不居陰界如是經百千萬億卷慶喜結集不到童壽翻譯不來卓拄杖云一塵既破諸

佛正法大千經卷皆從此出四十九年說不盡三百餘會轉不竭便見四花奪目六震亂開入薝蔔林者不嗅餘香得乳糜味者不想餘食金剛體受戒光熏爍清淨心被梵網牽纏開列三乘則忘失句逗分張五部卽互立開遮六足八犍度議論紛披五教十玄門判釋交錯唐言梵語一片難成祖意教意殊途割裂放下拄杖云前科後段拈向一邊正與麼時一塵何在無字眞經大千經卷又向甚處去也還知落處麼若也知得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烟島雲林熾然說法若也未知聽取葛藤諸法從本來還從本地入瞿曇與達磨舌頭總無骨但得本莫愁末不可得中秖麼得眉光舒卷十萬土到頭難覓纖塵迹風吹不入水灑不濕盡情攤出當陽展兩手云好趁青天白日

六月十八日上堂昨夜正法明通身汗下來朝觀世音透體風生一人先行不到一人末後太過正當今日波淨月臨團捏不聚鏡明像現花擘不開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聚頭打哄道我亦從中入非唯觀世音擊禪床一下云不審今後更敢也無復云大衆此是山僧據款結案若作佛法商量彼此不著便

上堂目前無異路步步越佛祖階梯舌底絕遮攔句

句斷名言意量若是齒門無縫脚下無私便可游戲
神通乘時應物風聲透樹電影穿雷不落唇吻法音
徹震十虛碧水連天奇雲覆地不涉程途神御頓超
八極始顯門庭施設破二作三入理深談七穿八穴
皆吾心之嘗分非有假於他術也連喝兩喝云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

立秋日小參僧問飄去殘荷送夏飛來一葉迎秋應
節及時請師端的師云海門橫鋏柱僧云恁麼則零
落總歸根也師云看你築著磕著僧一喝師便打僧
云可謂一條痕到底佛祖不容情師云藏身露影漢

乃云一葉落天下秋凉生大埜話啾啾無位眞人直
得金風體露赤肉團上肯同玉露傾湫滿院碧梧蕭
瑟那比春殘三島一池芰荷旖旎何如花老十洲五
湖叅學侶莫向外馳求靈源仙嶼在人世草鞋跟斷
堪優游把住清谿洗盡南泉三不是放開白月透出
雲門六不收操徹沒絃琴歌殘無字謳休嫌作者頻
頻舉若個知音解點頭黃鍾須洞大呂颼颼落雁曲
終人不見橫江青叠數峰秋

上堂僧問水天一色丹桂含香月掌堂中還肯別露
消息也未師云雨足秋苔滑僧云何不葢覆他去師

云汝因甚平地喫交僧一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尚
饗僧問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正恁麼時何
人領話師云前日用得著僧云和尚又如何師云來
日向你道僧云今日事作麼生師打云猶自不喞𠺕
乃云靈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不存知解喝一
喝云入得也未若也未入須要尋個入路旣入得了
還須討條出路始得三世諸佛入了不肯出一向露
胸跣足歷代祖師出了不肯入到處赤手白拈月掌
這裏山門佛殿長年蕩蕩地總沒絲毫障隔入也繇
你入出也繇你出只是不許踢著門檻喝一喝云有

甚麼限

因事上堂僧問峰頭翻玉浪頷下隱明珠葢覆不來
即不問面門出入事如何師云菴居冷淡僧頻走僧
云漁翁釣得江心月特地拈來便請觀師云這裏不
著殘羹餿飯僧云恁麼則滿目青山一塵不點師打
云將謂孤負汝乃云古木叅天向上句相逢不拈出
平橋跨水截流機舉意便知有碧落亭下凉沁心源
浣香洞口寒生毛骨塵中行客方外高人驀地到來
煩喧頓息盡道南天方廣北地清凉總莫逾此便擬
拈提大小石頭品頌日月佛面不知早被法雷閙刺

透耳門漾月池浸爛脚板了也大衆此是山僧眞實告報汝若放得下去等閑穿過竹廊自有一轉兩轉相爲處或更怖頭狂走向外馳求玲瓏嵒斷不點頭招手掣袖鈎衣何故韲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

小叅達磨隻履鬧中抛下東天也到西天也到神光一臂冷地揮落左手也著右手也著將心與汝安北斗面南看與汝安心竟獼猴照古鏡易得諸佛法印難覔自已身心唯須息見不用求眞若道水不洗水金不博金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檀越請上堂把得定古佛風規十方通暢打得開祖師關棙大地全收月掌院裏上堂暹羅國裏打鼓驚發東海龍王助佛揚化之心向虛空中轟個霹靂於水面上捲陣宗風便見梁朝傅大士楚國孟嘗君鬚髯戢戢襟袖蕭蕭倒槖傾箱和盤托入直得齋厨典漆桶爭光杓柄共茶銚鬭力一鉢三鑚後個個飽膨脝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又何暇顧日月星辰之流轉山川草木之凋零且道何緣得到與麼地良久云秋風入戶自生凉流水到門非有意

上堂祖師血脉諸佛心髓聲聞緣覺天堂地獄人畜草芥有情無情天左旋地右轉南斗六北斗七竪拂子云總在這裏只這個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不用殺人刀活人不用活人劒大衆作麼生見個不用底道理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道不得擊拂子云一擊百穕碎從教遍界分身

老和尚送法衣到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量超空界轉空界而透法身價逾大千遍大千而作佛事爇向爐中專申供養始祖釋迦文佛伏願天回聖瑞地轉嘉祥人人悟涅槃玅心各各開正法眼藏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熏透飲光鼻孔直下穿來爍開於密腦門

從空迸出供養禪宗第一祖迦葉尊者下消六十八世萬峰藏禪師伏願金襴如舊淵源法脉無窮寶印長新遞代綱宗有據正拈香云此一瓣香面門劄出蓋地蓋天拳下劈開徹頭徹尾爇向爐中專申供養臨濟正宗三十二世原住天台國清靈嵒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白椎竟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拈過一邊正恁麼時如何舉揚師提起袈裟云秖這是僧云若非和尚到這裏大難措手師云灼然有與麼事僧云敢辭作禮僧問世尊拈花是何意旨師云刹竿頭指天僧云迦葉微笑又且如何師云此是古今榜

樣僧云卽今四衆臨筵還有解笑者麽師云無絲毫頭謾汝僧擬進語師便喝僧問如何是臨濟綱宗師云向甚處著此一問僧擬議師叱退乃云多子搶前親付不是從天降下東山會裏送來亦非從地涌出開豁天門戶已見一片打成續無盡心燈貴得千華競艷絲綸相副寰中日月縱横文彩全彰方外乾坤建立撮三玄戈甲脫體驚羣得七事鈐鞱全機敵勝天肰尊貴不落功勲法爾現成非屬造作乘時有卷有舒應用無偏無黨光明燦爛一衆咸知且覷體荷擔如何展托揮拂子云打開無相毘盧印千聖齊欽列下風復舉阿難問迦葉尊者云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師云一呼一諾密度金針倒却刹竿暗穿玉線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放去收來毫無異相正當今日不添一縷不減一絲當陽揭露更不囊藏設有人問金縷袈裟外別傳個什麽但道秖這是何故聻一會靈山儼肰未散

上堂喝下奔流度刃者怎作麽棒頭疾燄邊風只在這裏有水到渠成之用自能平地涌波瀾具風行草偃之機何必虚空抽閃電雖肰照用齊行要且人境

不奪若要扶樹臨濟正法眼藏恰似蚊子撼須彌藕絲牽大象你且緩緩喝一喝云是甚麽復云有口不可閉却

上堂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水母飛入摩醯眼睛蝦蟇鑽過娑竭鼻孔各各自謂神通遊戲出入無礙驀地裏一眨一喚便見出頭無路退步無門拄杖子不惜老力卓一下云打開閉門破戶非特令伊轉得身吐得氣要使盡大地凡聖智愚森羅萬象靈機互換徹證無生其或眼睛瞎瞧鼻孔無竅滄海盡教枯到底須彌直得碾爲塵復卓拄杖云未放伊在

上堂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口念彌陀雙拄杖開眼也著合眼也著目瞽瞶人不出頭直饒出言吐氣口口分明見貌辨音頭頭諦當猶是倚門傍戶不能越格超情若到這裏更不如何若何將條爛貫索一串穿却掛向蘆茆壁下且道爲人節目在什麽處良久云放待冷來看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云纔有一絲頭便有一絲頭

上堂盡大地是隻清淨眼那許分疆裂界遍虚空是

片解脫塲無勞擊木敲空忽起佛見法見底貶向二
鐵圍山妄自鑽皮劄血底安置非非想處師子窟中
豈容埜干栴檀林裏不著伊蘭要得門墻清潔直須
徹底掀翻若更如何若何莫怪拄杖子太無面目卓
拄杖云不是爲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上堂豁開頂門正眼頭頭葢色騎聲拈提向上機關
著著超今邁古趙州略彴一蹋兩斷有路却成無路
毘耶丈室一靠便倒無門即是法門向無門處透過
鐵壁銀山通身無影像於有路處踏著本來田地步
步絕行踪便恁麼去十方寬廓纔恁麼來水泄不通

把斷要津則且置一超直入又如何埜色更無山隔
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中秋小叅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
理自彰以拂子打圓相云時節已至佛性義顯諸仁
作麼生觀又如何識有底道天上月圓人間月半總
是這個時節有底道開眼見明合眼見暗何曾離得
這裏全承自已力不向外邊求但一月真中間自無
是月非月與麼見解秖知銀漢無聲機輪密轉不見
金波絕迹動靜當圓山僧要問秖如盡大地是個自
已向什麼處著這一月盡大地是一月自已又在什

處這裏透去入得月輪三昧便可出沒神通利生遊
戲隨方隱顯無時當處靈光迥脫揮拂子云如今揮
開碧落截斷清波納須彌于芥子擲芥子于無垠十
方世界空索索三千刹海夜沉沉餬餅裏沒汁呷茶
堂裏來各與一盞
上堂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
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總是驀直示汝無端驟步歸
方丈入僧堂自成紆曲大衆向什麼處與古人相見
良久云吽
上堂吾本來茲土說法救迷情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廓肰無聖心如墻壁庭前柏樹子六耳不同謀青絹
扇子足風涼說法了也便合頓悟一華開五葉結果
自肰成若也錯過盲龜跛鱉空流浪枉使漁翁把釣
竿
晚叅針眼裏放身七横八竪縱步有餘太虛中走馬
千變萬化措足無地秖如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
不藏身朝行三千暮行八百因甚出這網子不得叅
上堂大海不著死屍徐六擔板虛空具含衆象擔板
徐六王老師斬猫兒鄧師伯打瓦鼓擘開華嶽連天
秀放出黃河徹底清

上堂聞鐘鳴便上殿聽板聲卽過堂喫粥了也洗鉢盂去便是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時節便是悉達初生指天指地作大師子吼底時節喝一喝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上堂秋風凉秋夜長未歸客思故鄉故鄉則不無地頭在什麼處莫是上是天下是地麼有什麼碑記莫是僧堂前佛殿後麼脚跟未點地在莫是三條椽下七尺單前麼十萬八千未是遠若恁麼去總是個無地頭漢畢竟如何江干獨立向誰說天際飛鴻三兩行靠拄杖下座

上堂東得虛空作棒白拈賊措手無門礙得大地爲塵跛足師挿脚無路人人脚跟下有通天正眼東廊上上西廊下下階墀曲直寮舍淺深總瞞他一點不得古佛堂前有片嘗任方磚汝輩暮去朝來因什不鑑拈起拄杖云如今直下指出去也眼裏有睛底各自驗取好驀卓一下便下座

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料掉沒交涉肰雖如是貼貼地無縫罅底能有幾個喝一喝云巷尾街頭有什麼數

上堂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見祖佛嘗現前現前一機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有實有權有照有用面門有據覿體無私方便喚作無位眞人善能現起超方作略赤肉團上七穿八穴白拈手裏拋兩放三馬祖百丈大機大用德山臨濟逸格提持莫不從這裏流出攝五千餘卷爲一句詮註無從總千七百則爲一機顯示不及今日落在月掌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化作一道淸風吹向諸人面前嘗在頂門上額角頭出入縱橫普天匝地連喝兩喝云策起眉毛看看

小叅若見拄杖子便是眼中楔不見拄杖子亦是眼中楔拈却拄杖子拔出眼中楔識得眼中楔非關拄杖子於此明太棒頭有眼照破古今於此不明天高莫測地厚寧知西河失師子陝府灌鐵牛莫道不疑好珍重

晩叅山頭老漢尋嘗用一味沒意智手脚打開閉門破戶使天下禪和子一個個灑灑落落撩起便行放下便任人人自謂超宗異目大用現前不知自家鼻孔早被者老漢穿却了也當年洞山見雲門也便恁麼了去解向無人烟處接待往來叢林中商量浩浩喚作目機銖兩函蓋乾坤若肰者總是依草附木鬼

家活計不唯孤負洞山亦且鈍置雲門若是楊岐下兒孫更不如何若何單刀直入來撒手無依去通身鎧胄來全體脫落去總不恁麼來𦝫脊便棒從教遍界分身月掌與麼檢點將來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具眼者試辨看

重陽日上堂揑聚主賓從他日上月下推開玄要一任山深水寒明明一句該通的的重陽九日果能忘言得意自可越古超今便見布地金花不是從空放下擎天玉蘂亦非步步登高山僧今日向平坡上與諸仁落草要得應節及時更須出一頭地始得肰雖如是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上堂脚頭一路寬處寬窄處窄面門一機苦處苦樂處樂秘魔於喦下擎叉普化向鬧市振鐸南泉斬却花猫見趙州指出庭前柏喝一喝云休向樽前唱鷓鴣座中盡是江南客

施主諷經請陞座師豎起拂子云大衆見麼這一句子文字性離心緣相絕塞斷維摩口海點破迦葉面門演出一大藏教一大藏教詮顯無從流出千七百機千七百機拈提不到契機契理白牯貍奴頓開五眼爲瑞爲祥盲龜跛鼈直透法身德山棒臨濟喝秖

是科頭條暢馬鳴疏龍樹論也只註脚疎通自餘縷析條分開宗列派不向虛空塡彩便同入海筭沙致令旨趣譌訛本文舛謬如今撥開枝葉直截根源正句現前如何讚頌擊拂子云諦聽諦聽

晚叅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今時人還假悟也無山云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云問處重若丘山荅處輕如毫末一人平空展手一人就路還家可謂門庭施設顯露無私入理之談深固幽遠今時有般杜撰長老只管道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與麼會去三十年後換手搥胷未是苦在

上堂未入門便棒祖堂慣捋險機纔開口便打佛法不是小事聲前透去三要印開人天膽落棒頭薦得萬機寢削魔外潛踪欲明向上驗在目前追得便行人間天上畫一畫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天童一棒到底襲其風者多見其用者少三峯主持玄要循其轍者衆透其機者稀要識天童麼拍左膝云這裏是要識三峯麼拍右膝云這裏是復云一棒到底打徹骨髓玄要綱宗佛祖的旨天童搖頭三峯擺尾金翅擘海鵞王㗅水擇乳吞龍只者些子喝一喝云眼孔定動千里萬里

月朔上堂孟冬十月天漸寒園林草樹風聲乾目前萬化機頓息眼界寥廓心胸寬唯有衲僧拄杖子不隨花葉相終始雪壓霜摧節愈堅昂藏徑截無倫比臨機殺活露全身燁燁威光用轉新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卓拄杖下座

上堂無陰陽地上高處高平低處低平信脚踏去步步不在空裏秪貴當人草鞵緊峭透過棘林便可一超直入撒手到家忽若踏破草鞵脚跟突出向平地上滑倒月掌與你拄杖子莫言不道卓拄杖下座

上堂眼隨色轉耳逐聲迴生死根本鼻貪龍麝舌味

甘酸生死根本戀其臭身悅其癡心生死根本正恁麼時山僧下覷大衆仰觀知覺全消見聞都泯聲香味觸又向甚處去也大衆冷地裏返手摸摸脚跟看喝一喝云生死根本

廬山西林古巖和尚訃音到上堂斷衲僧命根底能有幾人活衲僧眼目底能有幾人佛法下衰叢林淡泊要得金剛正眼廓徹殺活拄杖縱橫如我西林法兄和尚者直似星中揀明月火裏覓浮漚所以驢脚纔伸闊千餘年癈刹足水足草佛手畧展撥五百人彊項爲鳳爲麟昨聞已遷化去也得得上堂舉似大衆卓拄杖云還知麼伏虎岩吞却漢陽峰香谷泉銜斷三笑磵耶舍擒中敲鐵磬天台雁宕絕人行

上堂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師云說什南山盡大地是條鼈鼻蛇一切諸人總在蛇口裏喫飯穿衣蛇頭上行住坐臥喪身失命阿誰免得設有一人免得敢保百骸潰散一物不存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喝一喝云毒氣深入

上堂山僧二十年間擔囊負鉢叅訪知識秖圖明取一經一論使正法流通邪宗破壞一時把不定剌脚靈山會裏被法座上無面目老漢驀頭一撥直得皮

膚脫盡真實不存看看拖到今日更是不堪上眼欲爲無所爲欲益無所益波波挈挈且恁隨時若論佛法更無提掇處還委悉麼良久云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喝一喝云在什麼處復云斷根草鞋尖籜篼帽開心楪子無蓋盒盤誰家屋裏沒有無端被個碧眼胡僧二冬九夏向壁角頭冷地相看拈來便用頓使千年滯貨價增十倍尀耐德山無牙虎從空打出臨濟小厮兒高喝行情令大地人愈難酬價月掌雖開個鋪席更不攙行奪

而秖就現前活計對主平交驀召大衆云汝等盡在這裏寮堂門戶固是關好鎖匙不可放在別處良久云在什麼處喝一喝便下座

師誕日衆設茶筵請小叅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喝一喝云心本無生境從何有是身無相四大何來若是個漢聞恁麼舉直下頓了身心四大性復便見三千大千世界無有芥子許不是捨身命處一切地水是先身一切火風是故體不爲四大所轉而能轉用四大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噓氣鼓毘嵐吐涶滅劫火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男

身入定時女身從定起龍身入定天身起東方入定西方起中涌邊沒南涌北沒得大自在具大變通開大手眼顯大機用肰雖如是一期建化即不無若約衲僧門下正是紅爐上一點雪那有近傍分且道衲僧門下畢竟有何長處擊竹篦云玉離荊岫寒光動劒出豐城紫氣橫

上堂諸方把斷要津我遮裏放行一路諸方縱橫十字我者裏水泄不通諸方也撿點月掌不得月掌也不點撿諸方

上堂我心似秋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敎我如何說寒山子通身露布滿口含霜引得無限人落在陰魔界裏至今撞脚不起月掌別資一道直指路頭諸人也須自生活計以拄杖一畫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

小叅向上一路直下坦平便恁麼去早是打破狼藉了也若更說禪說道正是平白地上釘樁搖櫓舉古舉今亦是清凉池裏把纜放船看他從上古德契證之後口如臈月扇子十度發言九度休去心如古廟香爐火種不來憑何發燄直下無佛法身心豈更要撒沙撒土而今事不獲已向第二義門露個消息去

也拈起拄杖云見麼若道是見未脫根塵若道不見猶存鑑覺鑑覺若存未免虛空裏塗汙根塵未脫依舊髑髏前見鬼直饒脫却根塵透過鑑覺出得荊棘林已顯好手若落平地上便是死人何以此人智眼偏枯情存向背雖能坐斷千差不解融通萬有所以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平沉死水纔動纔覺犯手傷鋒葢爲凡情雖盡聖解未忘不知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不見德山和尚道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則虛而靈空而妙到者裏果能歇下馳求滅却倒想便見二

六時中更無一法當情上無攀仰下絕巳躬常光現
前壁立萬仞進一步越過百千香水海那邊更那邊
轉個身來綽有餘地退一步坐斷萬億須彌山微細
甚微細復歸元真不資餘力不進不退現十方剎土
於毫端毫端無本攝十世古今於當念當念無生向
無生國裏拈示一機機機頓赴於無住本根立一切
法法法圓明法法圓明故懸羊頭賣狗肉把定無星
秤子絲毫不爽機機互現故騎佛殿出山門變化神
龍拄杖吞吐隨時劃一劃云住住似此說話今日對
諸仁面前恰如暗中書字文彩雖彰也是水上卓旗

根本何據忽有個忍俊不禁的出來喝散大眾掀倒
禪床我也許你大膽然雖如是也須親到這個田地
始得其或未然卓拄杖云肎相辜負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一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二

侍者照維記錄

住蘇州甫里月掌禪院語下

開爐日上堂諸方今日說法開爐月掌這裏更無施
設秖將個無烟火種因風吹出與現前大眾應個時
節去也拈起拂子吹一吹云看看無烟燄火遍界騰
輝橫亘十方竪窮三際直得浮幢剎內爍石流金香
水海中光明赫奕其間所有山川林藪交光相羅如
寶絲網熾然無間於剎那頃成就一切有情無情成
正覺轉法輪現滅度無前無後徹古徹今復擊拂子

云無烟燄火作大佛事巳竟汝等盡是過去古佛現
在世尊未來調御各各立地傾耳還得知時識候也
未若也得去便請高捲雙趺深藏密室香花白飯隨
分過時其或未然搬柴運水喫飯穿衣驀劄地火爆
星飛切須照顧眉毛好

上堂靈山會上消息杳然少室峰前了無巴鼻內不
放出外不放入虛空分界限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平
地涌波瀾擬著便轉底自救不了拽脫便走底受屈
一生饒汝不隨言路不落機關正好朝三千暮八百
秖如諸佛未出世祖師不西來還有佛法商量也無

良久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長至日小參上是天下是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人
物喧闐森羅雜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璇璣圓
轉莫可測其端倪尺寸縱橫無從按其時節驀卓拄
杖一下云無陰陽地上爆得這竅虚通便見旋嵐偃
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埜馬飄鼓而不動日月
歷天而不周如珠走盤如盤走珠光屬輝聯了無異
迹常在動用中動用收不得不離寒暑際寒暑遷不
到往來無間剎復無時那更握錄管於臺端高標雲
物候飛灰於冷地始驗陽回睒發氷河花生枯木則

且置萬靈罔象一道冲融又作麼生復卓拄杖云意
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藉四時摧
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斜風雨打伽黎濕冷地令人
憶著靈邑山頭羅漢石何也藤纏膝蓋月掛眉鉤横
點頭竪點頭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火炙通身煖風吹滿面寒饑來便喫飯倦卽帶
衣眠如珠在盤不撥自轉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是法
非見聞覺知所能求是義非思量分別所能解忽若
高峰和尚在你眉睫上揚聲大叫云鐵蛇鑽入金剛
眼崑崙騎象鷺鷥牽又且如何震聲一喝云瞌睡作

麼
上堂靈光獨脫融萬象於機輪未轉以前智鑑高懸
會千差於生滅未來之表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
一了一切了一用一切用於此洞達得去便見自己
脚跟下一段大事明如日月總日月威光莫能逾其
明寛若太虚盡虚空邊際莫能窮其量直下如師子
兒吒沙地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
卽瞎却渠眼可以權衡佛祖可以開鑿人天可以拔
濟羣機可以流通正眼是故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
日耳聾黄檗三頓臨濟也只一撥便轉此是大人發

大用大智顯大機於其中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
截根源更無回互須是過量人方明奇特事欲明奇
特事還他過量人正恁麼時且把定乾坤一句作麼
生道揮拂子云横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立監寺上堂棘手展開寶壽風規便見驢蹄奉出楊
岐作略重新無盡藏秪貴全力承當破砂盆要在盡
心刮剔乞鹽覓醬總是你抛金擲玉總是你且道你
是阿誰擊拂子云千年桃李核剖出舊時仁
佛成道日小參學般若菩薩最忌妄生異見作麼生
是異見蹔聖凡迷悟是異見事理眞妄是異見今朝

臘月八日人人盡道釋迦老子於夜半覩明星悟道歎云奇哉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你道有恁麼事無恁麼事若道有何異九十六種若道無有甚釋迦老子諸仁各各親近善知識來何不返照一照看出門便見路過水便見橋入山門便見佛殿上方丈便見長老是異見不是異見智慧德相耶妄想執著耶於此諦當得去便見釋迦老子安身立命處既見釋迦老子安身立命處便見自已本命元辰落處既見自已本命元辰落處便見自已與一切衆生無二無別便見一切衆生與釋迦老子無二無別便見釋迦老子與自已無二無別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但涉名言都無實義如是則釋迦老子亦不可得智慧德相亦不可得妄想執著亦不可得衆生亦不可得自已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既以假名引導一切何妨釋迦老子還他釋迦老子智慧德相還他智慧德相妄想執著還他妄想執著衆生是衆生自已是自已法住法位世間相常應節及時了無向背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竪起拂子云看看釋迦老子於拂子頭上成等正覺放光動地說大法要云以

思無思之玅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即如如佛擲下拂子云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晚叅月生一那吒手裏金鞭赤月生二倒騎玉象乘雲駛月生三回途不著舊襤衫三生萬物萬物與我一體天地與我同根夜來下陣瑞雪四天之下沛然有餘東鄰王大伯向煖草窠中打個噴嚏道今歲年穀豐熟米粖鹽花普天匝地把却畚箕笤帚往往當面錯過喝一喝云狼籍不少

上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一向與麼去埋沒已靈一向與麼來孤負諸聖所以道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若是衲僧門下直須拈却得失是非坐斷彼此來去自然返常合道朕迹不留出聖入凡卷舒有度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玅德總在心源然則心源無相不離當處常湛然方寸無形覓即知君不可見一毫頭上果能徹底掀翻萬法頭邊便有通天作用雪峰輥木毬禾山解打鼓玄沙策破脚指臨濟劈開面門喝一喝云有什麼緊

上堂唐言梵語東土西天開口不在舌頭上動步不

在草鞵邊桃花流水在人世別有天地非人間喝一
喝
晚衆淸淨海眼日月不能照臨金剛正體乾坤莫能
葢載一毛端現出寶王刹土諸塵競作一微塵吞却
山河大地生佛無依所以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
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
妄名眞拈起拄杖云這箇是妙性喚什麼作世界衆
生卓一下云這個是世界圓明妙性又在什麼處於
此明去生滅名妄於此不明滅妄名眞山僧恁麼道
拄杖子忍俊不禁躍然而起現作天大將軍心憤憤

口悱悱道十力弟子因什妄眞倒置言語脫空山僧
道此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是名妙蓮花彈指
超無學汝何大膽麁心妄興異見於是天大將軍默
然無言慚懼而退安住當處還復本形又卓拄杖一
下云當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顧左右
云瞌睡惺也未
元旦上堂杲日麗天和風扇埜紅霞縹緲綠水汪洋
頭頭示諸佛眞機著著顯祖師巴鼻綿綿無滲漏落
落絕覆藏舊不在昨夜新不在今朝暖不在陽和冷
不在氷雪諸仁者節序推遷寒暄迭換光陰迅速來
去相尋無位眞人畢竟向什麼處行履揮拂子云物
外倒騎金色象萬年案下擊金鐘復擧仰山云去年
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無卓錐之地今年
貧錐也無眞淨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
年富惟有一領黑黲布衫今年富添得一條百衲袈
裟歲朝抖擻呈禪衆實謂風流出當家師云二大老
各自掀揭屎尿呈露家私總向貧富裏著倒山僧也
有個頌子不圖與古人鬪巧爭奇要顯月掌家風自
別乃云去年閑未是閑今年閑始是閑去年閑靈鷲
峰頭望碧天今年閑坐却僧堂六七間歲朝開徹閑

門戶一任遊人似蟻旋
上堂若論此事不掛一元字脚要行卽行要坐卽坐
不住孤峰頂常伴白雲閑那管東嶺巉嵒西山峣屼
處處縱橫任意遊爐中有火無心撥暑往寒來天長
地久風高月冷海濶山遙僧堂中幾人坐臥何曾得
到者裏看看臘月盡卽便春風生脚跟下事還得親
切也未要得親切第一莫來問山僧山僧這裏没什
掉下底玄妙佛法與你喫啗領會驀卓拄杖云見卽
直下便見擬議思量卽沒交涉又卓一下
元宵小衆一燈明千燈萬燈一時明一月現千月萬

月一時現一月不降萬水不昇衆燈非多一燈非少非多非少光燄未生何處討不降不昇浮雲散盡碧天新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

小叅舉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相量至梵天終不能見乃擲杖合掌說偈讃歎云虚空無有邊佛功德亦肰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師云如來頂相秖在面前有什麽難見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伸手便觸著動脚便踏著雖肰如是驢鞍橋不是阿爺下頷莫錯認好

上堂此事如空中一片雲釘釘不住藤纜不著有容

止可露無面目可呈秖貴向世界未成時一眼覰破便能於有漏國建無勝幢蔭覆含生清凉大地若擬捫空架路斫竹布椸枉費精神徒勞心力諸仁者光陰可惜莫錯用心孟春猶寒伏惟珍重

佛涅槃日上堂拈拄杖云今日乃如來世尊滅度之晨月掌別無恭敬將拄杖子作分純陀供養去也乃卓一下復云世尊道善哉善哉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豈不見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我今涅槃時到汝可安施牀座說是語已全身退入拄杖子內寂肰無聲大衆正恁麽時喚作釋迦老子却是拄杖喚作拄杖又是釋迦老子釋迦老子若滅拄杖子亦應不在拄杖子若在釋迦老子又何曾入滅入滅何曾滅當生本不生祖師關棙子棒下示無生正法眼涅槃心堪笑堪悲七尺藤復卓拄杖云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上堂般若如大火聚盡大地是個火聚德山老漢將爛柴頭添燄臨濟大師拽破鞴袋鼓風三世諸佛熏透鼻孔六代祖師燎却眉毛汝輩毛道凡夫要得無明息滅心地清凉良久云莫妄想好

大士誕日上堂舉楞嚴會上觀世音說自證法門云

初於聞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動静二相了肰不生忽肰超越世出世間喝一喝云當時有人下得者喝塞斷咽喉豈不一性圓明諸塵銷落聲光匝地鼻孔撩天那來不守本分却道上合諸佛妙心下同六道悲仰現三頭六臂示八目十身魚市上攜籃鷹巢中啼哭將錢買餬餅放手下饅頭肰後爲之見色明心聞聲悟道今日節文落在月掌放開捏聚總由這裏是汝諸人向甚處與大士相見良久云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風落飛絮

初夏上堂智有窮幽之鑒而不覩日月之麗天識有

含育之機而不察寒暄之宻運葢爲事隨緣應執事者徒起厭欣道出無方求道者妄拘限量不見羅睺阿修羅王與帝釋爭權手撼須彌口吞日月一時退身藕絲孔中仰觀俯察左顧右瞻不覺撫掌大笑道到處走盡反不如這裏好且道這裏好在什麼處水邊盡日開三逕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花笑鶯啼四月朝衲僧見處盡雄豪眼開白日青天下生死何曾有一毫喝一喝

上堂諸佛菩薩行不到處驢馬畜生脚脚踏著驢馬畜生踏得著時諸佛菩薩總不知有知有不知有行

到不行到拈向一邊秖如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定不得汝道他與諸佛菩薩驢馬畜生相去多少擊拂子云花開花落任風吹自有清香滿天地

中夏上堂本來面目舉世不相似亘古無比倫毘羯首磨雕鐫不就僧繇道子描畫難成靈山會上破顏微笑秖現半邊大庾嶺頭冷煖自知亦非全露其餘向虛空裏撮摸平地上施呈捜得鼻孔失却眼睛貶得眼睛遺落唇吻直饒個黃頭風漢於梁王殿上勢破肉團覩體呈露或慈或威或定或慧總無碑記轉見諸訛不若向父母未生前一拍雙泯狂心自歇正眼自開大衆你看月掌眉毛還在麼拍一拍下座

七月十五日上堂舉古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住我這裏你若住我這裏我有錐錐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離我這裏你若離我這裏我有鈎鈎你正當十五日鈎錐一齊息更擬問如何回頭又日出師云古人恁麼大似將珍羞百味換汝舌頭雖肰炙口不能充饑月掌秖是家常茶飯迥無異味雖是粗糲却能飽人乃云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生你若住我這裏添你一分不得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

滅你若離我這裏減你一分不得正當十五日臨機無固必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復顧衆云一夏以來總在這裏東倒西擂橫吞竪咬磕破釋迦鼻孔嚼爛達磨眼睛更不顧惜正當今日還有開得口底麼你若開得口與你鎚子喫開不得口也與你鎚子喫喝一喝云將謂我辜負汝

中秋上堂盡十方世界是個眞實月體色空明暗地水火風菩提煩惱生死涅槃前聖出興後聖滅度於眞月體上了沒交涉靈山話月曹溪指月馬祖翫月寒山咏月正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光影旁彰眞月

愈隱直饒向世界未成時一塵不立處覿體呈露未免落在陰界依舊光不透脫秖如不離當處獨脫塵緣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萬里清光飛不盡一天華彩照無偏

天台能仁辨菴和尚訃音到上堂靈鋒句迅全機卷入無聲古策風高當處退藏於密直得慈雲堂上月冷霜清東掖山前鶴鳴猿嘯三世諸佛瞻仰無從六代祖師斫額有分天下老和尚助哀莫及拈起拄杖云汝等諸人又向什處與能仁和尚相見卓一下云虛空烜赫無涯岸海月盈虧不離天

上堂雲門被睦州挼折隻脚當地悟去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直下打徹一期痛快則不無二老若是衲僧門下料掉沒交涉大丈夫兒阿那個沒有一坐具地却要南天台北五臺東家三斤蔴西家一疋布草鞋不是鐵做底脚跟也是娘生底生受許多作麼你若歇却妄想放下業身波波挈挈但恁麼去未必善因而招惡果所以月掌尋常總不把諸人為事諸人也不把月掌為事諸人既不辜負月掌月掌也不辜負諸人

上堂四大攢成一破車牛牽馬駕路途賒芒繩搜脫遼天鼻雲月溪山處處家汝等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涕唾膿血痰淚津液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良久云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喝一喝云不可總作埜狐精見解便下座

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句迥超千聖外從緣悟得永無退失寀蘿不與月輪齊禪和子家面前腦後歷歷落落眼孔耳竅玲玲瓏瓏終日喫飯不嫌口門大小終日穿衣不辨領頭闊狹可謂緣起無生協於心體胸襟奇蘊布於四肢正法眼藏有合有開涅槃

玅心無偏無黨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則且置秖如一道平懷機先獨脫一句作麼生道白雲不繫青山頂明月常懸古㵎心

晚叅月掌門風壁立到者須是直入汝若轉腦回頭一棒打得背出且作麼生是脚頭得力底句踏著秤磓硬似鐵

上堂居一切時不起妄念空手把鋤頭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步行騎水牛住妄境界不加了知人從橋上過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橋流水不流靈山老子放去較危雙林大士收來更速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

不足點撿將來二俱不了忽有人問月掌這裏莫有事理全該當機獨脫底句麼但道莫妄想因什如此不見道無求是處人情好不飲從他酒價高

上堂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蚯蚓穿透耳竅蝦蟇跳入眼睛或高或下忽喜忽嗔喝一喝云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案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竪起拂子云向這裏得個入處去捏怪也南閻浮提說禪須彌頂上有人出來與云萬法本閑唯人自鬧大衆且道鬧個什麼擲下拂子云吽吽

晚參垂問一字不著畫是什麼字衆無對乃云一字不著畫達磨道不識難殺孔夫子嚇倒李八百唯有須菩提解空爲第一長跪白佛言信口道不不彈指一下云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

上堂舉芭蕉和尚云若論此事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埜火來逼兩畔荊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坑落壍若也退後則埜火燒身若轉側則被荊棘礙當與麼時作麼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乃云古人恁麼大似蕭何製律月掌則不肰若論此事如人立地前面萬里無雲背後淸光遍界兩畔曠埜平原向前則天垂寶蓋退後則地涌金蓮左顧則十方通暢右盼則大地全收正與麼時不前不後無險無夷又是阿誰分上事良久喝一喝云識甚好惡

晚參今夜是小盡二十九明朝便是臘月初一一歲之中止有一個月光景了也無論世法佛法須要預先著力若不預先著力那得臨時成現且作麼生著力蹔參禪學道底如無手人行拳相似執勞運力底如有脚人走路一般蘇三觔乾矢橛竹篦子總作家嘗茶飯看鉢裏飯桶裏水案上羹當做金圈栗棘呑

下手不得處隨處下手落脚不得時乘時落脚脚不落在空裏則一步步切實手不下在別處則一拳拳中要二六時中無虛棄底道理佛法世法不著氣力自成一片生死到來如門開相似出入自在坦蕩無依那有一絲毫罣礙者也繫絆得你住籠罩得你著你若馳求不歇欣厭未忘東家覓煖軟西舍討甘酸今日三明朝四臘月三十日就在眼前閻羅老子翻轉鐵面皮與你打筭飯錢正恁麼時手忙脚亂莫怪月掌山僧不曾爲汝預先道破

上堂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雪峰輥出三木毬洞

山拽起一疋布歸宗鋤斷赤斑蛇趙州勘破臺山路若也會得密在汝邊若也不會且向葛藤窠裏叅取驀竪拂子云還委悉麼擲下拂子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浪有誰爭

上堂諸方老宿皆以三句驗人山僧這裏止用一喝纔見汝來震威便喝若是個真師子兒便合乘風奮迅返擲廻旋山僧見伊入得個門更與一喝令渠頭正尾正識候知時在窟出窟全身奉重等閑行處東西絕兎跡狐踪驀地嚬呻上下斷鳶飛魚躍不見道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饒汝俊鷹快鷂棲泊無從鶻眼龍睛覷捕莫及所以山僧有時一喝全鋒敵勝有時一喝八面玲瓏有時一喝佛祖罔知有時一喝從空放下喝一喝云且道是從空放下耶是佛祖罔知耶八面玲瓏耶全鋒敵勝耶若向這裏見得倜儻分明方可進得月掌門登得月掌堂入得月掌室見得月掌人炤用無私殺活有準作人天眼目為祖佛梯航不是分外事即今還有恁麼種草麼有則快須出來當衆決擇山僧立地待汝坐地等汝有麼有麼若也畏刀避箭被蓋囊藏正似布袋裏老鴉雖活猶死不如

速退下座以拄杖旋風打散

臘八日上堂拈香云此一瓣香海岸那邊無根得活須彌這畔有種皆萌爇向寶爐專申供養七十代已上底釋迦老祖伏願見孫得力法運昌明源遠流長如火燒海底根深葉茂似雲布世間攬衣就座僧問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正當今日去即是住即是師云有眼者見僧云昔日雪山成話柄今朝大地為敷揚師云有耳者聞僧云未審月掌將何指示師云秖將這個指示僧云秖如道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還端的也無師云大衆笑你僧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師云且莫妄想執著

又僧問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木童能作舞石女解烹茶如何是石女烹茶師云掃帚畫蛾眉僧云如何是木童作舞師云翻轉面皮看僧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師云是何嘴臉僧云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打云口似鼻孔僧呵呵師直打出乃云正法眼藏有願不撒沙涅槃妙心無機不透脫暗地裏七穿八穴有耳者聞明相邊三點四點有眼者見驚奇歎異雪上加霜分妄別真空中鑿竅因緣會遇其道自見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山僧今日忝

承親齋理合報恩若據正令當行正好拆却佛殿那
可隨行逐隊勺水獻花然雖如是狸能伏豹澤廣藏
山乳糜一盞香一爐且隨俗例獻塗糊須知振祖奇
男子棒下無生不放他卓拄杖下座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眼裏有筋舌頭無骨趙州
終日喫茶子湖半夜捉賊捉得賊誰辨白看看逗到
天明個個眉橫鼻直拈拄杖云賊賊
上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本
無瑕先聖出語如金翅擘海蛟龍畢現橫吞直下受
用無窮後代兒孫清濁不辨泥水不分蝦蟇窟裏坐

定只想現成供養山僧今日爲衆竭力翻轉十方大
地作個餬餅抛出莫說頑懶禪和無從咬啗直饒觀
世音菩薩有錢沒用處雲門大師有手沒放處唯有
深沙神知時識候却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
中不捨一法抛却蒺藜棒挑水灌園蔬擔折桶箍斷
渾身無著處引得泗州大聖在揚州鬧市呵呵大笑
且道笑個什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擊拂子下座
上堂拈起拄杖復卓一下云憍陳如穿透耳門阿那
律打徹眼界德山會裏倒嶽傾湫臨濟門下全無縫
罅既是全無縫罅因什得到今日又卓一下云白雪

還須白雪酬黃金自有黃金價
除夕小參風光淡淡人人懷歲暮之心日影輝輝處
處嘗過年之計長街短陌萬戶千門子母錢籌筭無
休君臣禮對揚有度往者擾擾來者憧憧總不知承
誰恩力著甚來繇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唯我林下人不因時變不逐物遷臘月三十
日與尋常無異尋常日子與臘月三十日一般新舊
不干懷利名不掛念看梨花七八片聽爆竹兩三聲
山菓幾盤清茶數盞不唱田家樂不烹露地牛倒拈
無孔笛吹處逞風流一人爲主衆人爲伴一處若通

千門皆透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僧俗男女士農
工商莫不從這裏入證平等性智游戲神通成就衆
生淨佛國土有權有實無黨無偏且道正與麼時機
輪不動一道平懷又作麼生良久云歲盡年窮無物
祇待煩勞衆慈伏惟珍重
己亥元旦上堂向上一路大地無私千聖不傳脚頭
有據踢開玄要徑路斷迅流機沿山推白雲就地拾
明月如娑竭出海宮殿震驚似金翅搏風海天肅穆
非關玅用不是神通水月現前風雲自異到這裏嬉
笑怒罵萬象增輝動轉施爲森羅添彩乾坤莫可蓋

載日月無從照臨衆聖欽威萬靈仰德橫身界外誰敢出頭且把斷全鋒別開靈燄一句又作麼生道照日爍開天際雪好風吹綻嶺頭梅

上堂僧問寒隨臘盡暖逐春回如何是不遷義師云昨日晴今日雨僧云忒煞新鮮師云脚下事作麼生僧云適從東廊上來師云拖泥帶水著甚來繇僧作禮云謝師荅話師打一棒云忒煞新鮮乃云本來面目描不成畫不就未稱斂匠現前一機把得定作得主好手徒誇截斷葛藤便可掀天揭地透過金網何難倒嶽傾湫與化于大覺棒頭薦得先師在黃檗喫

棒底意旨則且置秖如臨濟門下一條赤梢鯉因什何南方虀甕裏淹殺擊拂子云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叅

穀日蓮社弟子丘上慧等請上堂舉古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識得性無喜亦無憂喝一喝云大小祖師只解隨波逐浪不能截斷衆流豈況函蓋乾坤目機銖錙若約衲僧門下何啻十萬八千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設使言前薦得尤爲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直須機先斬截異見不生大用現前不拘小節聲色頭上坐臥聲色不到

見聞堆裏出沒見聞不及所以山僧自到此間玄妙機關和身坐斷現成人境雙手打開秖是晝明夜暗春暖秋凉有時林木欣欣泉流湉湉繁花競艷豐草向榮玲瓏嵒薜荔鬖鬖浣香洞波紋疊疊有時樹凋葉落體露金風皎月凌空清光透座埜鴨子飛鳴漾月梁邊臼藕花香散錦淙灘畔榮者自榮枯者自枯人見光明燦爛我正土面灰頭人見冷淡清虛我正全彰文彩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正恁麼時不涉榮枯不隨境轉又且如何閉持經卷倚窓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上堂可中學道須要見得透又要歇得落見得透方纔歇得落歇得落底自然見得透透得歇得正在半途蹋倒化城寶所在近拈起拄杖云見麼卓一下云聞麼顧左右云聞見分明寶在什麼處擲下拄杖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祖師道不用求眞唯須息見石頭和尚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會得這個說話透出非非想處却來五濁界裏橫身見無神通菩薩作用如空花陽燄德山用棒臨濟用喝如小兒戲又見一類毛道凡夫穿著通身文錦向爛泥裏坐地躭湎欲樂流浪

生死不覺不知忍俊不禁轟個青天霹靂令渠省悟驚得山門頭個漢橫開大口道這一聲子不妨暢快不妨奇特然雖如是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拈拄杖云還有人點撿得出麽

永嘉平田僧彥和尚訃音到上堂千峰頂上一道淸虛時人知有十字街頭隨機隱顯佛祖罔窺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不藏身卽不問你諸人秖如拄杖子火發燒却山河大地無位眞人又向甚處出現良久云同門出入不同塗相識還如不相識

上堂事不孤起起必有因法必仗緣緣生無性不見

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麽處乾峰以拄杖畫一畫云在這裏可謂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礙人行𢌞耐雲門個漢不辨來端和泥合水拈柄破扇指東話西致令天下衲子不是翻空脫節便向平地喫交糞堆頭罨殺這老漢有什麽罪過月堂今日對衆舉覺不圖別開門戶更闢路頭秖是截斷枝岐築殺要徑務令盡大地拋家日久之徒不動一步直踏本鄕驀卓拄杖云還委悉麽良久復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路頭在什麽處你也在這裏我也在這裏學人不會傍脊便棒從教脚

底毛生

上堂心月孤懸光吞萬象一任諸人撮摸及乎光境俱亡仰面看天不見天低頭覷地不見地伶俐衲僧這裏開得一隻眼向孤峰頂上呵佛罵祖也怪伊不得何以不見道利動君子

上堂衆生本不迷諸佛何曾悟不悟與不迷頭頭皆顯露堪嗟開眼人覷見總不覩驀顧左右云大衆耳門裏七穿八穴是顧不顧脚跟下橫三豎四是顧不顧喝一喝云要見黃河淸三千年一度

上堂若論此事如一團燄火相似觸著便燒傍著便

燎那有一星事更無半點因秖爲百丈老漢無中生有向冷處撥開更有個龍潭和尚將有作無於明頭吹滅明頭吹滅誰知烈燄迸天冷處撥開未免寒灰遍界致使盡大地赤骨律漢處處因風縱火頭頭就地生烟趨炎附暖底不顧爛額焦頭添薪熾炭底那管眉毛墮落德山亂棒撲不滅滹沱熱喝喝不熄饒將八斛四斗覿面傾來千七百機從頭拶出濟得什麽邊事驀顧左右云大衆從上且置秖如雲門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總不出諸人十二時中尋常日用因什也

相救不及良久擊禪牀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
襟當等閑
晚叅祖師西來別無周折秪爲諸人保任此事汝有
一尺還汝一尺汝有一寸還汝一寸不與汝添一法
如微塵許不與汝減一法如微塵許不敎汝便恁麼
休去若有一法可添卽成鈍置汝有一法可減卽成
埋沒汝若便恁麼休去破砂盆鉗斧子又敎阿誰提
掇世間沒有天生底釋迦自然底彌勒上來下去築
著磕著處總不可輕輕放過三十年後知廉識恥去
方見月掌老婆爲得你徹困

上堂心清淨是佛心光明是法山河大地色空明暗
清淨光明無處不周遍佛之與法亦無處不周遍汝
等諸人總在佛頂上行住坐臥佛面上視聽食息煒
煒煌煌巍巍堂堂莫不意氣高閑情懷卓犖因什被
人問道如何是佛却又頭定眼直良久喝一喝云賊
身已露
上堂思而知慮而得鬼家活計黠智聰杜開見外道
邪宗翻轉面皮自可陶鎔祖佛拽脫鼻孔正好眼目
人天百丈於馬師喝下喪却全身卽不問你諸人亮
座主直入西山雖則杳無消息畢竟甚麼處是個住

頭良久云水分千派月山鎖一溪雲
退院上堂柳栗横擔草鞋緊峭只解恁麼去不解恁
麼來高掛鉢囊拗折拄杖只解恁麼來不解恁麼去
所以孤峰獨宿道絕千差垂手入廛事無一向不見
三年前一轉語羣山聳峻萬派澄渟直得諸佛祖師
吞聲飲氣三年後一轉語天廻地轉兎走烏飛一任
蠓蠛醯雞光風霽月權衡旣得在手收放自合乘時
若非轉處孤危豈得當機卓絕人天莫測魔外罔窺
獨步大方高超物表且道沿流得妙就路還家一句
又作麼生良久云春水穩乘天上樟曉霞平踏嶺頭

雲復成一頌長年庭戶絕囂塵秖有孤藤伴病身此
日相携歸舊隱埜花啼鳥一般春携拄杖下座

內紹禪師語錄卷第二

內紹禪師得開堂頌古

侍者照昱記錄

初祖達磨因梁武帝問如何是聖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

碧眼波斯入大唐珍珠抛却獻檳榔殿頭天子通身貴不問龍宮舊藥方

初祖因神光叅承立雪斷臂悲淚求法乃云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求亦可在遂易名慧可問云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云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云我心未寧乞師安心祖云將心來與

汝安可云覓心了不可得祖云與汝安心竟可於此悟入

血濺深雪遍山紅東壑氷泉頃刻通百草頭邊風凛凛一枝獨拔少林宗

將個心來與汝安通身冷汗即時乾那堪一印源頭濁帶累兒孫啖鐵丸

初祖滅後既葬熊耳山其年魏使宋雲西域歸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云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迨啓壙惟空棺隻履存焉

隻履西東落處寬嶺頭莫怪步蹩躃脚根自越流沙後不唱關山行路難

璨祖因沙彌道信禮拜云乞與解脫法門祖云誰縛汝曰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千縷遊絲萬縷楊何曾縮住艶春光繁花落盡鶯啼寂留得濃陰送日長

五祖忍大師先爲破頭山栽松道者嘗問四祖云法道可得聞乎祖云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倘再來吾當遲汝道者即回策托孕周氏女洎産以爲不祥抛濁港中泝流而上氣體鮮明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祖於黃梅路上逢之見骨相奇秀

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曰性空故無祖知是法器乞令出家付法傳衣

青松栽罷老無依錯過蘄春第一機濁港轉來藏不得却遭無性驀頭錐

六祖隱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往復未決祖云直以風幡非動仁者心動耳

山精年老據瓊臺花洞巖扉到處開賺得阮郎歸舊路轉身拖出尾巴來

六祖因僧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曰會佛法者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不得曰因甚不得祖曰我不會佛法

師度何如自度親黃梅衣鉢付何人伏犀有骨封侯定眼裏無筋一世貧

六祖一日云吾欲歸新州汝等速治舟楫門人云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來時無口卽歸根葉落秋風見斧痕盡道新州賣柴漢不知元是嶺南能

南嶽讓和尚叅六祖祖問什麽處來曰嵩山來祖

曰什麽物恁麽來讓曰說似一物卽不中

木天交映碧冲瀜透網金鱗徹尾紅頭角自成霄漢外飛騰那更藉春風

讓祖居南嶽時有沙門道一住傳法院嘗日坐禪祖知是法器問云大德坐禪圖什麽曰圖作佛祖乃取一甎於彼菴前石上磨曰磨作什麽祖曰磨作鏡曰磨甎豈得成鏡祖曰坐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卽是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車卽是道一悟旨於言下遂印心傳法焉

佛非定相坐難尋甎上無光磨豈明拽轉車牛親下手一時穿了鼻頭繩豁却鼻斷却繩馬駒踏殺天下人山前一片閒田地依舊春來草自青

馬祖上堂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

截流機險霸西江卓卓淸凉寂滅幢胡亂打開鹽醬後佛魔凡聖總心降

百丈侍馬祖行次見埜鴨羣飛過祖曰是什麽曰埜鴨子祖曰甚處去也曰飛過去也祖遂扭丈鼻丈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丈於言下有省

誰薦當機第一功揮天刮地巨靈峰虛空出手無多子分破青山千萬重

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丈出卷却拜席祖便下座丈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卷却席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丈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昨日深明事丈作禮而退

獅窟迥無狐兎跡龍宮不着死蝦蟇崖前月白頻翻擲海面風恬捲浪花

百丈再叅馬祖侍立次祖目視禪床角拂子丈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丈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丈掛拂子於

舊處祖振威一喝丈大悟

放去收來自絕踪却從喝下喪家風髑髏穿透開雙眼開句兒孫誇耳聾

百丈後住大雄山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擧不覺吐舌丈曰子巳後莫嗣馬祖去麽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擧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巳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怨恨難忘痛處拳一回提起奮呼天雄心激動傍觀客霜刃橫抽按馬前

吐舌驚羣顯大機威儀狼藉便超師大雄山下新生虎牙爪通身會起屍

百丈埜狐話

新羅附子舶上茴香一般行貨物貴離鄉高低識取鈎頭意莫向盤中錯度量

百丈上堂云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

衲擁嵐光雪照眉住山年遠忘來時看雲獨上溪橋

立淸令不知身是誰

黃檗上堂大衆纔集師拈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一枝祁槊潑天風殺活全機振域中百萬天驕臣伏後陣前聊戲月如弓

黃檗因裴相國托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檗召曰裴休裴應諾檗曰與汝安名竟裴便禮拜

柳綰長絲花染衣鶯啼滑滑喚春歸落英水面重鋪錦千古文章只自知

臨濟大師叅黃檗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檗便

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

的的大意一塲特地三頓烏藤全無巴鼻棒頭曾不掛絲毫直下掀翻第一義

臨濟到高安叅大愚愚問甚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麽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濟於言下大悟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麽道理速道速道濟於大愚肋下築三

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片言相投觸着汗流面門一滴肋下傾湫收虎尾據
虎頭千古萬古風颼颼
臨濟回黃檗檗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曰只
爲老婆心切便舉前話檗曰大愚饒舌待來痛與
一頓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
顚漢來這裏捋虎鬚濟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
顚漢叅堂去
魚脫重淵龍飛碧漢逆水與波迴無畔岸一句截流
卽今便判撤風撤顚吾宗輝煥

臨濟住院後一日謂普化克符曰我欲於此建立
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
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
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
羅紋交織曲不藏直十字街頭重栽荆棘三日後今
三日前成褫不費纖毫力烏藤掣出快如風祖佛骨
毛寒慄慄
臨濟凡見僧入門便喝
見人便喝口門寥廓佛法商量無繩自縛
臨濟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

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復召衆曰要會臨濟賓
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佛法何消用許多主賓歷歷絕誵訛自從舞得三臺
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無位眞人
八稜拳下無碑記一字關頭六不收匝地毘嵐吹不
起倒騎船子下揚州
臨濟將涅槃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
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巳後
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

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
回頭歛尾卷全威搏象雄心孰可灰正眼付來師子
子瞎驢邊滅吼如雷
金剛般若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牀窄先臥粥稀後坐拔得鞋跟裮襠牽破千年滯貨
無人問提向崖前看水磨
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紫霞宮闕翠雲裳羯鼓繁花樂帝鄉但得皇風成一
片更於何處問封疆
鐵門檻斷字元無烏蹟書雲亂擘窠流到永和年代

遠烏焉爲馬轉諸訛

龍濟和尚示衆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洪濤萬頃開天池鐵花影落魚龍迷長鯨一吸海水盡森然露出珊瑚枝

巖頭示衆云未入門來早與三十棒

舌頭拄地鼻孔撩天便恁麼去十萬八千

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

鼓笛無腔古廟東村村隨例送年窮山家曲調宮商別信口嗚咿弄晩風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文殊承虛接響世尊將錯就錯賺他百萬人天看你一上一落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世尊召云仙人仙人應諾世尊云那一通你問我

那一通你問我平坡不必重加土春到從教草木青短長總落樵人斧

那一通絕羅籠當門齒豁不關風憶得小時騎竹馬看看又是白頭翁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讃歎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讃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笑殺靈山個老胡見人當面受塗汚追風果若眞良馬鞭影何須耳畔過

迦葉尊者因阿難問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麼迦葉召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

倒却刹竿着不必倩人扶斫落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直至梵天終不能見乃合掌說偈讃歎而去

長堤短陌花如織半卷湘簾展刀尺擬將疋練剪春光春光遍界難收拾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燃百福莊嚴臂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爾時天人見其無臂悲哀懊惱一切衆生喜見菩薩立誓曰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臂作是語已自然還復

隨緣捨復出常情烈燄何曾解煆金雪後始知松栢

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境界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

行時脚跟不着地坐時心識似風飄手裏亂拈紅繡線口中嘗唱皂羅袍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令阿難問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又令問還求出否曰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分我豈有出分

九曲河水天上瀾朔風吹結逼人寒不因狐跡傳消息誰識堅凝徹底乾

世尊說大集經勅天上人間一切鬼神會輯受囑擁護正法無有不順勅者唯一魔王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心

足躡芒履笠蓋頭得閒何地不風流浮生穿鑿休關我今已從人呼馬牛

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作師子吼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指天指地漫稱誇撒盡風顛也大差父母未生前面目渾身何處弄泥沙

雪峰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峰曰生死海未渡爲甚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峰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峰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生死海未渡如何覆却船渠儂無生死鼻孔自撩天我有二十棒古今爲榜樣象骨巖高到者稀清風滿路許誰知

寶誌公傳語南嶽思大禪師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

氷梨火棗淡無涯入口休將異味誇吐却更須槌碎核莫教落地又生芽

有尼參臨濟要開堂談空勘云你有五障不得開堂尼云龍女成佛有幾障空云龍女現十八變你試變看尼云不是埜狐精變個甚麼談空便打數拄杖

海邊拾個草頭方枝葉根莖徹骨香寒熱温平都弗論逢人問着便傾囊驀擡到老純陽拈出金針丈二

長腦後一錐當不得却回煙棹上瞿塘
大慈和尚示衆云老僧一生不會答話只解識病
時有僧出來大慈便歸方丈
潑潑西風碧浪開一鈎拋去一黃能夜深不入非熊
夢白月清霜滿釣臺（能音乃字平聲）
曾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
纔見僧來便面壁無端費却千鈞力人去從敎翻轉
身風前依舊無巴鼻
僧叅南院纔到面前僧云敗也院引拄杖向僧面
前僧無語院便打

金縷長鞭拂紫霄馬頭不憚嶺雲高秪憐一曲驪駒
恨動地春風吹不消
鄧隱峰在襄州破威儀堂只着襯衣拈靜槌云道
得卽不打道不得卽打衆皆默然峰便打一下
道得卽不打白玉難藏假道不得卽打誰是知音者
一衆盡無言風流更儒雅鏗然下一槌落處眞蕭灑
各自奔前程相逢不下馬
同光帝幸河北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
寶只是無人酬價化云請陛下寶看帝引手展幞
頭脚化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

中原平後事宜休寶價如泥孰可酬好把甲兵銷鑄
盡五風十雨共悠悠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
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
寀下仙壇夜不關步虛聲遠答空山夢回塵世誰聞
得月裡唯容白鶴還
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覓國師不見未審在
什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大愚芝云只如三藏
還[illegible]得國師鼻孔麼
國師鼻孔等虛空大耳他心處處通若道這回看不

見前來誰個錯相逢
石鞏禪師本以弋獵爲業因逐鹿過馬祖菴前祖
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
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一箭射幾個曰一
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曰解射
曰一箭射幾個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
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旣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敎
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今
日頓息師遂擲下弓箭投祖出家
箭落羣空血濺天若敎自射命難全機先發得遮空

鈌萬象森羅一線穿
靈雲禪師初在潙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云三十年來尋劒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桃花見後破重疑脫殼烏龜出水泥林下競頭傳盛事竹雞還向五更啼
潙山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
從緣薦得絕誵訛獻佛香靈不在多但得久長甘冷澹聖情凡見自消磨

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一言諦當樹頭風吹落殘花滿地紅敢是老兄猶未徹却拈彩筆畫虛空
香嚴上堂云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如何即得
攀枝踏幹老香嚴勾引平人掛樹顛擦斷命根全問答相逢都是地行仙

玄沙示衆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秖如三種病人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
官不容針私透車晝明夜暗六窓虛盲聾瘖瘂人誰是世上空傳本艸書
玄沙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云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騕騎威風偃萬軍凱歌喧奏氣如雲山西將種開韜略千古嘉名天下聞

雲葢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葢云無人接得渠霜云道也煞道只道得八九成葢云却請師道霜云無人識得渠
千巖水落風生壑萬戶雲開月滿堂塵外逈無人跡到夕嵐封斷一堦霜
子湖和尚夜半於僧堂前叫捉賊大衆皆驚一僧從堂中出子湖攔胷把住云捉得也捉得也僧云某甲不是湖云是即是只是不肯承當

鬧裏尋常萬萬千暗中攔着亦徒然鈎錐是甚閒家
具鼻孔撩天不用穿

子湖於門下立一牌上書云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僧叅方揭簾湖喝云看狗僧回顧湖便歸方丈

惡狗嘷嘷不可攖莫從聲下鬧縱橫回頭蹴倒牌前
字歸路清風兩袖輕

仰山坐次僧叅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東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山下禪牀打四藤條其僧後凡到處便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

集雲峰下四藤條喝起虛聲遍九霄果是出羣獅子
子不將閒話額頭標

普眼欲見普賢三度入定遍觀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得而來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閒吟縱步碧峰頭幾度爭秋不見秋無事曉來江上
望三三兩兩釣魚舟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花以青蓮目普眎大衆百萬人天悉皆罔措惟迦葉尊者破顔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解脫法門付囑摩訶迦葉竟

一花開發萬花開素艷清芬遍九垓自是仙葩有奇
質採香蜂蝶漫飛來

暖回金屋獨嘻嘘不想當年鬪草嬉陌上郎君那知
得花心柳眼總堪悲

西天八祖佛䭾難提從一長者求侍者長者云我子伏䭾客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云如汝所說眞我弟子伏䭾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荅云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䭾聞偈已便行七步

不履行偏遠無言韻轉高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
玉版尊前奏瑤琴月下調知音酬唱後風度自飄飄

西天第十祖脅尊者問長者子富那夜奢云汝從何來奢云我心非往祖云汝何處住奢云我心非止祖云汝不定耶奢云諸佛亦然祖云汝非諸佛奢云諸佛亦非

急水灘頭放個罾金鱗纔觸便奔騰漁翁空送隨流
眼不覺風來舟自横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說法於法座上現自
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迦那
提婆云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葢以無
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
卽隱復居本座

搖搖破扇賣淸風撲面呈來若個逢盡道五天行市
好而今秋老却成空

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

鐵圍山

七珍八寶連塵掃金毛獅子何處討大都年老總成
魔扶得起時又推倒

圓覺經云一切障礙皆究竟覺

過頭開坐具乂手念摩訶望天噇白飯就地種黃瓜
箇般行徑誰容得天下叢林愛作家

巖頭和尚示衆云識取去底識取住底

趂盡驢唇馬嘴弄出棚頭傀儡脫却籠頭卸角馱白
雲片片隨流水

其二

天外奇峰叠亂青落紅成陣掃啼鶯風流最是雕鞍
客擲下金鞭匝地春

西天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罽賓國王仗劍問云
師得蘊空否祖云已得蘊空王云離生死否祖云
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云身非我
有何恡於頭王卽揮刄斷尊者頭白乳涌高數尺
王之右臂旋亦墮地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
不解作得主

碁逢敵手通枰活曲遇知音轉調高局破漫勞重逞
幹斷絃不必覓鸞膠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竟文殊云
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
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復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
是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讃云乃至無有語言
文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

水窮山盡石門開覩入桃源又轉來堪笑人間總凡
骨只應元亮是仙才

文殊令善財採藥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遍觀大
地無不是藥者却來白云無有不是藥者文殊云
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

文殊接得示衆云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相逢一老一不老殺人活人一莖草途中盡是不眠
人莫向風前誇起早
天親從兜率內院而下無着問人間四百年彼天
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
生法忍未審說甚麽法天親云秖說這個法秖是
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秖說這個法門普天雨似盆傾黃泉浸透鼻孔青霄
插出牙根
須菩提尊者說法次帝釋雨花者問云此花從天

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云弗也者云從何得
耶釋乃擧手者云如是如是
說法臺前花雨新空巖別是一家春遙空隻手分明
擧來處無勞更問人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
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定不得
秋堂一雨自生凉水檻平添荷芰香但使主人能醉
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齋王行香次作禮
問云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毛

云會麽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
是時亦預其數
眉毛策起笑盈腮覿面明明佛眼開阿耨達池曾預
會這回不在數中該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覔起
處不得一日忽得見乃問云汝當依何而住我千
年覔汝起處不得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
住而住如是而住
從來共住不相知起處無蹤覔甚誰一日忽然親得
見千年始悟弗容隨不依有住并無住超出前時與

後時珍重叅方好龍象謾將魔佛播唇皮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
神力爲父母說法
析骨析肉是何面目亞眼迸開子母性復開口不在
舌頭動步那移雙足轉天關掀地軸剜却東南補西
北金鞭擊破太虛空六六依然三十六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
是賢刧千佛一數
自是千佛一數從來不用功夫放下屠刀立地當機
莫怪麁疎

洞簫聲斷碧雲收花氣衝簾別樣秋一曲艷歌人不
見月華騰彩賣風流

經首乂字

以元不是八仍非心絕希求口喪詞透過目前無義
句琅函玉軸任君披

楞嚴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
自肰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肰非
物云何非汝

脚頭脚底趂全鋒朝到西天暮返東鬧裏看花人不
見踢翻香海現靈峰

楞嚴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拍手唱鐃歌清風動天地

楞嚴經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尺能短寸能長堅氷送煖赫日生凉耳中窺艷彩眼
裏聽寒蛩見不及好商量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
人總斷腸

楞嚴經諸可還者自肰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蛾眉粉臉好排塲放去收來線索長直下打開青幔
子一棚醜拙不堪當

楞嚴經跋陀婆羅白佛我以隨例入浴忽悟水因
旣不洗塵亦不洗體中間安肰得無所有妙觸宣
明成佛子住

離塵離體何有中間蠟人向火薄處先穿燈籠露柱
呵呵笑木馬泥牛走似烟

金剛般若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
心不可得

勸酒觸翻盤盞唱歌移破唇皮含笑送人上路半空
撤却雲梯

文殊所說般若云淸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不墮地獄

淸淨行者慣會打野破戒比丘不掛絲頭涅槃不肯
住地獄豈能收騎駿馬跨靑牛百尺竿頭輥繡毬有
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更風流

馬鳴大士問富那尊者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者
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士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
者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士曰此是鋸義者曰彼
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士曰與師平出却問木義
者何者曰汝被我解大士豁然省悟

千峰頂上橫戈十字街頭索戰出卽壅水囊沙不出
卽穿楊中箭倒旗鎗轉通變有先鋒全後殿擒王射

馬就來機鋸解木開眞快便

龍樹因迦那提婆來謁先遣侍者以滿鉢水寘座前迦那見之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

鉢水盛來意自深金針投入契師心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至鳩摩羅多舍鴿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鴿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汾陽昭代云洎合忘却

露冷疎簾不上鈎月光穿牖暗生秋西風一夜飄黃

葉透出林梢六不收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聞風吹殿角鈴聲乃問伽耶舍多曰鈴鳴耶風鳴耶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卽說偈付法

風鳴鈴鳴塞却耳門非風非鈴露出眼睛南山翠竹連天碧北地黃河徹底淸

闍夜多尊者因月氏國王脩敬問法乃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

乍來杲日當空照今去淸風滿路吹世出世間總平等往還無地着思惟

靑原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回來吾有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可永刦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岳便休去遷回靑原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達書亦不通遂擧前話了却云去時蒙和尚許鈯斧子便請原垂下一足遷便禮拜

不重己靈不慕諸聖向上向下無欠無剩書亦不達信亦不通登山冒雨涉水乘風生鐵斧子請師便與

垂下一足低頭作禮把柄全然沒一毫石頭路滑淸飈起

靑原問希遷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原擧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原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春風吹老百花飛下馬墟頭半卸衣莫怪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馬祖因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爲止

小兒啼曰止啼後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敎伊體會大道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無高無下有淺有深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地藏琛和尚因僧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什麽字藏曰看取下註脚

指白說皂撮沙獻寶添時不多減時不少青州梨鄭州棗大抵還他出處好

南泉示衆曰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

麽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卸帽寬袍更脫衫呼盧賽飲話喃喃檯盤踢倒人星散閑看行舟落布帆

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鎭州出大蘿蔔頭

趙州親見王老大蘿蔔出鎭州盡道喫時爽口不知恢破心頭

趙州因僧問一婆子臺山路向甚麽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麽去後有僧擧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師便去問婆亦如前答師歸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臺山直去足春寒踏遍韶光路轉寬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趙州晚叅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州云比來抛磚引玉却引得箇墼子

緱嶺間吹碧玉簫昇仙豈待鳳來招月明自有冲虛訣孤負巖前展翠翹

睦州見僧來叅便喝曰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纔到因甚道偷常住果子師曰贓物現在塹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贓物現在賊是你做

睦州上堂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麽道你又作麽生曰某甲不與麽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師乃斂手而坐

不勞彈指寶局開樓閣門門見善財一自放行消息斷玉階空鎖舊莓苔

西堂百丈南泉侍馬祖翫月次祖問正恁麽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祖

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偶因翫月驗家私長會承顏交立基只有小兒頑懶
甚別開門戶放憨癡
興化因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云打中間底
僧便禮拜師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
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燕趙佳人解和歌緜絃急管奈誰何雖爭割盡攀鞍
去行處春風馬尾多
趙州因僧辭問什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
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恁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
楊花
有佛無佛俱勿理脚跟鎖斷春風起逢人相共摘楊
花漫天鋪地三千里
趙州參百丈丈問甚處來曰南泉來丈曰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曰無事之人直須悄然去丈曰
悄然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丈便
喝州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
佩劒披霞謁上清風前奏簡語泠泠玉京不問凡間
事相送歸雲一片輕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廬陵米作麼
價
廬陵米價震青雲到底何曾見一文飜憶鎮州蘿蔔
大算來却有兩三分
蒙山道明禪師因追盧行者至大庾嶺見石上衣
鉢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鉢願行者開
示良久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
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遍體流汗
本來面目絕承當雪上無勞更着霜堪笑近來龍象
客穿衣喫飯錯商量

破竈墮和尚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
遠近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三下云此
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
物命又打三下竈乃破墮須臾有青衣峩冠設拜
曰我本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
生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强言神
再拜而沒
瀝血烹鮮享夜臺神從何起聖何來杖頭點破超肰
去鬼窟掀翻舊土堆
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方便竈神得何宗

旨便乃生天師云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别無道理爲伊僧佇思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什麽不會僧作禮師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

擊破須同未合看莫將道理寸心安若尋本有論迷悟却又摶泥作肺肝

南陽忠國師因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身立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缾來

調御如何見十身住山年老勿嫌貧當頭古佛毫光疾莫向臺前看淨缾

忠國師因帝問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已清淨法身

景陽鐘發透虛空鵷鷺仙班列下風朝罷上皇猶未覺只緣身在蘂珠宮

法融禪師住牛頭山幽棲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自見四祖後百鳥不復銜花

紅白花開長短枝調笙挈榼鬧春時青林一夜嚴霜後果熟香殘賣向誰

國一禪師在大內一日見帝來乃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

隨緣語默離四句動靜如風絕百非若向四威儀內見新羅鷂子撲天飛

烏窠禪師因侍者告辭問云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云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布毛吹一吹者領悟更不復他遊

接杖持缾盡指蹤却疑佛法不相通布毛當下輕吹出方信從前錯用功

首山因省驢漢叅奉竹篦問云喚作竹篦卽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喚作什麽省掣得擲地上山曰瞎省於言下大悟

水立龍門天上高金鱗乘暖溯春濤一聲霹靂潛燒尾攫霧拏雲透碧霄

汾陽昭叅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昭云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昭於言下大悟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云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昭云正是吾放身命處

旋風刮地草萊盡驟雨乍收溪壑淸放歌明月萬山靜赤脚踏泥歸路輕

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

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着

七尺縱橫龐揦藜危坡峻阪露風規年深不染烟霞色殺活臨機更讓誰

僧問藥山學人有疑請師决山云晩間上來爲闍黎决疑至晩上堂大衆集定山云今日决疑僧在什麼處其僧便出來山下座把住云大衆這僧有疑與一推便歸方丈

劒躍霜花出羽林樓蘭一見會降心將軍欲顯通神鏃前箭輕時後箭深

藥山不說法院主云堂中師僧久思和尚示誨山云槌鐘着大衆集定便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爲什麼一言不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來時向道原無口相逢何必揚家醜脚跟不墮悄肰機那堪臂上重添肘

藥山示衆云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則頭角生道吾便出去雲喦問藥山智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山云却是智頭陀會得你去問取喦却去問師兄爲什麼不祇對和尚吾云我今日頭痛你問取和尚雲喦遷化了吾云雲喦不知有悔不當初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跨鶴仙人過五湖腰間嘗掛一胡盧還丹盡見隨身去知道其中有也無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

平常心是道茫茫何處討堪笑王老師全身入荒草

雲門和尚示衆云若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若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餠香供養你皈依佛法僧下去

黃葉空拳一字無那堪馬載更驢馱一札燒却全文現三段總收歸上科

雲門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餠放下手云元來是饅頭

耳裏着不得水眼裏着不得沙饅頭胡餠齊下摘楊花摘楊花

陸亘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甚處得許多手眼來泉云如國家用大夫作什麼雪竇別云不及大夫所問

長短花枝不見春殘紅深碧笑洪鈞東風吹老藏無

地池面文章色轉新

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答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古佛家風出現成莫嫌杓淺鉢盂深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沈

德山上堂云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掛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赤手掀開水底天踏翻波浪月田田釣竿斫盡珊瑚樹倒着簑衣上鐵船

雲門上堂云眼睫横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

黃泉須彌塞却汝咽喉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與新羅闘額

藐姑仙子玉肝腸塵垢糠秕氷雪香遊冶不乘風月力等閑謦咳落明光

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雲門云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云師

七里灘餘野鶴姿江山文藻影離奇筆花拂拂孤風盬千古難酬一字師

黃龍三關頌

我手何似佛手

我手那堪比佛手拈得鼻孔失却口拂開龍袖現全身驚起須彌藏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

我脚端的是驢脚不似楊岐弄三隻展縮威權耀古今髑髏着地光寥廓

生緣在什麼處

生緣直出古皇前佛國魔宮一串穿慙愧威音與婁至不知誰後復誰先

僧問鏡清學人啐請師啄清云還得活也無曰若

不活遭人怪笑清云也是草裏漢

江城畫角催行櫂野店殘燈送客車撥盡曉烟山骨露片帆零亂觸雲飛

頌古終